叢書集成三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四九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劉子威雜俎十卷(下)自卷四至十……明　劉鳳撰……劉侍御中圖　〇四九　〇〇一
劉子威雜稿八卷……明　劉鳳撰……劉侍御中圖　〇四九　三〇七
劉子威別集一卷……明　劉鳳撰……劉侍御中圖　〇四九　六一三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十六卷(上)自卷一至十二……明　劉鳳撰……劉侍御中圖　〇四九　六四九

劉子威集

下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洲後學王世貞著

兵謀篇二

又若尉繚子者梁惠王時人問黃帝刑德可以百勝云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家士一謀者也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天

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楚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邊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兵勝於朝廷不暴用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可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

以左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

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夫將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

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捐眉爭事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廟勝之論二受命之論三踰垠之論四深溝高壘之論五舉陣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

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罰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舉賢任能

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將帥者心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合也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

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威而勝者有法故也故五人而伍十而什百而卒千而率萬而將已周已極朝死則暮代暮死則朝代權戰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掩其大城大邑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

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凡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四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千丈之城則萬

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厚而堅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必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暮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守俾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必彼其豪傑雄俊堅利勁強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

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無絕其粮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威在於不變惡在於因時善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

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凡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桴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梁舍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定天下非武議安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師渡盟津右麾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陣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雨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之冥之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

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勅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吳起於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棫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

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允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今世諓曰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闕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令計民之具也均井田節賦斂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之要也審開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凡治人者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耕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畜夫

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氣液金氣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令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柰何不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

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戰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

先勝於此則勝於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往來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成之兵道極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死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公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軍中五人爲伍十人爲什五十人爲屬百人爲閭皆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屬閭有干令犯

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屬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五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

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
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
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
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
通行吏之無節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千地
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得伍而不
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不得長
者視之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不得將坐離

將遁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
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
之長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
將大將軍無不得誅經卒者爲三分焉左軍
蒼旗卒載蒼羽右軍白旗卒載白羽中軍黃
旗卒載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
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
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
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金鼓鈴旗四者
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
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
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
駭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
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
次者有誅喧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
者有誅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

而制其命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
制敵者也將軍受命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
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
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
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外期日中
設營表置轅門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
閉門清道有敢行誅高言者誅不從令者誅
軍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狂
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後行左右行如之凡

伍臨陣有一人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令凡什保長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如之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其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地禁謂禁止行道以止外姦也三全車謂甲首相

附三五相問以結其聯也四塞關謂分地以險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止也六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陣車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亡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限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救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地大而城小者則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

其弊則足以施天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振之此必勝之術也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各

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兵戍邊一年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之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弃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弃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

者皆斬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此尉繚子之大畧也六韜者傳爲太公之書殆未必然其文韜曰文王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綸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矣緡緡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同天地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

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觀榱楹不斲茅茨通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飲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絜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百姓戴

其君如日月視其上如父母君臣之禮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大禮乃成主德何如曰勿妄而詐勿逆而詎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靜正其極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

則吉怠勝敬則滅人君有六守三寶一仁二義三忠四信五勇六謀是謂六守謹擇六守者何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失其威三寶者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向則穀足工一其向則器足商一其向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掘壑而附丘無捨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敵人將來消消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天生四時地長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

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王人者有六賊七害一臣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謀一無智畧

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
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
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朴其身
躬惡其衣服語無欲以求名言無爲以求利
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奇其冠帶偉其衣
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
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讒佞苟
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
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主王者謹勿使

六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
禁七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
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
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
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强兵調和陰
陽以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
民非吾相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
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强君以世
俗所譽者爲賢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
少黨者退則群邪比周以蔽賢忠臣死於無
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
不免於危亡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
得舉賢之道也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
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
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令商王知
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
於慮正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外亂而內整示

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
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若無聲敵
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曰敵知我情爲
之柰何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
利復疾擊其不意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
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
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
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疎又見其親乃
知其情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

微哉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商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大

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道獨聞獨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聖人務靜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凡文伐有十二節一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面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

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欲鋼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畜積空虛八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九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示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

已得之乃徵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
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
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
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
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
之十二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
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
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
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大蓋天下然後能

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
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
蓋天下然得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六運
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
天下政武王問立功有三疑太公曰因之慎
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大強
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
衆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
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
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
而納之莫覺其意凡舉兵師以命爲將命在
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
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耳目七十二人以
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
畢矣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
群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
論行能用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
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

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
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
刺舉非法通粮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粮
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
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
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繆號令闇忽往來
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備溝壘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

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詭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誥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粮

食財用出入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佞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

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必有破軍殺將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奈何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温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

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異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詞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立將之法奈何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爲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

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詞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士衆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

罰審禁止而令行故將有三勝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佚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

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達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

智莫之能識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遠遠言語不通奈何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攻伐之道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事至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

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橫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窪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

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譁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臣下也處高敞

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曰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

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

者聲色之符也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防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恍懼士卒畏法敵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鞏鼓

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復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戰攻守禦之備盡在於人事未報者

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破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登笠其甲冑干櫓也鑽鉆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旃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食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

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法之大威也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陳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

車輪陷堅陳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皂電影白副飛皂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陳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陳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

兵法謂之霆擊方首鐵棓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太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椎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椎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

冠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冠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瞑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胷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冠遮走北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

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壍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銕螳螂矩內負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曰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

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一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軍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奈何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奈何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

阻又固我欲必出奈何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鉤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后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

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奈何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鬬與天潢以濟吾車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

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引兵深入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漲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奈何凡出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與敵相拒我可以往彼可以來陣皆堅固莫敢先舉奈何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

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敵人知我情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奈何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與敵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

吾欲令敵人恐懼心傷行陣不固欲走數顧鼓譟而乘之奈何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起其軍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持敵人必敗地勢不可以伏又無以越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為之奈何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

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我兵乃起陷其兩旁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引兵深入而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懈怠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奈何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屯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擊我前後薄我壘奈何曰分為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擊其前後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敵人絕我糧道越我前後戰則不可守則不可奈何凡深入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曰我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戰則不勝守則不

固奈何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百里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我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奈何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曰外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

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奈何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乏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家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旌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

和服曰深入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敵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奈何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則敵人不能害我曰敵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奈何若此者為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聽其鼓鼙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欲守則固戰則勝奈何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而使敵人知吾之

情是為林戰率吾弓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便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敵人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欲守固戰勝奈何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其將可虜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

我地或止而收牛馬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
我城下奈何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
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
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
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
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
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
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

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其將必走深入與敵
人衝軍相當敵衆強我寡弱敵吾前後左右
三軍震動奈何如此者謂之震寇可以出戰
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
其前後左右或擊其表其裏其卒必亂其將
必駭曰敵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
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明三軍擾亂無鬬志
無守心奈何曰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
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
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
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卒遇
敵人甚衆且武車騎繞我左右三軍震走不
可止奈何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
善者以亡伏我材士強弩或車驍騎爲之左
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
左右如此則敵擾亂吾走者自止敵衆強我
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奈何選我材
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

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敵
人雖衆其將必走曰引兵深入遇高山盤石
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三軍恐懼欲
守固戰勝奈何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
所樓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
必爲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
陰或屯其陽處陽備陰處陰備陽處左備右
處右備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
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

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法令已定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陣三軍疾戰其將可擒曰與敵相拒敵衆富我貧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又其目則糧食少居斥鹵之地四方無邑又無草木無所掠取牛馬無芻牧奈何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軍敗而走奈何曰

求途之道金玉為寶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軍大恐奈何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必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其將可走凡用兵必置衝陳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凡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險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曰我若無此為之奈何曰妄張詐誘以熒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道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曰與敵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

奈何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軍以濟者亟廣吾道令行陳皆固衛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奈何凡用兵三軍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

先定戰地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曰凡用兵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如何而可擊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

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練士之道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彼距伸鉤強弩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侯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賢昏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曰合三軍欲令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凡領三軍必

有金鼓之節所以擊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教成令之十人以至百千萬人大戰之法教成令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

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
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
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
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
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
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
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
千人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
吏縱橫相去百步周旋各復故處選車士走

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力能彀八石弩射便
習者選騎士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
射周旋進退越溝壍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
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戰車步貴
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車之
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
險者卓之固地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
地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

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敧犯歷深
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
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
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
進後不前解者車之陷地八勝者敵之前後
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
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
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
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

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
懼即陷之又騎有十勝九敗步兵車騎戰令
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
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壘推而前後
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
軍疾戰而必解此武王太公論兵者
黃帝以師兵為營衛謂環繞軍兵以自衛若轅
門即其遺像

周六軍六鄉之遂

周八次八舍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註次舍若今部置諸廬者舍其所居寺

穆天子傳王勒七萃之士曰高奔戎

周虎賁旅賁即宿衛之士也

齊投擊魏武卒秦銳士漢材官騎士

漢有選募士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應募其罪徙曰謫民曰惡少曰正命

漢調兵有四縣有更卒邊有緜戍中都有衛士

都尉有材官車騎樓船

漢南北軍呂后以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為相國居南軍紀通矯納周勃北軍因入南軍天漢中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守正丞建斬之

漢羽林巖郎建章營騎六郡良家

漢七校八校五校北軍五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主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射生校尉掌待詔射生士虎賁掌輕車

漢衛八屯又城門八屯

漢郎衛衛士　南北宮衛士　臨響衛士

漢中尉兵　緹騎　步兵　步士　緣邊步兵

戶將　蠭達以五十人從上起碭至霸上

騎將　郎將　騎都尉　車騎都尉

驍騎都尉　鈐衛　職志　執盾　執矛

城將　旄將　重將　弩將　車司馬

門尉　武騎　塞路　衛將軍　戊巳校尉

護羌校尉

漢黎陽營　漁陽營　度遼營　雍營

虎牙營　緣邊兵　禁兵　兵簿

天籍伍符

魏五兵　中外騎　別兵都兵也

晉六軍　四軍　二衛　三部五督　五校

晉北府兵　君子營　元戎禁營

唐十六衛　隋十二衛

唐五衛　三衛　仗內五衛

唐十率府　左右率　司禦率　清道率
監門率　內率府　晉五率

唐府兵　符契　折衝府　十二軍

唐關內置府　十道置府

唐南北衙兵　北衙六軍　羽林軍　龍武軍
神武軍　元從禁軍　北衙七營
左右屯營　百騎　千騎　萬騎　飛騎

唐左右十軍　寶應軍　左右神策軍

神威軍　內外八鎮兵　天策府

唐左右英武軍　威遠營

唐節度使兵　方鎮　天兵

唐獷騎　屯從宿衛　神武軍　天兵軍

澤潞步兵　昭義步兵

山河子弟者東都山谷曠深人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

唐雄邊子弟　七軍六軍

五代三衙將帥　已上皆詳見玉海

宋乾道二年定十三戰功李寶密州定西唐島劉錡楊州皂角林王琪張振等建康采石邵宏淵眞州瓜浦橋吳珙李道光化軍茨湖張子蓋解圍泗州趙遵蔡州王宣確山八處

李壁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云張俊明州金虜追襲乘輿將犯明州隱士劉相勸俊迎戰遂留杭虜賊至令統制劉寶與之戰兵少却楊沂中田師中趙密與戰又不勝知州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大破之俊清野閉關自守虜由

高擣攻西門俊守備甚設與洪道坐城樓上遣楊沂中等出精兵擊之虜奔北

吳玠和尚原建炎四年王師潰于富平吳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據險列柵以守賊至敗之紹興元年烏魯折合分兩道入寇玠駐和尚原與弟璘勵以忠義爲備益力折合先至陳於原北諸將列陣待之折合大敗沒立攻箭箸關玠擊退之兀术欲窺蜀造浮橋渡渭來玠與戰三十餘陣兀术遁

吳玠饒風嶺金州失守玠自沙池率麾下以貫
柑犒大酋撒離喝大驚因不敢追二月虜至
關下賊敗卻虜之戰饒風勁卒幾十萬而我
以三萬人退之
韓世忠大儀紹興四年兀术入寇以宣撫使駐
鎮江令魏良臣使虜至惟楊置酒送別庚牌
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屯守江轍炊
爨班師良臣去世忠曰今日視吾鞭所向北
行至大儀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令聞

吾鼓則起擊良臣至虜問動靜以所見對兀
术喜直趨江口至大儀伏兵四發虜軍亂世
忠麾勁兵蹂之虜奔潰擒其驍將軍勢大振
世忠窮追於淮虜復奔潰
劉錡順昌紹興十年以騎帥劉錡副守東都奉
旨分屯順昌仲夏入順昌兀术已入東京矣
虜困城錡設伏以待夜半劫虜營虜拔寨退
走
張子蓋解圍海州紹興三十一年逆亮犯淮詔
除張子蓋鎮江都統三十二年虜圍海州急
子蓋渡江至楚州先趨連水擇便道以進五
月至石狹擾城再陣於海州子蓋馳馬先之
諸將踊躍而進大敗之復率精銳追擊獲鎧
伏萬計遂定海州
李寶海道紹興三十一年逆亮欲泛海襲浙江
上曰李寶循海道來歸必能辦事令督護平
江海船寶請從守江陰從之虜已圍海州寶
麾兵奮擊虜引去招納降附聲振山東乙丑

至膠西虜已泊舟唐島翌日過山薄虜虜驚
迫失措命熾火箭環射之箭之所至煙焰隨
發延燒數百俘漢軍三千餘
邵宏淵胥浦橋紹興三十一年以宏淵為步軍
都統制逆亮入犯宏淵願獨當一面亮以重
趨六合欲斷劉錡軍後宏淵急引兵至虜陴
不敢進諸將乞退係胥浦橋宏淵從之自將
銳士鏖戰所向皆克既而劉錡班師虜進乃
知宏淵殿遂不敢逼

虜允文采石辛巳逆亮敗盟十月下詔親征遣
樞臣葉義問督視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十
一月亮軍駐和州之雞籠山必欲由采石而
渡允文趣李顯忠代王權允文繼趨采石虜
瞰江築高臺麾衆渡江諸將未有統督惟張
振王琪奮然任責允文益勉琪等列軍為陣
麾戈船為五虜與官軍步戰時俊出陣盪擊
戈船并進虜舟皆沉汲水為之渾會淮西潰
軍有從光州至者即授以旗鼓虜以為援兵

至引餘舟遁亮愈忿乃回揚州於是諸酋弒
亮
李道光化次湖紹興三十一年逆亮寇淮發張
進董江領銳卒萬人獨當次湖與之對壘無
日不戰十二月劉琦毀光化屋作船栰以渡
江道督厲將士下水鏖擊盡奪船栰虜遁遂
克光化復遣兵邀擊河洛震動
劉錡皂角林辛巳劉錡為鎮江都統浙西等路
制置使錡誓以死報國九月亮入寇除京畿
等招討使十月虜將高景山以兵擣瓜洲錡
遣裨將設伏於皂角林與虜戰破之斬景山
王宣汲靖確山辛巳十二月王師克蔡州次年
二月金人圍之統制王宣以左右軍應援至
確山宣據山而陣將佐皆未戰宣屢目汲靖
靖驍勇善用大刀至是挺出曰虜騎雖盛擊
之當破宣與騎二百率衆馳入虜陣虜皆披
靡不敢迎靖持鐵鞭擊賊諸軍鼓勇爭進乙
丑虜大敗遁走宣整衆而還確山之功靖第

一
紹興六年楊沂中敗偽齊於藕塘不預十三戰
之次以所捷非金虜故也
夫岳武穆功冠諸將其盪平克捷之功非止一
次今畧不載其尚餘泰氏之烈乎冤哉
宋捧日奉宸隊　紹興宿衛親兵　建隆兵様
建隆飛山營　乾德驍雄雄武軍開寶扈聖扈
化軍太平興國皇城司　淳化金吾四營咸
平保毅軍廣捷兵祥符虎翼軍神衛水軍慶

唐萬勝軍康定鄉兵熙寧保甲崇寧三衛建炎十軍諸軍團結

漢藝文志太乙兵法一卷太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李法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李者法官之號總主征伐刑獄故稱其書爲李法

兵陰陽家黃帝十六篇

黃帝兵法 兵歷 黃帝握奇文 風后握機

黃帝刑德 兵法訣 出軍訣

周軍法 九法 文王征伐法 武王兵書

太公兵法 太公兵鈐法 陰謀

劉尚七術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范蠡二篇

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兵法 孫臏兵法

管子兵法

漢五十三家兵書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漢金録方畧圖

諸葛亮將苑 兵要

魏武帝新書 魏兵書要畧

晉兵林 梁王韜

唐二十三家兵家六十部三百十九卷始黃帝問玄女法終於李淳風垂鏡失姓十四家不著録二十五家一百六十三卷李荃注孫子以下終於張道古兵論吳競兵家正史九卷裴行儉爲營陣部伍爲四十六訣

唐八軍鏡三卷李靖撰以天子六軍故名起政理終剋敵

唐玉帳經 唐闕外春秋

唐太白陰經 天寶軍防録 定遠安邊策

唐紘軍靈轄秘策 武紀

唐禦戎新録 唐西南備邊録

唐王亮兵書十八卷杜希全新集兵書要訣三卷張道古兵論一卷 唐裴子新令

太平興國軍誡

至道邊防形勢圖 景德禦寇圖録

景德虎鈐經　祥符兵要　祥符軍儀
天聖將帥要畧　景祐神武秘畧
唐定備邊要覽　風角集占　兵說
慶曆三朝經武要畧　慶曆兵録
嘉祐秘閣兵書　熙寧經武要畧
李垂兵制書　紹興玉壘忠書
隆興武經龜鑑　乾道籌邊圖志
寶祐七朝經武要畧　曾三英南北籌邊
黃帝丘井法　風后握奇圖

周武王鈞陳壘　太公畫地法　周四衝陣
鄭魚麗陣　晉五陳　吳方陳　周振旅陳
漢上林習戰陳　漢六十四卦陣
魏圜陣　晉却月陣
唐六花軍　唐四獸陣　五行陣
乾德陣圖　太平興國陣圖
雍熙平戎萬全圖　至道崇政殿教陣圖
咸平御軍陣圖　咸平鞭箭陣圖
祥符北面榆柳圖　天熙飛山雄武營習戰陣
皇祐之箭手陣圖　熙寧議隊法　結隊圖
元豐五陣法　建炎五車隊
隆興車陣圖

尹耕曰我國初之經畧邊鎮也以宜大偏頭爲極邊故宜大置總兵偏頭置副總兵所謂重之也以鴈門寧武平刑爲内邊故但設守禦所守備官視彼爲少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爲之也而乃移偏頭之兵將於寧武斯不爲全算矣於戲京東之外鎮營薊遼

陽也京西之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内險山海也京西之内險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鴈門寧武平刑龍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内邊以嚴隘塞退爲我守斯其畫一之論乎

大同有五堡北邊少事五堡能禦患者以恃溝壑也則自五堡而東西可不顧乎今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爲長壑其間山險不可鑿者不過三十餘

里量為崖塹夫築土為防曰垣擊地亘曰塹
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仗曰
窖

翁萬達按邊則有張鳳張達王邦直輩皆有志
願効及有警報督府分人為二部達將左尹
秉衡張寔佐之火刀亦及烏馬勛輩為之鋒
鳳將右邦直成諴佐之王國順王萬臣李瓚
劉歆李尚倫輩為之鋒檄達秉衡援鐵裴門
鳳邦直援鶉鴿峪已而虜寇鐵裴門達等援

強弓射郤之虜益進攻達秉衡力戰不為撓
多發毒火炮秉衡善神箭袖箭長尺許發以
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騎皆沒羽虜即得箭
短不及弦無反也相駭顧以為神乃益合衆
攻鶉鴿峪鳳邦直亦射却之虜復至衆欲稍
前鳳不聽成諴呼曰自守死地雖足拒敵而
難以立功有如虜絕汲道不生困乎遂躍馬
而進邦直等繼進鳳語邦直曰前有不虞奈
何邦直曰虜如可畏雖不前能舍我乎且成
生行矣失成生無以面軍門既而虜大合鳳
邦直分衆結方陣拒之射皆命中順發七矢
斃七騎後又斃一酋虜痛哭謀解去已而憤
曰南軍不過數百我以數萬返何以復軍邦
直撫膺曰吾誓以腔血報軍門有奔北乎且
鳳死吾不忍獨生會夜復衝突十餘陣比曙
皆困憊不能戰而死者且過半邦直遶營嘆
曰得至午援兵當至虜雖傾國來吾足禦之
會虜以馬相聯擊軀之前而步繼之邦直

奮擊已數十百人而馬死者擁過於前不能
遶奮乃棄其大刀提鐵簡四面擊漸困憊有
一虜自馬腹下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呼曰
天也拔刀自刎虜羣斫之死者數百人鳳邦
直雖死而殺傷幾五六百人虜每舉大刀嘆
羨之每食必祭云大刀那顏云萬達伺虜入
曰噫邦直死矣遣勁騎伏白登村乃虜掠洪
蔚必由路檄總兵周尚文急提兵遮其歸吾
拒其前爾遮後虜可縛也時霧已精銳向我

督府開壁門振鼓作樂不之顧而
於兩掖左拒外右拒內而又偃諸砲石虜不
敢犯而還兩翼追之幾進其壘周尚文計曰
此去陽和六十里夜不可進須曉恐不及虜
被矣可先聲懼之令呼於軍者三靜夜風猛
虜聞大懼雖我軍亦以尚文即至也虜拔營
遁我追之不及於是陽和一無所失初總督
鵬議鑿長壑後撫鎮漸築長垣及增築靖虜
五堡滅胡九堡鎮羌四堡大同西北號為重

障萬達又與都御史詹榮總兵尚文議曰塹
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城必有臺利於
旁擊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
伏兵城下留暗門以便出哨且曰自陽和至
宣府自丫角山至陽和舊無城或有城而不
固者於是通築之補故創新凡三百里增
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於內以屯
伏兵萬達又復議宣府西中路與大同西路
接境若舉此失彼則虜入矣且宣府諸路地

形夷險鄰虜遠近各半其夷且近者安故守
常莫之事之幾何不悞事幾耶乃議西路張
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
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永寧四海
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其餘北東路諸處則
又稍緩者也最急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
待秉塞之兵又緩者留候他舉審量期於有
成而已按此宣府之築為始條理也余子俊
往年之役為制頗疎楚書王儀之舉不稱其

實至是始以地險為戍守之資城臺為地險
之固西路之塞舉矣
始大同議城而與宣府接而界西陽和於外撫
臣孫錦曰是棄西陽和也堡中生齒數千家
膏飲地且千頃推而遠之不可然使大同邊
北出不界西陽和於外則山險中斷應援不
便持議不決萬達下教曰地不可棄兵必有
援狥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於絕境是不
恤大同也使大同應援而置宣府

境外是不通宣府也若地狗宣府兵俱大同是謂兩得乃修邊相接爲之犬牙而以應援責之宣府著令居常戍不備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墻下應援者罪宣府議乃定而邊人咸稱慶

先是督府令延綏遊擊陳言以一軍駐北路近地曰備北邊緩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陣官趙昇呼曰北虜不過大舉者恃山險也稍緩虜出險矣言乃西馳虜望見兵至少卻易網因

馳入言軍請身爲先率言喜遂同進戰凡數合虜皆北戴綸赤城守備亦以家丁邀虜奪被虜人口牛馬同言綱追虜出塞還是役也綱綸皆以數十騎赴戰而言兵與虜人合者數故土人稱綸綱二校勇延綏兵善野戰云

今小王子庭直遼東吉囊直陝西把都兒直宣府俺荅直大同許之貢則諸邊俱靖不相犯也時塞役未竟俺荅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許通貢築垣無傷也論者謂此俺荅之三欵矣始者可拒中者可疑終者可許若一槩拒之不懌吾備是亦一策也

按我太祖因天厨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昴北爲有加慎之諭蓋二祖之備胡無以天象爲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邊將豈有能知天文者乎

尹耕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逕南龍岡莫北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

成祖北伐往來由之東路以接大寧西路以接獨石巨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援居常防戍則京師得封殖之固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於帶几之無憑而患於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石遂使京師之北僅存藩籬大豕遊竟鬼籍聲黃內所關豈細微哉究論則屯田便宜於轉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於開平易置亦頗非難五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

猶開渠屯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濼水之
潤開平獨不可田邪又天[illegible]則後背雖空
尚有宣府獨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
遼隔絕矣故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
則易置大寧可也昔劉秉忠諸人皆於開平
樹藝卜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理開平爲元
故都山水明秀壞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
爲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
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

知謹於封疆之小利昧於夷夏之大防知懲
[redacted]目前之紛擾而滯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
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
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
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
效成一時而禍伏異日恩加近塞而謀矢遠
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余子俊上言臣巡撫延綏時曾築長城至今賴
之今宣大地勢平漫過於延綏築城爲險尤
不可緩每城二里須墩一座設墩縣樓以施
砲石其備築工算一萬人十日可成墩二十
爲役亦不爲久也
五月京營兵來助役都指揮顧綱率二萬人至
子俊分萬三千餘役宣府六千餘役大同城
井坪子俊又言威遠至朔州百七十里寇至
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轉運必經之路數爲虜
斷宜於適中置所築城以通警急從之子俊
乃置井坪所調朔州軍百名爲十百戶而以

諸州縣土兵千人戍之邊塞稱便井坪城而
大同之右翼全子俊命慶陽府同知郭智檢
校宣大懇田凡二萬三千七十餘頃請每畝
稅糧三升得糧六萬一千一百石草二萬七
千六百束給事中劉昂等劾子俊費官銀糧
料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遂奏子俊未及二
年費用過多雖不入己然亦勞民傷財遂得
上眷寵士以子俊之勤勞功烈當[illegible]

謂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者衆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

唐長安初置安西北庭都護府天寶初改西州為交河郡領交河柳中蒲昌高昌五縣後沒吐蕃元時號畏兀兒部

本朝名其地曰大州遣行人陳誠主事李暹招撫西域諸夷亦至其地嘉靖三年土魯番復

擁之犯邊七年兵部尚書王瓊撫處土魯番許其通貢西鄙諸夷乃得畜牧大州族亦免保聚俗因唐時入職方宋時尚傳頗類華夏有城郭田畜房屋覆以白堊地產五穀惟無蕎麥亦有書史婚姻喪葬皆大同於華用唐開元七曆其山川曰火焰常有煙氣夕則光照禽鼠鹽有五色出白氈布野蠶結繭苦參上取織為布鎖鐵牙角連霍角阿魏火焰山禁人以厥往取火珠

李文忠之入燕也制置可謂周矣若夫開平之於上都峻陽之於應昌也捷聞朝馳隼旗夕返留兵置將俱所未聞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淪夷則識者不能無憾焉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為主遣永昌侯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言元丞相哈剌章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勦之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魚兒海兼程至百眼井哨不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

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復進覘知虜營在海西八十里直薄其營虜以我軍乏水草必不深入太軍忽至其酋太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方大軍之渡鎖也進次一遊亷南道無水將士渴甚至一小山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得不困乏餘流溢出成溪先是

太祖嘗夢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適與夢符玉等還上大喜擬封梁國公有言玉逼私元主妃者

上怒謂曰爾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使人入朝覘視豈人臣之道今屈法宥爾改封涼國公仍鐫其過於券元主妃慍玉事自殺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藍玉定遠人其妹歸常

遇春胡陳之黨玉嘗預焉

上以開平之功宥而不問征陝西取獲月魯帖木兒還意顓升太師爵命為太傅玉怒退語所親曰

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翼侍郎傅友德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為錦衣指揮蔣瓛告變命羣臣訊鞫皆伏誅

御史王應麟疏曰朝廷所恃以控制海內者惟威與福耳近見甘肅巡撫許銘被旗軍殺死何以有此往年作亂禍起於鎮守太監羅鏞未幾鏞亦不免蓋亂不可啓禍不可長可以犯彼則可以犯此矣請以往事陳之都御史才寬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學被亂軍殺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銳被軍衆囚禁亦未伸法至於福建效尤則擁布政司打破屏風要將布政伍符殺害劫武衛則羣呼擁開將教諭洪鼐捉鎖遂行建寧衛則將通判張鴻亂打辱罵宣府則於三堂教場演武

傳示吶喊無一人應之幾至成變此皆以缺糧為由倡亂梗化目中已無法度矣臣等讀董文忠李隆等奏章反覆觀之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監總兵號稱三堂今都堂受害而太監總兵安然無恙有是理乎

御史簫一中疏曰邇者大同軍士叛逆

皇上特勅侍郎胡瓚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倚賴總兵杜勇猶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首惡

郭巴子等尚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與師方奏請施行而瓚以班師還矣曰臣與經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録瓚之厚顏無耻欺妄君上一至此也

給事中鄭鵬疏曰大同叛卒戕殺主將剖割撫臣逼脅親藩抗違

朝命

陛下不忍加誅開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悟彌造亮殘赫然徂征瓚綱專閫輕懆寡謀剛

復自用務肯有曰擒斬首惡及真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誅解散餘黨則殺叅將賈鑑都御史張文錦及執總兵官桂勇之首惡助惡是在必誅者也今郭鑑等之誅出於桂勇在瓚綱未至之先徐瑾等之黨率皆逃匿實係未獲之數而瓚綱輒爾班師且為朱振請命夫以桂勇謀畧不能盡斬首惡以速報復之禍朱振受叛卒擁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耶

朝廷以討賊付瓚綱而乃欲付之朱振蓋自度其力不能辦無以解脫援立朱振則振必為叛卒彌縫因之粗了前事其為不忠甚矣伏乞將胡瓚經綱拏問而已建招撫之議每人賞銀三兩衆叛始定而其漸不可長矣

翁萬達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為安邊書上之曰宜罷徵兵於内省分鎮兵於外藩使山西籍備於大同大同需力於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

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畫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悉見施行

長洲 劉鳳 子威著

兵謀篇三

二十六年九月虜寇隆慶總兵趙卿敗績初宣府以西中路為極邊虜歲犯之北路號嚴險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東北路塞外巢北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朶顏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肎會大營虜合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虜遂

往來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懾逃避或曰為大營虜殲焉至二十五年虜遂犯雲中易綱陳言與虜戰不得志而去復謀曰北路險遠人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以窺隆慶素不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於是督府料虜必來布兵設伏倍於往時九月諜報虜窺鎮安檄趙卿曰鎮安之險可據扼鎮安虜不能入矣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府以為無慮繼報虜攻獨石卿棄鎮安走獨石也驚曰虜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自三百里抵懷來西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死地也分遣精銳間道截擊鵰鶚合河黃家白草之間我可以一當百卿懦怯不敢發為語曰督府悞矣虜以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在京師與皇陵耳今不匿形稍縱之南彼必東奔則畿甸皇陵搖動矣十輩謁止督府繫其使發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永由是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進也則自

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北至虜營譟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督府趣曾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虐也

暘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暘瀚曰為我戍滴水身歸鎮聽代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綆登高薄溝轉雙

盤道出陽瀚背夾攻之兵遂敗陽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

又若諜人藍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異之以語兵備魏尚綸尚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益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國使入虜中為間果能盡死尹耕曰吾記童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闕觀焉其時北郊二十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飯於北極神祠

虜忽突至望塵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究自總督毛伯温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賈行矣尚文城滅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後為拒墻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為極塞而鎮城腹裏矣然人猶為拒墻五堡危之茲城其經條理矣由是而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不可漸而圖非夫也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刼至德勝西直門窺八陵掠教場

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自是調邊兵入衛京師無虛歲矣於是總兵趙國忠率宣鎮兵入衛半月虜乃由白羊口出過懷來保安抵宣鎮城下呼守陴者無恐知爾兵在南所守婦女城耳且不爾攻我所得已人人足也時見所掠關南人口行竟日不絕號泣震動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虜營於西

門外二三里間以父勞皆酣寢城中無一兵可出刼其營鎮人惜之

三十一年虜由野狐嶺入參將史畧措揮任俱戰死

三十二年秋虜約五六萬由張家口入總兵郭都率兵二千餘相值為方陣以待虜四面圍之都厲聲曰無懼吾寡弟前死耳領哨應襲千戶王國乃身先士卒血戰俱死

三十四年虜寇宣府督府檄召延綏游擊張紘

兵來備禦秋七月虜十餘萬衆毀垣入紘猝
遇於張家堡南來衝我紘令開壁縱千百騎
入乃合壁殺所縱入虜虜怒合衆圍之重匝
紘又令士卒無取首殊死戰虜死者衆紘亦
力盡死是役將卒全損士人不以爲敗虜中
猶追談是役爲之咬指紘亦忠勇哉
三十五年春虜入寇叅將李光啓死之初警報
至光啓率所領疾馳圖殲之未及陣虜四面
大至兵爲所殺過多光啓亦被縛去已而紿

虜曰我將也弟引我亭障下當有贖者虜信
之至即呼卒曰我獲爾將金帛來贖還爾也
光啓呼曰臊狗宜殺我我非不肯死慮中國
人疑我降耳亭障卒其視我死無贖虜亦恨
罵紿我剖腹截支體去
三十六年祁勉代光啓任中路叅將懲往日亟
爲振塞計未幾虜來即率士卒直前反爲所
敗監司以爲傷勇劾奏之將候代虜又入勉
曰我固將去然義不得避艱險更共此虜戴
天也因突戰而死
三十八年虜數萬駐獨石邊外頗久遊擊董國
忠不度無援兵望見哨馬即率所部赴之虜
續至因被刃死兵亦鮮得還由是他將聞皆
遠引去虜大得利歸八月虜再寇順慶東西
二城抵蔚州所過俱殘破十之八九人畜殺
擄數萬許邊人謂近年虜患莫此爲大且慘
我兵竟避不敢與相值是年虜寇薊遼入遵
化等處內瑞多遵化人家被禍者往往號泣

於內至
上震怒云
四十五年秋復擁衆寇大同總兵馬芳力戰却
之亦稱大捷云
初北虜小王子繼脫脫不花爲大酋號亦克罕
有三子長曰阿爾倫台吉次曰阿着卜孫次
曰滿官嗔不孩正德初年阿爾倫爲其叔父
阿爾禿厥及太師亦卜剌所殺遺二子曰卜
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孫立亦有

二子長曰吉囊次曰俺荅阿卜孩阿着卜孫
死衆立卜赤卜赤有衆七萬分為五營其東
部三酋有衆六萬在沙漠東與朶顏為鄰南
部二酋有衆五萬西部二酋卑滿宮嗔不孩
七營俱舊屬亦卜剌亦卜剌以小王子怒奔
出河套擁部落萬餘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
奪其印綬據青海住牧總制楊一清遣總兵
徐謙征之虜聞南渡河復據青海為河西患
今屬吉囊為四營有衆七萬滿宮嗔不孩部

別營六酋舊屬火篩今俺荅阿卜孩領之皆
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營乃小王子舊部與
諸部自相攻殺總諸部不下三十餘萬人其
駐牧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亂
而吉囊俺荅之子皆素稱雄黠宣大苦之九
邊考則云北虜曰罕留曰罕哈曰爾嗔三部
俱近宣府北邊住牧哈剌滚部下為營者一
把荅罕忝領之哈連部下為營者一失剌古
吉領之二營約衆五萬亦克剌一部近三關
住牧為營者五察罕兒克失且卜爾報領其
三阿兒把即各領其一在東西五營約衆五
萬阿兒入寇無常曰應紹不曰阿兒禿斯曰
滿宮嗔三部住黃河套應紹不部下舊為營
者十俱屬偽太師亦不剌後各分散惟哈麻
嗔一部存今移營不在河套阿兒禿斯部下
舊為營七屬亦不剌今為營四屬吉囊滿宮
嗔部下舊為營八屬火篩今為營六屬俺荅
阿不孩今住河套總凡十三營擁衆七萬寧

夏北邊無住牧无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環繞
北山小王子居沙漠其屬有黃毛胡畏吉囊
等讐殺不敢南向往時各部皆太師領之太
師虜中大將方得稱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
太師廢以那顏領之那顏華語之小官受差
遣煩惟台吉得免故諸部落屬之領凡台吉
在孕衆即推以為主而供給其母今部落多
領於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搶掠近聞朶
顏衛華爾台亦與北虜和親不與和親者惟

女眞耳
其俗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穹廬匈怒則殺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爲應報讐也厥主初立近侍臣等舁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令乘馬以帛絞其頭使纔不至絕釋而急問之曰爾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瞀不能詳定多少隨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無禮頑囂於諸夷爲甚其山曰陰山曰狼居胥曰浚稽曰寘顏曰

燕然曰金微曰禽胡初洪武中禽胡寇乃兒不花於此永樂八年車駕征虜製銘曰白雲賜名曰立馬峯永樂勒銘曰蒼山曰沙嶺皆永樂駐蹕曰凌霄峰次曰飲馬河曰蒙山海曰清流泉其古跡和寧路城元太祖始建都其產馬橐駝野馬羱羊角端麗貂鼠青鼠土撥鼠豽東墻似蓬草實如栟子十月始熟沙鷄酥酪馬寶海青其里至東兀良哈西朶忽麻轍馬兒罕北盡沙漠

聞俺荅之第七夫人者失寵有侍女名桃花乃大同妓誘七夫人言中國富盛且有美男子不若亡去中國遂與乘間逃出入大同鎮盤送京師時嚴氏當國不敢上聞發錦衣衛好供給之後俺荅知之來索遂令人送出棄之野中俺荅尋獲之自手刃劈死方婦在衛嚴氏亦時取出觀亦頗豐艷著中國衣足穿靴以金嵌之比伎色殊勝也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

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其酋恚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此號庫莫奚後屬契丹爲兀良哈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既城會川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爲重鎮在宣府遼東之間宿重兵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及朶顏元帥各遣人入奏願內附爲外藩詔以其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衛焉曰泰寧衛曰福餘衛曰朶顏衛以阿里失禮爲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

撒男蒼為福餘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朶顏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觀此則長陵時山後諸州先皆為其屬矣今居庸之外所恃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遮陽一帶不可逼也

上曰今虜人遠遁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邊士卒已命輟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七站軍士實發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量存軍士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按大寧都司設而守關者可輟則大寧之地所係豈小哉即此見當時之倚重於大寧者不淺也

按寧獻王權

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即三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方籍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願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而大寧既無王府又無守將因棄之亦出一時權宜非永世經畧之究竟也

成祖北伐至鳴鑾謂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友甘肅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夫大寧以處三衛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急開平則三萬何為也後之經理如薛祿者但知開平之縣遠而不知大寧之不可久假也其於成祖之畫失之遠矣大寧都司之內徙而皆不沒其名豈非欲復之一證哉

二十年韃靼酋帥寇興和

上親征諭諸將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兀良哈為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疾速諸將受命

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踩踐死者枕籍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洞屯諸將皆頓首賀

宣德三年車駕巡邊關至薊州遵化駐師石門

邊報兀良哈萬餘騎入寇將及寬河

上曰是天遣此虜投死耳諸將請益師

上曰孽虜無能為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當駭走矣然此路出喜峯以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畢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而不在多遂決親征車駕出峯口夜軍士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三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軍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既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縛之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是役也番將忠

勇王金忠故韃靼名王子也率衆來歸賜名金忠又有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初來歸賜名吳允誠二人奏請自效有謂此虜黨往則不返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獨少此二人耶大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遂遣之駕蹕會州以重陽節饗將士二人奮勇斬俘甚多

上親製詩歌慰勞之時以二人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大同巡撫劉宇慮潮河以無險鑒品字窖及製鐵子砲為備一時賴之正德十年叅將陳乾燒荒朶顏衛酋花當子射殺之事下兵部王瓊議聲討遣通事往諭必斬其子乃可贖罪花當懼竟斬其子以首來獻花當虜中推為豪者

嘉靖三年七月大司馬金獻民疏曰虜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剌盤據於西把兒孫窺伺於東即今秋高正出沒之時查照舊規於宣府

大同山西鴈門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鎮務戮力同心操兵秣馬修築城堡濬治濠塹整備器械馬匹以俟詔敕九道上悉從之

薊京師左輔也

太祖逐元君命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又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十一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成祖靖難因賞兀良哈乃徙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境內而以大寧全地與之遼東宣府自是隔涉而聲援絕矣正統以前邊地寧謐但今把截大喜峰口驗放入關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欲為也先嚮道始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夷情雖變詐不同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將楊玄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興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

順陰逆累肆擾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則深入寇掠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夷情難以正統前例論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也今守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單弱極矣議者謂當增戍而關外屯田可募兵墾此亦一策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成為墜則水漲易

涸巡撫洪鍾雖嘗設有關城亦勢孤而不易守今須傍川大建石壘數十令其錯縱宛轉不碍水路庶幾可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之遊擊頗為剩員夫遊擊本謂居中可四面馳擊也今僻在東南隅則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僅五十里西去大寧衛叅將僅六十里若多警且掣肘何故謂薊鎮在今日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督撫駐薊其遊擊則駐三屯營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共一叅將則庶乎緩急有濟不廢事矣夫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守營但肆為觀望耳巡撫戴金奏復如舊制相機防守假令營之提調則司所直之關責有所歸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少而隘口甚多除分戍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故存留京班之士益募土着之兵設險修關嚴燧遠諜選將練卒足食明法不可一日不講也

兀良哈俗同韃靼其山曰馬盂其產馬橐駝牛瑪瑙鵲樺皮白葡萄

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即金祖宗之部落也初號國曰金滅遼都於渤海上京後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設軍民萬戶府五以總之又名合蘭府永樂元年遣行人邢樞知縣張斌往諭奴兒干至吉烈迷諸部招撫之於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諸酋長悉境來附乃詔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置衛一百八十四曰建州必里等所二十為站為地面者各七選其酋長授其指揮千百戶等官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尋復建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之地設都督都指揮等官與各衛所不相轄屬有願居中國者設安樂州於開原自在州於遼陽以處之

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州守臣迄請以建州老營地居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

貂產於黑龍江迤北

建州夷酋董山來朝貢爭席出不遜語乘是激海西夷人寇邊一歲凡九十七殺十餘萬人朝命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左都御史李秉提

督往討之分兵五路渡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唐純魚有沼南怡率萬衆以助官軍直抵虜巢寇望風披靡獲虜酋指揮男女等以千數擒董山送京師伏誅時積雪盈尺寒風烈膚不可久居乃旋師尋有遁寇指揮張額的里率妻赴軍門乞降且曰吾所處地自漢以來人跡罕到唐太宗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大兵率然至使我喪亡畧盡豈非天地耶輔遂奏納之仍安置其部落諸夷於南然所損士馬亦不可計也

六年建州夷潛謀作亂巡撫彭誼討之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建州夷酋斬之奪其馬驢器械輜重虜奔潰遠遁自是邊境稍寧

十四年海西兀者散赤哈土番把關者索其珍寶兵部移都御史陳鉞勘究召散赤哈赴廣寧對理叅將周俊慮其至面白受賄情乃詭告守臣不許由撫順關入時散赤哈已入關

聞之怒折箭為誓欲報讎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蕃落欲雪董山忿藉海西兵勢緣此遂留散赤哈與俱來犯遼東命招土兵往討然徒張虛聲不趨赴賊遂糾合海西蕃落數千乘虛入寇時近邊佃耕也僧格等十八蕃戶皆有家丁入貢未還恐悞罹兵刃及京師拘留乃走撫順所報曰犯邊者皆海西人陳鉞與副總兵韓斌意在不分白黑撲滅夷人誑奏功悉收十八人

於瀋陽衛獄乘夜率諸軍襲各家屠之撫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中官汪直勢焰大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掌司禮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馬文昇率大通事一人往撫及令整飭邊務馬文昇至遼東趨瀋陽撫順所召各酋長聽宣勅諭夷衆聞翼翼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爭訴其冤謂遣使入貢初無犯邊狀一切冒殺謂我劫掠果何可證今雖仰荷招安實難聊生

文昇撫慰且令其酋長赴京適諜報海西酋猶欲寇邊大掠文昇偵察得實以事聞於朝謂夷雖聽招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仄側乃密檄總兵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往開原及調開原參將周俊伏精兵三千人於鳳集等堡賊以無備分數路入諸軍以逸待勞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收賊馬及器械無算所斬者率海西人文昇因論諸虜仄側情狀請勑兵部主撫海西人聞之始懼文昇復檢停襲子孫名數以請赴內閣考驗壞書底簿得襲者衆於是彌感國恩文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猶未已請便宜巡邊陳鉞乃戎裝遠迓長跪叩頭而謁賄既傔從文昇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鼠輩多譽鉞而訴文昇於直還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昇所為遂囑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屢寇邊皆文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也文昇由是下獄罷官成重慶衛明年陳鉞又說直立

功已得擘附乃虛報建州女直將入寇請命謀勇大臣擣其巢穴乃命直監軍得便宜生殺撫寧侯朱勇為總兵陳鉞參贊機務時都御史王鉞亦有垂涎督師之意而命不及越亦疑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職而制文職大臣者且征夷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益自荐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於聖斷不可復移鉞且以計阻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

王越赴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後竟以功封威寧伯直授都督中官加武職後忽思退休作詩云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作灰語然聞其人雖尚權譎實有文武才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胷中才智樂為用又詩亦有可採者如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

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有將官告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激無不用命者

建州女直以復讎為詞深入遼東長驅四百餘里所掠男婦皆支解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邊將自守而已後遼東御史強珍劾韋朗陳鉞等失機詔停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奏珍行事乖方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戍遼東後汪直敗鉞下獄乃洋洋然對法吏云子女金寶不敢謂無但分遺於人耳於是諸受賄者大臣皆極力營解僅坐除名起文昇巡撫遼東邊境始得安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歷代以來皆郡縣洪武八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華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後設安樂自在二州於遼

陽開原二城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勢雖羈靡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西北邊之患南則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屏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去若今則晏然久矣所備則東北西北二夷雖未嘗大舉入寇然竊發頗多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方撫戢處置得宜先事戒嚴防守不墮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俘斬論

功此第二義也開原廣寧金據襟吭金復海上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二山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限隔東西道里迂遠而守望勞費遠人每憤之焉成化以來率欲截取之而屢付空談不見施行無亦慮為起釁邊方乎若大革互市之欵姦禁驛傳之騷繹糾驗放夷人抑勒之弊塞請開貢路生事之門墩軍厚其廩食百姓教其

耕畜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春開孔以梯出入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在奴兒干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剖腸胃暴乾負之飲食必祭後棄之其鄰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杓上歲即娶食椎腥鮓其山川曰長白山會寧府南其巖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東為阿也苦泝黑龍江其產楛矢石砮重

樓金線赤玉眞珠金麻布鹽阿膠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剌孫好剌殊角魴鬚貂鼠皮青鼠皮膃肭臍海東青鷹鵰兎鶻鱘鰉魚牛魚其國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自混同江達於京師三千五百里

宗室互為戎首者若廣寧府將軍亾爐欲白手支糧知府師桂不從即將桂束帶扯斷至晚復執磚馳欲打府門桂具啓代王亾爐等仍

拉桂自營至門外羣打巡撫張志孝奏行巡按蒙詔問亾爐等革爵發高墻未幾潞城府將軍俊德俊柳因爭食糧大同知縣朱可進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糾各宗打入縣門可進越墻奔訴軍門各宗即將張志孝圍住且逼令志孝責治可進送監涵涵喧呶欲打志孝代王令肯解散蒙詔及志孝

代王延琦交章請勘

上命給事中嚴從簡往問將俊柳等革爵發問

宅住予昔在南都為齊庶人與監倉主事爭大哄幾激成變又昔安化王圖為不軌殺撫督大臣聲言劉瑾以丈量激變賴諸亂人有不與同者遊擊仇鉞潛發一一縛諸反者周昂等乃定

乃後寧王潛畜異心已久招納亡命刼掠江路廣聚錢穀有都御史李士實鄉貢士劉養正等為之謀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遂發兵反攻破九江為都御史王守仁督太守伍文

定等襲省城寧王聞之乃迴兵遇之江中一戰而敗遂擒之

王綰紀雲中之亂由總兵李瑾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激之瑾及弟琱皆被殺而撫臣潘傲亦被攻圍踰墻遁輔臣張孚敬納源清言主勦惟綰議主撫

主上幸聽綰命往乃克定

予幼在襁褓姊方八齡母與外祖母携之自京回遭劉六劉七叛逆舟至滄州父登岸視城內消息欲挈之入見城不可守復迴舟急發見途中燒燬船甚慘幸而急行以免按祝希哲江海殲渠記云丁卯以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隕竭膏血其間獷者走險以挺最鉅者四川賊山東賊江西賊河南賊呼吸聚多者至十餘萬屠城破邑朝廷遣調京邊大將勁兵僅而平之六七者覇州人善騎射初命把總桑玉擒勦桑以兵圍二亮密令行賄且約他魁齊彥名刼圍而逸與朱千戶奔湖廣

從藍鄖不納復來山東流刼時白瑛死其徒楊虎為陳副使天祥所敗追方急遂與六七等互出剽掠攻破武安日照等處轉掠博興益都樂安濰臺遂渡河流刼各州縣破冀州又破順天之大城縣遂掠固安指揮史玉死之攻陵縣虜知縣郁昕妻女與六七自桑圍穆陵隨迫寇鈔馬中錫被命殺賊而怯懦甚致賊猖獗朝廷罷馬以陸都御史完代陸以是月辛丑受勅行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

戊申遣馮副總禎與許郤等襲楊虎大破之於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劉四齊仲德等皆死四即劉七弟仲德彥名弟也軍聲大振丙寅許馮郤又大破賊裴子巖敗走指揮石堅中路遇之截戰擒七大王李淳其酋張雄班信賊迸脫僅七人堅又生擒小五大王楊涇等二十六人漕運巡撫張縉奏以宣府總兵白玉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堅父石璽命指揮沈勇兵備李天衢遣輦臣丌驍率兵同

赴戰敗之庚子獲溺死四奪回婦言賊中皆撞頭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楊大王又一魁為李隆餘賊由太行抄河南推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為首脅從甚衆即所謂河南賊也朝命彭都御史澤咸寧伯仇鉞將邊兵討之不兩月勦滅幾盡時十二月丁丑朔

駕方出郊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界搖惑京師復往大名之小灘等處至山東桐城驛渡河往往為官兵所敗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將

郊賊闕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敢肆至宿遷屯小河口欲抄船渡由靈壁虹縣西奔衆傑等襲之斬首三百三十六七彥名毛老人等一萬七千人掠邳州之泇口集遂趨剡城張公聞河南賊再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上流邀回漕舟半日間悉返棹完粟二十萬庚子宿遷民吳赦以彥名黨劉宗禮自首帖送張公劉宗禮與杜友才苫恕白龍王六廖榮等結義欲殺六七彥名而降近有楊虎餘黨遺

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共犯南京宗禮等因密寫帖付與張仁令送來後遇吳赦乃復令來達又寧縣舉生劉遜志亦以密帖來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屯扶溝之南關賊雖屢敗隨處聚寨而復衆陸公聚郤劉李溫四叅帥及各州縣兵分道屯襲臨機運算以授諸將四月初河南賊逼定遠泰安巢縣驚偪陵寢丁丑陸公所集兵與六七彥名等大羣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奮擊鏖戰大破之斬

諸酋渠殆盡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馳至河西務京師發兵出莫能禦賊趙風子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千餘騎復越臨清而南征乃夜至睢寧攻城過小支河北去劉温二副叅通判韓守愚等邀擊冠縣等處唯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棄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乙丑賊至陽邏團風丙寅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脅與俱至南京馬怒罵遂遇害而劉六

爲風折檣擊死於水其幼孀數人亦死惟劉七彥名沂流刼掠丙午以後官軍屢敗之突來仪洲殺掠過壩泊於通州狼山常熟福山港遂陵鶩江面通泰如皐京口濱江之墟咸被創殘張都憲繕隨勢應變防衛遏截通泰如皐海門諸要害處分屯應援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遊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窩亂淮北海州已酉張都憲急申嚴防禦拘藏馬驢賊計窘乃驀海門而上甲寅復越仪洲過南京過采石泊蕪湖謀入海不果又泊潁上賊游鬼江淮陸公以六月戊申受勅令南下直抵蘇浙窮賊迅馳至揚州邏騎報賊將犯儀眞張都憲與温叅將提兵赴之陸公督劉副總帥趨仪洲比至賊已東陸公急渡江至京口守城時俞都御史治水在蘇受勅叅督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郤備倭陳璠俱至太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縝亦至駐鎮江移檄將吏備賊北逸既而仇總兵以兵

至金叅將亦自河南來將還鎮陸公泊張公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令時副總等守鎮江及仪洲陸公自督諸軍而東賊在孟瀆夏港有漂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嵩殺之丁亥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逸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敗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郡撿捕晝夜不息賊船皆解散飄墮僅存八船其衆顛踣

不知乃登山團聚或入巖散遁輒為通州諸處守兵所慶劉葵胡鎮等邀逐擒斬不絕其夜三更劉副總率遼東兵任叅帥大同兵副之郤遊擊率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日未午與賊戰聲燄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古垣馮高據險矢石雨下麾敵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前日加申劉副總引部將張椿蕭澤等誓死殺賊分軍為三劉任

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踞行而上手拖槍砲且上且攻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舟艦山下逃竄至是見娶容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官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之勢急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鑑取首劉副總擒斬餘賊有北走者追斬之皆盡甲午復登山搜擒賊口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吳漢劉惠與劉七皆僭王也

青海上自劉江之捷而倭寇不敢犯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去乃今嘉靖庚戌始來犯我浙直連歲大被其害時則有徽人汪直為之鈎引則有胡總督宗憲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充使以說直來誘而執之自是乃數年平靖且方倭之圍我崑山犯我楓橋一帶火光與喊聲震曜城中予時避居盤城內晝夜恐懼時則任二守璟赤心為民以身扞賊六合

董尹邦正調至相與協守倭便於用二刃仰而上斫跣足躍而前人無不失措且多詭謀知我所恃者砲石乃疎布陣伏兵出前後兩腋故難與敵乃調集狼兵苗兵擁衆而來擊之乃克而苗狼之來沿道亦甚被其害所謂不得已而用昨萬曆己丑乃忽攻高麗朝鮮克其國都其主乃奔我求救我乃命將李如松及諸邊將助之戰平壤城下殺傷相當彼乃引去住近島未肯歸聞彼將關白將圖篡

其王已又遣使請朝貢通市乃命重使荅之
久未見結成高麗王反國然尚冀我助之守
我將帥若如松父成梁北邊良將也其父子
兄弟同心為國昔有戚繼光俞大猷劉顯湯
克寬皆我之良時與倭逐者也嘉靖間欲討
交趾時則毛伯温總師竟不能平而姑聽其
納款若先朝有謀畧者馬文昇王守仁韓雍
翁萬達王瓊彭澤輩皆可稱而守仁之功烈
尤著即有毀之者云其人有并操温懿之才

嗚呼若此人何以自効哉

陝西有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
無徑路可上惟曳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
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下則
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數仞如照壁狀兩
旁并後悉築高墻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
過之不知何代造此城外皆亂山形甚惡土
達有李俊始有北從意會衆將劉清至固原
馮傑索士逵馬匹鷹鳩等物滿四等於俊俊
遂倡謀作亂時把开僧孫滿禱者四之姪也
以功遷平凉指揮其術日督逼滿禱以得四
禱不知四已叛率火鎮撫弟火四等往捕四
等分散其從人殺之執留禱叛入石城衆將
劉清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太監劉祥
寧遠伯任禱都御史陳介遣兵討之指揮申
澄死那端遁軍大潰事聞兵部請以介禱并
寧夏總兵廣義伯吳宗延綏都御史王敭衆
將胡愷率兵會討寧夏兵先至徑趨蔡祥賊

偽降誘敗官軍遺失資械無算大銅將軍二
座亦失之遺兵在山上棄之盡没後兵部擢
兵王事閻讓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右朝
野益震陳與任吳劉馮等俱提解至京入月
内命副都御史項公忠為總督太監劉祥為
監督副總兵劉玉為總兵夏正充左參將劉
清充右參將御史馮本端監軍武選郎中劉
洪紀功勅王瓊陞右副都巡撫陝西勦叛賊
以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項方到一日三

鼓聞砲聲甚急乃賊遺文書一紙云容之石城居住無納糧差赦罪曰此欲緩我師耳因謀進兵衆以前兩失利難之乃圖其形勢分兵六路期三日各出精兵先嘗賊延綏軍恃勇失利亡二十餘人而賊死傷者亦多至十三日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敵佯敗去官軍遂至城下賊歛衆入城伏羌伯毛公奮揮兵四攻上山賊以死捶扼官軍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殺者不可計時欲燒賊

柵而西路之賊乘勝復東官軍不能支遂却劉公被圍於城下項公憂失色王公言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慮者其月彗出西方事聞兵部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渡河與北虜連禍不止西陲方擬益兵項與諸公議兵應益不王公曰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弟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項公從以上請且自督兵圍賊絕其芻汲盡焚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填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襲擒之益知彼中消息四乃同琦等出訴曰我等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願赦死請降苍之激變者已解赴京師爾速降必宥汝賊皆羅拜因留琦帶回營次日賊即設木柵於山請戰不復言降矣一日夜五鼓有李旗者至城外言賊自相讎殺可乘機勦之諸公議曰此亦恐不虛遂令諸營俱早至山下賊果亂戰良久我軍仰面受敵諸公

皆親在陣矢至面無敢避日暮掣兵晨至山下用大將軍銅銃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中頗嗟怨石城下有溝深丈餘思用土填之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千縛成大橋置扁箱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攻城遂推往以土填濠賊懸大石以防欲因舉此臨城衆猶豫不果賊逸出者曰衆楊虎力者驍勇有謀畧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二月十六出聽招至大營心甚恐劉總兵拔刀

與誓曰汝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必厚賞爾加以官屏人問何日可以戰云只在明日倘雪下有水難為力矣但四最畏神鎗若放彼即退去矣問何處可戰云只在東山口復謂之賊兵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山方可信次日五鼓諸公整兵而出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移之以中軍兵置山口令登山望之見騎白馬出城者即滿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精銳數百探者忽來報今日

賊箭皆往上射王公銳等急麾其下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益奮遂大破之俄報滿四等以為郭迺生擒遂以四歸營大書火牌數十傳報以安人心賊有馬驥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捷聞城中復立火敬為主拒敵凡逸出者即斬之項公令諸營偵於山下賊北行即招南行勿追蓋欲散其衆餘黨易成擒耳劉總兵乃欲令任其自散去項公輩議曰賊自叛逆殺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即叛矣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擒斬數千級滿四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去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并獲家屬百餘口諸軍日搜山得五百餘人楊虎家口亦被獲令自認取釋之其親戚以虎力被宥者亦衆舊為盜者百十人走彗帚

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累招不下議石城之險恐復有據者遂令萬人悉平之十二月二日項公等諸營軍馬悉回固原所獲土達婦人悉責付其親戚生擒賊千餘就營斬八百餘擇留滿四馬驥南斗火鎮撫等餘黨罪大者一百名并四妻解赴京師伏法而彗帚山餘賊至戍化已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剌亦伏誅惟李俊之姪洪滿四之姪安亡去竟鈞遮獲之亦棄市京師

馬文昇興復哈密國土記云幅員惟西域最遠而夷種亦繁今甘涼即漢右賢王之地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平之設酒泉張掖燉煌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斥地極遠而西域入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為土番據至宋為趙元昊據之僭稱夏為宋大患元太祖收併諸夷我

太祖高皇帝掃平胡元四夷來貢者不拒不來者不究迫我

太宗文皇帝始招徠四夷而西域入貢者尤盛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消息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番夷皆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甘州守臣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竟無功而罷自此番兵益輕中國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甘肅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都督罕慎襲封為王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弘治元年阿黑麻以罕慎非貴族乃假結親而殺之因求為王以主哈密時予任司馬以為近日迤北大虜亦不遣使通好今哈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為王以主哈密請降璽書甘州守臣遣夷人曾居甘州者賞賜阿黑麻切加責諭時王

母已故弘治四年本酋遂以金印城池來歸予以哈密國畏兀兒回回哈剌灰三種番夷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弘治五年二月遂請以陝巴襲封忠順王未幾諸番夷以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阿木郎嘗剋其賞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入貢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在京內閣丘公濬乃謂文昇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曰邊方有

事豈敢辭行但西域諸胡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內閣言有識者不可不慮乎因請自往衆謂公往甘涼四方多故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右侍郎張公海都督緩謙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遂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在此欲回張緩等不可則遣哈密夷人以勑往迫之未回張緩等遂以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又居哈密回回復捕哈密又通阿黑

麻黠詐回回等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乎以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勑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甚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閉嘉峪關示西域諸夷不許入貢令阿黑麻結怨諸夷以孤其勢張緩等於弘治七年三月亟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治罪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以昔年貢者皆獲厚賞

上不貴遠物初彼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請官交童請却之彼利厚賞乃教誘阿黑麻詐稱引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并躁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乎以為彼虛張聲勢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俟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足馬不返矣夷使來者亦以此曉之伐彼

邪謀自此再不敢言攻肅州也既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入據哈密乎以為若專示以恩而不加兵彼終不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指揮楊翥頗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為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蘭之策　即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習乎曰若用漢兵三千為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各持數日食兼行襲之何如翥曰如此取之必

矣予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副使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齊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不密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遁去哈密城已空矣即斬首四十餘而威亦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册聞予以兵至哈密既不得牙蘭且擒斬不多獨軍士重勞悉加陞賞太監陸閒總兵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不遵節制徒取空

城請

上裁乃加陸閒俸劉寧陞左都督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陞都督僉事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十年也予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俟命然後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賚及阿黑麻勅諭并賞賜併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歸之三邊經畧尚書王公越來請印勅即賜彼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專權用事指揮倪端王希恭馬俊常至哈密三人皆迎合希陛每誑誘遣使以護送陝巴為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端堅欲令俊等往予不欲遂耽延一月內侍暴死于莊予始得請仍委張仁往至彼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位竟未見其成功也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佐陝巴者予又慮哈剌灰以射獵為生頗不樂居哈密遂請量留其家口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緩等查出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各給牛犋種子布匹衣糧護入哈密自是阿黑麻感畏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使入貢諸邊底寧

寧夏白安化王亂後近者萬曆十一年時有黃毛達種亨拜狡猾多謀初在黃台吉部下後逃來歸我被彼追逐守備鄭印問之當若何

孛拜土谷赤銃兒請奮勇敵退之十八年巡撫党馨來寧夏鎮總督一日報甘肅清海有警令孛拜往拜率子孛承恩承寵孛雲孛塞孛弘大等直冲進達陣敗之捷聞党公大喜拜自是恃本部將勇兵強素爲寧夏官軍所伏見山西宣大等鎮兵單弱遂輕視九邊遂懷異謀思自立爲王放肆不遵約束党巡撫察其父子驕悍不法心甚惡恨偶因人陳告其父子党公准行中軍都司陳漢提問父子

怨恨遂結土文秀劉東陽許朝何應時等謀亂擁衆執兵備副使石繼芳及党都御史殺之總兵張維忠爲其脅取印勅自縊死總督魏學曾聞變以花馬池與寧夏至近即馳至遣副總兵李昫領固原兵又遣傳諭各處將衆將熊國臣表尚忠趙繼等治以棄城脫走罪殺之賊攻平虜衆將蕭如薰拒却之賊攻陷城堡四十餘處皆收復之魏總督移駐靈州又令總兵劉承嗣領定邊營兵屯横城遊擊梁繼祖率兵二千巡徼承恩等知勢不敵以金帛連結達賊酋首著力免喜許相助蕭衆將與戰連敗之進攻城賊急乃挾慶王穆通政隨僉事等欲殺害令其退兵魏總督又調延綏遊擊姜顯謨蕭如薰等各領兵前賊誘連虜四散刼掠使官軍不得專力攻城總督乃令各城堡俱堅壁清野令李昫姜蕭等各力攻城賊懼又結連原住河套黃台吉之妻三娘子令卽部落來寇乃分二支一入榆

林一入延綏二處緊急總督令各戒嚴防守原任甘肅巡撫葉夢熊時遷官少司馬總督寧夏甘肅等邊聞知急令原往四川兩廣荆湖等處招募苗兵二千并本鎮兵馬俱赴寧夏助戰時李昫麻貴牛秉忠劉承嗣分四營圍城新任寧夏巡撫朱正色再至鎮遂調延綏總兵董一奎與原任寧夏總兵張傑由横城渡河護運遂合兵進攻賊急向總兵張傑處詐求招安誘張總兵入城被賊與穆通政

一緊拘禁葉夢熊領軍至靈州與朱巡撫合
將見在兵六萬五千分作五營董一奎領兵
攻寧夏南門牛秉忠兵一萬攻東門李昫一
萬攻西門劉承嗣一萬攻北門麻貴一萬屯
大教場以備四面接應屢攻未破計用布袋
盛土堆積城下如山岡一齊擁入城用火器
射打未得近總兵董一奎近南門至夜將護
門土石盡控去積乾柴於城洞下縱火燒之
是夕南風大作火勢亢猛城上鐵鎖鐵罘門

等消鎔化賊將城上木板鑿穿用水灌下火
勢漸消施放砲石官軍遂退城內有指揮趙
承先等謀內應射書城下監軍御史梅國禎
及調到總兵李如松原係名將成梁子方作
計攻圍軍士拾得承先等書以呈乃令董總
兵整勒以待至夜二更承先等假作巡邏人
至南門城上望見城外有軍往來又下城知
會要將城門打開當有人報知劉東暘率人
至將趙承先等五十餘人俱殺死止有姚欽

同家人六名從城上跳下得脫賊遣人結虜
酋李如松遣副將李寧邀殺之賊又遣人往
亦被李昫下王世祿殺之奪回印信黃旗等
物虜卜失兎賴明愛等分頭入犯孛拜令人
為鄉導攻打各城堡鎮夷遊擊龔子敬領苗
兵千人至沙湃遇虜大戰麻貴董一奎等各
出兵鬬虜雖有搶掠亦折兵相當乃退賊黨
切望虜來救不至甚懼魏總督等議寧夏係
邊城完固難攻惟東北二門地勢卑下與觀

音湖新渠紅花渠相近今繞城築堤引水入
灌城仍拘集船隻以備水戰命四營仍合攻
麻貴移營近堤以備賊偷空密將各湖渠等
岸壩掘開放水來浸城水如箭發衝擊兩日
間將城東西兩面衝崩一百餘丈懸樓衝倒
二座賊夜出掘堤泄水魏總督斬築堤不固
都司吳司顯號令軍前虜卜失兎等擁衆來
各路兵並進攻擊殺獲甚多浙江巡撫常居
敬調楊文領浙兵二千并苗兵壯浪兵來助

戰值堤水灌城塌二三十丈魏尚書即遣文
領浙兵分作四隊攻南關南兵俱善水一面
掘城一面將布袋埋放城下選驍勇兵備先
登南關內居民夏之時約來朝等二十七人
二更時將守關將高天壽等殺死在城上大
呼居民獻關揚文隨領驍勇登城李如松蕭
總兵部下一湧進入賊窮蹙將總兵張傑放
至城下乞免死不允增堤加水內有百戶石
棟王英周國柱等為承恩所倚信急乃來見

朱正色巡撫求計乃誘令棟殺土文秀劉
東暘許朝首罪於彼自可以免又陳雷白鸞
陳繼武三人亦俱殺之以降將無不聽又離
間劉朝暘先殺土文秀孛承恩聞得請石棟
議事棟勸承恩先下手殺許朝許萬鐘又到
北門樓殺劉東暘葉侍郎入城令擒孛氏父
子孛拜被殺執承恩承寵洪大土文德等一
干賊解京伏法寧夏於此再變矣所調各邊
精銳費鈔糧百餘萬石僅平之自宋李繼遷
據靈夏為國今其難撫御若此乎
閩兵數弱不虞其有變然往者按臣胡汝奭命
泉州府推黜視遂於教場大閱藩省官聞之
急撫慰乃定又若南京各衙亦素非驍悍因
黃侍郎支糧不與遂執之至大中街鞭韃以
死魏國亦被辱罵不敢出聲劉誠意素以煦
煦小惠結其下乃出拘之各賞銀二兩乃解
歸營彼弱兵敢爾國之紀綱掃地矣又近者
浙江募兵營亦哨而攻吳撫臣聲振一時朝

命張中丞住胤來撫稍戮其倡亂者乃定朽
索之馭自古則然為之上者可不為寒心哉
北人多便弓馬銳勇善鬬昔有席鷹兒指揮王
振部下人又有李大刀之類皆一騎隨往剽
劫久之乃獲又有李福達則聚衆攻殺又嗣
後有李文剽師尚詔等橫行山東河南地方
若在南則惟黃之桃源洞大帽山諸處若閩
有鄧茂七之變兩廣之溪洞左江右江與湖
廣之諸苗皆時為梗若吾蘇則民柔弱甚而

太倉昔有施天泰後有秦燔王良之亂是又海人之不可羈束者也

今代文臣之能董師者若韓雍王守仁王瓊王憲彭澤項忠及張佳胤之數公者皆大將才自餘多有之予寡聞見不能知尚不可悉數也

藻覽篇

釋惠遠眞感幽與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忉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益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

機象遍於寤寐欣歡百於予來於是雲圖表暉景伴和造功由理詣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蕖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儻天宮而長辭紹衆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道超名外因謂之無動與事會因謂之有以聖人不物於物不非物於物不物於物物非有也不非物於物物非無也所以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恬然永寂靡執靡拘

孰能動之令有靜之使無耶
若能捨已心於封內尋玄機於事外齊萬有於
一虛曉至虛之非無者
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
止於心則無復生死
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起度四流斯蓋鏡像之
所歸絕稱之幽宅也
潢漾惚恍若存若往
寞寞窅窅誰見誰曉彌綸無所不在而獨曳於

有無之表
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果有
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不
可得而無
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
之所昏昧恬然而夷泊然而泰九流於是乎
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
澡入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
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
騁六通之神驥乘五演之安平
窮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廓虛宇於無疆
耀薩雲於幽燭將絕朕於久止永淪大虛而
有餘緣不盡餘跡未泯業報猶冤聖智尚存
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如鍊真金萬
累都盡而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
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
故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動莫先
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

超然於羣有永分深爾與太虛同體寞寞長往
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
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有
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
非人故能天能人耳
佛言吾無生不生雖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
形
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
善去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

吾當以無言言之

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妙悟妙悟在於即眞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怕爾無脫乃曰涅槃

三轉四諦為聲聞乘十二因緣為圓覺乘四心六度為菩薩乘是名三乘謂二乘但得生空智見生空理但除我執斷煩惱障自求滅度耳於中根稍利者能觀三世因果十二因緣名為圓覺根鈍者惟觀見在因果名曰聲聞若菩薩得二空智見二空理雙除二執雙斷二障雙行二利名曰大乘故法華云內有智性自求涅槃是名聞乘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求一切智利益人天是名大乘

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使智猶身子辨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窺其畔夫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所以為即無為無為即為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理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都滅故功成非我衆生之性頃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復衆生得涅槃也

夫涅槃之道妙盡常數融冶二儀滌蕩萬有均天人同一異內視不見已返聽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

一切衆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此名滅度在於無滅者也

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以聞之

仙書云夫畧以度徵人以貌兆若巫咸之星經

度無遺算季咸之神上貌無失揣蔦仙曰巫咸之佳玄度季咸之辨血機金得之於數分亦聖習之一途未可以侮而欺也夫人精神之蒸生非氣無以兆其形氣之結形非性無以成其體故形長而煩性滋深年茂而濁欲愈甚也

囊括元和照明無隱而習潔有詣否除煩有深淺致使神裕有遠近儻能有彼此陵陽所以善啜霞於朝陽而不能襲馮夷於濤駕者也

夫窮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於心明者未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寂之表也而責巫氏之闇洪災季占之迷靈貌謂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夫天地以元氣而著成聖人以性鍊而陶真元氣有渾煩渾煩在剖判之前剖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有晷度晷度在數見之內洪災生於渾煩之運故洪災不可以數見審也性鍊有苞玄苞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色形色然後有血機血機在覿揣之內靈貌生於玄苞之運故靈貌不可以覿揣得也是以智人不責鑒於備遂知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鍊之有高卑也吾嘗學於陶先生與邯鄲太子王休長延閻子甘元淑弘農張伯英青牛子封君達河南卜文兔陳留成仲式等俱受五氣端玄經數子金以學達升元而吾以滯昧濁質弗逼味貞然所誌畧猶可得而言

是以至人莫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之源師導者莫不明乎五氣之性以闡天地之和貫王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本以弘貞元之教於五氣之用大矣哉夫五氣者陰陽之中五常之氣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臟之氣一象天地五行四時之賦也天以五行為五常人以五行為五臟天以木府仁其溫為春以主生生之常溫精上結為歲星以照關篤之表人以木為肝其識為慈以為溫恭喜悅之氣其藏精上形為口以任啓漑之司象

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叙之意也天以火府禮其炎為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上臨為日以宣耀明之道炎精上結為熒惑之星以表察司之禁人以火為心其識為哲以為鑒達之藏其藏精上形於目以任光視之司象天之有夏有日以司其明勝長大之意也天以土府信其厚為地主王季夏統維四方以主產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結為鎮星以照公靖之表人以土為脾其識為公正之藏其

藏精上形為舌以任精審弘當之司象天之有土德以生其受宜辨重之意天以金府義其凉為秋以主威裁萬物之常凉精上結為大白之星以任照斷肅殺之表人以金為肺其識為氣威之藏其藏精上形為鼻以任猛決臭聲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數簡之意天以水府智其寒為冬以主保貞澄嚴之常義精上形為月以宣晦皇贊元之道寒精上結為辰星以表法慎之禁人以水為腎其識為須以為禽鷙沈驚之藏其藏精上形為耳以主聽採聞鑒之司象天之有冬有月以生其謙承納之意人亦有五藏温凉寒燠猶天之有四時也人之有耳目猶天之有日月也人之有精神猶天之有太常也精神居於心脾之中肺肝之間猶太帝處四守之內也精神以膽為御坐猶太帝之居紫微宮也以心為御庭猶太帝以太微為御庭也以脾為內室猶太帝以軒轅為內舍也以肝為咸

池以肺為天河以腎為司關猶太常之有四守也紫微執計而先左故精神據膽而守肝是以人生莫不以温恭慈喜為先治也精神以氣為乘輿以行為五識猶太帝以運為術以周乎天也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於太微帝君紫微宮玄珠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五石異方津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歸真氣適浮煙血奔流精哀哉兆身非真不

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丹醴華英會以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早旦正心向東凝神厲氣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臟此文乃上清八位交龍天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者也

雲草玄波者黑巨勝腰也一名玄清丹醴華英者密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石英也法當種薤菜五月五日不掘拔惟

就鋤壅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作藥名為五光七白靈蔬

保命君書授許長史曰衰季體羸當為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光栖宇絳津體寂志達心研內觀屏彼萬叅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纍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慙靈洞空存心澹泊纏綿亦莫能達也

定錄君言曰羅江大霍洞臺之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於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今為右司宮保常向人說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後有郎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以除災厲

太元真人內傳曰君少稟異操天才穎悟矯志

蕭抗獨味清虛年十八棄家辭親入恒山中讀道德經周易傳采术服餌潛景絕崖積六年精思誠感夢見太素玄女告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為師奚不往尋受教乎明晨覺悟竟造西城心齋三月沐浴向新卒見王君駕神虎之軿控轡神嶺翔繡巖於是投軀越阻歸命道真不覺而至王君所

三洞碑曰君還家侍養父母而役使鬼神人有攜伏久藏者皆令更活

保命君曰蓮內負心三鬼失真真既錯散鬼乘
其間夫為道者當使外內鏡徹宮商相應靈
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夫受道者常恨於不
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懃耶恭繕
其業也
秀玄栖標雖山河崩潰而不貳志道存真者雖
寒熱饑渴猶不獲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
魂遊萬塗或因風以投間或挾颸以結痾將

一切撥之而勿爾矣
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
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
中古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
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
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
真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
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
離於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
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
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
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
壽而極時
春三月此謂發陳夏三月此謂蕃秀秋三月此
謂容平冬三月此謂閉藏
春氣涼夏氣寒秋氣温冬氣熱
起居如驚神氣乃遊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故冬不按蹻春不鼕卼蹻音喬長夏不病洞泄寒
中
肉之大會為谷小會為谿
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
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
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
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惔之能從欲快
志於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

人之治身也
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
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
之於内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
而發之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
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
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氣虛宜掣引
之

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
主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
註云主首氣於初御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
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
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
天以六之爲節地以九之制會
上古使傚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
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
之歲時立氣布如環無端

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
命曰氣逆
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
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
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
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脣
而舌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
傷也
古之變氣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

天寒無刺天温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
空無治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
有經從五行生
渾渾革革至如湧泉
弊弊綿綿其去如弱
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
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
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

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陰陽有餘則
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
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
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
痛也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
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
平肝脉來耎弱招之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
平脾脉來和氣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

平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
靈樞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五穀為養五菓為助
五菓桃李杏栗棗五穀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
五畜為益牛羊豕犬鷄
五菜為充葵藿薤葱韭
抱朴子曰仲景開胷以納赤餅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獨出
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
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嚮應之者
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
烏烏見其穆穆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彀
弩起如發機
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
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
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

謀風西北方折風也
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茫然獨悟口
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
雲故曰神
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
於絲脉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脉留而不去入
舍於經脉
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可取如扣椎
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

先寒灑淅
瘖謂不得小便也
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藥石
藥發瘨芳草發狂
刺同陰之脈 陽維 衡絡 會陰 直陽
飛陽 昌陽
隱曲不利謂隱曲委蔽之事
陰氣者靜則神藏燥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
傷

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
乃能入於脈也
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不能入於脈
也
督脈任脈衝脈三脈者同起而異行
人迎者胃脈也
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飲後藥先謂之後飲
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熱則筋緩寒則筋急

泝泝然寒熱泝音素
解佴謂強不強弱不弱熱不熱寒不寒解解佴
佴然不可名之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
風府風池氣街
君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
為其各有所宜也
鎒鍼 員鍼 鍉鍼 鋒鍼 鈹鍼 員利鍼
毫鍼 長鍼 大鍼 鈹一作鍼

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
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骸口亞 骸口抹
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
黃赤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
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心逡巡而却
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皮耳未聞其
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
中脘音呂 去丘 庶切

鍼經曰迎之五甲中道而上五至而已五往而
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
竅門陽綱意舍胃倉盲門志府
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涇溲不利　涇大便溲小便
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
盛則內寒
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
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三合為治

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
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
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
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
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
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
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
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如視深淵視深
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
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
亢則害承廼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天符為執法歲會為行令太乙天符為貴人
肖者矍矍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執者為良妄行
無微示畏侯王
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
靜順
敷和之化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
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善五化均衡

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
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
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
太陽之正辰戌之紀也
壬辰壬戌其化鳴紊啓折其變振拔摧拉
戊辰戊戌赫曦之紀其運熱
其化暄暑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甲辰甲戌其運陰埃
其化柔順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庚辰庚戌其運凉
其化霧露蕭颼　其變肅殺凋零
丙辰丙戌其運寒
其化凝慘漂洌　其變氷雪霜雹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
用寒遠寒用凉遠凉用温遠温用熱遠熱食宜
　同法自假者反常
陽明之政卯酉之紀也
大論云委和之紀　丁卯丁酉癸卯癸酉

其運風清熱　風運也清勝氣也熱復氣也
乙卯乙酉從革之紀　辛卯辛酉同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歲穀與間穀者何即在泉為歲及在泉之左右
　間者皆為歲穀
其司天乃運開而化者名間穀　化不及即反
　所勝而生者
食歲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
折其鬱氣資其化源

少陽之政寅申之紀也
壬寅壬申其氣風鼓
戊寅戊申其運暑
其化暄曛鬱懊　其變炎烈沸騰
甲寅甲申其運陰雨
庚寅庚申其運凉堅成之紀
其化霧露清切　其變肅殺凋零
丙寅丙申其運寒肅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

氣擾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乃流
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滲之溽之漬之發之
太陰之政丑未之紀也
丁丑丁未委和之紀其運風清熱
癸丑癸未早監之紀其運風雨清
乙丑乙未涸流之紀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物成於差夏

少陰之政子午之紀也
壬子壬午
戊子戊午　其化暄曜鬱燠
甲子甲午其運陰雨
其化柔順時雨　其變震驚飄驟
庚子庚午堅成之紀其運凉勁
其化霧露蕭瑟
丙子丙午其運寒　其化凝慘栗冽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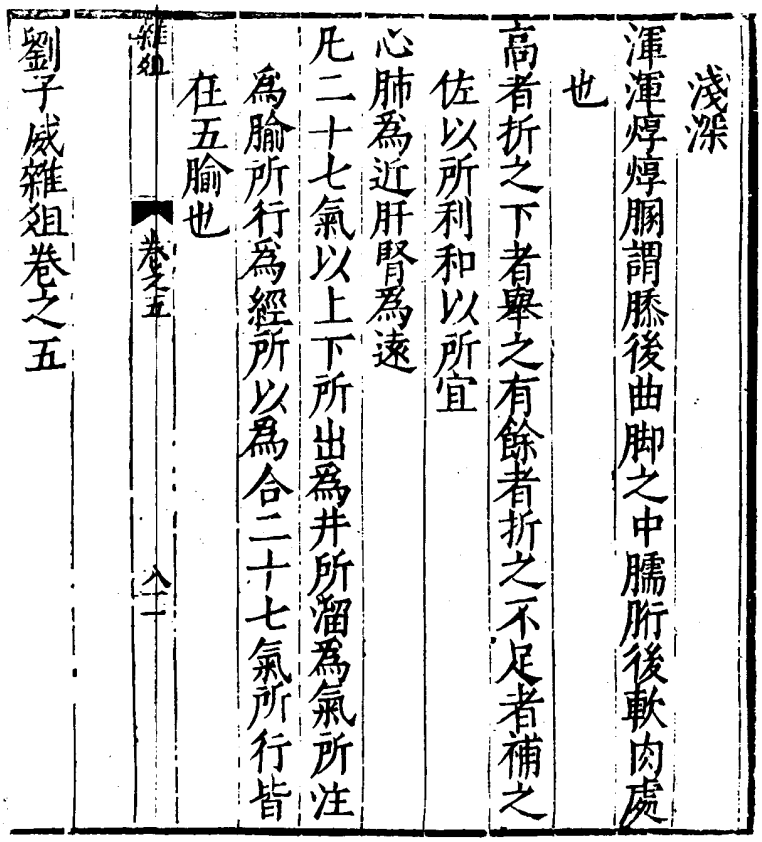
厥陰之紀巳亥之紀
丁巳丁亥委和之紀
巳巳巳亥卑監之紀
乙巳乙亥從革之紀
辛巳辛亥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委和之紀是謂勝生
伏明之紀是謂勝長
寒清數舉暑令乃薄
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氣獨彰
從革之紀是謂折收
涸流之紀是謂反陽
發生之紀是謂啓敕
臨曦之紀是謂蕃茂
敦阜之紀是謂廣化　煙炎熒鬱見於厚土
堅成之紀是謂收引
流衍之紀是謂封藏
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

同化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
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奉其人夭
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之道也
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
少陽司天火氣下臨　厥陰司天風氣下臨
陽明司天燥氣下臨　少陰司天熱氣下臨

太陽司天寒氣下臨　太陰司天温氣下臨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
曰氣立氣止則化絕
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
寒而調之
能毒者以毒藥不能毒者以薄藥
故消之制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乂新同法
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之無虛之
無伐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

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
旦視之觀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
先運不及其至後
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
歲半之後地氣主之
無眞其勝無贊其復
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
白氣
颶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迺從川流沒衍田牧
土駒雲奔雨府霞擁朝陽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氣清氣切大涼迺舉草樹
浮煙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先兆也
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
先兆也
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
長川草偃桑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
先兆也
火鬱之發太虛曀翳大明不彰

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
華發水凝山川氷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
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
清明火發而曛昧
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
折之然調其氣
上合昭昭下合冥冥
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
氣味有厚薄性用有燥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



淺深
渾渾焞焞胸謂膝後曲脚之中膕胕後軟肉處
也
高者折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
佐以所利和以所宜
心肺為近肝腎為遠
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氣所注
為腧所行為經所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
在五腧也
劉子威雜俎卷之五

雜俎 卷之五 八一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劉子威雜俎卷之六

長洲後學劉子威著

藻覽篇下

肺合大腸大腸者傳導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

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

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似然若有得也寫則恍然若有失也

諸陽之會皆在於面

刺法曰始淺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意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

新內勿刺新刺勿內　已醉勿刺已刺勿醉

新怒勿刺已刺勿怒　新勞勿刺已刺勿勞

已飽勿刺已刺勿飽　已飢勿刺已刺勿飢

已渴勿刺已刺勿渴

五臟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穀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

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行不休五十而復

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

唇臨臨然　肉廉廉然

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相殺

其地色殆然不與天同色汚然獨異

五臟皆小者少病苦燋心大憂愁五臟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臟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臟皆下者乃出人下

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額也蕃者頰側也廓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

於外如是壽必中百歲無刺熇熇之熱無刺
漉漉之汗無刺洋洋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
者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
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先知百
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戊已日自乘四禁無刺腹去爪寫水
木形之人佗佗然　大角之人遺遺然
鈦角之人椎椎然　判角之人括括然
火形之人核核然　質判之人支支頗頗然

土形之人敦敦然　大宮之人婉婉然
加宮之人坎坎然　少宮之人樞樞然
左宮之人兀兀然　金形之人敦敦然
鈦商之人廉廉然　右商之人脫脫然
大商之人監監然　少商之人嚴嚴然
水形之人廷廷然汗汗然
大羽之人頰頰然　少羽之人紆紆然
衆之爲人潔潔然　桎之爲人安安然
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

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
升煮之炊以蒿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
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
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
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矣
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
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
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瞳瞳然
少陰之人其狀清然切然

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愉愉然瞭
瞭然至至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
人也
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
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
筋而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
者可使唾癰呪病瓜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
使按積抑痺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
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

故也

二十八星房鼎爲綿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鼎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　紛紛盼盼普乙切

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太乙在冬至有變占在君太乙在春分日有變占在相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

姓太乙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風而避之故聖人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乙入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

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

冬至之日太乙立於叶蕤之宮　風雨從南方來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卧而弗犯也故在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怠而中於虛風

正月朔天利溫不風羅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羅貴民病此所謂候歲之風賊傷人者也二月

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亡

黃帝曰予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搏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

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

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

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

腎有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

當刺脾之俞即呪曰五精智精太甲官靈帝符元首太始受眞誦之三遍先想黃氣於穴下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即呪曰其靈至玄天道冥然五神各位氣守三田

實肺者要在息氣也無大喘息愼勿多言語及呼吸

候甲子之氣應者上應鎮星太而明也失之迭位者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

即太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

即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

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

黑尸鬼形如黑犬頭似婦人髮蓬不髻目大人見之吸人神魂皆作犬聲

黃尸鬼牛頭身黃見之將吸人神魂

白尸鬼頭如雞身白有白毛

太乙帝君在頭曰泥丸總神也無英君左制三魂也白元君右俱七魄也

古三墳連山歸藏雖有之皆無書且夏商之書豈若是已乎

太古者生民之始也始三頭謂之合雄紀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男女衆多從強而行是謂連逋紀逼紀五姓是謂五姓紀中

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逼紀七十二姓故號逼姓氏有巢氏生太古之先燧人氏有巢氏子也生而神靈伏犧氏燧人氏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冶金成器因尊事爲禮儀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和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

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
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
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黑胥氏居南葛天氏
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
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
則位不危
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
子其念哉
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

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鴽北鄉先言鴽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鴽而後數
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鴽以北方爲居
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也九月遰鴻鴽先
言遰而後言鴻鴽也則遰而後數之則鴻鴽
也何不謂之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
南鄉記鴻鴽之遰而不記其何鄉也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
也曰合氷必於南風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
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
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
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
北也
黑烏浴黑烏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
也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鞳惡之王好制使中謝

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
之弟子也王不悅因踈沈尹華大夫曰中謝
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鞳
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昭王於是罰中謝而
黜昭鞳
晉文公學書於舅季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
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丘
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

少昊氏母曰女節高陽氏母曰女樞帝堯氏母
曰慶都舜母曰握登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
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
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
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
復旦兮
禹夢自洗於河取水飲之

夏后氏母曰修巳
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茗華之
玉茗是琬華是琰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文王之史編
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又世妃曰姜嫄主癸之
妃曰扶都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湯將奉天命伐桀夢及天而祗之
執王季於塞庫鞫文王於玉門
文王之妃曰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
闕間化爲松柏械柞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嵩堪爲宮室因名嵩臺
成王歌曰鳳凰翱於紫庭余何德以感靈
魯築茅闕門　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王命左史戎天作記　天雨金雨碧於郢地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
止之

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飛鴻滿野夷羊在牧
孝經援神契曰泰山天地孫也主召人魂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洞八宾則鸞臻王者
奉巳儉約臺榭不侈尊事者老則白雀見
易飛候云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
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
春秋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合雹雹之爲言
合也

春秋說題詞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曰生爲星

春秋緊露曰法仵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四爲魁第五至七爲標標合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

春秋緯曰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七日而蝕

春秋符云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爲一微十五微爲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著五日而成一節

太乙者北辰之星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或曰太乙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名焉故星經曰天乙太乙主氣之神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出從中男入從中女

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宿者七宿也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伯受命入戊午部

洛書靈准聽曰氣五機七入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

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

先元皇介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而後有乾鑿度而後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而後有河圖八文而後有希夷名而後有含文嘉而後有稽命圖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行帝用垂皇策與乾文緯乾坤二鑿度此三文

說易者也

黃帝曰觀上古聖駭駟玄化勞措爲業徒得爲
懋訓究體譯

上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

萬形經曰天地失叙必有沮泄媧皇用陰陽鉤
治之也據今後世有鉤命決

炎帝黃帝有易靈緯公孫氏作易八墳

孔子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
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

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天命之也

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
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

三蒼李斯倉頡篇　楊雄訓纂篇　賈魴滂喜
篇　司馬相如凡將篇　蔡雄勸學一卷

班固太甲篇　在昔篇　崔瑗飛龍篇　蔡
邕聖皇篇　皇初篇　吳章篇　女史篇合
八卷　朱育幼學二卷　項峻始學二卷

又月儀十二卷　呂忱字林　楊承慶字統
古文官書一卷　古文奇字一卷

書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有形聲相
溢謂之字字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
之書書者如也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
借指事六義

蒼頡作古文　史籀大篆　李斯小篆　程邈
隸書　何承天纂文

漢初草書　秦廢古文用八體　大篆　小篆
刻符　摹印　蟲書　署書　殳書　隸書

漢時六體有古文奇字　篆　隸　繆篆　蟲
鳥　并蠆草　楷書　懸針　垂露　飛白
等二十餘種

魏世八分書　筆跡流懌宛轉妍媚　放縱快
利筆道流便

漢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
意廣謂之婆羅門書

文燿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卽位羲和
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

官
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
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尚書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
昭帝冠辭曰陛下擿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
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
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逵冲
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
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
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鸓鷅至則旱
疫之感二曰發明至則戚之感三曰焦明至
則水之感四曰幽昌至則旱之感也
又鸑鷟鳴岐
況創制改物神人易聽者乎
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
春秋漢含滋曰九卿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
則江河決潰又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
畔震起山崩淪
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應修德以應之
時則有脂夜之妖
潛潭巴曰甲子蝕有兵敵强臣乙卯蝕雷不行
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丙寅蝕久旱多有徵
癸亥蝕天人崩主疑王乙未蝕天下多邪氣
鬱鬱蒼蒼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强一曰亡兵
弱諸侯强丁巳蝕下有敗兵癸酉蝕連陰不

解淫雨毀山有兵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
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甲辰蝕四騎脇
大水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庚辰蝕彗星東至
有寇兵辛未蝕大水壬午蝕久雨旬望戊戌
蝕有土殃皇后亡天下不寧辛癸蝕子爲雄
丙申蝕諸侯相攻戊子蝕宮室內淫雌必或
雄乙亥蝕東國發兵丙申蝕戎夷內攘乙酉
蝕仁義不明賢人消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
不行逆諜滿玉堂曰蝕乙丑天下唱之丁卯

蝕有旱有兵辛卯蝕臣伐其主壬子蝕妃后專妬女謀主丁未蝕王者凶辛酉蝕女謀主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壬辰蝕河決海溢久霧連陰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庚子蝕後火燒宮兵仁義不明乙亥蝕小人用事君子蟄

又漢舍滋曰臣子謀日乃蝕

孝經鉤命決曰失義不德白虎不出禁或逆枉矢射山崩日蝕又曰日蝕修孝山崩理惑

春秋緯曰日蝕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

春秋感精符曰日朝珥則有妖孽又曰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日空必有移民而去者也又曰日黑則水淫溢又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官殘賊酷吏橫殺下多相苦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訣絕大臣爲禍主將見殺

含文嘉旗有九名日月爲常蛟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烏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前有鉤衡所以養目也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身也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韣彌龍所以養威也

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乙之象車

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猶竈上騷除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

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雖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

是故樓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墜之勢異也

楚人曹丘生辨數招權雇金錢

季布弟心氣蓋關中　長事袁絲弟畜灌夫藉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

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
欒布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賃
庸於齊爲酒家保
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溧陽宋意
及劉禮同師
任安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
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安留代人爲求盜亭
父後爲亭長安嘗爲人分麋鹿雉兎當時劇
易處衆人皆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

畧明日復合會者數百人少卿曰某子甲
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家監使養惡嚙馬兩人同牀卧田仁曰不知人
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
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
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
自貧快快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刃列
斷席別坐
武帝聞之以任安爲佯即不傳事何也
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里語有云舐糠及米吳與膠西名諸侯也一時
見察恐不得安肆矣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
王瞿然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
死耳安敢不戴
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

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
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
且往遺之
天下方有急將軍寧可以讓耶
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
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蟹將軍則妻子無類矣蟹

漢書作奭
太后豈以臣爲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
喜耳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
田蚡辨有口學槃孟諸書
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韓安國爲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賢士於梁舉壺
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亦以此慕之唯
天子以爲國器

李廣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祖瑩元珍蜜藏火讀書呼爲聖小兒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駃騠騊駼驒騱音題
公孫弘年少爲薛獄吏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是時弘年六
十徵以賢良爲博士
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
爲善陰報其禍
朕夙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疾惡君宜知之
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
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
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
言
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間雅甚都

相如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
相曰若此者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
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疑決
微故使爲理
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
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
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陛下用人如

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非苦就行放折就功何乃取高帝約束紛更之
爲
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庸
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之
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
寬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
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所匡諫於官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頌音

容
傳子至孫徐延徐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
經延頗能未善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
焉
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於胡毋生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董仲舒傳公羊氏
郅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
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寧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
如束濕薪滑賊任威
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貲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

法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
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
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
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義縱少年時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
治敢行少蘊藉
王温舒少時椎埋爲姦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
重罪而縱使督盜賊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家其頗不得失之劣
郡梨來
王溫舒爲人少文居廷憯憯不辨至爲中尉則
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爲用
惡少年投跡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盜賊
溫舒爲人譎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
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
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薰大豪

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
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
減宣所以微文深詆論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
物
重遲外寬內沈次骨
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
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
鄒陽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
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
屬也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庸不乃甚篤
若親有嚴客髡帢韝鞠膣與忌同侍酒於前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
令兩人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
之止輒乙其處讀之兩月乃盡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意者尚有遺行耶
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矣
絕倫超奇者爲右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四曰八
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凡八
若龜之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
龜也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

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其民雚蔽不均　陳樑其間得所欲

其俗儇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

利亦一都會也

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徒火切蠃蛤不行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醯醬千瓿　蔈麴鹽豉千荅或作餢音貽

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洛陽街居在秦齊楚趙之中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　光武賜鮑永洛陽上商里宅

郅惲請鄭敬曰子從我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不得雇山贖罪

蘇威牛弘等奏除死罪八十一條又制大業律

魏命蘇綽趙肅爲大律二十五篇

北齊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

周宣帝詔云高祖所制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已又爲刑書聖制而更重之

布憲擬於秋荼說網踰於朝脛

蔡法度家傳律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

琴太弦散聲中黃鍾二太簇三仲呂四林鍾五南呂六黃鍾七太簇世所傳琴曲五調以音律考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仲呂此之謂也

四月之律陽氣長養之月作五弦以歌南風

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爲右　申驅成帙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曹間御戎晏武

戎爲右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爲右　胠商子
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左翼曰啓　右翼曰胠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
馳乘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
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久不行不可復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
極矣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山而威可載也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預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
斲削也

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
獨有之也
小謹者不大立養食者不肥體
不行其夜不遠其馬
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
門在內者方假在外者將待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足慈母操箠天道
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
其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
爭治
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
不赦憲既布有不從憲者謂之不從令
侈曰專致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
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私議自貴之

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賑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　昔之日已往不來矣百匿傷上威

外之有徒禍乃始萌施報不得端乃始昌

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尊賢援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錄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民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

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愼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

勝心焚海內　蓼命

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所好傷民民傷則身不危者未嘗聞也

是以博帶梨大袂夾文繡染刻縷削雕琢采夫天地一險一易若詖之有柝他耕丁切擿丁歷切擿用則擊

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無闔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審殆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行私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

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舉人則以爲已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貪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廣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貪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

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達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逢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歛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

以前無狗後無亂者爲庸

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

夫搏國不在敦古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搏結也

禁藏於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已知人者也

制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門

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故曰遠於萬里也
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
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
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强　何以劾其然也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
而天下服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鷃與慶忌故涸澤數百
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忌慶　登山之

神有命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黃門倡倀子和曰甲作食殆胕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
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
糧
東方賦曰捐魑魅斬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
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

槃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
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
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
罔象木石之怪槃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
間作怪害也
山虞馬第伯自云其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
山壇及故明堂官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
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

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丈三尺廣六寸狀
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
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
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
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
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開如從谷底仰觀
抗峰其爲高也如覩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瀌
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

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
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
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
關自以巳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
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岩
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
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遶
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
曰環道往往有絚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

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
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捫石捫天之難
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
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
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
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
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
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
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
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
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
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
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
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跪拜置
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
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

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
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
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
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
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北至天門下夜人定
矣
明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
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是

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

淳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巳

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將無極

卒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

止怒莫如詩忘憂莫若樂

凡人之生必以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工之窖也明主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

赤壚歷疆肥五種無不宜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雞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梁山之陽綪絕夜石之幣天下無有

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夫玉起於禺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珠起於赤野之末光

耜耒耨懷銛鉏又攜權渠縗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胃充則中大鞕中大鞕則氣不達

用其新棄其陳勝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勿身督聽　督聽則姦塞不皇

流辟詖越悟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

飪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稻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

丘名曰搖水
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因發酒於宣王
惠盎見宋康成　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
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
而示之怒曰孰之壞壞也而可以爲之莽莽
也
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與樂成功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
甲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
閉天之用密
鴟簡子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曰中牟有士曰
瞻胥也請見之
簡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又耳
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子貴勢王廖貴先兒良
貴後
口嗜不言以精相告
孔子見温伯雪子
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志氣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
燭燎也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
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
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
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

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市丘之鳥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
之則焦而不可熟然而視螭馬美而不可用
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叔無孫也矛非戟也戟
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二子皆馳而
死之
戎夷遠齊之魯天大寒而後門　不及門也
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
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

先知必審徵表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與
飄矣　飄疾也
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𠂤涉河子夏曰非也是
已亥也
意能見齊宣王　狐援說齊湣王
葆申曰先王下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
宛路之繒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
婬暮年不聽朝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

所以事君者非係也
文侯不說之於顏色任座趨而出
秦小主夫人惑奄變
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若痛之夜夢受秋駕
於其師
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
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澤意氣六
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
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

巨防容蟻而飄邑殺人突洩一燥而燔宮燒積
將失一令而軍覆身死君失一言而國殘名辱
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　吾獨焉知之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
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
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
杖杖而倚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孔子
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踈之義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雖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
太公釣於滋泉　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
勝書之說周公　齊桓公之見小臣稷
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
倚之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
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有衣則謂
之中衣以素純則謂之長衣也　袼之高下
可以運肘　袼音各衣袂常掖之縫也

古者冒而句領　笄音煩又皮彥切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與契道
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
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巧之巧也

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繁惑以易御險難以靜制動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准於法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
守家以義守國以道
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
力鈞勢敵也
爲强者積於弱也爲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靜則神定神定則氣充而學無不成矣

邯鄲有吹者托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之人有烹狙召隣者隣者以爲狗美之後聞其狙也據地吐之由未始知味也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田光所以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色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屠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家富則睦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蓋利不相容也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也冬

不用箋非不愛箋也清有餘也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深故農輟桑而雕鏤女投杼而刺文

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　近臣則喑遠臣則吟詡之與名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

昔倉梧丙取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暴水至而

而不去將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將以爲義則不如無義焉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會君有三累惟親所信一也以名取士二也近故疎親三也臣有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也居大位而無治二也理官而不平三也御軍陣而不背四也

昔人有嘗東而西人問其故曰吾馬疾也徒覺其馬之疾而不覺其失路也

齊桓公飲酒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之恥何不雪之以政因發食賜窮乏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

置邊壺兒瑛鳥舜黍稷香馥薦血犧滌齊蠲禱靈嚮歸鳥獸鼠蚌鳩麟龜測深闚奧表出之

今有五錐此其鉆鋸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進伐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

窮巷多怪曲學多辨

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固見傲於民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奔

壑之水非不停也
臨觴念戚則肯酒失甘對食而哀則嘉穀失味
裘以嚴霜取愛葛以暑景見親
善約者無繩墨善閉者無關鍵
玉屑盈車不如全璧
情出於性而情遠性慾出於情而慾害情
樓季足捷追越奔電若駕疲羸則日不涉一舍
舉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
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小人自易而難
彼
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
戴行者也
昔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
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
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太顛
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致於王公大人之側
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
肖者在側也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
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內之父兄子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
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助隱匿良道不以
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

墨子曰惟能以尚同一異爲政然後可矣
故討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討其毀罰不足以
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
何可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
也先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
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
告者其罪亦猶淫僻者也

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窺視人身若其身誰賊
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
爲節肱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
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悅之故其臣能之
也
昔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
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砥

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
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瀘爲九澮以楗東土
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
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
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
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
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
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
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則求
以鄉其上也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
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墜其城
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
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天宵出雨血三
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水地坼及泉

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
面鳥身若瑾以待檻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
后乃遂幾
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黮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五穀焦死鬼呼國霍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鑊
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
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
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大於夏之城閒西北
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夏諸侯於亳薦章天

命通於四方
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
十日雨土於亳九鳥遷止妖婦宵出有鬼宵
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
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
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
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
天賜武王黃烏之旗
哭泣不秩聲翁緜絕

若法若言行若道
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翼而無負已也治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以不可得
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耶其
說又不可矣
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
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耶其說又不可
矣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烏避逃

之
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丈夫
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舂酋
隣國之君有發其皮幣具其緻處使人饗焉
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
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
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帝享女明德使予
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無
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

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
可疑哉
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
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
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之
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搖羊而漉其血讀
王里國之詞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詞未半
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之而蓁之殪之
盟所

昔夏王有勇夫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
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墨君子出絲二衛
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降之百殃
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縱鳴管磬以力湛
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用弗
式
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
也

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
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
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
三法也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
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
皆君子也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說在意在諸其所然且未然說在於是推之意
未可知
說在端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無可也
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已
止彼與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
也疑似其然也
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
數牛馬則牛馬一
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

善治也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
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
勝是不辨也辨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
者勝也
均髮均懸輕而髮絕不鈞也均其絕也莫絕
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故曰
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
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

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非不牛馬非不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之止於彼此之止於此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胠栗聖人也有之已不非之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曼也不中效則非也

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是故僻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或物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

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也

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也

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於白若之冥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熟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享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夏后殷周之相愛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賢

臣與祭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

言足以後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今農人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

怪之曰吾夫子教公上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相之事下無耕桑之難吾安敢廢此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自北而返爲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糴糶則慍也豈不費哉

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之人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

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寒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賢於耕織者也

王曰善哉公輸盤謂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械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備城門篇佳甚

禽滑稽事子墨子三年及管酒槐脯寄於大山昧茅坐之以樵禽子

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

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

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危衆舍事後就

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賞罕乃不殆

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

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不寇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黯極黯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

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乎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

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兎起鳧舉死賢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泰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

讒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

旬殘將生憂募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是讒言也戶快反過謬之言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薄結反又芳舌甫莅普結初栗切

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呼洛吹劍首者呎血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呎

荀子側載睪芷以養鼻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荀正論曼而饋

代睪而食 睪同澤
汝自洒濯兢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
惡也
謂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
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 韓
車軌塵馬候蹄 周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
餘地 列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不班白語道失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
亂之楮葉中而不別也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
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
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
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
淫發泆其若之何 尉氏討姦之官
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歲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
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失次梓慎
則曰宋鄭飢裨竈則曰周楚王死

衝波傳曰足覆萬錢之鳥漂如日光宛如游龍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
賄往禍襲敝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韄者不可繆
而捉將外捷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
道而行者乎
衛侯與元喧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
爲大士
暇覆于周氏之汪 以覺報宴

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淹
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射王汝輸及敨跗着於丁寧又射汝輸以貫笠
轂汝他未切穿也笠轂人執笠以蓋王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
含垢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爲乏
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直是又居牛切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執斲執織織維　故宣伯餽諸穀
無弔者也夫　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欲無犯時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
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楚文王作僕區之法
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
予敢侮
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
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
親任良物官
寡君以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弊邑之禮將
致之從者
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
泜佗挼衡侯之手　挼子對切
桓子咋謂林楚　咋仕詐切暫也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與懲同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施取其厚事舉其衷斂從其薄
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
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
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吉世切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
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
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
君將啟之詩角切　揮出信弗納　信宿也
成子衣製杖戈　製雨衣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
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精氣之入也必有集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
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明集於
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夏明精氣之
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
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
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
及其天年
勿身督聽督聽則叡塞不皇　督正也
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
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訴遇之則亦譙訴報人
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
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
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幼子移成易子而教也　迪名書新　有顯名
者庸之
復亡解辱　市有五均蚤暮如一　揖其民力
相更爲師

五鑒爲政心從而壞
君子酒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
德德燮燮音黃銑銑雝雝
體明道術　刑無頗憲臺如砥平　獄無放紛
猶蠻慢彼用綏海濱　光輝有翕永世不泯
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厲角房月建朱鳥中呂
之均萬物慈躬華澤青蔥蚑行蠕動咸守厥
常謂庚寅四月也
故著名誄增歎歔欷發噴授筆舒慮曠喟

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留長
孺以相鼠榮陽褚氏以相牛又有相雞狗者
狗重工徹止蓬蒿　黃南　來白皆狗名韓盧
宋鵲之類鵲鳥之山　珠澤　兼荷也
天子乘鳥舟龍卒浮於大沼　漸澤　阿天之
詩

東虞兎臺西虞樂丘南虞富丘　軍丘　南山

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復位見能於官以受職
盡力於權衡以任事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
黃之海其馬敖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敖玉
皇人受穀
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旦夕勿窮有皎者鴞翩翩

其飛
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
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
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肉之
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臕之翠述蕩之
掣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沃民所食
萊之美者崑崙之巔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
之國有玄木炎木之藥焉餘瞀之南南極之

崖有萊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
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
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
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
春秋保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令
乾鑿度曰泰表戴干　鄭玄云表者人形體之
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
又稽覽圖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　鄭玄云
葱變爲韭亦是

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地按淵之上有百果
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
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槃雄顙廣顏色如浹赬
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故嬪
毋觻乎黃帝　雖惡奚蕩
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
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
因發酒於宣孟
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異龜與之書黃魚雙躍
臣弗得也　得取也
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
窮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貴服　莎隨猶相
守不進不却貴置也服退也　却舍延尸
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議辭嬰可以辭而無
棄乎
墨者唐姑果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爲人
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果善雖奮於取少主何

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此史定
之所以得行其邪也
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
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
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
假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
者妙矣

其呂東至開梧南撫多顓西服壽靡北懷儋耳
若之何哉
時至而應心暇者勝
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飯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
孔子而進食
嚮者煤室入飯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室與遍
勝書說周公曰
運斗樞曰夏不田
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

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曷為
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
色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
仲而進之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慚色
臣是以知之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
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
可勝數
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
孟卬以絳窮安邑與秦秦使起賈為卬求司徒
於魏
令許綰誕魏王入秦魏敬說止之乃輟輸行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手
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
鬬也
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
右

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夫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
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請之孔子曰無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
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
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
鼎有大陵積尸之氣 淫雨曰衆雨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丘陵可以處
臺榭
未屬巽辰又在巽位
辰宿直角角主兵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
之無有差貸
酉宿直昴畢好雨　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伏
瓠

中呂以宣中氣
賓賓所以安靜人神獻酬交酢
夷則所以咏歌九則平民無二
南呂以贊陽秀物
無射所以宣哲人之令德示小人軌儀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三者三　君黨
豈不可　吾敢乎哉
魯之學有米廩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魚鮪不淰　鳥不獨　獸不狘
菽麥黍稻黍粱秫惟所欲
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荳枌榆免薨滫以滑之脂
膏以膏之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
狄是後人之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聲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邴音丙庸杏切　崔千罪息罪切　且雷三切　滀勅六切　聲直恙五到切　悗亡本切或作免）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
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
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嗌音益又音厄）
起息於踵遍體而深（哇媧胡卦於佳切又音往）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 捶本作鍾之睡之蔡時蔡三切一作甄大爲切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逸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意斟愜而不澹乎 猶遲疑也

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閥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英雲錦蘭薰猶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藝穠華綠綺瑤碧清香秋

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爲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疰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臺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

拆屋爲薪翦石爲砲伐竹爲笧雜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廡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城箕子商高常儀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裨竈方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

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餘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建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夏禹鑄九鼎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强暴視周襄如几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拒赧王之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擲舁

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用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爲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鍾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之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學士魏漢津言鑄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

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正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正帝龍爲隆御餘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視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

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賓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紀之

捷六枳爲藩籬

劉子威雜俎卷之七

沛國劉子威著

原化篇

夫文摯長桑公之術豈非通於造化者乎則稍採之內經昔先君善此亦欲學之云

脈經

寸浮陽　關中陰陽　尺沉陰　診法舉按尋

右手

寸部爲氣口（大腸陽明肺太陰）燥金脈浮而短濇　關

（胃陽明脾太陰）濕土脈緩慢　尺（厥陰心包絡少腸太陽三焦命門）相火脈按之濡舉指來實

左手

寸部爲人迎（心少陰小腸太陽）君火脈浮大而散　關（肝厥陰膽少陽）風木脈牢而長　尺（腎少陰膀胱太陽）寒水脈按之濡舉指來實

浮者陽輕手得之　沉者陰重手得之　長通陽度本位　短不陰及本位

滑者陽往來流利　濇者陰　來凝滯

手三陰三陽

（少陰心　太陰肺　厥陰心胞絡　太陽小腸　陽明大腸　少陽三焦）

足三陰三陽

（少陰腎　太陰脾　厥陰肝　太陽膀胱　陽明胃　少陽膽）

小腸心之府　大腸肺之府　膽肝之府　胃脾之府　膀胱腎之府

關前爲陽脈　關後爲陰脈

心七孔多聰慧三毛上智英　中智五孔　下者三毛而已　順候脈洪驚

七表八裏

七表者浮芤滑實弦洪緊　八裏者微沉緩濇遲伏濡弱

七表陽也八裏陰也

表脈多見於左而客隨主變裏脈多見於右而主隨客變左三部所主温風寒也温風寒病得於外右三部所主燥濕暑也燥濕暑病生於內此脈法之大槩及其互相變見或表脈見於右或裏脈見於左或陰陽更相乘或陰

陽更相伏或一脉爲十變脉理精微非一言可盡然其要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表脉七裏脉八共十五脉也五行分之各得三脉三五一十五也　浮濇弱屬金　弦緊伏屬木滑沉濡屬水　扎實洪屬火　微緩遲屬土每三部俱有輕重之分至於五行當更相平一有不平病卽見焉

天地之間六氣依於五運假令外感風温則木火有餘而土金不足水不能制乎火矣外感

乃外邪所感致五行不平也内傷乃五内自傷五行自不能平也先明金水木火土之理次察虛實賊微正之邪更復辨其部分之浮中沉而又當詳審乎主脉客脉之相合何爲主弦洪濇緩沉是也何爲客本部不應得之脉皆客也

夫標本者太陰有標本之化少陰亦然太陽標熱而本寒從此生七表太陰標寒而本熱從此生八裏太陰標本皆陰少陽標本皆陽惟陽明與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長脉發之短脉下之是滑與濇交滑居寸而熱濇居尺而寒滑居尺而熱濇居寸而寒濇脉居尺寸俱有損氣滑脉居尺寸皆助陰陽内經曰脉滑曰生脉濇曰死

一浮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按之有餘再再尋之如太過曰浮

二扎者陽也指下尋之兩頭卽有當中全無曰扎

三滑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珠動按之卽伏不進不退曰滑

四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絶舉之有餘曰實

五弦者陽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有餘狀若箏弦時時帶數曰弦

六緊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通度按之有餘舉指甚數狀若洪弦曰緊

七洪者陽也指下尋之極大舉之有餘曰洪

已上七表之脉雖皆屬陽然陽中有陰

左寸主脉洪火　左關主脉弦木　左尺主脉沉水

左寸客脉浮金火金相合火能尅金　客脉芤火二火相合甚熱必甚　客脉滑水水火相合多致嘔逆　客脉實火二火相合陽氣有餘　客脉弦木木火相合木挾火而欲侮金　客脉緊木木火相合火助木而生風　客脉與主皆洪火相合胸中大熱

洪火太陽之火　相火三焦之火　洪火一見相火不得用事三焦失決瀆之任

八裏脉交變畧倒

八裏者右手三部寸關尺曼邪者也陽乘陰也是微沉緩澁遲伏濡弱八裏也有裏之表乃三陰經絡洛稱標之名也有裏之裏乃三陰之本脾腎肝總稱之名也　三陰標者爲陰中之陽本者爲陰中之陰也　故裏之表是陰中之陽當潰形以爲汗宜發之主宜緩

裏之裏是陰中之陰分也當急下之容宜急

八裏脉

一微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極微再再尋之若有若無曰微

二沉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緩度三關狀如爛綿曰沉

三緩者陰也指下尋之往來遲緩小於遲脉曰緩

四澁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全無前虛後實無復次第曰澁

五遲者陰也指下尋之重手乃得隱隱曰遲

六伏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呼吸定息全無再再尋之不離三關曰伏

七濡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再再還來依前却去曰濡

八弱者陰也指下尋之如爛綿相似輕手乃得重手稍無怏怏不前曰弱

九道脉法論

以長爲乾清陽發勝理以短爲坤濁陰歸六府

以離爲虛心中驚則血衰以促爲坎脉進則
生退則死以結爲炎發在膂傍以代爲中主
主上中下三元正氣以牢爲震前後有水火
相乘之氣以動爲艮主血山衰以細爲炎主
枯金有餘
一長者陽也指下尋之三關如持竿之狀舉之
有餘曰長過於本位曰長
二短者陰也指下尋之不及本位曰短
三虛者陰也指下尋之不足舉之亦然曰虛

四促者陽也指下尋之極數併居寸口曰促
五結者陰也指下尋之或來或往聚而却還曰結
六代者陰也指下尋之動而復起再再不能自
還曰代
七牢者陰也指下尋之即按之却有曰牢
八動者陰也指下尋之似有舉之還無再再尋
之不離其處不往不來曰動
九細者陰也指下尋之細細似綿來往極微曰細
左右須候四時脉四十五動爲一息指下弦
急洪緊時
忽然匿匿慢沉細　屋漏雀啄終不治
結者脉來去時一止無常數名曰結　伏者脉
行筋下也　浮者脉在肉上也
氣留則寒血聚則熱
難經
脉有太過不及陰陽相乘有覆有溢有關有格
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脉當九分而浮過者曰太
過減者曰不及

遂上魚際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脉當一寸而沉過者曰太
過減者曰不及
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
浮沉者以舉按輕重言浮脉輕高而易得沉脉
須重手按之
長短者以部位太過不及言長則過於本位短
則不及本位
滑濇者以體性言滑脉累累相連而不絕濇者

輕刀刮竹往來難也

假如一陰一陽之脉見於左尺腎與膀胱爲順

餘可類推

春脉弦厭厭聶聶如循榆莢曰平又曰如榆落

莢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强如

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

夏脉鈎脉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曰平來而益

數如雞舉足者曰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鈎曰

夏脉微鈎曰平

秋脉毛脉來蕭蕭如車蓋按之益大曰平不上

不下如循雞羽曰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曰

死秋脉微毛曰平

冬脉石脉來上大下尖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啄

之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

曰死冬脉微石曰平

四時皆以胃爲主

手太陰肺經陽明大腸經也大腸肺之府二者

屬金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乃

腎之府二者屬水水性下故不能上親於肺

水生於金而性不同於金故金居右上部而

水居在下部也　水生木者足厥陰肝經足

少陽膽經也木得水而生絶水而死故水木

之部相連而木部居於左關　木生火火者

手太陽小腸經也手少陰心也火之性上而

不下故爲左手之上部　手之心主包絡少

陽三焦相火也俱有名而無實寄位於右尺

火生土土者足太陰脾經也足陽明胃經也

土主中宫故主中部而居於右關

足少陰氣絶則骨枯少陰者腎也其榮在髮其

充在骨絶則不能榮髮充骨矣腎主骨

足太陰氣絶則脉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

本也脉不榮則肌肉不滑澤太陰脾經也屬

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脾主肌肉

足厥陰氣絶則筋縮引卵與舌卷厥陰者肝脉

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氣而絡於舌本

故脉不榮則筋縮急筋縮急則引卵與舌

肝屬木其榮爪其充筋肝主筋
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肺也行氣温於
皮毛者也氣弗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
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
肺屬金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主皮毛
手少陰氣絕則脉不通脉不通則血不流血不
流則色澤去故面黑如黧　心經屬火其華
在面其充在血心主血
三陰氣俱絕則目眩轉目瞎者爲失志

三陽氣俱絕則陰與陽相離陰陽相離則腠理
泄絕汗乃出大如貫珠轉出不流則氣先死
真心爲君火　心主爲相火　三焦爲氣之父
心包絡爲血之母
奇經八脉
八脉者既不拘於十二經何起何繼也
督脉起於下極之俞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
於腦　下極之俞長强穴也穴在脊骶是督
脉所起之處風府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
內宛之中從此入腦也
任脉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
至喉咽　中極穴在臍下四寸中極之下曲
骨穴也關元在臍下三寸
衝脉起於氣衝並足陽明之經夾脊上行至胸
而散也　氣衝在少腹毛中兩傍各二寸是
穴乃足陽明脉氣所發穴
帶脉起於季脇迴身一周　季脇章門穴是也
是帶脉之所起繞身一周

陽蹻脉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　陽蹻
起足跟循足外踝申脉而上行入風池風池
穴在項後髮際陷中
陰蹻脉亦起於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
衝脉　陰蹻起足跟循內踝照海穴而上至
於咽喉與衝脉交接貫通也
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溢蓄不能環流灌溉諸經
者也故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交也
督之爲病脊强而厥

任之爲病其内若結男子七疝女子瘕聚　任
脉起中極上毛際循腹裏至咽喉則腹裏若
結不通男子爲病七疝者一厥二盤三寒四
癥五附六脉七氣也
木受氣於申申七月也長生在亥亥十月也皆
是陰道臨官於寅寅正月也帝王於卯卯二
月也方是陽道故曰行陰道多
金受氣於寅長生在巳巳四月也皆是陽道臨
官於脾帝王於酉酉八月也方是陰道故曰

行陽道多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右四凡七葉主藏魂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
神　心任也任萬物無纖巨上智之人有七
孔三毛中智之人五竅二毛下智之人三竅
一毛常人之心二竅無毛愚人心有一竅下
愚之人心有一竅甚小
脾重二斤三兩有散脂半斤主裹血温五藏主
藏意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
腎有兩枚重一斤二兩主藏志
膻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七衝門何在
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
倉下口爲幽口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
魄門故曰七衝門也　會厭謂咽嗌會合也
厭猶掩也謂當嚥物時合掩喉嚨不使食物
誤入以通氣之呼吸出入也賁與奔同食飲

奔聚於胃太倉亦胃也胃下口爲幽門謂居
幽隱之處也闌遮闌也大小腸之會分別清
濁糟粕穢濁者入大腸水液清者滲入於膀
胱故取遮闌之義下極肛門也
經言八會者何也腑會太倉臟會季脇筋會陽
陵泉髓會絶骨血會膈俞骨會太衍脉會太
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内也熱病在内
者取其會之氣穴也
太倉胃名在臍上四寸即中脘也季脇章門穴

也帶脉發於此章門在脾之幕在季脇之端
筋一身之筋也陽陵泉足少陰之穴名也在
膝下一寸外廉陷中衆筋結聚之所又肝主
筋少陽乃肝之府故衆筋會於陽陵泉髓會
中骨也絶骨足少陽經之穴少陽主骨萬物
絶則受氣骨絶於此而少陽主之故髓會於
絶骨案古云腦爲髓海足熱如火足寒如氷
可灸此穴
人面獨能耐寒者何也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

脉皆至頸胸中而還獨諸陽皆上至頭耳故
面柰寒也
人坐濕地强力入水則傷腎 坐濕則濕易入
强力力所不能而强勝之也强力則汗出汗
出則玄府不固入於水中水從玄府而入濕
勝則傷腎矣
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
不愈令人發咳逆瘧瘧連歲不已 連日而
發曰瘧間日而發曰瘧以季夏戊巳日得之
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
不愈令人病煩煩悶也
脾之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 發黃疸
飲食不爲肌膚
肺之積名曰息賁 令人洒淅寒熱 息安靜
也賁與奔同乃肺之積時靜時動肺主皮毛
積久而真虛邪盛真虛則森然而寒邪盛故
翕然而熱故謂之洒淅寒熱非大寒熱也
腎之積名曰賁豚發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狀

或上或下無時 賁豚如豚奔之狀也 始
於少腹終於膻中
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胃泄有脾泄有大腸泄
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胃泄者飲食
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注泄食卽嘔吐逆
注者驟然泄也
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
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
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

此五泄之法也

皮寒熱者皮不可近席毛髮焦鼻稿不得汗肌寒熱者皮膚痛唇稿無汗骨蒸寒熱者病無所安汪汗不休齒本稿痛腦爲髓海風寒之氣入於泥丸宮而連於腦謂之眞頭痛也

心者君主之官靈樞所云與皆相控善瘈如行後關其心偃僂者腎心痛痛如錐針刺其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

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此乃五臟之氣相干而痛外一種名胃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是也其痛異常不係各藏相干手足青者卽名眞心痛

藏井榮有五府獨有六者府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腧名曰原所以府有六者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五者井榮腧經合也六者井榮腧原經合也三焦主持諸氣故六府之經多一腧穴而名之爲原

陰井木陽井金庚金爲剛乙木爲柔乙與庚合陰榮火陽榮水壬水爲剛丁火爲柔丁與壬合陽腧木陰腧土甲木爲剛己土爲柔甲與己合陰經金陽經火丙火爲剛辛金爲柔丙與辛合陰合水陽合土戊土爲剛癸水爲柔戊與癸合三焦所行之腧爲原者何也然臍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原者三焦之尊號故所止輒爲原五藏六府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三焦所行氣之腧而爲原者蓋由臍下腎間動氣爲人之生命手足三陰三陽之根本三焦資始於腎間故名爲原三焦乃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上中下焦之氣下焦稟原氣原氣者卽眞元之氣也上達至於中焦主受五藏六府水穀精悍之氣化而爲榮衞榮衞之氣得

眞元之氣相合主氣通行達於上焦始經歷
乎五藏六府原者非三焦之實名乃三焦之
尊號也故以三原所留止之處輒名爲原
腹屬陰五藏之募皆在腹背屬陽五藏之腧皆
在背
六府各有井榮腧經合也府則多一原穴紀氏
曰井者若水之源水始出其源尚微故謂之
榮水上而注下下復承而流之故謂之腧水
行經歷而過故謂之經經過於此乃入於藏

府與衆經相會故謂之合
素問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也
補者不可以爲瀉瀉者不可以爲補
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
言補者似然若有得也瀉者恍然若有失也
牢卽實也濡卽虛也
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
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也
王氏脉經

革脉有似沉伏實大而長微弦
實脉大而長微强按之隱指幅幅然
微脉極細而軟或欲絕若有若無
濇脉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細脉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
軟脉極軟而浮細 一作濡濡者如帛衣在水
中輕手相得
弱脉極軟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
虛脉遲大而軟按之不足隱指豁豁然空

散脉大而散散者氣實血虛有表無裏
緩脉去來亦遲小駛於遲
遲脉呼吸三至去來極遲一曰舉之不足按之
盡牢
結脉往來緩時一止復來按之來緩時一止者
名結陽初來動止更來小數不能自還舉之
則動名結陰
代脉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脉結者生
代者死

動脉見於關上無頭尾大如豆厥厥然動搖
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
浮與芤相類　弦與緊相類　滑與數相類
革與實相類　牢與實相類　沉與伏相類
微與濇相類　軟與弱相類　緩與遲相類
脉滑者多血少氣　濇者少血多氣　大者血
氣俱多又云脉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　小
者血氣俱少　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　沉
細滑澤者熱遲緊爲寒

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無所苦夫脉者血之
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
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
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革至如湧泉病進而
危弊弊綽綽其去如弦絶者死
冬至之後得甲子少陽起於夜半肝家王
春脉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始生也故其氣
來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招招如
揭竿末梢曰平其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
肝病　來急而益動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
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濯濯如倚竿如琴
瑟之絃再之曰平
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來喘喘連
屬其中微曲曰心病來前曲後句如操帶鉤
曰心死
真心脉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
微滑爲心疝引少腹臍鳴

脾脉來而和柔相離如雞足践地曰平來實而
盈縮如雞舉足曰脾病來堅兌如鳥之啄如
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溜曰脾死
真脾脉至弱而乍疎乍散色青黃不澤
季夏坤未之間土之位脾王之時其脉大阿阿
而緩名曰平脉反得弦細而長是肝之乘脾
脉萇萇而長來疎去數再至曰平
滑甚爲癲癎　濇甚爲腸癲
浮之脉太緩按之中如覆杯絜之狀如搖者死

肺脉來沉沉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再至曰平
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冬脉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
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饑眇中清
腎脉來喘喘累累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脉來
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脉來發如奪索辟
辟如彈石曰腎

浮之堅按之亂如轉圓益下入尺中者死
尺脉爲陰沉而遲寸關爲陽浮而速氣出爲動
入爲息故陽脉六息七息十五投此其常也
二十八脉相逐上下一脉不來知疫所言尺
勝治下寸勝治上尺寸俱平治中央
何謂表裏尺寸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脉關中絶
不至也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絶寸脉下不至
關爲陽絶
寸口脉澈澈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
陰氣衰寸口脉偏絶則臂偏不遂
關上脉搶搶大而尺寸細者
三部脉如霹靂 三部脉如水淹然
三部脉如釜中湯沸
滑爲實爲下數爲虛爲熱浮爲風爲虛動爲痛
爲驚沉爲水爲實弱爲虛爲悸
遲則爲寒濇則少血緩則爲虛洪則爲氣緊則
爲寒弦數爲瘧
弦急疝瘕小腹痛又爲辟病
脉來沉沉澤澤四肢不仁而重土祟
陽邪來見浮洪 陰邪來見沉細 水穀來見

堅實
脉來乍大乍小乍長乍短者爲祟
脉來洪大嫋嫋者社祟
風則浮虛寒則緊弦沉潛水瘤麥飲急弦動弦
爲痛數洪熱煩
扁鵲陰陽脉法
脉平旦曰太陽日中曰陽明晡時曰少陽黃昏
曰少陰夜半曰太陰雞鳴曰厥陰
少陽之脉乍小乍太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

一月甲子夜半正二月甲子王
太陽之脉洪大以長其來浮於筋上動搖九分
三四月王
陽明之脉浮大以短動搖三分大前小後狀如
科斗其至跳五六月甲子王
少陰之脉緊細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七八
月甲子
太陰之脉緊細以長乘於筋上動搖九分九十
月甲子王

厥陰之脉沉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十二月甲
子王 其來得而跳
從二月至八月陽脉在表從八月至正月陽脉
在裏附陽脉强附陰脉弱
外强內弱者裏大核也并浮而弦者汁核并浮
緊而數如沉病暑食粥有內緊而伏麥飯若
餅寸口脉倚陽緊細以微瓜菜庋也若倚如
緊薺藏菜也贖贖無數生肉癖也附陽者炙
肉癖也小倚生浮大如故生麥豆也

夫相死脉之氣如羣鳥之聚一馬之馭系水交
馳之狀如懸石之落出筋之上藏經之下堅
關之裏不在榮衛伺候交射不可知也
脉如蝦之游如魚之翔如懸簿卷索如轉豆如
偃刀湧湧不去與忽去忽來暫止復來者中
侈者分絶者皆死
脉有表無裏者死
腎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爲疝心脉搏滑急
爲心疝肺脉沉搏爲肺疝

至如弦纓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
至如湧泉浮鼓肌中是太陽氣孛不足也
至如委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孛不足也
五色先見黑白壓發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
之益大是十二俞之孛不足也水凝而死脉
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也按之堅大急
五藏菀熟寒熱獨并於腎也
脉至九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
足厥陰之別名曰蠡講去內踝上五寸別走少

陽其別者循經上羣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羣
腫卒疝實則挺長熱虛則暴癢
心脉急名曰心疝少腹當有形其以心而牡藏
小腸爲之使故少腹當有形
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
則泄
診小兒脉法多雀闘要以三部脉爲主
後部左右彈者陰蹻也動苦少腹痛裏急腰及
髖窮下相連陰中痛男子七疝女子漏下不

止
肺脉如風吹毛曰病狀如連珠者死
心脉之來如反筆莞大曰平如連珠曰病
肝脉之來博而弱曰平如雞踐地者死
脾脉之來阿阿如緩曰平如雞舉足曰病
凡發汗欲令手足皆周至漐漐一時間益佳
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匡然也脉虛
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氣虛者
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
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
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黃汗之病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其
脉自沉
趺陽脉浮而遲浮則爲風虛遲則爲寒疝寒疝
繞臍痛若發則白汗出手足厥陰其脉沉弦
者大烏頭湯
寸口脉緊如轉索左右無常者有宿食

寸口脉弦腹中急痛腰背痛相引腹中有寒疝
瘕脉弦緊而微細者瘕也大寒痺癥瘕積聚
之脉皆弦緊在心下則寸弦緊在胃脘則關
弦緊在臍下則尺弦緊
又法橫脉見左積在右見右積在左偏得洪實
而滑亦爲積弦緊亦爲積爲寒痺爲疝痛內
有積不見脉難治見一脉相應爲易治諸不
相應爲難治
龍川縣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

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畧復嘆曰古人論五藏六腑其說有繆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臂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山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繆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

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藏輸寫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繆而不悟可爲長大息也予甚異其說後其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夕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群凶相食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肓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藏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繆矣

問水篇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珪璧禮焉

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與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

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

允街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畜生飲者皆畏避而走

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 柳河柳城高闕 衛青絕梓嶺梁北河 北假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趙侯自五源河曲築長城又於河西造大城一

箱崩不就晝見群鵠游於雲中徘徊經日見
火光在其下卽于其處築今雲中城是也
其時帝幸龍荒游鸞朔北　椅桐縣
君子津君子濟　洛陽大賈齎金貨行迷失道
往投津長卒死津長埋之子求父長悉以金
與之
倉雀陘卽參合陘也　奢延澤
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有肥如肉汁取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

三累山其山層峯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爾
雅山三成爲崑丘
河東郡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
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
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滌漿焉
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
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支牽拂相招
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反語爲桑落也
更爲簪徽之儁句中書之英談

行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
漢武微行柏谷遇屋竇門又感其妻令其鬻渡
今竇津是也
傳嚴東北十餘里卽巔軨坂也
其山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
齊景公渡於江沈之河黿銜左驂沒古冶子拔
劍從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
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俠左驂鼉躍鵠踼而
出　彭祖陸終之三子名籛

山徑委深峯阜交陰
激石雲洄環波怒深　鍾鼓之山帝臺之所
經崖秀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三水甚清深潭又掩鱗故名新安者也
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
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有五老游焉故謂
河圖將來告帝以期　五老乃翻爲流星而
升於昴
石勒襲劉曜而河水泮號爲靈昌津

南陽文叔良建安中爲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
蘭襄夢求改葬果循水得棺半許落水
張甲河　篤馬河
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而屠牛朝歌行
年九十身爲帝師
鐵丘　底閭城　攝城　白馬城
孔子臨狄水歌狄水行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
相加
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吏所輔追賊至猷次津爲

所獲輔求代雄
劉曜常隱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入跪獻
劍一口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
雜樹交陰雲垂煙接
狼馬澗　胡甲嶺
廣延曰大鹵穀梁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太鹵
趙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
吳廣進孟姚焉
穆天子傳乙酉天子西絕鉼踏　紫谷水
青崖谷點黛素湍如委練
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濸上見乘白驂八駟
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師曠以爲首陽之神
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王澤自帶
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
其山石岸地險壁立天固
層崧飾巖列栢綺望
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
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協道懷靈受書天使憂

結宿情傳勞後日
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
樹交陰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羇游官子
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晉川之中最爲勝
處　盧門宋城南門也
張平澤　張刀溝　李聰渙　郎君淵
桑杜溝　衡漳　清漳濁漳　揭戾山
筒溝　濁鹿城　石泉固　巨馬水
歆城　馬溺水關　八渡馬溺　篠山

君子岸　盧奴武遂　陽城澱　桃水
清淀　青牛淵　窮魚丘　射漁城
黃瓜阜又堆　白狼堆　抱犢固　射太城
楚烏　綾羅澤　將城　青園寺
高悝寺　湘宮寺
軍都山盧植隱居上谷之山也　丹花嶺
鵲谷水　原圃　酸棗虛桃　焦泉
羊頭山　驫驫水　界城橋　鹿蹄山
雞澤雞丘　光祿澗公路澗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　倚薄之山　狂水
三交水　孝水慈磵　缺門山　睪門橋
步廣里　閭闔門　平舒置　狗枷川
狐白溪　狼皐山　蜩螗郭　醬魁城
酢溝　制澤制田　辰亭　兎裘城
婿水女水　粉水　雞水　游水
踰跛川　麥城　蜻蛉水　空泠峽
人灘　油水　江油
歎州亦曰炭步　鳴鴈　鳴鹿

陽人聚　垂惠聚　嘑門　梁門
定鼎門　上西門　孫水　孫原
船官浦　黃鵠磯　李姥浦　崢嶸州
黎岸竹磧　蝦蟆山　弄棟縣
大小弄棟　牧靡縣　且蘭縣　毋斂縣
臨賀二郡水名　葉榆河在滇池弔烏山
鹿崩　盤水　麋泠水　麋泠縣
無水無口無易縣　浪水　羸陵縣
然石　逃石　移山

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　蘭風山　滎水
辱水　黃瓜葉榆西洱河卽牂柯江也
渠濫川　羊城象郡　小勃弄　大勃弄
滎濟所道有故碑云陽嘉丁丑河隄謁者王誨
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隄
以竹籠石葺蓆土而爲遏壞隤無已功消億
萬　歌堂淪宇律管埋音
其勢鬱懞濤怒滿急激疾一有決溢瀰原淹野
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昔姬氏之所常慨首

崇紘之所不能治

代石三谷水匝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於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

魏李勝字公照爲榮陽郡守有遺惠民爲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蹄跡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誠

瀑瀑水上有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出二樹之間長垣有羅澤卽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堤蘧伯玉罣東阿吾山上有抑舒城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現瑯溪竺僧朗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碩學淵通尤明氣緯車頰秦書云符堅時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游巨和嘗穴居而朗大起殿舍雖素飾不同並以事外致稱

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及水木明瑟

博昌縣有薄姑城史曰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臺　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

徐君宮人生卵以爲不祥棄之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

後鵠倉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白鹿山瀑布乘巖縣河注壑左右壁層深獸跡

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竹栢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子矣溪曰瑤溪又曰瑤洞

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　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茹愜神心曲渚則可

沿波瀨石湍澗八丈環濤轂轉
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密奇爲翳蒼也
空渠衍潦足以成河　沁水春秋之少水也
太行之阜則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
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
也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
爲能持滿
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
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緑雖嚴

辰爾月蕝麥脣蓌山一成謂之頓丘謂一頓
而成丘無高下大小之殺也
魏建白樓甚高竦暵曜建素赭白綺分置大鼓
於上晨昏伐以千椎謂之戒晨鼓也
弱柳蔭街絲楊被浦
靈壇東北有靜輪官抑亦相梁之流也臺高廣
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
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止後守趙
高計功用二百萬冀乃鬼見白曰道從入府
與高及黃秉劉適等對共計校冀乃書表自
理　浙江西岸有朱室提勾踐百里之封也
冀表官高貴不尚飾庇龍之夫而箕踞遺類研
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
天官易識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
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
皆滅不見詔還冀田宅妻子兼差代以旌幽
中之訟　囹人舉有力能投蓋於稷門

蕩水乃稽延祖殞命之所
隆慮縣黃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山高十七
里水出木門帶帶卽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
里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
天台赤城流也
林慮之嶠嶺抱犢固陟踵修上五里餘嵚路中
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道行故有偏
橋之名自上猶須攀蘿捫葛乃至頂卽庾眩
墜處也
銅臺亦魏武望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攻掖門

修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

桓楷爲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於路者行人挂囊粟於樹莫敢取之

武王發巨橋之粟鉅鹿水之大橋也鹿者林之大也卽舜納於大麓之地又名大陸路溫舒鉅鹿縣之東里人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卽此澤也漳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已屆此率

賓從禊飲於斯津矣

扶柳縣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

燕王仙臺東有三峯甚崇峻騰雲冠峯高霞翼嶺岫壑冲深合煙罩霧

孔山北下有鐘乳穴入穴里許渡一水潛通流注　陸機之行型陽之枉渚

又東逕固安歷送荆陘北燕丹餞荆軻於此處荆歌起爲壽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今不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南則秀障分霄層崖刺天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抑亦羊腸邛來之類者也堨而爲湖

斬絶孤峙唐牙錯立

安喜縣秦建元中唐水沉長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

山岑競舉若竪鳥翅立石斬巖亦如劍杪極地

嶮之崇峭

徐州東南流入石門中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濟濫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陸闚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涞水北逕小巖蓋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召雖千古世懸猶表二巖之稱

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長千霄崖側望若
積刀鏤鏡相比咸悉西首
引之則長津委注過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合和
交通在我
俯仰池潭意深魚鳥
詩菉竹猗猗毛云菉王芻也竹萹竹也
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
之雅烏白頭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
者謂之倉烏爾雅曰鴉斯卑居也孫炎曰卑

居楚烏馬融亦曰賈烏
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境綴目新眺
鴈門之水出於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
年人以爲壽
大翮小翮山高巒截雲層凌斷霧雙阜共秀競
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
冠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
文爲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次仲履
眞懷道窮數術之美令檻車送之化爲大烏
出於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茲山
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
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
公之故國也
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雋光壽元
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奇之比鮑氏驄
山幽層深側道褊峽林鄣蘧嶮路才容軌曉禽
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

矣枯源揚瀾涸川滌波
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滬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
時敷被於後世
比佩謙澤眇望無限也
開山圖曰山出不炭之木生火之石
觀雞寺大堂甚高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
內流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師師東轅弭
節白檀者也東至清陘盧龍之嶮峻坂縈折
故有九崢之名矣

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十里闇然止瞠然視
授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
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右袪衣走馬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
聞豈山之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
若興則豈山之神見則走馬前走導也袪衣
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
谿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
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曰仲父之聖此寡人

之私罪也久矣 偷疑作俞

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尋登陽虛之山臨於
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
高崖雲峯亢石無階猱徒喪其捷巧鼯族窮其
輕工及其長霄冒鎮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
劣耳
女清冢云斯女清貞秀古跡表來今矣
祝官字召卿爲長沙令時亢旱曝身堦庭晨至
中紫雲水起甘雨登降人歌曰天久不雨蒸
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
下雨
昔王子晉好吹鳳笙與浮丘同游又受玉雞之
儒瑞於洛水
黃帝東循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
於洛赤文篆字堯帝又循壇河洛擇良沉璧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
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政之
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沉書於

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
於舜舜又習堯祀沉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
負位至於稷下榮光休氣黃龍卷甲圖書壇
畔赤文綠錯以授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
壇降壁三沉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
黑烏以洛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
龜赤文之題也
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
地符王者沉禮焉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

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
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都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水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而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
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堶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魏文帝獵於大石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管輅隨軍西征過將作大匠毋丘興盛墓而歎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族滅果如其言
昔郭丹西入關感慨於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
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文校堰遂成
構宵榭於故臺所謂臺以停停也
曲池接筵飛沼拂席　雲臺風觀纓縈帶阜
引水飛罩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栢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颸暫拂則芳溢於六空
西北接華林隸薄昔劉楨仰觀甄后送御隸薄後太祖乘城降闕薄作諸徒咸敬而禎樞坐磨石不動
使中謁者魏郡清源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勑

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
漢張純堰洛而通漕公私懷贍
上西門所以不純臼者漢家厄於戍故纓以丹亦奇以精至也
二水衡栻之上皆刻雲龍風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霜文翠照陸離眩目
王僧虔云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裘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

十二州刺史六一日石奏有監御史監郡今按俊
西國有爵離浮屠　東都西域俱爲莊妙矣
始以榆檟成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龍雀蟠蜿天馬半漢　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詭平樂之顯觀章祕倫之奇珍
其南則謥門曲榭依阻城洫謥門水室門也洫
城下池也
第五子陵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
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

湯仲弓嘗爲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
納朝廷嘉之　事與郅惲同當光武時耶
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
永久諒用憮焉彀水東注謂之阮曲阮步兵
之所居也
陸機次堰師時忽結陰見一少年姿神端遠機
題縞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　機
還睇昨路空野昏霾雲攢蔽日
靈泉池俗名石萬灣淵深不測實爲靈異
道縣有怒特祠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伐之瘡
隨合
一人卧夜聞鬼相與言曰赤灰跋於子何如
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立爲祠
汧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
魚　洪波淪瀲瀺浪雲頹
三峯霞舉霄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
恒有落勢
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瀺灂瀺灂
太公釣磻溪今謂之几谷石壁深高幽隍遂密
林障修阻人迹罕交東南隅有石室太公所
居其投竿跼餌兩膝遺跡猶存
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
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鎬池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
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
秦始皇造橋鐵鑄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
等像以禁之鑄乃可移動也

讒勝道消專忠受害矣

渭橋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貌狠醜

長安仁壽門色青因名青城門又曰青綺又曰青門邵平種瓜於此東陵山中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

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下

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

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

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一堡無患故名

諸門皆通達九達三途洞開隱以金堆周以林木連山競秀接嶺爭高

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

仇池絕壁峭峙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里羊腸盤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峩欲參隱阿者也

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績綵奮發黝焉若墨故謂之墨

山丹水南有丹崖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矣

汝水出大孟山黃栢谷巖障深高山岫邃容石徑崎嶇人跡裁交左右深松列植筠栢交蔭尹公度之所栖神處也

蒙栢谷左右岫壑爭深山皐競高夾水層松茂栢傾山蔭渚

水渚即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埠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游薄奇爲嘉觀也

費長房與王壺公同入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

張憙季興爲平與令天下大旱與主簿崇小史張化積柴自焚

戴封平仲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孕
三年啓其左右脇而出　辰亭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
俊者所以智勝群情辨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
雖體荷雋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
昤溝始亂禍終別於河而渴水出馬渴水受
沙於扶潛縣
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負郭對墅側隍臨水
古孤竹國山戎肥子二國北平

梁孝王冢穿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
水有大鯉魚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至藏
輒有獸噬其足見者云狗
崔季珪述初賦想黃公於邳汜勒魚石於彭城
楚并之以封魚石　祠濯之敬爾如也
廣野君碑云延熙六年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
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袁照爲文用章
不朽之德云輟洗分飧諮謀帝猷陳鄭有泳
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
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
一介立矣
仙人文賓太丘邑人賣韠履爲業矣
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
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
偃盖之松魯連子曰松樅高千仞而無枝非
憂正實之無柱也松葉栢身曰樅
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
焉　句窴

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
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
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呂氏春秋曰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
弟子宿於郭外曰我與于衣子活子與我衣
我活
昔魯參居雩門梟不入郭雩門又名梟門
劉公幹賦曰戢武器於有笑之庫放戎馬於巨
野之埌尸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

沂雒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
射是不得行吾鬬也遂射之
宓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
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
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
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始皇時九鼎見於泗系而行之未出龍齧斷系
故語曰稱樂太早絶鼎系
吳伯武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市章

欲毆伯武心神悲慟因相尋問乃兄弟也
琅邪承官避亂蒙陰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
有認其黍者捨之而去
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
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
焉棲寄實可憑矜
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鋒代鍔魏鋏齊銘
與今劍莫殊以容模寫知人工所制矣
永北則長廡偏駕扃閣承阿楚際則繩牀疏班
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耽耽禪棲者也
孔子曰淄繩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東武城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音檉子其木經
野火燒死炭不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
濰水 不其山 拒艾水
狼山縣讀如恒又如銀東亭村有神韭
語山世謂之巨平山 姑慕縣又姑茂一博昌
有薄姑城 峿溪
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非所以存德念功追

述在昔者也
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遏水爲峴
漢中記曰自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嵽百重
絶日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
又陪過之言涉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途
杳然有不測之險
山殫良峴地窮坎勢矣 陊陁徒可陁除爾
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颼颼
逢萌都昌縣人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

學　自非煙蹇雨霽不復見此遠山矣

旬陽縣北上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

按眺農圃情遨灌蔬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

汚水嘗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

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蹇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

杷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臺號曰景升臺表盛游於此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之上堵吟者矣

習郁魚池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

盧縣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

吳黃龍四年有嘉禾生於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爲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

卷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日往窺城門

王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相魚遂乃淪陷爲谷矣

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駱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傳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孟達守堵陽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

武當一曰太和山亦曰崇上山又曰仙室晉謝允捨羅邑宰隱遁茲山故亦曰謝羅山

南陽石澗山芳菊溪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飡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

粉水出房陵縣東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灤水在泚陽脈其川流所謂診其水土津注

素瀙直注頹波秀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　武昌卽鄂州也

始皇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琰述

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盼兮觀秦門之將將
淪澧灩盡發源巖穴布漫漫汗
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
父怨故立激以攻城亦云有人葬汚北墓宅
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此
激似今墳宅然又云女嫁爲陰縣根子家貨
萬金而自小不從父語
蜀郡太守王子雅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
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娣妹無男兄

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絶後何以
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葬二女
建樓以表孝思
孔嵩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
親賃爲阿衛卒遭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
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
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讚曰仲山通達
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溫水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河端淨可愛靜以
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
復見矣其熱可以熟雞洪瀏百餘步冷若寒
泉　牧靡縣山生牧靡可以解毒
盛弘之云稠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
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
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是以
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與
井絡纏曜江漢晒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
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孝悌發於衿寸徽美著於無窮者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投江中衣苔帶藻揚聲悲
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疑似伯奇援琴作子
安之操
光尼和溺水女終乘小舟至父沒處哀哭自沉
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　與曹
娥事類
抗峯岷峨偕嶺衡嶽疑其翼附群山並蓋青雲
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

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
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日　有時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
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
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
榮峻茂良多趣與每至晴初雪旦林寒澗肅
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
絕　比景縣身與日影爲比故名

抑其土秀水清故出儁異地嶺流疾故其性亦
隘　盧客壽泠二浦
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
一火爐埵在崖間其水並浚急奔暴魚鱉所
不能游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
無期
其疊嶂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
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瞻俯映流連信
宿不覺忘返既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
警知已於古矣

浴江有峻壁百餘丈猨所不能游有一白鹿陵
峭登崖乘巖而上故名此爲白鹿巖
江陵卽荆州故楚都今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
宮矣漢爲陵江
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籍阻高觀枕流
狹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
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毋曰何不樹
豹尾忽然不見
地多女鳥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

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
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亦
謂之飛夜游女矣
沈攸之伐子勛伐柵青林山覩一童子正麗問
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
平何勞伐此
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花厥名若
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
建木西木有十日華其光照下地故天問曰

羲和未陽若華何光

高山嵯峩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率援繩索僉道縣水有孝子石縣人隗叔通性至孝爲母汲江瞥水天爲出平石至江瞥中今謂之孝子石

涸崖山脈漂疾故害舟船歷代爲患李冰發卒鑿平涸崖河神嚴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涸崖

空岫陰深邃澗窈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

避瘴逕之無不危心於其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女子浣水濱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所損破竹於野成林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盛弘之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

合浦吳攸曰珠官郡前政煩苛珠徙交趾會稽孟伯仁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

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

古人云五領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塗於海右顧九領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峴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

咸驩以南麞麋滿岡鳴咆命嚎警嘯聒野

南陵究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

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綠山瞰水鬱翥鳧鶴

夷人呼上金爲楊邁金

林邑隍壍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蔡等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澄煙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閒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

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

林邑古象林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

哀牢之先有女子沙臺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所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九隆

竹王事與廩君類

盤水北入渝水諸葛入南中戰於盤中是也

交州立州之始蛟龍鼈黿於水南北土津故名

龍編

安定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鬬角軟還入水中魚復捍闕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法孝直之言也

平樂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徹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傷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

夷水逕宜都佷山溪水所經皆石山畧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頯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茹水色清徹漏石分沙莊辛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 山深廻嶮人獸岨絶

熊溪移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以爲名蓋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娛游徘徊愛玩沅水東歷三石澗鼎足均時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翫也又東帶綠羅山頯巖臨水懸蘿鈎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

漢成時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燕釵以賜趙婕妤後宮人謀欲碎之視匣惟見白燕飛去

步隲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負山帶海博敞渺目

高則乘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鰥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隱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敷仕州爲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陵虛歸家朝會化爲白鵠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　正與王喬事類

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客峯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嶽也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客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

湘水經昭山西下有施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

郭頒世語云魏黃初人發吳苪冢見苪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復有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

曲江縣界崖峻峭巖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晝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治與江利水南逕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五百丈言石本桂陽武城縣遷此彼人見歎曰石乃逃來

溱陽縣溱石山挺嶸大江之北盤阯長川之際其陽石室漁叟所憩

中宿縣水隘處名之爲觀連山交枕絕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堵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晉中朝人使至洛將還忽有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籐即其處也但扣籐自當有人取之使者如言果有人出延入水府衣不沾濡

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

郴縣有綠水北流而南屈注於來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鄣也

鄱縣有湖湖中有洲釀甚醇美

湘陂村有圓水可二百步一邊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見石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凉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咏雖神栖白雲屬想芳流藉念泉鄉遺咏在茲匪直遐想霞蹤愛其文咏可念故蒐牘抽扎以詮其咏其畧曰

登武陽觀樂藪我嶺千雉洋湖口命非螭駕

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盖勝賞

神鄉秀情超拔矣

建城縣出煞石色黃而理踈以水灌之便熟以鼎著上炊足以熟

桓帝問陳蕃云徐稚袁宏誰爲先後蕃稱袁生公旌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爲先　縣嶝孤危峭路嶮絕

吳眞君贈廬山神徐詩云仰矚列仙籍俯察王

神宅曠載暢幽懷傾盖付三益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吳又至一處爲設玉膏　其山川明淨風澤清廣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踵宿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

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曜則延曜入石豪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

挂流三四百丈飛滿林表望若懸素

秦始皇歎新嶽遠遂記爲上霄焉

湖中有落星石又有孤石介立太湖中竦立矗然高峻特爲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紫溪中道挾水有紫色盤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爲赤瀨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暉名曰樓林

劉敬叔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

烏銜鼓集烏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頗烏
至孝欲令孝聲遠聞故名其縣曰烏傷
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王質
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
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
便不復飢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
灌然爛盡
瀙水源西來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
也 勾踐之地北至槜李

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
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
嚮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耆彥云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
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若耶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
垂岸俯視猨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沉駭觀
山棲遁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
寒溪之北有鄭公泉漢太尉鄭弘居潭側少以
若節自居恒躬采伐出入常感神風送之雖
憑舟自運無杖檝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
隨往還有淹留者相謂汝不欲反鄭風耶
踈山創基架林裁宇 士雅小住義陽接近
沛國桓巖避地會稽聞陳業篤行高潔往候不
見後浮海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
繫白樓亭柱而去
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夷湊山陰 辟
塞又曰柴辟浦溪有三浦浦是瀑布土人號

爲浦也
松嶺森蔚沙濃平淨 北則蟂山與嵊山接
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聲觸岫延賞
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左濱長江右傍連
山平陸脩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
是桐梓森竦可愛號爲桐亭樓兩面臨江盡
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趣
山甚平直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
俯眺平烟杳在下水陸寧宴足爲迴互之鄉

矣　孤獨毋有犬名曰鵰倉

江閱漁商川交樵隱故桂棹蘭槐望景爭途

瑯邪王方平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鈎於此以詠朝暮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否方平答曰鈎亦不得得復不賣

楊威少失父事毋至孝常與毋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計不能禦於是抱毋呂號且行虎見其情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矣

居延澤在張掖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

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

風烟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不音跗

棘道謠云楢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

山陰縣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琊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歷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康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　甲帳丙舍

桂陽縣閣下大皷飛上臨武乃之桂陽追號聖皷　毗沙　瓶沙　請散棧臺之錢

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宋盧門東門也　桐門北門也　澤門東城南門也　蒙門　桑林之門　揚門正東門也　鄭渠門　桔柣之門

純門門外郭門也　皇門　剸門　師之梁　邾魚門　鄭時門　倉門　邾范門郭門也

齊雍門　揚門西門　東閭東門　防門　魯鹿門　爭門　吏門　吳楚門　魚門

魯稷門南門也　上東門魯東城之北門也　五父之衢

萊門陽關邑門　雩門魯南城門

衛蓋獲之門　閱門　廣門趙　齊亦有稷門

周圍門北門　宋以門賞彤班謂之彤門

盟諸即孟諸　檠之狗來籍　執留之狗成思

狗不以善吠爲良

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大射用建鼓則楹鼓也　楹音嵐

啓服馬名　成之昭兆之龜　臧之僊句

苑羊牧之　鄭伯之旗蜚虻

碧瀾堂　額項家家中有營丘圖

長興環沉村烏　長城有餘干山

吳興有餘不鄉　烏程有鳩茲城

吳興秦時爲下菰城

浙江晉太康地記云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波眩天者也

述征記云紫溪中有盤石百餘丈紫色映如朝霞倒影入水又名赤瀨東南流分沙漏石水木明發瑟瑟爭輝名曰樓林又東爲桐溪孫氏藉以名縣則又不云桐君也

積石山在河州作鄰易馬

流沙即今沙州又鳴沙

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　朱圉山在伏羌縣

皐蘭山在蘭州有金城關

西傾山在鞏昌漳縣　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在此

疏屬山在綏德州　嶓冢山在秦州又寧羌縣

崆峒山在平陽　貝茨山在河南府

祁連山在甘州　焦穫澤在三原縣

熊耳山在商州　惇物在武功

開州即濮陽　濬縣即黎陽津又名白馬津

永平即盧龍平州營州

咽麵　修魚　煮棗　束鹿　射犬　泠陘

鸒烏音鶴雀　取慮音秋閭　曲逆音去遇又去

浩豐告門　石邬力救力到二切　雞父　比杏　善稻

美稷　姑蔑越東陽大末縣也　齊又有姑蔑

省事　剌閨　察戟　要將　城大　馬容

主書　侍輦　集曹　徵事　校事　當關

宣傳　書佐　齊監　問事典杖人　俟鑾鮮卑部帥之稱

沛者句龍官名

詞令篇

宗懍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

餅　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流取飛麵剛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涎白如秋練則當時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麵也　宋名蝴蝶麵　周禮注曰祭用麷蕡晉呼爲環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

甫規威明張奐然明頰紀明號爲京州三明得麟之後天下血書詣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孛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

書四者曰孔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運斗樞曰有鸛鵒來巢於榆　鸛音權古作鸛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

藻率鞞鞶鑣廉游纓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鍚鑾和鈴昭其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鍚在馬額鑾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日月會於龍龜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家備舍群神頫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龜音閱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歜在感反昌蒲俎白黍稻黑黍黍黍

伐鄭門於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柣大結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謔也

子胥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十卜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於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

猎魚鼈以爲夏槁　擭鼈於澤　鼈去醜　不獻魚鼈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　子公之食指動　宰夫將解黿相視而咲　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迩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之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令尹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曰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

畧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艾獵孫叔敖也薦賈之子

蔫掩書土田度山林鳴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狂狡輅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及笠轂　汰他又反

孔達曰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我此乃止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銑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窌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黨尪子也　申鮮虞之傅摯

逸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
定　登此昆吾之墟綿綿生之瓜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
召而射鴻於囿　旰古旦反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富父槐主曰無脩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尺審反
闕止報陳逆使疾而遺之潘沐　潘音翻米汁可以沐頭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鋗勑尾衡流而方羊裔

馬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佩玉縈艾余無所繫之肯酒一盛艾余與褐之
父睨之對曰梁則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音遍示無懼
使問顏多以琴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使以
弓問子贛　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介偏刖也　兀者王駘　申徒嘉兀者也
叔山無趾　哀駘它　哀駘醜貌
闉跂支離無脤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
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大有之乾曰問復於父敬如君所　宜社之肉
盛以脤器則螺蚌之器乎　脤市軫反
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

于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丹其目皤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思如字
則來力知反　來如字則思西才反胡也
植直吏反將主也　古植置字通用　猗云
置我鞉鼓　鄭云置當作植　金縢云植璧
秉圭注云植古置字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
棄甲則那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
夫其口衆我寡

詩曰鬱離莫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麛魚輦反又音彥音言

二月乙卯周毛得敍毛伯過袁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以乙卯日亡也

韓起於田蘇游而曰好仁

右服鬳古驥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蔡古驥字主車則造父爲御窗音泰酋音丙爲右

淮南云鉗且泰丙之御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

山子栢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

麼蟲曰焦螟羣飛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目而望之弗見其形鱟俞師曠方夜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杜指鈎絃三年不成章

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鐘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拊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薛譚學謳於秦青 吾於何逃聲哉

墨尸音眉單至音戰嚘咽齒然許愛切憋憋妨滅切下音歰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巧佞愚直媲無畢切斫音酌便虞連切辟婢弗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謬苦交切忉口家切情露讒慝棘凌誶聚律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

眠莫典切娗音珍誽土累切詯加僞切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譴發自以

行無戾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脅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

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　九方皐又曰九方堙　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

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揄魚而咲　揄他臘切本作觎他臘切

大木百圍之窾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汚者　枅音雞又音肩　圈起攐又其阮切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呼者謷者咬者　激經歷古弔二切　謞音孝又虛交切　咬於交又狡

堯又杳又於弔　咬於交又狡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調調之刀乎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而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齊桓多嬖寵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　是讒言也戶快反過也

顛蹶請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監窖之中豈用

强力哉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　若隨踵而至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炊昌瑞昌主切　累劣僞切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滇淖然弟之哉

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孺如喻乎乳　傅音附又付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之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馮皮氷普耕步耕切道通於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其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

無乎本剽者宙也　剽亦作標甫小栝遙敷遙切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黮也皎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臞胲可散而不可散也　黮放減烏簟烏感切臘力榼切臞音毗牛百葉也　胲古來切足大指也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飽而忘人　拸敕紙與紙又音他音移　謂音習

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戲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蘖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佚於丈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傀呼懷公回切偊也肖音消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咲天下之尚賢也　汰音泰又徒蓋切泠汰猶沙汰也　謑胡啓若迷五米切又音奚　髁戶寡欺禍二切　謑髁訛傀不正之貌

其風甯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究於
魨斷無圭角也　甯或作戞作闕況逼火麥
切　魨五管五亂　斷丁管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
不能止悲夫世之人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
形果不足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

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
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繳音
灼又古弔　柵楚格切音策　睆環板切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
德溢乎名名溢乎慕謀稽乎誃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丙日時草木怒生銚
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莫知
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嫊可以休老寧可以

上遽　誃音賢音玄堅正也　眥子斯子智
切亦作櫛子淺切　嫊本作威又武齊切
柴箕子之門　足踖踖心爽蒙柴不却
公孫衍爲魏時與其相田需子相善季子爲衍
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
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
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不能成其功
王之國必傷也願王察之
田需貴於魏王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
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
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
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
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

者介則子必危矣

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

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

秦援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劍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棄之不如用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

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

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

酒酣樂進取熟獻　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

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鄢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陘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

大王之庭耶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其精已消亡矣雖然不敢以乏國事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衔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舅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前後之時失也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乞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

人曰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與當厄殀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盃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王斗曰世無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　齊反衛侵地柴夫吠狗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必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義終之以仁

劉子威雜俎卷之八

沛國劉子威著

詞令篇下

禮曰一命縜韍幽衡再命赤韍葱衡

詩云朱芾斯皇鄭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詩又云赤芾在股

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周禮鍾氏染鳥羽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

爲緇皆無四入六入之文故鄭云四入爲赤六入爲玄與淮南子之以涅染緇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汁則爲緅

質明行事 質正也

東榮 榮屋翼即今之搏風

玉藻云士縜韍而幽衡者言幽衡同繫於革帶也 云韎韐者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染以茅蒐者爾雅云茹蘆茅蒐注云一名倩周時名韎草因名韍爲韎韐也云韍之制似韠者但有飾無飾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之韠又名韎韐者士服也 或作韍與韍同 韎音妹

釋名曰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

隋方曰篋 隋他果反狹而長也 方曰笥

兄弟畢紾玄 紾開也

紾音界結髮也 童子采衣皆朱錦尚華飾也

側尊一甒醴 側猶持也無偶曰側 甒云甫反廡同

稱側有二昏禮合卺側載聘禮云側襲士虞

禮云側尊此皆無偶爲側之類 如此則合作及及隻

聘禮云側受几者則是旁側之義

匽竹器 素管反古文爲篹音簒

角柶七也 加勺南枋 勺上灼

進容者行翔而前鶴焉 曲揖

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 葉古文揲柶大端也面葉者使冠者以祭也即主人面枋以授賓賓得面葉以极祭 面前也

啐醴捷柶 啐七內捷初洽 古文啐爲呼

又作建柶　捷柶扱柶於醴中

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酒　歸賓俎

有乾肉折俎脅之　才計反脅也

戒賓　宿賓

玄端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　約其于反繶於力純章允　約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紃音旬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　柎方于　緇約繶純

魁蜃蛤柎注也　以蜃蛤灰塗注于上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不屨繶屨　不灰治曰繶　日入三商爲昏

賓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

太羹滓去急反煮肉汁也

女次純衣纁紕如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也紕亦緣也祫之言任也

士纁裳緇袘以鼓又袘謂緣袘之言施

紲纚笄宵衣在其右　纚縮髮　笄今時簪也

宵詩素衣朱綃之綃魯以爲綪　纚山買女從者畢紗玄纚笄被頦繙在其後　被皮義頦苦迥　紗同也頦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繙領謂之襮　禪音丹襮音博

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　刺木七倅副也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

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　申驅成帙御苫恒申鮮虞之傳摯爲右　曹開御戎晏父

戎爲右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

啓牢成御襄罷師罷音皮　狼瀣跋爲右　左翼曰啓　胖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　右翼曰胖　起居反又音胥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

稅音歲又吐外反即繐也　繐衰縗細而稀非五服之常又錫衰疑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註云歲歲星也星

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
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星在亥至
此年十一歲故在星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菌陰不勝陽時菌無氷也盛陰用事而
温無氷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木也
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

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
中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裨竈曰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
周楚惡之　歲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
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
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失次梓
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
衝波傳曰足履萬錢之舄漂如日光宛如游龍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
賄往禍襲蔽紛華照耀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夫外韃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韃者不可縲
而捉將外捷外內韃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
道而行者乎
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
傳曰慈母之怒子也雖折薆苦之其惠存焉
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　瘈居世反
婦乘以几姆加景　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以禦

塵景亦明也今文作憬
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
其所食
婦執笄棗栗音煩　笄竹器而衣者蓋如今之筥
笠籠矣　笄緇被纁裏加于橋　被表也
周禮辨九拜一稽首頭至地也臣拜君之拜也
二曰頓首頭叩地也平敵相與之拜三空首
頭至手君荅臣下拜也　四振動謂戰栗變
動之拜　此拜當稽首也　五吉拜頓首後

稽顙亦謂輕服者　當附頓首　六凶拜稽顙而後拜　當附稽首爲重拜也　七奇拜一拜也　是君荅臣下之拜當附空首　八褒拜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再拜拜神與尸當附稽首　九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婦人以肅拜爲正　男子於軍中亦肅拜卻至三肅使者是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

與在某不敢辭

毋施衿結帨　衿其鳩　帨舒銳

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几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

舉前曳踵備蹙跲也　上音致下其業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　厭一涉反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

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息勞也不殺則無俎　薦脯五挺　挺猶臡也臡長尺有二寸臡音聿

大夫尊斯禁　禁切地無足者　士棜禁棜之言輿也

天子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丹

酬酒不舉不盡人之歡也

鄉飲與射鄉人之仕於朝爲大夫若爲遵欲人遵法之也遵卽今之僎　卿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

袒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　袒左免衣也決槢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也非射

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
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
燕設脀具所以案酒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
遂從拜辱於門外乃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
外　賓不答拜者禮有終也　使人速
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
三笙一和而成聲　笙小者謂之和
第二指爲食指第三指爲將指左吳王闔閭傷

於將指子公之食指動是也
投壺云室中五扶　注云鋪四指曰扶
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
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几祭取餘穫陳
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
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揖貴讓
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
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
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

射與　東方謂之右个音幹　緇席音旱
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
侯　膚若膊胳觳之折　膚如報膊音純
胳音恪又音各　觳苦角
君國中射則皮樹　獸名今文繁竪
於郊則閭　閭獸名一角如驢岐蹄
南北以堂深　式鳩
公尊兕大兩有豐幕用錫若綌　兕大有虞氏
之尊也禮器曰君尊兕無豐形似豆卑而大

葛之粗者綌錫者何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
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
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所謂錫衰疑衰
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
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
也移也
媵爵　媵送也古文媵作騰
易觶洗　凡爵不相襲也　畢則奠於篚不用
則奠於左用則奠於右

脯醢無脊之承脊俎實
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　越瑟下孔也
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
對曰諾敢不安
薦庶羞　謂膰肝膋狗胾醉之膰士戀膋音遼胾壯史
公食記三牲牛羹羊苦豕薇
乃就席坐行之　若今坐相勸酒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　燭燋也胾約胾妙二反

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
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
辱賜於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以請
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
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
臣敢拜賜命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　苟且也假也
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與卿燕則大夫爲賓　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
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
叔酒以路堵父爲客
以鍾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者也　此注
入門而奏肆夏新宮小雅逸篇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
栗階不過二等　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
也　拒用巾　拒之慎反聨也清也古文作振

若飲君燕則夾爵　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
君飲訖又自飲爲夾爵
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
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上凡乏用革　參
作糝素慼干作豻五旦糝雜也鵠之言較較
直也　淮南子曰鴟鵠知來齊熬之間謂題
肩謂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兩壺獻酒　獻讀曰沙沙酒濁特沸之必摩沙
者也郊特牲曰汁獻泲於醆酒服不之尊侯

時而陳于南　沇清也沛之使清也　醴沇
清於泛醴鬱鬯又在五齊之上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夕視其事也
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拚方問反
粟階升聽命　趨君命尚疾不連步
擯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
韭菹其南醓醢屈　醓醢汁也吐感反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屈者句而屈陳之錯
者錯陳之絳者直屈陳之貴相變壺則二以

並不錯陳也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
車秉有五籔　色縷反一音速　十六斗曰籔
十籔曰秉
車三秅　丁故反　四百秉爲一秅
賓稱面　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介特面　特見之
致饔以酬幣致食以宥幣公作大夫致之　作使也

一食再饔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饔
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饔爲愛弗勝其
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
公館賓辟
若有獻則曰其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
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百名以下書
於方　名字也策簡也方板也
絢組　絢呼縣又胥倫又音巡又作約音巡
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大夫使

受命不受辭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
禮也敢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如今使者護
客
幣美則沒禮
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
出如舒鴈　多貨則傷于德
士中日則二雙　中猶間也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曰予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在存也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公食大夫　不拾級而下足物畧反
魚七縮俎寢右　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東西
陳魚首在右進脊鄉賓取少骨鰭優賓也祭
祀則進腰以鬼神尚氣腰者氣所聚
徹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勸善而懲
惡　扱初洽反又初輒

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汚行潦之水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明恕而行　詩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饗
之命以義夫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
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若立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
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鮮矣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君
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
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九宗五正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
之絶本根弗使能值則善者信矣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
亦如之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
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
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
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
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
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
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
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
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鄭莊公
嘉耦曰妃怨耦曰攸古之命也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

戰干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　旝旃也通
帛爲之
公曰吾牲牷肥腯徒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
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
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
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民無違

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生命爲信
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
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
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
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紐於蒲
騷之役將自用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

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
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
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
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
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覺於行國之福也　颺息嫣以語楚子　閻敖游涌而逸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天作霖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得儁曰克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嫣之後將育于姜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

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不納於淫仁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正月夏四月

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春秋分也

凡土工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　稱尺證切衣單複具曰稱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國
貴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鄭三門奠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
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
而不復寡人是問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祀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
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
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
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
絜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矣
晉不更舉矣
童謡曰丙之辰龍伏辰尾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

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
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子
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
可改也已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
鄭將稽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

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以是貌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能已乎

偏駕不入王門左旁與已同曰偏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貳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徃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其封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鼇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疆中敗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自飯持之飯擘大指本也

二三子何其感也寡君之從亡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

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
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
之　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憂感以重我天地以要我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
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於是
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
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
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
其國而弗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

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夫韓
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
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
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
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
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
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
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
牢焉
韭泽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糜鬻以西菁沮鹿
鬻　注昌本昌蒲本醢有骨謂之鬻　菁蔓
菁也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　簋蓋也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
之公與賓皆復位　注既告具矣而又設此
殷勤之加也　禮之有餘爲施惠
記不宿戒　宿戒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
謂前期一日
戒不速　謂隨戒者而來不復召
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　藿豆葉也苦苦
荼滑堇葵之屬

天子曰非他伯父其來余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余一人將受之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
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衰之絰
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
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
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
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
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
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
也　賁扶云搹音革擔市艷反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
鍛而勿仄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二十兩曰溢爲米
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

如而後可以爲之後支子可也
布總箭笄髽　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紒音計髽側瓜
冠者沽功也　沽猶麤也沽見人功麤大不精
者也
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
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
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
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版合也昆弟四體也
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

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宮不足而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

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

著而男女有別

凡布治其縷細而疏者謂之緦今南陽有邳緦音歲衰四升有半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周禮當事則弁絰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麻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緦衰爲弔服士弔服則疑衰也布上素下　疏云弁絰者

素弁又加環絰以股麻爲骨又以股麻爲纓纏之如環然是弔服之絰即緦絰也

錫衰緦衰皆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無事其縷衰在内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　首言環絰則亦五分去一爲之帶糾之矣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緦牢中旁寸　注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

賀之結于後　賀加也　斡竹簟也簟音蔑

鷄斯卽笄纚

敦啓會郤諸其南　會蓋也　窶昌絹反

楚焞置于燋在龜東　焞存悶反又吐敦徒敦又音純　燋哉約反又祖堯哉益　楚荆也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挈以待卜事凡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　菙時髓反爇之悅反焌音俊又存悶子悶

不綪側耕切綪屈曲陳之也　卜人掌三兆玉兆瓦兆原兆其象以玉瓦原之壘壁是名之焉原原田也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墜也體有凶吉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敝　旁角又戶角　注不辟積也敝足跗也

緇緆緆　緇七絹又倉亂緆毗皮又音單緆他計又羊豉一染謂之緇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緆在下曰緆

緇純　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緇冠六升外緆纓條屬厭　緆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着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

干笮革鞮鞮藏也藏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　干盾也笮矢箙也鞮鞮轡也　鞮息列反

用茶實綴澤焉　茶茅秀也綴廉薑也澤澤蘭
也皆取其香且禦濕
其實皆淪　米麥皆湛之湯　湛子廉又子荏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志猶擬也輖鑿也
苴扨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　苴子徐又子者
扨七本　苴猶藉也
取菹擩于醢祝命佐食墮祭　擩人悅反墮許
恚反相恚　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綴

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甚矣齊魯之間謂祭
爲墮　疏云少牢上佐食以綴祭鄭云綴讀
爲墮此五字或爲墮或爲授或爲羞或爲綴
或爲擩此五者鄭既以授綴及羞三者皆從
墮復云古文作擩以其特牲及士虞皆有擩
祭故亦兼擩解　墮一音嚲
鉤袒如今搤衣也　搤音惠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　佐食初舉
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　飪而
甚臑乃報肫音純骼音格臤音益
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臤上　注肉謂之羹飪熟
也脊脅正脊正脅也
離肺舉肺也臤脇肉也古文左胺上字從肉從
殳殳矛之殳聲　殳音殊矛莫侯
疏離肺舉肺也者離猶捽也小而長午割之亦
不提心謂之舉肺是也臤脇肉也者少牢云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倫擇也膚脅革肉
取

者
主人洗廢爵　注無足者　主婦洗足爵　有
足者　賓長洗繶爵　繶爵口足之間有篆
繶是饘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
縮右鹽　縮從也　告利成　利猶養也
祝入尸謖　所六切起也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柀　荁
音丸　苦苦菜也荁堇類也乾則滑
曰哀子某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
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

皇祖某甫饗
天子諸侯有灌㸑朝踐饋獻之事
少牢云雍人擩尸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
北上廩人擩甒尸與散於廩爨廩爨在雍
爨之北
主婦纚笄宵衣　宵衣者黑綃衣也
宗人執畢先入　畢狀似叉蓋爲其似畢星取
名焉雜記曰枇尚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
利其本與末

右取菹捵于醢　捵如悅反而玄而誰三反
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　詩猶承也謂奉
納之懷中季小也
主婦視饎爨　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鰓尺志切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慕有以也　慕子峻切
慕讀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
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　與讀如諸侯相與以
禮之與
大夫禮陽厭南面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
之白則同　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云凡
殤爲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
東房是爲陽厭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飲神
故鄭云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謂祭於奧中
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於西
北隅爲陽厭以向戶明故爲陽厭也引曾子
問云殤不備祭何爲陰厭陽厭也孔子別宗
子死有陰厭凡殤死有陽厭引之證成人陰
厭陽厭備有之義也

大夫尊以厭飫爲名士卑以禁戒爲稱復以有
足無足立名故云無足有似於枱
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
舌縮俎　午割縱橫割之亦勿設　疏云四
面皆向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謂之勿設
也　司馬封羊司士擊豕　羊屬火豕屬木
主婦俎骸折　骸戶角苦角　骸後足折分後
右足以爲佐食俎
陰陽武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

故先取亥

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 注比次早晏在於子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 旦明明日質明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胖音判髀步禮又方爾臑奴到又人千膊音純又之允骼音格脡他頂 少牢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膊骼股骨也鄉飲酒注前脛骨三

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骼也又後有髀骸折特牲記主婦俎骸折注云骸後足也昏禮不數者骸賤於臑是以不升於鼎又以髀在肫上以窾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横脊脅亦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

料音聊鄭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洗盥用枓

皆及俎拒 拒讀爲介距之距俎拒脛中當横節也 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麗也謂中足爲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夏后氏以嶡謂中足之横下仍有殷之椇謂横下仍有曲撓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距鄭云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

主婦被錫衣侈袂 注被錫讀爲髮鬄古者或剔髮以被婦人之紛爲飾因名髮鬄焉此周

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紺衣而侈其袂耳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次三翟者首服副鞠衣禮衣首服編衣首服次鄭注彼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假紛次第髮長短爲之所爲髮鬄有虞之兩夫人夏后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孝經緯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簋盤上圓下方法陰陽

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上慕（音餉）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埽堂司空攝酒　汎芳劍埽索報拚芳問

少儀曰汎埽曰埽埽席前曰拚

乃燄尸俎　燄音尋劉徐鹽反燀同　燄溫也

古文作尋或作燀

西縮　古文縮皆爲蹙

疏七有刻飾者　疏是疏通刻飾之名若記言

疏屏之類

麷蕢（芳中扶二云）麷熬麥也蕢熬枲實也白熬稻

黑熬黍　有骨爲糲無骨爲醢　涪魚

禮緯云禮六十已上籩豆有加　昇俎數奇

先生之胥折　先生長兄弟

皆加膴祭于其上　膴火吳又卜兄南甫呼孤

膴讀如殷哼之哼　哼覆也可以覆首

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

以東面受于羊俎之西司馬在羊昇之東二

手執挑匕枋以挹涪注于疏匕若是者三

挑湯堯又他羔一音由又食汝　挹一入切

挑謂之軟讀如或舂或枕之枕或作挑者秦

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井狀如飯橾挑長

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今文挑作枕挹皆爲

扱　扱肺三今文刌爲切　拾蹈拾更也

糗餌粉餈此二物者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

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

之粘著以粉之耳其豆則酏食糗食者內則

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

爲餈又曰糗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

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餅煎之是也

疏云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配奠肉之具饗

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

是陽厭也

尚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

春秋緯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紂之

謂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

其骨體儀也　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

尸作三獻之爵　上賓所獻爵第三獻之爵也

潘水既經溫煮名之爲涣　古文涣作緣荆汚之間語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　皇自莊盛也志猶念趨行步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　爾近也移也

主人對曰其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其將走見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

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上有舟　其牲狗也

案禮圖以白鹿皮爲冠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

周官冢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官正　官伯　膳夫　庖人　賈人

内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獻人

鼈人　腊人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　工　典絲　典枲　内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翟羽之屬也

太宰掌建邦之六典　治典　教典　禮典

政典　刑典　事典

以八灋治官府　官屬　官職　官聯　官常

官成　官灋　官刑　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　祭祀　灋則　廢置　祿位

賦貢　禮俗　刑賞　田役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　爵　祿　予　置　生

奪　廢　誅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親親　敬故　進賢

使能　保庸　尊賢　達吏　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
虞衡作山澤之材　藪牧養　蕃鳥獸
百工飭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疏材
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之賦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
之賦　占賣國中之斥幣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工事　幣帛　匪頒　好用
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斿貢　物貢
材貢槀榦栝柏篠簜　斿貢燕好珠璣琅玕
以九柄繫邦國之民　牧以地　長以貴
師以賢　儒以道　宗以族　主以利
吏以治　友以任　藪以富

正月之吉始和　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
挾日而斂之　從甲至甲十日爲挾日
陳其殷置其輔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以灋待官
府以官成待萬民以禮待賓客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
以六敘正群定　以敘正其位　以敘進其治
作其事　制其食　受其會　聽其情

以六屬舉邦治　以六職辨邦治
以六聯合邦治
以八成經邦治　聽政役以比居　聽師田以
簡稽　閭里以版圖　稱責以傅別　祿位
以禮命　取予以書契　賣買以質劑
出入以要會
以六計弊群吏之治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正　師

司旅府史胥徒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
則令正日成
賓賜之飧牽　春秋饔餼牽竭矣
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夕擊柝而比之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官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宰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
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酶用百二十甕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　六清水漿醴醷醫酏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食飲膳羞　實鳥曰膏實俎曰載　魚鱻　薨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
亨煮辨膳羞之物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　狼膏聚麋膏散　聚則
温散凉
鼈人掌取互物鱉魚鼈蜃凡貍物　互物謂
甲蒲胡　蒲莫干切　鱉勑角倉伯倉格搶
首　莊擭鷖乂角切　貍莫皆　鼈蜚蝓又
云蛤也蚌也　鼈薄佳又父幸　鼈郎戈
蜚音夷　蝓音由又榆
醫師疕瘍者　疕匹婢芳鄙芳指芳夷切謂禿也
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
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扁鵲治太子使子
明炊湯子儀脉神子術按摩中經有子義本
草經一卷即子儀也扁鵲及和緩倉公淳于
意岐伯榆拊

祝藥劑殺之齊　祝作注　漬音糟
酒正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
沈齊　緹音體齊音粢
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事酒有事而飲
即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
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宜城醪
四飲一清二醫三漿四酏清醴之
沛者漿今之酸漿也酏今之粥酏飲粥
稀者之清也　酸胙再切

五齊　泛成而齊浮泛泛然若今宜城醪　醴猶體也成而汁澤相將若今恬酒　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鄴白矣縕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　沈成而澤沈如今造酒　醴以上濁盎以下差清　鄴作醾在何切

沸曰清不沸曰糟　稅沸之

又春時有痟首疾　冬有嗽上氣疾　痟音消酸削也

日出其成月入其要

氷人斬氷三其凌　火星中謂大寒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六月黃昏火中暑退火中而寒暑退

春始治鑑鑑如甄直僞切

籩人　膴鮑魚鱐　膴大牒魚爲鱐鮑鮑室中糗乾之　鱐析乾之出東海近者腥之遠者乾之　河間以北煮穬麥賣之名曰逢麥黃麻　乾蔾　桃諸之屬　合蒸曰餌餅之曰餈　未飲未食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醢人　韭菹醯醢昌本麋臡　酢吐感切又作溍　麋京倫　臡乃今切　醯醢肉醬也　脾析牛百葉也　深蒲　箔菹　箔音迫又作笣當作徒來切　箔筍萌

五齊七醢七菹三臡

掌舍、壇壝　壝唯季欲鬼羊誰待果時累設棜栭再重　蕝門　仰車以蕝表門　棘門　材門　旌門　人門

幕人掌帷掌幄帟綬之事　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帟幕上承塵也

大府　袍褐音釋又待各切

以闕市賦待王膳服　邦中賦待賓客　四郊賦待稍秣　家削賦待匪頒　邦甸賦待工事　邦縣賦待幣帛　邦都賦待祭祀　山澤賦待喪紀　幣餘賦待賜予

王府　內府　外府

藏曰泉行曰布　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　漢唯有五銖

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　有貨布大泉貨泉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廣八分其
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貨左文
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
寸二分重十二銖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
重五銖直一
司會　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
五百里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濿焉及事成則入要

焉　毡音毛毡先典切
職內掌邦之賦入　職歲掌邦之賦出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猶救音拯
司裘　以虎豹熊羆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
爲鄣謂之鵠著于侯中　方十尺曰侯四尺
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　鄣諸乂切本作
準　參素慼　大喪廞裘　詩謂象似而作
之凡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廞許金火
欽切
內宰　出其度量淳制　淳故作敦讀爲純
純謂幅廣也制匹長也制幣丈八尺純四邪
與　淳諸乂純亦同邪音紙
黍稷種稑先種後熟種後種先熟稑
閽人　五門　皐　雉　庫　應　路一曰畢
女祝　掌以時招梗禳禬之事以除疾殃
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禳猶刮去也邻變異
曰禬　禳古外

典絲　組就一成曰就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褕衣畫翬者揄狄畫
揄者闕翟闕而不畫三者祭服　祭先王褕
衣　先公揄翟群小祀屈翟　鞠者桑服也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緣衣御於王服也
展爲禮音同　緣爲祿吐亂或作稅　素紗
白縛爲裏　縛音綃又居援升卷升絹三切
衣翼柳之材　柳之言聚　書曰分命和仲度
西曰柳穀　翼柳又作揖擸鄭揖讀爲翌擸

爲柳　春秋四翌不踶　度西作宅西
染人　其類有六曰罿　搖　鬲　畐　希
蹲　鬲直劉切又壽又酬　蹲祖昆又音存
遵　湛子廉慈鴈切
追師　衡統紘絰
屨人　複下曰舄禪下曰屨　言繶必有約純
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將　約謂之拘著舄
頭以相戒繶縫中紃純緣也　繶於力　約
音劬又姜逾切　紃音巡　純章允緣悅面
切

命屨　功屨　散屨　白屨　黑屨
地官　司徒　佐王安擾邦國　鄉　州　黨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
人鄉師下大夫四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州長中大夫一人
黨正下大夫一人　族師上士一人　閭胥
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麷麩　麩魚列五結切又去穢　鄭長作管切
北人　虢猛切今作礦
女春扶二人　扶羊笑切又音由揄　抒時女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高平曰原下濕曰
隰下平曰衍水崖曰墳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遺維癸切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祝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
教和　以儀辨等　以俗教安以刑教中
以誓教恤　以度教節　世事教能　以賢
制爵　以庸制祿

以土宜之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今其書亡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　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散利　薄征　緩刑
弛力　舍禁　去幾　眚禮　殺哀　蕃樂

多昏　索鬼神　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　慈幼　養老　振窮
恤貧　寬疾　安富　矜寡孤獨
乃縣教象之濛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
斂之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稼穡　樹藝　作材　阜蕃　飭材　通財
化材　斂材　生材　學藝　世事　服事
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羞其肆　託歷切

小司徒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
要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事攷
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　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
禁聽其獄訟　與其葦蕭　葦九玉切
攷教察辭稽器展事
鄉大夫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其可舍
者國中三賢者賢者能者　任公事者老
者疾者皆舍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以禮禮賓之　興賢者若孝廉能若茂才
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
容五曰興舞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
州長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
黨正　禁榮敬切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于
父族三命而不齒
族師　春秋祭酺　或爲步冬祭馬步則此其

爲蟓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蟓悅全切　螟莫經切
閭胥　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觵古橫切兕角
爵觚乎
比長　封人　置其絲　一作絇持忍切著牛
鼻繩又作糅直抵切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毛胞燔去毛而炮之炮
薄交切燔似監切
詛人　以雷鼓鼓神祀　八面天神以靈鼓鼓社
祭六面地祇以路鼓鼓鬼享　四面宗廟以鼖

鼓鼓軍事鼛扶云切以鼖鼓鼓役事 以晉鼓鼓金奏 鼖音羔 以金錞和鼓 以金鐲節鼓 以金鐃止鼓 以金鐸通鼓 錞淳于也 鐲鉦也 鐃如鈴無舌 鐸大鈴也 凡軍旅夜鼓鼜千歷切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朠 或作朠休具切

舞師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 外祭若表貉 莫霸切 毀或作虆丘例切

毀謂鼏羣侯禳毀除殃咎之屬 貉用熊席

牛人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享祀求禱祈 職爲機 餘式之切又持繫牛杙也

充人 展牲則告牲 夕牲省牲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野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野以公邑之田任甸野以家邑之田任稍野以小都之田任縣野以大都之田任畺野 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域中宅也

閭師 縣師 唯具漆材之征二十有五

遺人 門關之委積以待老孤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凡國野之道十里爲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 遺唯季切

均人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無年二日一日 豐年人食四鬴

之歲中年人食三鬴無年人食二鬴

師氏掌以媺詔王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敏德以爲行本 孝德以知逆惡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友行以尊賢良 順行以事師長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

保氏掌諫王惡 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闚闚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 後鄭謂喪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

廷之容濟濟翔翔言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司救　凡民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　苟偃卒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　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男女之判合　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儥他竹又育又笛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虩薄報切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布泉布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

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承塵曰帟

質人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事以質小事以劑

壹其淳制　淳作純幅廣　制長丈八尺

淳音准純章純切　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紾布總布　紾音次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　賈師　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偕與紾同

司虩　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司稽　肆長　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治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司門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舉之沒入也

司關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掌節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以虎節土國以人
節澤國以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門關
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　蕩作郎函也
遂人　四里爲酇　作管切本才何切又贊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　以樂昏擾甿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
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以物地事授地職　窆彼驗窀昌朔封也補
遂師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輔勑倫切　摶栫俱市專切又徒官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祭滎音詠　酇長
里宰　鄰長　以歲時合耦於鋤　鋤宰治處
也若今衙彈之室
旅師　平頒其興積　縣官徵聚物曰興若今
云軍興是也
稍人　委人　土均　丘甸音與惟禹賦之之

勑同　以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余聚待
頒賜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
黃輕爨用火　緹音抵又宅奚吐弟切　墳
扶粉　渴其列　貆呼尤切又丸又喜元切
彊其兩　檗呼覺又檻　爨孚照婦亮　貓
宅官　蚡符粉
稻人掌稼下土以豬菑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楊其芟
作田　町原防規偃豬　芟夷蘊崇之
土訓　誦訓　以詔地求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卄人
卄革猛號猛侯猛工猛
角人　羽人　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
摶除轉徒端切　縛古本又戶本其遠
掌葛　掌染草　茹慮茅蒐橐盧豕目紫茢

掌炭　掌荼　掌蜃　共白盛之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春官　夏父弗忌爲宗人　使宗人嘂夏獻其禮　詩維秬維秠　秬一稃二米　與同同陰律也
鄭讀穌爲蕠茇著之蕠　穌莫拜切又妹蕠莫戒又味　茇直基直梨又姪　鈐佔

華氏時髓切　燋焌用荊華　燋哉灼　焌子寸又俊　吾見赤黑之祲　子鴆且祫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或曰中能上能也
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　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　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相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
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　文耀鈎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
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　又云紫微宮爲太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文耀鈎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之房舍元氣以斗布常
六宗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礿夏嘗秋蒸冬　宗廟有此六享　肆他歷以繪禮哀圍敗　禬戶外古外切
春見曰朝夏宗秋覲冬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賑上忍切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賑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
伯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孤執皮帛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
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牟圭曰璋
象夏物牛死　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圭銳象
春物初生覲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　紃側其切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和樂防之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　其正室皐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羊司寇主犬
司空主豕　六彘鷄彘鳥彘牟彘黃彘虎彘奧
蜼彘果讀爲裸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
尊山尊　罋昌絹又穿　脡清劣倉決又仕
脡者牛羊脂膬不劣切與易破也

肆師　及其祈珥　當爲禨鮨禦禮之事也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及祭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祼築鬯相治
小禮　大喪大弭　墳唯冬欲鬼切
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天子三臺　靈臺　觀臺　囿臺
牀禮第　禮張善切
鬱人　凡人　禁門用瓢齋　修屋概散　前
鄭云皆器名　後鄭脩作卣尊者彝爲上罍

爲下　凡無璪者皆曰散
鷄人　夜嘷旦以號百官　嘷火吳　號古弔
彝讀爲徽
司尊彝　掌音稼畫禾稼也　蜼音虽又隼
大尊大古之尨尊也又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泲酌凡酒修酌
酸酒泲于清汁獻泲于酸酒酸酒于舊澤之
酒也言轉相沛成也　滫酌以水和而沛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五几左右玉彫
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凡敷席之法初
在地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
天府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語曰
貞於陽卜　司民軒轅角星也司祿下台及
文昌第六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
日　晉爲搢謂插於紳帶間大圭長三尺鎮
圭尺有二寸　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

四圭有邸　於中央爲壁圭著其四面一玉
俱成　邸本也圭本著於壁　圭末四出
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兩圭有邸　儐而同邸　王制云卧則儐被
謂兩足相向此圭亦兩足同邸　河圖括地
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　儐昌絹切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鄦彼玉瓚黃流在中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射食亦切
璋有邸而射　牙璋以造軍旅以治兵守
若銅虎符竹使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
眉跗璧琮以斂尸　駔祖斂切爲組
渠眉玉飾之溝瑑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圭無鋒芒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琰圭
有鋒芒
典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
其君之禮一等　誓猶命也
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享先王
則衮冕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祀四望山

川則毳冕　社稷五祀則希冕　群小祀則
玄冕　大裘羔裘也　鷩禪衣也　毳罽衣
也　希讀爲絺或作黹張里切　鷩畫以雉
毳畫虎蜼　玄端素端　端者取其正也士
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其祛
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
尺三寸祛一尺八寸　儁音儒襦同
典祀　守祧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許
恚切　尸所祭廟眷黍稷之屬藏之以

依神
世婦 內宗 外宗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挩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王公曰丘諸臣曰封 大夫以咸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 仲尼云成均五帝之學 禮有
高堂生樂有制氏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
庸孝友 樂語興道諷誦言語 倍文曰諷

以聲節之曰誦 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
大夏大濩大武 卷卷勉居遠居免三切
磬上昭切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黃鍾
陽聲之首 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辰相配
合以陽律爲主陰呂來合之 黃鍾子之氣
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 大呂丑之氣十
二月建辰在玄枵 大蔟寅之氣正月建辰
在娵訾 應鍾亥之氣十月建辰在析木
乃奏大蔟歌應鍾咸池以祭地示 此陽聲
第二 乃奏姑洗南呂大磬以祀四望 陽
聲第三 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
梁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而辰在壽星
乃奏蕤賓函鍾大夏以祭山川 陽聲第四
蕤賓午之氣五月建辰在鶉首 函鍾未之
氣六月建辰在鶉火
乃奏夷則小呂大濩以享先妣 陽聲第五
小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沉 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辰在鶉尾
乃奏無射夾鍾大武以享先祖 陽聲之下
夾鍾卯之氣二月建辰在降婁 無射戌之
氣九月建辰在大火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
而致贏物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丘陵之
示四變而致毛物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
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鮪于軌　淪音審　商休徠切猶戚同
狄休越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
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　函鍾林鍾也林
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
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　黃鍾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爲宗廟　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
爲徵羽　桑無商聲商堅剛也
凡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示皆出九
變而人鬼可享　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
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天之北辰亦爲大
辰夾鍾房心之氣亦爲大辰天之出日之虛
爲明堂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　歟興也　大傀異哉傀猶怪也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建國禁其淫聲
過聲凶聲慢聲
四鎮楊州會稽青州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
州之霍山

樂師　凡舞有帗有羽有皇有旄有干有人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詔來瞽皇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春入學舍采
合舞
小胥　糾其不敬者　糾觚　兕觥其觶
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
宮縣四面縣　軒縣三面去後面　判縣又
去前面　特縣於東　十六枚而在一虡爲

堵　鍾磬各一堵
大師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　詩應棘縣鼓
音嵐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商則戰勝軍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
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
小師　應　棘　朔　皆小鼓
瞽矇　眡瞭　鼜鼓音戚言擊之戚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

聲以爲樂器
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
達聲贏微聲鼏回聲衍侈聲祚弇聲鬱薄聲
甄厚聲石　硜一作硍　硍苦耕又艱限
硜古本胡本切　陂彼義切　鼏音暗又於
瞻於貪於感烏南四切　侈昌氏式氏切
祚則百　弇音掩又於驗　甄音震
鎗初衡　唶側百　罷皮買　鼏烏南切
蹕音婢又孚葵豐巳蒲年切　傭勑龍切
雜俎　卷之八　七十二
鉆張林其廉渠金三切又沾　鉄鉏也
鍬竹涉切
磬師　鍾師　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
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
出入奏驁夏　祴古哀切　驁五羔五到切
笙師掌教獻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
教祴樂　獻昌垂　髽香牛

鎛師　鞮師　旄人　籥師
籥章掌土鼓豳籥　吹豳之聲章
中春晝擊土鼓獻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　豳詩七月也　稱彼兕觥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東方曰韎南
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
典庸器　司干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　筍作選胥兖切
亦筍音虡作鐻亦同距音
雜俎　卷之八　七十三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　豐許鄞切作問音改從豐王之圻也
圻祈白　圍音亦
三夢一致夢二觭夢三咸陟　致夢夏后氏
作　觭音如諸戎掎之掎亦得也殷人作
咸言夢之皆得周人作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運爲煇是眡瞭所掌
十煇也　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

吉凶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一征　二象
三與　四謀　五果　六至　七雨　八瘳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曰方　曰功　曰義
曰弓　巫咸作筮
龜人掌六龜之屬　天曰靈屬　地曰繹　東
曰果　西曰雘　南曰獑　北曰若
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獑左倪雘右倪
若　果讀爲贏
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凡卜次明火爇燋

遂鬳其焌契以授卜師　華一作墨時髓切
燋哉約祖堯哉盖切　焞吐敦徒敦在悶祖
悶四切又音純　焌音俊又存悶祖悶祖館
三切　鐏存悶切
占人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坼　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豐
筮人　九筮　一巫更二巫咸三巫式四巫目
五巫易六巫比七巫祠八巫參九巫環
環人致師者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天地之位建猒所處之日辰者建謂斗柄所
建謂之陽建猒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左
還於天　堪輿天老曰正月陽建於寅陰建
於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　四月陽建於
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
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
者未與日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
也若有變異十二月皆有建猒對破之義

八會是其遺象者堪輿家大會有八小會亦
有八　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
夢六懼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聘問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
象三鐫四監五闇六瞢七彌八敘九隮十想
煇音運　鐫許規思隨下圭　瞢七鄧
虹古巷又洪　祲陰陽氣相侵　象如赤鳥
也　鐫日旁氣刺日也　監冠珥也　闇日

月食也　瞢日月瞢無光　彌氣貫日也
敘雲看次序也　隮升氣也虹也朝隮於西
想雜氣似可想
掌安宅敘降　謂次序凶禍所降
大祝掌六祝之辭　一曰順二曰年三曰吉四
曰化五曰瑞六曰荚　順之豐年也年求永
貞也吉祈福祥也化弭災兵也瑞逆時雨寧
風旱也筴遠罪疾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二曰類二造三禬四

禜五攻六說　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
鳴鼓　說如董仲舒日食疏炤炤大明滅滅
無光柰何以陰侵陽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一曰祠二命
三誥四會五禱六誄　禬古外　禜音詠
嘏音叶又禱　禡莫駕　祠作辭
辨六號　一神號二曰鬼三曰示四曰牲五
曰齍六曰幣號
辨九祭　一曰命二衍三炮四周五振六擩
七絕八繚九共　杜子春振音慎　擩音芮
命命之祭爲祭衍當爲延　炮當爲包兼也
尸兼祭於豆間　繚以手循肺本至於末乃
絕之絕者不循其本在絕肺以祭　至祭末
禮殺但擩肝鹽中振之若祭狀謂之振祭
國有大故天灾彌祀社稷禱祠
彌遍也　禱祈後祠謝
小祝掌小祭祀　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
風旱彌裁兵遠辜疾　戲音麾　敢才官

喪祝　說吐活　翌所甲翌羹同　宰補彼驗鄭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貉杜子春音
百爾之百兵祭也　又與禡同莫駕切
乃歃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禂音如伏
誅之誅一音禱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司巫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菹館　匶器名
菹之言藉　館以承藉若今筐也　匶館皆

器　匪音丹　萯子餘切又緻又卷
男巫　女巫　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爲救氏
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
願抑赫斯以待後日
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　正歲年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叅之曰執書以次位常．遣之曰讀誄
小史　馮相氏　國語云王合位于三五

服虔春秋龍度天門歲星在東方謂之龍以
辰爲天門故以歲月跳度爲龍度天門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
長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
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
井　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
則差在其內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朓仄匿之變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以二至二分觀
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
豐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　十二辰皆
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令其書亡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　一曰爵二
祿三廢四置五殺六生七予八奪
王制祿則賛爲之以方出之
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

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
古曰名今曰字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觀妖祥　參爲晉星商土大火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是也今分土書亡雖堪
輿家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存可言十
二次之分
訞起宗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贓辭犯
實　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賛冢宰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王之五路玉路錫樊纓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錫音陽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樊步干
縿所度所御　三路以玉金象飾諸末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龍驪

也條爲絛　驪音龍鞾莫干
木路前樊鵫纓建大麾以田　前繙翦之翦
淺黑色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
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鷖青黑色繒著
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幨車或曰蕴容皆有
容有蓋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后從王賓饗
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　總作動
厭於涉　繩字無或音廢又兵廢切
幨昌廉　詩云漸車帷裳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輦車組鞾有翣羽蓋

駾蹩並音猥　駾或音玉　顚扶文切
藻車一作輒杜讀爲藻　輒又倉會切
驪車　漆車　服車五乘　孤乘夏篆卿夏
縵大夫墨車士棧車庶人役車
歲時更續其其弊車
與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舍車也　鷄鳴而駕日中而說
贊路先路　贊次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　廣車　闕車　苹車之萃

輕車之萃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苹屏也
孫子有苹車之陣　轉遣政切　萃猶副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
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
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各有屬以待國事
屬謂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
皆其舊象　織文鳥章　爲惟宮設旌門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
家各象其號　凡軍事建旌旗及置民置其

弊之　仆而至者誅

都宗人　家宗人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猶圖也孝經云燔燎禋祀祭牲薦黍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云亦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　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中央明者太乙位兩星爲臣子位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子后妃四星天子象

天后象地　古者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彤眉必切禳除也音濮又戶外切

夏官司馬　量人　小子　挈壺應與保章同諸子或曰庶子　大僕　小臣　祭僕　隸僕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職方　土方　懷方　合方　訓方　形方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　暴內陵外則壇之　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　中春教振旅　辨鼓鐲鐃鐸錞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貉作禡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　茇沛蒲末切辨號名　軍將皆營治於國門鄙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鄉則南鄉甌東鄉爲人是也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其物之用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獮息淺切　祊作方四方也

中冬教大閱　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中軍以鞉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　司馬法曰
鼓聲不過闇聲聲不過鐸聲不過遠
摝音鹿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
鳴鐲車騶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乃鼓
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
刺　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
車徒以敘和　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
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
主　衡枚而進　枚如著有繘結項中
繘胡卦切　禽一歲爲豵二歲爲豜三歲爲
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　慎作麎音辰又腎
及所弊鼓皆騲車徒皆譟　書曰前師乃鼓
鼖　鼖音符又芳甫切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
社　律以聽軍聲　若師不功則厭而奏主
車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　植直吏
切
華元爲植巡功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皆札爛又闕
司勳　王功曰勳　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　治功曰力　戰功曰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
詔之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一曰戎二曰田三曰

駑　凡受馬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
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更償也
禁原蠭者　蠭書蠭爲龍精　物不兩大故
禁再蠭
量人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毅肉豆而掌珥於社稷
祈于五祀　肆音暨　全烝也
羊肴折俎也　珥作衈　祈作刲
釁禮之事也　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

衈而志切音餌刽音機又古愛公內切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羊人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出火以九月本黃昏心星伏於戌上內火

掌固　鼜音戚又造次之造七報切　趣莊久祖侯七柱

司險　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　關候人　環人掌致師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馳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繹以令舍挈舂以

令糧　舂音本

射人　射人與大僕俱掌王之朝位也

參讀爲糝所感切糝雜也　乘王之倅車

服不氏　賓客之事則抗皮

射鳥氏　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羅氏掌羅鳥鳥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唯賜無常

諸子又云庶子掌國子之倅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　司馬法曰弓矢鬬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以戈擊四隅歐方良　方良罔兩也
以季春日歷大梁有大陵積尸之氣季秋亦
有大陵積尸之氣故儺以毆之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復謂奏事逆受下奏
以待達窮者與遠令　窮彼驗切又音芳劍切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王行洗乘石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
埽素報切　拚方問切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延冕之
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玉笄
朱紘　所謂邃延也就成也　衮衣之冕十
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　繅古藻字
鷩必滅切　希冕張里楮履切　璪珉同上
貧切　瑣吐練切　玩惡玉名音元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會舊作
鬠前鄭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禮曰檜

用組三字同尸外古外二切　反紃爲髦紃
音訓玄謂會如大會之會縫中也　璂如薄
借綦之綦結也　其弁伊綦
司甲　司兵掌五兵五盾　朱干中干櫓盾
五兵戈戟酋矛夷矛　甲冑干笮側白切
廐許舍切
司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如今之扶蘇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　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箙　六弓王弧夾庾唐大
澤共射犆質之　并夾矢箭也如輒女十二切
枉矢絜矢利火射　殺矢鍭矢用諸近射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茀扶弗乎勿切又音勃　刺孚物
枉矢名變星飛行有光今飛矛也
庳方二切　散素旦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成規大夫
五十三句者謂之弊弓
繕人　充其箙箙

稟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齎音咨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
正王棘若擇棘　正王皆善也
戎右　贊牛耳桃荼　桃荼苕帚也
齊右　道右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
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詩載謀載惟取蘭祭脂取羝以軷
跋涉山川　禮乃舍軷飲酒于其側　軌音范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　戎馬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執駒攻駒也　特牡馬　二歲曰駒三歲曰
馳音肇又道湯堯徒刀切

趣馬　巫馬　牧師　中春通淫　合累牛騰馬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
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騋牝驪
牡玄駒　裏驠　裏奴了切
圉師　茨牆則翦闔　茨蓋也闔苫也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圉人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
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　東南曰楊州　錫鑌也　正南曰
荆州　河南曰豫州　藪澤圃田　川滎洛
浸波溠　楚子除道梁溠音詐
其畜宜六擾　馬牛羊豕犬鷄　滎滎水也
正東青州　澤藪望諸　望諸明都也在蓋
河東兗州　澤藪大野　川河沛　浸盧維
正西雍州　澤藪弦蒲　川涇汭　浸渭洛
東北幽州　鎮醫無閭　澤藪貕養　川河
沛　浸菑時　河内冀州　澤藪楊紆
正北并州　澤藪昭餘祁　川虖池嘔夷

浸淫易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各脩平乃守攻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　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　傳道世世所傳說者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　謂東原大陸之屬

匡人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都司馬

劉子威雜俎卷之九

沛 劉子威著

詞令篇

秋官司寇　罪隸　閩蒺百有二十人

蜮氏古獲切　象胥　東寄南象西狄鞮北譯

大司寇　刑新國用輕典　刑平國用中典

刑亂國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　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

以圜土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

施職事焉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

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

坐期役　以肺石達窮民　無兄弟曰惸無

子孫曰獨　惸其營切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

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　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之而弊謀

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衛侯與元咺訟

甯武子爲輔鍼巖子爲坐士榮爲大理

以五聲聽民訟　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以八辟麗邦法　議親辟　議故　議賢

議能　議功　議貴　議勤　議賓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

用而進退之　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

士師掌五禁之法　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

以五戒先後刑罰　誓用之軍旅誥用之會

同禁用諸田役糾用諸國中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　一曰邦汐　若今時刺探尚

書事　二邦賊　邦諜　犯邦令　矯邦令

爲邦盜　爲邦朋　爲邦誣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則令邦國諸家縣鄙慮

刑貶　屬作慮

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傅別中別

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

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洎增也

鄉士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如今之劾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
協日望後吉日也
遂士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諸侯三朝　外朝一內朝二內朝又謂之燕

朝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古者出責之息
亦如其國服與
司民　歲登下其死生
司刑掌五刑之罪　墨罪劓罪宮罪刖罪殺罪
各五百　書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
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
輿服制度姦軌　傷人者劓　非事而事之
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以墨
降畔寇賊劫畧奪攘撟虔者死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三刺訊群臣
群吏　萬民　三宥不識　過失　遺忘
三赦幼弱　老旄　惷愚
司約　治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
民約　地約　功約　器約　摯約
民約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
衛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司盟掌盟載之法　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

依之也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職金　受其入征者楬而璽之　今謂之楬櫫
揭音楬　用金石者槍雷椎椁之屬
司厲　女子入于舂槀
犬人　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　幾作刲珥作
衈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
伏瘞　伏犬而轢之瘞埋
司圜　掌囚　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
梏古毒　拳姜奉居辱又音拱音恐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搏作膊謂去衣磔之　斬腰斬殺棄市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圃髡者使守積

司隸　役百官積任器　爲國中之辱事

罪隸　蠻隸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與獸言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野廬氏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擾之有相翔者誅之　凡道路之舟車轠互者叙而行之　轠古的切又計

比修除道路者　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　蜡清預　骴似賜齒同

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　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　楬若今楬櫫　有地官若今鄉亭

雍氏　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柴蒼曰陷乃擭斂乃阱　柴音秘斂乃協乃結切　淪古外　柞才伯在洛切　鄂五格　擭柞鄂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幾酒　謹酒　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　以詔夜士夜禁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穴氏掌攻蟄獸　翨氏掌攻猛鳥

柞氏　夏日至令刋陽木以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薙氏掌殺草　秋繩而芟之　合實曰繩　茲其鋤也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薨音萌　芟所銜　繩音孕　鎌音兼　刻初產則展切

翦氏掌覆天鳥之巢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十二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

月從娵至荼　娵子須側留　荼餘舒徒二音　謂正月爲泰　二月知　三月病

四月荼　五月皐　六月且　七月相

八月壯　九月玄鳥　十月陽　十一月辜

十二月涂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薰之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牡鞠鞠不華者　鼃蟈也　黽耿黽也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橭音枯枯榆木名或讀爲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枉矢救日矢吾言之也

衘枚氏　禁啁呼嘑鳴於國中者　啁音吐

伊耆氏　共王之齒杖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檜以補諸侯之栽　檜音會　擯必忍　慘音杉　歲　存覲省　達　同　成　修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

小人行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　壝惟癸欲鬼
一成敦丘再成陶丘三成昆侖丘　敦音頓
又都門　加方明於其上明者木也方四尺
設六色　土揖推手小下之也　時揖平推
手也　天揖推手小舉之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
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

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饔牢賜獻以二等
從其爵而上下之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不朝不夕不東不
西也
行人掌邦國傳遽之小　傳遽今之乘傳騎驛
而使者也
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
象胥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胥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饔獻飲食
簠稻粱器也　豆菹醢器也　錞羹器也
壺酒器也　鼎牲器也　簋黍稷器也
十斗曰斛　十筥曰稷　十稷曰秅
十六斛曰乘　六十四斛曰筥
筥如棟桴之桴　筥姜呂　藪素口色縷
秅丁故宅加切　稷子公又總　桴音呂
秭祖禮一尊以會壺　禮有益之而損損之

而益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
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掌訝　爲前驅而入　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
退亦如之　及宿則令聚檩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
以諭九稅之利九利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
難九戎之威
冬官考工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
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粵之無
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
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石有時以沕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
也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

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
之工畫績鍾筐幓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
埴之工陶旊　鮑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瓾
鞄匹學又音傑　瓾如兗反　韗音運
幓爲芒芒禹迹之芒又莫黃反　楖爲櫛之
簡　旊甫罔反又音甫　廬矛戟矜秘也
矜謂之杖秘柄也　國語曰戚施埴鎛蘧蒢
擊璆侏儒扶廬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

輿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上林賦云從風倚
移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
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齊人有名疾爲戚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
臧矣　戚將六反
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　庳音婢陁文
爾又堂何又音他　終古猶言常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

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音寅莫歷員巾反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稹理而
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
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蹙　蹙好角又呼報反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濂也　濂讀爲黏女廉反
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
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

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
重之侔也　萬姜禹反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殷甗而馳不
隊謂之國工　部尊一枚　尊高也
望其輻欲其弇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
也無取之取諸易直也　弇音蕭又色交又
音朔李氏所感反　肉稱弘殺好也
是故輈欲頎典　頎讀爲懇　典讀爲參堅力貌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
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多錫爲下齊　少錫爲上齊　金有六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
敝盡而無惡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揩攻則柞側百反　弇則鑾長
甬則震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桼其桑嘉量既成以觀
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
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
之然後可鑄也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
之而柱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
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
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慱爲帴也　帴音踐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丹秫赤
粟　淳而漬之　淳章均反　三入爲纁五
入爲緅七八爲緇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
染謂之竀物貞反　又作赬亦與頹同
幓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涚晝夜沃反　涚水以灰所沛水也漚漸也
楚人曰漚齊人曰湆烏禾反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

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醢人職有饔食

漢時有膏饔　饔之然　饔作旦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駔音祖

參訂之而平者　訂音亭　劉當定反

網色暴反殺同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

笴吉老反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

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

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

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蹵是故夾

而摇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桡之以眡其鴻

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搏欲重同重

節欲疏同疏欲棗

凡陶旊之事髻窳薛暴不入市　髻音刮　薛

讀爲蘗又卜革反　暴音剝

天下之大獸五肉者胥者羸者羽者鱗者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

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

鳴者　卻行蝡衍之屬　蝡羊恐反　仄行

蟹屬　連行魚屬　紆行蛇屬　脰鳴鼁鼁

屬　注鳴精列屬　注陟又反又之樹反

旁鳴蜩蜺屬　蜺五兮反又五歷又五結

翼鳴鵔鸃屬　按爾雅蛺蠙蝴郭云甲蟲也

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蝴　股鳴蚣

蠐動股屬　蚣蠐斯螽幽人謂之春箕青角

長股　蚣思容反　胷鳴榮原屬　榮雄以

爲蛇醫或謂榮原　精列蟋蟀也又名促織

蚷亦名青蛩南楚謂之王孫

銳喙決吻數目顓腹小體騫腹　喙況廢反

又昌銳反　吻無憤反又亡粉反　數音促

顓苦頰反又楷田反又古慳戶弔反一竹徑

工定反

凡攫鞹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
擾爾而怒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息者休農息老物
也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
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魯孫
諸侯百福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弗能用也　凡兵句

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
彈徒旦反　蜎於金於究反又烏犬烏玄巨
兗反　椑薄兮反　搏徒丸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衆諸牆以
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　縣以水望其高下
置槷以縣眡以景　槷古臬字
遍卦驗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　考靈曜曰
從上而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　彼云

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
即引也而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
繫表八神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日出日入
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　晝參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夏后氏世室堂
修二七廣四修一　四旁兩夾窻　白盛

蜃灰也盛之言成也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九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孝經援神契云
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　夏度以步殷度以
尋周度以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
以步涂度以軌
正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　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云五版爲

堵高一丈五堵爲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

經涂九軌環涂九軌野涂五軌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迤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　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螵婢遙反　蛸色交反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　葺草屋也　各分其修以其一爲峻

囷窌倉城逆牆六分　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窻囷圜倉穿地曰窌　囷居貧反　窌古孝反

堂涂十有二分　謂階前若今令辟械也分其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　令音零　辟薄歷反爾雅云今俗甓謂之甋郭云今甎甋　械音階　詩云彼何人斯胡逝我陳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

一宣有半謂之欘　張玉　欘斬斤柄長二尺爾雅云句欘謂之定　句音劬

一欘有半謂之柯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　羊車謂車羊門也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凡析幹射遠者

用埶射深者用直　居幹之道苗栗不迤則弓不發　苗栗謂以鋸副析幹迤讀爲移謂邪行絶理者栗讀爲裂　苗側冀反又側其又子冀又音厠　副普逼反　析星歷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迤失理則弓後不發傷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紾讀爲抮縛之抮昔讀爲錯爲角捎埋錯也　紾徒展又尚展反角紋縛之意　捎才苦又七奴反

錯七各　夫角之本慼於剆而付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　剆乃老反又作腦　付讀爲晌況付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搏廉　搏圜也廉瑕嚴利也

鹿膠者青白馬膠亦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

凡昵之類不能方　故書昵或作樴讀爲昵女乙反又音職　或爲黏黏黏也　黏女乙反　玄謂樴脂膏胆敗之胆立職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　司農謂簡爲擩然聲陴之擩　陴婢支及又蒲佳房卑

寒奠體　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　檠音景

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荼音舒　脩猶久也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幡恒由此作　幡昌廉反絶起也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重醳治之使相稱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枲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峻謂簫也敝讀爲蔽謂弓人所握持者

維角欲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欲直庚反又之亮詩尚二反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者三謂之
九和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奠體冰析澌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
漆三斿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鈐音環
又于卷反緩同 斿羊主反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
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

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叀之屬利射侯與弋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質木椹 椹張林反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
氣臭也 爓又作臑夕廉反
鄉人禳音穰 尚書無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而流示之禽而監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監讀作鑑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
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腥肆爓胾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
而已矣 肆勑歷反 胾而審反
明水涗齊貴新也 涗始銳反 涗沛也
沛沛漉也 古之事酒正漢之醳酒 醳音亦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清酒冬釀夏
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沛之
國語云高位寔疾顚厚味寔腊毒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 敦音對又丁雷切
牟作埜木侯反 敦卽土敦今杯盂也埜土
釜也卮酒器也匜羊支以氏二及盛水漿之
器懷嬴奉匜沃盥是也
升降出入捐游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跋倚睇視
不敢唾洟 噦於月反 噫於界反 噎音

帝　洟吐細反涕同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
醷足垢燂湯請洗　潘米瀾也芳煩反
燂詳廉反　瀾力旦反　醷音悔
腹羞蚳醢　蚳蚔蜱子也又云蟻子也　腹丁
亂反　蚳直其反
爵鶵蜩范　蜩音條　范音犯　蜩蟬也
范蜂也　公食大夫禮以鶵爲鴛　鴛音如
鴛鴦鴨母又云蝙蝠

和糝不蓼　桃諸梅諸　諸菹也周禮謂乾蒜
魴鱮烝房叙雛燒雉薨無蓼音了
魚去乙鼈去醜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音憲　膾者必先軒
之所謂聶而切之也　聶一作攝又作脥皆
之涉反
麛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
醯以柔之
濯手以摩之去其歠章善反皮肉上腥莫也
捶反側之去其餌　筋腱也　腱其偃反又紀
偃其言二反
爲稻米糔溲之　糔讀與滫瀡之滫同　糔息
酒反又相流息了二反　溲所九反
君羔幦虎犆　幦覆苓也音冥　犆音直
苓即式也有監有橫考工記云轑或之植者
衡者也此云幦覆苓　詩大雅鞹鞃淺幭
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又周禮巾車作棋三
字同

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
公羊傳以人爲苗　苗埒也以幦爲席以鞍爲
凡以遇禮相見　椳門枳也
楔徐古八皇先結
夏后氏堅周　蓋治土爲墉而周之也
周人墻置翣　墻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
聚也
於西方歙斯席矣小歙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
失也

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沽粗畧也
相如爲不得已而强往一坐盡傾
從昆弟假貣猶足以爲生　貣吐得反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歸鴈鳴鶤竹滑反
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
狀短小一坐盡驚
愊被偪抑失聲　哀憤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事占八頌以視吉凶

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
禜五曰攻六曰說
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
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
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萬物生八月會萬物死
內賛謀謨外康流品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
雖無受賕懷出車之膚亦有甘寢秉羽之蹟
左有受賕賕祭肉也　楚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也
徽章新名　爰此川流文亦霧散
許益以駢隣從起昌邑　二馬曰駢謂並兩騎
爲軍翼也
傅納以言　傅讀曰敷
武地　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脽者以其形高起如
人尻脽本名鄧音葵一音如誰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乃見光集於靈壇一

夜三燭
作盛唐樅陽之歌　樅千松切
膢五日祠門戶比臘膢音劉殺也祭名貙虎屬
以立秋祭獸王
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向坐拜者　注云神並
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
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群鬬孝文廟下
邑中蛇死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群鶴留止呂不羅罔

靡所獲獸

昭　上耕於鈞盾弄田

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　未云有明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　一月一更

爲卒更　貧者欲得雇更踐次直者出錢雇

之月二千爲踐更人各三日戍不可往還出

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

宣　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

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

受詩於東海瑕中翁　常困於蓮勺鹵中

蓮音聳　勺音灼

王逸少似松巖黠黨翁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

灑散而成暮雨　運動險峻波勢縱逸

太僕以軫獵車奉迎魯孫　軫獵小車前有曲

軫不衣獵車也

水衡錢與少府皆人主私錢也

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　事謂租稅也

孝元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深惟鬱悼未知其序

齊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

綃爲夏服　縰山爾切與纚同　卽今之方

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

德薄明晻教化淺微

孝成　生甲觀畫堂

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

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虎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

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鈞盾中

朕涉道日寡舉指不中　宿蒍陽宮　蒍音倍

哀紀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家之

制推親親以顯尊尊

蹟踧　蹟音蹙　踧音煩　踧音蹙　名　黃間縣子

平紀　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

論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人皆自出送家在所

收事

一封軺傳　傳張戀切　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有期令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兩封之一馬一封也

律歷　死霸朔也生霸望也　霸古魄字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沈斥　沈居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

蕭何攈摭奏法　攈九問反摭不之反

刑法　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蒸呼各反

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此也

磨錢質而取鎔音浴

京師鑄官赤仄　以赤銅爲其郭也

白金稍賤　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朱提縣名

凡寶貨玉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　連錫之別名也又云銅屬里區謁舍　今之客舍也

其三及醴酨仄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酨才伐反酢漿也

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傅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郊祀　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巖諸逐之屬百於廟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

天暟而見景星　暟精也　皪霽上攂下莫豆反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蜩蟬也螗蝘也即蚻蝫也　蜩音調　蚻蝫音貂聊

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

淮夷蠙珠泉魚　蠙即玭字　厥貢玄纖縞玄黑也纖細繒也縞鮮支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也　琨音昆

山再重曰仜　監町山出銀　監呼鴈反

牂柯繫船杙也　音弋　檇李亦作欙皆音醉

嶕嵲嶵嶷　皆乃高反　五音奇胲音該軍中約也

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等死國可乎

鍾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　荃葛細布也

西南夷　軍候趙德使屬竇與陰未赴相失陰

未赴鎖琅當德　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

孝元皇后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

諸于　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

許皇后　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大將軍女

儀向也　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曰

寢畧深

房與宮對食　宮人自相與爲天婦名對食甚

相妬忌也　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

明光宮　朝見挈茵輿行

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

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

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

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

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隈則郤車而載耳夫

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

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其復見之豈特

七士也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

王前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乃使謁者延

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

士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覽也　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

也　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各自在隘窘之

中豈用强力哉

猿猴捉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處歷險乘危則

騏驥不如狐狸

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

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

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

攫其腓而噬之耳哉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且夫救趙之義宜若奉
漏甕沃燋釜
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
丞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而用
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
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
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
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
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
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
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
跪行爲儀千金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
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而
儀與之則是必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
老萊子之教孔子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
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能善也是
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
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
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甘茂與樗里疾爭首之讐也
夫梟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
不如不勝五散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

令臣等爲散乎
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哉
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
夫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
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
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嗛口利機上干主
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雀輕於
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更羸於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
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
射可至此乎　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
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讐耶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盤匜薄
之柱上而擊則折爲三段之石上而擊之則
碎爲百　挈瓶之智不假守器
請黜之弗使預政以稱大國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

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夫
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昏醉而求所
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柱
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脩
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
令出而不行謂之孝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
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門而守其戶也
一曰賢人不臣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逞蔽塞障逞之
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
也以此事君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
公國之君則無直逞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
成功之臣　帷憑而爲仁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
身得免焉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搆

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實然夫君以
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
生而能止之哉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
從政治爲次　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次之　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
罪無赦　削方墨筆　莊砥筆和墨
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欲有可無赦
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

之賊得之以狥於國爲群臣僇魯也若不生
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
也　首戴苧蒲身衣襏襫
有拳勇於胳肱之力節青秀出於衆者
陰陽刑德有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
不合衆
夫峭法刻誅非霸王之業筆策繁用非致遠之

術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
毋曰不司國遠者不從如天如地何私何親
如日如月唯君之節
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
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
化不可啟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
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
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
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
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
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
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
無敵矣
倚革邪化令往民移

令重則君輕　令出惟行不惟返　令不虛行
令尊於君　令不再行　令貴於寶　令重而
下恐　令本不出謂之滅
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高安
在乎同利　莠命
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
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
讀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邇其求
而遠其愛高爲其居危頗莫之救

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岑明哲乃大
行　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
死於梁池善射者死於中野
釜鼓滿則人慨之人滿則天慨之故先王不滿
也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
則百姓不養
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威嚴
則簡慢之人整齊
鄉無長游　長什長游游宗也　里毋士舍時

無會同喪烝不聚　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
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
與成於下
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上
壹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則生之養私不
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
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
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
官漁利蘇功以取順於君聖王之治民也進
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
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
王之道也
以玄虛閎放爲曳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
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
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
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歛
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迷五

衢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
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　稱馳也
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
嚴重而害於踈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三二而
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
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
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倨傲易令錯儀晝制議者盡誅

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
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睢之礦石也
痤徂禾切　文有三侑武有一赦　持社稷
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
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
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寡人非敢自為修也待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
吾願一朝安仲父也

必捋勤管仲以勞其君顧以顯其功衆必予之
有德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
如是昭德以貳君也
使海於有弊渠瀰於有堵綱山於有牢
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
大夫疏器　疏飾畫也　疏藏器　柴夫吠狗
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
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　逡遁

任之重者莫如身釜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
莫如年
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
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
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
也哉其朋乎
故凡用之兵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
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
費累伐之功盡

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
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
聚衆
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
堅攻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
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強者所以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
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
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

强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教在百姓論在不撓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
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砦程事律
論法辟衡權升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
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
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
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貪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

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窺主情婦人
嬖寵假於男之智以援外崔於是乎外夫人
而危太子
相總要者官謀事量實意美匡謀所疑而君發
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 謀一作請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聽之則聖
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
者賞罰以爲君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千里之內束帛之罰束帛布錢一畝之賦盡可知也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可讓賞
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
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
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
明君在上僻不能意其食刑罰亟近也大臣不
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

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
可以惠民 兼上下以環其私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
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
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
故民迁則流之民流通則迁之
禮私愛驩勢不並倫 以德弁勞不以傷年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
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
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
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
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　四者
倫體頃時而王不難矣　葬以楊門之扇
滿者洫之虛者實之　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
謁之　務爲不久盖虛不長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　以繒緣繒吾何以知其
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

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
無度戲樂笑語或政既轢刑罰則烈內削其
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進則諛優繁其鐘鼓
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
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
敝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

若夫教者據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
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諗之靜
雨平而雲不甚無委雲雲則遨已
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
人君壽以政年由爲政之順年時也百姓不夭厲六畜遮
育五穀遮熟　遮猶兼也
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而雕卵然後淪之雕撩然
後爨之　好緣而好駔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
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之理故乎
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
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
能兆其端者苗及之
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
閉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柰其孥辱
高予之名而舉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
而隨之猶俶則踈之毋使人圖之猶踈則數

之毋使人曲之　百姓無實以利爲首
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洙鼂之毋涸不儀之
毋助章明之毋滅生榮之毋失十言者不勝
此一雖凶必吉　潭深也
輕國位者必國敗踈貴戚者謀將泄毋付異國
之人是爲失經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毋數據
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爲使國大消三堯在藏
於縣返於連比若者必從是嚚亡乎辟之若

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　譚延也嚚即囂字
利盡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覩誅流散則人
不眺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　艾削也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
本事不得立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　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
之所以爲內因也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老禍婦人倫食
椽能踰則椽於踰　加功於人而勿得所棄者
遠矣所爭者外矣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
如無奪其事
故至貞生至信至言往至絞生至自有道不務
以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不動則望有廣句
身行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

魚鼈之不食呾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
不聽其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夷
吾之間之也不欲強能不昭智而不牧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
齊以爲行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
問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毋殺則齊然後運可請
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
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取殺智運謀而雜棄

及焉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
神以神事鬼
夫陰陽進退虛滿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
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
事以瞻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水之變氣
應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古之祭有時而朐遠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
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熹有時而熄熱甚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　熹星之明也

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虞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潔其宮開其門去私無言神明若存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
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
母　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　義於人者祥
於神矣
故曰美哉弟弟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
秉乎故曰功成者廖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
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
反無成
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
視則不見聽則不聞洒乎天下滿不見其塞
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
乎其方也薄乎其圜也薄薄乎莫得其門
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天之視而精四壁而知請壤土而與生能若夫
風與波乎惟其所欲適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卦名
利者寫生危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
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
德喜嬴而發出節時
南方曰日　其德施舍修樂
西方曰辰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

北方曰月　其德淳越溫怒周密
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爲麾者奢龍辨於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洒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
賦秘賜　贖蟄蟲卵菱　卵鳥菱茨也
君子修滌馳以發地氣　然而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臏腨婦不銷棄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沛最而稽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埒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知靜

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動有功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
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
人事不起勿爲始
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
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

侵主亂法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疆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感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　群臣修通輻湊以事其主請謁任舉以亂公法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内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小臣持祿養交而不以官爲事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疲則不能無墮倪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慕傲生怨憂鬱生疾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故已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攝骨枯而血泛（大攝謂過於飢）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遽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務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攻取之數何如毀其脩散

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然則取之若何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來工若何三倍不遠千里

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令君之臣豐公尊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

夷吾嘗爲園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

又求曲木曲木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
矣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祓獻脤
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虐而少實桓公不
悅瞋目而視祝鳧已祓受酒而祭之
曰又與君之若賢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
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
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
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
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
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
子之德矣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
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
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
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蠲
蠲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鼉其長八尺以其
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之精也
管仲求寧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
婢子曰公其毋以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擷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
而安召我居窮子其欲室乎
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綠絳之色也慘然豐滿而手足拇動
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之君之在臺上也
口開而不闔是言苔也舉手而指勢當苔也
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苔於是臣故
曰伐苔恒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堂周聽近遠以續明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
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　何以劾其然也

材女樂三千人
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
豐振以刻　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
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枝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
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
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侵臣事小察以折
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請

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亂臣多造鐘鼓宮飾婦
女以惛上　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
微孤　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
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讐　居為
非毋動為善棟
仇牧遇長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
殺之齒著於門闔
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
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羨

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
服足以適寒温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
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
足以道記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惟無禍福亦不來矣
驕傲侈泰離度絶理其惟無禍福亦不至矣
故君子上觀絶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
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
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

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
去茲毒也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
多私利者其國貧
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
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
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身之腊胜而哀憐之　偏枯握遞　關閉不開

善否無原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

水之性行至曲必流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杜曲則壽毀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涌涌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　五施之土

黃堂無宜也惟宜黍秫也　堂本作唐虛脆也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莘萯

葉下於鬱　鬱同　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

工巧

群土之長是謂五粟　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如振

切剛而不觳　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薛荔白芷蘼蕪椒連　粟土之次曰五沃　埶剽不白下乃以澤　寡有疥騷終無痟醒

沃土之次曰五位　青埶以茆音苔及　其山之淺有籠與斥　求龜竹類楢檀　其山之梟多桔符榆　梟顛也　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菟及彼白昌山蔡蒂芒

群藥安聚以圉民殃　位土之次曰五蕩

蕩土之次曰五壤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其種忍蘟忍葉如葦

中土曰五埶五埶之狀麋焉如盬　其種大稷細稷赤苗黃秀慈忍　埶土之次曰五纑

五纑之狀强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

纑土之次曰五墝　墝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剽土之次曰五沙

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蕡細蕡

沙土之次曰五堉

下土曰五猶　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

鼠肝　弘土之次曰五殖　其種鴈膳草名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
旱　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
黑鶖馬夫皆草名
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
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
家相奪也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
處下捧椀以爲緒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
課其功　今君力扶臺五衢之衆皆作
請士　泰奢　佚田　梁聚　癸乙　癸度
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
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
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
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
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虛
滿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以六畜藉謂之止生以
田畝藉謂之禁耕以正人藉謂之離情以正
戶藉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
而不盡也
捍籠纍箕勝籬屑糗　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
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
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曰比郭有握闕而

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　賜若大夫之
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
之泰臺　丁氏之家粟可以食三軍之師行
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
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
邑粟　公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
請問爭奪之事何如曰以戚始請輕重之家復
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
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

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謂之幣乘馬

匡乘馬

狼壯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變坐起之費時也

教修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

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弋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辟婢支切率音律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綷積如今幞頭爲之也　綷音律禪謂以繒采飾其側　居士道藝處士也

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

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

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五戰而至於兵　請戰衡戰准戰流戰萑戰勢城脆致衝無委致圖　今齊有渠展之鹽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　弓弩多臣輓者而重籍於民　輓苦禮切碗也

十鈞之弩非得裴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匊而弓弩無臣輓者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萑事之固大也桓公問四因於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

今傳戰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戰一

操而廢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
故粟重而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於寡人
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　故君請重重而
衡輕輕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
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
天下可舉

終歲之租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
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廬穿寡人欲使帛布
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冬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
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
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
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
慮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　民食之無茲聞之
病　周人之王循六峚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車轂齣騎土角切　絟繑而踵相隨　絟息列切繑丘僑切僑同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埤也
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
張耕當芻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箕笠當掞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被簑以當鎧鍪
菹笠以當盾櫓
夫倉庫非空虛也商賈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
也國家非虛亡也

湊漏之流曰瀷昌力切宙合　流泉踰瀷
鴕古鵄字　鞔革重革當心着之
緷統古衮冕字　卯菱即芡五行篇　疾者兩
手相拱着而不伸曰握迎　入國　城中無
積糧曰無委　獵而火曰燒時照反
鉢其休反鑿也　鉥時橘反長銳也
二升八合曰鎦烏區反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

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
能戒乎能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
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
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
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
懷其民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止者
殆身彌老而不知敬其嫡子者殆蓄藏積陳
朽腐不以與人者殆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

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
重而下恐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疏房樔邊同貌邊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
寢兕持虎蛟韋絲末韋士反彌龍所以養威也
歌謠謔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
音者也　酒醴餟醊　衰絰菲總菅屨
無帗帷幬絲帶魚纓翼其貌以象菲帷幬帳尉
尉也杭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閑也
憚諱詭唱儇而不能無時王焉
降說履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
不廢夕
枸木必待檃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巨京反則
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闢文王之錄莊
君之劬闔閭干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
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刑罰慁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
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緝也　詩曰墨以爲朗
狐狸而蒼此言上出而下險也
唐羿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
申生唐羿戮於宋奚齊戮於晉
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
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
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
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善射以

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
挫其精
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蹎步之澹俯而出城門
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以爲
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卽視
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
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必以其感忽之間
疑眩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

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濕而擊跛跛痺則
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香臭芬鬱腥臊洒或爲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
漏
熟滑皴澁同輕重以形體異見侮不辱聖人不
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
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
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非而謁楹有
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
而賤鄙爭士君子之辨說也
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
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
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　季卽莊子之季
眞之莫爲又季子聞而咲之
禹有功抑下鴻　橫革直成爲輔
欲棄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
以獨鹿棄之江　吏謹將之無皴按滑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
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
薇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妹謂之交
譝　六貳之博則天府也
和之璧井里之厥也　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
而厚受之竊也
流九止於鬣吏流言止於智者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
與之曾子涕洟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
也　唯唯而亡者誹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
而愈濁者口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
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
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
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漏
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
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
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鮮絜似善化
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
焉　孔子曰吾有耻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
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吾耻之去其故鄉事
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
處者吾殆之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
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
之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
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源可以濫觴及其至
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淮
不流水多耶
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
者小人也

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
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
且吾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市竊其有益無
益君子所以知
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
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
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

事者千有餘人
言侮捽搏捶笞臏脚斬斷枯磔藉靡古繹是辱
之由外至者也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哀公請問取人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哼健
貪也詘亂也口哼誕也
如坻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未輟還復瞻彼北堤皆

繼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孔子曰太廟之堂亦
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
曰貴文也
秦公孫鞅書新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
省言寡以六蝨受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蝨
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
廉曰仁義曰非兵曰修戰有十二者上無使
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
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
也 此出西溪叢語
砏鄰知切又力智又力制
弊箪數尺不能救鹽池之滷孔融論 飯甑箪
可以分滷中水
蕭斧齊斧 劉夢得詩盃前膽不豜 呼關切
淮南子云明鏡可以鑒形蒸食不如竹箪孔融
同歲論云弊箪甑甀在旃茵之上雖貧者不
搏此言易得之物也
慶忌陳年年齊之勇士 遂禽移大懿 棄之
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

能意直言於齊宣
狐援說於齊譖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鯤居
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
趙簡子戰旦遠立居於犀蔽屏檐之下鼓之而
士不起行人燭過一言而勝
文侯不說知於顏色 知卽見也
此事慮不同情也事不同情者心異也
孫明諫簡子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君執黃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
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之
變化覩日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
原招大極之清泉以與穆穡之根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
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
暴暑之災陸澤山陵木盡穫
明堂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牖法七十

二雨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權紀録丘喬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樓以整切似停徒丁切梯而小
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暇隅有竈是以不寒
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 靈公聽之而心後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 選間 猶頃間也
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失貌
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諸侯不下漁色
今者客所奔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歛客所術
施也 術當作述

趨翔閑雅辭令遜敏 保者不敢畜噬狗而呼
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
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
熊飾寶刀子桓恵其大賚犛牛輕拂張敞慚其
舊儀 頭銛達而標趙綠者耶
王戎謂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
玄雲入戶上帝錫嘏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賛
壽丘之道
晉太元中史悝家有駭鵞善鳴悝女常養之

忽失女及鵞追至水唯見女衣及鵞毛在水
邊今名此水爲鵞溪
濟南郡張公城北有鵞瀦南燕世有漁人聽衆
鵞中有鈴聲甚清亮見一鵞咽頸極長因羅
得之項上有銅鈴綴川銀鎖有隱起元鼎年
字 衣苴布食鱗餕
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
貢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
語曰燔薪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

宓子蹶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衰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屠沽者賣飲食者羙臛炙膾者每物各一二百

人 膾扶吻反臛恐臞字

飯羙啗膾肴喤潘多飲酒 喤牛隕反大口也

潘恐瀋思酒

夫擅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

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沃流淫佚侈靡之俗曰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名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曰報其勢不止

墻薄咫呎壞繒薄咫呎毀酒薄咫呎酸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蹙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

減宣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

杜周事張陽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數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著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蒼頡七章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

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文字多於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總爲三蒼

元魏江式表云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蓋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少同異謂之籀書斯作蒼頡高作爰歷胡毋敬作博學稍省改史籀所謂小篆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而作以趨法隸故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小篆三符書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教籀書又尚書課最八體字不正輒劾之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涌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徵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宮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作訓纂篇新室大司馬甄豐校文字頗有改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壁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小異者三篆書小篆也四佐書隸書也五繆篆摹印也六鳥篆所以幡信也又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書體與孔氏相類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又侍中賈逵修理舊文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後慎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立石經後開鴻都奇能雲集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蒼廣雅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善蒼

雅又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晉世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弟靜別放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集韻五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文字與兄便爲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式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受學衛覬祖文威奉獻五世傳掌之書

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　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輕重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内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跼足而不以爲弊也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欬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顧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蔫席陳簟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

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又孔子云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景公問東門無澤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水厚五寸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

夫北面帝虡稱無罪焉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栢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　栢常騫夜用事鶉當陛布翌伏地而死

景公新成栢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宫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宫何爲夕司空曰立宫以成矩爲之公曰

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邑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慨然曰古之臣乎晏子食脫粟之食三弋五卯苔菜而已寡人將去此堂之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景公盖姣有羽人視公僭者公曰何視寡人之僭也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　晏子曰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惡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於脊

景公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布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何爲對曰佯問者亦佯對也

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

楚巫微導裔欬以見景公　請東楚巫而拘裔欬　令所睹於途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景公過泰山憂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

晏子曰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允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尹黑而短蓬而翳豐上銳下僂身

而下聲公曰然是也　伐無罪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

今夫胡絡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棄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

知　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

晏子作歌曰穆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靡也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廊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

景公走狗死令外共之棺内給之祭

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禮與初有司與　道理遠近翔實矣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萊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大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

王滿生藉筆牘書之　周金願爲誇誇之臣墨筆操牘

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　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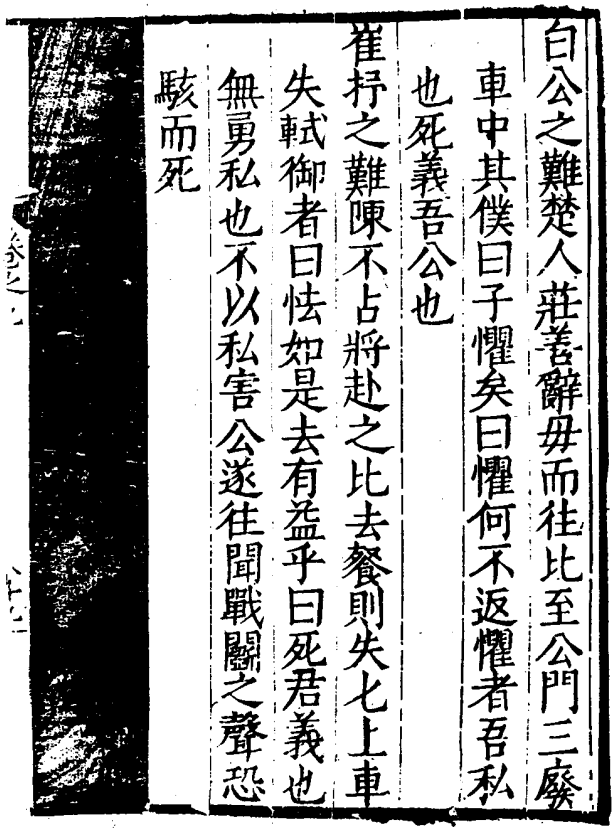
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

夏羣臣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趨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谷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

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

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吾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繩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白公之難楚人莊善辭毋而往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返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

崔杼之難陳不占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

詞令篇三

劉孝儀謝賚蝦醬啓曰龍醬傳芽退成可哂蚳醢臨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差以無辭　子路感雷精而生

孝武作四時書云魚醬調秋菜白蘘解冬寒

桓譚新論曰鄙人得鯇音擅醬而美

劉孝威謝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

無張京之犯而猶有斑超之游獵李廣之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脯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光武爲泰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

承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云不能有所前却　輦道牟首

作乘輿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輦絮薦輪綠車皇孫車也　堂皇　室無四壁曰皇

南虜塞至符奚盧山　策慮幅億義勇奮發

陳湯儻蕩不自收斂　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　谷口鄭子真不

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蜀嚴湛宜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馮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詫手苦於筆轡

貢禹云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

極場罼罼之思　罼音沐

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瀆上彭城東里者也

鮑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

所非
鴈數鳴殿前樹上　霍顯家亦名殿也
吏士皆伏稱萬歲　撟邪防非竟聞揚和
又將軍都郎羽林　都試也漢光祿掌令諸當
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因衰激極道迎善氣　呼飯飲之　飯呼晚反
飲於禁反
改定告元　改成易定　貶成抑定
譬猶鼸鼹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音精劬

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朔言不純師行不
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
其諛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
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首陽爲拙柱下爲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其勢不相權也
李蔡爲人在下中　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
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　意象愠怒
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何哉　夫計之生孰成敗
於人也深矣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
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不死而虜囚
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
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
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
囚而不辭云
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

陽聞之孫恩時所此鼓見白霍飛出翱翔入
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
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
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
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
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辨士曹丘
生數招權顧金錢
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

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
爾雅槐棘醜喬枝皆翹棘桑柳醜條椒檄醜棗
桃李醜核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李曰荎啼
之檀梨曰鑽之蚗龍伏之音決
何植常以縛織扇爲業以奉供養
周勃織曲簿許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宋武賜何戡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
五明扇七葉扇蟾翼扇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

介之推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羊孚雪讚王彪之時序曰因扇上有二疎畫
作詩述其美
益部耆舊傳杜真孟宗周覽求師資用將乏以
磨鏡自給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往會其葬
齎磨鏡具自隨債磨取資然後得前
多羅粉器嚴器發桓溫女家有織金廔爲
嚴器后妃傳云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
花勝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斷自成
光若明月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芝勝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其珠盤玉敦音堆敦牟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
謝朓草殊流美猶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
林中則飛花蒲目
索靖章草出韋誕謐峻除過也有山形中裂水
勢懸流雪槩孤松氷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
不逮

抱朴子曰善圍棋者世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
綏明有基聖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
協張墨是也木聖張衡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之巧
過人骨騰肉飛
說文曰榼酒器也榼音盍圜榼
魏舒遲鈍質朴從叔父吏部衡有當世名猶不
知之使守水碓

說文曰礹莫佐石礎也礎音對　廣雅曰簀子謂之簟謂之鏶戈涉說文曰鏶鍱也

鏶也　說文曰鈽音盧錯銅鐵也　鑪

鍥斯也有高下跡以此鍥彌其上而平之

鍠橫犁鍥壁可式取看

裴潛爲尚書令妻子貧乏織箄笓以自供音裡畔

廣雅曰鏶集謂之鏶戈涉說文曰鏶鍱也

方言曰舟首謂之閻或謂之鷁首郭云今船前作青雀是也舸艦雜船也

廣雅曰艇舟艇舟也　淮南子曰越艇蜀艇不

能無水而行　竹索謂之窄音鑿

箑簏　釋名舟中狀以薦物者曰箑言但有箑也箑林也其上板曰簏言所覆衆慮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其在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

璋半圭也琮瑞玉也八寸車缸璜半璧也

巾幘冠弁冕屨舄履屣屩屧芳未韠

絲素縑縑綵錦繡羅綺織成綾縠紗綃絺罽紬絹縑帛綿絮幸雜紈紐組綸縞綃絃紵白疊火浣布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纚筛也麗可以筛物也綺倚也其文欹邪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采也相間皆橫也福言長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意也有棋文方如棋

也　綾者其文理之如水凌之理也

縠粟也其文戚戚如也縑之細者

廣雅曰綃謂之綑　綃似蜩虫之色緑而澤也赤繒也　紬抽引系端細緒也又謂之紵掛於杖端振舉之也　絹紕也其絹紕厚而疏也　廣雅云繁總鮮文縠絹也　縑兼也其系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　縑并系綃也　繡兩當　纊絮縕也

紈煥也細澤有光煥然也

蒙蘢曰莫模也貧者着衣目以幕絮也或謂之

牽離煮熟牽引如離散如綿也
說文曰絓蠶澤絓頭也一曰牽離　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
說文曰綸糾青系綬也　左思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又曰越三千
釋名布曰列諸縷總慧也齊人謂涼爲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纑布縷也紵細布也總蜀布也綺文繒也

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河圖曰崑崙以東得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耒耜犁耰鉏銚鎛耨似鋤鐲耡鐲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耰摩田器也　廣雅曰鉏謂之刈　穫禾短鎌也　耨捃拾也
繰繅車　簍絡車　捉機杼　梭
龍魚河圖曰蚕沙宅亥地大富得蚕系吉利
織纖謂之維碎受緯曰孚　絡謂之格
簍援兗豫河濟間謂之轅　所以給絲
王公孫子不鏤自彫露竹霜條故多勁節
范睢曰臣爲傭賃
温子昇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訪教諸奴子書
作侯山祠堂碑文
鄭均兄爲縣遊徼頗受禮均脫身爲傭得錢帛以與兄
施延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復到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下以養其母馮敷爲郵禮之

孔嵩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市范式行部見之曰子非孔仲山耶
公沙穆游太學無資客傭爲吳祐賃舂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梁鴻行舂爲事
閻澤與人傭書　張敬兒傭賃自給
王僧孺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以了
吳逵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
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　東楚名缶曰甾
羅罦罕罿罻罘穽　羉碅

繳　兎罟謂之罝

罦謂之罘今之翻車也兩轅中施罟以爲展轉

說文云罘覆車也　罾捕鳥也

麋罟謂之罗　注云冒其頭也

鼈罟謂之罾　罾蔡也　礮射石也

公孫弘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王尊少孤歸諸父牧羊澤中

温舒父爲里監使温舒牧羊

承宮八歲爲人牧猪見諸生誦好之因亡其猪

孫期牧豕於大澤中從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梁鴻牧豕上林苑中

王象保少孤特年十七八爲人僕見使牧羊楊

俊嘉其才質爲贖之

張華少貧常以牧羊爲事

崔鴻前趙録云李景字延祐見養叔父使牧

廣雅曰其罾謂之檛　軵謂之軵上

罾柴也網　罠斂也　箄流水中張魚器

取蟹者曰雍　鎚施鐵以擲魚爲鎚

逸論語云夫子見禾之三變滔滔然曰狐鄉丘

而死比其首禾采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采禾穗　鵸鴒音烏育　廣雅曰鵸鴒謂之鉏

鑺　說文曰鉏才何鑺刀禾鎌也　篆文曰

秦人以鉆鐅爲鉏鑺　杜預奏事曰藥杵臼

澡槃慰斗鵸鴒皆民間之急用銚也

江逌表曰昔康皇帝玄宮内金烏首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銚器物猶

存　甌甀謂之甌　甀小罌也　淮南子萬

畢曰馬蹄破罽　取馬蹄燒如炭置罽中有

頃破矣

轍軸轂輻輞軛輹轄枕

軾箱轙轡環釭轄鍊輮

當蓋轑杠覆笭枸心較憶

緧茵　說文軸持輪也　輞羅也周輪其

外　輹似人履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轄鈐

轂端鍵也　枕横在前若井床之有枕

方言曰輸謂之枕箱謂之緋音裴　載轡謂之

轙車軛上環轡所貫　轄車軸端也轂鍇也音衛　釭轂之鐵也　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鍊簡也鍊釭軸之間使不相忘　輾畏也畏也
軓也指見於轂頭　史炙輾者之盛膏
車當謂之箄步轄箄　轑似弓曲也
覆答謂之辟　枸心從下枸軸也張布曰憑
緧道也在後道　使不得却縮也
糗　粖讀與餅同　餈
陳武帝時沈衆兼起部尚書囊麥餅以噉

夏統　葵初生合半擣作粖
爾雅曰稆黑黍秫一桴二米　束晳餅賦曰楚
麩髓燭　安乾粔籹之倫
孟夏祭下甘脆　四時祠皆用安乾時
方言曰餳謂之張皇卽乾飴也飴謂之飭音該
餳謂之餹　凡飴謂之餳陳魏宋楚衛之間
自關而東通語
說文曰飴米蘗煎也飴餳扣饊也
釋名餳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
怡怡然也哺餔也如餳而濁可哺也
說文曰餪謂之餡　以豆屑雜餳也又作腕於月切蒼頡訓詁曰餪飴中著豆屑也麩細麴也　廣雅曰饊浮糅糈也先祖切
七發曰露之茹　周禮王舉則共七菹　韭菁
茆葵芹荺筍
釋名生薤葱薤曰耋言柔滑耋耋然也
酥曰飥餬　漿麵　漿澱　餈之然切糜音旦
漢書膏糜又餐糜

漢樂官七十二人絡大官桐馬酒　注以馬乳
爲酒橦桐乃成　王莽教民煮木爲酥
通俗文曰煮米糅食經曰作糝法近水則澁
虞悰獻狒及雜肴數十輿
糜粥　膏粥　糝　糅所戟輿狒同　麶黃
麶丘輿肺胹蘇本　血餘苦濫熟洛河　羌煮
胡飯　蒼頡訓解麶煮麥也麥乾粥也
黃頷臞　釋名曰麶亦名齲也熟煮之齲壞
也、又曰肺胹饘也全米糝之如膏饘也

說文曰膊切熟肉內於血中和也　又曰羊並曰餑　釋名曰血餑以血作之增其酸豉之味使甚苦以消膏而加菹其中亦以消酒也　釋名曰餅餌也溲麥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慢漢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餅湯餅凡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　粔籹蜜餌有粰糧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附從買家輒大售　桓玄因客食寒具不濯手汙畫後不設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

擁胡兵破京師之應

東觀漢記光武問第五倫曰卿馬市椽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有之乎

英雄記曰李叔節與第進先共在乘氏城中呂布詣乘氏城下叔節殺數頭肥牛提數十石酒作萬枚胡餅先將持勞客

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

宋書曰王悅之爲吏部郎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合辭不受　又曰何曾爲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曾來往復數置晏上好水引餅曾令婦女躬身執事以設上焉

又曰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瓤爲心蒸之使坼裂方食

北齊野書曰庫狄干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連問此豆餅何得來

抱朴子曰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　賣餅兒王盛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尋而談論及於味倫稱侍中劉子楊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尋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楊之妙抑末乎倫曰晉曠齊牙古之精也魏子楊今之妙也子何問焉

王羲之郗虞卿選婿獨坦腹東床齧胡餅

盧毓爲吏部尚書曰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立爲新豐縣

質帝食煮餅腹中悶　周明帝宇文毓食糖糙遇毒　何平叔夏月與熱湯餅汗出

費長房見壺公非常身爲掃除并進餅

京兆舊事曰蕭彪爲巴郡守父嗜餅徒至市立車下自進之

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士張主私賣餅爲蘭臺令史所見方言曰餅謂之飩徒損切或謂之餛

音張或謂之餜音渾說文曰餅面餈也

雜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食經有髓餅法以髓脂合和麪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距立秋無食煮餅汲水溲餅　夏月飲水時此三餅得水即冷堅不消不幸便爲食作傷寒矣誠以餅置水中則滲唯酒溲之入則爛也

王郎上劉纂等槨蒲曰左中郎樂林得纂麪肉共啖湯餅縗龔祭儀曰夏祀以蒸餅　荀氏列饌注曰夏祠以薄夢頭

盧諶祭法曰四時祠用夢頭餌餅醴牢九夏祠別用乳餅冬祠用白環餅　宋人辨牢丸作牢九楊用修亦云

徐暢祭記曰舊五月麥熟薦新麥作起溲白餅

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避惡

時鏡新書曰四月八日長沙市肆之人無子者等供寺閣下羊肉薄餅結願以記鬼徙徙有驗　曲捥　象約

蒼頡解詁曰膲少汁臛也瞶臛多澤　膹房大切說文曰臛肉羹　楚詞腩鼈炮羔　鵠酸膲鳧煎鵠鴰露鷄臛蜩

釋名曰脯博也乾燥相博看也修縮也乾燥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修脯也膊補莫切薄脯膊之室上也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肭獸脂聚曰腒音著又曰雉羹鷄羹兎羹芼羹

說文曰鹽鹹也鹵西方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

謂之鹵鹹酸也河內謂之酸

廣雅曰鹹消音蔫七旦切醞音煖步典温鹵切鹽也

用官器作煮鹽官牢盆　如淳曰牢廩食也盆煮鹽　淮南萬畢術曰鹽能累卵　取戎鹽塗卵取他卵直其上即累也

吳録地理志曰吳王築城以貯醯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婁門外爲鷄塘又名婁地

齊武遺詔靈坐惟設餅果茶飲酒脯而已

莊子云周周啄羽以濟河　兼兼　蜑蜑

晏子相齊時食脫粟之飯茗菜五菹而已

陶弘景曰茗茶輕身換骨丹丘子黃山君服之

廣雅曰荆巴間採茶作餅以米膏出之若飲先炙令色赤擣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茗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

王朗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三階之前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蓮蒲　華華　朱草　蓂莢　福草　福拜

延嘉　紫達

白虎通曰賓連潤達者樹名其狀連累相承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平露樹名也

唐太宗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驎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騮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紅赤

何法盛徵祥記曰麒麟者毛蟲之長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禮曰鷄肝鴈腎鵠奥鹿胃　鷄鶉雜縣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呼豕爲獾之涉河南謂之彘吳曰象黑頭也猛豕奏毛也

貔　熊　羆　撑厥　貙　貘莫格切　駒駼

猩猩　獌獌　獑獑　風毋　豺　麑

狼　狐　貉　猱　猴　猱　玃　果然

驒騱　昆蹏　蒙頌　麝鉢呼犬切　麅　雌誄

鼷鼠身長須而賊古閩　鼬如小熊竊毛而黃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鵝如今野鵝弄吭山泉故號爲泉鵝又云有野鳧栖息松間號爲松鳧

雋音攢一名杜宇又名鶗鴂弟桂一名田能鵑子規即秭鴂爾雅曰雋周也

鷄冠雉青鷄愛子忘親鵑似雉

鸛鶇屬一曰牟母一曰鴉水札鳥蔡余義

萬春鳥含利鳥兵曹鳥巢衣鳥

烟澤戶故切爾雅云紡澤虞

鷹鶻鸇隼鶉鵰鷲鶚白鷹

東海有鳥名意鴳堯使羿繳大風于青丘

周成王時人獻比翼鳥名兼兼

鰬魚鮫鱒鰿魚音薛鰌魚鱧鯛也

鮭魚鮯魚揵額魚海鰌石蚵魚音矛

鰆魚黃靈魚儲魚鱖魚

王莽以閩東兵起憂懣不食但飲酒食鰒魚

鰡鰋魚鱮鱮魚鱮魚鮨魚蔵魚

縛魚鮭六鮮鯛無遺魚鰿

鰿薰嬴鮪鮛沸鮅鰋師魚

文魚鯩魚鱳魚並山海經豪魚

飛魚鯸鰿魚鯸霸魚啄魚望魚

瓗魚橫公魚髮魚蒲魚印魚又謂通印魚

郭延之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六里堯母慶都墓前一池魚頭間有印魚文名頗魚非告祠者捕不可

寄魚君魚琵琶跖齒黃雀魚鷰魚

鳶魚鱵鰯鏡魚含光鯸窶

吹沙伏念婢屣奴孺螽銅呪

鱷鮫織杼鮭鮨新婦魚海狶

黍魚高魚蘆鱒竹魚乳穴魚

鱖魚

蘆雉似蛤蟆烏頭似鼉鹹雉似烏頭

越王似鹹蟛蜞小者螃堦朴大於蟛蜞

沙狗似蟛蜞招潮小蟛蜞倚望形如蟛蜞石碏巨隕反大于蟹蜂江小如蟹

蘆虎似蝟蝪

石華　蚼蠙　蠣胡遘　蠙蠣上尊爲切下携俗謂之海月大如鏡

茲夷乃山龜之巨者　海鏡

守宮　蜘蛆　白魚蛸魚也　蜿蜒蝸牛也

內則蝸醢而芥食　縊女　馬蚿音賢　爾雅蚿開馬蛾也　蜡知將雨　竹蠹

蓼蟲　螬　螟一名蚼刀蟧蟪姑也

鼠負　姑蠪　蒐謂之强蜱　蠶桑　守瓜

蚰蜒　蝡銜入耳　蜑　蜚蠊　蠛蠓　蛩蟥　爾雅曰蛣截蝪湯也　蜻蛉

蟋蝸青蚗也　蠆　蝗　蠋　短狐　沙虱

君子樹　長生　萬年　董葉　無患　栟櫚

敕鳶　合歡　白銀木　秋尤　桄榔

欀　蜀志曰莎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生果出蒟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

木縣　杭　橄欖　柜　貝多　槐樸　奚　榼藤也　文木　平仲　君遷　古度

射干　時好

部葉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破其皮肉白猪肪着核不離味甘酸核如荔支

思惟樹即貝多也　千歲　慎火　勝火

交讓　建木　若木　姑繇　丹木　黃靈

迈魂　如何　仙樹　棆　机　木鹿

男青　尋木　蜡麻　楠讀　琅玕　盧頭

欀　柒棠　櫧　羣諸　帝屋

六駮陸機詩義疏云青白駮犖遙視似馬

櫧石南　酒樹　都勻　烏文　此間制木汲冢周書王會曰白州此間者其花若羽伐其木爲車終日行不敗

桂　箭　桃枝　箘竹　實節　苦篁竹似桂而概節　筋竹　雲母　欐　篦

枸竹　箇　苞　鷄頸　籠篦　箇　箄

仲竹　篡　棘　箇　弓　簜

仲思棗　波思棗

魏章武王景哲論裴伯茂以梨擊按旁汙冠服

周人木德以桃爲楔言氣相更也
管子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以黍雪桃
旄冬桃𣏌桃山桃音斯桃曰膽之啖我以餘桃
淮南子云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梧
崑崙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
公孫僑相鄭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
魏文侯見箕季從者食其園桃季禁之文侯曰
季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
夢書曰桃爲守禦辟不祥夢見桃者守禦官
神農經曰玉桃服之長生　度朔山上有大桃
四王起事曰惠帝軍敗日向巳中太官未暇進
食左右有賫秋桃十枚使以獻帝帝食三枚
石超使人擘手奪三枚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秦桃櫻桃紫核桃霜桃金
城桃胡桃綺華桃含桃紫文桃
妒記曰武陽女嫁桓宣武絶邑家有一桃宣歎
美之即斫樹折
關尹喜內傳喜從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
碧桃
葛由上綏山得仙諺云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
亦足以豪
陽都女隨犢子出種桃後見在潘山下冬賣桃
棵　晉華林園桃七百三十枚白桃二株候
桃三株
鄭緝之東陽記大末龍丘山有一巖前外如窻

牖內有石床前一桃樹其實甘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洛陽伽藍記果陽山有僊人桃亦曰西王母桃
也
嶺表録異記偏核桃出占單國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黃李青房
李綠李頗淵李合枚李羌李車下李燕李侯
李蠻李　廣志曰鼠李朱李可以染
又曰麥李細小溝道李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

赤李房陵李餘甘李榛李房李離核李黃扁
李　郭子橫洞冥記王葉李色如碧五千歲
一熟亦名韓樂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株名安陽李
杜陵有益李　棯李
李果賦云仙李縹而神李紅　又房陵朱仲之
李　又房陵縹李又銅馬朱櫻房陵緗李
鹽鉄云李桃實多者來歲爲之穰
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青梨大谷　金枝

縹蒂　紫條　瀚海　青玉
廣志云北芒張公夏梨海內惟有一樹常山亭
定梨山陽鉅野梨又鉅野豪梨上黨梨亭梨
新豐箭谷梨廣都梨重六斤
辛氏三秦記秦川御宿有含消梨
呂光時燉煌獻同心梨　洞冥記塗山北有紫
輕梨　伽藍記報德之梨承光之李
魏文詔曰真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
西京雜記上林有朱柰紫葉柰　燕支　麗支
燕紫　候
徐藻妻陳氏石榴賦曰惟木之珍莫美石榴耀
鮮葩於青春結芳實於素秋
王倫妻丰氏石榴賦曰振綠蔕於柔柯垂彫子
之累衰　梁侯烏椑之柿
裴淵廣州記曰枸櫞似橘如柚大而倍長味奇
酢皮以蜜煮爲粹
詩疏義曰樹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
楊檖樹實如梨但奇小耳一名鹿鼠一名鼠

梨　詩隰有樹檖
槟榔　餘甘　蒟子
盛洪之荆州記無復縣有苦梹村地多木瓜樹
其子大者如瓶
爾雅曰劉杙　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
出交趾杙音戈　劉兵器又殺
吳都賦曰捨劉樂霜　南方草木狀曰劉三月
華七八月實熟　詩曰六月食鬱薁云其樹
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　杜梨甘棠也

楔棗華林園有四株　子虛曰櫨梨樝棗（樝楂棗也）
左思曰林檎琵琶橙柿樗椇
爾雅曰櫰椵也　臑奴到醫炮羔有楩豫
枳椇（矩）　扶櫨　楛榴　栘柿　栘栗
詩義疏枳椇樹高大如白楊有子著枝端支柯
不直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江南特美今官
園種之謂之木蜜能令酒味薄以爲屋柱則
一屋酒可薄
薛瑩荊楊江南異物志探（音嘻）子樹產山中實

侶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有之
左思曰藿蒳豆蔻
木威　楓木　栟櫚　梓桐　樫柳　櫟桑
楛橀　枸杞　檿榆
爾雅曰枕（求）檄枚也　棪（琰）　五衢之葉
帝休之葉　魏都賦果則谷棪山梬
楊桃　鷄橘　王彪之閩中賦曰王壇侯栗
三廉　鬼目　甘藷　燕薁　廉薑
爾雅曰蔌蒮（相維切）　扶留即蓌葉也
廣雅曰蘄（丘軌切）蔡也薪賁馬辛也
蘆菔　蕫　蓌荷　苦寶　薺　蕨　蓳　荇
邪蒿　芸薹　薰蒿　葫荽　優殿　雍菜
冬風　絡菜　蔣（竿吟吟）波稜
蒿香　鱭金　鷄舌　龍腦　雀頭　蘇合
安息　薰陸　流黃　青木　旃檀　甘松
艾納　霍　楓香　棧香（牋）　木蜜　栟香
都梁　甲香　迷迭　零陵　芸　蘼蕪
揭車　杜衡　荃香　薰　茝　末　文生

驚精香　蒿本　神精香　龜甲香
詩疏茏藍蘼蕪也幽州謂之爵瓢
茶　荈（來詩）　諸侯王鹽（音戾）綬綠綬也
蒿　青蒿　莪蒿　蔓　王芻　蒼　蕭
莎　當富　茸　商蘇　竊　王蒭　蒭
廣雅曰烏麩（借詩當也）爾雅曰蓄（丸到）葦切衣
戒火　卷施　玏　酢醬　稂　莠　臺
鷰綏（五歷）　皐蘆　翹搖　菌　巨隕　承露
扶老　鳥葵　馬蓼　蕣　葦　莞

荔挺　彫菰苕　蕪　亂　萑葦　蘩纘
綸組　帛布　離南　舒州青練筆　鷰眉鵾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
也蒲桃西凉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
石凍春雷平也燒春劒南也桑落陜右也
說文曰醙酒毋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
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首酒也
趙穆貞淑平粹才武清通　落落穆穆
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而不竭

謝玄叔識局貞正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朱公叔飇飇如行松栢之下
諸子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
狡直果俠　亮直清方　擬量託情
庾義拔尚率到　率易才悟
法深道徹高扇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風神秀
徹　鍾皓父祖至德著名高風承世
陳淑居西豪里　器朗神儁
裴遐以辨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
琴瑟　機幹　長輿嵯巖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
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
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
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
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
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
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之怒伏

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
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扶搖抮抱羊角而上　抮如左傳憾而能抮者
同抱如詩克岐克嶷之嶷　抱罕讀孚罕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
上游于霄霓之野　霄如紺綃之綃霓翟氏之
翟　劉覽偏照　劉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
也　鉤箴芒距微綸芳餌　加之以詹何始

嬛之數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
純白不粹神德不全　粹讀禍祟之祟
鷹鵰搏鷙　鷙讀什伍之什
暮年而田者爭處墝埆　墝讀人相撓撧之撓
先者踰下則後者歷之　歷履也音展
猶錞之與刃　錞讀頓　穆忞隱閔純德獨存
堅強而不韗古回巨伍切　湫濼寂寞爲天下梟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與我豈有間
哉　耳聽滔朗奇巖激抮之音揚鄭衛之結
樂結激楚之遺風
此齊氏之所爲形植黎累悲憂而不得志也
夫形者生之弇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
也　故雖游於江潯海裔　潯讀葛覃之覃
馳要裹建翠蓋　裹讀撓撧之撓
雪霜瀼瀼浸潭菰蔣　瀼讀維絅之維　瀼讀
及滅之沒　菰觚哉之觚　蔣水漿之漿
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　蟯讀饒　蚊讀鳥
蚊歩之蚊也又車蚊轍之蚊也

今人之所以眡然能視　眡柱營然能聽　營疾
營之營　形體能抗　抗扣耳之扣　而百
節可屈伸
足蹟趹埒　蹟蹟楚人讀蹟爲蹟音頡
終身運枯形於連嶁列埒之門　連讀陵
嶁嵏嶁之嶁　而蹟蹈於汚壑穽陷之中
壑讀赫赫明明之赫
漠瞑於勢利誘慕於名位　漠沒溺之沒瞑織
絹緻密切眠無間孔之瞑也
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蘆炫煌蠆
飛蝡動蚊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
摻讀參星之參　喙不悅懌之喙萑讀唯
蘆曰蘆　儲與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
度而通光耀者
深閎廣大不可爲外剖豪析芒不可爲內
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　攉讀鎬京之鎬
形苑而神壯　苑讀南陽苑之苑
茫茫沉沉　茫讀王莽之莽　撢挩挺挏

世之風俗以模蘇牽連物之微妙　模蘇猶
模索　不與物相弊撥　弊讀跋涉之跋
其所居臺簡川游太清　引楯萬物　楯讀允
恭之允　休於天鈞而不碍
設於無垓坫之域　今夫冶工之鑄器　鑄讀
唾祝之祝　累受襲恩
槐榆與橘柚合為兄弟
百事之蔈葆葉條葆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
也　葆讀苞有三蘖同

譬若周雲之蘢葰遼巢彭濞而為雨　濞讀撲
筮之筮　撲貫萬物　騎蚩廉而從敦圖
蘆符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　符麪趕
之桴　壑古析字
若夫無秋毫之微蘆符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
垠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從洞萬
物揣九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
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
大牛號之涔無尺寸之鯉　涔讀延祐曷問急
氣閉口言也
夫楸木色青翳而羸瘉蝸睨此皆治目之藥也
至德之世甘瞑於涸瀖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
宇　瀖讀開放之閑
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瞞瞞
於是萬民乃始惆雌離跋　惆蕭蕭無逢際之
惆　劉惆莫蘭切　雌胡瓦切
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嶽提挈陰陽
嫥捖剛柔枝解葉貴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　易
河間易縣之易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瘽　瘽倭語之倭
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如是者永久焉
斯謂溟涬道之根也自無生有并氣同色渾
沌不分如是者永久焉斯謂鼆鴻道之幹也
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　和愉虛無
然而不免於儡身猶不能行也而況所教乎

僄身不見用也雷同

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

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　螫解釋之釋

膏夏紫芝與蕭艾同死　膏夏大木也

天隧未形馮馮翼翼洞洞屬屬故曰大昭　洞

梃桐之桐屬以鉄頭斫地之鐲

火上蓂水下流　蓂葛覃之覃

物類相動本標相應　標刁末之末

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

淵虞是謂大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　連腐

爛之爛

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　蔈詩有貓有虎之貓

古文秋也

太歲在卯名曰單閼　單明揚之明

涒灘申也　涒他昆灘他丹

玄黓壬也　黓音弋

扶木在楊州日之所賸　賸無枝攢之攢

扶一作搏

九州之外乃有八殥　殥瘨嗣之徂

食木者力而羸　羸内羸於中國之羸近鼻

大戴禮作拂

爨萁燧火　其讀該備之該

田鼠化爲鴽　田鼠鼬鼬鼠也鴽鶉也青徐謂

之鵪　青州呼鶉曰鵪毋鵪莫侯切

天子鳥始舟　鳥猶安也

腐草化爲蚓　蚓馬蛟也幽冀謂之秦渠蚓讀

蹊徑之蹊　劉云牽

乃命漁人伐蛺取鼉登龜取黿　漁讀作語之

語　令洽人入材葦　澤人掌池澤官

民多鼶窒　鼶讀怨侘之侘鼻不通也

工事苦慢　苦讀鹽鹵之鹽

虎始交　交讀將校之校　命曰暢月

殷殷田田如壞墻然　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又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

已矣　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

已矣　扱初洽切　鷁斯　鷁彝

轉而不復員而不垝　悠悠簡簡　敦敦陽陽
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唏流涕狠戾不可止
歔鴎鵞之鵞　唏左傳嬖女人姻姶之姶
蹴海移山翻濤破岳懸崖墮石驚電遺光
魏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
乃嘉崇德之棲
標之以翠蘜泛之以游菻鱗被菱荷攢布水菰
翹英漢蓋擢穎散纓
晝隨灰而月運鬬鯨魚死而慧星出或動之也
運讀連圍之圍
故崤山崩而薄落水涸　崤山在雍薄落水在
馮翊臨山窟相通也
猱狖顛蹶而失木枝　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
遺也　其行蹎蹎其視瞋瞋　蹎填寘之填
徑躡都廣入日抑節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
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　絡讀道路之路
路無蒺藜　蒺讀猱猴踏躁之踏
澤受瀖而無源者　瀖讀燕人強言物同也

芒芠漠閔頎濛鴻洞　芒讀王莽之莽芠枚之
枚頎項羽之項　鴻子贛之贛　洞同游之
同　以游於天地之樊　樊麥飯之飯
渾然而往遠然而來　渾大珠輝輝之揮
遠緑衣之緑
腸下迫願兩脾在上　腸精神歇越之歇
燭營指天　燭營讀曰括撮
與守其篇笔　篇顓孫之顓　篇笔受穀器也
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　剞枝夫之技
剔蹶之蹶　削綃頭之綃
松栢菌露夏稿　菌讀如綸　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
飛蛩滿野　蛩小拱之拱　螣讀近殆
句瓜居牙戴角出距獸　距拒守之拒
猰㺄鑿齒九嬰大風　猰車軋人之軋　㺄疾
除瘉之瘉
曲拂遛回以像憑浯　憑愚
桀之力別觡伸鉤索鐵歙金　歙音協

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 苦監嫚嫚緩也嫚
短者以爲侏儒柷櫪 柷如鷄
是猶以斧劉毛以刀抵木也 劉驚攢之攢
趙武靈王貝帶鵕鶡而朝趙國化之 鵕鶡讀
曰私鈚頭
故人之憂喜非爲蹏蹏焉往生也 蹏同踶
無不得則無君發 君其隕切
鳥窮則啄獸窮則觜 觜古觸字
尸祝衣祑 衣純服祑墨齊衣

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劋而已 劋音出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 捶視
果反音桑 玷捶謂忖度也
玄豹黃熊青豻 音岸若士者拳音拳然而笑
到杖策錣音針上貫頤
夏日則不勝暑熱蜃蚌 蚌讀詩言采其菌之
菌 國語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蚌繼之
既多而不能掉尾 大曰蚌小曰繼
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
綑羅 緂恬然之恬
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
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
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灪而無轉清之
則燋而不誾 轉音傳譯之傳
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

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 潛汶水之汶
潘尼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衰維
繩之維 微救滅之救
相戲以刀者太祖軵其肘 軵讀近茸擠也
梡戶橉而卧者鬼神蹙其首 善博者不欲牟
不恐不勝 駔者不貪最先 駔徐救切
諸侯莫不慴悋沮膽其處 慴之涉切 悋力升切
去之千里不見堁堠遠之故也 堁讀似望作
江淮間人言能得耳
潨平其有似也 潨讀貴家爲腰玉之腰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玉待礪諸而成器 礪音廉

壁若樹荷山上　荷水菜美蕖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　荷言胡同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蕢功績之績也

遺人車而脫其轙魚倚切　弊箪飥餕在裡茵之上雖食者不搏　餕毳黿之黿　慬立而生不讓　慬渠斤居近二切桑葉落而長年悲　以庳鉦者全　鉦伺柱餘之鉦　水火相憎鼎在其間　鼎音彗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窠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　匷讀如孔子射於矍相之矍

使但吹竿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但讀燕言鉏同也

茜苗類絮而不可為絮　茜戰敵之敵　黂不類布而可以為布　黂有韭不為災之韭鈞者靜之厭者扣舟　厭讀沙滲

善用人者若蚚之足衆而不相害　蚚讀蹊徑之蹊　兎齧為餟音能

清酧之美始於秦邦　酧讀龍卷之卷　道者置之前而不輦與輊同　木大者根擢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　高陽雖將為室其始成拘然善也　拘丘垢丘甫二切

曼頰皓齒形銷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　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

卷脣咮鳴邊篠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　嫫毋仳倠也　卷權脣蔑　咮讀大口之咮鳴讀楚　嫫模仳靡倠近祂　一說仳倠讀莊維也　刻刑鏤法亂脩曲出

胡人有知利人者而人謂之駔　駔讀似質緩氣言之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詄詄燕人言躁操

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虎豹有茂草　茂音佻　茵所交切

野蔬有艽菁　艽音佻　菁所交切

今劍或絕側鼂文齧缺卷鉔而稱以項襄之劍
鉔讀稔
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毋能知之　孿立慮切
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齺酺搖
齺於協切　酺輔同
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悚
癢心而恍其色矣　是以天心呿唫者也
碻磽有莫　碻補玄切　莫堤同
摩磽有瑆　瑆堤同　水鼈爲蝘惡音予務

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怲以見容
怲普行切
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
之　單豹張毅
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
盜賊之輩醜吠犬　祭之日而言狗生
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
庸　獒狗不自投於河
東郭有狗噬噬欲齧我假而不使也　北郭有
狗　西郭有狗　噬魚佳切
新穊狗　司空狗　堵狗者　遄犬市
專宛射犬
坐射犬于外　蘩之狗來藉
人而無義惟食而已是爲狗也
執留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
嘗語君吾相狗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狗非犬犬可以爲

羊　白狗黑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
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韓公督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
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
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
惠子曰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人主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
夫大臣爲猛狗而藪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
鼠以間人主之情　國亦有狗

宋之酤酒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氏之酒其狗齕人　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迎而齕之

執彈而招鳥揮挽而呼狗　保者不敢畜噬狗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前後或視左右謂之狗附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

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

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

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國人逐瘈犬居世反音制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鵠倉徐君犬槃瓠黃耳細腰韓盧宋鵲

黃蒼章彪犬名　徐君之狗　祭之狗吏人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

楊朱之弟布衣縞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

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趙簡子田於蠪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

新穎狗伐翟勝左人中人狗之事大矣

穆天子傳狗重三徹止蘧篨　其牲狗也

黃南來白皆凌狗之名　李延年給事狗中

周官犬人易良爲狗

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灸鷄則相與爭矣故狗侶玃玃侶毋猴毋猴侶人人之與狗則遠矣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

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言天體者三家宣夜無書周髀即蓋天史官不用　惟渾天近得其情推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呂於是還疾耕家富則有呂求良狗狗

良則數得獸矣

鄭子陽之難獵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當其時狗牛猶可呂爲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廐漠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漠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

齊人有善相狗者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　此良狗其志在麋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

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埶可穴也

逸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

洪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爲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　韓昭侯出弋鞮偏綴

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搖天之山鳥若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趾孫樸續構之國丹粟漆樹沸水飄飄九陽之山羽人裸氏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

李預採訪藍田攻摵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取之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屑七十枚服之後更求故處皆無所見得其玉者琢爲器皆鮮明可玩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腯然不儳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侶無勇而未可恐狼戾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呂後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移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御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四曰后稷曰子能呂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呂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恤浴士乎子

能使保涇安地而處乎子能使灌夷毋滛乎
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菜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
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
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
欲緩緩者欲急涇者欲燥燥者欲涇上田棄
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其深殖之
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

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
八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
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
土緩草喘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
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昏殺
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
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蒋
晉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
不與民謀有年瘠土無年瘠土無失民時無
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
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
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
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郤之民既郤乃以
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耨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稺種重禾不爲重是
以粟少而失功　任地

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酒重酒是以謂之疾首
飲必小咽端直無戾　帝嚳命咸黒作爲聲
帝堯立乃命質爲樂　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
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
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雖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　吾獨焉知之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
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

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纏天其星箕斗牽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
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
西南曰朱天其星觜觿參東井南方曰炎天
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東方爲
青州齊也淮泗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
也南方爲荆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

爲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玉屋首山
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大汾冥
阨荆阮方城殽井陘鴈處居庸何謂九藪吳
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
甫田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何
謂八風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
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風南方
曰巨風一曰凱風西方曰淒風一曰涼風西
南曰飂風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一曰不
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曰
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
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
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
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
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
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

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
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
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
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
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
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
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
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
下予維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

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聽明察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徃徃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犬吠之聲皇天眷

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尊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

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泰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晢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

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遣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

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參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爲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

爲太簇斗建在寅今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爲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爲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爲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叶洽於律爲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爲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爲南呂斗建在酉今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爲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七度

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

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
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
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
道左行故太歲右轉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
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
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星萬物所受咸系
命焉

賈生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
不晐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

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大子不惠於庶民
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
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
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
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
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
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
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
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
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
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
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
而躭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
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
弼之禮也自為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
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太公陰符曰武王問太公願聞治亂之要太公
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為治其

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
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
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吏合姦六吏
與人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
買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
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
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
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
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吏厚大臣一大也

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苦富傾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衆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爲權七大也里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以少爲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畜產爲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絶吏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

王曰是民吏相伺上下不和而結其讐太公曰爲君守成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徼事

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四馬者要裹古之名馬也駕四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裹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賞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

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

薜荔草荔狀如烏韭生石上亦緣木而生在屋曰昔邪在墻曰垣衣

杜衡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
山海經文學大儒多讀學以為奇
稷栩豫章稷似松有刺細理　貞葉而白拊
犀兕虎狗之藥反　牸牛昨　麋羊麀箴羊貆猪丸
洞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奈皰
黃帝乃取峚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
瑜之王為良堅栗精密潤澤而有光五色發
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
以禦不祥

其光熊熊其氣冥冥　上甲之山獸多白鹿
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
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呂氏春
秋曰果之美沙棠之實有草焉名曰蘱頻草
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呂氏春秋曰
萊之美者崑崙之蘋
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皆翦一名江蘺一名蘼蕪又云蘼無似蛇牀而
香也　其陰有玄礵音篠黑砥　蟠龜遺知反
官涔山在太原汾陽北秀容也　攢乎謂反失氣也
其風如颱虎　倉垣牧澤浚儀夷門暉臺沙海
皆大梁地名
其中多堪孚之魚音序　魦他　赤鷩閉雉也
祈聃用神以血塗祭為聃蓋扣其鼻為聃音餌
耕父之神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
有獸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吝善駃傘獸奮
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名　吉良文馬也飛黃乘

黃茲白騮騄吉黃
焦僥跂踵重譯欵塞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
慄闉耳　開筮書名
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俊舜也
共工臣名曰相繇亦曰相柳九首蛇身自環食
於九土其所歈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
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
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
乃以為池羣帝是因以為臺在崑崙之北有

岳之山尋竹生焉
離耳國鋀離其耳令下垂以爲飾雕題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二女　山都木客
有人名曰梟音婉亦曰狡剡是處東極隅以止
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長短
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禹攻雲雨謂榛伐其樹木
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柜

周書曰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
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於冀州之野
應龍畜水蚩尤乃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
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帝俊賜羿彤弓素繒以扶下國羿於是始去恤
下地之百艱　駕言泉石期神杳冥
以綃帛製衣一岑牟一單絞一小幃
赤魂漢武誕時景帝夢之入崇蘭閣　又有青
雀羣飛於覇城門改爲青雀門又爲青綺門
紫泥海有紫水汚衣
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飲
玄天黃露半合即醒遇一蒼虎息於路傍騎
還打捶過痛齧兒脚傷見一枯樹脫布掛於
樹布化爲龍因名布龍澤
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黃翁指毋以告朔昔爲
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
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
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

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杪棠爲楫
檝或以木蘭爲櫂棹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
蘿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
中有寒荷霜下方香盛有降靈壇
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
魅不獲隱形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
有靈波殿殿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帝既躰

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骨磨青鏘爲
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
霜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
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
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
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
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
遶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

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
堦上游塵
董謁字仲元（想即董仲君也）患挾圖書繁重拾樹葉以
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
以寢其上波祇國亦名波弋獻神精香草亦
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
軟其皮如絃可爲布堅密如紈永也握一片
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翕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爲
繩繫之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
荇浮根菱倒枝藻
浮金輕玉之醫浮金者色如金浮水上輕玉者
其質貞明而輕
崆嵸細棗萬年一實有膏可燃燈
燃芳茲燈光色紫　神女留玉釵以贈帝
玉鸞釵　馬肝石
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
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塗陰紫梨琳國碧李

文犀角表有光因名明犀暗中有光影亦曰影
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曰紫輕梨
琳國生玉葉李如碧玉葉終常餌此李因名葉
終李花蹄牛跡在石上皆如花形
董謁曰昔桀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
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非此邪
駃騠高十尺帝以金瑣爲鎖絆　丹露爲漿
聲風木長九尺大如指臨因桓之水吹枝如玉

聲語曰年未半枝不汙此木五千年一濕萬
歲不枯
望風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如照月矣因名照
月珠　西王母乘靈光輦
神馬高九尺因疾名為步景吉雲草生於九景
山東二千歲一花刈以秣馬
李充亦號負圖先生
黃安讀書畫地記數又地成池矢坐一神龜廣
二尺伏羲始造網罟獲以與安坐背已平矣

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已見五
出頭矣
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白旃檀非不馥安能逆風
顧榮風韻標徹　王恭風流標望
衛玠顏識通達天韻標令
溫嶠少標俊清徹英韻顯名
王坦之譽輒胡毋輔之野標的當時
桓伊標悟省密二字叔夏小字子野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支遁標舉令宗而不留心象喻
謝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　范宣潔行廉約
王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　邊讓才儁辨逸
孫子荊天才英特亮拔不羣　賀循體識清遠
樂彥輔清夷冲曠加有理識在朝廷用心虛淡
溫嶠忠慨深烈言與泗俱
周伯仁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庾法暢自叙悟銳有神才詞通辨

支道林任以獨往風期高亮於餘杭山沈思道
行冷然獨暢
濛神氣清韶　張天錫明鑒穎發
夏侯湛作羊秉叙絕可想　謝玄神理明俊
庾和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
稽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
何充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
裴冀州微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

諸葛玄年少超詣王夷甫嘆曰卿天才卓
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飛
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
向秀游托數賢蕭眉卒歲
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
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
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領
觀所狥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林公鼻荅清析辭氣俱爽
支公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
之外　殷中軍雖思濟通長然於才性偏精
支道林造即色論王中郎坦之曰時無文殊誰
能見賞
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胷懷所及乃
自佳卿欲見不王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
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
帶留連不能已
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
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者也緣覺
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
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
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
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
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貞教則通修萬
善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

莊周則辨聖人之逍遥當時名勝咸味其音
旨　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詞情慷慨致可傳
述恨不使朝士見
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往與
支語不大當對支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
了不長進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康僧淵領畧麤舉一往參詣
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

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
羼提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羅者精進也五
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若者智慧也然則
五者為舟般谷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
無相之彼岸也

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
經云六通者無我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
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隣外之聲三曰身通
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月宿命

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萬世三明者
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

謝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
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
奔詰故復自佳耳

慧遠誦鑒淹遠高悟冥賾悟銳有神才辭通辨
羊輔新拔　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興

潘岳夙以才穎發名清綺絕世　潘云可作耳
要當得君意

岳選言簡童清綺絕倫

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
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
寫送之致如為未盡乃益云感不絕於予心

遡流風而獨寫　庾義拔尚率到

王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
城之節信為允也

夏侯玄風格高朗弘辨博暢又云格量弘濟

劉東曹何以不下意荅曰會不能用

江正江虨并以義正器素知名

王恭風流秀出　許上牀便臥臺大鼾　許璪
王邵清貧簡素研味玄賾　導弟五子
耆夷泰無競　導少子　僧彌殊不省肅乃侵
陵上國也

戴逵少有清操恬和通任性甚快暢泰於娛生
衛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　瓘以明議清允
稱　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名軼歆

曾孫也　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
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諸葛道明
與荀蔡同字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又善
於激賞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
樂　究論開明義解沉密
許虔字子政體尚高潔雅正寬亮弟劭字子將
山峙淵停行應規表　袁紹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嘆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
服見之耶

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塵外物　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康子
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
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佥令
淑有清流　又云孚風韻疎誕
王眉子清通簡暢稽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
犖有致度
劉疇字王喬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
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
游客之思於是皆泣而去
陸雲性弘靜怡怡機清朗有風格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敬頹然淵
放莫有動其聽者祖逖豁蕩不修儀檢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托大長於自藏　敬雖居
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
時有為者吐奇拔異而禍福寄之
時人目高坐未能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著王舒風緊簡正允作雅人
王平子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澄子微
邁上有父風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周侯嶷如
斷山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玉屑後進領袖
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位望殊為
陵遲
王籃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
楊朗沈審經斷　杜乂標鮮季野穆少又云德

鮮清令

徐寧海岱清士　悟賞　寧清惠博涉

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　恢字道生識局明濟有文武才思理淹通　逸才國舉　新絕　膽幹　實有堪幹堪濟過之

沉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盧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　長琳存球字弘道奉字　顗字長齊

雅有休量而才學非所經祖胤父說

劉真長劇雲柯而不扶疎

支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又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江思悛思懷所通不超儒域

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入賛百揆出蕃方司

又云率意挺達起悟令上也　朗豫

魏隱兄弟少有義學　弟遇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童清太出

辭旨劭令　浚風拂林明泉映壑　事外蕭灑

神內恢擴

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高亮義正

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衆生開美度　允字子思又名號

王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

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又云恭正亮忱烈忱通朗

誕放

仲堪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論王覇之餘畧覽倚伏之要害吾則有一日之長　八俊李膺王暢魏朗　插齒牙樹頰頰吐唇吻

諸葛瑾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楊喬爽朗有遠意楊髦清平有識喬有高韻髦有神檢九精出

虞騷有才理勝望　簡秀韶潤　眞獨簡貴

何平叔巧累於理稽叔夜儁傷其道
殷浩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孫興公云劉真長清蔚簡令王仲祖温潤恬和
桓温高爽邁出謝仁祖清易令達阮思曠弘
潤通長袁羊洮洮清便殷洪遠遠有致思下
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
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托懷玄
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
此心無所與讓也

衛虎爽爽神令玠也條達清長
韶音令辭 思理倫和志力彊正 康伯雖無
骨幹然亦膚立
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孫綽嬰綸世務而縱誕多穢行
郗嘉賓道謝公造脁雖不徹詣而纏綿淪至
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
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檀烈橘柚各有其美 何尚書神明清徹
望雲赴景萬里馳風 意滿口重辭殊不流
陸邁風檢浮峻 孫伯符雄姿風氣
琴逸居廬山二十三載耳餞石門四游南嶺
炊忘箸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
顧數七歲滔然有大成之量
敦楊楗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舉坐矚其雄
爽 敦高率通朗又高明疎率
度量風儀美劭才能豐贍

温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
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
襟懷放暢風神爽發 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
引 嵇康蕭蕭肅肅爽朗清舉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庾亮柔心應世而玄對山水
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點漆自神仙中來
衛玠如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又居然有麤
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軒軒部舉
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謝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
想　謝琰閒率有大度
祝子之歎如何可言　子路止夫子曰天祝予
王廣有風量才學　山濤雅素恢達
郗曇性韻方質和正沈簡　顧家婦清心玉映
竹林七賢風譽扇於海內
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回至半路
却返羅友有大韻從桓宣武按行蜀城闕觀
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

定是二百五十沓烏耳
世以大飲爲上頓自王忱始也
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厥字伯輿
孔融逸才飄舉　鄒湛辨麗英博
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譜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
羊公鶴羊叔子之鶴善舞嘗稱之對客甄翹而
不肯舞
謝莊謂王僧虔卿之情鴻麗學解深拔
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
耶　符朗神氣爽悟　一面頓盡一面披衿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祖廣行恒縮頭　清貴簡正　動俠
郝隆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受罰
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
念　方棁閒素
高柔才理清鮮婚胡母氏姿色清惠近是上流
婦人安固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

終焉之志相贈詩書清婉辛切箸臧顏恰禹
布單衣　庾恒巢頗似鎮西
謝太傅曰中郎殆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
抱未虛那復得獨有中郎萬也
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
百金支愍度才鑒清出支度彬彬好是披新
應詹弘長有淹度　韓康伯似肉鴨
屋實城在辟林山東　椅蒸雉不時解
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

見一羣白頭烏但聞喚啞啞聲

五嶺雙峭　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子敬實自清立　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奇肱長股之民離耳雕題之俗毛人羽民之黨

焦僥壽麻之國無脅無骨赤頸白民

楚昭王始為荆臺之遊　禮樂儒博風德稚重

王胡之少有風尚才氣率舉有秀悟之稱

慤實有堪幹　微密有意理　險拔有才

和嶠森森如千丈根雖磊砢有節目是棟梁之

用　濟有人倫鑒雅俗是非少所優潤

阮曲阮嗣宗所居　九頭靈君太華之元子

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游子莫不傷思

長霄冒鎮層霞冠峯

清女家清貞秀古跡表來今矣

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伊洛之浦受玉鷄之瑞

御史廚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集其上晨

去暮來號朝夕烏

古曆六家班固采之為志劉洪蔡邕因之韓翊

楊偉復創修之於前後宋祖沖北齊宋景業

西魏李業興逮周甄鸞造甲寅元曆大象初

馬顯上丙寅元曆開皇改用張賓又用張冑

玄　軌筭之術

祖暅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

於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今

所用何承天曆稍乖違

宋景業奏依握誠圖元命包造天保曆董峻鄭

元偉立議非之

劉孝孫張孟賓二人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

信又有趙道嚴

李業興正光曆至周武命明克讓庾季才復簡

定及甄鸞造天和曆馬顯等又云乾維難測

斗宿易差玉羊掩曜金鷄喪精王化開以盛

衰有國由其隆替　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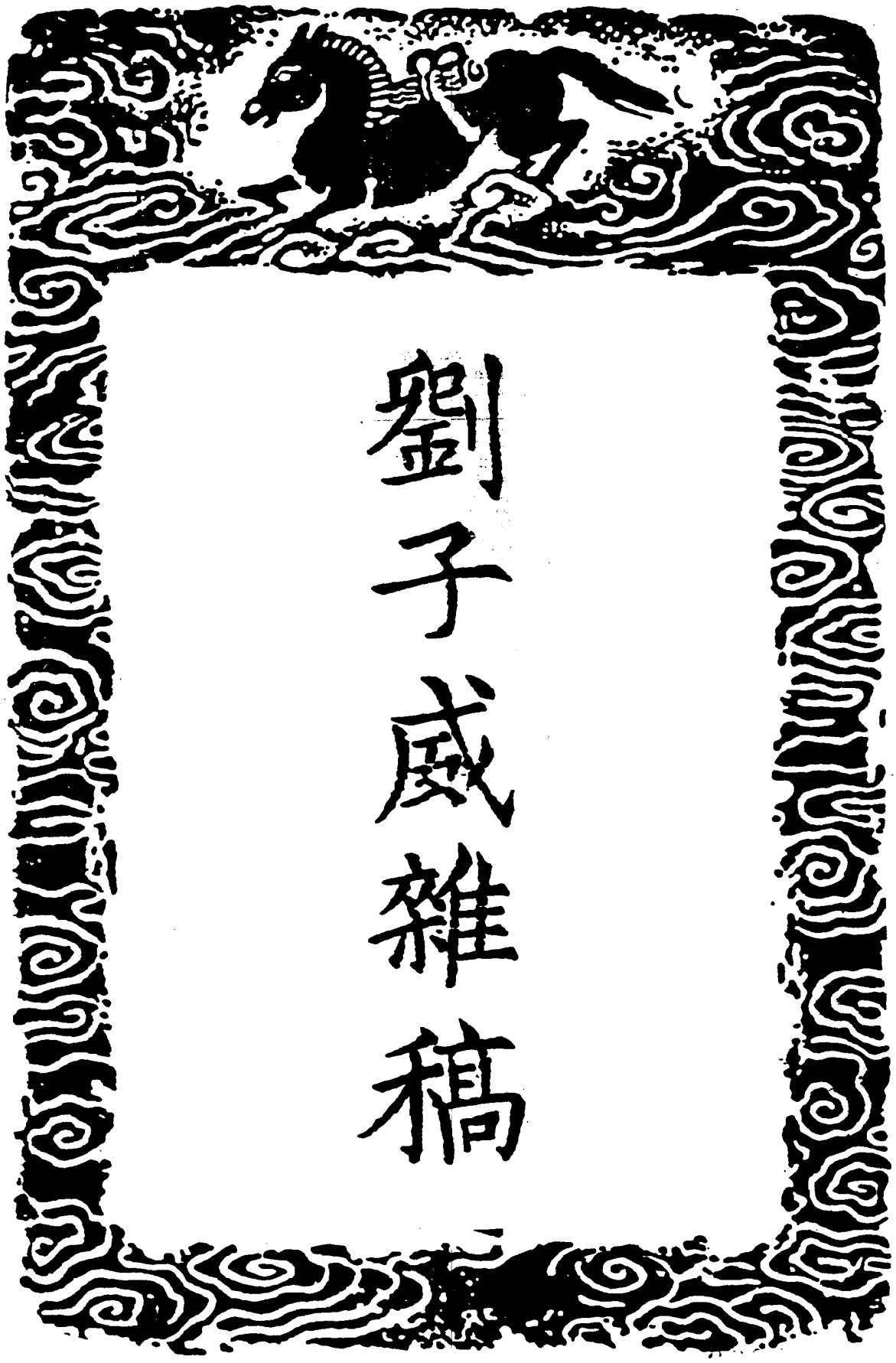
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

魏明帝時楊偉修景初曆　魏獻帝時龍宜子

修咸興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

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饋之文氣有郊迎
之典
堯年漢日所在既殊惟晉及宋所未改
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　第二勘度差變驗
第三勘氣影長驗　漢落下閎作太初曆
推交道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推月食加時術
推日食四時術　推外道日食法　求內道
日不食法　求月食分術　推日食分術
求日出入所在術

按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
天官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
命國體衆星而効官五緯入房啓姬王之釐
跡長星之孛斗鑒宋人之首亂
昆吾　巫咸　史佚　子韋　梓慎　裨竈
石氏　甘公　楚唐蔑　張衡靈憲
漢唐都李尋　光武時蘇伯況郎雅光
立三表於東西中以辨卯酉之正
晝有朝有晨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
昏旦有星中
漢熹平六年張光奏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可
相傳惟太樂常數及候氣而已
月令章句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
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
一曰大予樂二曰周頌雅樂三曰黃門鼓吹
晉時人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二行科斗書
張華以示束晳晳曰此明帝顯陵竹策也
春秋緯曰五星有入軫者皆爲兵大起
春秋漢孳曰陽弱辰逆太白經天



劉子威雜稿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劉子威雜稿

予晚嘗戚戚不怡暇昔

溢爽精豪競邇何滯淹若此嘗學定入禪又偶有所動欲有寫寄每妨於寂相遇禪子亦謂習氣尚爾陶汰當可盡耶乃戢其散逸并舊稿一二存者并載之近故鄣人程君涓謂予為降格者此則信然焉能避人指摘哉昔皇甫子約嘗

謂予文安能皆盡善固有疵類何辭者予不敢自恕自後愈刻意不敢輕構然力衰憊自不免瑕瑜人能彈拾予固亦幸之況今猶總雜乃并存示予老不復能矯舉俟後人簡汰之哉

劉鳳自叙

劉子威雜稿卷之二

長洲劉鳳子威著

幼孫獻康重校

壽姜宗伯八十

河漢來當戶長庚感降辰三朝榮典禮四嶽著精神宿德方求舊嗣賢今寵掄佇聆厘撫問孰不仰陶鈞

其二

呂侯原佐命燮伐重鷹揚鼎祚由開建勳誠匹大臣休光仍四塞淑問況延長斗柄縣初旦應

知格昊蒼

其三

阿閣集鵷鸞雄鳴鼓翼讙慶雲流日下昴宿立朝端搏拊風皆應亮章東自丹瑞芝頻有獻天老設晨餐

其四

江淮赤氣熒玄扈鳳來庭典制雲為藻和羹玉作鉶詔頒庸啓翼疇錫頌康寧世載重陪德遐年錫大齡

紹卿徐丈與予最密諸君共梓其詩今求不知所

試掬洞庭波何如咄恤多悲風振林嶠宿草恨巖阿在目魂吟僻彌時驚鬢皤遺篇徒訪落神理詎消磨

其二

狎賞愧明情遐思尋舊盟抗遊辭每激引氣嘅難平秀出言千鍛裁新字六英晚途遭更蹇收爾藉孤甥

偶讀白下集有懷伊人

嗟爾青雲句華鮮間代才飄零堪寄嘅寫送重興哀服鍊丹砂誤形消白日催祇留遺帙在宛似未亡來

其二

冥入渺茫求濛朧出意搜鍛深思力隱興逸命篇幽垂暮卸懷哽苦吟寒燭愁江山渾夢寐何處憶藏舟

壽姜宗伯

登歌國老上爲賞左塾晨朝教化親王澤滋培方浸泳橋門冠帶復齊臻求賢爰立先耆齒作輔寅清用舊臣有　詔太常催具典臨雍稽古法筵陳

其二

敭歷精勤中外深累　朝隆眷貢綸音屏藩天室精神出北斗徵垣元氣斟重使后夔歌獸舞裁將獬谷效龍吟宣麻舊底仍西掖聞進詞頭介使臨

閒適

林園景霽新興玩幾凌晨風細魚迎浪絲縈柳沸津吹香初浴罷牽袂帶煙紉荒寂斷行跡蘚滋成碧茵

雜占書

九宮飛候託符臺秘死星占庚季才門外水聲聞下筭卜當傳業客方來曆家轉式推時細玄象流行豈術該順逆疾遲天度異空勞太史記陔灰

崑山景德寺募緣疏

崑之景德寺云自晉王珉舍宅至國初以征輸稍困僧九齡肇修之至於今復漸隳有僧霖公發願募化以善緣請且因錢大居士謁予爲之疏予固未修淨行人其能信予言重霖公請耶惟復以法輪運轉文句以佛心中化他之法深入他心則展此疏也必惻然有動於中若親睹我佛據座金口所宣所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敢弛慢不虔奉佛旨者且人之修六度必檀

波羅密爲首布施所攝世界加被多人即所施亦無論少多若貧女以一粒米阿育王乃以娑婆世界總充財施其得福惟均且彼貧者亦以往生慳故其富貴者罔不由能捨難捨故受其報又若有國王喜施無所愛惜爲國人所逐梵志試之乞其妻子驅縛而去鞭捶流血亦不垂念後其國人乃復迎爲王此其誠在於施初心所發亦謂之無心布施故謂當世獲福即能保其有永無退失及所願無不如意以至後身饗之無窮若云施一得十此特淺之爲言勸誘愚蒙若裝嚴佛刹即自裝嚴其身他生相好端麗無不完具爲人所羨所謂福慧兩修者即延請智人於此設法聽者得度無不蒙其惠則雖財施亦謂之法施若大丈夫論所云二種布施者人道中有者九大悲中有者三茲不復殫述無謂人天小果未爲極致即當來菩薩未有不自二種施生者且視聽之表寂寞之際其所鑒司無毫緣遯故一念之動鬼神鑒格惟有志於捨

即且蒙祐今霖公之師壽百有十六故非自長壽天來耶若予人地頗不居後而名位不若人悅豫不若人謂非由前業耶神道詭世故非意想所及即今之享高位厚榮者豈盡由才力則當無輕於天之厚畀必茂乃德重施於蒸生若祇園精舍或有大修行人所託如景德寺之先雪竇祖師所開闡道場宗門所以不墜於吳者越有師承今茲之圮當以克復爲已任樑棟榱桷棟梠樑枅櫨栭及夫磌礎堅塗甃甓礱

礪垣墉黝堊罔不藉賢豪宰官長者揩廩發藏捐鏹散積裨四方之財各貸通有無共濟勝事若予言匪衷當冒突吉羅罪則予與錢善知識共之固無辭也

寓懷

炎暉曾不到滓踐青林西野鹿踪常滿時禽浴乍低風飄巖影落雨浥澗芳齊堅臥堪忘世連天樹色迷

悵悵

怏悒悵如何下咽朝未多選餐仍自厭餒腹但教磨胃薄疑虛嘔形侵可復瘥非能學斷穀日悴困沉痾

又

疲劇殆難勝衰羸暗裏增強生思引盡扶策莫能與數噦遑娛懌昏沉覺戰兢過從能拊慰感歎愧良朋

又

予豈望生全纏綿恨宿愆茹辛償報業啣毒直因緣染重汙難滌尤深罪可湔忍稱六度行斷滅莫敎延

戲贈客

從來放傲負時曹豈有虛名敢竊叨未暇隔墻求覿面惟聞千里赴賢豪懷水甚似王思遠結客寧如梁伯高失咲祇今稱遁世隨流若箇不滔滔

感寓

憒憒可能聊中心益自怊撙啣游息久服氣習

來調庭戶從蕪蔓園池泳藕蕭水波驚未定漁父過持榹

禪思

勤將誓願法王前退墮休生長壽天清淨砥修庸汚染塵勞屏謝欲遥捐婆羅門果還能證苦行尼軋可是仙一悟頓令空宿業三乘名理總皆圓

玄修

昔聞行火陶安公紫焰橫飛逆上沖赤雀下棄

傳簡召乘龍遥去與天通傾城奔走爭瞻送麾
手相辭荐履空信是治師專鼓鑄時教引氣貫
長虹

和人韻

遐思渺難招長遊顏易消蓬飛滄海變事隔世
途遥浩刼誰超度控魚時駕濤山川追昔賞吹
去入風飄

戲客

矜負堪憐孺子驕任教偃蹇莫深嘲得交高士
車中儛獲接名流意盡飄冇顧漢陰猶抱甕欲
親儒仲殆升霄閒居自憙苔封戶伏軾寧聞客
駕軺

說家

粹官子史古來傳訓誦王前欲省愆靈怪恐驚
逢不若神姦雖隱預能甄齊諧半是訛調語宣
驗庸多是適然鑄鼎備圖山澤内又當為茵舊
稱秋

詠懷

小室任栖真吐咽恒取新畏曦行且息避景臨
愈淪斷既材非璞光疑質類珉恥從時自恥拭
目始驚神

又

午分沉暑後舒解夢醒初隱几猶同昔勞思空
削鏤澗陰曳履倦花雨過簷踈客到何能設無
慚供菜茹

贈坐關僧

杜關經歲月心相作寒灰未斷纔餘息還能證
不來如聞昔舍觀第幾法門開定起忘多日根
由累刼培

又

慧發豈薰修安然跡已休覺生隨幻遣想斷謝
萌抽無學何依處遺身遑宥留莫云能禁步遐
涉始深幽

述懷

失咲自矜雄誰多長者風今遊仍故我吹氣忽
成虹句落江山秀身遭時命窮煙將秋色淡者

興有無中

其二

空談覇王畧樗櫟道傍枝樠液令時棄材疎閲歲遒不侵雖行立焉藉得名施措足何容易祇應同調知

其三

舉動即生猜何嘗踐棘槐窮經雖服鄭司筦謝鍾裴江嶺遐重謫省僚嗔詎衰無端遭網罟誰令爾多才

其四

責冗用難周圖全易溢尤無時天再旦駟駕日頒輈霜稿王孫草形枯澤畔游幸非荆氏產苟免斧斤求

其五

貳乘惠前綏挫鍼爲役卑繫非求美稷苴適饔烹藥玉化聞爲蜮雄鳴祇道鴟雪寒雖度潔猶自易成緇

其六

名行有差殊崇卑定實符何容爭絕騑可自任徐驅異咲槍榆雀脛嗟沙汭皃一丘寧異貉與爾入蒸廬

其七

旅世託浮漚名高懸降婁三晨饑炊玉六月釣披裘轍跡周王傳文辭考異郵域中焉足覽萬里縱驊騮

其八

隱跡寄蓬茅蕭齋柱是嵩風陰翻作浪淵思涌

成濤階軼誰將指園桃中自忉傅公當麴簏嗟爾歡清糟

七夕野望

沙鳥漾煙波澄天斜絳河星輝碧霧出榆影片雲過閣道迴初駕嚬容減秀娥咸池纔欲度林逕蔓青莎

又

斗指背陽維音從商琯移宵將畢夏分香欲佩江籬短牖延涼氣輕陰停緑漪客能談七舍

望燭光垂

贈善鄰伍翁九十序

伍翁與予同巷居少則相習其兄爲瘍醫從受禁方治多所全然俱能晦其跡不自名故皆劭於年而翁今歲在萬曆之大荒落登九十矣歲星在奎婁之分與角亢爲對巳乃五帝庭之所舍其福德自茲衍溢尚亦有所相之哉惟天祐明德德之休明其獲福無疆者亦惟載采亮章在高位作爲功業永施於四方無不丕式見德

垂祚命餘休遺烈傳之後曰其諸君子之澤者與其有不獲試隱德弗耀閉之躬惟淑善其身其輝之溢猶尚使人聞而載之慕義無窮故曰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必就問焉者則德之式孚雖欲蓋諸其可得弗彰哉若伍翁固天所迪篤其伯仲欽欽翼翼惟默用識敦善行不怠不以賢智先於鄉克自抑畏與人不盈於色惟曰我民迪小子惟恭儉是崇敬遜以自牧暨於荒野罔有干於顯奕用攘竊奇

虔而師非度冀利榮於家貽子孫者故其德曰懋哉予里中素多善士而翁實惟風之故人有過惟恐翁之聞之爭自濯磨砥立名行無俾翁所訾故翁雖不言而人信不動而人罔不畏故予與翁同閭閈常若聞芝蘭之薰使予實心醉而一不知古之耆俊其能壽邦國恢王業培景命敷聞於代者其視翁孰先後哉翁惟不用於時故亦篤厚乎允是崇是長無所於泄越輕蕩之故養盛之致潛淪默契喻於奏假無言其天

民與莊生所云內支盈於柴柵是庸有意乎其爲德遠於自然有所造作然乎故內經亦云至人與天地相畢其次亦能養之以至於無窮則翁其諸養其初不鑿以靈智之發與末不亦樂乎天之所命無間然與予出入未嘗不式其廬瞻其顏色則恍若自失信有道德當達於朝宁被以更老之稱養於太學風示四方有若是敦固之老足以勵人倫厚風俗成敎化豈不豫哉而時者未及雖以翁之韜涵含蓄深自匿者故

未知其為古之至人與抑亦善養者不可幾測乎今其子孫濟濟咸迪於教即且被推擇其加恩於翁溫綸荐被是惟其常予敢敬獻一觴侑之以言為翁賀

立秋

商音初命管斗畢建辰中去鳥牽沙落流泉透澗通涼生芳夜色爽入白煙風節候行當紀先將數遞鴻

又

巳德應三辰秋生五勝新徙遷從改候相襲驗移神玉葉雲多色金波月半輪盈盈光似水總是道宜人

藥名

烈節石龍子陟釐黃褐侯別羈求地耳姑活任瓜蔞蒿尾仙人草狼牙鬼督郵宜男能益智慈毋嗜鴟頭

秋夕

林景炫新光月殘況畫梁故人違歲久衰草奈思長花氣涵幽院柳陰垂隔墻蘿薜日夕掩扉押為機忘

又

徙坐避炎曦風來庭下楹潛魚牽荇沒新水漾花遲時晚慷深悵雲秋生好姿流渭臨夜色嘹歷向煙垂

贈周太常奉使 周王

仙郎將命玉京初喜見恩華慶典攄賢行褒嘉藩屏重温綸荐被 寵光餘 聖朝敦睦崇明

德宗正疇功宣大臚介使遥臨蓬藪目雲成五色照河渠

又

旌禮由來隸太常還聞掌瑞載珪璋欲親天室無胥遠重奬彝倫延譽芳寅命東郊開寶曆永綏時萬襲休祥明庭作洛傳新制臺史瞻星入大梁

與友人

頃之游教良所為快雖復荆州之談才性洛下

之貴遺放想吐言動詞未有若是之稱愜也當
今名流惟公家兄弟與百穀耳所恨者不與僕
爲衡而欲外之似未然耶僕已憊無世情猶望
公等振槁發蒙杜四方游談之口不庸愈哉乃
爾耳殊疑之聞公有所上事僕雖不敢言然懷
憤恚久矣其餘詰解精練經綜世務出常慮外
公何不與僕參盡僕謂人不能知惟自知之亦
復自惜十纔用其三四餘半未及施今以才自
名者紛紛公試觀誰當擬者惟公頗儻募自意

然氣矜之過又可一之稱亦非雅談僕所期待
公深無嫌好盡也欲造且未能然願望見草草

謝孟逵晛佳集珍藥啓

鬱藻翳華儼長離之翥雲氣萬金良石驚晨乙
之觀虹祥詠言成秩嘉鑿落之鮮支盡受精方
誇數投之良驗洮洮清長上聲盈視麗靡平聲濯濯
和滋是蠲美疢覺搏風而已失亟循覽而徊徨
訝徑寸於如規諒赫靈於倏忽撫思流韻而遐
寫悠爾惟懷載震及時而屢引競傳如達謹三
薰三沐襲以瑤函以吸以禳保茲鴻齊

昨承寄佳集珍藥掌記者遺去一札已乃
見之知爲二孫推度謹復移謝
辨惟梓慎是察分星識洞君平實明刻度季咸
何有於驚走蔡澤空傳於嗤吟是以日紀重其
加辰軼華傳於近代精稽祿命懸記休祥某遠
慙齊相焉測地維俯愧宋公數過談驛豈所敢
望橫金剌肥抑又何知高閎總駟穆茲貞卜中
寐軫心悅此占事循涯流慮有紆玄鏡曲垂照

私若鑒淵氷深咫灑濯

慰洪君洪君有所不快詩以解之

僑居無恨跡蕭疎攻玉何須惜礪礎爲重結交
傳好事非通輕俠致稱譽名卿爲載如椽筆青
史頻宜汗竹書却咲着衫持手板剛聞辟上候
公車

代人寄某給舍

歲暮相逢意自慘天涯飛夢耿塞宵白雲已遠
江帆度青瑣猶懸劒佩遥回首前朝鏤石闕傷

心滿地一漁樵丈夫好作封侯事拭目麒麟閣上標

偶書

簪冠裁就更扶疎湘水漣漪薄篷篠已辨剖符持虎節功名還用殺青書

徐祠乘春看花得新字

相携來上春花樹出煙新映處非關雪飄時詎動塵承杯疑巧笑吹笛想清神應是徐君楊真憐宿草晨

其二

朝來芳樹色最是不禁春帶雪開江國凌波似洛濱鬻嬌流未轉香艷寫爭新驛使何當發臨風懷若人

贈陳生康父

宿昔負奇氣然諾期不侵間購此多故委身荆棘林適不與時遇中路同浮沉出門何所詣感嘆不能禁親戚或棄捐重爾懷好音迭宕執高節談笑輕黃金辛苦事遠遊愴愴臨路吟長川白日暮還望澄餘陰蒼茫無終極轉側愁我心飄風逝吳都羈旅江漢深俛仰千載內聊自意所欽

其二

誰謂北風寒吹爾衣裳單舉步相局促拘限不得旋沉迷青史書回惑竹簡篇行吟復坐憶往往自熬煎生平不窮娛所以輕往賢傲睨一世間縱恣窮可歡發言惟笑謔驚坐何譁喧偃息此丘樊招搖西苑園長松被修坂白水映漪漣

登涉極山崗葛藟肆攀牽垂人況多感四睇增九瀾馳光不可繫百世浩漫漫徼我方寸心欲語何能宣物莫不自得適意無奇偏及爾抱深思胡爲獨悵然

送人金陵謁游

金陵帝里可淹留甲第朱門盛俠游腰下輕虹時自拭花前大白數宜浮青雲冠蓋多宗從故里交知盡貴侯著曙啼憐歸騎擁江干紫氣曉煙收

送客

爲邦愛客祖筵張金駕尋山興更長散落天花廻舞席折來煙柳動離觴占星已報賢人聚賦雪翻從選佛場去向朝中傳盛事吳多文學與循良

送長洲劉使君

溢巷盈塗睹擁車使君入計奉天書朝正始赴冠裳會奏對初傳春殿臚寬政在人餘惠愛課功高等重聲譽江關祇惜屢攀戀　恩詔爭如省席虛

其二

趣駕星言赴會同芙蓉官闕九天中異能方向書曹獻褒賞先從著籍通送遠一朝延望日恩深累載素依風若言劇邑安危倚受署真驚社稷功

春思

孤島春煙海上斜拍堤楊柳雨千家徑紆草濕聞喧鳥棧曳川長覆落花巢鸛數驚遥露埜谷雲蒔起卷晴沙請看躍履林間客不與人羣意故遲

即思

春氣禁寒住長林噎日斜猊啼煙未徹鳥狎境猶譁流水漾殘月度香吹暗花樹藏山宇僻火宿地壚衆拂霧光遥吐含滋緑漸芽劇憐夷淡勝塵慮詎能加

請濬菴講師慧慶寺開講

寶檀化闡開題已覺放光法席風颸妙明必資

演說如來三十九會正智百千萬門七辨藉其機鋒三學賴斯爲對是以靈山一會圍遶儼然支那衆賢咸請無替濬法師金河龍象南嶽化城蘊道亢宗發言成諦沉光示現獎誘羣迷傳斯義解注灌頂之慧津暢此梵文灑苦海之甘露某等厭深業識久誦歸依感切應身罄惟誠請願由天來降旃象起迎默而許可初心未捨登藻蓮之高座投禮大千白維那之揵推問何所損證總持於結集談實相之因緣破纏蓋於

幽蒙講眞空之畏絕想慈悲爲念盡度闇浮隨在弘通初無揀擇衆等不勝懇欵謹啓

刻張侯時義序

夫經術之於治道豈直相爲盛哉王路開則經術作其爲用也挈領天地而委萬物秩官之所以即治禮樂之所由興也顧其言皆理性之幾微神與化之深旨也必能融研默識涵泳浹洽上探數千載間而前後聖之精神性術皆歸於我聰明識慮而其爲經爲傳爲訓故爲箋疏皆

含吐之矣然後發之文以藻飾聞繹潤色之以學而時義興　今制以此取士凡布在中外者皆經明行修用儒術顯當世若我臨川張侯蚤以明經擢第來牧長洲雅尚教化時進諸生而弟其業以勸厲之間出一編以授陸生某僕因得竊觀焉皆計偕時所撰述時義也其爲篇汪洋昌肆務博者服其閎雄莊沉至任氣者驚其檃潔清純密尚裁者貴其一創詣警新研理者賞其悟蓋以其所自得者隨所發而沛然有餘無非經世之具也文若是其何以加焉是宜爲諸生式廼陸子輩不欲獨私其緒謀刻以傳僕嘗親承張侯論爲邑之善語及今之操切喜功沽矯立譽者雖易以取顯稱榮進張侯輒唾棄不顧其爲政躬親隱恤謹察可否酌令典而輕重布之未嘗窺上之意而有向背獨慈愛惻欵惇切孚感可謂古之循良仁牧益知侯素所蓄者如此今措之政亦即以此推之非徒言之迺躬行之矣使業經義者皆知文不徒爲如此

其益於治豈小哉因以其語授陸子使摽其端以爲序

祭熊公文

維公厚望表式鄉閭天所篤生澤何充腴温純以懌惟善是娛洵美之譽稱於有吳載貽嘉烈光啓令圖賢胤肇興揚於王庭肆恢惟力業以闡弘粤有顯命是宜茂膺綏有多福逮於雲仍亦曰遐祉介於長齡胡遽不禄矣所依憑令其祖載宅於丘陵爰申一奠悲莫能勝

重贈周奉常尊舅

後上淹通寵嗣賢金符遥奉下從天臨軒拜命衙新陟端冕蟬聯光度前清謹自承家性在才明尚怛素風延瑶林秀發瓊枝挺產植無疑誕育偏

又

千丈森森陰映多培來既久長喬柯英姿高徹生虛爽位遇融通綏茂和況道奉常重制禮欣傳載采繼賡歌保釐欲付君陳日爲是周公舊

切摩

憶盤門舊居

非我尚慄安猶深惜歲殫緝墻疏棟宇鑒澗引流瀾市近喧難及煙平園未殘魯人憐好徙落日首廻看

又

獻室發無幾長遊寓跡稀風交川倒影臺構月啣暉蓊葉深閒徑蘼無蔓隱扉憶休臨汝騎稚

慄城西舊業

莫恨田園無經時斷履絢庭槐疎半落古括偃猶耆奉戴先猷朗規恢繼業扶若勤堂構易學子勉爲儒

又

新河傳舊名家世輸金瓊記註恒操管縱談時猶纓構遺光載肇蹟爽澤堪恂予末承多祚當如湫爾嬰

城居

閒庭遍植蘭選地稍言寬紫霧沾時發芳香襲轉看解襟清向晝成詠麗裁紈好駐應歡適還將學釣磻

又

居多濠濮想光射斗牛間餘暇題敦史閒情賦小山獨當今代裏何復古賢攀望氣凝晨夕可疑留少顏

與徐漁浦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念之念之僕杜門息交不

聞外事間有談者如飛蠅之聲不復為意嘅念疇昔祇以玩弄文史不能其官然差自足樂亦復何恨於時乃有季朗同遊十年所都忘世間榮利以公逸才惟僕知之乃亦好季朗今公沉研益深昨欲招致郁人文惜其已病近乃復有徐生士逸者僕晚得之頗能詩若文僕與之處未至於久然尚其人謂差減季朗耳今無比者敢敬薦之門下倘記室左思必當娛侍日夕數奏所長簫須不足言也竊門下功業已隆況素

尚風雅立言不朽今正其時然必得人共砥思乃愈滋若僕於魏君是也僕雖欲時請特以老憊才減聞之人有議者若元美晚年迺弟亦謂其退良由世慮重耳以門下達觀視若輩何者能入其裏惟千載之業是究是圖敢為門下願之是以敢敬進斯人不知足當不幸惟裁亮

復徐漁浦

僕本蕩子晚乃檢束然於賞會憐才惟僕能爾雖元美猶畏人勝已僕時笑之若門下質乃劭美絕人苦未刻厲耳故以為勸徐生若有當亦惟命進退之僕固願請特以衰憊俟良晨或當謁也

觀鄉諸士始就學

教設鄉先生塾分更老并坐觀勤蚤晏出入有期程選造由茲始勳名繼是旌登延今況切莫不競時英

又

壬澤厚漸涵學方聞鼓南踐修庸自刻時術正

宜虬孤守專經陋縱橫六藝談慎無言願息雄肆貴深探

瓶中千葉荷

折蓮向池塘浸淫花氣芳晨暉琴灼爚午夢悅飄揚細感千層綺嬌凝半面妝賦紅流尚濕疑賜浴溫湯

又

宛轉丹香鮮隨風颺綵煙逸華紛澹宕妖色遥纖妍柔曼能傾意輕盈祇欲仙韻驚難可捉

想結芳荃

又

羅列燦繁英芬霏散靄盈逆風聞氣馥照水映霞頰妍笑眞堪絕沉吟似有盟衆芳無待鑿荷芰製衣輕

又

煜煌輝火齋灑濯外塵埃辦析新光溢紅滋碎錦裁夜舒徒自詫容媚爲誰來挺出凡花秀酡顏初引醅

十千名

亶甲祀惟寅商謀傳祖辛外壬賢嗣德雍已克乘辰作誥盤庚徙中興大戊新位還承季丙祚乃沃丁因帝乙當開業癸終時命申

又祭少室

嗚呼我劉方衰今又失我宗英自今靡所憑矣傷哉劉之先固多顯聞迨後益無復稱爾維奮興啟歷中外位高屏藩建立功業赫有榮名爲時之禎惠施及於族屬罔不有恩人得其所可謂烝烝矣方胤休襲祥光於烈祖何斯之酷遽歸冥冥耶咸悼心失圖謂家失戶扃室亡柱楹緒之日微亦何幾之有是用興戚無從慨然涕零聊陳酹奠以申再虞爾神其示寧

跋善卷洞卷

余嘗三至陽羨始橫太湖方馬所得益奇已復再至潭洞觀幾遍矣然竟未之善卷及閱此卷則怳然疑余之未始遊也夫洞之效奇或以窅深或以軒豁或水搖之沙羨衆然若入而渟淵

不知其所泄怪極矣且余行天下半此近在數舍何難者書此爲山靈期

初涼移坐小齋

候深炎始夷灑影細誰釀稍覺涼徐入旋教席再移度風臨澗靜浮響逗煙遲舉體爭舒緩蘇自不支

詢張幼于

高寄近如何臨風憶笑歌矜慷猶傲岸任誕恣譙呵歷稔虛言合千秋定未多隔林相望邇尚

自少經過

其二

啓我實云多箴言屢切磋才飄駕揚馬秀隱遁
陰何動律庸傷厲諧聲覺旨和入冥探未盡險
硬欲重挼

其三

莫以深沉思輕將流易窺強排艱更妥逆折横
非危僻拗堪驚鬼雕追工鑄詞可言趨似降變
雅豈今玆

其四

追昶昔遊歡中宵緒萬端拚飛誰控地夬起羨
高翰匹溢衝天發扶疎射斗寒一隨風雨散歲
月浩漫漫

小園寓興

園遊勤藝園籬落被爲樊蔌點清池色苔消臥
石痕影翻翔鳥下唼隱戲魚喧雜卉紛開謝茹
蔬充夕餐

又

新抨長陳根宿煙枯樹存崗分林接阜響動雨
傾盆除蔓畦仍闢引泉流更湲漸看荒治久生
殖日教繁

詢李刺史

蕭散共林丘翩躚作伴遊澄煙月漾水落葉候
臨秋流悅聲頻寫清新韻載爲倚容絲管沸霞
外幾淹留

又

高嘯紫煙中清谿瑩若空向山尋藥釵解帶受

雄風夕餌大還靜朝披秘簡窮已能前有哲莫
復守樊籠

壽諸掌敎乃翁

榮光四溢告祥來東壁圖書長育才庭作部英
文舞徧筵開景氣綵雲回史編貞卜熊羆兆桂
父稱觴玉露杯性狎物華罇酒寄積看聲德望
崔鬼

壽楊君

風華欣具爾樽酒獻椿庭桂樹何時植南山當

戶青榮親期祿養紫綬出明經是夕長庚照應
知降歲星

祭張幼于配朱孺人

嗚呼婦德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若張篤配建志
茂倫翹節貞素儀軌實陳輿於輿宗嬪乃應辰
顯閨夙彰外內昭新孝誠不違敬順是循躬服
構緝庸祗砥辛禮成惠均子姓振振惟茲懿風
庶云厚醇胡不綏祉中忽罹屯烈光休被不永
其身嗚呼傷哉行著命隕寵靈不泯某等咸託

分義感於悼哀泫涕惟洵恭因祝饌用薦冥神
嗚呼傷哉

華燈引

瓊瑤錯落爛生暉珠斗橫斜入絳闈璀燦祥光
散九微鮮扁午夜逞芳菲氷穀織就天絲機綵
翠綃獵雕梁飛

又

煇煌荷夜舒的皪映璠璵繁枝光鬱紆接葉影
扶疎寶氣鑠龍魚金波吐蟾蜍

爲張幼于賦雙蘭培玉篇

蘭滋九畹華腴鮮玉產藍田冉綠煙誰家蘭玉
何森然差喜咸植階庭前琅琅英奕諸少年爭
自灑濯稱胤賢風氣日上尤足憐稚兒乃欲與
吾玄阮曲新絕才相沿東陽章清出比肩昆季
偕爽競後先輝映今古驚蟬聯國香越洙芬馥
翩温潤比德光麗妍可但佩服盛容飾共知圭
璧重珉璠脩看芳問起翔鸞誕作聲業皆朗宣
是惟培植厚綿綿篤生時哲垂簡編保姓受氏

鴻祚延豈彼磽确能有焉

六訊

四阿含義豈虛傳我佛當時親口宣若證餘身
不相續即無罪福與因緣

其二

悟來業障本皆空但勿驅馳世網中一念不生
諸妄息五宗似異法門同

其三

此身滅度更何餘無相無言默自如燈焰息時

光遂絕輪廻浩刼理誠虛

其四

六十比丘同自戕並因厭離欲消忘斷無神識
絲毫在魔胥空教贊度量

其五

若信無來與不來即應斷滅更何猜遂令尋俟
終無跡萬徑千谿一悟摧

其六

業報深爲警戒言恐他酷害痛咄寃偶然遭值

無能避可是克殘禍有原

醉歌行

予昔十五作詩賦小時骨氣已縱橫自是馳騖
文藝府逸驟無前舉目輕欲空世間諸作者謂
我獨擅何驕盈忽聞濟南特高步創開別構新
得名琊琊相和乃繼作勢亦雄哉起合并才俊
紛紛無不傾遂爲縱長蒞齊盟是時斂手咸遜
讓誰敢出氣稱抗衡我益改張更自厲如彼聲
炎寧足爭古來規造必已迫冥隨人後相和鳴
不懾不驕無折下獨道邁上垂法程擢頴光芒
飛四照吞吐宇宙空煙生流傳乃各相欽服唱
鬲往往敵俱勍篇章並奏筋節異體格參錯擬
西京鏗鍧金石震人耳球琳琅玕戛韶英盛明
乃奮千載內光掩前後風朗清予亦竊附數君
子共與百世爲之精玩弄生小自習性今乃臨
老睹有成

悶悽

僂躬傴僂不能支氣息厭厭起處疲盡日呻吟

何倦劇即時奄忽莫濡遲人間意味嘗皆備世
外浮沉試若爲欲證此身當寂滅誰云來去跡
堪疑

又

一往超然當盡無云何存歿兩難殊形消謂是
神非斷鬼散還知識未渝性既不能隨氣滅業
方隨感重予辜火傳應是光常在莫道同燈遂徂

戲贈友人

精明強盛爾無誇榮利迷人暗自嗟轉盼數年筋力謝舉頭西日暮煙斜歡娛莫恃能常享衰憊寧知急欲加為語五陵豪貴道前時亍亦逞繁華

又

鄉里衣冠不乏豪綺筵結客恣矜高行棋鬬子爭殘局賽采羸籌賭濁醪倚仗省中猶意氣憑陵耆舊莫酡陶奈人齒冷閒評泊盛有衰時老可逃

越書史十體千文贊

河洛誕祥厥兆以彰肆惟圖書爰以代昌惟天祐命作我典常鳥跡云構變乃詎央皇王所考愈益濫觴配我元化曰惟三蒼闡窮學精去就有方式弘茲墳緒功煌煌爾惟有作千載是皇天苞地符九土莘莘簡我受命奉典斯臧越哉書史神運鬼襄婉畧屈折虞謨洋洋含規蘊矩中宮詣商歷陸姿態肆惟整裝險巇遒媚勁利柔剛驥駿逸騁游龍驚驤閑之維則縱發有章雅正以廣顛墜是匡朗麗綿密赫蹏周荒約裁刪述震曜流光豈伊俚近玉卮無當於惟越生居然翔翔煙雲悖興匪今所抗亍爲爾頌宛然清揚

詠蟲

啾唧蟪蛄鳴堪憐朝菌生射人無恨蜮相狎實惟鶡已入蚣蝑候還聞蜻蜓驚夏蜩吟漸改蜥蜴色仍更重作蠑螈咏空嗟燀爚行

詠鳥

鳴鳩拂羽遲戴勝降桑枝鼓翼先呴雉經林始映鸐庶人同摯匹孚卵悉如期比響看征鴈趣農紀竊脂伯勞啼入夏鶡鴠響知時奮迅憐鵰鶚弁飛笑鸑斯斧令堪作喻九扈孰雄雌

挽休上人

證寂去香林風淒雙樹陰經行履跡斷作梵聲沉棟裏蓮生濕窓間雲翳深累求聞正法當識在時心

又

垂慈集善緣結集幾開筵不憚尋求苦堪為
請憐堂虛留寫影錫響湧飛泉一往非終滅應
知度劫前

喜湛師重過

行衛已多時未忘寧遣思法雲仍講席江介返
毗尼偏注勞矜悒皈依重慰私安殷如果願緣
熟此方知

又

持明紹宗乘俱舍著新編妙品隨時轉密嚴從
口宣戒香初解夏法悅舊毗禪功行修當滿安
希大梵天

悵悵

夢夢蹇予生人間何復情淒惶哀朽敗困苦忽
摧傾步舉艱仍澁神渾恍似醒可因逢老耄默
默強吞聲

又

老自着人欺咨嗟空爾為含辭雖滿口欲吐又
慙衰徒見形骸在可勝筋力遲世皆同委謝決

命逮尤誰

與章甥

憐爾晚相依似予家性非龍鍾羞衰殛昏曉但
歔欷指目笑衰白行藏遭訕譏惟當遂奄忽千
載幸同歸

又

並言悲暮齡掩悒念伶俜顛倒予思劇慘舒時
序經椎胷無語泣照鬢盡成星妄意空名在祇
應流汗青

食品

麋鹿為菹野豕軒服修薾鼎宛脾燔入珍共薦
淳熬備捶擣無將皺餌存更是切葱加糗食重
教屑桂灑熊蟠不知在昔汙尊飲饗禮惟當始
拍豚

又

古來燕食有加籩爵鷃芝栭百品傳奠齊視時
醯醢適糅溲合餌稻粱憐割刻釀蓼蒸魴鱮濡
漬膮蓴去毳羶薦獻鮮羔嘗析稌大官鼎味共

流咽

壽封太宜人查貞婦

予中表查君語我同歲懋昌之女年十九適於顧氏二十五失其夫其姑亦寡顧舊相家迺允能以禮自將或矜其難矣曰我之不恤若煢煢者姑何乃自力朝夕視饔饌慈以旨甘以孝養稱乃寡弟幼撫字之教之式穀似其父兩家若一皆其身綜之既立其子又立其弟子仕爲扶風秩一考膺錫命副笄六珈顯榮矣乃其子又

不祿字其孫選於鄉者二人幼者一人能克家益以大其門皆躬自迪篤查之族甚庶以禮齊之咸培植之使無墮先烈夫婦德貞順而已若其感憤於一時以死自勵無濡忍雖死以從若無難者至於自植立以採介嚴苦不憚勞悴養其親宇孤盛年無所繁華迄於老無移志此非其性剛烈逾丈夫哉書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茲豈非天相之故今年逮七十裕康日益茂將享有遐祉食其報無窮哉夫善祥惟休非我要求於天而天所助者順故與之年裨成我顯德一乃心逾久而逾厲貞孤之節有以風人心厚風俗惟我吳侈民咸有逐心而克表正之人望而惕焉彼不惟人綱惟燕安之以遐棄厥父母弟弗迪弗克恭於明命滅視其夫輒移所天彼豈無人心不重愧亦黽勉其所不足相效法厲激哉茲亦惟天祐厶德必命之長永貞固作彝範敦憲法使夫人咸厚於倫爲百世典刑則夫爲人臣爲人子咸自感奮惟忠惟孝

其有下不天上施背誕越逸者耶予嘉節婦之爲烈且出自我親舊間每聞懿行必爲動容顧今封彊之臣有能奉職臨難無改節義不顧身若婦之烈豈非 上所望哉令其嘗表厥宅里云節孝慈肅行且聞於 朝旌厥閭揚其休問查之兄弟欲介予不腆之文爲壽予敬頌言以獻

書姜貞婦

邇徐子其告我貞婦姜云出自執憲龍執憲家

世有聞人年十九歸於吳吳亦松陵舊族歸未半載夫卒誓以死從其姑逼令更適遂沐浴雉經人咸稱其烈嗚呼是眞無忝名家哉

題陸彥先純孝卷

百行貴能全無非孝行先靡躬遑自竭奉養宿能虔醇德承顏順誠勞愛日專國人稱有子莫不頌聲賢

伍君割股奉親陸君請爲之賦

忍念不摧心殘膚黯若瘡慈顏欣起色慘血暗

流襟義動垂風遠烏驚啼夜深式閭敦至行重可示來今

其二

奏記播芳芬旌章欲報聞嘉名傾下邑立行在青雲素謹堪昭鑒篤仁知性殷親庭時悅豫和氣晝氤氳

其三

役不憚勞辛晨昏服習親能爲視力勉和言必時珍餌進希愈疾肌忘痛隱身無方古所記似爾孝稱純

其四

彌務敬恭營尤憐殫瘁并瞻承寧有迕娛侍不遑情節苦風霜冷輝澄秋序明況今傳宇內可道著爲程

祭田記

我劉自鍾山府君葬於虎丘之前崗世謂吉壤其所發祥流祉篤生我列祖以來多以名德重一時今子孫無慮千人歲時上隴其牲醴則議

以貲力能具者乃都慮公之後裔孫詠實厘其事謂今散而無統非合族之道且臨時人有夷居弗趨事者因議各協力置祭田若干畝廩焉以待夫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祭會古之道哉異姓者外氏也先媼神臨之在上尚弘祭會之禮矧族屬而路人之於何忍哉惟是歲時饗燕行焉尚綴而弗絕連而弗殊是惟有田則有攸賴古大夫有采以食其子孫今茲我先大夫雖無田而有田是曾孫某之力也某是

用作記立石徵諸後

跋王帖

昔王逸少書在梁有萬餘紙洎唐尚有三千紙今乃片楮不存聞有藏者褻之千金猶恐非眞惟淳化帖尚存其典刑當時頒賜諸王戚里貴臣頗多故今傳者惟宋搨爲佳其餘絳帖汝帖雖存然漸以失眞去古遠今季迪所藏視他本爲善然亦頗不全予家所蓄已四世惟失去小令書爲慊舊又有大令小令二帖宋裱完好甚

爲童子師王德卿竊去償博進至今惜之元美道昆各有本元美所云延津當有合時予敬跋此貽季迪尚寶愛之哉

題怡精翁

眞氣蘊希夷誰歟悟入茲保持勤養嘗合毓遂融熙渙濫機無妄升騰鍊有基至人將受命語爾莫教疑

偶然作

姓紀昭華玉文垂琬琰光周詩傳度洛魯頌克徐方論藝徵才擅千秋耿思長古賢如可作願與茂陵當

齋居

齋居荒僻遍蕪萊竹塢花深映澗開蒿艾芳茨因惜費杏梁桂桷恐傷財潛依草莽寧嘗侈託跡荆榛豈慮摧隈陋從他無冇顧古文奇字學淹該

祭管太夫人

嗟乎唯天所迪篤啓祐醇和蘊毓乃能發祥流

慶光施乎無窮故有嫘祖姜任之母而後能篤生嗣哲顯奕有隆哉錢太夫人蓋秉宇宙純精之氣閑婦訓毋儀之德由積之累百餘年當文明之候乃能篤生我管大夫爲時之棟梁國之楨幹衆所仰恃而倚以爲時之安危者也以梗直爲人所忌遏方復起將肆力匡濟而復遭讒沮抑乃太夫人忽遘罹大故使人喪心失圖大夫之崩摧傷慟又可言耶即今四方多故即使大夫迫於難以墨衰從事將無堅不冇耶故其

戚我遠邇為太夫人嗟慕而又為大夫恐過哀而毀欲慰安之若太夫人亦可謂得年矣而素所養盛精神之流溢於上下者洋洋乎若有光屑可睹大夫亦可以少解於朝夕之瞻矚矣敢命商祝設校豆於重巫彭鼓舞以號召於墻戶太夫人之神將必庶幾歆之嗚呼

寓懷

逸氣舊千宵時嗟不自聊薊門懷倚劒吳市憶吹簫屏處猶奄息巢居復係苕逢人顏色減應

爾莫深嗤

赴人飲

殷重荷嘉招劇憐餘惠徼登筵忘揖讓屬興恣逍遥管逐差差舞聲長坎坎調可娛客作適無易謂予驕

送沈進士

請告為家慶陳情力扣閽奉 恩仍世載 寵命重材掄適際風雲會先能慈愛敦幸茲承邂逅遠惜望鴻鴈

又

言來自國門路次過高軒風挹醇和被心傾惠拊温閨帷榮壽母鼎饋進慈孫盛事逢明代重看拜 主恩

贈沈進士祖母

宿昔慕貞行邁遇乃歎咨高門揚素芬婉孌及良時云何賦傷逝鞠育窮恩慈長立藉成訓鬱興天漢垂寸草思欲展倏忽雲霧披風清露華閣烟冷丹鳳池榮願方有待傾波瀉難追耐爾

餘胤嗣煢煢恤孤嫠恨令衰晚日更逢時運奇孫況又失婦孩嬰孰提携乳哺既身任門祚躬自持重際熙明會雜沓結纓綏照耀里閭遍出入作光儀懽悰秋序明繖總烏鳥私昔獻南山觴絲舞玄庭惟逮茲重舉爵眉壽遐可知天道恒與善慶典崇並貽請徵河洛記祥正應星觜

賦得臨高臺

臨高臺以嬉望見西南隅鬱鬱光氣騰上屬女牛墟樹木莫莫山崔嵬紫芝曄若山之限從龍

終氣集下乃先人居里社日繁衍識我舊扮榆
我去亦非遠來止城一區浩穰紅塵中是豈名
廣都我時閉竹戶寂不聞喧呼叩心綜妙理目
昃不遑餔今人不我顧自與古爲徒澹泊應足
眇蕭然形影孤沉酣恣娛樂渺矣誰得俱

晏坐

閉息凝和胎養時形骸不覺怳然遺漫空碧色
凄芳草擁戶青山斷履基度潔纔云初離染澄
懷莫遣尚眇詩默存神出蕭寥外金石醇精鍊

就知

又

泥九朝禮九宮神存念虛皇攝五晨洗宕天門
開處入浸淫六氣噏來頻永鉛總道兼擒制吐
納還當但取新敢冀去留同脫屣惟將寂靜絕
纖塵

贈僧

默持具戒悟無明參請諸方道行成已證多身
超有漏時談妙品斷凡情不將造論嚴僧律止
頌維摩外寵榮散聖入禪風可想無嗟彌勒尚
爲名

幼子至馬姬所作八詠予爲次之

初閨馬姬名

雲鬟別作裝淺黛燦新光發艷渾難憶飄颺不
可詳湘流千里映照水一枝芳已道傾城色還
傳字國香

又次馬姬畫蘭

染翰散輕烟風來氣欲滅蕊含相映紫花吐並

看妍緗素標幽思鉛華重自憐寫生芳繞指貌
出兩嬋娟

又次幼子集馬姬林館

林亭興可乘氣向狹邪衿逸艷承香覓嬌枝倚
醉凭頻嗟宵入夢寧惜酒如澠奏記伶玄道將
無男子能

又次馬姬彈琴

人去茂陵深求凰調轉沉朱絃疎始繫纖指寂
重尋緜養風將變離徽怨可任琴心知自艷水

底與龍吟

又次馬姬未起

千金巧笑同嫻眼尚朦朧嬾妮紅酣外嬌凝寤寐中花枝殷曉露柳色冉烟空荷夜舒仍賸情將態可窮

又次再過馬姬

爲別未淹時重歌皷瑟詩浮蹤殊泛梗絆幕尚牽絲覿面彌增寵當杯詎假辭莫令分散易江海邈前期

又次評馬姬詩

才慧沉流瀾無言色可餐季蘭辭綴錦陳窈句生寒重作粧臺集驚憐婉孌歡采風閨內始爭欲拾琅玕

又次馬姬禮佛

迴禮向金仙楊枝掛小筵玉毫光作霧花雨色成烟天女皆能梵辛蕭總解禪三乘容可證相與有因緣

寄馬姬二律

聞道西施重浣沙秦淮野水小橋斜薰心蘭麝千秋麗入骨風流絕世遐玉作精神羞粉白雪爲容態洗烟華章臺多少依依柳絲縷漫空未足誇

又

當年曾向洛濱遊再見巫山雲雨收望斷凌波紛拾翠不聞子夜囀嬌喉三千弱水瑤池露萬里天風海氣秋王母顧予齲齒笑無驚環珮尚悠悠

偶題

腰鎌刈芳草爲用一何微但見雕梁燕還來掠水飛舊時朱雀里今日釣烟磯不官荷蓑去渾忘雨濕衣

又

憶昔薄遊日姮娥初渡河盈盈一水隔耿耿兩年期丹髮全凋采綸衣渾化淄望來烟擁薇處處盡堪疑

自嗟

遨遊上國來幾遇大桁開雖復徽時幸終然忝
弱才集寧同片羽颺豈若輕埃惟有千秋業圖
將建志該

又

往願悵多違棲幽雨色霏鸞窮寒可念牢落澹
無輝殘貌侵愈削曲躬安更順柴門經晝掩積
歲斷驂騑

顧使君家樂父美之未及覩先爲之詠

幼色艷如花芳香近似遐含風吟作韻餘靄散

成霞呈劇紛千媚垂髫影半斜莫令多蠱惑恣
閑逞妖哇

其二

空聞響玉珂小史拂烟過窄領長裁袂清揚淺
畫蛾遺桃思有素斷袖寵偏多結楚聊停奏哀
音拊薄羅

其三

飛緒入雲纖沉吟引思恬按宮聲是拍仄調笑
爲鹽傳粉何猶少副車韓尚慙江神新賽令更
覺暗香添

其四

娉婷玉貌殊桃李營鮮膚堪憶登墻望猶憐弄
影孤妖聲前奏伎治態戲揶揄撒向烟空手冷
泠一斛珠

其五

五戚綵絲囊分來異國香如狂倀子笑流浪少
年場小臉還嫌黛隆顧薄點黃誰云今夜月偏
自照迴廊

其六

藉孺愛尤專低帷壓髻偏佯嗔偷眼語私喜寄
眉傳纔作高平調旋停蜀國絃流英紛乍亂氛
馥向風前

其七

新劇似僬僥勿風差可聊玲瓏歌四犯宛轉態
千嬌羯鼓頻催令忝軍善發喬九盤時出意莫
遣遏雲飄

其八

花繞武陵溪烟深步步迷織腰圍袴錦雜綵綬
雜往喬作行家樣工爲半面啼況言梳掠異金
勝入鬢低

其九

芙麗鄭櫻桃偏令恩倖叨非徒鬧巧倭本是處
脂膏雙入破爭艷六么聲更高金尤誰得拾先
意總能操

其十

放隊管絲鏘烟霏賺尾長十三腔遍變二八舞

分行哨遍前溪綠排歌子夜霜風流顧元歎識
曲咏芝房

荅謝江大尹

劇邑初從簡異才未暮驚睹政成來拊摩既竭
深仁軫漸育誠勞篤愛培遺逸訪咨頻下體和
喻吹拂變沉灰可教聽覽街郵側敝帚甘棠相
望栽

其二

采風下俚備徵詩穆若猶憐不斷吹蔡氏小黃
空賦詠江淹此日擅才辭新花滿縣陽春在飛
雉將鶵孺子知游徼徒言清道路操彈本自慰
黔黎

其三

弊賦聲聞海內強仁君調燮更循良惻傷民隱
衷尤耿課督曹司慮每長流水過庭清晝寂凝
香盈閣與情忘輕綏遠憶三河表伺見雙鳧江
介長

其四

憑懷軫恤遠纖微巖窓沉淪問不遺寵借温辭
垂誘接錫逾照乘作光輝百朋誰復琳琅重一
字還將華袞希祇愧迂踈承洗濯可勝顛蹶願
瞻依

老馬行

大宛天馬飛黃乘躡日追風筋力勁雄姿颯灑
猛氣浮倏忽翻飛看絕驌咸陽古道秋風冷奮
迅崢嶸嫌大獷權奇倜儻毛骨成五花雲錦異
光影敵場鼓怒爭奔景四蹄踣鐵鑾和靜自從

當日出塞還放棄不收委草間碾礧拳毫慘澹
顏伸頸長鳴望玉關駿骨荒郊老歲月吁嗟簡
斥辭天閑交河層未行路艱惟聞弦響角弓彎
此時蹴踏威左掃駼駾爭誇窮鼻腦邇何見咲
駑駘輩偃蹇自令羞弊憊憶昔萬里逞軒驁不
數驊騮與夭裊閩粤茫茫煙海深驚矯躑躅銜
勒任一蹴南極流星奔逸勢直欲踰鄧林今來
策足欲馬泊展側塵途但心懭烈士慷慨不得
試顧盼千載須臾事丈人材力苦遭忌薄晚抑

志無多懟浩蕩直謂游方肆榮利何闕姑且置
勿為蹭蹬供顦顇伏櫪誰令悲老驥非予撫髀
獨斜睨

與友人

門有翟公羅閒無烏雀過庭虛花氣冷徑寂蘚
痕多狎賞遥相屬解顏微欲酡怳疑人世表曳
杖入煙蘿

其二

促生無自嗟旅世遠何涯向背情多變雄豪勢
易誇投交期歲月過眼似雲霞若箇矜疎節吾
誠願倚葭

嗟哉行

予本偃蹇憔悴人晚更無聊難重陳羸弊強支
延旦暮誰憐傾仆路傍身伊昔慷慨奮欲垂千
春自顧才力無與倫橫排狂瀾折羣議往往獨
立當風塵英斷猶將礪駑鈍直前與手何逡巡
倉卒相許片言耳危難寧肯背其始決烈恒多
丈夫氣出處適然邁屯否竄逐譴斥無所容遠

道崎嶇困行李日暮前投豺虎窟天寒荷擔煙
江浹流離幾遍蠻荒中奔走再踰五溪水黑霧
漫空咫尺迷四顧千山嵐障起兒女啼號不忍
聞壯節稜嶒還自矢正坐口語相侵傷何遽排
擠瀕於死纔令東行又復西往返不能計道里
閩中舊謂難久居況乃邊地復迤邐峯崇亂流
涉深濟側扼迴帆窮海滋幸蒙援引獲旋歸皮
骨雖存心愈灰杜門掃軌甘摧頹無嗟窮賤更
衰老況初本自出草萊叨竊浮榮稍逾分椓櫟

由來豈中材且今洪蕩天門開白璧招士黃金臺顧爾小物等塵埃從教朽弊誰復來

復程巨源

南州高士舊名家系胄傳來世載遐自是驚才堪逸駸獨持盛氣謝矜誇龍媒固未須啣勒驥子偏多產渥洼可藉奔戎車右力周游入極景纔斜

其二

天外音書夢寐沉遥空征鴈有遺音疑他調變

凌清徵怪是風來拂素琴谷口高車喧晝寂窓陰幽鳥弄寒深愧難尺寸裨嘉問虛復研吟開短襟

汪沂川遠來乞銘奉贈

追慕抱終天悲號遡九泉扣心徒想像灑泣濕新阡入室思難見遺芳誰與傳不遑重繭恤金石待書鐫

其二

崩隕不勝摧青丘土一坏既祥恒慘慘已轍重哀哀神去游寞漠冤虛弔夜臺目猶存考鬢髮仗勒銘才

李將軍歌

李侯猛勢撼天閽執戈擐甲弓臂彎倒懸秋水腰九環獨立營門意色閒羽林將士紛如蟻子所統監豺與豜少年擁師下河曲一日飛騎踰葱山爾父昔捍雲朔夕狂虜每過山前泣將軍骨腦鷹隼格狻猊飛騰顏貌瘠華嶽劈裂河逝流惜不遇楚漢分鴻溝遘命移兵共恤隣轉鬬

遠碣聲威振長驅踩躡青海上宗從咸隨數十人手挽大箭血狻猊掣電追風逞顧身奮擊所刺如霹靂崩潰聲動砂磧東夷政衰民不獲流離徙遷國有隙遠踰萬里土益斥可是要功事夷貊即今海島已重譯向我求通仰叩額義猶嚴為狡詐責受降絕貢兵威赫安攘上奉萬全策旋師且木巾幘釋念欲拊背兼吮疽夷謀譎詭況叵測飛帆西指或東擊將軍料敵守便益盡欲擒赴市朝磔一旦風濤洗兵華欣頌普

天無橫逆
之族姪看菊
投暇訪秋光寒回菊始芳自憐矜晚節聊與共清觴滋液全含露紛蘂微散香悠然同隱逸高寄滄浪

其二

盈把詠餐英入冬天氣清東籬誰送酒幽徑有逢迎凜色淒霜蘂孤光絕杜蘅扶卬初命賞慨念歲寒盟

觀作劇
調弄叅軍試作倡雙雙小隊兩鴛鴦盤旋舞袖郎當甚擲倒分行宮樣裝聽盡鬱輪袍未解歌殘哨遍賸還長化人安得來西極眩惑能窮爲樂方

其二

寬博衣裳咲不支踉蹌椿上弄容恣末泥色逞嘲彈遍子夜腔依逸態遲刮骨鹽催迴鴟隊羅遮慢引渡江辭九宮爨段元初造諸調分來可得知
病懍
朝來歎詫思沉綿久困窮途薄晚遘諸病已深難可療百骸欲解不能全酉行適值妻金度卯宿初經角木纏運既東西相敵鬱寧虞猝及路爲顛
挽顧栗沒
空將凋謝憶當時賞寄留連重可思牢落雲山橫意氣逆對杯酒屬星紀清言秋冷登山屐入

夜猿聞寒燭帷高會散來長嘯罷撚髭無復咏新詩

其二

寵藉煌煌錫命榮身閒狎遯與鷗盟時能過客談精理稍引微酣作解酲奄赴夜臺光影失潛淪清世盛才傾大夫立業方融日忍念終天孤抱悼
雨中至虎丘
四眸疎林雨色迷薄言臨泛帶煙躋縱尋水脉

旁穿石逕覽丘陵慕渡溪隴斷跡湮傷古事尚
迴霧隱掛丹梯須臾賞洽欣開霽惆悵斜陽殿
閣西

其二

緒冬選暇入幽探野氣陰深漲夕嵐開勢逐空
圍碧落出峯雲際露精藍思超悅惚難抽譯情
散虛無未解諳親學可能忘寫寄枉教日夕恣
沉酣

挽程于水

感悵寒原宿草齊橫遭促世重堪悽傷嗟凋蕙
年方盛沉痛先蘆齒未齯不見復關車馬跡虛
疑粲嶺鴈鴻迷豈應知闢無長算難分窮泉使
恨齎

其二

世重游閒雅好文直當投分附青雲軺車連載
虞生泰卮茜千鈞治術勤身寄廉清名處士恭
持行義播華聞還饒宿昔遺風在矜節常傳梁
會芬

經言枝指序

夫儒林文學昔固未嘗分爲二逮後桓譚以文
學設爲問對則試誦通察可者當與計偕則古
鄉舉里選之意也是與儒林分爲二途矣乃今
之制科以明經選士即古選造於鄉之意乎而
士之專經者多僅僅守宋儒之說陳子錫玄對
公車暇悉取諸經訓詁漢儒所各守其師之說
者往往解一二字至萬言今雖不可復見而幸
有十三經註疏在則裒取而博稽之務訓釋閒

譯以無悖經義且予聞之經始帝王以前逮周
之末大抵沉深靜正說佻輕意乃傷其舊所謂
辨惠于智展允于信若乃專則愚愎則孤此經
解之繁歷代則爾宋儒亦竊其緒而斷自已豈
謂盡能去其說乎其二談經者則謂四籍此與
經上下其說則惟定自宋儒學庸取之禮齊論
不傳獨魯論在是聖人所以承道統者也昔稱
孟荀而去荀者謂其非純儒也今時制乃以四
籍爲先三曰引經者謂古所引經或裁取其義

庸與經不相涉者然會而通之即不背訾所謂其義則竊取之矣四則經籍所載往賢五則名物此尤繁者若詩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爾雅在若禮之制度等威高卑大小與禮器禮幣上下交際皆不可勝紀姑不論職方所載山海之內巨細洪纖所未經見者而欲概舉之自非博識遠稽烏能及此而陳子乃名其書曰枝指蓋謂無用之用乎亦欲使儒林文學通爲一途乎將使即有貫誼董仲舒者起而伏對

闕庭乎且予觀於今之制科 憲孝以前不勝其質然猶專以釋經不務逞於辭逮嘉隆以來漸不勝其文一二才俊出焉遂欲盡去其舊勦說以入之多聞以高之傳註徒云欲窮剔微隱極新詞今夫天氣歸地氣藏歸藏定位將造物居變令卒長育然風之流愈遠則愈不可窮所謂出言惟詞動作惟化象數已立過數乃亂而昏而喪於何所底止今陳子之書出蓋爲經生學子兎之荃烏之羅乎陳子且將用於今其主

張風雅綱維道術必有所以予何能知

鍾山吳翁七十壽序

吳翁於今歲甲午年七秩子姓朱孝廉介其友鄭公請予爲之壽且述翁之事有斐其文美哉其昌於辭乎予復何云者夫人所貴者娛泰夷逸和樂以休其躬享茲遐祉且當身之欲無所不遂而又上以宜於親友於昆弟子孫繩繩則世所願欲者無不備矣而又烏用險危其身以徼所不可冀使嘗感感而不得悅懌寬假於居

平無事而預懸千載無窮之慮耶吳翁蓋父之中子少從父賈遂能握其奇贏所得或過嘗父乃才之俾之貲使遊遂稱老而傳焉翁既深明積著之理善論其有餘不足策知時之輕重故財幣之行如流水而勿留趨時如猛獸摯鳥之發遂富幾埒千乘封又益思負山煮海以鹽筴輒出之善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貲更數倍於初乃慨然謂計然陶朱彼何人斯而以其策賈國吾獨以取饒於家哉且吾邑之人無不善賈惟

是行義爲難今吾聊用其餘以權利成富是豈
吾素所砥哉殆激烈有丈夫氣初常中寇燬焉
衆皆欲驚散復慰以無恐繕垣緝墻鳩集補治
規恢其舊克以光於前之肆此其稍自見者使
以之在事當一面之寄則其所施設不大有裨
於時者哉且自謂吾不能爲善於國獨不能爲
善於鄉也迺於匱貧者咸資給之有以危難告
者無不力爲拯援川梁皆爲修塾佐縣官急公
家之務不憚費人罔不歸德用彰聞於時部使

者交旌禮之錫以冠服翁終讓不敢承邑以鄉
射欲賓之匿不肯見此其意不沾沾自喜以誇
眩爲又殆有隱君子之操耶翁伯季五而子亦
五自惜不以文學起家而以貲遷故悉命之習
博士家言惟仲謂有機權使盡智能嗣已所爲
年方及艾而遽謝事悠遊林壑謂考槃之詩可
尚也吾幸逢盛世且豐於財無遑遑朝夕念而
守以纖嗇稱故其訓齊於家使勤職業以砥厲
名行無些忽偷墮其所居崗隴隆葱有勝氣宛

似鍾阜故人目之曰鍾山翁夫人之宜壽固謂
其無所營慮以汩其和則其壽考維祺以介景
福是惟所自致若假之金石資之吐噬噓吸以
養鍊延益是其術有所偏或滯於運用而垂戾
拂逆是何以取必者經有云上聖順天以盡象
順物以盡源順事以盡情而後天清地寧萬用
效靈聖與造遊理俾冥運易動而孚乾坤在道
日月相將是則人之所自能遐永者豈在外哉
若翁之惇一謂不鑒其天雖以智爲構一皆順

其自然而行廢置暗與道符故景命之新方且
受蔭育和蘊毓漸涵視彼顯施彰暴作爲功名
安所論其洩越迷惑斲其渾淪者哉敬書此以
復孝廉君稱慶於家是順承於天尚何有涯也

過西第觀劇

相見經時携客過爲嫌溷爾大勤何雜謳纏令初呈劇急操迴颿作和歌綠醑泛香聞賺尾阮郎沉醉憶秦娥曲終猶聽聲聲慢誰唱伊州强自哦

又

古輪臺曲滿庭芳且自傾盃樂未央好事近傳金盞側絳都春在錦衣香旋沽美酒園林好沉醉東風越調長搗練風清如夢令草堂月上轉廻廊

識感

百年身世總亡何回首前時猝地過意豈尋常忘建立遇何偃蹇恨蹉跎放遊稱快還偏少無俚難聊況更多逸性强令循尺寸人羣不數太么麼

又

舉頭斜日轉階西甫里新花小逕迷點筆石欄雲散影閒吟亭步水成溪誰能醯醢貪長餒聊爾羨哉別作鸞味不求甘非太節恐妨厭飫但炊藜

觀劇識感有諷

前元製曲幾何人誰把音聲望後塵鵲玉舊詞今摠廢樽前高唱豈重陳夢符致遠名湮沒太保平章姓已泯堪笑攤場忘作者試將律呂叩伶倫

又

部頭方嚮舞傲傲惟在聲清不在詞門戶各開長短捐三臺攬落抑揚姿風流年少前爭俏容媚繁華憐自私祇愛激梟拋閃麗傳奇誰問撰還誰

李刺史過弈

聊爾尋遊過綠汀細穿苔徑叩幽扃小窻共鬬行棋勢隔竹誰聞落子聲不斷林烟相續起可禁蜻蜓再三鳴無追投筆當年事勝負今來奕

幾枰

自詫

風捲飛花颺去輕高低零亂自縱橫任伊落勢誰占着可有關情容較爭誤認遭逢還假力錯疑叨幸藉經營非予爲計途仍左自少寅緣與福并

寄誚

便便大腹灌瑶漿鼎味珍羞盡得嘗惟是肥甘供厭飫豈曾墨瀋出中腸弄姿轉項還誰紐括

席無言祇自伴奉養已盈窮侈汰箴規聊欲戒膏粱

壽尹刺史

三見蟠桃花又生乘槎曾到月宮行成功欲去携松子謁 帝還來上玉京種得藍田雙白璧游經瓊島過蓬瀛人間忽詫逢張果雲際疑聞打麥聲

又

三河辰次有張星鶉火文明光正熒作吏嘗諮申息老飛空時佇景霄駢名書紫簡登高品學就丹符重鍊形快是往來無間隔獲隨靈友叩山扃

壽錢正郎兼山

授得眞銓定録君羽儀翼衛降繽紛分宵通直芝香吏濯景飧霞鸞鶴羣巖氣凝清神裕遠醇精充溢蓄藏殷從知剖判前來事坐見山川盡出雲

壽黃白仲王母

珍花瑶草遍庭幃瞻奉慈顏舜有輝眞訣近從茅氏得冲凌直向太霄依左英時降閬傳語丹鳳封將烹九飛信是精靈來應世雲空不斷駐驂騑

又

主教清微偶霰娑助宣博道有桃椎兒家玉斧仙源永系胄驪山老母遺旋望瑶光横北斗何言奕世掛纓綏上元宮闕朱陵洞際會今當千載期

張大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嗟乎女德之競是其難哉夫執養官事敬慎是儀苟克有常罔不允通承天嘏命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若其幹蠱克構顯融光輔是女貞之義尚其有所輕重哉廼張文學太母吳其所託殆異哉張與吳俱世臣大家非富貴隆赫之謂人於此乎觀禮夫禮以擯貌貌以擯辭禮之克從雖謀及内外是惟無逸辭哉觀文學叙述太母之行爰自初降則感靈夢幼則慧明性習敦

靜鍾愛於其父母父初舉於鄉甫六齡發言若有識者人皆奇之已乃授讀諸書尤敏悟母嘗病晝夜侍養食不甘味衣不解帶夜露禱於天祈以身代此其得之至性且方年十有一耳恐母不任勞代之綜家政雖瑣細罔不親父賢其女謂非得才相配者乃字之遂得孝廉公於世族中孝廉公雖不耀於時然懷耿介有所是非當世人知之固所願也人不之知亦不之顧也故一時賢大夫多屈已下之既預計偕屢上不第凡太宰公欲吏之竟謝免時相方秉權專恣遂欲上書陳事會疾不果又遺書太宰數百言皆鯁切慷慨太宰遂亦以不附時相歸此其志節固素定哉而孺人承迎之惟適孝廉公以嫡長友於諸母弟不克於憂序至用侮侵孺人克協和其間以姑氏早逝事繼姑尤盡其恭謹復追撫姑之族兩家若一凡炊調和醳皆手自作之賓客過從膳飲惟具人或勉之何不命婢輩而服勞若此輒告之治絲棗供酒醯惟婦事

而吾敢逸諸孝廉公固喜客每流連竟日饌出中厨必豐腆無不厭者舅有遺孤子在抱撫養之過於已出於其長子文學之喪於衷亦不爲甚戚以達生喻孝廉公使無傷性廼孝廉公於得失亦不甚介介者翳惟孺人寬譬之若人有負肇肆庸行貳信則矜哀之惟共得福厚用遺折券已責賑窮恤匱不輯多匿人惟無或告予非不念洎孝廉公歿惟哀罔緝視諸孫誨誘咸廼復自知還化有期悉召之俾前開以去來旦

暮之意固無有不盡若我者其有所彰示若等夜忽光照一室朗然方竦異之則又曰爾聞天鼓乎側聽聲者三曰吾去矣迎者且至焚香供茗待之已而亟趣更衣口朗然若有宣誦已瞑目復瞠目曰爾輩無慟我所去甚樂無苦也自幼默有所受訣居常閉目鍊精化氣老猶有少容方暑停在堂容色無少變此其真登仙耶夫俶詭靈怪之事古恒有之若魏夫人謝自然裴玄靜輩是蓋不可縷陳芙蓉城羣真所集孺人

其果往耶卒之時維萬曆癸巳七月夫數之建生戊子至癸巳積算起癸巳至壬辰璧宿從位降庚申乃返爲遊魂是孺人始終之數也於卦在豐其後必昌哉若升騰於天復於眞位固不嬰情於世若照臨其子孫而禍福之是豈可誣乎今其孫將以某月日舉孺人柩合葬於孝廉公之墓孺人凡一舉子文學君某蚤卒孫男二長某次某曾孫男三某長出某某次出女一曾孫女四婚媾皆名族葬有日介王百穀先生乞

予爲之銘銘曰

姱姱仙姬爰初肇降實感異祥能秉法程爲時挺生閉陰導陽幼而敏慧發智允方廸我彝常始惟有立蘋蘩是執祀事孔明供饋潔蠲竭節砥宣敦勉義經弘濟家蹇式孚於休濡惠貞清憫慈弱孺祐爾少長無隕宗盟載離札喪哀而不傷度軌昭情神惟不測修乃默淵寞契泰元峻烈茂嫫在天之精翩其繙繙應世已畢登陵斯及孰知其藩書用志哉拾綴其畧出於永思

永思有以莫忘其初用厪祗綏升於大北西絕斫岐徊徨求索逝不可追

壽錢兼山

玄鈞廣樂振軒墀獻爵醍醐仙醴釃王母笈中金簡字青城山下衆眞貽滄溟再見揚塵日河嶽今當受冊時況是湘靈重鼓瑟大夫聞奏儼容儀

張維光小集序

夫詩教之隆其在今耶即操觚之士遍海內罔

不惟建安西京開元天寶自擬其上者自獻吉昌穀仲默以來可數矣予嘗與于鱗元美談謂取今之最得意句擬唐人得無怍色耶廼不能答是知古今不相及而人亦淺深高下不相及但稍諧聲律即可以施於時若乃詭咷輕易乃傷管立極言不度其謀乃荒是風之日弛流而不返其何日之有哉予雖雅好排偶比於聲歌而膏焉未有所止謂古固不可稽謀出而不允乃苗往而不往乃弱予安用知詩哉惟意定不

移權斷補損微言知選是惟今之爲詩者所共砥哉杭張君維光以詩投予其長言暢夷流瀾渙渙爰裁以法不戾於和選乃闢基往始有形始弗有法始弗法先見軌轍像倣章流即曹劉顏謝下逮員郎無不擬也五七言律軌程江鮑麗詞景龍文館新艷不越初盛之隆廼百穀王先生極所推詡謂雖或未臻然取譬不遠開而不遐殊而不絕是豈背馳流德飄狂以終不可幾哉故曰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惟明戒是祇

廼與於古初之風乎若越與吳地相比而嚴栗慈競教拒駭儆則時有變遷上下故謂越音遙窕潛涵是尚採葛之遺乎吳音滌蕩淫縱勞楷爲業是猶有吹簫之韻乎今張君詩固越人之風也欲以越入吳則予亦願以吳兼越渢渢大風哉則今之時兼舉淮楚攘掩揚越桓桓矯矯是何論近代即建安六朝隋唐以來尚能儷之則四海同風採詩者將以薦郊廟無謂詩直小藝也

壽丁玉陽

千歲歸來丁令威鶴鳴嘹唳出烟霏名香細搗供湯沐羽節躬持直紫微上相主臣同益壽西明賓友總相依無誇蕭遬才堪擅自是胎仙世所稀

又

東封西祀奉天書輔相星光吳會舒祇是廟廊風節耿極知鍾鼎利名踈招携杯酒從容外不減精神伏闕初　詔命自天催戒發佇將佐理

盛才摠

偶成

時晚田疇秫稻香連畦垂穗錦雲黃野人相問邀雞黍閭里還將滌圃場深計不踰輸稅急居閒惟有繕生詳性鄙逸豫多高卧畏說州家若沸湯

莫相疑行

男兒生世無聊欲何適衰老臨之不覺衰自惕非是墨墨苟生無感激少壯不努力以待形骸

憔悴嘗戚戚往時意氣赫若掛雄虹與雌霓滅視豪雄嘲哂調弄恣陵轢邇來一何乃類退飛鴈感憤何施逾沉溺默念獨居無所覿兀坐蕭條徒四壁眼前相與一何闐親舊平生盡離拆祇自昏昏度晨夕遏皇求索遍遐逖欲少快意安可冤追憶往遊曾所歷杳同夢寐無準的怳若浮奏刃耆四顧空令心趯趯無或明珠混瓦礫堪笑聚族議洴澼一旦市之棄洗滌無自徒勞圬人填我屋渠渠覩嘉勣

題摠言後

唐人重科第摠言所載皆於得失之際致欣喜快悒哀樂之情此固中賢以下同所不能忘者然使一制於命與所試業高下亦無足言乃多由人事造請門第附託則躁競輕滑豪子輩得志而彼恬讓敦靖孤遠者又何冀焉且主計者採浮譽慮失實任所見衡藻又恐不足縱虛已詢咨較畧藝才程稽名行精以鑒裁輕重取衷一出於至公尤患不給而況陰懷附麗畏失當

路意爲氣炎所鑠有所不得已者在其間哉故論唐之世其取士所由及治效皆可睹矣且唐猶不出於一途其進用有功烈於世者質具文武焉多不名第稱也特此途既人情所艷勢常偏重況今日非是科無復他冀矣觀此寧無槩於心乎

送大巡陳公復命序

惟皇祀二十有一年直指使安邑仁侯實巡我南服應古天子狩於方岳其簡命重哉我 國

家殿鄣之治二百餘年自唐虞以來又寧之久未有若是者即往者東南亦微俶擾矣旋即底定此天所以戒　明主而崇抑畏者也廼歲在壬辰我仁侯按節寅奉三尺以省巡我邑里夫刑德八柄以綏馭統緝阜昌凡庶即我四郡爲漢之扶風馮翊重地而吾吳尤重無論財賦所自出當天下半介在江海其峻防式遏以保釐東國是雖營壘戈船基置星布而審官任能出謀發慮指縱之進退離合部伍止齊惟節制是

聽建纛載旂以號令賞罰於上其中軍之皷有不戒衆奔命即按法糾之故裔夷謀夏者雖姦威方熾先聲所慴徬徨於海澨未敢窺我疆埸且繕兵緝衆以韜鈐訓齊而供餉給饋鍛戈矛鋒刃費且百倍常調之外每欲溢斂以紓一時之急而惟是裁量與奪規措檢稽發其覆藏伏匿即猾禍無所售其姦欺故民不知役而財不告匱非仁侯劑調適宜幾何不重困哉於時既兵農咸遂廼聿興於禮教課士之業使各獻其

言將採之以形四方之風幸以身率育多士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芟蕪刈楚振領提綱人莫不服仁侯之淵源邃深究理性之原即漢臣三篋梁相五車彼徒恃博聞曷能折衷羣議修一代之典章若仁侯之彈壓郡國作其忌違必裨咸出於中正先教後刑以整齊訓定若今東南之風亦少渝矣酌文質之衷敷陳演繹損益輕重惟克用匡永惟我　明肇命以來統承先王以立極

垂世開無疆惟休即先哲之在民者亦多矣惟救弊補偏拯援無告而已若乃以天之顯休罔不茂揚肅德迄亦有成以彰厥勳勤王國王家凡大門宗子勢臣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僞率乃典常俾四隣遠土丕承萬子孫用被皇天上帝之靈光德示爲則則信民寧內則順意外則順民內外不爽則自我受命以來夙夜祗栗以求無忝前之聞人今且事竣將北向以報允惟在事之臣穆若玄化惟我仁侯之怙恃戒

我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惟是一體之義上下相承未嘗有所改更易置變革釁裂而事功加於前若罔庸措意我愼其守務以仰成於不識不知其何以歸德者且也五行九紀適得其序成事而不難致功而不費惟仁侯柔武綏文秉宣義問以導我克至於今日罔不惟和德所植仁侯固　天子肱耳目其察舉罔不咸暨卽抑之揚之繩之糾之四方有慝卽以聞於　上卽今日以吳之賦還報敬拭

目以俟必有大施予以恩我者敢不在下風

畏寒

天寒風冽慘如刀擁肘重裘泰榎陶隱几曲肱酣午夢蒸藜炊黍醉村醪經過里父還相問良苦高年莫更勞呵手書題嗟凍墨可容沉湎任饘糟

又

縮項藏頭凜栗顏杌如株朽體常彎可勝羸骸時多蹇兼值嚴凝氣益孱行步傴僂難强策笻骸解散度尤艱氷霜摧切堪銷骨幾許浮生歲月慳

壽季君黃山六十

夫遨遊適意爽雄儁譬蕩薄雲天是惟磊落丈夫哉若乃宜年益壽遐哉克昌則亦天之厚命惟能無所拂逆順遂逸豫燠休涵育不傷其和故乃能長永貞固保姓受氏享茲多福卽廼廼予同歲竹隅兄之子黃山季君其可謂邁往不羈者矣往幼時侍母夫人之京予則識之已而竹

隅兄仕中外黃山君主家能恢弘其緒幹造罔不力濟其業大之且曰人所爲勤者當身之事而不能一快意又何以爲者故若不局局然俯狥流俗以拳跼曲謹稱中固有所持而外若跌宕拓弛多諸少年戲諸俠客相隨行閭樓上彈棋擊筑錯愕不敢忤視雖若放行自恣能極其所之無復慮者然有幅尺無所卑降自抑而亦不侮矜陵轢昔長梧子順適其性譏彼矯飾厲刻崇獎虛名而以僞聞於世彼其行汚於市人

而乃以高士旌者黃山君誠羞之縱彼能騰口語妄有短長亦無顯者故所謂不鑒其眞無傷其直而能養長充遂以克全其天若楚丘子優游江漢之上有時射獵擊鮮於野飲其胃顧徒御歡笑傲睨至老而無獻人以達節稱而能撫有遐齡百餘年來人猶見之怳惚若仙者此其何人耶固未常修習吐噓呼吸養氣之術而壽命之長迺不可知者季君固不至若彼恣所爲而能孝養於家身名兼泰人無不慕之且謂有

陳孟公驚座之才而不爲原巨先之睚眦有劇孟之能爲時緩急而不若樓君卿之賣交顧其所遇時有不同而不能立顯名於時若彼赫赫者然中無纖芥而直已行一意自古有幸會而致非可定期者若季君使遇際處會假之風雲之便則必能奮其奇爲人所不能爲建非常之功豈與夫齷齪者論哉今之世惟以科第一途網羅天下士即人有逸才能掉動轉移易天下之心志風動丕變出於邂逅而不可窮者是安能盡得之哉故云以貌相豪傑之士於其所未用則雖與爲駘奚別迨試而後知其然此庸衆之見也然彼雖未試而殘其鋒頴浮沉於世謂之隱約而肥遁之節固當有聞而況彼倜儻環奇侶松喬而飧雲霞閱世滋久者是何以知其然哉

寒夜

風薄涕流津窻虛月近人悟懷徒放浪栖寄特含辛凜色侵飛悅寒威妻暗塵形容嗟老瘦束列不堪皴

又

牖落霜松色寒摧氷雪姿空齋深斂膝孤燭對支頤鳥宿池光靜花含葉底危客來迷出入江上一芳茨

感懷

歲入暮烟沈幽庭寒氣深貧令交易變望重力難任詼客單無具投人漫有心徊徨堪歎詑舉世孰知音

又

歎塞作哀吟衰遲半不禁凌晨還強起落晚益蕭森痺濕常須煖途窮空自憶誰能哀困劇未得比著簪

貽幼于

交遊郡國慕賢豪聲氣憑陵傾若曹容易借交由義激能爲緩急作名高書裁數吏供原涉神藉多貲頌魯褒口不絕吟誇誕節濯纓爭羨水如刀

又

歷數時賢薄詆訶自矜高士孰云多蕪心日涉交榛枳蒿目時尋狎薜蘿祇道激昂雄翰墨敢知森列壯金戈無輕未試功名淺開闔乾坤信手挼

贈族姪

侯生慷慨昔嘗言決策登壇氣可論國士欲將酬膽決暮年詎冇罷雄吞擴開大計銜知遇呼吸安危重感恩掉動但存三寸舌一夫失意四方渾

貽公瑕丈

露浥寒巖桂烟霏晚着花山齋雲作牖野水月爲沙世外沉淪客南洲高士家清吟時入想室邇若人遐

又

風益肆清温望崇耆舊存遠情將野曠遐舉帶鴻騫節行嚴非峻圖書道可尊蔚爲人士長名德重璵璠

寓懷

巖半掛茅檐曉來寒雨纖雲深窺渺漫氣入覺漸淹碧薜林扃隱長松洞穴潛思飛身已厭旅世況多嫌

又

羸弱畏寒競歲嚴妨寢興避人嘗自匿多口任相憎薄俗難諧合非予敢振矜枋榆如有適尺鷃笑鵬鵬

又

片語折田巴談天利齒牙可令羞尺蠖自憙得靈蛇厭道遭鳴鵙翻言類噪蛙橫加傍指點瑜玉懼成瑕

又

藪澤並陽陂含容恣并輸博窮墳史遍逸發藻才俱擅絕空傾譽超群誕挺姝舌端三峽涌盛氣莫疑靡

又

儻豈負江東學從開俊風染毫先氣骨發詠必

豪雄雅麗非誇艷精深孰鬬工孝威盛諸仲阿士屈張融

又

寒窶笑無能路隅衰謝仍迎誰前擁帚說未擬擔簦風抱逾蕭爽天時重互疑逢人降詞色終是少氷稜

監稅府幕廉清碑

古者於郊之外爲關關者以幾察非常禁諸姦究而已後乃或稅舟車或征商焉乃今許市以

秦皇跡虎所至而名舊有關歲榷於司徒使者使者體崇不可親於握算乃命郡貳車一人監之則幕職之長五臺張使君實奉符以來維時萬曆之壬戌冬也君始至則厲以廉直勁正之風凡昔之姧阿脂韋苟而可者悉禁制之是惟夙夜在公行一意劑量輕重裁濶狹以與民豈惟用手實法檢覈詳審罔漏哉惟出途者利便之以其所征入循舊憲無苛而守掌其奇贏固利源之所在矢心自誓以清白不豪絲染指於

其間蓋儉於奉身而勤於砥職嚴飾規檢以釐革往愆戒緝諸史與執事者無得妄有假擅以侵漁於下故其歲入溢於前而往來者既得速前又省守俟費咸稱誦其美謂自昔未有也且其地固繁會之所貨財所聚而夷淡自將寒素不異民皆仰其清謹風之覃被是惟丕動哉夫君固爲儒吏自選舉而來明於省已檢身之道故其蒞官行法特以昔所爲學焉者推而行之焉有司出納之令綱利而可爲乎彼其胥史之

屬得上下其手者顧亦俟我之隙既峻整無自入之則安得有所陳椽其間哉夫職固無崇卑即一命以上能竭心從事隱恤其益國利民無往非盡節殉主之臣矧吳賦强天下富厚不啻倍他郡其繁劇可知也乃諸從事皆才有若王儉蓮花幕乎且若孟嘉葦惟風流賞會其以吏事書牘懇懇欵欵後猥務纖細勤宣捍助不憚靡躬者是豈易得哉古者參簿多倜儻豪儁未嘗以爲屈而能名垂於後人皆慕之即今之時

以任輕責淺不克自愛以功名聞故能有所建立者隨所值皆可著顯休譽何古之不可幾而位不荐陟榮階哉張使君三晉士慷慨有丈夫氣而不耻爲闑吏如尹文子望氣而能知眞人之將度爲請著書乎今其後竣關之氓隸謀伐嘉石紀厥誠勞清愼在事之蹟爲風厲無窮咸造予請爲詞按使君名其字其家世以儒傳可謂儒素族而又能培以名德則其後將大予言尚可徵哉

題畫

森森檜柏挺巖阿半壁橫開雲影過墨色糢糊迷遠近峯文高下擁坡陀山廻古渡行踪少澗掛空潭落嚮多可是畫長林逕寂尚留斜日灑烟蘿

閱吳中舊事

步里舊都門猶餘巷陌存姓名多幸著故族稍堪言賦事徵惇史居人長子孫壯哉廛顧盼撫卷失雄吞

偶成

囿小染流霞郊扃始挈家池光魚躍動竹影月篩斜遊處烟爲幛吟成筆吐花窮通咸有適何事復興嗟

讀吳記

塗地訛沈冤土風空浩繁奄然意氣盡驚若呼聲喧詞苑搜遺逸朝廊憶駿奔從來材所產條蕩與瑤琨

送僧還山

送爾即嚴程功由願力成定中知不滅言下悟無生說法筵方降旃檀象起迎莫緣文字相猶自謂貪明

又

去住斷聲塵從知已息心銷忘離遣外證入不來因舍筏登神岸隨機現化身頓超無學果滅盡始窺眞

代祭馮撫州文

惟靈茂文顯德惟躬迪踐有隆丕緒厥勳是衍

少壯登朝才用斯展顯允捴昆蟬聯冠冕颺歷中外媲美齊邁既侯邦守亦不改拜大小馮君孚爾夙戒甫即爾治尚靡有屆滀陽卧理無損於僊敦示軌章匪政之懈何遽不淑鴻羽之鎩悯茲棄捐惟民之瘵天之所簡胡乃庸舛蘊含方施力竟未剸良棟摧淪虧國之選憶惟初言旨且有雋期之建立裨廼治辨任堪劇繁重負用藏時喪楨榦傷哉有泫追惟爽清豈遽能殄靈輀在途逮日而舍覆苓重楯晝不遑夜爰用逮止載遷惟暇工祝奏觴啐祭獻亞神之秘遼昭聞藉藉華旆攸指犯軷肆禡乃興致詞奠惟姻婭千載非遙令聞誰貽

賀汪君四十得孫

甫爾歲當强孫枝兆發祥壯圖開鳥祚誕育吐虹光蘭玉階庭茂篤裘世德昌功成收霸越繼起擅名塲

又

月明滄海夕憐得掌中珠葉萬雲仍啓聲華世

族殊駒稱千里足才是魏家瑜方道多男子寧誇五丈夫

代贈應二守考蹟奏留序

蘇爲劇郡凡我海邦以賦入供王不會則惟盈哉故云不會且在周尚猶夷視之何禹之時乃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既賦政耶吳故水地水能生之百物故吳之賦雄天下禹爲工共其所敷治惟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下流乃即又雖曰披髮文身我猶覬然而人面乎嗣而風

氣日朗又爲我赤甸奧壤在漢守郡惟二千石而又有都尉以佐厥治故有爲守則陵尉爲尉則易守者是非同寅協恭和衷之道哉今我明之制設守焉又有分職以典司庶務者是惟共貞歟廼我僚長越應侯惟繼禹之蹟敷土奠川以續我又安之政盖自　穆廟時以言者論列今之水道多壅湮散溢病稼特命直指使者荒度之自茲水稍即叙然其潰決衝突水性橫逸不可知非時守視隄塞峻防築治則前之功

不其易隳耶故時雖已平治而猶祗慎其後廼都尉時時履行以相度高下無日不戒守雖督臨之而專厥任惟應侯夙夜罔或不勤夫吳水勢以地局言自東南狼貪西南及正西武曲以至西北巨門之位而來由正北廉貞及正東東北祿存而去其來去無一不合於金局其形若是故吳會之盛乃傾東南而裂天下半侯於後且無不兼綜以佐我於視聽之外三機五權政固不恒而惟時惟極開塞禁舍以出治惟同非同即行水事莫大於具區侯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畚甫力役之費清身苦體亟嚴夕惕惟是區納宣歙諸州溪澗不能疏洩則匯流漲溢以傷害無窮若其恣肆奔揚而去則涸澤稿枯何以溉我田疇故若浚渠若豬水若夏駕浦劉河即婁江白茅吳松安亭與夫諸湖泖皆侯是賴以無變遷不由其道之患今歷三載當考蹟以彰厥勳乃撫監使者各請留視事爲之獻功於　上當有進律加爵以顯休於時

予忝郡政所藉於侯者烏可言侯廉清介謹自三事以下頌侯之德者載道侯固操執甚厲未嘗有毫髮假而人乃歸德若是謂惟以誠格哉予無用揚侯之美惟今之時簡求儁賢待以不次之位侯其柄政贊元拔擢於上左右其於吳霈澤洋溢浸漬漸潤惟若茲水之功哉

代贈徐侯報政請留序

惟古之訓曰師師濟濟是同底績之義也且在事之殷豈一手足之力故亦共貞乃濟予忝守

畿輔廼徐侯爲都尉於茲三年惟郡政之繁惟徐侯攸賴今當獻成於銓司冢宰齋戒受質以獻　天子天子齋戒受質是惟報政慤所以治者告於　上卽吳賊之强乃當天下三之一以一郡而視四方何不侔之甚則其畏梦雜亂可言哉徐侯雖有專職視戎伍檢稽逸逋閱實尺籍然於庶政無或不綜敏手通才剖分裁度析肌擘理所遇輒解若鋒刃之嬰無不摧者且中實怛惻恤其辜多所寬減故所聽雖麗於法者

心咸服之謂不冤蓋其融通運移裁濶狹以輕重其間惟變所適非泥於常而浚深之以易所謂裁形變文取物制度故有順天文設人文參鳥文象獸文謂化之神不倚於法而亦不舍於法贊宣揚厲非廢善以自塞惟明戒是祗用能弼成我顯猷若兵刑禮樂皆秩有條以興於維清緝熙故謂侯以行陣充實士無失伍者是豈惟訊言之詳罔得遺洗俾任執兵者使各在行哉今海外裔夷侯窺我隙我惟無日不悚然惟內治之强折衝樽俎間豈在遠乎故予與侯實惟同心共圖卽政無有失幽阻昧荒咸暨所謂八好有遂九敵有勝風之被及何所不洽以克有茲奠安人見今征役雖夥而動不淹時徭輸惟煩而下不告困乃亦僅及程而不敢以先集首功者是侯與予體民之極固非侯無以先後墨子云有負子而汲者隊其子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民之疾苦救目前不贍而能給軍國且備乃弓矢鍛乃戈予具乃甲胄以卽戎是惟懷

柔之煦嫗之若慈母之憐赤子又恐其驕而訓告之教誨之惟侯實啓我迄於有成茲報蹟例當入獻部使者以侯之未可釋位而圖國家故交入奏請留其爲吳計至厚也然侯譽聞徹於朝野方簡求異政以培無疆祚若棟粱榱桷罔不具以構隆王室卽侯會稽世家與國咸休雖其在外廼心罔不在匡濟內外奚有間哉故予爲侯能留深幸得所憑藉而又爲侯賀既試三輔卽且膺股肱重寄也

祭徐太室宗伯文

惟靈誕德顯問佐我休運爰典繁隆俾惟密近鬱為時梃鋪時厥蘊歷階荐登謀猷克奮秩卿清華敦廼用典國有疑議迪從析剸建開彝章三事之踐衆所囑望允司鳥鉉明堂飾法纖微式辨博聞多識圖象以蔵肅祠郊宮嚴敬是展端彼禮器粤乃簋璉方孚於嘉寅廼作對胡遂翻然力辭爾來古教於鄉惟是諭誨海洧之曲卿雲黼黻曰國有人靡不用誶居約斂藏緬茲

靜退俄失懿寶永即潛昧明哲淪喪羣情與嘅況我同歲瞻望不逮念茲令聞千載斯在尚珍厥恤弘於　昭代摩彼昊蒼餘爾義槩奠尊爾歆無忘盼睞惚怳之間如令謦欬

示孫

決命歎生涯當如世載遐後來知不嗣身去遂無家墜業空悲梗傷離私悁嗟爾今耕滅劣種豈望萌芽

贈吳江林初黃尹詩

少年作令精明才椎擊無避風雲開嚴束中豪薰大豪姦頑誰敢攖清裁初涖小邑不足展移治赤縣惟時軫垂情孤弱顛連愍非為搏鷙同鷹隼覽聽無失耳目聰疾揮斷決驚手敏簿書盈案常迫窘主吏數百事牽引用無停滯咸克允哀彼罷民越茲蠢狡爾猾禍若疾疢訊鞫鎚鍛逝寧忍善家子力既不任失勢廼復刑威侵無害豈令際可尋時裁濶狹避文深儼若神明不可禁覆盆赤子時赫臨嚴重直矜法令森雍

容却笑惟鳴琴誰云雅道徒陰陰夜分秉燭猶獨吟曠茲千載白雲心逸暇展側飛夢沉具區八九納胸襟橫天意氣彈劍鐔聲名赫奕冠朝簪爰立其作商家霖無或旁求將自今況我鄰邑綏惠沈頌聲在耳時愔愔我雖逃世從向禽亦竊沾風極所欽小詠聊獻思圖諶光射北斗重南金當時得民惟湖皐後來冢宰治行勞灌壇猶令鬼神避中牟豈特三異褒長風際海捲波濤槩天一柱功名高

題新春得子圖贈徐漁浦

南海明珠久寂聊芳春上苑鵲三號丹實纍纍垂滿谷千年結子今方熟靈桃鮮飫顏色嬌仙宴春開醉錦袍抱送二鵷麟鳳曹徐陵自恃風才高腹貯萬卷揮綵毫辭筆陵雲意色豪傳家時顧呂虔刀文章江左藝業操騰躍辭林三戰盧嗣起乃復衣冠褒劍履登陞仍佩紫聯延輝赫稱俊髦蒞官作正名皐陶董治萬品惟若敖葉萬相傳恩澤滔翠羽間飾秦復陶詩書博極

虎豹韜姓名揚溢天際翺一釣海中連巨鰲兼天湧浪翻波濤保姓受氏佐唐堯世族累代官大僚遠哉億載何遙遙一星正爾直斗杓光氣徘徊耿中宵與國同休荷聖朝

贈僧

一笠飄然作遠遊彌天名譽滿神州相傳江左風流地釋子今來帛道猷

又

爾惟無復落言詮莫執如來金口宣諸念不生方證入空門寂靜是清禪

又

宰官多亦好談玄豈識優曇性所甄妄冀滅除同戲論積愆歷劫可能捐

又

生平造業重丘山妬嫉盈懷開釋難雖是十方堪隕滅佛無能救汝冥頑

又

一時寵位逼丹霄快意焉知禍所招如箭入來無間獄猶將功德冀來朝

僧梵雲卷

夫我佛之道惟一悟而已然悟豈易言幾之未值則求之多方故有參請行衛行衛者衲衣持鉢乞食受茲供養以結勝緣恐功行之未滿也若參請則善才之所參善知識遂皆證法無虛過也故宗門以妙法相傳惟所當值豁然而解不可容力不可致思獲於形聲象類之間而出於形聲象類之外故當其解也愕詑遲視況惚

不知所以而頓超懸悟是豈積歲積日習禪之所得哉故今梵雲已備究玄旨爲人講說經義可謂說通而自以爲宗未通廼遊行四方西極峨嵋南底普陀東登泰岱今將之五臺入靜諸君子各贈以言予亦附之後

周公瑕先生詩集序

吳俗喜謳吟自閭里婦孺罔不習於音固自其性然哉故步里謠遍傳於域中自前元來高楊葦奮與逮迪功談藝作而時乃大變海內數君

子遙相和今吳之詩乃遂當一代之盛哉夫音聲乃德之致誠於中必形於外然此皆禀於氣氣之剛柔緩急乃令人不復自制故古且弗論即今之爲其憤盈發洩陵厲昌恣此其氣之偏於剛者則有之矣悠遠沉深寬裕舒散此其氣之偏於柔者乎若乃適皇求索卑俯抑折此其欲心感者乎慘慘悄悄矍矍怵怵此其傷於畏乎忡忡惙惙殷殷惔惔此非憂患之作乎夫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五氣發作以和柔剛諧之以律呂潤之以色澤感會風雲而奮景光詩之爲用發乎邇而應乎遠滌蕩充滿乎覆載間是非有意乎形之至是也今治安二百餘年功成而樂作樂作而詩乃寓於閭井閨闥旦夕相應以微詞吐宣酬酢發於情之所不能閟而力之所不能強是惟一時之風而順明之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慎慎道九紀是孰不於詩乎取之今之風被海內外明明斤斤肅肅翼翼人罔有奸於厥位而自肆焉上靡有程限軌式而

咸不過焉者是惟采風者時獻於上以配於樂不丕乎簡簡乎其毗予治是賴乎吳之善詩者衡山文先生與迪功同時相倡和蔚爲時宗長周公瑕先生少游焉大爲文先生所推許寬樂清省和平穆莊高則不抗下則不攝允惟與麗敏肅粹温醇質可想是惟先生得氣之中和乃絀於位使當大予之任必且作清廟明堂於穆配天之詩以昭事 上帝爰興雅樂擊拊使百獸率舞豈不信然哉予素所服膺文先生而友

於公瑕先生令次孫漮明事先生乃索先生稿得十之三四命梓之以傳夫以公瑕之賢與其詩必將垂百世何俟予言者聊爲識之如左

同李剌史諸君登樓看雪

飛雪捲長空彤雲四望中舞低斜隱映光淺半濛籠夜色憑高盡寒威入酒融兆隨春候動遠靄蕩微風

又

春望共來臻元正瑞雪頻花輕天女散月借綺霞新命賞吟初就舉酬杯再巡芳華幸可對莫厭燭添銀

奉爲江父母興學詩

臨政寬仁重作新令君教誘獨勤身可惟建德能興禮知是綏猷善導民治飾校庠嚴楷範率先小子嗣音塵晨昏濟濟從鄉墊喜見威遊更老臻

又

懷柔敦切茂敷文典學還親誨諭勤風動荐薦絃誦作謳傳俄遍政聲聞盡驅俗比中牟孺頓覺時清東海濱舉示憲方成默化易民趨向不言勳

壽兼山錢老先生七十

錢大夫初識之予師鴻山學士所於時未冠也華師謂予此即且被選入中秘司典制無若此少年者學士名知人予固已願投交既予來臼下又籍籍聞大夫諸生間侍御胡公校諸郡邑士尤稱大夫才俾隨所至試之即諸郡邑士無

或能先大夫者遂舉於鄉登於司徒爲國之大行人以至從部曹荐歷中外迨予歸而大夫亦已謝事故大夫所交莫稔於予而出處大枝亦畧相似然予安敢望大夫賢哉大夫善爲文其在曹郎丐請者衆意不欲故爲所中官不大顯歸而專治內家言不以文詞爲意且承先大夫業治田疇給公賦吳之政急而大夫砥力罔不殫然簡夷湛默廿澹泊雖處腯膏不自潤間進諸方士詢養生肯故今歲之正大夫行年七十

而精厲克勤少壯無異此惟稟命素厚且能養之以至於充盛哉且夫人復賢相得大夫内無姬侍艷色溺惑外無倩盼姿首玩染其行已潔方故惟愛利稡弱拊矜衰弊大爲惠於時人之仰望以濟者咸自謂大夫能燠休我顧惟力之所及無不欲爰植之仁哉其用情之厚語謂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卽大夫行義出古人又善持生逸休其躬無所嗜好則不役於外輕用其明以與智鬬以與時競益全其天且莊生所謂趣

舍聲色以柴其内又云内枝盈於柴柵而外重纆繳君大夫者其達生保命以承天之福無疆惟休自今以始益茂悅康遂和寧敦祐是非僥天之覞貽以享茲遐永者其篤之自初固已基命自天而又崇廓之卽友松子而携桂父彷徉於事物之外何足云者況大夫寔能表正於鄉用隆我奚叙董率温諭緝柔其顏以開誘教廸聞大夫之風而興者無不刻厲貞靖以長厥世若茲之德所謂興乎其脈而不爭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滴滴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連乎其似好閉悗悗乎忘其言也故宁欲爲大夫壽其何詞以獻惟古之大夫已退而教於家邦稱國老焉者凡四方之人過者無敢不請謂能教訓也況今人惟求舊安車蒲輪之使方載馳周原大夫亦豈能忘斯世者時且有鸞鷹揚之師豈惟渭水之老哉故謂大夫且立德立功無遽卽安不日夕圖也壯事老謀敢爲大夫誦之

春日過百穀

蔚思喜逢迎依依惠眷情才高矜擅代色降假齊盟未迄前陳叙方懽惜請行自來難合并徒爾羨嚶鳴

又

命代復何人惟君麗藻新操彈衡鑒在趣舍質文陳宏肆容皆簡奇邪可亂真頓驚生爽氣海岳露精神

跋三郡範士録後

惟按使者受簡命巡一方豈惟刑德八柄是假將篤我燮叙用昭明於天下則士習之端尤所宜先哉今庠校之士養之惟備以待推擇爲吏則時之百責於是焉萃廼習之不慎何以爲他日用乎且今日欲觀其擇術之審惟在意向所寄而趣舍之端見於吐辭出氣非此則何以示之軌程使咸範我教廼詩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固在上者率化之士乃興起好惡予奪一轉移間而四方風勤不戒以孚用貞於教我巡臺

陳侯省巡郡邑緯武經文式示燮章幾察董治無不允從遂進三郡士試之以文錄其善者以範彼不廸夫人之於文清極則飄揚感深則摧謝固自昔識之不有精鑒以審裁稽定標舉賞會則何以折衷於藝文哉惟陳侯絶識遠度朗見茂明卓越超縱遐觀並覽故其所示允爲法程諸士無不改成易定咸在下風懲昔之弊以宣釐奮厲彬彬乎底於盛哉某忝守吳樂觀其成榮溢望外廼復命以書錄之後敢拜稽首稱言曰惟斯文絶緒爰在紹續惟三代損益至周而備若我 國家文教之暨雖良夷丘羌山戎百州皆秩有其叙凡辭命之接播誥之脩教令之申以迨章疏論議奏陳敷對辨析剖分文皆典雅宏麗渾厚雄深不愿厥旨矧我陳侯益颺厲之風示遠近以懿則憲猷俾盡出於一無有淫鄙悖繆回邪僻偏曲說異端溺荒畏梦以亂視聽政教大同復古之隆上觀於三代之際則我明之文是莊誠廉直維清緝熙之典乎何者

文彩則彰而節奏罔密辨博有餘而流洄滌濫是文之不軌於正而有戾於德厚之旨風氣之偏而士何以致養盛之極積厚輝光發揚於外雍雍肅肅以俟時舉登於王朝越有顯問乎則徵之斯錄也其修踐之楷模端身之揆度廓之以經物成務弘濟大業宣叙文告無負於育才養士之初意則我陳侯考誠觀言程藝察隱以詰夫華誕寡實飾貌假節者使不得作我郡邑亦藉是以無有訛言繁興譁於里族以顛倒覆

悖罔其是非範哉範哉是弼成我政用顯休哉

不顯大神張仙像贊

維神發跡於宋之隆曰蘇氏間齋戒以彤爰求繪象禱祈於宮誠之格思神誘其衷迺誕二子惟神之功才之秀挺皆文之雄嗣爾祈者罔不承風咸克昭感顯祐是蒙家祀戶享精神流通宜爾子孫嘉祥是乞葉萬無替齊於岳嵩亍拜稽首氣流成虹禱則不應惟聽之聰

壽虞山何公七十

長庚星正吐光芒福德兼令分野當耆舊海虞應不乏丈人強健況方將幾年作牧階千石乙夜觀書目數行相與槫前同獻壽即看名德動巖廊

劉孝標自謂與敬通三同四異況亍與孝標又相遠也爲之歎

自顧孚如馮敬通敢將踪跡較三同官微執戟名應睥位賤監河業未融俠烈庶言金石並衰殘濫盡世途窮羨他聲談人情慕什伯前賢萬事空

偶成

誰是詞人明少遐逸才敏手號當家誕矜莫怪由來傲豪縱從他不掩瑕姓氏因稀人未識野情多宕孰云誇名場久擅身行老拍手時聞笑井蛙

春雪吟

雪色芳菲連上元春陰不徹日無暄釀來寒氣凝愈厚散作瑤華積漸繁凜烈自禁憐朔野蕭

條高卧憶江門登臨覽眺堪携興及爾微吟對綠尊

又

芳春病思苦逡巡厭見飛花照眼新斜颺房櫳迴艷粉憑陵簾薄愴姿神風前不定空吟絮裀上輕來亂舞塵寂聽隊聲搖竹栢從他沾濕白綸巾

奉壽瑤翁申相公六十

皇天眷祐我明廼篤生時哲厥亦永膺多福與

國同休哉維申相公粤自蚤歲擢上第入中秘不數年爰立作相肅百寮總群辟敷政簡清庶邦咸乂雖　主幼時艱公總攝保護育德胥誨先後啓導出入將順或羣言震驚無敢干　上意者雖周公保釐伊尹左右宅師何以擬其勤勞人謂夔龍稷契其播功雖盛然值時之易爲若震動鼓旄孔熾不寧蕩搖靡有所止於時乃能鎮安綏集若無事然縱隱伏潛匿欲陰肆焉亦罔顧慮用黜消之迄能保祐一人格於皇天

聖敬日躋濬明剛毅睿德日聞公乃請乞歸政拱手謝事四海之內罔不高仰厥德迺日惟詠詩自適進二三親舊與論平生契濶不復以榮祿干懷既釋重負恂恂退讓亦不以功烈自矜然公既得謝而東夷方閑公身在外而迺心罔不在王室聞諸將有功則色喜其有退衂則義激於衷不遑啓處及事定乃已且言者每議執政即心儀公復位公逾自抑退若逃於空谷惟恐聞人聲竊惟　國朝立相以來登庸之早惟彭公時及公而彭之事業無聞公爲相而天下治平者踰二十年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十九年而東封西祀未能杜人主侈心而公佐　主上恭儉之德聖智日新用人惟已臣下有所論列雖觸忤終不深罪易之三墳云乾道浩大以天爲名又云聖人大開天度顯章化源則惟今日之謂而公乃從容燕喜歸且三載而年始六十在卦謂日離火宮正中而明萬物嚮明承惠煦德實而遲重公雖偃然事外而天下之望豈能

釋公哉予從鄉曲猶難得覿公面惟無紹介於左右則不得前故予跡雖甚疏而言尤可徵且公之諸子咸濟濟藹藹即無論伊陟君陳象賢復相而公方茂畢公年克勤小物弼亮天明公其方以我　皇祚同於攸遠無疆公亦諒予非敢以諛獻者管子云無以少少無以賤賤故女子之言桓公采之以定諸侯之從公今雖欲從赤松子游脫去世網然天壽平格保乂弗替永念則有固命何事吐噦吁吸學延年養壽命術

哉天度其衷登召畢之績雖四隣遠土丕承萬
子孫用末被公之靈光休惠奏皷以章樂奏舞
以顯禮奏歌以觀和周公所謂六徵九叙七行
五徵故觀公之行者情忠而寛貌莊而安言質
而行夷顧靡及私功弗求及事變而能治效窮
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惟仁與義誕長我
國家國之有元宰天之有顯命其自茲始百千
萬年尚何有涯哉

謝顧銀臺

位專喉舌氣桓桓出納王言忠藎殫規獻不忘
存警戒吐含猶自罄輸丹直聲左省風裁舊簡
命孤卿眷寵寛嚴助謇能爲請告貢公催上整
衣冠

又

顧陸由來舊望崇胤賢千載著清忠禁幃輪日
當年直青瑣含香勤在公寅奉嘉謀時入告典
司綸綍職宣通珥貂行見分茅土九列寧誇座
有猊

寄劉碧山

受憲旌分岳風威動百城相望遙去鳥何處憶
長纓夢到衡陽近人傳湘水清祇疑新召命日
夕抗前旌

又

雲擁楚山低寒光淬鵾鵜建麾行北指班馬不
聞嘶方繫黔黎望重催丹禁蹻將恩頒 下國
敢望及沉泥

同張刺史過泗洲寺

縱步城南聊試尋乘春將興入來深殘枝照水
吹猶落凍草含烟抽未禁相見野僧庸作禮流
連古寺獨微吟豪華過眼誰能在往跡依然思
不任

又

老去掘强空爾爲入無人處立斯須遍採野逕
窮幽討閑倚墻陰重嘆咨慷慨向君仍撫往蕭
條顧已復遲疑百年世事傷流水徒共登臨祇
自悲

壽徽人八十

是日花開玉洞春絳霞彌望最宜人飛能可道
磻溪逸釣國何疑渭水濱駕始出關誰欲請書
留千載自須珍千旬碧酒渾難醉羽扇徐揮清
劫塵

又

日中舍柳火行舒斗轉搖光況指昃占道宜年
多壽考分當得歲盛懽娛比肩遊處浮丘伯握
手相看明月珠重為張敷元有契楊枝南向灑

新都

問訊張刺史

春氣方研故作陰使君何事不開襟醽醁可藉
清言發倦劇還聞抱膝吟徒悵前游今又曠追
思舊與欲重尋即看起色津津動熊鳥無勞習
五禽

又

相如善病怨青春可使文君翠黛嚬莫咏今朝
溝水句豈應貪戀茂陵人才情自昔多躭誤雲
雨無端空悵神杜下暮年猶愛少最憐娛侍擁
丹唇

惜春風

浩蕩春光取次鮮物華隨處自堪憐數枝紅蕚
風吹拆幾樹流鶯啼欲穿遍是綠烟籠未徹漫
空飛絮舞成顛無疑撫景尤深惜垂暮年時可
易捐

作劇

恥躭作劇孺兒嬉謔笑如狂特可嗤譫語暗嘲

微調弄口諧倡恣重含飴用謾恰道相欺得肆
諢還教未始疑戲罷不堪重再憶飛光電影孰
能追

謝江明府父母

豈期君子惠前綏命駕還能訪逸遺流澤久濡
深感洽明恩覃及重咄私澄懷澹泊將為治齋
閣疑香閒咏詩驟聽絃歌聲四起始知禮教盛
今時

又

皇畿赤縣政成初作吏風塵奉簡書照徹聲光
占斗柄旁孚清潤比璠璵操觚可使專辭命持
橐方應典石渠天上急傳宣　詔入同時何幸
有相如

歎詫

三歎朝心總不開徬徨無語立蒼苔形容老盡
衰難策顏色凋枯憊愈催縱不侵陵令暫適柰
言轉側動堪哀須臾變態千秋駃窄量從教恨
酒杯

又

總忘人世不關懷言笑無稽翻類俳觸處取尤
寧自免沉吟舉步頓成乖積時羣蘗立山重頃
刻塵踪風雨霾妄冀立言青簡在飛蓬何必問
天涯

謝任明府父母

吳郊車馬遍行春深掩柴門驚叩頻揖讓及階
方即席慇懃相慰荷情親慙無酬奉虛將命愧
是恩施光照隣總外形骸忘禮度可嗟賴臉發
顏新

又

野人久自委蓬茅荒寂常甘與世拋顛倒衣裳
迎手板強承温肯藉神交極知謁入猶嚴重況
肓從容過近郊折節大能屢下士願將踪跡擬
由巢

贈雲中劉明府

運奇決勝控天關長嘯能令胡騎還款塞降王
修職貢　賜恩通市界河山盡驅朔馬朝輸贐

每使行人弓臂彎聊藉金繒餌驕子由來征役
自稱艱

又

單于保塞熄烽烟見說雲中久宴然俾襲氈裘
皆錦綺遍綏龍朔作郊廛從他魏尚論興發可
似劉琨著簡編假革非無窮討意撫柔權術用
安全

又

屬國今來近塞旁歸誠依我尚徬徨大行奉典

須通籍良牧同規徠遠荒幣帛固須征調集兵
戈載寢兆入康浚稽山下遙迴首亭障重開萬
里長

又

重使嚴行實簡才貿遷深計在招來令居遠置
營田士上郡偏宜苜蓿栽戎馬間關隨潼度旌
旗搖曳雜烟開傳呼擁道申軍令相送河橋勸
酒杯

重贈劉明府

雜虜憑陵亟眺梁無言安攘恃威彊籌邊自古
傳三策決勝誰從較五長大簡謀臣才總集雄
張帷幄氣何揚郤超漫自誇參佐計畫全應定
廟廊

又

笑談風動掃烟塵揮麈還傾座上賓劍氣縱橫
開遠畧驍騰敢決出精神長驅絶塞看輕銳轉
轂隨師虜將屯歲給天驕庸惜費啻教愈益向
和親

又

縛袴爭輸劉穆之幕中才傑盛茲時鏊雖疾力
求勘定恩假柔懷慎撫綏虜社祠兵孳畜牧漢
家關市入犀毗居延水北休屠種仰我求通貢
賜貤

又

聿皇武騎勢孌生侯望長犀曳羽旌師出九原
朝轉餉路當三面夜開營糒醪夷性渾能啖渠
答威行可假征長算畢陳垂遠馭往來將命赴

嚴程

壽誨齋李刺史七十詩序

二千石誨齋刺史七十誕辰諸君皆以詩獻公
壽予序之首夫黃帝書云眞人能養之以至於
無窮予觀於公庶謂眞人哉公性溫仁敦厚器
度弘遠邃深雍雍穆穆未嘗見其怒遽猝迫雖
當煩錯徐起應之與人交竭衷傾盡無所變遷
以虞人之罔已人用罔不孚歸心於公咸無間
言始公之初以儒起少年意不無發舒試諸弟

子間輒裒然人士前名奕奕起方上於司徒遂推擇爲吏以行二千石刺光州光故與申息鄰楚所謂方城以爲城者也地稱繁庶而公爲政簡清直已行一意無所廻狥有屬邑少年事公慢公以禮攝之遂相隙公毅然告歸人仰公之決也又咸稱公誨翁公亦因以自稱焉予不當公之盛年而相遇也晚予寓居城市得與公鄰相與市隱日徜徉文酒間夫公之仕也所謂照

功寧民行見中外當盡展其才以布綱陳紀昭德塞違協時肇享大庇當世豈徒清白守貞好廉自潔而已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公之施無不豫者而竟不獲從廼予偃蹇有負時之尤獨公惓惓予既篤老而公今且七十其爽精不携無異少壯昔聞天皇氏謂昊英氏曰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又昔人謂與交爲飲醇自醉惟公啓我以事外予素意墳索以上太古河圖數紀探策決曆運始終與公悠悠塵世謂太初之數四四盈而易四象變而萬物成地毋經云九靈三精爲天之樞紐幹運元化又云三合天地之階級也北斗爲陰陽之精靈耀九道我台光玉華居中黃之宮灌溉靈根七液洞流玄珠谷神與天無極又何延促論哉即運量古今化裁發育我上參之彼隱芝龍芽輕身益氣神丹刀圭紫煙相生謂養鍊之術可獲長生者我尚卑視焉我期與公共無疆惟休而諸君來賀者皆謂公壽始基之也各陳詩以發焉予舉觶以獻請與公偕住世百千萬年乃乘白雲之帝鄉

與威靈丈人游若禹初得遇於洞穴間乃今不知幾何世矣而尚儼然見之故謂公非眞人乎仙乎何以若茲

周公瑕先生詩集序

夫詩之教温柔敦厚者也然自夫矯厲者爲之則伉矜專伐弱中者爲之則委近怠靡怨憤者爲之則急激忿傺悲痛沉疾者爲之廼哀楚悽惻意氣揚逸者爲之廼發舒流暢僻邪偏妄者爲之廼淫詖放溢順成和德者爲之廼簡正宏

亮故四方之音各不同而吳音其近於逖濫滔宕者哉予少與公瑕先生同遊於鄉校而公瑕爲文氏學時衡山父子方盛公瑕名由此起予則嘗遊於楊先生君謙而楊先生侃然自謂當代舍我其誰又指予謂子其繼興予動色謝小子何敢承先生又厲聲謂爾無然繼予乃與計偕不克從事斯言有負千載今獲觀公瑕之作廼洋洋乎一代之盛風哉夫文先生予亦嘗遊焉和雅莊穆藹然長者尤善於公瑕故其詩廼

祖尚雅頌以降而變其音節者也夫精神性術悉見於詩允維典程中不容間非微非煇非本非標觀有唐一代之詩惟近體焉取廼九開九教五戒五習若吹管者高下清濁抑揚反覆不覺其移而聲調一一形見則唐風之變可知矣夫典麗和醇逸華豐艷固初陳隋氏以來遂乃渾雄昌肆橋舉博大翼勤厲務中正以廣已而漸流則律韻風度未見其遷而乃中晚分焉此固毫髮之際小有差殊知聽樂者知作者之情於管絲之外不依於聲而得於幾兆則無謂詩乃不與氣運升降洛書靈準云氣五機七八合提九固參錯不齊則明之詩其可知哉故云君子之聽音非徒聽其鏗鏘必有所合之也若公瑕之詩冲融夷淡非飄狂流德亦不局局軌轍尺寸約質文之中操衡準之要温純湛致粹清敦厚迫文氏之末失其流爲今體者公瑕蓋無染焉故予自漢以下論之唐人主氣調宋人主理元人主聲主理者嘽緩迫嚮聲乃不揚而元

氏尚聲則悽愴哀楚往而不返其失也亂故近乃尚詞則聲氣由詞而達故最近者之音其變宮乎七律之變不可勝窮而宮乃聲之始雖由此而備樂豈惟一律之用哉予固不閑於詩而好聽音於公瑕先生三致焉後進佻易當無以爲遂校而命之梓然所載特十之三四云予孫胤明學於先生其成之也固所宜効哉

又贈雲中使君

戎幕深閑虎豹韜北風凜烈塞雲高旄頭騎士

橫行怒石畫謀臣開闔捔可與匈奴爭一旦深
聞漢將典連赦漕邊重欲隨師出祗役應憐使
者勞

又

陳師鞠旅展封疆不戰能將夷虜攘餌我賄貤
甘氣折總他狡禍敢猖狂夕觀昂宿王威震霜
被交河兵氣光獨使征車厘道路轉行萬里宿
齎裝

壽杜袤度母夫人序

杜袤度母夫人周壽六十其友王華雲爲之乞
言於予以發馬袤度往爲其父稡珪請予予因
知稡珪負氣怏怏不平於色父穹浪君年高周
孺人上以承其舅竭孝養稡珪累上不第人有
欲爲之地者再讓不肯其意氣抗矜尤不能當
挫抑孺人出其裝俾以貲仕父亦固命之廼襲
冠裳一服之以拜遂屏去父勉之令游於山水
間以發舒其豪舉一至越中睠賞乃復慨然惜
命之不猶訪古悵今卽命駕而旋且稡珪不屑
細務家之小大惟孺人是聽孺人操其家總攝
內外足不離閨幃而孝義四達人仰爲女宗有
郝夫人之法鍾夫人之禮一子袤度才而賢一
女非夫人出而愛之與袤度等袤度有機雲之
美而克勤於學克孝於家其所交皆四方賢豪
以冑子遊於北雍則著遠遊與諸公往還則傳
簡牘皆清綺麗新華會燁煜盡屈作者晉陵盖
極稱之以可儷瑯琊新都予美艷其才稚相重
今茲載霜將上司徒予送之金閶曰壯哉游其

顯奕光大以伸先志周孺人誕辰廼適在冬袤
度遊而歸以錦衣戲綵予將獻尊於堂以榮其
壽且華亭自昔有聞惟周孺人風於家邦徵於
歌詠風之所被遂使興行慕賢罔不是孚予聞
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日月所出名曰析丹東
風曰析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遂使流行
演溢區敷旁達輪薄不息以啓三光惟孺人秉
之以涖於海壤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永貞
固且孺人豈惟招方術祀禱於山嶽河川能證

此顯休命哉夫金母元君者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孺人稟三五之玄精化生成形道允凝寂湛體無爲挺質太素毓神杳渺且人誰不自以爲得天惟悅惚之際疑玄之頃乃睹其眞形予又按卦氣古風字今巽卦風散萬物天地氣脉不通由風行之逐形入風無所不入故感遇之機徵應之數惟風之被速哉今東海之隅靡靡流化各飛翔以主神州乃變而之升雖陰向取象於陽故曰以陽用事與坤爲飛伏諸侯

在世元士爲應候建庚辰至乙酉積算起乙丑至甲申周而復始五星從位起太陰辛位心宿入位降癸丑內外俱順動陰陽而長歲時人事配吉凶發乎動予以推度得厥象廼攝提建歲得此數者惟休享哉華雲氏以曆算俾予測之惟太微上眞夫人與上元眞人咸降於庭授之秘旨月宮有藥泉日中有瓊池流金煥靈曜右掣丹霞輝予三復洞章尚未能解予何用爲

人壽哉

上元夕雪

喜見上元臨春宵何載陰雪添燈焰發寒入夜光深相賞懽寧負引杯長更吟銀河傾半寫不覺已橫參

次壁間韻贈查君

斂跡何須轉入深但栽花竹即長林總聞車馬紛馳驟耳後生風未有心

咏庭中牡丹

小庭斜倚幾枝柔杳耶紛紛韻度悠香逆風聞

浮冶態紅酣朝飲斂輕眸傾城誰道姿容麗送目應知眉色留被穀蘊蘭芳絕世未如半面覩佯羞

又

着粉施朱逞淡裝嫣然一笑露微芳合懽宮訝凝飛雪繡帳嬌憐含曉霜宋子試將羅袂拂秦樓遙度鬱金香新姿獨擅江南麗萬卉齊慚讓作王

又次前韻

閒居歲月度駸駸憶着當年思不任此日南宮
成故事每逢相過獨沉吟

觀作劇

打諢工歌善發喬重開輕殺態全嬌舞旋大曲
雙纏令掇賺商謎慢出標入破轉聲長影帶部
頭銀字雜僬僥義襴寬裹緋衣隊疑向月宮聞
管簫

又

師消絶代曠音塵始作靡靡樂愴神勝國名家
誰最擅近時門戶競爭新鈎容班裏黃繙綽優
笑叢中郭舍人天寶年曾親教伎無嫌承奉是
私身

激何衛尉

男兒作計欲橫行長笑臨戎決命輕搏射淬輪
時飲胃喜誇抵掌劇談兵貫甲陣前威電掃攻
堅摧蕩勢風生看操馬箠成功去顧盼當稱蓋
代英

又

家嘗吻承帶礪盟獨當一面任專征推鋒疏陣
欺堅敵快戰擒生期蕩平吞嚥分務才武奮搴
旗奔命陣圖縈彊場喋血窮追北耳後空令聞
擊鉦

伍孝子玉川傳

予聞伍孝子之名不得其事迺程生肇周示予
以其詳遂據而書之孝子啓明伍行人之裔族
於虞山至其父始家茂苑人多賢之毋濮感異
夢有星墜其室乃生希垣故名焉孝子幼則岐
嶷其在孩提見父顏色即爲之變親憂亦憂親
喜亦喜至跽於前俟父和悅乃起壯乃學黃帝
書於里醫氏有女悅之目相授以灸潛置食中
覺則竟弃去有顏叔子之介吳嘗歲不登疾疫
作以丹藥濟人全活者衆古以才策器幹援出
人於阽危若天災流行以誠意格之疫不入其
鄉殆亦近之哉父嘗爲人假貸其人不能償又
多方代爲之償父誠信人故人乃以二百金寄
父爲奴竊去欲爲代償則力不及又慮其父之

感戚也乃竟能孚格於人奴自悔歸罪則誠固
能動哉毋疾甚走千里之白嶽祈神祐乃遇異
人授之藥使之歸以餵毋毋服之病良已則孝
之通於神明又若是著哉毋不任勞疾又作氣
奄然以口吁呵之氣稍通危慜甚治之百方不
效屢刲股和藥餌進其盡瘁忘勞積不能勝故
方壯歲而已若耆感神之祐祥其事之甚董而
神之交於怳惚間其爽英之氣若可接於目者
孝感之言吾聞之人其若是信耶今其父年踰

八十而容色甚腴此其安孝子之養和樂豫康
中外咸嘉其篤行孝純為鄉閭重為禮教光為
之賦詠以祝其受顯慶者動盈卷軸程生以姻
戚請予序於前以俟表閭旌德薦之
判署彰德化之隆固千載一時哉

長洲劉鳳子威著

清吾丁光祿六十壽序

嘉禾有隱君子曰清吾丁君其古之逸民與始丁君與其弟侍御敬宇君同舉於鄉同上司徒有抑之者云既薦其弟當下之遂不被推擇廼慨然矢不復隨計上曰吾於何不逞而求以自衒爲吾行義於鄉豈不快然樂哉樹德務滋日崇日長而不自知卽不溷有司不關世務考槃

在阿碩人之遘吾其以此終遂志乎復相戒侍御以忠貞之節故亦自砥以廉直勁正之氣凜顏正詞惟是輔法而行無所脂韋屈折以墜失我三尺廼人罔不憚其毅嚴其所按雖惟取輕平而不肯枉撓以狥人醇厚乃溢於法以惠仁和洽百物而立經陳紀糾繩彈拾匿匡辟邪立於朝序時謂有諍臣者則惟兄之廸哉若其友于之義則於國於家是惟顯休哉所謂令聞長世惟是篤叙我彝常克恭厥兄而兄亦友愛於弟廼奉令承教以施於政越亦罔有間言以建嘉名聞於四方無間內外卽處者作德不倦爲惠於州閭黨族不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孚感於野四暢交作而泰和揚溢用無不豫仕於朝者宣力靖恭克勤克勵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遠以利而心不易臨懾以難而氣不卑雖險厄其身而竟申其志不以進退去就移其守確乎不可拔請告幾十年不出是惟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德降則信信則民寧而承天之

祐與國上下乎今其兄以去歲癸巳屆六十率姪太學君詣管大夫請所以爲壽者大夫與侍御同歲既爲之發焉而又介以徵予言予固安能有所陳述既不得辭作而嘆曰美盛哉是宜享有遐祉無疆惟休不可窺其涯哉昔石建石慶兄弟以孝謹庇其家咸兢兢抑畏言不出口而化乎焉今丁君家秩有典法長君不肯上賁於丘樊卽其介清潔廉有綺皓風已受一命復若無有次君之敬其兄不啻石慶而舉憲從事

雅文多譽以訓齊和協太學君恂恂質行上承敦誨卽且嗣起作功烈以益大其閈予且以數言之乾象法已爲時之紀術家數家皆從時而見其合乃在甲況乃當冉始立算爲甲旁算亦爲甲西伯受命之年入戊午節今來數千載入甲午節則數之衍溢無窮哉太乙天游入於紫宮以生陰陽行之皆合於度量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也經曰虛受元體可滿千歲體者氣也凡貞壽永長之氣因天地氤氳之元醇入體與

天不朽此則惟所適然值之歟然所值君子乃能厚凝鳥命以膺運數若彼凡衆之人則安能以當此乎所謂温温恭人惟德之隅則清吾君有焉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所值宜爾也請以此徵於天以獻君之遐享其庶哉

憶昔行

憶昔憑陵橫意氣上出千古雄睥睨二三君子比肩游吞吐賢豪抑何怵嘗向周南共留滯笑談非薄人間世徐叟落落特高揭音憩黃魏絕勢

皆清厲幸哉密邇投深契相與倘佯較詞藝頃爾龍蛇滿赫蹏柔翰銛若戈鋋銳期共槃掖蕩涤濊宰割命皆惟我制軌塗萬變無窮際誰者相詆爲鑿枘敢肆庸昏自膠盭瑣計尺寸差能綴襄陵滔陸終成泥緬惟渾渾不及睇萬里一瀉何容齁鬱若雲興亂煙滋焚輪上下飄風駃初起淒淒或湧湧決潰湮洩迸及勢彼徒望洋知顧憩曠眩顛倒耳目歲燦爛方驚逸華麗馨烈非直競蘭蕙相古有作誰能繼高步濶視矜

明慮遐想無窮欲安稅一言失意遂投袂蹈蹬路旁日衰替老悴憔怛形容弊感激哀憤欲垂涕嘹嘐九天鶴空唳嗈嗈秋蛩嚮幽砌爾皆受命有所隸身名腐草還同翳度世浪傳託靈劑一朝奄棄胡能濟投筆慷慨眞如彘俯心人俗秋毫細且飲美酒毋蹴蹴

俞塢興福寺建藏經閣記

吳之浸曰具區其山曰洞庭尚謂神禹治水藏符於此故名耶洞庭有寺數十而俞塢之興福

乃名焉者以吳之巨公若吳公寬王公鏊皆爲之有所撰述故乃益顯若寺之興廢二公之言備矣有僧復上人與其徒勤上人等三四人自法海受請來主是寺以茲土所藝植與所喜施大興棟構遂有殿臺室宇以逮於今日有崇飾則其徒奉教惟謹故克臻此耶粤有僧其介雍熙僧其來請予以藏經久乃散泆今復鳩集得完不敢褻欲建閣嚴奉之惟賜之一言樂成勝事予惟佛滅度時迦葉奉遺教以入靈鷲已乃

大結集命阿難揔集黜其異端簡正微謐迦葉騰空自焚作十八變蛻骨於地皆爲舍利照耀山澤傳二十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爲此土初祖其間諸菩薩所造論與僧祇五分諸戒律及佛所說經名爲三藏踰五千四百餘卷予服習雖久尚茫然無際今藏乃有南北之分其間小有不同宋元所藏山寺多有存者墮於庸僧之手故往往滅裂之爲人截去餘綫此又非經之一厄耶然予聞昔之纂言者多藏之名山川冀不朽然竟澌滅無遺惟斯經藏神靈所守護故其傳至今無少失墜雖經喪亂及欲滅佛者竟不能燬其一字旋即復大興於時此非佛之幾神靈德丕顯哉今寺之網維尚能綜緝使三乘十二分教六度萬行有能荷擔大法者求之不遠而得然聞前代皆有譯經者置院集諸僧傳譯梵文是經在西土尚未盡來耶今我斷自舊所傳無復益亦無復耆宿語錄入藏者是五宗十七世之後高峯天如外遂無聞焉將有智人深

悶不肯見耶將羣魔方競出以撓亂我法耶予求法頗力顧不能遠適叅請所見一二雖極所皈心而皆捨我去惟孤守經藏句身文身之義爾僧乃能同我見守護若救頭然圖建閣以藏垂之永久夫佛法未終替萬五千年之期尚未至則當有得法者作且今名山大剎巖居穴處者豈無得心印禪定不起人無自而知若今藏經於閣其庀材斲堊令辟棖樅欒栱塗堅堊墁疫函惟罄竭所有以求底濟若宰官長者有所

助亦惟信心實無有福德是名福德予勉徇僧意爲之題如左

贈沈京兆

昔忝奉光儀猶懷送上時遂孚蒸庶望爰及作霖期南國憑綏集東郊寄保釐無由薦悃欵竊敢賴恩私

又

千年傳作洛颺歷陟三台尹牧初言重望之今試來邦畿崇夾輔鬯命煥昭回爰立方貞卜當

知簡上才

懷逸賢堂記

昔觀懷清之臺至抗禮萬乘謂其能用財自衛夫以秦王之尊而能降節下之必且用奇自見而直言財云且不獨爾也耀於一時而復垂名後世是豈易得乎太史公談之津津不置口有以也夫且吾聞之隱逸者多獨道自貴以貧約厲未聞有富厚多享而名者乃今故鄞之吳翁其逃於賈者乎昔予嘗爲之發今程君復有請

爲謂翁今茲八十矣可謂耆壽而翁之行義昔已著之惟是爵賞之及既錫之冠服而復表厥宅里曰盛世逸賢者敢徵記爲夫翁之爲德於鄉自家始友愛諸弟漸之以厚純睦雍少而成立之以逮於垂白蕭蕭相與怡然訓齊其家人無不秉率而復念鄉之窮瘁者悉爲隱惻用賑恤之使得其所其有狠戾暴虐不類者又曲爲誨諭凡比黨皆爲之和協敦勉見義即踴躍從事教導於鄉所以教導於國而長民者蒞於上

咸有賴焉欲賓禮於右庠而匿不肯見此其遯世遠引雖在近而若考槃巖壑遯於怳惚之壤名可聞而身不可得見即夫仙人者固好巖居不可狎譎詭奇逸豈人耳目習之而遂測量輕重可侮易即與人共居而縱體迅風渺然獨上絕跡玄虛故能厚其祉而永其年齡逸其躬煦徐和適安翔舒肆穆若凝靜無誕矜之色能嬰兒乎曳杖逍遥合德爲務挹漱日月之精華所謂嚴秘其神不與陰陽爭無思無爲旰旰然晏

晏然祁祁遲遲以保其眞永之氣紫炎洞熙顏曄丹葩體有殊光日與夫商丘赤斧者遊固在人間而人自不能親其斯眞逸之操乎且其爲德於鄉鄉之人誦之爲德於邑邑之人誦之以至揚溢於四方四方之人誦之則無謂名在一時而奕世有聞施於孫子是曰賢人之胤乎堂曰逸賢之堂上嘉下樂其尊禮之以爲介老行養老乞言之典猶不敢居而粥粥若無能是不愈可賢哉周書有之曰安在恭已昌大在自克

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是非方術家言而所謂永延遐享之方豈待求之遠而得哉詩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是其得當於天乎固栖遲偃仰之士雖與世邈然而後乃有興者請以是勒之堂爲記

重作章清丁光祿六十壽序

予始不聞名於光祿君將命者乃管大夫介其弟侍御及其子以請予不獲辭且不及拜而請所以言乃撫管所云書數語復已而得爲光祿壽者則知其詳然未暇削牘則又重命之以未能盡章清之賢乃復操翰曰章清固天所授異資始學即覽誦無遺凡一接於目記憶不忘故出而試誦通則諸文學咸遜讓邑大夫甚異之爲忘年友已乃入胄學則大司成益異之校藝常首諸士出其上因爲之遊揚此固時之棟幹將恢我彝叙作功名當世乎時唐荆川王龍溪兩君方講王新建學廼所慕向則在於是惟理

性之微治心之要以澄神致和淵默守道希統聿群儒續其遺緒乎視一第若弁髦何足云者已而弟侍御君被薦則曰一出而佐綏宣勞一處而修於鄉以厚倫敦族其可乎故遂絶意仕進以教導格正爲事且吾浙右之風其近古乎士以明經訓詁遵程朱之業無或誕矜浮華蕩淫其德吾率先以爲後進楷模故孝友之行孚於家欽欽翼翼必誠必信以祗栗齊敬表示比黨州閭咸能感迪克勵雅睦之俗盛於一時其

漸育之神予弟既出其身爲國語之以盡節官下無復顧者故侍御君正色立朝儼然有諍臣風請告踰十年所未上其恬靜之守兄弟相砥可以勵時之競進者章清君既受光祿猶不肯賴寵曰我其明農哉何所裨益於上而敢榮祿位也故隱德不耀而名愈彰循默敦已而問愈遠廼侍御以兄年及六秩率子弟爲壽於前則鄉之諸君子皆有所獻以侈言其家慶益張大之矣顧復越疆而問爰及於予予固不嫻於辭

且不覿於光祿而聞之蓋廓然其形清羸若不勝衣柴立於中央然朗朗映人者其精之固完乎無所洩越用之而凝命於天者厚故綏祐蒙福玄感乎應數合理冥眞氣乃集光祿固以道學立家不言神怪然黃帝之書云至人與天相畢其次眞人亦能養之以至於無窮此猶爲未足信耶則天道與善之言此未占有孚者也周書云善用道者終無盡史佚所云又豈虛乎卽今秉德不回踐修厥猷不惟家之人化之而子弟濟濟翔咸自奮興是則是效憲憲洩洩榮於其鄉彬彬興於禮樂可謂國之介老安車蒲輪之使存問百年者不於是而焉適

代上陳相國

側席應敷求靈辰爰立謀檢稽登作輔置相砥交修四岳咨皆允千齡會正投安彊資治理弼亮任才猷虞庭隆戴德漢律拜先侯物象明胥賴聲音聽仰由夔龍今首命義伯讓爲儔輔簒輝華袞玄端侍冕旒　服章申藻率璧厲表纓

旂詔我敦無逸生民紹見休倚毗霖雨佐顓待濟川舟名載旂常列功垂彝鼎鏤　郊宮陪典祀薦獻奉樽卣社稷圖庸釋乾坤量少褒遐荒稱式敘薄海聲懷柔蜀分連參井祥占發庫樓恩施惠宗國教誨植田疇朝夕榮愆省憂惶慎辟紆翼肱氓隸重棟宇土彊周下榻欣延攬摳衣愧采收歷階曾揖進故里遂淹留雖昔工揮灑曷云專校讐亡篇徵稟飫研想極墳丘俯自憐疎跡秖令輕隱幽憶從拋汗竹欽恒屬軒輈

世及榮伊陟商來遇汝鳩官勳須氏族位望繼
弓裘陶鑄洪鑪久沾濡疲弊廖大尊司守業維
斗煥宣流纘緒雍熙日陟揚醇厚秋風徽矜弈
代襄賛動歌謳門閥瞻愈峻邦家念益遒士寒
期洒濯道遠曠綢繆虛軫謙光藉徒徼禮數優
弁行鄹造請啣梗劇牢愁馳訊何容易遲徊懼
作尤天邊懸尺素雲際睇凝眸光屑疑恒睹精
誠幸獲酬飛烏庸得繫更僕縷能諏嗅味彌年
歲莫忘薰與猶

又

台階重拜恩首命寵駢蕃端揆郎君貴阿衡世
業存轉看桃李茂披拂惠風温在昔門墻士猶
期道義敦

又

欣逢登進日海内慶彈冠才氣誰周顗風流今
謝安憶趨前召命遽返舊江干亟欲申庭謁安
從假羽翰

濟河稿序

惟古鄉論士之秀者以升於司徒司徒復論士
之秀以升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其未
升於王者爲文學掌故以典司教士若我黄公
教於長洲茂苑其意常在升於王所以顯定天
下國家大論其所業藝名之曰濟河篇以示不
復弗也予觀今制科之作視昔數倍勝之何者
昔惟守宋儒訓詁箋疏且未窺而況及他乎今
學者博稽窮覽極奥篇隱義逸文秘簡無不淹
涉而乃誕發爲文其體雖今而詞義則僻嚴謇

棘警新逸越詼詭華誕而卒歸於雅正此顧其
才力健舉感憤激發若動於機而矢爭赴的豈
淺荒繆悠鄙庸粗率者所可測其涯量哉若我
黄公篇章奇麗錦繢綺靡使人怳然自失若觀
於天府而百珍庶寶的皪燦爛鑠於人目若詠
於大川而巨浸流瀾騰涌澎湃滔滔汩汩汪不
知所詣乘蹻絶往渤蕩成涘放乎蒼涕之墟而
泛濫乎日月之側是雖曰時制而日新無窮豈
跼蹐拘攣制於法而不能自法法哉以此而應

今之選若穿楊之枝百發百中未彀而猱猱已號於林木尚何有虞其愆度者哉故予歷觀今之作者雖人人自厲然張皇乎末途而困躓於駑蹇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伐其所能而不自覺其中無所有也夫君子有可及有不可及此惟夫才之命於天者已異之矣而又弘之以博聞多識若玉之蘊於中而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山澤爲之輝朗暨乎草木咸爲茂榮人之採擇其待搜廸訪咨延引日月哉若子產之得然明

於一語而待篇章之盛若是衍溢浩繁也予固知今茲出而薦於
上必改容動色加禮焉曰是棟幹我國家材也是濟我巨川舟楫也作我霖雨以霑溉我黎庶是實有賴哉亟登而置之周行簡畀重寄載寀爾諾其庸有所濡滯哉三沐三薰而拜薦之於天爲宗社得賢賀則斯篇也無視爲邊際託宿可也

茂苑造士錄序

夫今之制科文尚昉之宋人予昔嘗見宋文與今體相類然頗簡潔務明經意故又謂之經學逮我 聖祖爰命儒臣釐定爲制科取士文其初則尚質直畧以標宗旨而已不務詞勝自嘉靖間漸變而之華逮至於今極矣士之爲文者銳思毫芒研極象外精詣窈微懇乎其至也察乎其辨也冥會於不可致思深探其闖奧殆於不容言而能包融發越疏通洋溢且詞益藻麗奇警新拔譎詭恢肆放泆迴視昔之作將含愧

不暇矣我其翁黃先生來教於吳夫吳固星紀之分明星謂之啓明則主於文自言游以文學名而吳之操觚者乃不可勝計皆以所長名於天下遂至於今得賢師範率先諸士而示之軌程日進而試之程其課業督之以摩勵砥勤辛殫勉多其覘俾誦通群籍而後乃摛爲文務去其陳而新是圖於是攬其英髦而簡其秀異取所業高下差次之名之造士錄者俾諸士爭自洗濯覃思竭慮必極其才力所能遐騁絕驁

臻於靡所底止是黃先生所以作人其至是乎
墨子云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智者出
非黃先生有所簡裁甄察則人皆貿貿爾孰知
所趨向必且不爲時之所欲而爲時之所不欲
時且不爲之重而爲之輕螫於口瞀於目誰則
爲之賞激延譽登進之哉是鼓舞倡導之幾專
在典司者主張揚勵文之變至不可勝窮而終
不越於制科取士之舊豈曰其弊也利而巧文
而不慚乎予昔圖嘗從事於斯及覽斯錄則知

予之未始學也

與陸祭酒

造士詩書藝極陳大胥敷教重彝倫頓驚熙化
歸陶冶俄頃醇風盡作新朝夕虎門司納誨進
脩國子育成均諧和可是先三讓推擇由知才
第甄

上司業

古稱師氏詔王微匡救多方列綴衣勤課誦通
精造育試才詞命吐光輝貴遊趨走興賢令鄉
遂群隨赴講幃瞻仰可勝情若渴焉能下教慰
朝饑

再上祭酒

絃誦持將調八風虞庠流化復何隆刪裁前古
書成典承制三朝氣作虹鳥命育才司救過
詔恩丹扆贊宸聰燕清趨赴金華講揖進臨軒
視上公

又司業

多少橫經造席前英髦受業轉相傳專家已自

勤箋疏視學還承親講筵冠帶趨鏘盈璧水質
文損益遡源淵 聖明特重尊儒禮屢拂香爐
惹御煙

代上陳相國二十韻

率土仰鴻鈞披懷拜後塵猥茲潛草野編敢望
丰神燕許才名舊韋平相業新象賢膺簡廸世
德詠臣隣往記誇仙李今來稱昔陳欣逢開閤
待誰獨歷階臻折節能隆禮盍簪思被親願聞
將命者私冀鑒裁甄大化行風偃疎庸獲省循

曷由昭悃欵安得效微身遯跡憐寒素卑棲豈
逸民庶勳廻照拂忝遂掛人倫未暇嗟窮壤虔
持叩浩旻晦幽難起蟄延頸羨陽春砥犢雖荒
耄矜孤感厚仁昭途方藹藹拊慰過諄諄蹇駑
深慚悚時艱況遘屯瘽肝誠可薦蘊毓總幾伸
顧盼勾吳下投竿清渭濱一蒙施洒濯千古謝
沉淪

與周明宇尊舅

龍媒驥子渥渦生信是藍田産夜明拭目鸚林

翔逸翮超騰鳳闕效忠貞可惟家世勳誠舊況
爾才華譽望幷三揖在前颺厲日瑣茲姻婭夙
心傾

又

幸叨子姓荷帡幪竊附門墻愧下風繼及秉衡
參九列分宵法從直三臺金莖進處傳飛藻玉
漏催予類轉蓬強自濯磨希左顧竭思申甫誕
維嵩

又

奉常弟子綴行初遂起朝儀著簡書奕世建寮
從羽衛小侯執戟奉公車天階雨露先沾洒丹
陛風雲期聲攄猶笑叔孫雖草就爭知列宿拱
宸居

又

絲蘿喬木自夤緣短翮離從亦仰騫垂意孺兒
蒙採擇濫恩踈逖藉蟬聯堪嗟薄祚仍無祿尚
憶瞻依有二天指導不忘勤教令締盟金石會
須鐫

感歎

啣悲鎮日可能延強策衰羸自惘然氣息嗔咽
尤短促筋骸拳局似拘攣欲將移步行知蹇縱
使扶携力不前舉目四無投足地秖應掩泣向
黃泉

又

咳逆煎熬豈自聊痰涎上湧沸如潮聲嘶嗽嘔
勞無歇瘀塞稠粘悶不調少得眠時驚遽起稍
能通息又中痟已知生理須臾盡羯孽傖氈何

太騎

又

餘不亭前望落暉黃昏已旁路何歸相逢執手嗟長別欲見衰顏待再來此日魂初遊冥漠他時想像轉疑猜攢身百病攻無歇悵塞寧憐如此才

又

維岳英靈降豈輕昌期五百會休明偏因吁氣心神失況遣愁思禍患縈悰不敢遑躬匪薄力

持危病靡堪驚眇予已作無終子願爾長遊不夜城

又

危惙如綫命不延旋還昏絶勢難痊俄看白沫腥涎吐忽若牽機肢節攣困篤仍加眠食減强生無奈業緣纏總言繼嗣能垂久倏爾祠陰宗祖遷

上沈蛟門相公

直節重當時丹誠簡　上知威迓朝序肅統壹庶猷級凜色浣浮格昌言正議持端方恒秉禮廉靖敢遑私　召命敦催上徵庸爰及期佐匡靡薄又彊執佞諛塵觀聽遙爲竦周旋奉作規業勤宗社建心聲國家裨雅量羣僚洽聲光萬葉垂煜煌輝遠邇婉僤暨華夷懸望施先被還孚素所祗砥殫傾思竭轉側劇情馳久謝風塵隔深潛歲月違權生蓬篳陋喜溢褐冠滋旌旆途爭擁扶携迎恐嗤道旁瞻昔日載見嘅今者祈展何緣覿求通稍假辭將明成鉅典制度綰

如絲跕躅寧非願冗從慚自羈試看歌舞盛總是慰民懌

代上趙首台

九命拜恩來三階列上台股肱當輔弼璇極麗昭回玉作繫天柱身膺濟世才文昌色明大昴宿象崔嵬仲虺謀謨獻虞庭鬯祚開五辰調載朗四序秩重恢車騎馳交聘網羅張掩該纖微寧簡弃夙昔況滋培瞻望期將進趨趄敢自猜鸞能蒙惠顧赴乃若頻催雖劇登龍願徒歌我

馬積積承垂昭曜久藉拂塵埃傾意深何盡沉懷悒可裁寓書慚不揆倩語訊輿儔

壽蔣夫人六袠

雙成天際駕輜軿受勑瑤臺從右英桃歲三千逢作實露華清夜聽吹笙群仙羽蓋靈霞擁西母雲車環佩迎王醴瓊漿前獻壽縝紛笑語渡蓬瀛

又

秋高海上盡芙蓉絳氣千層花萬重迈壯可言惟服桂留顏祇道爲飡松華陰世見身輕迅巖岫時逢貌肅雍弄玉自來能好道纔看日影及三春

送吳邑任使君入覲序

明歲乙未值三載考績期朝集使咸見於天子若我吳邑任使君其前後臨政五載其爲吳則以劇邑自他所簡任故以才舉耶夫吳固三讓之餘俗也其地介在山海古謂要服之外而今乃在畿內賦惟上上豈特禾麻菽來於是焉出而苞茅橘柚琨瑤篠蕩亦時錫貢焉則謂膏壤莫是過而賦亦莫是重者夫土本隘所生有限而取之無藝然民猶或是饒而不至甚儉薄則天之生民其賦命有在非所能移易者與然皆在於司牧者覆育之如赤子之賴慈母未離於繈緥在易有之曰土之垠海內之地也溟之濱境外之水也規均均上有法也醜牲牲下有衆也昔王由是順乃人立乃辟百爾承式萬方取則罔有不率卽我吳濱濱回遹靡所止疑

我明使君來茂建之德律之法紀肆其蕩逸越我憲常者始而誨之姑惟教之又不率乃始以刑懲之故民惟見德而不見刑其惠威所綏時亦咸若乃民或艱食亦僅僅取給而俗猶若豐饒者是惟其性之豪奢則爾使君力示之以儉以挽回其間惟風之淑以生我民人若不見其跡而俗自爲之化其德之渾龐醇至和凝醇厚故亦穆穆熙熙哉矧今之勢農戰爲亟海夷蓄謀必且窺我王畧我一日不可忘戒而兵力未

足且資之調集則所以訓齊教練招徠簡募其必賴儲峙充溢今惟正之供尚不能給而時有覓減乃欲取足於其間是不亦尤難矣哉惟時令民庶咸節縮飲食寡省其禮儀交際是不亦圖其細而罔有以鼓動其機哉夫賑恤煦嫗示之以相週相給而比里連鄉之衆即寓之卒伍偏兩之法簡其材勇立之長而稍資給之裨選於衆有一材一藝者咸籍之於上使任一事而食於公則事無不舉舉而才無不畢用其有不

得志於時而有異慮者哉故自明使君之臨政而民無有作逆犯威以干天紀固自有移奪變化轉旋默運者人不知所歸德而使君亦不自知其所以爲功今征徑之急且將責舊逋而并取足矣其爲備禦守戰捍我疆陲罔不盡萃於典司者詹武詰戎安民和衆豐財保大定功非使君之才足以應變而幹濟廣備營立措施辦惠審詳允惟章程上下咸勸故不至於力殫惠竭紛紜煩亂而賦蹟乃稱最於四方者是理繁治劇固使君之餘而仁愛得民昭天之福熙帝之載揆民之任夷德之用孰能知所以然哉今

獻績於 朝必且簡登顯陟而我民之戀戀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穫則其攀車拊軛擁路者日望揚塵道左而使君亦庸可冀借哉

送應二守入覲

萬國衣冠趨會同朝宗 闕下集群工質成吳賦强稱最獻計賢侯望素隆 賜宴首當書上考對颺先已簡宸聰貳車同倚專城寄守尉權

均地況雄

又

江上竿旌相送晨河橋車馬發通津股肱郡繫東南重肝膽忠輸敷奏陳假守豈惟從事舊臨軒行見沐 恩新寵巡毎自厪瞻戀加秩廻輶願及春

詠作劇

韻管調絲纏令新義襴譚裹具裝陳兩軍百戲衙前樂藏歷含烟打和人曲破忽聽移尾賺詞

成採合闔鴿鶉發喬善引當筵笑知是蕤賓第
幾均

又

則劇傳編銀字兒分棚斷送合離施重開雙韻
須輕殺作諢商謎耶解頤影帶滑稽多踢弄主
張艷段入塤篪須吏假變頻呈伎刻畫誰令說
偃師

贈雲中守王公舊吳都尉

塞上風雲接地生丈夫按劍策功名試看執勃

三邊靜自喜橫行萬里輕重界疆場高閒命素
閑籌略選專城和戎雖暫爲驕餌凱入當今息
戰爭

又

幾甸常懷攝守年三吳民庶望猶懸荐驚雄略
通殊域遂著勳誠勒簡編軍市風傳刁斗肅旌
麾雲擁塞垣連憑陵雜虜爭輸款薄伐寧論駕
兩甌

又

按兵田作昔營州漸被羌戎歸惠柔九塞不聞
飛羽檄一時安攘憚甄裘降王稽首威靈遠旅
幣頻頒犒賜優況是軍需勤使命征西車馬疾
如流

又

罕畢光搖初建戈髦頭星隕駭奔波黑雲蔽日
壓營壘兵氣冲天射絳河青海傳麾申誓命安
西流化盡酣歌誰言魏尚功名在三駕常應先
左和

壽周天谷六十

茂苑飛花一色新清宵仙樂會群真左官親語
傳符命列宿頻仍降紫宸天上祇今生補處佛
書海中行見復揚塵西阿芳嶺初居止怳惚常
疑叩大鈞

又

懷靈先自不尋常記別宸遊出浩蒼瀟洒窮幽
堪任理辛勤測遠悤無方兩塵尚隔陶弘景一
聚陵天周子良惟在積功兼累行機緣會處定

飛揚

題袁別駕歸田記

閒聞隣父說農田重使憐君解紱年夷夔遠絕崇禮化梯航通道息烽烟功成思早遺榮寵遁跡何疑異侔佺幸託里中言笑接緬予衰謝共歡然

又

山虛鐃管寫高城邊徼風烟旌旆迎迅騎交南烽燧象鳴鉦溪洞掃狸猩懷歸井上疎桐落夢斷秋陰旅鴈盈天際冥鴻翻矯翮已知人世總忘情

送雲中劉別駕序

我國家建邦啓土於幽冀之域古所謂天府之國也惟是疆場之遠屆於朔漠我　祖宗威德之被用罔不綏然其類繁滋未忍盡殄滅故其遺孽往來畜牧於河隍之地我乃無時不警邇者用謀臣策以和諸戎爰取魏絳之遺也蓋皇仁如天無不含覆豈其小醜而不懷之故與

之互市以通有無俾咸獲生遂迺雲中諸郡被邊要害用節縮諸費命易幣帛於東南諸所產者而我劉明府實膺茂選而來謂才足任之故茲簡迪予始獲接見其爽霽開朗夷易直諒談詞如雲披拂靄然而人無不悚其賦事也裁短長揣輕重究情實酌所宜凡所貿易具有品式任人而徧市於織紝者若錦綺若布帛無不中程迺不逾期而畢視往者多寙棄減裂而茲無不質良且不待鞭朴催楚而事集此非其調度設施知人善任故不勞而成耶予謂之今既柔撫諸夷啗之以利彼貪我餌故得少寧然積習宴安無乃易玩耶夫忘戰則危而虜性難羈我其若何待之明府乃謂予形勢何常之有即諸種跳梁我啾之間之使不得連類而來即使其來我亦時耀兵以震慴之服則教閱獵射遠斥候慎烽燧諜知其所向以約勒勦絕捄循其順我者而伐其違叛虜亦服我之信不敢渝盟而我豈謂是遂可恃而不爲長算遠猷圖維

世以偷一時之安哉予益知今之簡才固無不慎而邊郡尤不易授如明府之明識博通詣達練習即邊備無不詳審以之佐宣其何不能保釐綏靖威光氣炎赫奕遐漏故書所稱温恭敦敏方德不改庶績以起尚登帝臣即今之位望其彰灼若此必且驟加寵命仗節臨戎制禦朔易則諸將之才武梟健與儒弱者素所洞悉舉而措之如指掌之易凡茲和戎之費與養士犒師多寡繁省皆其度内九邊要隘環拱帝都莫

安宗社繫明府是賴故觀今日之舉以歷試諸難無不迎刃而解予敢再拜仰爲今得人賀

賀徐檢菴少宰生子

紫微垣動燦天樞探得驪龍頷下珠歷象有徵齊色夜虹霓繚繞誕生符勿風岐嶷殊男子識記昂藏五丈夫一日長馳千里足由來赤水產神駒

又

徐榻驚說喜生兒孔釋聞親抱送時天上運逢當歲甲桂林香滿及秋期祥麟吐月臨華蓋丹鳳將雛飛玉除況是聲明垂奕葉祇今文命正重熙

又代人作

月明滄海遍毫光阿閣巢生金鳳凰誕育式勤周太任象賢應嗣漢平當何言入夢徵蘭兆自是宜男詠燕筐九代徒稱卿族貴輸今世及慶鴻長

送先輩隨計

趣裝對策赴明光冀北河山道路長一色鵠袍齊蹈舞萬言鸞掖進文章自天題處雲霞染當陛臚傳翰墨香勸駕可嫌催送上君看此日姓名揚

又

辟書選造上司徒郡國徵賢急用儒言邁傳車侵曉發張旜原隰戴星趨三千奏牘頻仍薦舉世功名顧盼俱懸佇俊髦虛位待會欽道術治安需

代上張相公

恢德掩靈圖清和景運扶衮司謀密勿練幹慶
交孚治切虛求俊效彰敦用儒懿誠承簡迪霈
澤遂霑濡進見衣冠偉趨銜體貌殊直聲文陛
滿正論朴忠孤性本持貞毅行皆作楷模帝紘
看日廓皇教及時敷喜氣占衝斗歡歌沸載途
幸深垂覆育嚮不仰昭蘇矧昔嘗延見迄今猶
述逋既傳周洗沐諒匪弃潢洿況道懷遺屨還
堪憶據梧下方瞻泰紫迴指矚元樞嘉樹慚能
譽浮華慮不符耶將陳懇款儼已叩天都

壽張刺史七十

作牧典方州期當陳遠猷冥鴻竟高引飲水憶
清修申息老猶望巖巒跡愈悠一官貧不改蓮
社幸相投

又

光常應列星齒宿長年齡玩弄躭文史雄圖局
戶庭放疑幅尺謹興豈涉沿停貞介非嫌僻輝
煌名德馨

賀吳翁六十

吳剛月殿斧修成盡閱年齡夜更瑩野水滄茫
映玄圃人羣瀟散締鷗盟九迂霞擁東明蓋八
桂晨飡紫玉英光照絳河遙佩帶雲間黃鵠下
相迎

足成佛書句寄懷

何年卜築傍離堆四面峯巒疊幾迴放雀出籠
和雪去飢烏掠水帶烟歸山中習靜淹殘日世
外浮沉度劫灰已練此身枯木似野心時向白

雲飛

又

淡烟和露隰秋光涼氣隨風透草堂野竹暗生
苔徑滑山泉仰出岸花芳思從去鳥穿雲度漏
滴疎蕪覺夜長情識未忘知見在可堪世界浩
茫茫

感懷

幾多悲憤未能言潦倒支離負宿冤過隙日光
彈指沒撫膺雪涕泣聲吞驅馳不分身衰老燥

援尤憐思鬱煩總使一朝隨化去蕭條何以慰
營魂

又

盡日含啼幽草長殘年屈指重嗟傷魂神若不
隨消滅報業真應未泯忘幻起既無能斷遣境
緣庸免歷教償昏沉義墮空長坐一念醒來冀
發光

又

慘顏衰瘁強支持舉步龍鍾動自危落葉正禁

隨意氣飄英何解亂心思豫懸來日輸今日安
得他時勝昔時空嚮夜深虛枕畔推窗月光映
前墀

又賀生子

傳得歡聲滿玉堂降生中夜發祥光小時風態
春楊柳三日姿神金鳳凰湯餅客皆稱貴氣洗
兒會已識昂藏何言夢協文閒慶誕挺非常胤
嗣芳

蘇松武舉錄序

維茲歲在甲午　上已命選於郡國庠序所養
士上於司徒而又以材武擊射策畧之士欲盡
網羅之以備將帥之需則付之巡方使者而予
適承乏於此夫江以南輕心不能持重堅忍自
古記之矣然豪桀之挺生不於世裔不於紈袴
且怒蛙可式而況士之有才氣者苟激而使之
皆可令自奮矧惟三吳哉昔伍子胥簡服吳國
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遂以之爭衡上
國晉且不敢馮焉即今士之在野何啻盛於前

且介在江海間風濤之警人自爲備故咸習於
兵及進而連試之則挽強馳射胥刃摧鋒赴蹈
湯火糾糾雄敖奮難敢死者矍矍躍躍爭效於
前不可勝紀及再策之而謀議遒起智畧輻湊
特限於數乃僅取之而申喻焉曰爾射非不命
中而軍書韜鈐非不語也顧昔之論將者曰晝
夜不解甲飢渴不疲勞遇敵則趨計不旋踵者
名之曰健將深入禽生手搏突刺虜獲摧蕩殄
夷覆除者名之曰鬬將發號施令齊一羣心勇

怯畢前犯則無宥者名之曰猛將若乃所謂謀將良將堪大將任者是豈足當乎書不云乎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星緯之贏縮審福德之所在和戰中外運度相合推變參灾分別妖祥日月合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此之謂安定國家保庇民庶即有鳴吠之變蓬蒲之寇能消伏滅息不使蔓延居中籌度不必躬履行陳此其爲大將才耶今爾諸士其自命若何有堪憑倚以大任仗節臨戎分茅啓土者出其間

此今日典司者大幸若一材一藝能稍效力於營陣者是亦所望然士不患於才勇而貴乎忠義故其危迫之際呼吸利害之頃而奮不顧身有殞無二此其志義貞一激烈慷慨雖有利鈍無損誠節此非諸士之所當慕法者乎且頃者屬國不能自衛我命使經畧力戰滇渤以安全之其恩厚矣雖已投款然倭夷克恭不測不犯遼碣則且擾東南往歲嘗中之數年而僅乃襲定即今武備精兵儲偫畜聚與民力之完全

原文闕

勢是輔維禱是祐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誠爲心以決爲計以節爲勝務在審時紀綱爲序不動金鼓善戰不血刃故曰柔武我國家重在西北而繭絲乃在東南民之剛柔異性固不係於地即吳士銳輕黠然而雷擊如墻厭之然人自爲心駭亂崩潰亦莫能整故姑以兵法與爾諸士訓之夫人左右手各握五故五人爲伍五五之而曰元卒以逮曰開曰敦曰同曰伯曰佐曰右曰正曰卿曰三卿曰辟此武

王太公之制必前後相應左右相救故曰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則孥戮汝今方進爾而大閱之以紀律從汝其無違命則進爾序列犯令則嚴譴隨之汝其可不日惕哉爾之能以功烈自見典司預有榮焉故重爲爾規書謂矜糾收斂可化而調矧爾果教之資而不深警也

寒雨

蕭蕭風雨撲窓聲夜半還聞滴到明欹枕未安

聊假寐攬衣欲起復如醒榮華遽謝牽腸斷衰病紛來攪思縈填臨脅懷難强抑緒長方絶又重萌

又

無端淒慘正懷氷寒雨中宵嚴氣凝時序陰深威太冽烟光凍互凜難勝澗枯澤涸流方咽風靜林虛日未昇盼望晨清分曉色熒熒明滅尚殘燈

戲贈顧生懷舊

戈戟紛紛攻戰晨曳裾曾作幕中賓迴頭却憶當年事羞殺孟嘗門下人

又

當時抵掌奉周旋彈指今來三十年細憶故人誰在者不勝感慨自潸然

又

親見二三豪俠來舌端真有一匡才縱橫出沒鋒堪畏翻作身殃自古哀

又

意氣能探虎穴廻主盟當世動群猜出奇雖作蹄危藉事定難逃時命灾

放歌行

侮輕時哲相娛嬉姍笑賢豪空爾爲世途遐阻深儉孅顛倒奔走爭驅馳榮利在前竊欲闚覬持忘却重不貲蹈陷水火遭艱危我於世身飄然輕不染塵勞掉臂行豈於建立能無營時命未偶徒不平一嘗紛錯朝夕膺迎刃摧解鋒不攖鄽開大畧期掃清蕩夷黠滑除狐鼬湖海決

潰前長鯨舉手欲作天柱檠人皆畏縮自震驚顧我咳唾風雲生讒忌側目譖繁興憶昨作吏三河日矯矯風裁何勁直遏絶萌芽豈面革仍痛與手用窮殛不軼僭踰從重劾如彼飛蠹皆戈獲矧冗舍汝垂天翼驕豪怙恃肆迷逆嗟哉爲猷亦匪棘姦妖亂怪安所匿項間不覺即啣勒匍踣仆殭靜邦域自茲側目怒更亟功之不圖禍愈逼我亦浩然無所屈投板歸來甘自抑二三親舊時共集飲酒賦詩聊作適爲讌含譏

咸大喇突然出口驚舌咋片語盡令渾喪鬼若
鈲筋節支體磔枉被儒服稱縫掖尺捶獨操辭
絡繹矯厲矜誇恣狠籍俯臨六合任揮斥無敢
抗衡爭辟易古來照乘藍田壁光價連城莫浪
擲衝天不限河漢隔塵土可盟星辰摘萬里無
雲同一碧今古誰從論逸格借復徬徨肆求索
絶縱無前汗流液嗟此翰藻貢典冊爾曹有此
才氣不收羅萬象即祖席遙度千載特朝夕藉
謂馳年如過隙援毫良苦爲形役立言不朽垂

自昔願以此終腕空搤

感遇

頻年抑鬱思難平閒向樵漁共締盟霜覆雀巢
松子落月臨鷗渚浪花生孤舟垂釣沿流遠振
屐尋山與世輕怪是掉頭呼不得也知搖手總
無情

蘇松武科序齒録後序

我 皇上垂統揚業二十有二祀迺江以南之
郡古曰會稽則所治者廣後分而爲越則今之
蘇松諸郡實爲畿内自始者削平禍亂則尤多
鬬士其以身捍難及忠謀衛主者祇今氣尚耿
耿況奇才劍客又何時無之矧在今上所養育
者久厚澤深仁漸洽淪繹故茲當簡閱之辰多
士之才武雄傑俊又如林我 巡臺使君既登
進厥良而諸士又退而以齒相讓爲之録使君
已序於前校簡於予爲綴其後夫爾諸士自今
出而爲國宣勞以公廢私固無及於家而況於
他乎故云無有良朋烝也無戎而戎陣間維身

之不恤而暇恤良朋乎然義烈慷慨之士則又
視我友如左右手故若通爲一身而疾苦無間
豈其當事任而遽藐不相關乎故茲序之以齒
結昆弟之歡者何書云行而無先後則亂於途
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
令以序進而可不以年相命乎使其立功立事
相爲汲引固不謂汝爲黨即他日雖當倉猝窮
迫之際無忘久要斯實彝倫之序友誼之誠節
也且爾能爲左伯桃解衣之義乎能爲虞卿捐

印之義乎能爲解揚之許人乎能爲華元之見情乎愼無以權譎相長詐而使之雖復事幾交急能有所濟然相怨一方卒爲傾險之士若雇首代厲之屬其謀畫非不足以定變匡危全國強主而狡禍反覆是豈爲爾諸士願之故乃因天下之力合天下之勢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如逐獸於原車馳人趣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闉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桴船若一

人之身不以相德其患同也且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若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故其爲刎頸之交乎其爲翻手之易乎隙鑄之開若崩山潰川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以由然是以云武王之卒三千人皆一心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一已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事無嘗試而應敵必敏若乃人自爲心其能殪之而畢前驅之而必無反顧乎故觀於此錄而顧省其義則所以爲國家效於邊垂爲儕類讓於祿位爲名義重於千古旌之旂常而勒於鼎鍾其爲斯舉光也又何若哉

贈長洲菉蘿江使君父母序

維皇二十有三祀丁未　天子肆覲於群后計百吏之治家宰齊戒受質以獻於三公三公齊戒受質以獻於天子則我郡邑實當行贈言者多假之貴公貴公或不肯則言乃輕哉予世外

人則言自謂重若我長洲江使君之爲治則近代卓異之尤所未有者與部使者以歲之不易時且有警故乃請留予窴跡林野不與世事而漸溘況淪渾融於化育之內雖不識不知然德之仰流若日用飲食何者非使君之惠及乎且使君實擅代之才而博綜群籍該覽藝文惟興所寓揮灑淋漓古則虞誥殷盤次則秦初漢始近則揚厲唐風務裂時格予雅好文觀公之作未嘗不三歎而使君乃重自抑不以才見而惟

精於吏事耳聽目覽手揮口語用不相涉而捷疾敏給動不淹時摧挫豪强不以其方有所藉毫髮相假一成不變必深竟之若柔弱遭構無辜籲天則雖爰書周納必覆脫之故其所作重劾必隹於法所不可宥而嚴斷必罰所書獄辭雖皐陶聽之不能有所輕重故一時治理蒸蒸若前後循吏載在簡册者舊未有若長洲之盛而使君則盡掩之且慈仁惻怛每盈於用法之內而威厲剛稜尤不失捌摩鞠育之仁風節矯

矯體裁峻直介廉貞清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下邑我下邑惟時怙冒聞於 上則謂我諸長吏盡行乃茂死重倚不可一日使君釋故使君得不行夫民之泯泯棼棼用不知所圖其何日之有矧今國家之勢倚重於東南惟是薾絲咸取給於是而法令甚峻民日以朘削空匱可言而亟徵益急民食且不足而仰資於四方之轉輸即菽粟咸來自他所者一擁塞則民乃立困而猶以課稅爲殿最則捶楚鞭笞有不忍聞者使君獨舉其中寬猛有制考較有程不以苛法雷威以取必旦夕裁濶狹省多寡與民更始寧恬養休息以蘇危貼之邑而忍剥膚及髓以如令阿上取顯名哉故聞使君獲留無不欣欣然謂我尚得以治其田疇耕稼以報使君恩無或流散徙遷避征役偷一日安則使君所以感之者深故民雖竭其股肱之力以急公上猶自謂使君實生我而我其忍使賦之不登貽使君累哉康遂平成之蹟實覃及於鄰邑厥民

惟時敘乃吳故水地自使君蒞蹕而比歲稱穰豈咸禱祈於天庶久借以終惠我無疆惟休然又厘於外當宁且動容欽悃欲朝夕見之以納誨左右則使君必首以吳民之當恤是國本之攸係而閭保族師又開闔操弄其間非盡清核之不可而非得明上以主持之則郡邑何所措手此因循怠玩已久徒自憤惋而不能自已者惓惓餘愛知使君無日忘哉

爲李公 甫柘臺詠

父癸鼎空盟臺端桓尚榮栽培風露冷茂殖月陰清標勁憐孤挺含滋覺韻驚歲寒虛有幷明發獨悽情

又

喬柯聳碧烟遺蔭自當年作園成臺畔樊園即舍前憶初營綠野遑及守平泉秖念盤桓處誰將桓性遷

又

家世學爲儒齋居奉侍娛典藩勤請告攀樹異榮枯愛護重移植姿神尚泡濡快茲休沐暇抗節不嫌孤

又

新甫鬱芊芊霜中秀色偏報聞同課業考卜故承傳覆春即壇墠臨池置簡編何言艱負荷孝里自多賢

春日與客閒行

芳晨緩步散閒情狎客相携取次行雨後鳴鳩春晝永煙深小徑樾陰清沽魚作鱠沿流飲酒持螯藉草傾錦笮牙檣遥望裏群飛屬玉下鵁鶄

春晴過城闉東邁

紬書檢記暇尋遊高下崎嶇麥隴頭徧跡甕中思逸驂寄愁天外憶窮搜翹身望遠空郊寂抗步緣蹊竹樹稠雨泡積晨驚起蟄橫翻疑盡倒靈湫

因過谷老

溪雲深入遠相求飛向南憐隨鶻鵰清立自知

恒寡與低回竊欲附同儔居常曠若千秋隔差可閒乘一日偷酒再行來重放筋直成愧爾具盤盍

季春望日省餘邀過虎丘時重脩

芳旦泛舟爲客羞相延設饗迺賓酬新花綺映遙林半小徑斜分繞寺周壁絶鐫題磨未泐石寒凝聽講纔收吳時鑿處空遺跡惆悵郊墟年代悠

又

屢來不厭立躊躇比日還驚踪跡疎高閣勢飛天外倚新檻重向澗隈攄砥平壇冷瞻尤曠構竦簷危望益虛賞對未嫌予少飲清高祇可具菁菹

遇懋修

散步步春衣花間行扣扉鵲枝橫半露風影入斜暉相見悲時晚芳期驚願違況吟游集處眷戀一歔欷

又

望分斜石梁迴複道川陽欲絕歌無渡將前詠可方桂枝初夢斷蘭徑向君長潦倒疑予老熹雌爲異粻

因諸君和予虎丘詩遂重次

齊去聲和芳旨盛殽羞無算爵行前揖酬膝席客皆躬起壽飛觴滿引座能周一新輪奐瞻何壯再構瓊瑤句盡收塔影自懸青漢裏可勝登陟使情悠

又

駐足山丘立更躋耳聞目想益蕭踈壑升急澗因風斷閣倚青冥帶澗攄應是地雄磨蝎古可令人聚德星虛酣來野味重教進不藉雞韓膳作菹

戲爲食味詩

滫瀡饘酏飯秫粱芼羹滑旨堪嘗葷苴和糝馨尤烈醢醬濡雞蓼更芳狼臅膚施薑桂洒淳熬煎用粉溲將別爲庋閣還優老飲膳無時侑舉觴

重次虎丘韻

庖借天廚薦衆羞賦詩談義喜賡酬欵言莫謂投交淺涉賞還同慰藉周燕賀新成危閣竦花殷極睇遠烟收山扉自昔遊尋地古磵蒼池驚詎悠

又

嗟予長往復誰踏獨行矜孤與世踈林徑入來雲氣擁樓臺映鬱夕霞攄高陵傑構崔巍半斜睨歸鴉點綴虛琥珀杯中傾若下芝栭笑自嗜

葵菹

偶題

和風霽色景光柔寬暇蕭閒逸思浮掩戶著書
躭寂靜燕居沈默任淹留非關傲世驕成僻爲
惜明珠懼暗投了自不禁千載恨那堪重憶少
年遊

閒居

春光狠藉近清明憔悴空憐草樹榮落筆欲揮
思舊賦浮雲聊共締鷗盟芳香不越羞蘭蕙華
色凄凉怨杜蘅人事廢來車馬斷篳門蘿蔓自
叢生

又

松喬直上長新枝野竹相欺壓戶垂茂苑風烟
儒道麗幽巖雲物總堪怡同人漸少誰招社萬
事飄零詎遣思烟渺釣舟看出沒倚空送遠一
凄其

有懷孫鴻英

空郊接屋乳鳩鳴憶爾長遊滯上京就業大宮
湏厲苦戒言小子愼盱衡橋門若復環冠帶絃
誦方將矜寵榮望切鸞輿親視學草茆欣
欲獻金莖

又

音書迢遞路漫漫盼得鴻來春欲闌冀北關山
常在眼曲江寒食勉加餐孤帆湏及潮平渡衰
白當思形影單姓字未登名利薄空令索米滯
長安

題畫

裊裊一漁竿悠悠江上瀾孤桐猶楚奏落葉間
哀彈絶去沿流逝悲來傷思端雲天不可極山
色正巉屼

祭敕封沈母唐太孺人

惟靈誕德含和義經禮宗睟容有穆百世其風
伏節慷慨廻罔時痌歷茲阻艱遑恤憫兇運之
初遘殫竭匪躬再克昌肖曷知鞠窮天所憖遺
亦既壽洎赫奕顯聞保我胤嗣載載法冠秩秩
在位命之未融曷云匪畀世之載隆在我幼穉

構立兆祥亦集既備毋儀翳興用爽貞懿高大
其門軒輶策駟胡不遐享底於傷瘁敬陳生芻
滅彼儉饎

贈利濟太玄上人

僧律行三千空宗亦尚玄可云繁會處不異孚
居天顯密疑初地加持積有年應知半滿教圓
乃是安禪

又

結集義何深證成誰嗣音冥虛翔逸志寥朗寄

高吟微笑拈花後眞風傳自今恍從通德里宛
見黑衣淋

謝百穀見過

遙聽發空林蛩然高足音跡幽雲外遠眷切語
中深衰替行如此榮華嘅可任和風乍披拂頓
爾覺開襟

又

空居遣形累僻寄即深村午夢方欹枕履聲聞
叩門傾心遡疇昔屢歎奉清言栖薄多悲耿慇

慇荷慰存

覃韻四首寓懷

徐步楊園道數晴刻雨談禾麻欣有歲物候道
宜蠶箕踞寧爲禮盤桓任所堪資生聊取給辛
楚自能甘

又

家具粟盈甔無魚今可泔攤書供厭飫發詠致
沉酣花是合歡樹木名交讓楠食嘗凝舍寄人
笑謂子慙

又

茆屋足烟嵐徒誇學解諳階前書帶舞堂上數
籌探有客叩門謁傳將吾道南定非由性出詎
冒老猶貪

又

晨起髮鬅鬙科頭常不簪爐烟方繚繞鷄舌憶
初含正笏端槐簡披裘扣義藍旁無鄭玄婢杜
口爾何慙

戲爲吳詠

吳都舊事已悠悠遺落空徵逸史收慧曉張融
元並宅劉璡何點亦同遊野王與地耶存槩朱
贛民風難細抽彈鋏巷標甄冑號從教歷盡幾
千秋

又

封禺山竦死臺高炭渚通波門外濤磨蝎位當
星婺女闔閭城擁里西濠吳酷楚瀝元聞賦織
里娃鄉並入騷可但篔簹豐物產複陶篚貢正
分曹

壽管東溟六十

光氣耿丹霄忠賢翊 聖朝 賜恩隆與告寵
進珥豐貂霖雨期霑濡陰陽佇燮調會逢求舊
日亟起佐神堯

又

英畧冠時髦惟天命不愆謀謨攄益稷襄贊凝
夔皐綏遠招携貳經邦靖驛騷適言耆艾及慶
典值今操

又

慷慨濟時艱功名談笑間不忘投袂起力欲挽
風還簡冊抽金匱形容老玉關據鞍思一逞指
顧定天山

又

誰與爾同袍聿消兵氣高越裳來翡翠西域貢
蒲萄據眉聊書檄旋師稱載纛發祥衝斗柄五
色映揮毫

賀顧君五十

逸興若林逋溪山花正敷觀游堪作適風賞自

爲娛已識塵緣妄寧將時俗拘過從歡不逆未
覺歲云徂

又

寄傲共林丘相忘世載悠溪雲入衣服江月在
尊卣偕跡稱山叟同群伴野鷗眼前渾易狎情
迺繫千秋

又

華陽真逸侶可想若人風學圃宜閒暇好游兼
尚通放情恒事外避世亦墻東澹泊予方寄遁

遙幸爾同

又代作

年甫及商瞿顧瞻容色愉蚤時榮子姓强戚倚神梧仰睇星河曙旋徵山海圖開稱天所靳誰得似能俱

答尹刺史

連朝未獲奉清塵薄霧輕陰轉愴神小閣焚香時宴坐臨空無語獨懷人憑陵意氣徒堪笑惆悵寒灰祇自顰言展況禁違曠積無嗟踪跡易沉淪

又

撫時慷慨思難任哀憤尤憐遲暮心容邇尚嫌稽請謁倦遊容得縱遐尋清詩幸可追江鮑浪跡惟將繼尚禽信是卜隣淹歲月俟他千載見同襟

又

阿士張融稱哲昆孝威謖自倚宗門片言懸賞千金易寸舌翻令四海渾絶縱可曾聊試聘光愈謝孰扳援雄圖未展身先老荷爾常廛慰藉温

又

刻記興衰由楚南是何三老在江潭時嗟肺病相如渴少不猶人之武慙激烈未容酬一劍著書何日發千函總垂身後名安用搤腕徒教歎再三

贈爲方者

五禽傳自昔導引術分途精營流相注神幾默

轉輸緯經殊脉絡津潤貫醍醐欲挽衰遲力應知藉策扶

又

嫺予夙喜方間乃遇精良輔養談真訣調和可漯盲日中分絲色肘後有青囊秦越人重出扶芳釀作漿

與神卜

惟卜能貞夢訐謀兆吉昌大夫占視色食墨爨當詳上下從皆得初終孰短長宋忠來試問莫

測道無方

又

占天有衛平星度辨流行援策徵靈異稽謀示背迎取材咸中度澡祓必精誠卜肆藏名久從教聽者傾

賀江使君鵲巢政堂序

吳爲東南重而長洲尤吳劇邑也授之紛錯雖有風行刃解之才然而膚脾脉絡支經肯綮能無所攖而得其理緒者然未有不勞神殫思率

作砥力此喧競之所由生而政刑之所由用也乃有不下堂而治未竭其明而民已息爭未竭其聰而民已允寧所謂繁劇紛擾之區乃爲宴清穆凝之地仁及鳥獸草木鵲乃來巢於政事之堂去林木而依棟宇擾馴左右此非我江使君神明之效能感格於飛走之類然與蓋由清靜之化式孚已久徒日朝其吏民而朝聚晏散寂若無人聲不待繁其教令密其條章而下之喧囂訟言忿爭於廷望見光威而自愧悔退聽故飛鳥何知而自能相依者猶詩之所稱天命玄鳥其爲瑞應禎符豈尋常習見者哉且予聞之鵲能知風所起歲必營一巢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乙天乙者至和在焉此自和氣之充溢發作淪浹於民生群物故其所感召自爾援神契所云優游典部各應其居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也故律曆調列四時和粟滋結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昭晳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歷徵典記休茲功德若是丕顯不

易言哉今茲仲春之月日在奎其應在西金木合土卦在中孚六位周匝互體見民止於信義各稟正性氣候相合風與澤二氣既交巽而說信及於物物亦順焉故曰信及豚魚豚魚何知即鵲之類也聖人已著於占是豈偶然觀之哉予沐浴江使君之德既湛浸厭飫慚陋淺不能效一言爲壽而邑之歡聲四作絃歌遍於閭巷神鵲之巢適與符合獻詩歌形容至德者亦既備矣族子董荷使君甥陶謂予不可不一申其

悃款敢敬以不腆之文聊爲之薦

寄懷舊公祖李及泉大中丞

恩遍三吳積歲深功垂千載在民心撫監幸值方遙薇慈愛何窮正赫臨想象幨帷行部日常令父老拜棠陰更思餘惠祈霑需況是商家倚作霖

又

當時持法憲神明感切由來繫物情威厲按行先滑禍弱民誕育若孩嬰靖綏江服懷恩隱謁

向雲山共締盟三讓舊風思一振俟公早晚總鈞衡

又

餞尊初把泛舟晨祭戟長途隱去塵伏鉞撫師綏旬服建牙開閫著精神提封移治栽花在德意流通芳草新紫氣及關瞻未散星軺雲擁拜南辰

懷古

檀橋風雨舊家門劉璣高名彷彿存詩閣經[illegible]

香已隱石房竹死事難論韋編幾絕銀光紙殘葉窺殘屋漏痕行向夕陽荒草徑隴猿河鳥不驚喧

晚寒

三月春深徹骨寒曉來催起夢魂殘獨將栩栩供憔悴祇自迢迢付永嘆摧剥凝陰驕益逞煦和暖意轉猶難炎涼正爾愆時令蕭散閒懷可得寬

壽族姪六十

聞有長年術偏能閱歲齡予宗況仙裔奕葉產精靈跡閟稱真隱光騰作列星傳觴慶群從喜氣溢門庭

又

蚤得烟霞興緬欣遺俗情無營身愈泰閒逸世堪輕散澹丘園貴蕭疎眉宇清德應綏壽社嗣起振聲名

飲西虹橋有期不至

春氣散凌晨前瞻野水鄰遠開神異境步入鯉

魚津柳色妍爭媚花芳競吐新榮光河溢起虹影路斜臻數引林障眺時浮濁酒尊層深烟可辨高下景偕陳促座歡言洽微吟雅賞頻思端潛間發流緒續堪紉寧爽丘中趣難期陌上輪迎風吹帶緩啼鴂引聲淪事感仍多悵游憐跡已塵倚空傾在昔欲去更逡巡

承洋山年丈見過

門無烏雀可張羅忽聽轔轔車騎過業贊中興光舉祚義垂千載重巖阿踐登方啓 皇心簡

求舊誰驚髮色皓正爾鷹揚經濟日可令蓬蓽憶鳴珂

又

冠世才猷戡定多蕩平負險失嵯峨安時欲釐喻籌策暇日猶將狎薜蘿肅羨登高還作賦應知 當宁待賡歌雄心彈壓風塵警和撫戎夷來貢磓

春日同公瑕訪申相國

相携甲第訪春朝申甫重聞作舜韶光氣上衍牛女動榮輝下被望舒吳坊彰啓龍幸遂瞻承願倒屣尤蒙洒濯饒奏記敢厪書史瀆深慚採録過云徼

又

格天勳業泰階躋蚤乞湖山與告栖下士每憐勞吐握招延寧道隔雲泥共知聲望人尊岳信是文章宿主奎綏定祇今思弼亮翻然即冀和天倪

有憶

違曠積日深佳期莅綿藐懷哉憶若人勞思劇悄悄山川多景氣雲物自昏曉時復登臺榭歷覽何了了茂林來遠風是處聞啼鳥舟行驀前溪婺楫迷洲島蕩影天倒開沿流恣幽討逝波迅不停徃事跡如掃

又

交義深相因與子瓜葛親瓜生子離離本自同株根勿採露下瓜還恐傷葛新葛傷瓠乃苦莫豈復蓁蓁與子慎納履戒勿踐其垠滋植冀日

長分義有可陳投暇共歡樂高堂羅衆賓一言傾意氣千載見風神

戲柬幼于

風流少年子才堪賦小山自倚凌雲氣誰云俄頃間倏看纔轉盼旋覺去難攀及爾同湮盡空餘千載還

又

昔在盛年時會誇豪俠姿宴遊歡不極徵賞數追隨談笑戈矛起雅文鍼砭施迴思今齒冷高下定伊誰

又

當年喜合并才辨盛從橫中舍仍含譽司勳浪得名矜予懷褊性愧子狎齊盟嘲哂聊爲爾浮華詎足評

又

從長獨徐黃繆稱當抗行旁觀徒側目制作出衷腸託寄空超忽明情過抑揚無言爭一旦刻記永垂光

燕居

入座霽烟餘山齋時燕居茂陰繁綠長新雨片紅虛露下初爲圃晨興旋適蔬凝思躭入靜納息自忘漁

又

繁麗昔名區土膏稱上腴啓扉林鳥喚臨水菌華敷雲淨長空澹峯危流影濡徑苔餘鹿跡高隱動堪娛

王會解

玄扈圖北建鳥旌赤帝張爲群辟迎四裔獻琛陳璧琰內臺繁露呂簪纓乘黃茲白來方貢錦罽文犀稱薦成作令前徵湯問對敘名雖修事堪榮

午日

江天開霽霞新景燦汀沙楊柳千枝雲菖蒲九節花風牽微靄淡雨壓出烟斜酹酌酬佳賞遲迴戀物華

又

楚俗自來東猶傳兢渡風祓除惟灌灑芳潔類
涵空艾葉人相慶蓬心予送窮湘流千載映金
鏡鑄江中

劉子威雜稿卷四

長洲 劉子威著

壽何尉母

昔當分閫佐軍威　寵服欣承賜翟翬閨海素傳來篚貢閨庭況是盛風徽義慈聲烈還家世懿典勳名載羽旂重有封章頒指日元戎策拜使旌飛

壽徐檢菴少宰

運當闢造啓昌晨皇祚先膺佐命臣講席敷陳稱宥密恩華重畀掌綸綍使來還奉水心劍數永看揚海底塵應是在公勤匪懈即時過關聽驎驎

又

耆俊當朝一品身忠良際會慶千春詩裁宮體能温麗文擬元和體雅醇百道綵飛瓊雪艷三星光映玉霜淪提衡直斗時方建受歲台司景命新

又

仙醴斟來薦紫芝羽人初舞獻金卮名懸日月標真檢功在河山位鼎司龍朔軒臨榮授命虎和闔啓拜陳詞衝天嘉氣連宵發賸有勳誠奕葉垂

又

丹砂一粒下咽魯名過三元歲紀增記注已傳塵内史載言尤憶閎金滕寵綏巖谷烟嵐接校籍蓬萊雲繚陵赤手擎天安社稷恍如曉日視初昇

又上檢菴

文昌明大麗昭回樞紐天關帝網恢二酉發將周室祕諾皐重睹羽陵來緗書遂欲窮删述稽古尤勤具品裁夜後星河推步悉祥光直上指三台

又

詮叙羣才萬品依論思誦訓詔王微肢肱已道光殷傅經術猶將陋漢帛揮灑淋漓生物色吐含錯落散珠璣雄情逸氣云誰道矜爾寅清式

九圓

贈仰樓上人

性相本空無披緇稱比匆律儀僧行攝香界梵音孤參請環龍象總持歸學徒傳衣將示信攬土作醍醐

雨不止

滿天風雨失炎蒸莫謂陽威亦太陵不斷連宵愁潦劇昨令率土望年登池淫魚戲荷開謝景匿林搖聲沸騰凉入已深催爽候況堪羸敝怯

垂綿

詈人

予生忍恥復何顏飲恨尤嗟度世艱犢子忽顛狂抵觸更遭老革肆兇頑

偶題

驚予落紙似行雲散作光芒五色文盡吐不平申意寄持將慷慨報知聞行間抑鬱難消恨句裏沉吟詎可分自昔英雄共塵土無嗟玉石付俱焚

又

歸風惆悵暗凋顏歎息龍鍾舉步艱衣帶不禁常日緩形骸可爾不勝羣空階鳥下閒棲啄幽院人踪斷往還迴憶燕游觴咏處悵然渺漠夢魂間

龍巖顧君六十壽序

夫古稱天道與善其信然哉世家舊族代有人焉以紹隆厥緒無替先業是惟其感召則爾耶若我文康顧公以耆德作輔翊匡當宁燮調萬

品咸得其序今其子孫繩繩皆有顯聞將湏次爰立若伊陟象賢君陳嗣德者輩出是亦惟所培植者厚故其所誕挺自非寒素孤陋者可同語云培塿無松柏亦惟高門世載建立固易勢實云爾龍巖顧君既惟裔胄膏華雅文惇質游藝國子潛德未耀子姓皆以鼎樹緝茂厲揚而季已膺薦即且諧律曆運期佐命匡迪其在洛書准靈聽曰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稽合視璇機

審矣矧龍巖寔肇開之分天之明榮光乃溢其在叙命紀所謂子孫相傳壽命永長其是之謂乎且有德有則其闡弘衍繹無疆惟休則有九聚德有五實聚有九酌實有七事事昌道開兆從庶乎積富崇寵永究厥猷福澤既命之矣豈有意所邀哉即彭聃之年皆所自致若謂養攝之厚用物取精吐納呼吸是固有道以延益保衛引之遐遠然黃帝書所謂至人與天地相畢是又非有所造爲而然故謂無心於物凡動不

干其慮則虛虛則神神則不可憶度尚何以知其曆算哉乃今郡邑之長以迨州里連鄉皆將三沐三薰以介君之壽其將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顯父登德識之時日以爲歲典且今

明上方隆唐虞之盛配殷周之烈其存高年問耆俊親乾饗行養老乞言之禮侯公年愈劭則榮日彰爾嗣賢皆濟濟在王庭昔周公拜前魯公拜後齊侯呂伋夾輔保釐而太公伊尹皆年百有十尚鷹揚佐祐厥辟宅師則龍巖君且當齒未艾蚤自致青雲自茲始豈有涯哉予按玄甲之圖赤文成字蒼光止於戶玄女倚瑟而歌曰鸞鳥翔於紫庭修何德以感靈寵賴君之恩澤臻於胥樂今世永寧請以是取徵焉無謂予誕也予族子與君有連則惟姻婭故乞爲之祝云

瑞光寺藏經院記

瑞光寺者吳之名刹自昔固當有藏經不知於

何時散失廼至傑峯上人始募緣印置旋遭其徒醉僧質於他寺管大居士與今徒孫某贖回藏於所居院緊經之獲返皆佛之因緣聖果不可無紀以示後之人當嚴奉之無使復失俾予爲記予惟經之曰三藏者經律論也閱五千四百餘卷者佛之所說爲經佛之說法四十九會度人無量曰大乘經則有般若部及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部又有五大部重譯經及單譯經其卷帙甚多曰小乘經則有阿含部單譯經又

宋元入藏大小乘經又有西土聖賢撰集經其儀軌戒行曰律讚述功德其深密門又有小乘律五分十誦毘奈耶苾芻尼諸部百一羯磨其諸得法聖僧所說曰論者有大乘小乘若其曰傳曰集曰實錄曰記曰尊宿語錄義疏代有所益五宗十七世其流別同歸於一然自是鮮聞嗣法者其講席聽授亦皆泛然無所開悟然則所賴以傳緒使教不墮地者惟是經藏之繁我

太祖 成祖開基則有所頒於郡國諸刹者皆有佳本曰北藏其在今南都刊者曰南藏亦間有小異而茲瑞光之舊所藏經北與南與或宋元與蓋不可知而亦不知其亡失於何時至傑峯而始獲復備南藏旋亦失之者魔尚未殄耶今復藉善緣與僧其之力得歸自茲當謹奉之無致燥濕蠹傷有所損失實藉佛之大威神靈德丕顯光照臨之哉夫法不可滅則經自當無隕自昔之遘罹豈不有不信罪禍果報欲氓棄捐廢之者然旋亡克復而身自罹其殃經無毫

髮損也故願以戒諸緣信凡預聞法者與大慨愧嶽悔往愆以修後有其有一偈一句當極信受而況可毀謗法輪滅棄經典以貽無間獄苦哉我佛正信非同戲論期共守之無怠若乃比丘身服緇衣而口貶蜷槃與彼有官乃視之編戶後加殷焉則寺宇安得不頹廢是以敢告請發信心焉則管大夫之意也又聞經返之夕塔放大光明予不及見傳之里中云

何尉兵錄引

夫兵之在國家猶醫之在人間也人苟無疾何以醫爲世苟無亂亦奚以兵爲惟人之血氣時有底滯則導宣之功非醫曷濟世之亂常者時或間作則非兵曷伏哉我吳承平久往者罹夷寇則我一二在位咸奔走之迄三四年而後靖於時兵謀戰陣械守幾發無所不圖則亦有簡練之士奮興於時斬艾剪除粤有顯蹟若何尉將家子自少淹家訓習於武於兵書無不窮稽嘅然有意邊陲之事欲自效於行閒迺稍出其

緒餘緝畧爲錄三卷間以示予予謂有志之士何所不可爲卽汝介胄而趨以奇制勝爲董督一方則一方靖總師以臨夷虜則夷虜平尚稱世勳之家以無負累葉荷恩深厚汝其可不益自勵哉

荅季朗

昨偶出今晨方禮誦得來教恐悚恐悚使僕負罪引慝無地自容公之高明世所尊仰若僕草野之言如蟲吟於壁間何足顧哉往承公教以

小孫名誤卽以敬改自後迄不聞問僕豈敢有望於公特人言謂公待所知甚謹而視予如遺僕猶謂此恒情何足云廼時念公或有所發至於過激亦謂往情既厚不能盡遣之胸中耳公廼深以爲罪耶序文本假名黃名泉未嘗敢累公且因靈墟有言因虛其名久矣觀當可知公謂見寄時有不達僕所寄亦不能盡達公所令婿僕尚未識其人則書之浮沉可知無謂僕汝汝敢忘公厚德也今僕旦夕人矣猶願公不朽之雖深有望於公恨無階以進若公猶能垂念僕敢謝死罪死罪幸哀裁之讚并上請證

又答見示詩

忽令瞠目問何誰冨貴何言忘我爲積歲游從寧復念青雲交能豈能期衰殘益甚行沉困世路多岐況險巇投老歸來猶意氣乞憐堪笑弱男兒

明故處士陳子嚴并配顧氏合葬墓誌銘

夫人非高明榮位何以自見哉故惟附青雲之

士藉其咳唾猶可以垂之於後而況身所履行皆高蹈節義不犯非禮爲當世君子所與哉若陳君子嚴夫婦其隱賢貞行志烈孚聞具足表見於時予按其先爲太丘長之後悠邈不可稽乃徵於近有譜牒者家於錫山國初始籍長洲傳臻婿於苗生招一傳惟常傳璐傳憲憲曰思山遂大其家思山婦丁有女德能勤厥家宴生子嚴子嚴自少則敏慧以機警初業舉子家言程義能擅厥長乃不獲於有司父治生產既饒

官後之亟乃憤曰我何以自逸而俾父勤哉遂砥業操作力擴而勵勤之且使我欲務進取是格於時命其若之何故謂詩書之澤非不慕之而乃中撤者實以人子應服勞耶顧碩人本出自印方在襁隨母改適顧君龍田顧君愛之如已出所居陽山與思山以里閈親姻往還相與意氣各爲其兒女子擇配思山乃爲子委禽於顧年十七來歸姑賢而授之室遂老焉少於子嚴一歲則皆古未冠笄而能克家内言不出外

言不入而事無不集碩人工織衽治酒漿脯醢婦順婦事罔不敬共有賓客之事則爲具咄嗟而辦豐腆惟時而子嚴率家之人嗣肢肱純藝黍稷而轉輸貿易居重馭輕視其騰涌低昂行貨於四方獲利不啻倍蓰雖刁滑奴善御之益得其力故所之無不盈溢廼碩人善緝庇執作以夜繼晝凌犯暑寒噉膚劘肌無所顧婢子輩憚其勤曷敢懈故外則商人成功貨殖緇至輻湊琲璫珠璣金錫連善以智闔無不得其欲而家以益起其堂構煥然成巨室哉思山撫茲盈成喜可知也曰紹述之勤惟我子與婦使我得從先人豈惟無墮厥緒哉子嚴尤善養碩人每奉食必鮮飫肥甘承其意乃先得之故親尤安其孝或有所適山水間徜徉自娛則所以共饋若宿具親有少子二以父母所愛尤篤於友悌長之教之婚娶之咸厚分於財俾成立母老而督子嚴夫婦抱持之供進飲食侍左右不離二十年如一日遭父母相繼殁哀痛之極殆不勝

喪又罹冦作攘其財繼則火焉蕩焚畧盡火之熾也將藝其柩夫婦號呼於灰土中若將踊身入天乃爲之反風人咸謂孝感然先人像并譜牒世系誌文皆燔焉爲之傷摧歎咨不能已子嚴遂以此感疾不支亡何卒碩人喪所天哀毀不欲生人勉之以親猶在殯未葬也若之何徇其志乃爲之强食飲其居喪也禮乃過焉復敦相戒以勤生曰人之所以名高者何歸歸於冨厚也旦吾夫中道而喪吾既不出閨庭而敢覬

市井利若歲時伏臘進醪被服不足自通以忝先人重貽吾過彼寡婦清何人哉能以富動人主故益自克而學其子以儒曰今之顯通者皆以儒賈之所獲微而仕者終不至貧賤既能訓誘以永延休祜而猶戚戚於舅姑若夫之喪未舉也故恒抱感而以憂患傷生距夫之卒昉十年所嗟乎若子嚴者善爲養而又善於其鄉鄉之人無不飲其德者所出貸多負之而卒不以此忘濟人之急是宜享其報而竟不然厥婦清

貞而使家十倍於初子文治遂亢其宗親所念未竟者無不爲竟之早歲赫有聲是天之報其後以昌天道與善其不信夫子嚴請鐙其別號大川生嘉靖辛丑某月日卒萬曆甲申某月日得年四十有四碩人生嘉靖壬寅某月日卒萬曆甲午某月日年五十有三子男一文治娶沈女四長適陽山朱某次適迁里李某又次適石湖盧之泓鄉進士少溪孫子甥也又次適惠某孫男一正謨聘錫山錢氏孫女一許字新豐許氏葬以萬曆某年月日在陽山博士塢之泓以狀請子爲之銘銘曰

惟吳奧區厥土惟饒越丈夫子重難動搖陳椽其間富而不驕爰有哲配朝夕戒肅相以立業盡能極智舉所更費奇羨何啻鵲乎質操宗胤以庇忠朴不遷奕世光被爾嗣廼廼爰與在位萬世之藏子惟爾誌

林叔度詩集序

昔李于鱗謂唐無古詩信然哉子亦謂宋無唐

人詩然元美乃時詫今人子謂取今所謂佳者較唐何如哉元美無以應乃子亦自愧其言至數月不敢出一語今乃閱諸名家無不爛然益悔前語過哉夫詩本之性情即古者孺子之歌孺子豈必學也蓋其弊戒於襲使自衷發之則有師乙之言在況今海內之風方熙蕩融洽洋洋浩浩無不流噍漸溢故諸君子染其風則有敦敦顧顧椎椎括括核核熊熊婉婉坎坎廉廉嚴嚴紓紓潔潔者是五行之化氣而生於自然

之律使太師聽之則知人之所稟而風土之宜無不可辨也使作而致其情然其中無不畢露者是豈假他觀哉故謂人能遁其形莫能遁其聲者聲之所感發於一時而肇於倉卒其有所規擬模效刻琢肖似則非聲氣之元而傷其太和此昔人之所譏而諷刺之體微矣故云聲氣有厚薄性用有燥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淫則平之過則制之氣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故徵詩於聲而諧聲於律是則今之君子聲詩之盛時化使然而亦無復論古哉且物數三分用一故本之五行而兼用八風若混淪而未相離者若我林君叔度閩人也則東南之風哉然游於四方則兼被其風而所與者又英奕儁朗明茂逸挺爽拔宏遠故其吐宣玄思邃才窈微冲麗尚亦高出唐風遠絕漢魏作今之雅頌可薦之宗廟以接神明予益愧前言之失而恨不得復質諸李王二君然幸今有百穀繼興則海內

之望不孤矣故質以林君而謂僕不沃哉專以許人也則允矣斯言願林君益勗哉

題杜表度貂裘草

予讀杜君詩慷慨激烈眞丈夫哉僕僇矣觀其哀憤悲歎時溢於辭尚爲之髮立其在杜君當何以爲情夫懷才不遇自古有之然方其始也窮途之感有不勝其忿忿者逮既乘風雲倏忽變化亦復自笑耳且遇不遇奚論即使快於一時據高位顯赫富貴然無所建立與秋草同煨燼其抑鬱無聊愁苦而著書者垂之千載故士之所爭者於一時耶於千載耶今杜君非終不遇也特一時往來燕冀之郊有所觸於衷故謂有能識士於風塵之內者聲氣之感有不知所以通其或不然而以形貌予則崎嶇跋涉良苦如何乃奇氣紛涌精傷爽靈憤興旁作光芒所射使星河變色壯哉意寄若此觀者辟易失措其逸勢所及猶能使予興起若予則無所之矣所願百不一從而生平顛躓困厄摧挫抑折舉

不可堪而今老敝朽鈍動爲姍笑之資借曼聲長引何以洩其一二故因讀杜君詩而聊欲寫其不平杜君方有當世名其能使予生氣而不終泯泯者舍杜君曷願哉

壽徐檢翁少宰太夫人七十序

予往年望女牛間鬱有紫氣其占吳分乃二相國應之今紫氣復見則非我少宰公孰能當哉夫賢哲之誕生必有奇表若簡狄有娀事皆涉於怪今我少宰公其在娠也寔膺祐命以赫厥

靈生而岐嶷克成在師不勤教之允迪聰慧有聞茲孰非天之所相哉予聞氣之散也其數無窮易虙一以存太極而用其九以囊括萬有籠罩八紘孰陶鑄之鍵啓乾坤之扃孕覆育載通幽洞冥故所鍾值則爲聖爲賢爲宰輔爲庶僚邇吳惟得歲而少宰公之育寔惟其時太夫人之德則又備極於躬而閨帷之內式儀刑之故乃能誕值元命以凝於休豈惟婦順婦工俾相夫子而義慈之教夙閑於庭故少宰公之少而長也出入起居罔不惟軌儀之內赫矣嘉聞休稱溢於鄉閭遂乃翬翔朝署光被纓冕首以辭才冠於制作之林簪筆日侍爰專記著朝夕惟王左右言動罔不預聞而隨以奉規邇臣守和故雖不膺繁務而襄贊之功日益而不知逮講席重敷夸展嚴栗而從容進說正色禀詞直哉寅清聲動殿陛光聞大啓階亦荐陟俾兼少宰以統百官以均四海公愈益自砥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其有不可直致者憤惋激切人微覺公

之嚴峻而敬憚之欲有所爲惟恐公之聞而掩覆蓋護不得逞焉公廼請告欲少優游以奉親歡然 上雖賜予而尤望公歸旦夕俟公益感上之恩我而不忘日惕者則惟母夫人儆公宜勸德薦成殫節砥業以副 上知幸我方康裕非不悅爾之日在我前而爾其不惓惓返顧廻翔焉踟躕焉徘徊焉不忍舍 上之側哉廼今歲值乙未夫人適壽七十人咸稱賀予從賓客之後敬進一觴而侑以言曰惟天祐我國家故

掞輔挺生若歲旱霖雨濟川舟楫以隆我皇運則其所自出若岡陵之生雲物川瀆之含靈蘊非其所本之浩渺衍繹綿綿延延循之未離而引之無極則其聲炎氣艷烏能光曜昭灼烜赫宣著旁燭於四方哉則知天之所畀其敦厚醇固可以通天意而理人倫神明之統藉之以為本本源源而豈若尋常之謂不悠遠永享和凝茂悅與國家共無疆惟休哉今觀之吳墟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輪囷扶踈紛紛郁郁人皆相和而歌卿雲則其祥在毋夫人當永受休福以膺壽祉而君臣道合世載遐長我鄉土惟時怙冒孰非少宰公之澤哉

有懷

岠嵎山叟默無言幽入禪思靜避喧湖海何人成莫逆風塵舉世敢扳緣羯磨日夕勤持律淨土行藏但杜門薄相可應當際會形容老盡氣空存

懷李王二君

精靈應世運中興光掩前人氣振矜清省分曹時並入特　恩繼起復同升詞才相命高陵厲堂構重開俾服膺頓覺方衰迴藻煥光流奕葉自垂稱

又

握裏傳看明月珠競於製作各分途酒杯激烈歌相和曹署交懽興不孤粤自守藩風雨散遠令沒世夢魂俱總令千載名猶耿奄忽何堪歲月徂

挽周公瑕

江東才俊昔如林名輩凋零祇似今光氣蝕來時乍晦金行虧度晝為陰善祥虛冀能多祐雩診相千亦太侵惋惜可禁千古思懷人無語獨蕭森

又

吳中舊事有承傳繼作還推誰最賢離會飄翔生筆勢縱橫揮灑起雲烟俄驚奎宿淪精魄遽訝鉤繩降眚愆盡使鉅公深計後冥令伯道悵

黃泉

有懷

時序催人可自由橫生意氣若雲浮雄心未逞徒增憤素願難酬詎冥休哽噎酸風吹透骨婁涼凜色折重裘豪華委謝嗟同盡事往須臾豈復留

題卷

世家誰羨陸平原金紫驚看集滿門赫奕吳中傳盛事優游塵外況賢昆劍歌激烈風雲壯裘馬豪華意氣尊道是寵榮方荐被重膺封典慶承恩

周逸之和陶詩序

橋李周君妙閉筆札工於繪事性復善詩乃取淵明詩和之爲之序者皆侈言周君之長其文燦然盈卷繼復請於予予邇聞太史吹律以定四方之風則有吳之風方不競予何敢復言詩哉且言者已推許自三百篇以逮漢魏國風雅頌蘇李贈酬周君兼有之夫若是至矣極矣無

復加矣且詩者一時興會有所感發即抒爲篇章即無論工拙惟由才性使然令極其思致吟研反覆規擬則效非不麗美華煥而遠於自然則谿徑存焉滯於跡也若予非不業焉而暇再省之則慚怍之甚安敢儷美而曰能爲詩哉今周君乃超縱越逸橫睨古今惟所揮灑無不華贍以鬱雅正以廣且謂古之爲詩者或婦人孺子里巷途歌聖人尚存之觀風者因以覘民俗剛柔緩急輕重而以施政教焉則詩之係於時

夫豈輕哉而其取諸人則不繫於類既乃重於律而別出者爲古詩而議者謂古詩唐以來遂無而今周君乃效陶則六代體乎夫六代綺靡稍變於漢魏而氣骨存焉故似近而遠似易學而難並即後來非無才儁力能挽回古初於聲調句字之間然一言或似成篇則難一篇雖似衆篇則難而周君廼於陶詩一一和之昔子瞻尚不免於宋之體格而今殆過之甚諸君子共相推許爲曠代作予惟欣慰得所未見且諸君

子之賞歎奬與者皆宏才絶識高議遠稽其所
云則可徵信於後矣予竊在下風惟我吳今周
落淹盡非不咸自洒濯肆爲詩然視昔之盛渺
不可幾蓋由寡學鮮聞不深涉術藝闖奥而好
誇侈誕矜不肎折下而妄自憑負謂人莫已若
亦憒於高下妍醜以其輕淺流易浮鄙粗厲者
互相奬掖恣爲黨議抑退沈深藻艷婉媚勁舉
者故風華衰謝流弊無已乃使遠遜於越予復
何言哉且淵明自以耻臣後代故託焉而逃其

詩固徜徉事外無復有當世意周君亦憤世憂
生觸事興感歎無所出以舒其抑鬱之懷惟肆
於藝事故其言雖磊砢不平復不傷於用氣千
載有作非斯人誰歸

繪林跋

予聞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
近濃淡之間而已描者則纖細微眇備極工緻
今周君乃能兼之其圖像不徒得其大意而用
思綿密綜揉巧變其形容宛轉微入毫毛寫照
則韻雅超邁貌出其性情山水樹石則縱横逸
筆奇怪無窮至於寫生飛動翔集蚖蜒鳴躍揮
霍掩映風趣有餘自古名家其殆能兼總條貫
集大成乎予嘉歎反復爰爲識之

畫藪跋

夫繪事之興肇自史皇敬君逮於陸探微始稱
爲該備然其跡皆湮燼莫可窺矣今代作者繼
起未有兼備衆體而詣其極者若周君其庶幾
哉其畫花卉若折枝各爲譜而生動艷逸能使

蜂蝶羣飛趣之嗟其綺靡極矣殆鬼神其工與
造化爭巧乎師心獨見運筆新奇名花爛熳玲
瓏窈窕秀出於毫翰間超古擅今哉浙右諸公
已極稱許予復何以贅一辭

寄謝檢菴少宰

宥密幾臣職守和獨承宸御載賡歌典圖累葉
聲靈盛註記 先朝功令多太訓陳來徵藏史
光炎溢處射天河可言故府求遺憲總爲交修
藉切磋

又

朝端侍直有嚴徐清望崔巍滿玉除璿象吐輝
衝斗柄烏衡占氣映吳墟五精合守臨華蓋東
壁圖書擁帝車予告寵私深簡命驚看班馬戒
征初

又

掌鈞賦政任衡平移易湏云有重輕史氏算稔
天咫近日官數策歲陽精讖言知物由推度運
紀加臨辨錯行當御固勤調燮計璣衡尤爾慎

將迎

又

建旌效駕望斯晨滌蕩和薰序屬新禮殿威儀
恭講德郊宮寅祀奉明禋勒成國典分猷寄譔
述王章引分親載筆獨專當代秉格天功業轉
鴻鈞

貽省餘黃令尹

漢吏惟誇王洛陽今時誰復傳循良況言蚤謝
遺朝省尤道軨詩得夜光餘欲稍捐常不有暇
能怡逸自多忘接居坊曲予何幸塵外相期意
可量

又

鳥解嚶嚶求友聲同儕游賞得無情如雲自憙
談詞湧似水相投氣味清歌詠傳觴聊作劇行
棋鬬子豈爭衡徜徉可使賢豪咲潞泊方垂隱
逸名

又

莫是當年手植槐撫綏黎庶荐更來官成未道

功名薄繼起爭看令子才不盡將留貽厥計靖
安新爲卜居開高齋落晚能招客林散寒霞數
舉杯

歎息

閒居鬱鬱思無聊老盡形骸積漸凋勉使加飡
難養攝可能調泰得逍遙業緣歎息償猶未虐
戾遭逢過爾驕旅世誰云常在者徵名莫謂竊
能徼

苍杜袁度

傲睨誰當代無論沈宋儔逸才天擎起淹思性堪幽蹀足時高咳振衣將爾遊憐予潦倒甚濫得預甄收

又

命代復何誇君才是莫耶談詞湧雲霧落紙散烟華直爾傾三峽還令薄五車欲將崇雅道聊共斥淫哇

壽黃省餘大尹伯葉孺人序

省餘以諸君胥會於予始乃識之則予前所聞

實乃過焉以省餘才自為諸生則已褰然首出宜取一第如返手竟不偶而以歲選於澤官及郡士為第一於時孰不屬目而惜其限於格不得迅陟清要俾教高淳以俟再語高淳固畿內地士率渾朴不競於文乃厲以勤誦習多其佔俾興於藝始彬彬不敢窳惰而士以有聞於時者衆矣使者部臨輒才省餘而善其能訓誨且多以文詞相委隨復揮灑捷如風構遂愈益稱之競薦上改令於潛則杭之僻小邑也又適歲

侵民困饑窮之衆往往攘奪標掠弱者竄匿無所省餘始蒞即曰吾請而後賑恐不逮事擅發粟食餓者而又勸諭互相資給第民為六等使有無相通及 上發內帑賑恤又為詳議以其半糴粟相兼平施所司尤嘉其籌度倘悉隱幽比壤咸得蘇息至於搜滌宿蠹鼠伏道穴於公而假擅肆為舞文欺侮者一時清澄又惟民力之普存而有所增設以便事使不告勞而亦不更費其政之善聞於藩省及撫監交相贊揚謂

疲邑能使無煩上瀆辭而歲亦為之變穰此其有所感格者然乎厥配為葉孺人素稟慈儉非衣蔬食勤躬佐理勑其家人皆務植業溥有嚴憚相夫子俾出身為國不復顧私公家之事當砥礪盡瘁故省餘外則馭民粟粟危懼罔敢越而內復恐愧於捼妻始則多士刑於軌儀而教成繼則吏民有所瞻式而化格借復竭其禁戒而爾家之不能刑安能不使人望而輕之故餘之治所以不勞而成者其有所感化者存也且

思止足之義不可盡用遽自謝免留所欲爲者以待後之人歸而放於寬閒逸豫之地惟毓於詩其所長殆與景龍天寶間上下哉直下視長慶矣與予尤洽多所酬酢而甚愧之有子曰虞佐虞臣皆秀美而文佐造予請曰今茲歲乙未吾母適屆六十前歲辛卯吾父六十方爲邑未暇以壽廼今其月日吾母誕辰欲以綵衣稱祝爲二觴以獻敢乞頌言以光榮之予唯唯謝不敏徵之太平嘉瑞圖與春秋元命包云赤雀

丹書是河洛之靈命景氣光屑若有震焉則曾無斥言別有嘉應又徵之星經云歲星主德慶今歲在東井之分老人星直南極中弧矢九星在右畔占爲眉壽攸始又邇適遷里曰清嘉予視景氣則煇煇煌煌是嘉應所兆乎則省餘所欲留者其後實膺之長君與季卽且翱翔天路嗣興之慶允在茲矣若其遐長延永則荷天之休澤被無窮哉

壽黃省餘夫婦

接屋清陰芳樹齊乳烏將子度郊西庭幃永日祥烟擁上苑新香桂籍題鸞誥捧來歡拜慶鴈行序起列金閨照臨殊幸恩私重遐眷休明壽域躋

又

龐公隴首欲藏名忘却當年軒冕榮汗漫技成還肯試帝車南指適初迎意深魚鳥方偕樂條奮蛟龍自可驚華露荐承天酒賜會從　闕下薦金莖

憶宦閩中

伊昔戒征途遙從江海隅斥居思避咎問俗慎投軀牛女分星異甌閩輿地殊自云工詭惡方復濫吹竽

送初主簿

幸聞從事有黃香簿領爭傳才用長奉職清勤躬戒慎佐宣抑畏履冰霜爰書每上文無害法理深淹議報當詰旦治行將送遠知君千里不齎裝

壽嘉定尹

頌聲洋溢沸當時共祝賢侯際會期東海惠和
今召杜明庭佐理復伊夔徵書驟下求賢急民
吏懷深善政垂況直綏山桃作實流芳千載未
云者

又

蒞臨明恕著賢聲賦政言從三輔更劇邑紛紜
勞斷解盤根迎刃籍昭清威加滑禍仁培植恩
被黎氓又砥平閭右盡傾同仰戴預懸登進思

尤榮

讀程會父青山詩

逸韻華篇遠寄將雄情爽思擅詞場青山嫵媚
詩人老白雪孤揚聲調長才擬曹劉高氣格體
標庾謝吐光芒幸沾餘馥能旁及遥謝還應期
歲陽

又

君家宗從總能文朗映寰區每逸羣隱秀發揚
時振藻後毫飄放薄千雲憑陵往代誰規似吞
壓賢豪踰見聞魏悵徒誇懸半字可如休父播
清芬

寄禹金

翩翩雅負盛才矜盟主詞壇誰擅今遠紹往賢
家世永寵靈遺逸緒言深楚騷漢賦非常調流
水高山稀世音知爾姓名懸日月豈難旁燭及
幽沈

壽王古庵方伯

貴列當朝方嶽崇遇仍周室呂侯同鷹揚始見

精神出歷踐應知事業隆重負釋來辭位蚤高
名盛處致身忠渺予少壯相遊日有獻深慚未
竭躬

又

當時庠校二三人出入皆同氣味親不分參差
成間隔可如游處遠音塵仙班聞道方宣勑鼎
鼐應知進有莘莫謂艾齡還賜告尹躬百歲贊
維寅

荅徐進士茂吳

正憶詞人難合并忽傳行卷到紫荆隋珠徑寸
光相射趙璧連城睹暗驚氣上干天占應越才
當冠世主齊盟重吟三復爲心折一字千金可
載賡

又

休言結緑共青蘋海若徒教誇北溟誰與龍淵
論斷割由來修嫮獨娉婷韻高盡挫陵雲思色
奪堪羞幽夜螢定是徐摛今再世屬文涉史況
明經

冬至贈金术庵

言從岐伯寫形聲羨爾爲方百世精太乙流行
容易辨浮雲鬱勃可能迎五宫位序知風雨六
甲鍼經順性情治驗既良難具悉亦安受學得
成名

又

經從景畢視陰陽脉以三關驗短長冬至祇今
當叶蟄聖儒憐汝授青囊官能大論分門戶歲
露微言渺滴煌起癖續殘廻造育何言吐納守
中黄

上孫府公

自明府赫臨生未能仰謁而首蒙訪及慚感何
以云逾且不喻時而歡聲四浹生雖孤寓而德
之漸被霈霖尤所快心驚魄今閭左窮弱暨壯
强豪右萬口同聲咸稱頌功德褊怪化之感人
何神速逮此然屢聞明臺有所不平輒忿忿欲
解綬委去此雖剛伉强直之氣不可少有拂抑
然自昔遇時艱棘必隱忍含宥委曲審喻調劑

其間庶幾事乃克集未有一往不遂遽自捨去
者此謂自潔其身直已狥道不賴寵禄此徒自
好之士可耳若明臺所謂世臣大家與國同休
荷茲重寄誠一時精簡稱爲得人當悉心求治
詳擇政典揣量損益不以從遠順逆輕爲喜怒
恢包荒之大度期上下之克諧凡撫巡監臨寮
佐屬司皆與虚衷從事坦懷無猜且一時驟有
施設變易改更矯繩放佚威加刻木痛抶舞文
使耳目一新政體聿異自昔冗弊掃除蕩滌其

為福澤我民逮欲盡效於一日之內則旁觀者側目承奉者屏營自不能免明臺固當欵曲需俟從容慰拊而何乃不敷之以優柔涵之以歲月而乃遽決之以去就使遠近聞之罔不恐懼驚悚懷戀嗟惜誠慮一旦不及卧轍攀轅使我展側泥塗墜陷坎穽失所援救誰能憐者其在明臺仁愛亦何忍不終惠之而使孺子中道離其慈母哀哀無告亦惟願不以介介之懷不以耿耿之氣不以昭昭之明而一切令逮以相忍遇僚友以遜順接上下不以倉卒動容不以遑遽成忿政以久成人以積感為國家建無疆之休明臺垂無疆之譽豈與一時執進退之節忘畿郡負任之重謂之曰狷則可謂之曰忠公明恕休休之量乃無未弘耶生老耄不知所言惟鑒納萬荷

懷舊居

中部山深古栢長軒轅時植尚蒼蒼數千年外培靈氣鼎宿光中占兆祥茅屋當前曾考卜軒

窻直北正相望恨無羽翼閒來往此日彷徨滯一方

貽陸君敬枝彥先叔仲

朱陸吳中望姓存逮今人物自高門可惟軒冕榮華盛況是貞清風素温嗣續一時看繼作紹承前烈愈頻蕃往還幸獲叨無間顧我惟伊藉捂昆

又

嬌嬌當朝稱直臣後來不乏振聲塵周旋几席聞談詠揖讓林泉近隱淪風凜覺猶崇自樹與閒知復渺難親楚騷漢賦才堪絶芷杜芳留佩可紉

贈王生

玄冬景氣寂北風寒凜慄晤念我同人轉側不能釋爾才逸以華交友皆儔匹酬贈何紛紜寓寄咸有秩忽承遺緑笺暄曜不可悉嗟哉二三子粤乃時間出揮灑各極思匪同軌嬿暱曰予慕詩書好古親道術觀茲多璞異惘惘衷自怵

又

之子卧隴畝所志在長林宴景逢搖落寒威肆侵陵擁膝歌且謠時爲梁甫吟撫弄雜宮徵飛響希世音調急聲乃哀沉痛欲沾襟惟我知友人咸克會深心慇懃勞拊慰悲歎如不任

又

湯湯歲月逝浩蕩陰陽移予衰難具陳朝夕强自支將子適遐迫豁達豈所期徒倚開心胸剖露乃不疑交道良自古願進一言詞最厲當及

時何或待來茲奮身非一遂舉足有可爲隋珍毋慚獻何必嫌垢訾方今德昭明賢俊紛追隨尺寸安足效千載誠在斯

又

良會自非偶有分迺克從憊矣予耄荒子今歲方冲少壯矜意氣何冥哀困窮朗然金石音惠我一老公援琴動清角綠水彈絲桐再奏玄鶴降餘輝散成虹風雨乃交作裂幔飄太空寡德豈所堪恐懼何忽忽非我敢好音象駕六蛟龍顧爾姑置之予聽恐難終

祭王元美

維靈天與令才統承先古創開厥塗闢造藝府一時奮興前後可睹是膺靈命榮被袞黼向風擬效咸獲就矩鼎司王朝興運是撫道術日襄功可縷數休茲有序天之篤祜緩緩聿新緬思解組誕肆厲陵百世爲土豈忘國恩迪砥匡補遠逮永遺括矢箴羽何忽遘離困於二孺負手猶歌不任疾苦嗟嗟無祿撤我寧宇景止在斯

詞不能吐不腆薦觴惟秉之憮

與鄒君

將子善承家非爲學義誇縱橫美詞令鬱起擅才華跡寄塵中近神馳宇内遐嗟能數相過念我悶烟霞

又

長厚謝知聞躭書校典墳少年稱說學逸思本離羣矜豈爲名累羈還與世分但令丘壑在曹子任紛紛

樂清堂記

今浮屠之興廢譬諸人之家歟其子克荷則業以隆子不克荷則傾覆無所寺宇所在遍天下然昔何盛而今若是替耶昔尹在閩見沒入常住田幾數十萬畝皆爲勢家所占若吳中則幸未有此然其廢者亦十已五六吳江崇義寺古名刹有堂曰樂清則毘梨耶衆於此雲集久矣緇乃蘖生遭罹破戒比丘蕩覆無復子遺昔之崇墉殊構閎閥閎閭陁傾狼籍扉闔周廡盡撤

以市不足更費而堂宇遂塗地矣師某之少也不能綱紀其衆怠於禪脩不遑持律然視其荒墜於衷不能無慨者既大悔悟重自貶損惡衣糲食餽飴菹茹鉢積寸纍力祈復振如此者二十年始戒弟子鳩集良材椅梓槐桕勝榱題棟楠之任者命石工致瑰玫碔礝堅密可取材者令甓甎焳焳磨瑩琢治務極工緻乃構爲堂復昔之規加隆焉夫興繕之始是惟緣力感會人自樂施而鏹貲豐備不至於匱凡爾傾誠自非其精誠所效不知所以則豈能隆茲堂構都盧廩栢詵詵亭亭屹立際空恢崇軒敞既完且美若是易哉且始之板栽幹楨經度考治曰貞之以卜巨門祿存文昌輔弼諸星所下照洎墾墅塗堊飾屏障皆不日成之若其爲後之巨與用財之舒雖自其一身節縮期在畢力尚亦惟佛之威神若有相之於是法蘭曇摩支謙竺多之屬紛然雲集於此進修檀度施彼僧律用度大小千世界素恒覽義味涌泉毘柰耶滅盡

業果教之權實廣惠無方凡聖同聚爰有專修禪那者靜慮安止入定不起踰時積月斷慾絕粒欲証無漏端坐寂默惟出入息似尚綿綿四方皈仰教之復盛於是乎在哉則斯堂之復其庇蔭釋徒澤逮華梵學小乘三藏者知有大乘法門而普度一切即師之初未克樹立晚乃建茲大果重自懺悔以期當來其功德尚亦維新日休與斯堂日巍巍哉師之弟子曰德潤博綜外典贍於文詞自結集以來教起之次阿含經

原文閲

壽徐母八十

慈義欣傳姻婭間恩開胤嗣性安閒祇勤敦睦芳垂遠況是操家負任艱範在閨庭風自肅勞將夙夜古來還幸憐弱息初供養壽祉綿綿詎可攀

又

標行當年貞靜聞晚看華盛氣氤氳澤流衍溢光前後節著昭青章典墳萊茹精持甘澹泊素心仁愛況恭勤宜年信是由誠格五色祥烟擁

慶雲

壽劉後雲

龍章組綬仲長言際晚還將沐異恩公乘禁方誰授受名書指訣自岐軒雲間月出親教舞洞口花新對酒樽物外徜徉閒歲月升真今復有劉根

又

金輝遙映起衝天雞犬雲中證上仙嚴駕靈真塵翊衛賓筵歌舞盛駢闐盡拍玉匱窮皇籍想象方壺御九玄已習默存稱悟徹華陽近在竹松前

又

靈蘭醪醴論何深玉版兼明演五禽歲露辨精窮六化令威來降過華陰至人偏自能延益度世何言閱古今夢　帝與齡開運遠秘書更見著琴心

又

縹碧林泉景氣和爭高競上勢差峩隱人寄傲

時聞嘯岳隴過從數倚歌方術性閑供戲弄銅駝代久千摩娑金丹火候應成就點雪洪鑪意若何

申玉田先生傳

予往識申先生汝思於使者視學郡中時予方少氣銳往然時亦能相下既乃同試於金陵自後乃不數數今其孫曰五常以父子純誌請予爲之傳夫誌元美善矣予又何言然申君有賢行吳之隱君子也是可不重著其事垂之永哉

始其父娶於顧生申君踰一周而夭宜未知哀然見之啞啞啼猶謂此兒啼之常又抱之臨其殯則泣不已其殆知孺子慕乎父乃名之以孝少則負才閑於詞命大父按察公則令之酬答雖倉卒罔不工甚愜按察公意十六補博士弟子每都士輒居上亡何按察公卒與父啜粥蔬食逮免喪其惟哀戚代治葬於莓里村暑酷督治炎燠中工徒且不勝揮汗而舉築不敢休父之能厚於送終者皆身任其勞父性嚴厲遇衆

不少假顏色獨慈愛撫之歡然嘗病癰勢且不治禱祠罔效計極吮之其毒乃出而浸入於喉間以至盈於腹其穢惡所不忍言遂殞絶此自昔之稱孝者未能也魂神上至帝所帝命之曰以子之孝生其父賜之青氷乃醒噦嘔惡物數升許父喜曰吾名爾不虛爾不虛爾名也父又延二十二年後病嘔血君不解衣帶而養者踰年醫束手無若之何其所嘔吐承之器即舉而盡之若吮其毒時然父竟歿大母吳宜人九十矣其能忍斯酷耶君朝暮號於外寢而入視吳宜人則愉顏柔色以温慰之退則哭欲絶祥而外猶如初三年無改也吳宜人未久卒君喪之如喪父初其哭泣無時殯在堂匱不克時舉廼若罔措菲衣惡食過自貶損謀所以供葬事無不畢力既葬而後少安凡所以養後母表者如大母時表亦忘其非已出也雍睦於家尤無間然君晚歲習靜廬於村塢而留其伯子五常使養然旬必歸視表飲食甘腴雜進於前務得其

歡心眞所謂孝子不匱哉君之仲父有誣之殺人者匿不敢出拘其婦於官吳宜人食不下咽君奮然出白之讐莫敢執何事良解仲父乃出就訊而以其婦免吳宜人始復常又爲之資其槖裝使爲生勸之治行得授任州倅其仲弟少而君撫之育之教使有立然不敢抗父禮於第怡怡友愛當表母心君母顧所遺裝君不私其女而以嫁庶妹之適人者又爲再從兄之孤女擇所歸得沈於貧而竟以嫁之沈既舉進士人

服其能鑒君之婦翁曹守合州中寇陷焉曹當坐法猝無所出乃急走當道諸公謁請諸公亦憐愛君而爲之居間乃得解而故亦不使曹知也所交顧曾瑜人誣之當重辟復傾其貲爲辨釋邑故水地每漲輒病涉涉而沒者相繼也李令遷梧謀作石梁計其費頗鉅未克集君爲之畫謁之有力者適栗陽史少卿際過焉乃以書投之言邑之輿梁濟人於險幸共圖之史慨然出千金以助君好急人之急視人之厄若在已

人行之舉火者疾不能養者喪不能舉者婚娶不及時者請貸無所者皆爲之施不計其恩我而爲之此心誠義慈豈勉而爲之顧君大典謂其可徵於孝五可徵於弟慈四而其他善可徵者不可勝舉元美乃亦疑之久而後爲之誌則予亦何不信者且世有若人其古逸民　之賢者乎行烈若茲而予不聞吾過已夫吾過已夫夫人之精誠其可以上通於天乎即君將死於孝天爲之感動夢與之父齡又與之藥則天人相應之機其若是顯哉夫今之人而猶行古之道信乎古今不相遠乎吳俗輕心申君素所爲皆世所僅覩而不獲旌於上非時之蔽賢則君匿不肯聞抑又賢乎哉予浮沉於世久覩於君之父雖知其家風範之肅而不知君能弘之君之子孫復濟濟則其後之益昌又將何如哉

舒再思故妻孫碩人墓誌銘

夫家之興必由於賢內之助故周詩詠后妃之德以見化之所由隆自家逮國未有異也吳之

上張里舒君再思者云自始祖亶以來十四世謙十郎嵩始占籍里中乃甚著於後再思爲孫氏館甥孫聚族滸墅世爲簪纓舊碩人幼而聰慧敏悟性自能婉順不煩教而工女事遭母氏奄棄哀毀如成人幾欲以身下隨父憐而勉喻之使自寬既父乃再娶酷遇孺人茹毒甚不敢怨而益以孝敬遂能格亦哀而加恩焉孺人以所隹逢適爾尤自赳厲習學操作鞠勤閨怠晨昏之節起居惟時舒既來贅務克相下不敢有

傲墮之容越歲出居上張舒故貧乃勤躬植業
易田疇滋畜牧謹蓋藏厚積聚天下物所少多
預爲之營貴賤相權稍以取盈無有乏絶足不
離閨域而能駕馭桀滑奴凡四蠹七厲明足以
見之知足以謀之家以漸充此其所圖皆男子
事而身任之不謂女丈夫哉惟婦清擅其利丹
穴而家乃至不訾至禮抗萬乘孺人乃其庶幾
哉且其事舅姑旨甘之奉惟恐不鮮力求所以
豐美杯圈枕簟舅姑所御必灌濯斂藏歲時姻

親問遺必請而致之無或不腆若有賓客之事
尤能具備所謂攻茹虞獸以魚以敖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其往來者咸謂舒有賢妻勸成德業
逮更舅姑喪毀幾滅性几席筐笥無非哀慟飾
終之禮既戚以易親姻畢至於此乎觀曰孝哉
其送往也有子男四人皆均愛而早教諭延里
師學誦習始教之禮容進退周旋洵洵惟謹曰
而父所治業分以貽爾曹各務儆戒無競惟義
其敦雍睦哉舒君有昆仲六或不相能厚輸以
情屈折爲義以感動之曰兄弟匪他豈其在原
之分而有忿言傷於和也既長弟咸唯喏聽謂
不茂不庸不謀不次書有成命何修非躬何慎
非家哉爰及內人曰兄公家庶介婦姊姒競相
讓以善允以寧謐惟孺人休行嘉德淑問載揚
聞於遠邇夫婦人之以名垂者必其遭罹多故
砥節效貞乃克顯聞於後卽其居平則亦僅僅
無預外事而已若其爲德於隱幽而化始於自
內所謂溫柔聖善五宗安之協事肇享輔輕供

備是則有焉乃孺人之相其夫子能大其家則
尤異已哉子男四人長訶次詔次諭次誥女二
長適周次適沈孫男四某聘劉錫命女子之宗
也未名諭出某誥出孫女四三已字人一幼未
字孺人生某年卒某年得歲七十有三卜以丙
申三月四日葬於下墅里之新阡予爲之誌銘
銘曰
孟子之山木多梓桐天乳一星家乃大同惟土
之厚維植之豐惟是顯休允德之從德所感靈

榮光緊封歲之加臨又維其衝丙乃炳炳氣之方融重之以申性體所鍾於春爾藏鈐記是庸宜爾子孫千載幽宮

重修勑賜南禪集雲禪寺募緣疏

夫聖典之言云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則夫廢興之常舉修之次亦惟時之使然人之所不可不自克者也茲吳城之南禪集雲寺者其事蹟載在南峯先生碑其開建之初與中更多故主者僧實任之跡其所以替教之漸

而功以積廢墜能首其宗教則道遠乎哉觸之而動其感發自乎人心而檀施出乎誠願故惟在人振之而方外之教猶乎人之家創興惟力是視今茲寺歲久材木漸朽蠹垣墉日摧弛象設亦失裝嚴僧其能慨然以修崇爲已任顧力不能獨舉亦賴衆緣之助裨予先爲之勸夫人間之事往亦不去今亦不來舍亦非舍非舍亦舍吠藍婆風所不能吹篤馬河流所不能注故舉茲法財罄竭所賞無論少多悉損以舍即日月交謝而功德常新寺宇高華而宅舍完固不必顧其私而自能獲祐此亦惟謂見在福報若其因緣所謂累劫崇修非勸諭所及也予不徒云請各深念

西虹橋

橋斜跨澗入西林虹卧清波映水潯社鼓着烟春賽畢梵宮新景雨花深如狂走集瞻時澤暖獨逍遙抱膝吟聞昔賜酺宜宴樂未妨偕爾共開襟

壽陸冲臺憲使

握憲并門職任雄經生學子競依風重敦行義嚴爲範盡斥浮華教自躬誦數不休勤佔俾樂羣欣幸啓童蒙親師孫業從時衛習氣看消化育中

又

鼓篋相趨視學初祠官登降肅齋如俄驚晉絳風威被已是河汾政化舒題目品流郤士暇簡懷恬澹利名踈懇辭後命頻稱老其若黄車使

者何

贈謝伯元

統承先古屬茲賢昭代重逢建始年學貫九流
毓道術才窮百氏悅沉研連環可解瀾汴舌三
耳還爲放浪憐深愧鄙衷當悃退惜遲相遇耄
期前

又

創言新體復誰開奧僻難窺恣譔裁奇字猷軒
從遍問古今鉛槧洞淹該三墳能讀抽金匱二

酉窮搜辨劫灰秘簡今來應會出談諧可使向
予詼

又

何當眇論獨傾時悚息安能措一詞昔在流風
方弛漫忽驚動律起陵夷麗雄殊調紛難測遷
變無方誕可窺信是體裁當有意解題先已莫
令知

又

長河東瀉滂滔風捲掀天雪色濤六月炎威
藉氛凜中宵奎宿一星高即看峻極齊恒岱頓
使光芒失孟勞茂苑適今才謝日勢陵莫謂直
升髦

花朝前一日壽後雲出家樂佐酒同詠山
字韻

欣逢賞會頓開顏誰復詞才庾子山舞遍柘枝
歌賺尾拍催鴛袖學弓彎發樽爲壽前重獻散
詠相酬與愈閒偏是年芳宜作適每當春入願
追攀

又

傳聞海上有仙山羽客相過千載還錦瑟韻飛
空際嚮靈椿秀泡露中頹花新綴綵開瓊島柳
映分行拂舞鬟天老況親曾問對宿看養鍊握
玄關

贈陳君

宗家諸倩性能文賸有華才興逸羣敏利非將
涔點染艷新方欲擣清芬已精大論多聞暇數
著高篇採綴勤夜後星河占斗分劇憐光氣薄

干雲

又

綵筆題殘鸚鵡詞輕他七步未抽思神農篇後陳藏器伯仲今來劉孝儀上月廻風飄淑景鮮雲舒錦綻花枝學方知我元非意聲偶期將鍼石施

重用山字壽後雲

幾從流水聽潺潺避世墻東歲月閒蒔玉春開芽荐長發樽戲舞綵斑爛共言江左誇喬岳更遺淮南賦小山況值盛明今間出能廻羽駕叩雲關

又

誰與陳摶分華山自憐高價不論錢開花作實千年外種杏成林幾載間調笑郭郎長舞袖傳言青鳥下塵寰惠施隱德皇垂鑒玉節金章紫詔頒

贈邵武謝伯元先輩

昔季明語我云嶺海之間當有異人出予謂前有李何後有王李非其人耶咲謂未然謂曆象授時璿極運度積分踰溢當有出而更定之者若洛下閎僧一行其人乎予忽遇閩謝君心駭焉予自意憑負不覺懷然自失其人蓋能推步覽稽故自山海間步至江淮又將至河洛求天地之中測景考軋正曆度短長乎予不能知天咫雖從君言亦夢夢耳君謂今天象小差予聞飛伏升降璣衡之運非耳目所及或於地之底或日月蟻旋若七寶燈漏五輪沙漏若今司天頗有其制予昧昧瞵瞵安能窺領天地參頒君之議乎夫提挈陰陽重襲九竅九愨嫥梡決離旁薄宇宙稽數自七變以至十八變而用周若紫度炎光地毋制霣之篇其可參用於今之曆乎且考步積算蓋自天受必靜謐淵深天下之至精乃能有所裁成變化範圍不過又若星辰之失度日月之薄蝕刻期不爽毫髮識言未來涉於禨祥予不敢知君又欲撢挾時風以肆其志若王燭負書而游見卽採拾間發於詞所謂

獨浮遊於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倪者哉一代之制自君而弁變夫文摯之術烹以鬲鑊而不熟鍾山之玉炊以爐炭而不燔休於天鈞處於寘昧湍瀨旋淵千仞之瀾不能留也太行崔巍飛狐絶險淵壑之阻不能難也君負此而遊遊何所好予惜朽憊不能强策以從君曠浪之野觀於未始有無之源投筆三嘆乃知天之生此其將闢造混茫更制六度平準萬有法通而有紀泄越而不彰乎將

以前數君子退且失步悵然變色乎夫自昔至今文亦累變歷代諸作者君將盡蓋之予亦厭襲其舊欲掃而更之顧力不能今乃得君予願悉屏棄所業而從事於茲始矣

示子高姪孫

藝業期將動主司專經學子下帷時與篇秘典宜多識在昔方來可盡窺才筆縱橫勤綜述詞章雄麗極覃思祇今隨計還庸淺策足當塗莫遣遲

又

予宗得儁世根傳年少攻文爾最賢顧景勵勤無曠怠及時憤激莫遷延綴行胄學青襟集伏對彤墀賜第先況喜公車同上日臚傳當陛姓名聆

寄大同兵憲

雄才大畧扞邊陲握憲持衡重撫綏功在守藩當屏翰威加絶塞係安危天山斥境踰千里青海橫行總六師荐陟崇階司鳥銃佇看入夢應

能羆

又

建旗設旆誠行前介馬橫戈率控弦度漠輕留猶几席畫奇制勝在中權將屯吏士勤佃作持重威名服罕开稽首降王爭欵塞何跨破虜勤燕然

呈省餘

驚省黃粱一枕虛起看階影幾分餘獲交兼共城中住積久音塵意外踈棄我如遺非有望勤

生無暇頓忘渠砥功力業誰將怠可是詩人詠
拮据

又

勞人悄悄胥言劬厲意尤辛恐笑儒爲顧馳光
過豈待堪憐隙景迅能紆少年幸勉思堂構投
老還當念戶樞延益況聞由遲動應知建立事
相符

贈雲中兵憲

雲中亭障熄烽烟代北山川盡幅員虎帳論兵

持玉節龍章將命蒞戎旃庞頭光隕占夷落騎
陣星高照酒泉二月春氷千片裂遙聞凱奏入
風傳

又

軍聲震疊勢傾山閱武郊西士馬閒惠洽戎夷
從作牧威加行旅欲除關雲開蓬梗征鴻迅弓
響沙虛夜月彎太乙游宮天廐淨鵲隨金印出
師還

戲贈伯元先輩

聞道詞人逸興悠不禁沉醉狎邪遊重憐吟草
才如謝況挈談天人姓鄒綠水調中歌婉孌垂
楊風外舞輕柔少年場戲春携手無限襟情逐
水流

又

十二欄杆繞曲房明燈宵半照迴廊胭脂浥透
花枝雨風絮飄殘玉樹香夢入陽臺迷去住春
深旅思轉悠揚雲藏洞口誰來往迎笑無多惑
阮郎

戲題

彈棋擊筑興常閒曲徑幽深斷往還小詠消磨
春欲謝徒行出入力尤孱脩姸堪羨蘭將蕙委
棄甘同荊與菅比更羞他空匱甚豈因戒得尚
多慳

又

憤懣徒爲天問篇憑懷勝託復何宣增城萬里
非云遠縣圃須臾似在前曠蕩無當慚往昔阻
窮安適動屯邅續初已矣功難就壯氣那堪金

石鐫

重贈謝伯元

搖搖爰集茲雅自負才詞來入遠公社始著宣城詩高名多駭俗誕節待逢時游狎堪勤念胡爲相遇遲

又

有客叩柴荆牽衣失喜迎烏聲饒韻管柳色近清明論洽滋深慨交初頓竭情歡言嶺海外爲爾賦西征

又

投晚過高軒重驚林樹喧花新烟外拆綠漸露中繁戚發凌江楫因貽主國言代興行有寄倏忽飛翻

又

世路信多岐青山秖恨離片帆烟暝斷別袂露寒垂夜後啼猿切庭陰晏景移懷人耿何許不分遂差池

又

盛才生命代光耀動天隄分野殊東粤長鯨起北濱相逢應有數間濶復誰令豈是何容易山川素感靈

又

文弊勢爭逾中興砥力扶嗟予耕鹵莽藉爾闢榛蕪塗轍今庸變馳驅適異趨追蹤前古盛感寄未云孤

又重寄

遊陵千古氣雄哉信是東甌產異才蓋代非誇

時間出頓令作者色如灰

又

知予有託重逾山異日身名盡所關萬事仰由何最切願當秉筆慎言刪

又

眷倚誰將笑驟傾無忘邂逅欲寒盟自來輕薄俾人口折節因君遂竭情

又

從前屈指幾何人上乘爭馳竟孰臻矜誕忽教

驚自失服膺新制宿誰陳

又

才輕軼發厲尤苛蜚已無當橫甚何僻思與辭搜秘簡敢將蹇澁妄譏呵

又

快利方嚴流易規發端一失殆難追雅裁俚俗非人造力挽千鈞筆勢危

與靈墟昨查君傳往來言本不欲聞且公高名昔稱三鳳今惟二難當盡空人代豈

復知有貴榮如近事若蟻爭蝸角不足一咲而置口吻小詩聊請

英靈命世起乘辰曠宕清疎驚逸塵標行貞孤情似僻寄通和易道難親跡雖踏俗無乖忤典自蕭條託隱淪陳義欲高觀欲廣抵今平視復何人

又

體中落莫憶文園倣睨風塵每杜門駕說子雲將自用到來谷口盡迴轅振衣德重人間世處士星高天市垣名可仰聞非易見榮華誰似得常存

占得川字

寓園不減小斜川人較淵明未比肩野樹迷烟遙映帶雜花含霧近遷延棋難入格多輸子句稍言情遲就篇蕭灑出塵時賞會杯邀明月影孤懸

讀謝伯元文

祇今藝苑訝重開寮棘誰誇闢造才韻絶頓驚

疑理外思深莫測駭神來何書出處予將請越我馳驅子獨裁聖作豈時當五百典墳應掃若塵埃

春日南禪寺懷古

禪寺通幽帶曲谿芝田近遠長輕蓑滄浪名在凭荒檻古樹春深來杖藜樹老階陰枝偃蓋苔滋石凳綠新齊昔賢奏邸遺謠莽想象風流儼共躋

又

入尋春色挾同儕偏歷城隅掠水涯藍若松風
饒淨院緇林晚氣捲空齋皈心象教觀無相俯
視時情始類俳游適不知消大劫嘔和天壤外
形骸

重贈伯元

東國人倫竊共依同條共貫九流歸一揮疾見
龍蛇走萬里寧須羽翼飛風刺每聞深下議縱
談尤重戒幾微化權此手難輕假寧奪千秋峻
可遠

又

河梁爭問孝廉船戒發臨岐簨錦箋路入蒼茫
踰嶺嶠情深噬寄隔風烟重裁尺素星郵斷迴
望匏爪夜影偏相識雖初猶宿昔鵬程願爾及
當年

又

聞唱驪歌酒半醒更堪把袂再丁寧金莖酬贈
詞何麗玉勒勤驅逝宵停近浥山光濃點黛空
乘水色遠含青雲間鵁鶄飛高觀烟際鶺鴒起
綠汀莫遣爲霖辜宿望濟川今適始揚舲

又

淡蕩香塵樹杪含花飛陌上擁征驂晴薰垂柳
鶯聲軟草媚芳堤馬首南古道逶迤光盡紫長
巖迴合氣皆藍雲鴻遠歷追當日亭傳逢人修
短函

重用韻答後雲翁婿

月弦初上影猶彎散步青郊花正殷讀作淹仙吕
官中歌折柳清商調裏疊陽關雅文豪舉矜才

健筆詠韶華況性閑誇向藝林稱絕技令人愈
益重家山

又

逸華飄放出塵寰意寄言從千載還自信玉潢
光架海誰云金鐸力驅山一時恃氣堪凌厲往
代操觚欲僊顏更羨春深永玉映每乘花月有
追攀

又

僻居同豹隱南山窺管惟令見一斑光價連城

誰敵貴聲明半字不論緩構裁愈變神方王繼
巧羞他幾過般可是振衿工自眩羽毛偏異貌
何嫻

又

何日君王重賜環堪憐垂綏佩青綸音關思窮搜
後欣成詠酒過量來時動頰鄭氏宗門通德里
謝家兄弟白楊灣一寒歲暮行如此未遇休慙
獨向山

又

良嗟末代近妖嫻艷麗方興骨體孱因質開文
趨甚易由今返古力猶艱稿枯俚俗勤施砭聲
病浮輕痛與刪我自未遑脩軌轍假年空願學
連山

又

聲律由來與化還狹將思欲廣容姦揣摩肇造
秦兼漢採綴芳香蕙與蘭振起從知強力藉掃
除莫不雅才慳至言沉切規當世徒罄披懷憶
貴山

貽黃省餘

鄉里衣冠舊遊從未乏才相逢嗟歲晚何處得
君來欵昵時堪憶流連日幾回韻閒詞雅贍思
警學淹該奉對殊深慰瞻承實忝陪投令慚寡
和酬自怯難裁郢奏瓊琚艷已人意色摧橫驅
陵弛慢迅發掃塵埃候適春陽寫光生氣象開
口諧情易感言肆誕非詼郁烈親蘭蕙霏微直
草萊位知寧百里戲稍遍三臺揮染纔俄頃聲
名動九垓高平聽初變清徵度爭催下意還疑

僻沉吟詎敢猜可能窮逸驥耿爾望崔巍棲近
僑臨頓居徒樹頰頰賤貧兼謝客荒寂長新苔
性溺書淫久身膺善病哀幸憐恒惠借能照不
然灰

嘆息

渴烏巷口舊居荒步里頹垣歲月忘槐市陰深
幽夜雨柳塘烟晦亂螢光蕭條孤枕淒涼景慘
淡空齋貧病鄉強自支持衰謝甚悲來一日九
迴腸

又

叩心含涕向蒼天摧傷支離尚苟延口吐火炎焦欲爛舌無津液灼疑然豈猶眷戀生難捨願即淹亡世速捐爲問子孫誰在念須臾訣絶赴黃泉

又

四肢不屬體非全虛熱時侵數吐涎骨削如柴渾解散魂飛無所劇難痊厄羸瘠場形容稿危苦精亡旦夕煎血潛枯華澤少病魔惘惘急

相纏

又

宜死猶生天禍人莊書明示亦何眞火含在口難吞吐氣上填膺可久伸動息甚艱誰忍視啓居顛沛命遭屯瘽危若此將焉訴業報還知無鬼神

集黃省餘新園

抱膝吟梁甫携笻散澹行慶雲新蓂色餘不舊亭名鶴夢驚時醒松風落晚清泠然長嘯發千古寄閒情

又

岸傲自予生磊砢多不平春風温過酒飛響韻流鶯簾委鳳氳氣花消歷亂英露林隻賞入棟構適初營

送鄒生之宣城兼致禹金

欲遊采石訪遺蹤拾月中流烟浪重過皖迴颿掛楊柳陵江擊楫入芙蓉迎前語洽林陰合接席觴傳花氣釀況是宣城舊風格都官世裔素

來鍾

又

君能吹律動時風入變方當第幾官調適差强達茂苑聲纔激越向江東過從經歲顏如夢旣寄憑軒氣作虹才俊祇今誰獨在紛紛眼底盡皆空

送謝伯元還邵武序

夫天之於文欲時有變焉則然其不使遂淹熄哉即往者命代各有其人漢氏以前其盛已極

雖巫咸之鍾賢世季咸之矜跐蹈其著成於剖判之先而咎度於數見之內予何以知其然哉故知謝子方起而執文秉其裁成會通以開一代之制即性鍊有淺深而運移有遷徙其重繪混沌而觀揣靈貌則亦何近何遠何顯何晦何若而非光景之昭回哉、

贈江長洲序

長洲茂苑實惟天下雄劇邑上之簡才固未始輕畀而當其位者自非天下之上才孰能勝其任而愉快乎乃我江侯承簡命來蒞惟以前數君子之烈皆有顯聞於時入爲股肱耳目我其弘茲烈休於前哉夫吳民輕心罔衷於信自昔然矣公清身苦體厲意精勤晨興視事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所謂從事獨賢哉凡以忿爭至於前者望見顏色輒自歸罪雖盤錯紛糾讞疑詆匿不可解辨者無不迎刃而決故其刑日用清而民被罪日益寡不待按覆而一訊即無不輸情民庶咸驚相謂昔之明上良有司非不重恤我然積弊已久五蠹六蝨雖嘗欲痛除之而姦欺舞文卒不能去惟我仁公赫臨彼道穴於左右者終不得俟公之閒而蔽耳目洞燭隱微四方之事無不先知之察其利病而與民以休

養安息萌孽不得作使其盡去私曲而就公法罔敢行僻自用而取戾於上蓋不勞而治惟操得其要而誠仁信義自能感格遠邇而豈待厲聲色以威攝之哉且吳所患者惟徵賦之重半於天下爲邑之殿最亦惟此爲急課不及式雖有卓魯之政亦不能登最自仁公之惠恩既孚而民奔走公家之事不敢愛其力亦天人協應感召和氣歲每豐稔而無意外之虞且公既悉心以圖悠久之利裨有力者出田與公歲收入

於義廩以少多資給彼應役者得以無傾產償負猶不足者人尤感上之惠無不競勸而賦入乃爭先樂效以轉粟於瀕海之濱而致之幽薊之遠部使者絡繹於道以按我之鄙則田疇闢黎庶安漸彬彬興於禮樂矣且公好文下筆言語妙天下故文學之士爭造前獻所長而公未嘗一輕假顏色邑在郡下令朝發夕聞每報當入無不信其明允平恕而不能有所異同蓋其聽覽檢稽持權度量衡以裁察剖析殆若神明

雖千里之外皆在目前而況階庭几席凡我憫念憂勞所及而容待衆驗考質有所疑滯者其在於易陽消陰夬夬者決也當春之時陽盛息消陰之氣萬物畢生無不蒙化故云三皇之政如春今我仁公在邑滿一考將報政於　上質成冢司必且嘉乃丕績寵進厥秩在　天子左右亦必問今時之風何若則請以所見聞貢之公夫　聖主之訓諸人皆許言事而獨禁諸士子之有所言益鑒宋太學之士譟而逐宰相及

不相悅者乃今則庠序之士閧而起一人唱之千百人和之遂至震動於　上矣近則公車之士亦相聚而閧當事者至杜門不敢出矣是衆爲政而下操柄也可不爲寒心哉公今入獻成其必有所對揚矣夫

長洲縣役田碑

長洲吳之雄劇邑今賦莫重於江南而長洲爲之冠諸邑掌賦者選之殷實而無不傾家自昔患之久矣爲邑者雖有忠厚之長仁愛之心然無計以抒之迺江侯來蒞重軫斯民念欲佐助之使役不病而力舒賦繕完而不愆度顧在公之費無所於出雖欲損上以益下而國家之供仰給於我東南每歲之輸二以繕軍國一以供大官及百官有私田畝或虛隱匿飛詭既累經檢括核實假令弊端乘隙則科條之若是而又何加焉故極思所以完民力利上下而可垂之久爲永裕者惟置田若干籍於官歲收所入以給彼應徑者古謂助役其法未詳故亦遂廢迺

少卿郭公仁首出田五百畝以爲義田請於邑邑請之撫臺下道府詳議咸以爲允又有效而起曰某某各捐田以助曰凡是田所出計糧折外每畝幾何共儲於倉應役者少多資給之斗粟無所妄費而人皆沾實惠雖差解頻繁亦最號爲重而掌賦者以法之均齊平一無敢不競勸而不慮狡猾有所逋負輸納皆有程度道里所費耗亡已量爲之加而役不告病矣先是撫臺朱既允其議而今江侯復經度獎誘俾田益

多而衆欣欣然樂從乃復申令撫臺趙及司道若府遂播告之民以爲邑之經法夫免役顧役古已行之又有貼役皆舊章也江疾既悉心民隱凡政之廢墜者無不修舉而茲尤其所加意優禮縉紳以其既出身爲國則凡鄉之役不以煩之然易世之後紈袴子弟卒以役任之彼不更事少年費至十之五六故勸之出田於公永免其役其爲彼計甚深且厚即有田力之家亦惟所願出田者優恤其後故人以競勸而庶民

子來猶恐後之無徵勒之石以垂永久惟郭子肇始之而功未竟惟我仁公經慮宏遠綜緝弛慢策其衰殘寬抒其力以匡窮乏揖其民用相更爲師闢市平獄訟簡分地薄歛人以爲自昔難之者而公處之裕如上下相孚即且荐擢樞要我士衆民扳戀罔及即羊公峴首之碑杜預昭潭之刻尚安能望公之萬一哉予得附名其後與之共傳使江漢之間知有盛德若此雖使昆吾冶而鎔之金版藏府而月朔之榮何加焉

迺郭氏子固以請黃尹兆能黃尹復再三讓予不敏遂攄而書之其出田人并田畝區扇坵號具列之如左

吳江崇義寺僧處默詩序

夫詩雖云發於人之性情然未易言哉夫古之風純朴未漓故雖肆口而言未害於和率意狥情無傷於質迺後之風一渝其陵益甚故雖竭思砥力求一言之幾於古可得哉故論詩者喻之於禪謂其理精深不可以思通不可以意測

妙解懸悟忽不知所由故縱發逸興是名眞理顚倒横起皆依聖境詩亦惟所吐宣含宫中商進旅退旅流暢融液渾涵舒肆非非自然是禪固非強力能通而詩亦與禪幾出入迺吳江崇義寺僧順既閉於内典謂此心靈明何所不該惟念一舉則萬法皆生語言文字皆涉於跡而念者跡夫跡者也惟幾動於中猝不可遏故有所賦咏題寄適情感物不能不形而爲言言成律謂之詩故所爲詩不離於禪視他作者不本

之衷所觸而強事謳吟所謂流散之音雖疾非
嚮今師乃凝靜離遣沉默入禪宀虛洞徹纖芥
不存惟所感遇發而以和暢蕩滌詠嘆淫泆故
其詩乃已入禪境非淺近所易窺測予況耄甚
不能審於八風五音聲詩之變乃詣予請爲之
題其卷首夫易之兌曰諏之謀先言以詢也詰
之訓後言以荅也誓之訐語之決也誶之謳歌
之悅也以之而觀處默之詩則信有之焉而今
之言詩者皆瞠乎其後惜予不復及見其聲名
之大噪於時聊徵之予言之遺

趙子昂金書法華經跋

我佛所說大乘經流傳於世罔不尊信得其半
偈即可證眞若法華經尤謹於衆口廼大居士
趙王孫素以宿緣證玆才藝尤竭誠於我　佛
遂搦金管運精思極八法楷書此經七卷流傳
至今無不寶惜夫佛之所詮貴能冥悟幾之所
觸若大川方潰然莫睚思存思之不已無時而
歌則怳惚之間惟所聞見即皆證得故又謂從
門入者非眞得也苪礫土苴皆我導師半偈片
詞立成正覺若智者大師在南嶽看法華經是
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處豁然大悟即見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噫若能如是讀此經則趙
王孫寫經功德不可思議矣

經言枝指序

陳子錫玄著書以訓明經學子屠君序之詳矣
乃復乞言於予且其自喻以駢拇枝指而其用
乃切於制科諸士若兎之筌若鳥之羅然其旨
在於明經是孰要焉者古云士患不明經耳今
經乃主宋儒此頒之　上以垂世教無敢詭其
說以立異於已然漢之專經之士守其師說厥
有承傳箋疏之作皆據所聞爲之闡繹詞義燦
然逮宋儒專取其義而於辭旨或不能盡融至
有背古而斷以已者幸註疏僅存十三經乃著
先儒之舊然其廢者已過半矣先師楊南峯氏
有云後儒蠹經如雲蔽日日行空自如也予聞
之易義尤多諸家之說而鄭玄之易竟逸時有

引用者乃見一二自餘各自爲書然亦附於易若書百篇亦猶存其名益秦所首欲燔者餘幸伏生之誦憶耳禮記出於漢儒之所雜就是爲三禮與春秋三傳並行今所纂三則皆曰經解益陋夫宋儒之說未盡故博採之云所載專以明經若其於徃賢於名物所以羽翼經者亦盡窮識之夫陳君方且出而致天下大治引經以斷國家幾政今時可爲　上方卿儒術欲得夫

經明行修之士以共成無彊惟休之盛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思揚仁義之問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其成是惟經術可以適變通方斷疑解惑且今治安二百餘年禮樂明備法制昭然罔非遵用經旨前哲之所佐宣正名百物考衷度中是尤所當究詳以明民共財而其爲浩繁所紀載者雖兼兩未盡其義若經皆有緯或讖言徃古以及方來書以猥雜故今不傳然時亦有可採備一家言況邇來

制科之作務偉麗博稽不局於淺膚者故陳君之書乃以無用自喻夫無用之用斯其將大用於時予得觀其命篇聊識之云爾

詈人

予生忍恥復何顏飲恨尤嗟度世艱犢子忽顛狂抵觸更遭老犛肆兇頑無端憑恃家門衆耿視微躬族屬孱獸性可將人理待痛教深悔共塵寰

又

家奴老勃惡多般忽怒張弓向我彎人面忍將

同畜面歡顏頓改作嗔顏常時欵密言交稔積歲隣居相徃還不念酒杯棋局暇咆哮氣吼性何姦

送豫章文國賓

歲星乘軺事遠遊吹笙子晉興堪儔綵雲綸繞閶仙樂楚水迢遥望置郵白玉樓中方佇待芙蓉江上莫夷猶餞樽聽盡陽關調遞迈蓬萊麟鳳洲

又

別有乘鸞隱畫屏天邊雙駕啟雲扃渺茲贈送分風遠澹蕩陵空列岫青共羨少年歌艷冶兒憐金屋貯嫦娥王家降體迎嬌客廻首三星映戶庭

贈醫李生望林

昔傳俞跗善爲方決脈解肌能揲荒誰道聖儒工診視祇今治驗更精良聽聲千里還無間望色須臾孰覆藏名沸一時人共駭知君定已遇長桑

又

當年親飲上池來神入鈞天見洞開湯液聊將施漱滌浣湔直用作胚胎易形悅惚同天造續命從教去眚災二孺欲逃安所匿冥誇朴劑與分杯

經言枝言序

夫儒林文學昔固未嘗分爲二塗後桓譚以文學設爲問對則試誦通察可者當與計偕則古鄉舉里選之意也是與儒林分爲二塗矣乃今之制科以明經選士即古選造於鄉之意乎而士之專經者多僅僅守宋儒之說陳子錫玄對公車暇悉取諸經訓詁漢儒所各守其師之說者徃徃解一二字至萬言今雖不可復見而幸有十三經註疏在則裒取而博稽之務訓釋闡譯以無悖經義且予聞之經始帝王以前逮周之末大抵沉深靜正說吮輕意乃傷其舊所謂辨惠于智展允于信若乃專則愚愎則孤此經解之繁歷代則爾宋儒亦竊其緒而斷自已豈

謂盡能去其說乎其二談經者則謂四籍此與經上下其說則惟定自宋儒學庸取之禮齊論不傳獨魯論在是聖人所以承道統者也昔稱孟荀而去荀者謂其非純儒也今時制乃以四籍爲先三曰引經者謂右所引經或裁取其義庸與經不相涉者然會而通之即不背訾所謂其義則竊取之矣四則經籍所載徃賢五則名物此尤繁者若詩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爾雅在若禮之制度等威高卑大小與禮器禮幣

上下交際皆不可勝紀姑不論職方所載山海之內巨細洪纖所未經見者而欲概舉之自非博識遠稽烏能及此而陳子乃名其書曰枝指蓋謂無用之用乎亦欲使儒林文學通爲一途乎將使卽有賈誼董仲舒者起而伏對闕庭乎且予觀於今之制科　憲孝以前不勝其質然猶專以釋經不務逞於辭逮嘉隆以來漸不勝其文一二才俊出焉遂欲盡去其舊勒說以入之多聞以高之傳註徒云欲窮剔微隱極

新詞令夫天氣歸地氣藏歸藏定位將造物居變含孕長育然風之流愈遠則愈不可窮所謂出言惟詞動作惟化象數已立過數乃亂而昏而毒於何所底止今陳子之書出蓋爲經生學子兎之荃鳥之羅乎陳子且將用於今其主張風雅綱維道術必有所以予何能知

送謝某文

夫天之於文欲時有變焉則然其不使遂淹熄哉卽往者命代各有其人漢氏以前其盛已極後不可復幾矣若嗣後姑弗論卽我　明以來則有李何作焉吳之徐氏乃秀出於何而竟早失之永踰一紀而王李繼興李之精練殆踰於前而王乃可兼數子遂自謂蓋代而今更有閻謝伯元氏作遂欲闢開榛莽別造軌轍自建堂奧更立門戶見者咸駭且惧曰是將使我束手不得措一語乎逮來遊予亦見而驚焉乃知天之命此也久矣其不使燼滅澌盡乎昔賢固云之命陳言之務去乃奮其淺膚之詞庸腐之舌以

爲能盡削去谿逕刋黜雋闢然卒不能出一格創一體可以傾動流俗是不謂陳陳相因乎文本新新不窮是元氣之流行漸於根荄而溢於枝柯其繁茂則與時而新焉得終不改柯易葉而卒如故乎今謝子乃與嚴蹇棘遂僻晦幽且取裁於秘典鎔鑄於怳惚其所採拾固必有所自而莫究其始文酌度訓耳目之外使人蜇於口慘於腹軫戾不可句然其義燦然今來吳於洞穴之底石匱所藏神禹之書其文皆科斗詰

詘翳眢糾紛而得盡披他人固芒不知其謂何而讀之如流故其出之也自莫測所以而欲盡通之顧豈易哉間出其所自裁機竅在已羽而括之其發莫禦若有所採拾而不知惟意所向何古之拘今人乃謂近者未達不敢求遠小者未審不敢言大故欲讀其文咸舌結不得下口噤不得啓而謝子亦翔翔拼飛而謂何有者且大荒之經峋嶁之書或竊出人間者多訛譌謝子訂之謂其言明清其義修備變文以著名題

德以別操纖芥必挺以彰大故將盡洩天地之秘而繫表域外其光煥啓使宇宙再朗日月更輝是則天之有意於文而使命世者作變而新之即使起前數君子於地下見之必有怍色而悔昔之未工者其言若九州九部其沃其汧其溫其肥州距而土异茅靡波流是河圖之所演乎幽邈不可稽所謂一軌之法陽爻以九七九七者四九四七也陰爻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是固數之自然乎是固陰陽不測之謂乎雖平咸之鍾賢世季咸之矜跐跗其著成於剖判之先而晷度於數見之內予何以知其然哉故知謝子方起而執文秉其裁成會通以開一代之制即性鍊有淺深而運移有遷往其重繪混沌而觀揣靈貌則亦何近何遠何顯何晦何若而非光景之昭回哉

劉子威生壙誌

子威平生多爲人忌王元美嘗欲爲作傳竟未及請且予生當盛明才幸不薄幼而拓弛多諸

戲弄不能長悌父切誨之未能悛已而更涉世務家漸不給賴姊倩章君掖之偶叨第遂登仕進自茲浮沉中外以予不練事繆當任取尤悔自豫州得謝歸遂專意綜緝舊業從初所撰稿爲篋笥偶疾動檢舊所按草焚之欲無使洩誤并舊稿悉燔之深自悵惜自是別構篇絕去塗軌一新堂奧尤多綴詞賦體裁錯出亦各有擬則不徒爲也予生既不偶於時嘅才非不能從政特以敢爲不顧能任怨無所避故不勝忌嫉

然得遂而老於鄉以文章自娛亦謂有所託於
世予豈不終快哉先所綴已梓之集繼復有所
綴曰太霞草詩曰澹思又復有所綴曰禪悅草
曰雜稿餘綴曰吳先賢讚曰吳釋傳曰續吳錄
又錄所遺曰別集先數年予已自爲傳今年八
十旦暮從先人於地下已營壙穴葬先妻顧虛
右以俟語孫董令無乞誌墓於人故爲之書其
畧　鳳自誌

南峯楊先生文集序

夫文之靈氣鬱勃宇宙間豈有所息哉自右逮
今其間作者不知幾何人矣雖闊絕數千載隱
幽反陋然而流溢於今者豈非天之於文亦有
意乎不澌滅之盡耶若南峯楊先生與學隣幽
窮研極思實有明以來一人而已予自壯歲即
侍函丈蒙其獎引抑敢忘之然其遺文散落雖
欲鳩集搜剔求之故家遺族然鮮有存者且惜
其在時予方應舉未暇逮歸猶幸及公存且公
猶子亦嘗請於公稍有所梓何不盡畀之而餘
皆祕之耶聞公去世久其爽靈常在會託於顧
君搜緝亦稍有所刻乃忩弗果竟今乃有史君
者出慨然欲起公於九原質公生平所纂述嗚
呼其意良厚矣予且自愧負公知不能有所裨
益於公晚乃見斯人豈非公之再世哉公之文
其名存者居六七存而不全者亦三四公勤於
制述未嘗一日釋鉛槧而乃所存僅此則將使
後人不復得公旨向公往誨予謂不存蹊逕惟
陳言務去且自擬韓愈氏夫韓故未嘗有所襲

而一掃當時偶儷之習公乃質渾自成不以雕
章刻句爲工而言皆有詣叙致曲折無不委悉
而若不費一辭然蓋　憲孝以前渾厚之氣
方融液澹蕩悍朴未漓而公之稟此其篤於天
之厚命以鍾此靈氣豈偶然哉夫物之生於冥
昧氣之起於蔽幽數之變本於一而用於七至
於不可窮文之紬繹性靈而揣摩元化故若易
之初聖人特示之二畫而後乃衍之以該天地
萬物乃摶塤形貌而雕繪藻飾固運度之所不

容息而元化之所不可知者乎故味始於澹文本於質由質開文自有其端若甘辛以和之朱綠以飾之則離其本不其遠乎先生嘗謂予後儒蠹經如雲翳日日行空自如也蓋盡以後儒之言爲解經之誤其所自出予嘗三請不獲曰且俟之乃竟不及再詢惜夫史君所購蓋亦幸有存矣餘尚在人間者若寶壁所在光氣自不能隱昔人著書多寄之名山大川恨予老不能從史君徧索惟尚無忘茲念先生與予之幸當可言哉

南峯楊先生予家世姻先生與予祖父往還予父叔皆先生字之從叔則先生婿也先生之甥光與予年時相若雅亦相善後予從先人宦嶺外歸則兄不父殁嬸以節著既乃得游於先生先生慎許可而於予數目揲之予欲深請又不獲命予預薦命其長子來賀飲予巵酒三予不得辭遂奉使歸而先生已歿先生所蓄書甚富皆今所無而已散逸予一不得收其餘可勝惜哉

先生之居在濠南都元敬在其中得月樓尚在王履吉在其北予居稍偏於西可相望也一時可謂盛哉而今寂然何也

枝山蓋亦以斯地自命而規檢存焉其祖顥固時之名公而外祖徐武功尤威重行業擅當世內外觀法而兄天逸其才下筆言語妙天下始舉於鄉爲王文恪公所知後乃再仕皆有可紀然非其好也惟益縱於書雲霞變化倏忽萬狀其鬼神於書者乎王元美評書謂與宋克並然

公風流跌宕形之辭章其情致可想公之子續方伯公尤爲厚德

衡山先生予幸託姻親得累接其溫純篤厚溢於言貌所至人皆預以筆硯待先生見則疾揮惟所請不憚煩人或欺之未嘗不信其古之人與且其出自名父婿於李少卿禎伯內外有所嚴憚少則從莊定山吳文恪遊固已重之又得祝枝山薛考功相與推挹則其名益著繪事慕沈石田而自得爲多予不得請幸從周公暇得

其一卷公得意筆也若二子彭嘉子亦數得游
文氏名遂益重於代追迹往昔可勝悵然
唐子畏先生跌宕文史間人或易之然其節諒
存焉蓋自以一肯爲玷終其身已矣故不適吾
適矜厲何爲人傳其事亦或多過當若其精研
繪事殆冠絶於今乎且於時相與上下者有人
若衡山父子蔡九逵王履吉輩日與徜徉何其
快哉又若黃勉之雖各立門戶然同爲一時盛
至于初猶得徐昭卿黃淳父季開諸君游今惟

一二人而已何寥寥也

壽陸冲臺

蚤聞投簪暫歸休崇重鄉閭問望優三晉衣冠
成禮教九天恩賚集軒轅郎看二鹵仟來錫加
進玄端詔下求元老是服勤臨政日斂時五福衍
笙簧詩

又

量洪直欲貯滄溟端簡平明謁 帝庭爰至太
原初弼憲旋令恒岳與遐齡行窮禹跡數文命
化被周圻應列星徒笑伏生躬道術猶勤使者
稗傳經

人有詢予唐人詩者予據所見聞荅之若
其未書請有以教

唐賜開元八詩以來人主所崇尚又有賜刺史
許景先等十一人詩又有賜三傑詩又有朝英
集又有孫季良撰唐詩正聲元思正撰詩人秀
句至大曆十才子詩德宗時曲江應制詩元和
聖德詩平淮夷雅啟瑁高仲武李戡等類詩李

嗣真詩品百家詩選絶句詩唐雅又唐僧詩三
卷九僧詩一卷琰池新集一卷則唐蔡省風所
集婦人詩有李季蘭程長文以下二十三人詩
也又花蕊夫人宮詞則五代時矣
若本事詩續本事詩皆唐人也若才調集十卷
則後蜀張敦集唐人詩又元黃玠有唐詩選明
劉須谿有品彙又考之唐以集名者自杜必簡
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薛稷喬知之孟浩然崔
顥高適岑參王維祖詠崔國輔綦毋潛儲光羲

常建王昌齡李頎崔曙李白杜甫王季友陶翰
秦系李嘉祐皇甫冉曾昆季郎士元包融二子
何與佶錢起韓翃顧況嚴維耿湋韋應物司空
曙李端盧綸李益孟郊朱放朱灣鞠信陵長孫
佐輔柳宗元張籍王建李長吉樊宗師盧仝劉
乂楊巨源武元衡張碧陳羽羊士諤竇叔向鮑
溶賈島與茅無可莊南傑姚合李涉殷堯藩章
孝標熊孺登施肩吾雍裕之雍陶張南史王涯
賈餗元稹李紳朱景元朱餘慶李商隱温庭

筠張祐許渾李遠于鵠薛瑩薛逢喻鳧潘咸項
斯趙嘏馬戴顧況子非熊薛能李羣玉曹鄴鄭
嵎劉駕李頻李郢陳蛻柳剖李逢吉令狐楚孟
遠儲嗣宗司馬禮李程之子廓于濆李昌符司
空圖聶夷中許棠林寬周繇崔櫓章碣高蟾崔
塗鄭谷周朴韓偓吳融張螢王貞白翁承贊褚
載王轂虞延讓牛嶠韋莊王駕喻坦之張喬高
駢周駕李洞曹唐來鵬任藩方干王德輿沈彬
能鍠杜荀鶴胡曾羅隱劉洽羅鄴曹松羅虬唐

參謙秦韜玉崔道融裴說劉德仁唐求李山甫
邵謁李咸用黃滔于武陵周濆陳光劉咸劉商
胡布十八拍李雄鳥國詩李有中殷文珪盧士
衡劉昭禹符蒙李建勳孟賓于廖匡圖江爲劉
一文丙蔣吉蘇拯王周僧皓然靈澈寶月靈一
虛中齊巳柳白修睦尚顏辞濤李季蘭魚玄機
花蕊夫人

偶書

戍兒驅馬夜吹笳望見塵頭競挽弧搏戰那將

身命惜力鏖非爲利名圖陣摧已分埋沙土劍
折猶空握轆轤蓋地擁來風雨至死綴豈復恨
胡奴

又

壯士揮戈乘塞垣軍書催發撫烏孫和親已絕
方攻戰疾力爭前更折旛黑氣半遮新鬼哭旌
竿平陌陣雲昏橫身殉節男兒事風慘沙虛易
斷魂

壽徐檢巷少宰

日御維卿正歲年祇今太史衆推賢任居宥密
崇當國位筦機衡重典銓時運仰由躬造命化
工全屬手擎天　皇心簡在方懸待祚我無疆
寶曆延

又

至人塵外獨翱翺道在希夷象帝先蘊毓太和
非養煉吐含靈氣自重玄千秋金鏡乾符握葉
萬勳勞鍾鼎鑄莫訝精光何發越由來動息本
連天

又

端居遐寄倚公槐制作人傳命代才予告暫因
嚴助請後堂時爲鄭崇開黃車使者求賢切十
道徵書赴上催自昔文章驚海内向時廊廟佇
徘徊

又

銅龍朝下協風疎退食　從容偃息初奉對毋聞
親乙夜扈從更直向周廬整簪非久睽時暇受
簡頻看適興餘鄰下才名堪想像還知藝苑有
應徐

又

保章眡昃晏温朝滾滾斐龍並作漆王澤浸深
孚造育宰衡倏起和鈞韶龍葱曉色趨三殿尺
尺天顏傍九霄寶玉命圭頒典瑞得年況道過
松喬

又

煇山空自有丹丘茂苑尤多仙侶游赤實黃華
誰採拾神芝石髓可須求壽星角亢加臨直歲

紀柔維王相周磐石宗盟需定鼎即隨繁露侍
垂旒

壽吳少谿詹事

義興山水足徜徉靈異書多傳亢桑晚歲羽衣
游洞府蚤時鵠立向巖廊解襟命賞聞長嘯結
客豪吟數舉觴不得過從欣有慕可能上下共
翱翔

呈具區祭酒

獨開文苑冠羣英落筆縱橫海内驚徒整鄧衷

私竊慕未遑謁請數傾情青衿感化歸陶冶多士趨風賴迪成　聖主臨雍時顧問敷陳經義薦精誠

又

煌煌禮教中興年合樂郊宮重選賢可是試通需後語從知占對復誰先鍾山王氣詩書壓當代儒宗統緒傳爰立祇今當輔弼明良千載佇開天

又

聖明御宇急詳延鄧鍚王基界爾專威命赫臨今獨運羣方作則籍寅宣秘書酬對機衡日清省才華東觀前六館分曹欣造育簡稽四部勒成編

袁吳縣白蘇齋

使君遐想重懷賢為政風流千載前獨撫蕭疎堤上柳徘徊清夜月中烟高麥氣節慰寧日婉艷詞才長慶篇燕嘯縣齋書牘暇超然賡賞入詩禪

題七澤漁卷

浩蕩江天楚澤深蘆中人唱短長吟昔聞釣漢非無意今欲藏名詎有心胷次可吞雲夢小氣矜能壓隴山陰恐驚物色行將及且掛　朝衣早正簪

又贈

暫勞為邑借名家時見揮毫簸五霞江海寄將鴻鴈影　帝城催草鳳池麻眷深白傅標齋閣情繫蘇公報晚衙莫是古來才足尚哲昆偏共握靈蛇

又題七澤卷

襟帶荊吳地勢雄高巖斗入貫長虹巴東急峽均房外白狄潛江大澤中千載武陵人避世一竿渭水釣飛熊後車託乘隆知遇夢賚寧無默感通

又咏白蘇齋

修竹映齋生澄懷露氣清時令儻所寄欲與締深盟目想恒為軫心儀用作程治才良吏傳異

代共垂聲

又

白傅朱清逸雅文蘇長公精神流不隔意寄遠相通撫跡憐新景褰帷慕素風披襟偃息暇展側著深衷

七澤漁

陵阜渾連水山川總出雲游從難狎近釣處但名聞掉入淪虛影風來隱浪文投竿牽早晚須及日方曛

七夕

節序催人不暫停可堪老去重伶俜纖絲素手微聞乞中酒醒釀判未醒炎色半消飛爽翠新光遥映挹烟青晚花無籍猶欹樹七葉庭前已換莫

憶梓山丈

吁嗟老伏生歲晚惜嫥嫥貧約誰能恤窮通未宵嬰揚舲時利涉古寺憶宵征捫虱青山句幽憂千古情

又

迴顧影婆娑嘆吟常自哦着年騷屑久閱世苦辛多長第詞壇約時流斂手訶一違顏色後積習漸成吪

憶質山丈

覓句深難竟名家懷若人幽探踰象外峻險薄秋旻恨作無期別惟存雕藻新夜陰隣笛思破涕拾遺珍

又

散落滿江湖蒼茫不可呼雕文燦舒錦咳唾逬成珠鑄就仍時鍛裁新復細鏤神來渾悅惚惆悵旅寃孤

又

念昔閱嘉林時爲變徵吟逸華寒四照奇氣凜蕭森辛楚持尤峻沉研鬱映深語工珠在握絶古復超今

送客還閩中

把袂別交知況逢秋入時可能忘半面詎得定

前期閱海風烟隔關河文酒違予衰多悵悵無
若重含思

又

戒裝嶺雲深離樽莫厭斟山程日易落客邸晚
多霖淹寓愜投分沾膺傷解襟長亭輕揖別悒
斷夢中尋

詠懷

男兒無意氣空自守蓬茅量窄慚沉飲文卑難
解嘲逢嗔眞由窒拙再黜是誰教慘悴庸非分吁
嗟直斗筲

又

莫復歎支離沉綿老自宜恃才雄一世引氣悵
前時激烈將安逞庶羸贖可辭景催應就盡日
晏且忘悲

又

蚤自怙才驕須臾鬢色凋幸承時假借殊自恨
難聊單賃途多蹇居閒跡似僑坐令逍白日不
學歲華遙

又

微尚素端方徜徉意可量狂窗驚縱弛事豈恤
披猖蛩細吟芳草鳥幽啼綠楊四臨寒水竹與
寄挹滄浪

又

草色上閒寮花林墜葉飄昔遊頻入夢孤燭眷
長宵雲臥空山寂風傳虛籟嘹誰云能遠引尚
自涉塵囂

又

虛令時不平恬寄復何營抱璞仍羞獻懷珠肯
自呈伏波浪泊日定遠玉關情堪笑爭名利渾
忘顧死生

又

安得泛靈槎飄然映紫霞誕矜聊試逞疎脫本
浮誇詞欲傾三峽書常極五車近時焉足擬點
染燦生花

又

與偏非謂工博洽定流通襲述深防竊新裁必

度衷就將窮藝死詎敢薄雕蟲係鬯還才力文成自渾融

壽時君異菴七十

高臥虞山歲月深名家籍籍舊朝簪專經伏氏能傳業奉對明庭應作霖杓建紫宮看斗轉星分閣道值天臨共言孤北方宜壽相慶金莖酒細斟

偶成

幸值清明時砥平身稱市隱罷將迎烟深小逕迷芳草風細空庭染杜蘅孤影婆娑臨候楚逝波零亂與愁縈蕭條觸目渾無賴傀遽途窮迫暮情

又

帶澗幽棲竹樹篸山扃落蔭晝陰陰茹茶餐菊非貌味聽水吟風豈嗜音博戲素閒松子量侮陵何畏項甯深晚來好數希延益時學方家演五禽

又

川原澄霽入新秋興逐情閒稍倦遊簡澹無營甘習懶悲歌激烈歎全休潛思未愜工揮灑點筆閒猶試校讎假爾當年矜振藻可禁散減似浮漚

有寄

傲岸是吾曹投竿思釣鰲醉沉桑落酒黍雪綾山挑信有烟霞僻堪憐意寄豪疾揮多韻致盡欲壓時髦

贈鎮江王守自蘇郡遷

位稱清要右扶風爲郡精誠勤在公宣靖著聲勞底蹟衡平法理乂今同屏藩三輔恩應簡翊輔王圻業已融京口自來當重地何殊漢室寵新鄧

又

分茅貴視郡侯重祚土猶親天室傍馮翊撫綏瞻輿衛士民欣戴拜甘棠仁垂郊甸淪漸被望切楓宸協贊襄行部威儀時在眼傾心奕世可能忘

城寓感懷

地分甄胄闔閭城坊寄平權自昔名長樂里居聊偃息華林園苑肆盱衡空烟霽後光皆紫殘葉霜前色盡賴椎鍛強排深冤險句成不覺歎才驚

又

織里橋西彈鋏傍六衢悵望立斜陽位當磨蝎生才異光射文昌賦性強綵筆徐揮千里霧通波曲侶九迴腸向來天地遥難問老盡英雄思暗傷

偶成

欠伸厭倦起行遲展側無聊體不支蟻穴墜蠅嬉孺子費飛微羽墨蛛絲階陰雨過流光濕巖葉風斜綴影危盡日過從殊絶跡携笻長顧獨夔跜

雨

蕭蕭踈雨度空齋徙倚無聊強自排冗句渾疑來悵惘縱談何復類訴諧地深喧息堪忘世時態塵勞可入懷解謝久魂沉寂境夢寬虛覺繞天涯

題謝君文

夫文之衰久矣即我明作者亦僅僅可數乃謝伯元氏作其盡弃前之弊而一新之乎夫前固傷於不能適變乃創開一途別闢一堂奥鑒深析隱剖微極幽又初原始探之悦惚入之杳渺惟我所命是則爲典而又何古之拘何法之狥故其文一出而無不駭異竦驚眩神動鬼不知

君作何狀而才一至此哉求欲覿見者傾動於吳乃不能悉應稍刻其近作以示是則片鱗一羽即可以見其爲祥爲瑞爲龍爲光又烏待其全哉予與君深故爲之述其端云

祭沈母

唯靈誕德育和蘊純宣哲惟時作配敬恭之竭婉娩柔從遵禮介絜戒慎是遑庸或嫌媟閨門之脩淑行昭晰敦我彝序内外聲徹爰茲良人有斐其文躬身刻勵力業勤學貫百氏旁及

桐君藥錄禁方森列咒分遠法公乘陽慶所云罔不精詣華閩苾芬無善點染工鉄鈎鎖素卿弗與鼠嚢駁駁嗜掇鐙書遁媚阿娜舊名專家忍迺虛左藝事之隆遠近光揩惟是内教綱綜誠勞非德之尤旦夕甄陶則曷能以務為名高遂逮厥子挺為英髦任筆沈詩傳經伏滔昉古獨擅孰能為曹迺叨過私迺獲與遨惟所揮灑縱横自操巨海涇浸大河風濤才驚艷絶興特雄豪予三退舍匪曰少褒竊侯奮揚振藻天朝豈其草野委於蓬蒿矧惟母儀迪我不諂貞靜淵懿白珩璠璵疇不務悒化逮鄉閭適遭奄喪痛何欷歔匍匐奔問里左為虛況忝聲氣義分匪疎爰陳真觴藻芷菁菹神之格思婁風肅如

上二守公

監郡平傳都尉名慈良允爾任專城講堂揖進數重席法理精明尤用情早晚即直行守事時聞校藝近諸生祇將儒術勤修政接軫相望卓異旌

又

使君清潤擬松筠信是仁恩民吏親惠訪隱淪躬抑下能傾道義敬尤諄松陵笠澤同漸被閭井幽遐稱並臻不以擘官需後命但隨行部作陽春

了凡久不見忽承枉過

頻年空夢想儀容忽漫相逢興更醲稍問關城平寇亂喜今亭堠息邊烽笑談方洽頻揮麈謀議渾忘藉指蹤但覺精神時復出始知變化殆猶龍

又

逸縱人寰慷慨身淹通萬務道難馴居嘗激烈思遐騁氣更沉深狎隱淪養煉未忘時諷誦冥心自可遂成真予潦倒風塵日俄頃分違動幾春

公安龔侍御仲慶山居

久耽習靜聽流泉石鼎香焚鶴避烟空谷足音時斷絶忽聆車騎篳門前客來天上牛女邊烟

然示我瀛寶篇上相揮毫燦雲錦遍賦楚澤叢
招隱碧碪箋寫琳琅文檄鐙書體銀鉤緊予承
傾向已罩盡含詞將吐愧尤剡君實異代節何
凜蚤投簪笏思遠引功名已著折檻辰勤勞大
為民黎軫當時持斧氣桓桓此日投竿江漢埏
杜機已契象帝先睢盱乃厭城邑膻結茅盡將
雲氣樊治圃聊學召平園山經所圖浩蕩言變
態悅惚效我軒我獨凝靜時默存沅湘東注靈
霞鶯翼軫之分見景光積景動散占兆祥渭濱

宛在川之陽後車爰載聲鏘鏘解邸荷衣仍繡
裳山澤倏起立巖廊

又

輔星明大照荊江紫氣全浮華蓋杠投隱忽忘
方駕駟解驂遂爾臥雲窓鹿裘蕭散情何逸襄
野徜徉跡似龐可若曲旃天上使能無強起慰
家邦

又

長沙星與太微逢殉節人還是兩龔足躡五雲
辭寵位量溟七澤洞心胷放情不似人間世選
舉誰攀天漢蹤萬事無關閒臥穩曉窓睡起日
高舂

又

孱陵山色白雲深高謝塵纓任解襟霞外相尋
常獨往丘中時聽有鳴琴齋居盤辟閒容與事
外優遊著遠心尤恐中朝思激直重煩朱祓自
天臨

又

秋風木葉下庭陰薄暮松聲澗壑沈度行知希
欣我貴忘機拊節作龍吟簡書尚憶飛霜凜草
閣空餘雞栖心屐齒東山印苔蘚不妨頻就黑
衣琳

又疊前韻

湯湯襄水東南流浩蕩瀦江天際頭中有高齋
林樹幽遁跡塵可不可求當時執法立內朝盛
氣矯矯肅百僚一旦棄去還江皐徒步往返忘
使軺玉階憶昨連章入正言不憚龍鱗觸得返

初服幸不孱數畝之宮萬事足垂條挂澗新葉
綠禁園藝園岩巒曲杜機靜默聊自勗牢落開
解謝拘束回頭不覺秋山冷嵯峨萬疊烟中景
遣外堪消歲月永獨我閒行躡孤影往事須史
不足論空餘諫草思忠鯁想望風裁爲引領江
漢之濵吾欲請非因置對劉歆疏名儒龔勝動
深省不與辨爭列是非願乞罷歸甘斥屏明庭
求舊羅逸遺豈能澧浦終田漁爰詔軒轅建七
旗撫乘推輪仍左虛爾時雖欲引自疎恐後祇

今重敦余

別閩客

平生分手易預已作前期投老閩離別悲懷詎
可知況言閩地遠無復信音遲縱使重來日恐
防非昔時

又

擔簦自遠來一見輒心開無恨年時晚欣逢命
代才逸華方泛灩奇氣爾無猜首路歸思切征
帆疊鼓催

又

竟海沸波濤衝天振羽毛莊香秋氣杳風影月
輪高倏起魚龍化憑陵意色豪倘能伸半面念
我在蓬蒿

又

賦別欲消魂浮雲翳日昏飛花飄別幌芳草促
離罇人是今周史名尤貴紀麗願言當勸上急
爲改南轅

壽霾墟母

神明意用運期長玉版貞符聲烈芳獨抗母儀
矜內範峻持家教作彝童嗣賢並起風雄逸物
候新嘉晏景光聞有 詔旌甄郡望蒼龍正起
肆鏘鏘

又

蕊宮仙籍載壎城侍女彈瑯吹玉笙綬結飛雲
光九色功由養鍊道初成寶書中卷言金液符
錄三篇傳琇瑩婺女正臨吳分野光芒況是指
長庚

偶成

揚烈橋西水滿陂先人遺業尚空垂舊床還置虞翻物古柳欲傳劉尹時素韻高風庸可嗣栖雲小隱孰相宜三吳闕輿叢亭里第五之名應復誰

又

安上綏輿昔四劉競傳名德冠時流中更世變雖衰替相望雲仍牽未休局力超踰期紹述風神警亮慕清修祇今宗從多殊異譜牒淆來歲月悠

壽徐悟浮五十

能悟浮休韋布賢仁心爲質姓名傳祇今強盛方陳力信是情疎定得年烟月風華堪浪跡古文奇字與流連放游塵外無羈束携手安期友偓佺

又

五十愈強神旺時服官方始訓言垂紛紜志慮纔能定悠遠身名遂克持宜起初筵仍舉觶客

前爲壽競輿辭願言益懋崇明德嗣業榮昌迨自茲

秋日過虎丘次韻

倦劇強登山顧瞻聊解顏杜機無預事謝客自常閑閣倚新輪魚巖開鮮石斑清秋明麗色眷戀忍徒還

又

携賞入靈嶠轉看林上峯水痕深古澗石隙偃孤松俯擢烟霞思迴沿麋鹿蹤逢僧酬對少空外聽鳴鍾

重送謝生

生平多意氣杯酒論交前聞戒凌江楫情馳下瀨船可堪催上道願得少遷延爾重來日其如易隔年

又

莫復上高樓凭欄送遠愁風前長笛吐石上細泉流慘秧輕烟染離樽望路悠嶺猿聲斷續最是怨清秋

題合志篇

我國家招選天下俊雄豪傑罔有逸遺皆由制科文義取之即我郡邑長民者無不由此途出也迺族子劉錫玄獲從長洲江侯門下得其選造時作若而篇又得郡侯孫公制文亦若而篇并以已所請業若而篇名曰合志篇梓以傳間以示予予觀今之文洋洋乎盛已哉夫昔之爲義也拘且倍於辭今則益取新焉惟陳言之務去各肆其才而意之愈出無窮則古賢聖之所

以垂訓者其發明之罔有遺逸且我郡邑長皆一時選赫然有稱於世族子得蒙與進其所啓迪化導之者尚亦有洙泗之餘風哉昔子游以文學稱則我東南之人也今族子乃逢其會振而起之顯童鴻運則我劉之名亦足以暴白於天下矣

周生和太白樂天酒歌序

誦酒始於劉伶然古之嗜酒者多矣奚獨竹林之賢哉太白樂天乃毓於酒其所作詩歌凡飲酒者甚多周生慕彼二公之才故因所命篇輒擬之夫太白天才故唐之言詩首以李杜爲宗而繼乃有元白彼其才之賦於天皆不偶然者古今以來其名耿耿在人耳是豈易得哉而周生希慕之則其好尚乃有大過人者且酒之於人非賢達者不能好而亦天性能與不能書固云酒以爲禮而又因以爲尤則酒之流生禍也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故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先王所以爲之節者至嚴也而敢沉湎以

罹於患哉故昔人之飲者或有託而逃焉或籍以舒寫其鬱結或以之自放於塵壤而禮法之士有疾之如讎者或以之和光偕俗爲酒以合歡者太白之才斗酒百篇彼其誠好飲哉然不偶於時落落無所關則其衷豈終無所欲出者顧人以爲高陽酒徒則書所謂人以爲頹靡則亦與之頹靡殆亦有所不得已耶故其詩凡言酒者十之六七樂天之與微之翱翔一時無不折讓者然微之或能委曲殉時而樂天乃潔已

行一意故人雖推高之而終不得乘權執秉已亦不屑受汚於汶汶故亦惟縱飲自放其所吟咏亦多以酒爲詞今周生其始亦欲出其身有所建立於以無負於生平而多舛迂乃專逞其才藝於書翰而又奮發於詩顧無所寓其興而有取於李謂一代詩人之冠冕而其淪落可言遂益肆於酒然猶致天子召見宿醒未解而立進清平調斯亦可謂榮遇矣今雖詩萬篇其能動人主哉故爲之艷慕而擬議規似以爲典刑

一一而和之又以白氏頗蒙時遇位亦不卑立朝顯榮颺歷中外名稱簡貴曲江慈恩閒放自恣至永和坊柳猶令移植禁中特未澄相位而未可謂不沾一命素士也故亦欣愛而謂其詩體雖降爲中葉而人之望之尤遐遠哉獨以其才力追趨而競逐焉間爲語有超越者是惟其體有所類蓋惟才過之乃能兼擅其美而太白樂天予知其不易近而周生志尚如此人亦信之謂能儷偶匹休齊足並馳予重嘉之爲之叙

其意蓋予亦不偶於時故乃尚以爲勗哉

讀真誥

著德垂仁許子阿清神虛鏡耽冲和度名青府根玄命高舉朝真佩玉砌秀落變形工澡鍊蕩除宿對立消磨至音暉映丹空靜道氣宵來燭絳河

自詑

欲見秦時滄海君安能拊翼上登雲俯心猥屑遭塵點長嘯簫屑滲自逸羣調泰積時靡養攝夷

猶閱歲薄工文已知筋力渾消謝晏坐凄然戀夕薰

陳兢吾註孫武子十三篇序

夫兵豈易言哉上古黃帝攻蚩尤於坂泉闢九里霧此其通於神明不可測者也班固載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所傳者十三篇也餘者名尚不存而況有其書乎若曰韜曰畧皆漢以後出漢又有兵權謀十三家其形勢十一家乃有神農黃帝風后

力牧之篇此其尤悠遠恍惚者乎若孫子之十三篇其文辭暢雄閎麗驚肆邃古尚亦三代之遺哉故今業文者尚當肄而況武冠而馳有疆場之任者何迺穆伯陳君取古註家約而裁焉其自序則詳矣夫今介胄之士惟粗豪是尚豈能人習是書而解其意善用機權哉故爲之釋其義使煥然易解則有益於彼挽強命中者豈其微乎且邇者北備胡東備夷而又孽於靈夏之役此武備孔急若非有方畧教導於平時以

鼓舞其氣而臨事奮不顧身以圖其難則何以底乎者故撥文德奮武衛昔在三代盛王尚不能廢而況今豈能保無盜弄於潢池者而諦言兵此固內有所怯而妄爲大言我穆伯方仕於北地所謂提挾而治即使國家或有鳴吠之警其出謀發慮運奇無窮以所習孫子者若入楚伐越如蹈虛襲瑕恢張我威命震赫於絕徼書之所云行正於內作威於外罰以守之決以斷之是惟穆伯乎哉

袁參坡一螺集序

袁參坡蓋明於數學者也夫古有天文曆譜陰陽五行諸家一千三百餘卷今或藏在蘭臺石室禁人私習然存不存者未可知也班氏所謂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久矣袁君蓋超然獨得鬼神而授之是又未可知也然書云星事烈悍非愼密者弗能由也今袁君所論歲運終始辛壬癸甲五行迭相勝相代之說是何書本之乎傳其子了凡則亦能之其所著歷

代曆閏餘積分之數至爲耑微較然在目以之治曆明時則可以參贊天地張弛萬化消伏蕩滌災沴之氛乃未及用間以父之著述請予叙之予未通於天咫其能爲言所以乎姑即其文若詩論之則昌哉其詞其一代之作乎夫今之文務詞勝不以立意爲宗有一二名高者迺刻去浮華腐陳庸陋者皆痛刪之快矣然人之效法者或以其遒勁不可幾或以其沮遏不可讀或以其奧嚴不可解又或以其僻澁不可以施

之用者則惟流易淺膚之說是作是效乎廼忝坡公之文皆究之理即事以明之其顯典整暇出之自然而無冗繁牽綴不軌於正之弊殆從容以和暢休恬雅文之簡質者乎若其詩能推本之古始而下逮於唐風昔人之論謂各自為宗尤難兼之故近之以所長名者非無一二言之合然以其篇或累矣或以其篇則可矣未必能盡若是也故體格之殊殆由之人之情性其剛柔緩急輕重淺深不可一而齊乎廼獨奮發

於胷臆以吐宣其和裕寬肆之氣而又稽於聲病使律呂相宣徵宮迭變有所擬則上則建安黃初下則開元天寶而下視大曆以下故喜怒哀樂不一者情而激昂頓挫抑折及覆玩弄流連慷慨歎喟惟所感觸者不常而吾所興寄者不拘以促不卑以隘悠優沉澹其詩超於宋元以來多矣此其當出而以鳴國家之盛其若自放幽遠寂寞之濵其所詠酬多逸隱曠達之旨冲融跌宕不肖千當世顯榮稱謂盛德以阿徇取容其君子哉若人乎予習於了凡君且幾二十年自是違曠又復幾何時矣廼始者徒知其工於文後洎靈州之役剪夷逆徒機變譎度預測其亡而務多生全之故不極其兵力而以久持之旋即底定而妬者在側即自免歸功之不圖而報於何有乃絕口不言予極嘉其不伐而以義進退且是其能不復召哉此忝坡之德厚遺其子孫將舉格天之勳業以垂無窮予因奉誦公之集而深嘅焉其徙文乎哉

袁氏三傳

袁菊泉公名顯字孟常世為襄李人或云自陳州徙若所聞乃博贍多識富於才者也始嘉善之欲開建謀於鄉之老向其父枳山翁與胡大理者主其事議於西塘置焉枳山以老不能遍閱地形命其子孟常代行時方弱冠乃能物土方相遠邇視水泉審高下伻厚薄謂西塘地勢傾倚不圍合環抱不可以置邑不若彼武塘雖坦平無他險阻而拱揖內向可以眞厥居其於

汪帶控扼尚亦有憑哉遂於是邑焉而風氣柔嘉地不曷滷既嘉且善又何加焉夫建都作邑大議也經始闢創遠猷也而以一少年之言莫不是聽則其於壽度何如哉已而其父老而傳焉盡以其業付長子而以素所畜書且萬卷付之乃益綜業焉於易於書於詩於禮皆能洞其義惟易爲深作奧義八卷已而讀春秋以爲天子秉王章以齊庶度其所進退賞罰二百四十餘年者具存焉則爲之傳三十卷且自緯象地形百家衆技咸欲精其能而於黃帝書尤駝好作脉經鍼經人有求胗者即以脉知其人心術之微蓋五藏之神其所發動於脉者較然不容隱苟精於脉者如照見垣一方人論病之陽得其陰論其陰得其陽故隨以箴切其過而戒厲以延永之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矯偏警邪蓋寓夫化誘之道故人之聞其言無不竦惧側身思咎而疾因以平爲所敬信殆若神明又謂其善相人好數喜方故亦不專於胗候也人蓋自惕

息不敢輕就公公婚十五年而喪其偶迄不復娶迺滋菊爲圃而築室焉焚香宴坐澹如也初十許年猶喜談與客坐不知疲其請爲方者則令伯子應之又逾十年所則謝客并絶書題不啓封盡廢酬應但以養壹保愛不欲耗其神於彼紛紜者然猶出庭中覽眺已而閉一室存息虔視學游神御氣乎其得致虛極守靜篤之理乎優游逮十有餘年以仲子能讀父書忽召至榻前盡以所授於杞山者悉受之曰爾能從事於此則吾爲有子矣迺歲之甲寅九月朔也時仲子方贅於艾令置酒與親友訣懽笑不異平時夷然無疾而逝其獨處蓋四十三年則宜於有得於養生術不然則跡其始卒之事固亦異人哉

袁蓋散在江南其八代祖富一公由禦兒谿徙淨池逮三百年則其爲故家遺族哉至菊泉公贅於吳江蘆墟里之徐氏承其業生三子長禎次祥生四年而徐母亡則菊泉公自鞠之與同

飲食臥起誨之誦即能啓悟行遇芟公人惠之鹿隨而觀焉芟異其應對謂其岐嶷他時必有立且顧已無子遂謁菊泉婿之時芟六齡授以經傳子史即能誦在師不勤而日所記殆萬言然務多則易遺忘試令覆之則惟近所記能憶餘則失之矣芟翁怒責之乃匿他所取舊所業漸漬之則温故知新益貫通無滯芟翁蹤跡得之令歸則曰吾能誦耳未至於解其義也又留數月一日櫛髮墮地有聲悅然自喻曰道在我

而反求之外乎蓋若釋氏之悟通乎遂歸而就婚乃月一省其父父以爲能讀吾所受書盡以傳焉由是晝夜不息篤苦於學無間寒暑達旦不寐足不至戶庭惟省其父視芟翁撫其室乃出歲不過數日故其於曆律星象占候望氣百家衆伎無不能通而又一正之於父所著有天官記事彗星占驗樂律通考而又與吾鄉徐武功爲外兄弟行徐素精於術嘗受業於菊泉公家居後猶數有請菊泉謂吾身事盡忘之矣兒星氣凶悍吾豈復有意哉可詣吾兒質之武功所疑隨復辨荅解釋無滯武功驚謂絶世之學乃盡在其父子間測量天地考稽行度包舉六合是豈易言哉故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乃芟翁獨患其私習有禁未可以取顯聞厚實復學黄素書其勵意砥勤於秦越人之微旨八十一難之幽深皆究通之雖倉公之好數喜方逮與上下然性頗跌宕所與游者戶外屨常滿不能不爲之設芟孺人砥力爲具何有何亡黽勉

從事未幾疾動卒則慰問存拊酬應愈益繁芟翁不悅未忍遠去乃即其近僦居業既已無可藉有女一人芟爲之婚錢蓺又悉以芟之業授蓺舉無所預迺賣藥於市如韓康伯又學嚴君平得百錢即止閉戶覃思而令獲濟者咸懷其恩欲重酬之卒不肯受直巡方使者疾召之往一藥而愈喜曰吾患此久何藥之神哉對以此積水在脾故去之即效耳使者立酬之五十金卒不敢受而歸志慕忠梗思建文間死事之臣

雖其禦患則疎而致節有隋無二訪求遺逸於故家所藏又遍索文案舊牒訊遺沒入得其核爲建文編年遺事忠臣錄其父讀之謂義何隱而不宣咎以孔子作春秋於定哀也微假欲昌言其書其若當諱者何故其言微而婉隱而識是尚得筆削之遺法乎父謂未舉子不可以無娶乃復婚於朱氏朱故舊族其所將送亦厚又善理家故業乃日起遂更卜宅東亭棟宇幹無不繕完於軒之前植杏數株栽藥草藝竹盤

桓其間又累石爲峰巒向之爲閣曰雲山後爲雪月齋花開時百卉具呈鮮華可羨魚躍於池蓮氣芳馥謂樂以沒世迺更其父喪弔者數郡畢至家不能容葬畢與伯仲廬於墓三年不返私室人嘉其能執喪禮時有知星者王鍾廉自遠千里來慰因詢以夜後星變公率爾曰謂何王曰彗出井分芒色白意秦地兵乎公曰不爾彗在井其衝在斗白雖主兵然色黯然殆近黑祥乎尾所直不在秦而在吳又出之日壬申壬加於申江以南其茲大水乎王不謂然謝去未久果大水復來謝曰君所言占書不載其以意度之乎天之變幻怳惚而君執故法以準之其欲必合哉又出其兵書請則又爲之指示開解縱橫無窮王益歎服去竊自悵謂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騁辨摛藻終不能運朝夕之策定合從之計使有顯號榮稱徒默默何爲邑人周生乃最公平日所著衷爲集以傳且極

稱其詩若文陳義甚高風骨峻整非闖茄謾易者公乃斂櫃而藏之曰吾敢以此目名於時哉甲子之秋遂沐浴更衣坐而逝

叅坡翁傳

語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信然乎袁氏三世累仁其後必有興者雖稽之歲月其應不爽迺叅坡諱祥字文瑞上惟祖及父皆隱德不耀終其身公乃有子了凡袁君其秉累世之澤誕作於時則惟公肇啓之哉予聞蓋吳越之間隱君子云其數學家世傳之其論運氣推本於邵氏

之說其論主運以木火土金水爲序歲歲不易者也客運則當年之干爲初每細列客運凡角爲主運之初凡羽爲主運之終如今茲歲在丙則爲太羽其數折之毫芒而不亂積之千萬年而不淆若吾鄉徐有貞事蓋亦異哉其習摩利支天法驅出當刑乃雷震謹身因以放歸初蓋受業於菊泉公後復往質乃令就其子正之其術益神怡古傳之叅坡其家學淵源遠有所紹昔漢有唐都洛下閎爰初治曆逮中葉有京房

翼奉李尋知漢家之中厄而卒無補且并其身罹焉唐之有李淳風輔翼典運言事如神宋則有麻衣道者其言隱不宜若邵氏著矣元之劉秉忠則愈下焉國初有劉伯溫其善言機祥佐我 神祖格於皇天迺今袁氏之學其儷美於前之諸賢哉既已悶於不試乃子凡君出焉其明於曆元作歷代曆統其歲差積分乃配合會萃數千年上下皆可筭而知子凡靈夏之役務在緩攻息戰圍困之時乃病其不突入擒之爲之遷延遂謝歸而西鄙迄以旋定不大殺傷則惟子凡之籌度審乃用謝歸益放情山水扁舟往來湖上具以三代行事請予爲之傳夫叅坡公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九州八荒之外罔不包舉予聞中國者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者赤縣神州赤縣神州之表復有中國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是爲一州如是者九乃復有大瀛海環其外是爲天地之際焉昔鄒子之談天其說乃不出此

若叅坡公之策數其亦尚窮其變耶今觀其所著亦言大統曆數已違天應有改作而與深嚴家未易可測惟子凡君尚善用之今四方多事如子凡君豈能晏安於家即舉策以範圍之凡下一筭即知有人欲窺其術故亦善藏之惟慎惟密乃始顯耳

周氏四異

因綠宿世夢寃縈惟有人間父子情信是再來恩不斷剏伊重見貌分明尅期已請從初願失

喜踰時果誕生行弟如前懸記卯精誠相感自
交并

又

返風滅火古來聞感格須臾豈浪云鄰燎方興
延倏忽登樓祈禱但殷勤天惟與善恒無間信
有昭回頃遂分棟宇克完非倖免鬼神呵護冥
教焚

又

覆壓危機忽未知惟應世德有推移蛇驚墮地
方奔避墻遽崩摧幸免罹隱行弗彰當有報后
皇垂鑒豈云私叔敖仁厚防人見嗟爾通靈獲
祐綏

又

寄託蒐依再世交誕彌三日尚呶呶未餔猶記
生前餽繡認還驚誰所教舊與豈知重會合往
歡應未忍輒拋幸為眷屬直難值瑞靄紛紜屯
近郊

題華時春百花譜

春時百卉競爭妍散萼含芳颺綠烟多少嬌凝
傾國色紛紜韶麗艷陽天名園羅列誰題品上
苑栽培重戞延草木疏猶渾未載來從海外種
初傳

又

天邊槎使泛烟迴帶得殊方異種來培土植根
惟染就接枝結蕊逐時開蜂狂蝶亂還無賴燕
語鶯吟莫浪猜挺映雲霞瓊艷發百重千暈倚
巖隈

偶題

楊烈橋西劉瓛居孝威宗從盛聲譽文尤清拔
稱三妹象動星河指帝車瓊善丹青風素美休
工書體逸懷虛昔時古柳猶堪想廳事前頭種
植初

又

帝里綏興本共源四劉分列產才繁上推六世
丹陽尹直遡先宗漢楚元或出滕東咸一姓別
居北海不同門南遷始自言隨晉元鳳懷珍號

哲昆

吳孺人墓誌銘

夫人之能顯其名垂於後者非有卓絶之行能然乎哉且丈夫猶難而況女德之順不出閨闥而能致顯稱厚實是豈非尤難哉廼故鄞程君以母吳之銘請予觀狀所言懿行爲之悚側吳蓋出自商山孺人之祖尚泗公母程舉四子孺人其長也祖不得於後母盡以其產讓後母弟而猶不免請室之繫祖母程竟以憂畏死傷哉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其克害至此於是吳孺人生始六齡養於姑孫氏家迨十六歸於程越五年辛亥至癸亥凡舉子女五人季子蕃方娠而病不能固七月生兒啼不能出聲目瞑不能視膚革粘着其膝曰二百日生兒曰殰恐不得育母曰瘧雷我而乃及於胎胤今兒狀罔不具安忍以不育弃之躬抱持不置體不安臥者逾十旬母以病時作備諸艱難故愛蕃愈篤伯兄戲於床前曰汝額顱不如我然我其難爲兄乎母爲之哂自是羸弱不能受娠乙丑九月大父卒於嘉定父徒跣奉柩歸葬丁卯嫁其長女於吳長子有婦吳踰年夭繼亦以吳壬申復舉幼弟蒼乙亥嫁仲女祖母遂病不起孺人傷王父沒於外不及視膳問安日夜不離側閱四月姑寐始敢寐食始敢食閉門躬洗厠牖扶侍必親不敢畀之婢僕及喪所以佐襄惟禮是視仲子乃亦有兒既弟五弟夔生於妾侍父囑使勿舉媵以告孺人曰我有四丈夫子皆才何不能昌吾

門而以多爲患乎孺人趣令抱拊之昔人有五弟皆致大官今安知不俱起乎知保抱携視之若一語云惟是褊心是用爲刺孺人以家之田廬克自充繕即令分畀其一庸詎損已五爲季弟娶父初構世睦堂成會季弟舉子孺人曰堂構成而子生名之廳生壬辰伯兄舉子龍生於崑陽邸季弟舉子同生惟是諸孫既繁惟蕃未有子命置姬侍冀得有能罷兆而孺人隕矣蕃慨念昔魯大父初舉王母張孕繼以李李連舉

二子王父讓其弟産而自居貧惟恐逆後母意迺孺人則尤謙抑以善處妯娌且勸夫以善於諸叔季其行孚於內外無間言諸從亦罔不賢孺人而雍睦於家程君行賈於外則孺人以嫁時所服纓環簪餌悉裨之轉輸時有利鈍且歷險難者數幸而以免立性剛好面折人孺人虞其為患輒温慰之或遺之以所須則凡克濟者皆孺人力也每羅諸子於前訓誨曰無忘我外家必有以報之長芳有智計可以免次蓁亦謹

敕語云灑掃庭內惟民之章又何外求哉爾輩使為他則不可惟學誦乎我二姑氏皆有虞於家吾代之憂爾諸婦其無以長舌搆亂我家也昔舅氏建堂以世睦名之蓋教子孫以雍睦無替也可不念諸孺人雖慈惠而訓於家嚴而有恩施必遍及雖寸縷尺帛必分遺之無所厚薄人之待以舉火者待以覆蓋者咸仰孺人且以孤遺託孺人子之其所愛育固不異已出故其成立者衆歲時上壽子孫羅列於前雖萬石君家殆無以過哉晚乃好禪誦奉佛謹築臼茉樓於世睦堂之側不茹葷者九年蕃肆業成均歸而孺人疾動矣寢疾九日囑家事鉅細各有條且刻日歸幸無號慟驚我神長男私語以所刻日犯星家忌孺人聞之曰我更延一日遂奄忽而化異哉孺人之爽靈若是哉且程氏固多才若蕃與諸從琇皆嫻於藻辭固其淵源遠歟孺人實有姜姒之德以流化於內則其所植本矣源固非他氏比哉距孺人之生嘉靖癸未卒萬

曆乙未得年六十有六子為之銘

銘曰於惟靈德奮於自初天所誕育鍾彼扶輿爽英粹清兼復智謀婦哲母慈琳琅璠璵毅然承家志慮之攄上以敬恭温惠下煦幼懼摧傷出養於姑自惟荐更恒若茹荼寅奉夫子尤力勤劬黽勉砥礪以應百需穡植樹穀盛茲畜菹拮据朝夕何有何無子女盈前拊鞠無殊均歡等愛澤無不需休與之山古稱雲腰教誨汝子作力崎嶇或任為賈或任為儒時誦先訓勗厲

無逾前猷是視遑敢忘諸孫裔既植猶顧其餘
俾置縢侍克廣克恢天亦眷止爰乃多才杞梓
盈抱不生一坯偉茲撫植譽益擴開遐不休享
遺此憫哀親嫡失怙恤茲時災芳問常新靈貺
掩該雖則未延豈其塵埃予惟爾銘洵美貞哉
永觀懿範女清之臺

無題

鸛鶴失勢墜青霄控地無能起闃漻非是風雲
逢際會何由一舉恣搏搓

又

石劫花開鳴鴂停長咽鵝貫漢時鈴須吏遂作
千秋事堪笑矜他爝火熒

又

郊原翠合遠山青歷歷生平夢所經安得一杯
鴟腦酒令人忘事睢難醒

送程生適越

片帆明月下江城不復齎裝問治行聲槩先驅
惟一劍氣矣負琴出郊迎放心散澹遊從遠盛
氣紛紜道里輕可但逢人學千請攀緣本是真
聲名

又

一揖西辭去故林將探禹穴會稽陰越中誰復
羊何輩客路毋懷筮頴心歷抵貴遊容惠顧聊
因彈鋏作悲吟四方志在行過半更試揚舲漸
水深

杭僧洪祇刻諸經懺募疏

古杭佳麗甲東南而擅天下亦惟昔僧寺之盛

人之信向故其報乃爾耶逮經宋之季元之末
而杭不甚被兵以其拱手而伏不若我吳以張
氏故苦爭四五年其所傷殘殆不忍言故今杭
之盛不減於昔惟佛氏之宮攸託廼陰庇之耶
傳佛之教亦惟諸經在今兩都雖有雕本又有
南北藏之異然人間難得吳頗有刊行而惟攜
李為多杭廼不逮之故僧有誓願弘通者期刻
五大部等經及懺法將募諸緣信共成此功德
予為之疏以請夫經之所在鬼神擁護昔有能

記經中半偈遂能度於險阨然波旬俟人之隙稍有不虔則得以肆其侮欺故人之護經者當若護頭目昔人有於高望瑞靄數十道者即之乃遺經數紙焚光若茲非有神明其若是乎且人之進修其所宜致力者皆於經具之雖心即是佛然此心體既染於塵累則所以潔清恢擴以全其初者必有所以故又云即汝是佛更何外求者是祖佛相仍訓人之意而又謂誦是經消滅一切諸惡增長一切諸善若法華經佛言

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法修行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華中華嚴經者普賢菩薩於逝多林末發十大願其一一願皆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我此大願無有窮盡如是經等及諸戒法其為益為福德烏可勝言但誦經者亦顧其人何如昔有終日誦念而未嘗咬着一字亦有終日晏坐息心而云我一日轉經三十萬卷是經亦惟何若今浙中智人森立其間精靈應世來作上公主張佛教者大有其人即是知好施者雲涌川決其成是因果殆匪朝伊夕予未窺法門即有所言真囈語耳惟我佛大慈悲普度衆生予竊敢妄冀附於財施者後且獲免於戾之幸又何言哉

奚囊手鏡序

昔南峯先生奧博邃深其去今似未遠而昔之書何多而今乃盡逸耶予之得見也晚乃蒙遂過許以紹其傳予徐叩其書則云已散亡幾盡矣爾來何遲又請其著述則曰爾姑俟之逮白下迴命其子來賀予往見亦匆匆且云候他日從容盡之既予祗役於遠久之歸而公已歿矣嗟乎予竟不得盡所懷云其書予從覓之甚艱得其奚囊手鏡三四秩未為全書迺今有史君者作其年甚少而英敏好古即於他頗不為意而獨惓惓楊先生生平精勤其傳者乃甚寡為遍求之藏書家雖稍得其一二而終為歉然若手鏡者殆為類書自虞世南所編類書頗多若華林編器脩文御覽皆未見外若太平御覽及

王伯厚玉海雖頗賅該而亦多唐以後事古初僻秘之簡未能盡搜取惟楊先生不知何所能獲書若是其多予錄其目遍訪之人迄無所得若予亦可謂好學矣自少日至老耄孳孳求索所得幾何哉今史君繼予起其盡探之海內豈無一二出焉且手鏡其所缺茲多其爲切於學者尤甚譬諸離珠曜珎於藏府衆星橫漢以摘光予私竊其緒凡有所求索考稽不必探之全書而稍檢其篇則其事之始卒咸具條理節目

貫徹無餘故予每肆筆放意惟所出之沛然無壅滯者其亦有所賴於是書乎惜其缺簡爲多而其所采書惟篇名在宜有傳者而予求之不獲何耶豈天意秘惜收之上方耶且書凡幾阨矣自秦燔烈以來其聚之方多而遽遭縮攘或大盜起而咸付之水火者不知其幾矣即今河海晏清宜異書間出而乃并存者皆逸亡何耶昔有獻書授官今非是必不能使裒聚矣且有僞作以應令者自昔已然惟能鑒別者則不使僞亂眞而古之書可庶幾出是惟史君他日爲史官則發蘭臺石室之藏其必有異書乎是書之未完者亦遍求之野其必有來獻者矣

贈允吉程光祿山房十二詠序

光祿程君昔嘗請爲長春堂記茲其從弟于園又爲請予十二詠序以壽之者達矣程君哉其得緒生之理有以自樂哉夫人所以勤力匪懈者無不奔走於利營以悴苦其躬而不恤孰有能超然脫於羈束而浮游於塵累之外者且故

鄣之俗莫不勤生無或偷墮浪跡以取匱貧迺程君既即膴仕爲近臣堂牘修以佐主饗亦已顯榮矣竟謝歸不視事人勸之復出掉頭不顧曰我豈能循資累階躋高位忍憂虞哉計惟古之貞逸東園谷口彼亦稍能緒生傲世肆情一言足以千古士之尚志固然耳爾謂即我視彼何如有子三人俾學之儒皆才而賢足嗣我起奮興於時我復奚爲哉迺樹圃藝園築室考卜爲景十二其亭臺之勝甲於一時日優悠放縱

觴詠逍遥招客延賞謂當身之樂惟無所累爲適彼其立功名建勳伐顯赫於世顧亦惟所遭值乘時徼遇非必材力有異亦惟事機所藉因而成之然其夙夜勤慮殫精竭思憂虞不遑其能坦懷舒肆苦吾無所拘繫哉故其館舍池亭皆據勝地而所交遊各命題分賦遂成帙且鄘故多才而爲之詠咸溯溯有唐之風哉今茲壽躋六十皆介君壽於前予與光禄君雖聲聞不相接而嘉其能自外於世而託乎舞雩詠歌之

樂日諷蒼浪之詩明月之章而與客徜徉乎水竹泉石芳卉嘉樹其樂陶陶與彼羈鎖之士分途是其享年有永豈與夫泊沒於世細者同語哉予上稽之乾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是吳越之分而古婺州實維婺女之次會稽之餘也而女四星爲天之少府其主布帛珍藏寶庫故今之徽獨稱富厚是有由然而今茲歲在丙爲炳明之象萬物皆朗麗而支在申有申重丁寧之義今歲運更始與時偕昌則其享有多福自天命之矣又稽之司域蔭淮陽之州建星迴指於角亢夫角亢壽星也其所蔭覆綿綿延延固其應也又稽之中孚貞於十一月程君以仲冬爲誕辰而中孚者內外罔不孚而成者息也物之所生息而化機於是乎始動其聲氣相感可致之祥如天之福何不獲哉且取之卦氣合於九宮四正四維予敬以爲君賀請傳於風人其各盛爲之詠哉

題謝君客吳稿

閩謝君忽造予自云伯元之弟予進之與言則出其稿以請皆其詩若文及公車之作予荒昧烏能辨況公車文子豈能知有同觀者曰善是可以應制矣且請予序予維自昔遊於閩所知有王遵巖袁佩蘭方平洲諸公皆與予稔自後有作者予皆不能知逮得伯元始知閩固未嘗乏才也且以今之大有聞者曰李何及我吳徐昌穀而子鱗元美乃繼起其外紛紛咸自謂握驪龍之珠者何算也予杜門久焉用能知之然

謂天下之道藝惟患不好之耳苟能好之孰有不能精者謝君方盛年即能克勵不自滿惟益深益浚嚴求之即閩之聞人雖盡蓋之無難者矧乃應舉之作即以之魁多士取顯榮若反掌耳彼有困阨窮老不能彙征無尺寸之進者此其資庸鈍不堪刮摩固未有璞之韞玉而終不發露蚌之含珠而竟不吐曜者故謂謝君惟患無其志耳志之所貫金石為開何等不可者若今有吳濟濟多士君遊其間惟所慕說即能企

之語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耳顧能垂意於予固予之甚幸而敢無以語之唯謝君其益懋哉懋哉

送袁吳縣

仁心為邑殫誠勞苦體清身節行高可是慕名輕去就劇知逸與重蕭騷士民攀戀何由捨浩泊能甘奈獨操閩道戒征爭臥轍挽留無計駐旌旆

又

蒞臨未久入人深方爾漸涵恩繫心忽忽投閒勤請告忍忘黎庶切呻吟暫辭聽政甘棠樹傾耳猶聞子賤琴瞻送稍驚車騎遠即看四海佇為霖

又

朝野喧傳昆季名連翩省署叶韶諼撫茲繁劇聊為岩邦顧榮華了不嬰攜手欲從松子客游神將與羨門征可知當　宁鈞衡待克構還圖倚柱楹

又

初承雨露傳蓬茅俄已霑濡浸四郊攬轡雲空期逸騁仰瞻天際望揚鷹雪中欲作袁安臥野外爭如夢賚交倏忽風雷啟動地須臾變化起潛蛟

詠長洲江令君鵲巢政堂

鵲巢麟趾詠周南可是深仁厚澤覃化洽風淳嘉瑞應鳥親禽狎羽毛氄良由解網恩先浹豈藉樊籠惠自含四子成都聞講德何如馴及物

猶諳

又

和春玉燭詠明臺翔鳥漸恩亦下來披拂仁風飛欲近翩翻庭院性無猜仙皃振翮從朝集神雀毬懇栖戶限三異並臻無足訝似啣鸑鷟兆三台

又

賦成靈鵲盡來巢簾靜焚香夢自嘲喜氣溢將風靄靄和鳴還覩影交交階除化日舒長異民

吏安閒積習教諍訟息來乎草木物情逸暇動林郊

又

廣昌賢令舊相傳羣鳥巢庭甘露鮮解使兒童憐乳雉重令省署下鳴鳶不聞敲朴蠨翹育應是神明胎卵全調燮祇今資化理亟宣入輔珥貂蟬

又

令肅刑清政不淆更驚鳴鳥噪枝梢綏懷百里來三瑞靈異當年輕九苞上下翔翔儀羽族多方誘慰逮蓬茅無情猶自知風起況我恩聯義若膠

戲詠食味

鮆脯刀砧驟屈伸巨螯躁擾亦何頻況言蚶蠣菹爲醢遂使膿膘并入蜃和糝豕鹿燔食炙腥修魚卵絮羹鶉尚方供御烹調外雍鼎誰將具八珍

又

膏餳甘脆膾濡魚烹餈羊斟羞雉腒腥肆犢麛旋斫膾釀蒸鶉爵饗焦糒仆華薑挂陳宜旨蜩范芝栭雜作蔬羶羹莫言難下箸大酺聞賜孰教醜

重詠江令君鵲巢政堂

令君惠愛逮含靈動植昭蘇蒸庶寧清晝焚香供宴坐群飛飲啄在階廷近人無畏恩皆格小鵀能憐化有形總是政寬民事簡訟堂刷羽似郊坰

又

有道巢聞俯可窺羽毛咸若洎和綏綢繆牖戶還誰侮鳴嘯軒墀不暫離可似秦家栖桂樹何如城上尾差池循良誇漢榮陽治慚我鳥將九子時

贈劉後雲宗丈四首

重開賦小山猶予宗從間無問仙將隱惟言鬢未斑加年寧服食慎攝自部顏定是勤將護何須覓大還

又

書非世所聞喜數動言分遠寄稱高簡清疎況逸群子聲時共博香豪靄常薰真氣衝天處山川盡出雲

又

斜渠西向轉咫尺是雲門廬舍元同里比隣祇隔樊風多先被拂義動荷相存思效何能及殷懃江海言

又

時開羅綺筵膝席向樽前聞奏瑤池曲遥瞻天漢躔花間叢蝶戲林徑野禽憐未宵楊中倩緘書貽僊佺

花朝飲後雲家陳倩善詩且以請

霽烟新景過宗家諸倩工詩聞詠花綺思欲前麥錦續藻才似可麗朝華爲歡不覺明星爛談笑從教北斗斜高視無驚予放浪誰與當代握靈蛇

又

春朝啼鳥喚嘉游奇逸偏能逐興留師匠騷壇嗟句警俯卑人世等烟浮喜逢芳候邀同賞盤走隋珠欲倩收進命陳琳前草檄陵誇千載起應劉

又

聲調勤將韻語覘自來疵類最難砭輕宮應律和方召淑氣迎人風更纖吟併但令盧扁在力攻競道楚師潛春晨百卉方敷艷追琢新篇豈畏嚴

次幼子誦江令君鵲巢政堂

傳枝乾鵲徂聯影下庭隅畫棟還雙入雕楹時自虞栖痕苔蘚浥吭引露華濡喧寂無聞蒐堂間有乳莘啁啾鳴且喈飲啄躍方跗開戶向天乙壘阿仍坫塗覆傾寧蚤識接翼尚知趨和氣填充溢靈祥降鸞紆暈飛時欲近馴狎孰爲驅恩及禽能習民安物共愉鞭笞渾不用軒蓊駭何殊掠羽惟親附勤勞豈跋胡視驚翔可俯噪劇喜爭呼宇育沾飛走晏清憐哺雛隨車霖雨

遍臣濟股肱扶明保予深注擾循思重圖御璟嗟解絮餼采況昭途鴈雀觀新構乾坤今用儒

沛

壽顧帝所毋老夫人八十

西毋雲軿下玉霄綵霞繚繞奏仙韶無言琬琰鸞章貴可但清虛賢行標誕挺貞良需贊化時毓敬養未趍朝金堊發爵供調露絳氣千重直斗杓

又

舊吳姓望顧爲先丹海登貞近九千煒燁龍光爽自出鬱華仙醴拜初筵上元侍女聞將命南極夫人屬信傳瓊字琅書欣得讀鏘鏘環佩毋香烟

壽沈君咸

佺期兼讀倬佺文好數還精藥論云桂父庭前松子戲方瞳更看閃青筋

又

沈尹當年自著聞格言摩厲務匡君從來裔胄膏華甚併入丹青寫逸芬

重壽帝所毋

省中封事盡相關闕下綵綸紫誥頒進伏青蒲輸切直退將綵服奉歡顏雲華晻靄慈烏色玉映芬芳王毋鬢上造常陽恭受命錫來金液九飛還

又

納言位望重金瓊踐棘行當進秉衡眷戀庭幃深注念祐綏慈景荷殊榮彌高人世身愈泰養就神姿氣更清屢届嘉平開令節朝元遥見綵幷迎

薛孝子贊

予杜門閒居不預世事客有携鹿門茅先生紀薛君孝義事示予求爲之贊者茅先生言縷縷詳矣能爾則今之君子無復有若薛君其人者予予復何以措一辭夫薛自少則能惠利無所愛非不私其身視人猶已植性然哉故得金無所取揮與衆有之既盈失母事繼母如母父有疾籲天剜胷以進父遂愈此孝誠感格乃爾耶

以服勞無替致劇妻尤禱於天願以身代竟歿以成其義時已有子纔壯年義不復娶於族之人無不恤無所養者與我歸幼未字者我穀之室之榮於親姻其匱乏顛連者我携持之周給之歲饑爲粥以食餓者人有飾其女以爲侍者峻却之且爲之嫁貧有夫婦不能相顧者鬻之人相號泣爲之贖厚遺之朱老者病垂歿子傭食他方爲歸之使養爲塋域舊有葬者其家欲移之曰是庸害我封殖而存之汚澤積水者害

於稼衆欲毀古墓實之執不可爲賣廢陶淤焉盜入他室所贓物在竟不取有王烈之義鄉人咸尊信之有質成者不之所司而惟一言無不敬聽此其積行感孚迺爾古者有孝德以升在位今其當有旌顯者尚亦俟之予爲之贊

猗與孝誠格於神性所稟畀粤自弱齡惠慈敦愛出於天成事父竭躬靡身以從身於何有惟親之隆惇切之念可以剖舀義刑於內顧以身殉貞行不遠卒以永瘁非德之醇曷以克類終不更娶念我中閨幸哉有子嗣乃不墜爲善於鄉遠邇焉逮鬱有聲聞遐不歎嘅餔彼朝饑黔敖乃再雖或不給至於假貸盜亦能格不敢眄睞問望翳與其暉晻曖曰予載筆以示諄誨凡百君子於茲用誶昭哉惟孝孚於當代

劉氏祠堂記

我劉世有顯聞迄於今其有功烈於時有忠堅著於敦史者代有其人若統領公於宋自汴徙金陵權茶公於元自金陵徙吳權茶以前世次

乃不得而詳以後乃有可紀予嘗於洛陽石龍中得公題誌模得之後竟失去故得立祠於鄉者蓋亦時制則爾非敢私也故所祀者非盡爲之立主也古云祖有功而宗有德今雖 宗廟之祀亦親盡則毀惟有功德者宗之非子孫敢有所擇也惟德孚於衆雖所親愛誰敢私之故語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故重其先所以重其本重其本則枝從而榮可不是務乎且也觀

於其先則思敬其身毋敢蹈於非禮以耻辱其
先故祠之瞻奉也豈特庇其子孫而亦使知所
則效其立朝也則效其所能爲毋敢爲身其居
家也則思教率訓齊無俾有愆居泰則思無敢
倏縱居約則思不以困窮屈志是惟祠之爲教
於家則爾暨鄉之人無不曰是爲禮宗莫不敬
仰而祗服恐後者其在茲乎祠久傾圮迺宗人
某率諸長幼共緝治之使隆於舊自今無有踈
近咸思敕其躬無愧於先哲所謂天下同姓爲

一家其無遠而則祖宗之靈尚亦監茲哉

金茂生詩卷引

吾蘇書家自允明履吉徵仲公瑕以來皆名擅
一時故書屬之吾蘇久矣今金生茂生幼習舉
子業中乃弃去專事於書遂以善書稱予素不
閑此於書史所載懸針倒薤諸體皆所未解似
尚未知握管而況言書耶夫古來能書者名垂
至今亦頗聞其學之之勤至筆頭數斛則其工
力可言今金君又云善於劈窠大書此尤所難
雖仲將亦以爲不易者不知其勤若之何至此
且工詩若文而處塵中其家蕭然與諸公游無
所屈折又善雕鐫不自命家恂恂退讓才藝云
乎哉故諸君子皆推重之而贈之詩以咏歌其
美者甚衆予爲之引其卷端云

贈劉省雲

藐余宗從舊多賢所見無過下邳前澤遠流長
湮譜牒蔓延枝衍尚仍傳喜方莫向家人說好
數偏工解彌篇隱德既多沾濟衆佇驚光徹九

重天

二

喜逢新第自今開猶是家門舊業來長養華英
始萌蘖順成元化若嬰孩婆娑董氏庭中杏隱
映王家院裏槐若問官能通大論功參造育信
淹該

三

秦越人稱治最長徵從玉版辨陰陽僚予善病
宜平肺羸弱中痞難自攖屢藉劑和生起色實

於脉實極精良子淵徒使矜蕭頌爭若倉公有禁方

四

營衛詳今清濁分迎來悅惚似浮雲務精變氣嘗無惓手敏心調素有聞晝夜度均明絡繹循環轂轉辨氤氳天符執法司攻奪幸在宗盟慰藉勤

五

載記初傳自豫遷居吳奕葉幾何年派分三後

聊能憶世可徵前稍復聯時賴重恩施拯恤再教衰弊獲安全報私欲效知難盡空念方書診候專

六

已曾通籍向瑤階供奉班中日夕諧俛首比肩非所願均茵促膝未干懷早聞曳屨辭元宰時宵牽衣過小齋醪醴潛滋潤枯朽盟心縷骨又何涯

題湖上樓卷

仙人聞道好樓居湖上風煙況有餘澹薄波光浮棟細菲微景色入簷虛憑欄一眺遥空接伏檻狂吟興寄舒長嘯時聞振林木不妨踪跡混樵漁

又

揮毫倏忽遂成章自喜翩翩獨擅長正憶瑯琊稱別體適看谷水恣清狂苦吟却嘯虛沉着高視難禁盛發揚三泖浮光何瀲灩五湖嗟爾好徜徉

寓懷

老去衰殘大可哀形骸偏廢動成乖可堪淪落翦愁劇忍使支離厄運諧孫息眼前誰可伏世情曾次不能排小窗望斷天難曙寒雨蕭蕭枕畔來

從百穀乞所游者

一時稱作者夫子獨持裁庭似河汾日門多將相材諸生相講授列位遍台階敬欲從君乞將無語我來

兼致趙君

天水舊通名公家關子明一曾餐酪味不復覺鹽生鳴俎非要說和滋善適情泉飛動天籟林壑滿松聲

中夜不寐呈萬融

伏聽雞聲不宵鳴凄凉轉側夢難成可禁殘漏沉沉夜誰恤凋年慘慘情求息衆緣翻到枕未除諸慮盡侵生入禪苦被高僧勸摧弊追惟萬恨并

又

厭離雖知律未開久生亦恐願難諧虛聞運動精神注孰謂塵勞性理乖世出世間眞解脫生無生處豈安排佛非戲論庸能憶忘却慇懃語我來

送大巡秦公祖老先生還 朝復 命序

維萬曆丁酉我巡方使者行部已歷一年將受代入對揚

天子休命士民聞將戒行懷戀感德至深極厚漸我累葉燕及後昆思欲擁轍攀轅巧 公稍一顧之而不獲此從前未易有也予已杜關與世不復相聞而荷公之覆育尤深人懷思不忘者畢造予述所以戴仰者予爲之躍然念古者天子三載一巡狩又命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所以宣通上下聯和萬邦可以施其拯恤而除其殘暴者也遠漢而繡衣使者遍於郡國每有興發則載馳載驅通我王畧若今按察者其所治尤該大則經綸造育事關安危細而幽隱渺微悒怏悵嘆沈抑嗟憤情之不得伸者咸爲之剖析洗雪制於五刑之中以教祇德若乃猾禍在民間豪奪勢陵倚欺恣肆艱難其身以危大人而詭閃罔測雖典至者亦憚之無敢發其奸彼郭解劇孟之徒猶佯設取予然諾使千里慕義而躬行不軌其使民甚於郡邑今之乳虎餓鴟爲暴於鄉者即又不知所謂恥而無所忌憚潛伏草野歷政所不能除而 公赫然捕致悉底於法故令下之日奔竄不及民士歡聲雷動

謂今始臥得帖席者孰非　公之惠政也故有所寬貸而民悅有所奮厲而民威不生不茹敷政優優良顯哉　公其光氣炎爍而民父母之若孩嬰之賴保抱其有黠吏侵漁舞文刻木上下其手以塗民之耳目者皆望風解綬竄逸不暇　公謂此曹子何足與治即使知所引避又何加焉且警報方傳人尤慄慄東夷狂悖其乘風往來猝無以禦故訓士簡嚴教閱選募寓武衛於文教寄懷柔於討伐真安中外恬若無事

而威聲四迄彼且懾我士氣畏我整栗故雖犯我邊碣跖籍我邊鄙我之將士與之馳逐平壤碧蹄之勝負未有以大懲創之而彼之垂涎我東南以爲奠壤而終徬徉海中不敢竊入者以公鎮遏援驅不動聲以色而我之得燕居終日不知有兵革者非恃　公爲命而曷以哉又惟兵食之急他方且來貿易愚民不知惟利之嗜　公嚴楚之且下令各務斂完其有粟者官爲平賈使兩利而毋使泛溢出境外此即藏富於民之意使他日即有警我其士衆豐飽踊躍富強冠他郡邑者非　公爲慮之遠曷致哉故今且歸報政其折衝震耀氣炎勃勃使四夷聞之莫敢不來享來王而豈直此小醜哉予雖竊伏柝敔而荷惠施覃及閭左亦且鼓舞顛倒咄咄不知所圖固欲有所頌述而或以爲野夫之言何足云者而　公採四方之風獻之大史則不以閭巷之謠鄉黨之議而遂忽之則予之言尚亦無微賤鄙陋遺哉且　公固廓然太公與萬物

爲一體而照臨之下光逾日月其所施予隨時順應予固無以致　公之知而眷存之私是　公特達之度非常情所測感知之分又何以云哉

書記洞詮序

予方燕居忽宣城禹金先生貽之所詮書予嫩焉馬豈所謂博大眞人哉乃有所命予以言予尤憮然自失曰予之無當於時素矣予其敢乎哉夫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葢不特

文以代殊而亦以人異人亦直抒其情以致其悃款上下告語與往來酬應何論工拙爲廼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今不能挽梁陳而躋於秦漢則亦豈能挽今而齊於六代哉予誠不能退屈而私竊快快宣城禹金自其父宛溪先生遥承宋都官之後世以文命家憫古之文或散落無遺廼搜引採索採綴緝綜爲立例使以類從夫訓詁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

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啓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號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取譬游戲玩弄論裁辨對箋固闡譯符圖銘誌誄訣憤嘆戚秩談說刺毀詆譏游詞蔓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獎人倫綿經萬化奉詞討伐窮感委命孰非文之爲用哉然亡缺燼湮不可復識緒之絶續匪今斯今故商頌五篇旋亡其二書之百篇今存者無半則匯集衆家昭若揆日月而行之其爲力若之何自昔梁蕭氏有作而後乃代有其人然遡而上之則惟梁陳以來爲可尚故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詞之直者則有之矣若乃情才之變則聖賢之言備在六經是非有意於文也爾其雄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蘇張之雄辨代厲之縱橫是惟唇舌間耳著見之簡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

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或洞達無間捐隘毅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或闇緩濡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湎介潔廉直者或僻澁謇棘懘忮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悵惋激諒慷慨者或奭暢標令雅正弘靜者或清鮮勁長温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侻欺自匿者或鄙悖誇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

掩飾所能蓋哉以之論古之作者則歷歷可覩雖不復優劣其間而並載之以知其世自昔之言文者彙萃以觀則孰不荷茲總覽之功其茂已哉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禹金氏追崇先文人志以二十載之勤乃獲就予則深自恧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今視六代又日靡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今欲挽而上之豈易得者禹金氏詮次成編使人知所自擇焉予樂觀其成聊為之引云

偶題

沉思日夕了無歡老去全令筋力殫運肘慳來行步蹇撥書眠起曲肱酸積時摧敗逢人說舉體衰頹敢自諼至竟不知因箇事猶慷胷臆未能干

漫漫不散似浮雲觸目迷途窅未分力以躭研先被困氣因芳烈自遭焚擁衾不寐醒難曉抱膝微吟盼到曛實典三墳生來轗軻分當窮同異難方焉敬通少長徬徨如泛梗塵蹤飄泊似飛蓬蕙焚芝殄聲光寂世遠風移徼嗣空神理若應終未滅青天流影掛長虹

耿耿千霄氣不磨偶因失足遂蹉跎驚當白晝朱顏謝忍對青銅丹髮皤莫信射烏夷羿繳空聞迴日魯陽戈次公不飲猶佯醉堪笑予狂醒亦酡

無題

聲傳夷虜大相侵震駭憑陵勢不禁長子骸殘胡騎合夫人城閉塞垣陰揚沙扳木驚塵滿逃石移山殺氣沉縱使長驅恣狂悖隻輪不返判成擒

荅萬融上人

真詮微示了無多最上幾聞頓悟何承藉鴻爐飛黙雪信知砭石善蠲痾幻身膺累纏尤苦善病經時積未和慨悔倘蒙神呪力加持庸道祝

由科

又

半偈何如擊竹聲倏然全體盡教呈慈音遍灑楊枝水造就還流甫露情禮誦齊心脩善果法筵龍象講因明闡提佛性參來未接對知勤度衆生

自詠

予命辰纏星紀中東金西木兄言同五行相戾非能順歲運循環適未通水火平分衝對並女

牛垂異所如窮術家幸復雒裏晚角亢當來撫耿躬

贈韓生

韓生清行善承家宗姓繁多旅蔓華上遡統同還世締旁聯姻亞託兼葭游從曼識駒千里談笑時令艷五霞適未逢前休悒快弓旌聘使且交加

又

賢已簡冊傳奕彊誰高品格勝千場行棋偏笑予尤拙下子遲憐爾未長矜道緣邊工鬬角爭誇覆局設金湯未須王杭無能斷常勢聊云爲樂方

又

嗟予猶隘自慷慨交道從來素不諳舉目逢人妨作商中心隱忍詎能甘遍存親舊原因怠卑禮賢豪徒縱談白首令他猶齒冷專行一意本難堪

又

再世通家子最親城中著姓遍宗姻昔時選造叨同歲此日相携豈異人匪石諒云寧可轉斷金誰道顧無隣翱翔願爾無淹久繫組牽絲據要津

賀府掾竣役

還當問掾枉旌旄主計官常各有操簡牘沿繁臨與記律家持議效勤勞參承已闕今加秋一考如眞漢吮毫莫怪夜中書甚疾功名自昔視蕭曹

贈族孫就武棄文

矯矯吾家千里駒挽強馳擊習爲娛揮毫欲吐虹霓氣破的迴看金僕姑奮起執殳前斥塞疾呼擁劒逐休屠即當一箭天山定誰道吳兒不丈夫

又

擊鞠酣歌文武才韜鈐兵勢熟諳來直將校閱皐蘭下聊復揚鑣戲馬臺霾霧迷烟青海曲射飛逐走白龍堆旌麾六郡良家子意氣橫誇逸

九坎

爲二郎祭其師之室

維靈育自膏華嬪於時哲令聞休嘉秉禮弗越中饋是專綜緝用竭撫茲豐盈禎祥濬發爰及登俊藝贊弘業朝之誠臣股肱棟梁荐陟孤卿惟是秉節斂退高引齊聲介潔度之寬裕含覆和協多子之慶允盛歡愜鄉閭式重嵬嵬閥閱小子橫經請造扣於門墻啓誨教誘槩掖弼匡愧惟駑下不克遠驤德則厚矣義何敢忘遘此大雲恻愴悯傷內範永失如何不淑奔問未及夜哉茹酷羞此蘋藻敬申虔告神之不遠聿來鑒矚

又贈峻役

舊來二十四曹司各奉文符統紀垂移報往來明戢秩分疏條例孰差池停疑上請由文墨法比明清堅主持　明代任賢還並用定看猶進豈須資

偶題

塵埃奔走望雲霓出處殊塗可得齊抵掌雄談狼望北雄鳴橫睨玉關西乘風破浪開疆土長嘯掀髯叱駃騠有意及時伸尺寸無云世事直醯雞

壽劉大參太夫人

金毋乘期降下方精珍咸備設厨芳帝前親冊隆嘉典庭內歡承歌壽昌藩屏垂聲賢最著孝慈作訓義尤彰獻觴卿致申遥祝瓊度言看長景長

二

上元位署紫微宮羽帔霞衣絳氣中將子東征
前轡景大藩雄望右扶風琳房朱籟空同奏玄
液瑤樽展上公憶昔高辛時被命頗聞天姥語
鴻蒙

三

靈飛六甲策精符受一通來萬觚珠夙是仙才
應度世自當晝翟服襜褕大家虛步從方嶽北
斗光芒刻左樞華蔚雲鈞芬馥郁升歌猶自作
吳趨

四

真階已兆籍名初吐吸何須簡鍊餘牛女躔交
聯太分長庚星朗映吳墟保章推度瞻辰極內
史觀天圓望舒治行孝誠感格寵加冠服拜新除

代孫叅徐舁沈孺人文

惟昔姑氏爰嬪於徐奉侍姑嫜靡有缺遺誕育
子女備茲勤劬俄乃天亡繼惟孺人纘緝厥緒
慰和宗姻撫字前出與已所生均歡等愛內外
是營乃失所天時之不辰感年義行遠近有聞
業以日昌益著芳芬方與多享命乃不延奄忽
即世是亦胡淑怀焉與嘆喪茲貞賢無復惠顧
嘅焉永捐諸子長號涕泗闐咽恭在親屬敢自
遠甓敬薦一觴歆於九淵

賀陸君新構成

虹梁霞棟自新成軒轅當空勢正平佳氣朧葱
生戶牖祥光澹蕩統飛榮移栽蘭蕙芬芝桂茂

植留黃結杜衡佇爾嗣興開甲第於斯聚族策
高名

又

欣藉華居傑構雄上當營室隱房龍獻茲考卜
祥先定矧是翬飛業日融爲春比隣憐錦里放
看雞犬認新豐祇矜德重龐公舊壁帶誰誇玉
作缸

予觀本草所載自是古今所產有異耶若今所
用三七也金藤冷飯團之類俱有大效而不載

若其曰六天氣半天回半邊山鬼臼釘棺答聲及死人枕或埋之或弃之此其以意用之耶故曰醫者意也若祝由科則其若今之呪術乎又若子路請禱之類則今之享神乎故有九巫者則古之巫覡今無之乎然用藥有南北古今之異陸務觀云石藏用南渡良醫言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不能取效故所用多熱藥有擔頭三斗火之證然今惟江南人畏熱藥北方及嶺南多嚼姜蒜以爲果物烏附亦不忌也

示孫

老去多乖忤彷徨可忍言強歡中未愜抆附欲誰援枉自勞筋力空教倚子孫痛咄朝夕逝何以慰游魂

又

曉起無悰甚惟供疾病身齒牙爲孽苦行步作艱辛旅世惟悲嘆餘生空愴神名隨往化滅誰復憶音塵

又

況痛尚爲人僧言前世因報當償未足苦受業應頻昏旦無歡適寢興愁欠伸戰競時自制稍念即沾巾

奉謝杜哀度

水連三泖碧日下一帆輕會合緣誰假懷思詎孰令胡然儼瞻對頻覺快生平共吐分違念寸心良已傾

偶成

憶昔鑄千將爐鉗工備詳五神尊降鑒金劑極精良異可名呼應靈隨所擬亡奧從衆氏得寸佩未離傍

無題

孤影由來斷往還倦時高枕對青山蒲庭芳草妻妻綠盡日無人竹院關

又

文章高格抑浮誇刪述兼當別翁家謝却塵緣超世網祇知僻性嗜烟霞

嘆嘆

氣上填膺促喘噓唳咽涌塞不能舒擁衾危坐難安寢凭几伸吟酷茹茶出入息微幾欲絶徃來噞咀可仍疏衰殘即枕渾無寐困劇惟增豈復攄

食味

萱蘇調鳥羹熊蟠糗餌嘉蔬稍淪潘稗穅膳羞餐飯黍服修炙醞膳嘗黿羔羹和肩宜葱薤重醴芬芳倒桂尊失笑餅將侯印易可應得士一壺飧

又

刲豚實簠沃煎熬若苦和酸狼臅膏巨鑊湛湯無絶火黍酏爲醴啜清糟小鮮學解初臨政貪嗜尤他或過饕剛道治庖無越俎誰能宰割善操刀

壽宜城禹金

識度淹該博綜才祥光朔旦上春開風流閑雅多文藻遠與蕭條擅品裁介壽山河鳴鳥應放歌江漢野鷹來祇今尤藉都官後遥指高居望氣臺

又

聲名繼起謝宣城文物猶傳舊鎬京會是集曹推儁逸共看下議比金瓊開陽門外游方浹餘不亭前思正傾承致歲端千禩祝隔林唯聽鳥嚶嚶

跋文徵仲與張幼于手柬

衡山太史識照人倫體詠詮家張幼于爰自弱

齡早承英顧雖楊郎折節乎君平張純抗聲于驂騎方此鎔裁有踰聲采矣故其感知傷逝悽其無從乃拔省緘牘徘徊篇翰恐流玩之或踰托金石以寄欵夫太史以書名當代妍態華流蔚有餘絢況驚藻與春條共榮開美與縑素同映有不感心動睨輕疴遣疾者哉固知擅璞麗于前規並煒燁于千載矣

題真逸避暑社園記

真逸間標陶隱居香山白社跡蕭陳近賢相與

追蹤盛杯酒流連寄澈餘已爾興闌高自謝去
須年及蚤懸車清泉白石聊游放避暑名園萬
慮攄

又

招携良友避塵喧縱恣忘形深杜門爾共況冥
河朔飲予嘗遍訪洛陽園昔時軒蓋簪纓合此
日交遊意氣存花鳥盡酣清午夢飛觴夜半急
啼猿

史明古家藏集序

嗟夫士之脩行立節於時而湮滅無聞者何可
勝紀也又其名赫一時與當世鉅公游而又乃
湮微者又何可勝記也予少則聞史明古名於
父師間謂當時運方隆吳文定公以重德名海
內而蘇之士若史公及沈石田杜淵孝及張淵
甫士皆相善而張之名尤晦至縱跡之不得明
古之孫諱壁者予嘗數見之然不及請今其後
予字之北河者乃言及先世則知西村之裔尚
亦有人哉夫史先生於當時名可得聞而不可
得見郡邑數致禮輒避之三原王公撫吳固名
德重臣造其廬請見猶不肯至再三乃見布衣
抗以賓主禮詢以當世急務言皆中肯綮不阿
意以徇王公竦然敬異退而上書論郡政利弊
者八其首曰吳賦之害長稅與輸稅者交斃於
力不能勝之困舊額已定雖欲稍寬之不可而
轉漕者亦不能無少豐餘之食況卒有水旱之
虞而國計所繫其若之何其曰除盜抑并兼皆
指長民者不加意於民瘼餘皆懇懇款款曲為

之計而務釐安靖之方未有一言而不深切著
明者故舊籍於公者稍損十之一二而下之供
輸亦不敢逋負以圓國家之用上下兼利其言
必可施用王公尤醇德忠愛采而上之以定邦
之衡準至於今迄賴之者皆史先生之言也而
終不肯一出以應命此固　憲孝間氣化純厚
其所養育羣才無有佻浮輕靡詭時譎誕以崇
虛名者且文亦皆温麗雅正檢嚴典則其體裁
若一識度弘遠鑒覽淹該問學淵源互相師友

非若今之士乃流於學僞而博行非而辨以欺世盜名者無算也且僞則僞矣而博不能非則非矣而辨且不逮惟以竿牘遍請勢諸名卿雖結客而遺其家不恤其所爲皆魯朱家所羞稱乃盜竊居民間者而猶洋洋自衒爲人居間曰若其事可以某當道解也而復冒處士名謂我能不干時爭進隱遁不汙是何其爽實哉固風之淪濫若此故予觀明古先生集而深慨焉今之風雖欲挽而上之其可得乎夫人不悅學則

才雖敏給而空踈無當以此逞辭徒華蔚溓贍且不足言而況其淺膚能望古之藩籬乎茲集久不易睹今其裔孫乃出而重梓之以行若玉在牘其光發聞能竟掩乎予嘆昔之晦而今當大顯於時敬爲之序

予族人劉詠云其父倬應舉時方中秋夕忽有人麻衣菅履其容尚可憶云來報捷適已往崑山報一人今來此索賞與之酒惟食薑已乃去遂不見崑山乃周解元者是年同登第亦異哉

玄感録序

夫玄感者識其感通之事也吾聖人之道施於國家而無不感乎者固也若二氏者鬼神之與通而不可測者也惟釋則以至虛無爲無纖芥存而道則有存養鍊習之事服食飛昇昭布耳目其成也役使鬼神變形易貌可以長生延益而釋亦有加持禁呪其功用無方然歸於究竟寂滅無餘涅槃而謂彼長壽天雖踰萬歲而不免墮落入於輪廻四生六道惟佛乃不生不滅

無有窮盡予讀釋藏茫乎若涉巨海不知其涘益其渺精微奥多在諸論諸持明造論菩薩得之親授雖所說不同而其歸咸一若道藏頗冗而缺經亦半然其文詞雅麗雜出於巫史卜祝之間醫方雜伎無不在焉而變化莫測不可致思矣予生也有涯而智無涯然於二家尚未能盡窺而今之淺學者乃妄肆詆訾是何足與言哉

春日過趙君

餐適殆無何行春有所過盤飧爲客設意氣對
君多飲少雖慳進情深亦易酡狂言今日事千
載可消磨

又

避逅爾無猜論交奕世來相逢恒意得每見輒
心開訕笑談天口沉吟著述才抽書重追省夕
景莫相催

喜百穀見過

齋居時避喧失喜過高軒婉戀交游義慇懃慰

藉言仰窺方獨往俯視絶攀援羔鴈盈庭內空
廻谷口轅

又

弃置未能嗟渾忘歲月遐忽驚特達顧彌益自
矜誇過既還多忝何當藉大家異時名論定重
爾握靈蛇

訪百穀不遇

緬想惜蹉跎松喬附女蘿踈風澹林岫迴盼景
雲阿芳氣凝霄掩新霞引望多山郊尋漸遠悵
慌欲如何

又

幽興叩高扃城堙步蹀停已乘飛羽蓋何處駕
輜軿中夜天河影維南角亢星才名非浪得應
世是精靈

長洲縣徐學諭

聞道臨雍講藝年橫經前席進諸賢師儒揖遜
隆殊禮堂陛威儀就法筵行向劔門 恩命逮
貯開文苑 霽明甄聲華倏起聞天日揚溢多

方捷遽傳

又

育才初命肆賢關都士遝從千載還願奉 明
庭陳大對入看龍首汪高攀雅文立奏皆雄麗
六緯應今重述刪紫氣上騰占太史頓驚喜色
動天顏

又

中夜星輝魁斗前鵠袍多士策名先海門春湧
桃花浪玉勒寒嘶楊柳烟矯首內階躋上宰傾

城講幄進新箴力扶皇造無疆運遠邇讙呼賀得賢

壽顧翁八十序

仲巖顧翁侍御驥宇之父新歲壽躋八十其姻魏君因予孫以請所以壽之夫顧君天與之有令子四人又令以為朝諍臣顯榮其親又令以富壽康寧凡世所難得之福無不畢備其厚命之乃若是乎且侍御君立朝之節予嘗聞之人矯矯直聲越有顯德一出察解池鹹賦其政惟

舉大綱不為苛細繼又巡廣右則未及赴此其所蘊蓄蓋將規恢宇內朗宣鴻業創開大猷以整齊庶務其殆廢不檢虧我皇度者糾忒弼違而襄贊董綏使無得惑亂矯誣其間其度遠哉故無不畏其介嚴剛厲謂朝有公忠幹濟之臣者則惟仲巖翁所以訓廸諭命之者有由然也時人稱曰幸哉有子如此則翁之澤其漸濡無窮而令聞廣譽施於四方咸仰戴歸往此天之惠眷於翁庸乃甚篤乎年彌高而體力益休豫爽強不異壯盛時享有多福子孫秩秩奉觴壽於前綵舞催忭庭帷之內雍雍和熙殆若鈞天廣樂之奏感暢蕩逖揚溢漾濫者春秋說題詞曰川雲流章氣雲散綵又曰五緯循軌四瀆情通火炎在上金德以昌則惟是歲丁酉翁之值此其福德之會乎魏君翁之姻家也及予孫鴻英皆與翁之子交稔其被於翁深魏君衣錦寵近為天子爪牙材明炤哲敏彗豪舉其意氣之合則非人所及知予自惟與翁雖長弟差次

禮先一飯而精已銷亡矣嘅慕翁之彊是何可幾耶夫雨露之於物雖芝柱蘭蕙與蒸荻蓬蒿同被而薰猶異味是何可謂天之有意為之是其所秉植實然翁之子森列而予單然形影不惟顯晦殊勢而朽弊衰耗何啻相萬且今天子方舉賢臣存耆舊加惠推恩於臣之親皆榮以顯稱尊位則翁之寵被方渥而驥宇君起而佐揚景命丕天之休其子姪兄弟乘展繼作茂揚弘序以興在位而翁之逸行芳烈誕敷垂

裕地毋經曰黝塞沉厚和蕩爲美又山經曰碧陽之醴飲之可以長生錞于之山藻苴是生佩之永不逢殃矧此翁乃續精益算游遨於紫明之觀按行太元之宮受金簡玉字之書爲上真所祐度沈肅彌穆于欽望之其何以誦翁云

王毋史孺人七十壽序

我明興鬱茂於文已前數君子者亦各自奮起謂斯文在我者及王元美氏作而後大備於變自謂擅代才每與郡中人士杯酒流連輒非薄

訕笑一時作者無所推然見于則無言于以爲元美其漢之子長孟堅楊雄之流乎或謂過之其貳室曰某夫人生子曰士騏首舉於鄉登第授駕部季曰士駿于嘗問元美云惟此子也才其繼我者于時則已驚異之已而駸駸發聞於時弟子受業者自四方至于姪孫錫玄獲游門下乃欲介壽於夫人請於于夫于椎鄙人也惟是醇朴得全其天年以至於今又何能稱述夫人之賢行平夫天之所篤厚者不惟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啓祐之王氏今之世家累代孤卿元美諸子皆森森玉立惟夫人所誕育是天之命此豈徒哉元美既肆志於文其燕居優暇惟吟研及覆緝綴衍繹飾辭比事又出而綜國家大政家事固所不問夫人於門內之事夙夜勤勞惟是貞靜凝一之德足以式化於家雖素稱巨室食指踰千咸兢兢敬供乃役無敢不率者則惟夫人佐宣之力故夫子無內顧念是惟覃竭忠公以孚於厥位中乃優游於家與于麟輩遥

相應和凡造其門者皆充然有得自以爲能眷我故無不歸者既則逢 主上中興之造簡求舊德峻登顯陟不啻一歲九遷遂躋司寇以禁姦詰暴方擬大有所見贊以底雍和之化而遽乞歸則留所有餘以遺後之人無疆惟休而夫人實荷天之福百祿是俾長既揚於王庭次乃以序興而夫人教忠之訓日嚴以敬耆艾好禮曰無以我老老而舍我拮据勤恁廷內翼翼閨或怠傲從康故其業日以益隆而體力裕強精

神猶若盛年時此非特天之所相亦其所以受祉綏祐者不徒爾也其在於經少陰之兌曰諏之謀誥之訓誇之訐謠之謳而王由是降綸言敷恩惠俾內外交慶上下胥說則夫人之德上通於天光明四敷效易立節志氣調劻優游信潔意更敦實清淨昭晳其宜於壽也既秉雍則爾而自天申之又篤厚之方自茲享有盈成況時丁和熙歲德在酉西方之候也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脩積道德弘開基業蒙澤和

洽吉始進承迺予宗從蔑沽令子過化之神學既有得欲予爲之言予惟班爾之門何以效其剖劂者惟是司寇公之言時猶在耳謂今代作者復何人斯而予乃敢薦其瓦缶土鼓於黃鍾大呂之次不其慙歟然俯視斯世欲求如公之徒既不可復有則予尚亦自勉哉

壽山菴興建記

壽山菴者爲予里中佛刹自昔元季創立以及於今其繼緝之者曰性月少司寇王公宗沐記之詳矣時則有萬鹿川陸五臺王龍溪諸公往來寓於是菴則其興緝也易又有王龍池林心泉前後爲守其接遇諸公禮甚殷則性月爰有憑焉自後任是菴者力不任前業頗隳僧永休自瑞光來予命之主領之迺竭其力有所闢創改張其初棟宇卑小惟紆曲奧深垣墉蔽窓旋繞屈折多設房櫳未有顯敞高廣軒豁洞達崇

達於是緣募諸長者選材庀工椅梓連抱縱檜維喬構立宇崇以爲佛殿而像設威嚴旋有差第益未久而忽已即世其徒萬融紹作則始大克丕荷以益隆前緒揮臬委於地者舉之藩落之頹者援郭之橑桷樽櫨麗梁樧棟昔雖致之未獲斲治建樹而堊墁朽墮未及塗堅侻醜黯甃奄其秩陊以漸而隅奧聿新牖扆煥啓高朗爽清則惟融之功哉今無名德若五臺輩於此流連則郡邑諸公亦不復知有茲菴里中父老則念今之爲焚修地日以益興而亦惟僧之戒行無斁不日至於檀檟家以請而人自悉心奉

施有貲者獻其貲有力者輸其力非有所勸勉而率先從事則崇信於佛以克致於茲者是不可無記予因憶往者數至於菴而性月迺謂能接靈於鬼神故人爭來問而又能醫藥以治人恙故亦博濟普惠用能開拓其址而始基之逮於今融則不以道術顯亦不交於王公大人其惟禪寂以脩無爲息有餘以漸至於如如夫如如之旨佛之眞覺已不可以脩證不可以希冀蓋無知無脩非目視非耳聽非形色非智力所

及故不動而變無爲而化我未嘗有所啓請而施者雲集是今之功所以易集者其感化則爾乎夫廢興時也隳成數也即茲菴開建於元季嗣法者幾何人非不能綱紀其事之難而禪定之難故能證修於茲菴者予未之聞今融既於衆有緣則其能崇飾翬造之也既有可紀以貽將來若迺於其躬之起三界而出萬有者則不足輕重於茲也黃檗曰有必速亡無必久長興必有廢廢不終窮天地雖變虛空獨常則斯菴之存爲予里中崇剎亦寄之眞理而已哉

祝韓壽朋乃翁六十

孤矢宵占正吐光文人星映發鴻祥況言癸甲周辰旦更值丁壬記歲陽鴻鴈成行來辟命弓旌繼及侍巖廊幸緣相與仍家世承致惟多慶澤長

又

才宜奕世綰貂璫揮灑時看振藻芳叙舊滕前驚嗣起祇今文苑駐翱翔昨來乙夜聞揚摧益

信承家度遠驤王氏青箱應正在高堂獻壽玉爲漿

祭王司馬魏夫人文

惟靈誕德惇穆作配君子爲世顯休聲文沸起殆惟貞良齊美姜姒內贊虔恪砥躬康庄子育賢嗣名光鄉國粤既發聞罔不嘆嗟蓋代雄才遠近赫奕蚤退讓功奄爾寵穸懿行慈儀昭哉佐襄雖殁不亡義烈芬芳千載朝夕嗽潔含霜某細追昔分慨咽愴傷敬薦藻芷言舉莫觴

贈徐學諭

肇見臨雍講藝初橫經前席盛衣裾　虞明特簡隆殊禮恩命榮加拜秘書文苑獨開當與闕西園游讌有應徐聲華沸起聞天日曉色絶分聰句臚

玉蘭花

携賞春深樽酒邊繁花零亂闘暄妍玉容妬粉含蘭氣嬌薤疑香散綵炤艷意綴枝渾雪色寒光映檻倚嬋娟嫣然自媚堪幽寂照夜尤憐明月前

又

澹粧縞素立春風逸麗妖嬈圖畫中秀色可飡香馥郁舞鬢斜鬟月濛朧轉枝無種登高格栽植多方奪化工名品頓驚由近起鮮穠數辨思難窮

又

玉骨氷肌林下風不施脂粉艷芳叢唐昌觀裏聲塵絶瓊樹蒐依夢寐通皎若夜珠光燦爛皓疑白鵠墮烟空蓦敷四出清無比歌鴈含滋映雪宮

上江明府

仁君拯溺更噓枯黎庶顛連赤手扶建立祇勤窮砥礪爛琳惟蓋盡昭蘇邦畿式重雍和化夾輔還傾廊廟謨徵命自應來旦夕試聆四野遍吳歈

又

江鮑時稱逸代才欣逢擁傳自天來揮毫秀色山河壯書牘寒光風雨開間進諸生親講藝備論往昔獨持裁堪憐敏手無留聽星使爭如赴上催

弁州集序

王元美先生元命包曰七九之際期會乃昌終不可窮運之煌煌詭符秀命稽乃海王夫海者滔涵天地出入日月者也傳不云乎以文命者朗十之哉海之汪汪數實可量世之冥冥而惟文宅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傳至今不墜者

非文何賴我　國家肇造統業重闢混元然是天地精英之氣必漸漬積日而後充溢盈塞發越顯昭之故國初作者雖渾朴敦厚未離於始始將百年而後北地李獻吉作又數十年而濟南作於時不甚知之逮元美同爲郎與相唱酬聲乃大起濟南之才固峻絶高出元美尤發舒昌恣混含包舉隨所點染物無不生氣才益汪洋浩大兼以前數君子蕃蔚覆育寔天所命以重丕顯文化光我一代典圖法象出往代上者是豈徒哉昔兩漢有子長孟堅唐有退之宋有子瞻皆稱蓋代今則元美其人哉故語云文質之統一而不變則窮兩而相易則通故文質相爲用者也即渾煩之運至於元極矣於時非無作者而沿習淺膚甦節相攻踐守腐陋入我明而肇變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有漸每以二之日青黃白赤黑五色遍變一日辰以至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煌煌如火英此圖書之祥也故初之文惟粗舉其畧以傳於事質而直纚而畧未有斐然其有章以大震耀顯赫起前之衰潤飾我王度式如玉如金稱一代之制作也李獻吉輩雖號稱盛明始爲一變李于鱗王元美作而後再變始者我吳徐禎卿及何仲默且互相詰難李尤自豪而未能相服于鱗元美則相與如一而於時又有宗梁輩號七子于鱗固首出而元美實精靈應世尤博極充肆才總羣公固將聖之資其所涉覽淹該過目則誦貫通經籍備憶子史百家言故其少未及冠而舉於鄉經生業無足當意始蒞政刑曹猶謂世未有可與者乃得于鱗則天快相與悉意唫研追風雅之始以逖蕩感暢冲融和繹宮徵相宣極風人之致於是翕然復與盛唐之際矣詩隨情變遷與氣化通三百篇以降至漢郊廟之歌愈益道勁既乃歸六　從容和雅語出於自然爲貴若畧不致思直因所感以吐舒發洩奏條葽榛爾後氣卑才謝格以世殊二君一振時弊韻致遠逸律度飄舉時風頓迴莫不磨礪以相應和若

文之靡則尤不知所底于鱗則採綴經傳微探
隱索險棘僻深以爲淵古或使人篇不能句句
不能字亦可謂奇之奇也元美乃雖與同砥而
出之流便拓跡開紘駢轟陸離若風雨驟至不
知所向倏忽蒲伐赫翕神變渺無垠鄂虹霓繚
繞於毫端而裁量惟所寄與不若李有意於文
幾於刻琢而乃不主於一宛延飄放殆未始嬰
而睯藹四施令人錯愕失措是尤其最者歟故
謂蓋代者惟元美一人而初多齟齬於時仕或

起或罷終乃爲世所歸信以爲是當爲今建造
統紀錯儀立制埏埴衆猷方寵進司寇昔夫子
以此官攝行相事則其爲屬望可知而遽以疾
乞歸病遂大作予往問焉則見其猶恒手子瞻
集夫元美高出子瞻上遠矣而猶愛之者非以
其氣節激昂有相類者耶予方追念疇昔不能
爲慄而適公之子以僉州集序請使予如臨竟
海波濤稽天巨浸漸怍不知所云聊書此以標
於端

壽魯山蔣先生

蔣翁得姓自周餘作鎮方州舊建旗爰憶倦游
初請告忽聞耆艾駕安車嗣賢繼起榮推擇徵
命方來寵薦書立行不侵高抗節共知聲譽重
璠璵

又

歷宣藩翰著聲猷隨處甘棠惠愛流馴侯爲霖
今正切況言求舊適旁搜氣炎燄變開三朔温
肯傳來錫二鹵蹈舞玉階欣受服請看耆德贊
垂旒

壽周丹泉先生

予稔聞周君名已乃識之他所則温然君子也
夫世之以道藝名者鮮不登進駟駕而游然未
必皆工於藝而才足動衆者也氣則盈溢盛矣
而用其諭劣以欺妄於世而實無所有拙哉是
何陋矣予每見多若人而猶揚揚自得不知是
偶叨天之幸何足云者迺有才足擅時不競出
於途而優游世外快意肆志於曠蕩無有之所

是不其賢哉若人乎故若周君是其不可幾矣周君實有異資凡所解無不絶人使其出而取顯榮貴勢豈不立致而以其才大有興搆建無前之偉功以締造王室策我皇運是何有者而隱身匿跡無所矜眩而微以其才見即藝事瑣屑孔子猶云吾何執雖其謙辭而君子依隱玩世不有所寄以聊紓發其蘊積則何以寓吾意寄而有所砥哉即捩工倕之指窮禽滑稽之伎即使爲木鳶能飛三日不集爲偶人能歌舞是

奚足者蓋其性巧慧靈雖與人同出而不與人同所自出製造陶冶窮物之變火齊炎採鑪錘幎歷不可闚閒以至能使飛鳥亦爲擾馴來集其庭誕育則毛羽盡異致有白雀之祥兼能貌人得其神情意度不特形象故人爭就之且亦不必相對但一見則默識之無毫髮爽故或其人已往而爲時所稱者曾及見則爲圖之一一指以示人無不知其其公者人尤異之有勾龍之筆勢周昉之纖穠而且不以繪事名也即人有其一皆足擅而君退然若虛是其度豈不遠哉夫天之所畀亦各視其所受故微有所解鮮不自盈溢以誇嚴人情者是易滿則易覆其能滔天之福長永貞固哉故世多壅淹不遂者是非才之難而能不自負之難故傳曰顛者仁之高綿者義之覆包者禮之檢盈者信之充也即天命之以此而其應乃所自取予觀近之君子以其道藝名在當世無不歸仰者而韜默潛晦若一無所有而藏之愈深則其名愈顯而其人

亦得年久遠受祉深厚耄耋稱道不倦予屢嘗相與游念之不忘其有裒暴誇侈竽牘紛紜以乞請巧知厚爲飲食供奉以招致喜遊者得其咳唾以爲光飾伺候於王公大人與郡邑長民者前好爲人居間曰某事可以某公解也逐利如蠅蚋之集而在位者亦悅其甘辭諂附或旌異之以爲高士所謂蒲堂皆鐫題此古所稱盜竊居民間者予見其身名腐滅將爲人所賤惡是何足云哉迺周君雖欲晦其名而不容晦其

實故時之知周君者羔鴈嘗羅於庭鼻周君一惠顧之而恐不能此其好養延訾適雖不爲吐納陶鍊而默與道家之言合故以如彼其才爲天之厚至矣而善含畜蘊育不輕用其長爽精不二氣神和裕行年五十而起居動止泰然踰於少壯予與遊數年有餘而見其容澤如一日因思往者所見壽者承其接遇最戒其言若一周君殆非所咨而自得迺爾是庸不可重哉因書此以爲壽

蘇州郡城圖記

我趙大中丞撫吳之二載威化遂洽惠澤遐逮寵靈我土壤歲比豐稔民咸獲休養蘇息此甚盛德所感召豈虛乎哉往者時復有警荏蒲之盜潛伏輿幽俟間竊發所不能廑故設有重兵嚴爲備禦猶不可稍忘戒者適迺海波不驚烽燧寢熄然思拱帶　神京者惟我吳爲重吳爲三輔根本猶家之有垣墉以屏蔽內外則吳之城伊形勢是當若在目前常爲規慮者迺命工備寫其城之廣狹高厚屈折圜環經帶遠近與川渠之縱橫匯合交錯旋迭及於郊原汪於巨壑者則尤爲城所憑據夫吳水地也故諸川若網羅焉以設險於平疇廣野而騎不得恣馳驅者則其爲外禦實地利攸在哉昔倭嘗寇我予時入城守寇終不敢越我濠壑薄城下者豈非自然之形勝有不可犯哉然安不忘危則其整飾樓櫓濬鑿要害以防未然者是惟舊城歲久雖時加修治而未有移易更變者牽牛之分黃

氣在上折衝萬里之外不假兵革而四方之望城中鬱鬱忽忽王相之氣視昔數倍蓋自我大中丞撫綏董率實照臨之故我吳生產日盛誇嚴於天下者皆有所由若其經制控馭振興作厲號令賞罰以訓齊士衆所謂政有四戒五和戰有六慮五衛六步七步六伐五伐止齊進退制其收發捷若風雨迅若雷霆素既習服而猶三令五申且謂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而蒐乘補伍大肆簡閱以拔擢異能文酌武稱追

周書之訓使務稽糾秩分助有匡師人自奮大小有禮昔子胥孫武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橫行天下未嘗有所挫則我今日之謂乎且聞往者余子俊實始開拓邊境塹山湮谷作爲長城巨防業雖未竟後遂因而增之以爲永利若我　大中丞範圖含宇海宇皆其度內若覇吳之遺墟高平長樂安陽胥毋之里圖所不能考者此其細小也大城小城子胥城度灌邑過猶山奏太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者此其曲之

也由拳辟塞者此其阨隘也由斯而談則其經畫固亦易見矣且　大中丞公思靜振勝允文維紀信哉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嘗頒諡法考於有位則其志慕有功烈者思垂萬世無疆惟休書所稱明智輔謀明武攝勇侯乎懷然自忘其老敢在下風

賀長洲江父母考秩膺封典序

若古在昔三載考績我　江侯之涖長洲也三載如一日焉何者以　侯之慈仁遍覆民若赤子之依怙長養之故亦忘其積日之勤撫我也且長洲自昔爲劇邑徭賦之重倍於他邑然潔量其地之廣狹則視他邑之大者不能三之一而所出以給共上者何啻數十倍而民以不困苦者雖其土之饒若可言而墝埆瘠鹵亦恒居十之二三昔我肅齋王府君均平其賦迄今是賴然頗多逋負其能盈焉者幾何哉故爲我吳重困者非是曷以然　國家比詘於用其取給者惟東南而東南惟吳矧長洲尤劇哉自　侯

之來其簡命之意蓋重有在非緝和寧謐綏柔慄保以蘇越輿遂是爲乎蓋民不安其田里以勤恁膂力聚鬬種藝者則俗何以豐穰而公家之事亦何能顧哉故有離散亡逸聞公上之令如逃寇讐者此非征稅之急非力所堪耶舍此則雖有貧匱空乏不敢移德於上今　侯之爲政惟夙夜懼賦之不登無以抗責而能究其本惟扞民力是爲其斂收畜聚徵令既有程期而仁恕之念溢於法之外民之慄戀者知上之不

得已而咸自奮爭効其力業且昔之爲政者遑遑日夜猶若不足　侯乃沛然無所嬰者蓋閔之以敦大寬裕而動以不煩休之以情素簡澹而時以平又昭之以涵宥生遂而化以朗宣格之以精練詢稽而業以儆叙儀之以執章懿範而物以順育揆之以慈嚴謹恪而政以貞融勤之以煦嘔含覆而風以暢迪酌之寬猛而肆之和正爰以清靜而歸之寧一故歛輸之難稽之無所於稽昔惟勾較簿書成之胥吏之手且多

其條貫窮其狡飾國準之衡墮於滑禍奸民雖有明穽之長無能逃其籠絡者我　侯赫臨不假威怒而自檢緝所謂隱射分漉無所容焉則自數政以來未有若今之平允者故率相勉以穀籍羨溢爲事此豈沒令嚴法所能驅哉轉漕者恒先他所集而舊逋亦以漸畢入部使者按閱則相與駭嘆而　侯猶謙若無有又以其暇進諸生與道講藝勸誘引掖執經請業者環案自擁而授受胥誨皆自謂有得蓋深於道術博學不倦圖史在前覃思凝慮而不廢聽覽塩研玩弄惟所賞寄雲興霞爛爲政風流雅文閒逸實惟儒吏彼操一切作功名務聲譽者相去何如夫民不可以僞動而可以意孚故惟從容暇豫而使奔走勤事如恐弗及繁劇倍於他邑而洒掃庭內不聞喧囂昔所謂卧理者未有能於山川之勝時有興寄訪古尋覽大有聞揚而政事之精祥澈微咸逮故民胥感而不知恩之所自今其課績獻功質成於司會上簿於計府叙

秩於司書考比於牢士無不在上上故簡聞於當宁即有顯陟以旌厥勤而以下邑所取庶未忍遽召入而大賜封典以寵榮之不惟進秩加等而及其所生咸被恩命此酬功報德　君上之惠曾何以逾凡我士民素被涵育鼓舞欣慶歌頌於閭里者咸神明之以爲是蓋將厚我國家元氣以躋三代之隆予兄尤受公知特達之遇非常之眷惜不嫺於辭令以敷陳宣述其萬一者夫惟默致其悃欵於仰戴之私而已然

使他時誌勳賢者則予之言固在也漢多以有治行者入為九卿　矣柄用有日願以長洲之子孫為託

壽蔣大夫七十序

蔣大夫今茲壽當七十客請予為之壽予辭曰昔有鉅公名顯重於時其文勒之鼎鐘以昭垂於後若予何能為者客曰唯唯否否夫位之崇卑於人何預而人之顯名亦於文何預予第盡所以為大夫壽者何慮不足重哉且大夫始時

予識之他所則猶習業赫赫有時名其所授徒甚衆其成功名者相踵既大夫升於司徒被推擇為吏試為邑則民之休戚動若相關其情僞無不知無敢遁匿詭法以罔上者事皆迎刃無所攖其利解機便審詳明恕人咸神明之既乃擢都尉則其所治辦既以習守之視都尉若一體相成聲譽愈盛遂進守官留司刑曹之事動以法從而大夫操之以寬裕彼兇女子爭言輒連逮猥瑣無足言而自昔患苦如荼之今者乃一切蕩滌裁以與民既乃進僉楚臬岳陽之勝日在前而未嘗釋於位有所覽眺其勤於省循民庶簡稽勾較惟簿書是務崇山巨湖舫船重載劫盜是虞而訓齊士衆以鎮定安攘羣不逞游寇道途逃匿無所治效既彰復進浙藩衆其舊民聞大夫來莫不欣慶鼓舞其治視昔既得為而熟知其土風故其所設施無不當民心而感孚有素政以不勞而集然大夫稍久於外迺心閒逸以為吾縱不得重位以展我才用吾豈

不能自放於山林藪澤以快我願哉乃遂請告歸歸而杜門不出以自怡悅玩弄取適於形骸之外人咸惜大夫之不得竟其業何早自謝為而大夫學子以儒遂舉於鄉自謂留所未盡以貽厥後其恢張之以顯休我今聞寬儉恭敬夙夜有嚴以無忘昭天之福受之以昌承時之慶傳之以禮祇命之祥綏之以度故其年德日茂而康強和豫以順介我壽祉請徵於書曰介壽幹榮者何謂介者言其大壽者言其溥幹者言

其運榮者言其周四者大夫有焉故赤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今鼎命方來以顯旌大夫雖欲退讓不居其可得乎大夫門下士曰郁明都曰徐朗舉者皆讀書善爲文大夫時與遊折下之予與大夫雖同里閈不得朝夕繼見惟耳大夫之風企慕之且大夫急人之急其有事視若在已予惟天人之分際以推考象數易曰光明四通效易立節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萃結優游信潔氣更

相實清淨昭哲澹泊不失此乾坤之德萬物之紀交錯而爲氣候分數俄頃毫厘之末無不通也無不備也積筭起酉至壬心宿入位內外俱順效陰陽而長歲時人事配吉此在易占可識尚千百年其有徵哉

壽少宰韓老先生序

夫朝之貞臣爲國柱石其動息與時升降故隆則與之隆悠久則與之悠久國於天地間有與立焉臣之秉宣經幹以長我國家者其爲天之所祐豈一人是爲哉若韓少宰以儒起進陟清密秉筆爲詞命則訓誥謨誓於是焉出而四方以承聽委順改心易視風動丕變典國之史其賞罰與奪見於一字以褒貶進退雖黜陟之柄別有操之而惟是得以辨賢否寓昭鑒且朝夕在　帝左右以納誨獻規弼亮天業其事幾先見善者將順之否者匡之遠之俾出入起居無不欽宮府內外無不臧諸吏僕從侍御之臣罔敢不祗栗以嚴上之令惟是宥密之地金華之

省自昔所榮試選於登進之初而望重於朝端故人羨慕者切雖有才地而不得預者衆觖望其若之何則惟少宰公名德重望一時戴仰爲王之股肱心膂惟朝夕入輔台德以正四方使唐虞之治重見於今日惟少宰則自謂今我日贊襄哉預聞國政苟可以補民益主吾何不得焉者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　卒勞百姓我其盡效之以康庶幾何不可者然言而入則其益弘多而同位者側目默而不言則居其位吾

胥恩焉迺請告以需曰姑從容以讓彼欲立功名顯休於時誰不如我而我其專之忌前之患能不自慮哉我其養攝閒暇避位以胥我非不念 主上優禮崇厚感刻者然今才傑紛然爭進我其居通塞之任使我面折廷諍有所是非既非邇臣守和之道惟是嘉謨嘉猷入告於內又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是其庶幾哉故人鮮能知少宰公之裨益有甚於勤瞽力艱危其身以任一事成一節者既得請杜門

却掃遵養時晦而朝序以望實追思曰今九列濟濟爰自詞臣入備鬯席極其精求以簡允德方疏以請無不首心儀公而公雅自謂我之弘濟允釐其待事幾之會有不可已者我其應命而起不則徐觀今之棟榦肩負者抑豈其無而邊圉鷹揚以戡定者又時有其人毋籌量反復於時之用舍豈真邈不相關哉予惟公之出處對時隆替天之命此以佐國家盡長之運故在益之二重益之而弗克遠王用享於帝吉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法天地於政教而天下被陽德永貞其道咸順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然則今景運方昌順成之慶惟公受之予聞太玄長生之符文命得之於鍾山丹雲迴霄玄簡結録今此之會飛羽儀衛翼翼光光左策朱鳥右挺遊龍九霄真人輔翊我前後以弼我無疆惟休我其昭受鴻祥其何涯之有乎

悼李孺人

家世姬姜姓望隆聞齊魯毋義慈同敦行不怠

稱賢淑敬戒無忘流素風丹桂滕前紛嗣起旌章日丁動宸聰中年摧折雖堪憫恩賁重泉來可窮

又

從來爲善必蒙恩況是聲華奕葉存中饋力操供婦順所由列上寵臨軒才明兼更通經訓風效先勤表義門并見郎君官貴顯九原應可慰靈魂

祭李孺人文

維靈性閑貞令譏秉英清毓惟華閥德迺茂揚
齊芬任姒貴逸姬姜祁所自出袞衣繡裳經術
彌匡功在嚴廊爰宇君子聲聞顯允不惟肇歸
迪我高朗荐征於朝輸彼誠讜棟構王室崇業
是奬徽猷式叙戎不瞻仰宣力於時越有憑仗
俄遽請告稍辭執掌裨助之素孚聞自曩雖處
美盈榮盛安仿克儉克勤敬恭敦靜芳烈秀舉
光氣日上宜履壽康胡然悒怏不弔昊天詢茲
沆漭神理安屈出入惚怳哀鍾感纏霧結霜凝

共逮閭左孰有不矜相率奔赴禮著撫膺莫彼
椒蘭黍稷敬脩靈今有知肅肅如聆

題浦麗江卷次韻

惆悵寒原弔夜臺蒼茫千古遍蒿萊誰將二眺
寥天外中舉當年獨暢哉

又

燕關黃金重築臺更勞相國捧輪來祇今翰墨
留題在繞指龍蛇掣電廻

中夜不寐

伏聽雞聲不肎鳴蕭條展側夢難成可禁殘漏
沉沉夜誰恤凋年慘慘情欲息衆緣翻到枕未
除諸慮盡浸生入禪苦被高僧勸哀敝追惟萬
恨幷

又

厭離雖知律未開久生亦恐願難諧勤勞易使
形骸敝行役無休性理乖忽爾悟通真解脫遽
然處順豈安排佛非戲論庸敢喻忘却慇懃語
我來

壽徐文岡

殿中執法獻嘉猷凜色英風侍晃旒臺省屢聞
輸汲直奉常荐陟進箕疇斂時百福遭逢際似
日中來建用周蕭史況言宜燕喜絲鸞同跨向
瀛洲

壽吳光祿

大官還王御饔來調鬲眞須輔佐才樽俎但聞
楊解語要湯寧為治庖猜栢梁春宴升重席天
酒醍醐賜一杯出入紫庭承寵澤金門稱壽自

今開

送子虛遊學嘉禾

擔簦初作載書遊相別寒雲古渡頭欲傳經文談道術義兼師友共咨諏少年刻意無嫌苦稽古成名幸蚤酬一見方驚三賀日聲輝飛蒲玉京樓

又

樞衣即席問無休辨論疏通似水流探極微言明孔緜進堪訪道衍箕疇與墳斷處能刪述箋故刊尤慎校讐信是始遊勤邁往絳帷弟子肅清脩

戚君以詩扇見投仰謝

與世無關百念灰渾忘身事獨徘徊避喧務遠常沈寂僻性遠時莫浪猜忽枉過存懷厚态更言投贈藉驚才高驅駟駕遊今始延譽馳名方共推

又

軒蓋遥臨擁篲迎競前倒屣動名卿短長論說稱堅白輕重持衡進主盟三賀但嗟相見後斤詞立使宿心傾曳裾歷抵寧停轍驚座從今恣獵纓

戲柬仲芳

意氣相期不似初須臾棄置自欷歔男兒各有心難料世路誰云願易攄皇甫雅詩偏可重交游分義適宜踈眼前即是天涯遠空復悵人芳草餘

又

昔嘗杯酒共流連皇氏於中情最憐款語溫顏相慰藉慇懃攀附恣寅緣逢人說向深推轂知已慷恩孰比肩羨慕應非容易得嗟予顛倒寤垂涎

又

憶君高蹈不容攀仗義酬知千載還追念昔時投分異獨行一意古人間情來悒鬱思堪絶語及恓惶淚欲潸始識楚騷山鬼頌若求親附故應艱

又

可恃生平相慕親片言觸忤大生嗔幾微少涉詩章議頃刻旋驚威怒振拍案嘗因譏毀作絶交踈爲品評眞恩逾父子尤專寫統緒承傳屬在身

贈黃判府

寬明爲政慰民心攝令無何惠愛深清約門庭堪倚庇應時蕈壤作靈霖署曹喜得黃香掾別駕爭傳寇子琴兼是府中趨未久遽聆四野動謳迎

又

劇郡方當愼簡才仁君臨涖佐宣來自將醞藉無操切馴行温和覩擴開姓字已今題傳記皆墀況遍植公槐雲蒸景駭恩華被風動歡承及草萊

壽李工部五十

桐栢山連十洞天未資丹鼎獲長年與時上下誰知貴任運推移自謂仙已道銜標金簡策兼閬神授制靈篇疇咨中外羣僚日亮業共工誰爾賢

又

恬和甚快養娛生瓊樹瑤林不謝榮出入 主恩深感緝翔翔 朝署效忠貞三華煥映疑金液八景靈飛誕玉英隨意所宜能却老容光轉少大丹成

廣東左參議少谿項公傳

夫巨室世家宗臣其後裔多顯揚於時自昔然哉今檇李吳越之交也多大姓其曰項者自粟始乎又世爲楚以至王約天下其名於時久矣自漢司徒徙洛陽傳宋評事處暉而南祖宏度者初於嘉善居焉其後曰伯通曰達卿能賑施隕乏前元因後其家無所事事趙公孟頫爲表其墓繼曰永原曰邦邦丞吳江復徙秀水故秀水之項遂益大其家再傳曰衡與邦皆用襄毅公忠臧石城寇有大功贈左都御史衡次子質襄毅考長葛尹時齋父也時齋諱其領鄉薦辛

卯是生近谿諦詮贈郎中質而有文行直而簡諒端肅鄭公曉爲誌其墓配太宜人陳繼顏顏舉少參公少谿及第元汴而長曰元淇則出自陳少參公哲明日膺敏慧夙成粤自啓悟遂祗冀亮勤不以家世矜業惟誦習才惟肆逸王父異之教勵尤謹故在師不勤在德日遜受業諸明經家咸推讓以爲不及從祖光禄公錫尤深器許鄭端簡幼則撫之曰是他日當大有聞廼以所生女焉端簡都郡士若顧箕湯彬劉烱及

其弟炊少谿公以垂髫舉與焉寬然自以爲雄鄭公所撰舉子業踰五百赫蹏踰月而誦如流潛志沈篤而利解迎刃考窮術藝覽稽簡冊明達治體習國家典章與以闡譯導揚懋建勳烈不徒爲選造圖鄭端簡負宿學當世邃深弘遠而已究其蘊傳緒有自特達之顧不覺爲傾且其奉已尤更爲勵苦所給役及饘羹皆若甚單匱者糲粱之甘而糗粢之供僅以充餒衣無綺紈綻敝補緝聊適寒暑而已夜誦不休呻吟反覆究觀理與研析幽微繇分縷擘條暢說懌卧猶沉味其有所得即躍起識之素癯不勝勞母氏憐之餌以甘脆慰以良苦恤憫其勤輒感泣不已曰奉報無期何以當母氏心且曠晨夕遊學遠方欲取升斗爲奉養計耳語云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蓋自始學而已預定他日之業所謂曙怠勿咸後稱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吾可以晏安貽尊人憂哉年志學時存齋徐太傅方典視學政以公補郡弟

子博士庠子父老不任事悉以其產授諸子明年始授之室逾年而鄭宜人没又明年而要於馬少谿公既銳情竭慮於學遵時憲爲制科義以經明行脩稱文必雅麗語必儆新視學使者無不才公而列之高等廼適不逢省大比士凡五輒不利又比於都下者再始獲一舉其備嘗諸艱居陳太宜人喪哀甚而脩牧圉賑災厄東夷侵攘而以扞侮濟幹理誣枉而辨白之方暴歛而爲消息調停使無濫其勤至矣故人稱其

才畧似勇壬戌登第而時念其親急求省侍奉
符於東省祗役惟勤歸而得視親寢食若躬煮
糜洗厠牖皆公小節逮三載而父疾顧天請代
竭所禱祈卒不蒙祐而居戚寢苫枕塊朝夕一
溢米敦古禮而殆過之毋夫人哀其幼太甚恐
不能禁喪勉之強自抑無過苦惟是克構有所
建立斯其慰於幽顯也有涯哉兄適在外凡窀
穸之事皆主之所以奉終者無不至曰子已荷
推擇不得申一日養而遽捐背雖稍後於飾終

何過忍以吾今日儉其親乎故觀者無不稱有
子又以毋夫人年高恐貽之憂乃自匿而哀毀
慘悴羸瘠傷慟至不能支者數矣其弟乃篤友
愛曲為調護幾危而濟時令憲使公生已九齡
丙寅授官刑曹主治獄乃無簡不聽惟三尺特
又以毋懸念乞改南欲迎養於官毋不欲行遂
不挈家獨之任迨 國家有事吉凶禮酌舊典
用其中威儀翔序乃盛於舊都改官銓司入
賀冢宰公素重其才弟欲留之諫垣力謝之不
宥就又託所知為之懇辭 覃恩賜臣下爵
得封其父毋如其官既榮 上恩而感泣特
甚與其兄若弟舉父喪迺之官其所交遊相與
肺腑者皆有當世名捥腕談說讖書史及今所
行慷慨激烈有味乎其言之時各有毋迺吁嗟
曰所以乞南者為毋也今若毋何迺請告得專
奉旨甘庚午毋氏已入十恋戀欲不復出時
新制予告者不得過期毋日促之行迺赴除俄
遷考功自矢曰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

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吾今
適有所主掌是可不有所同異變化乎當今秉
權者欲擅已斥所不附者吾寧黨同伐異乎況
考斥未及期是宜不惜人才奏當路意哉時相
所不悅言官二人而適疏論其姻親南司馬王
遂愈怒口授所欲斥者而公堅持不以黜直臣
取媚而更黜其所親愛爰以考最入時相盛氣
待之曰曷為不舉職有所庇黨公以正對不少
動迺喻諸執秉者數公欲中之幸數公者儻臣

故得免然亦以公故相率請去夫臨事而後可以見才臨難而後可以見守上之可蔽下之可侮斯其離人情而奪於畏者若公其屹立山峙不可移哉方念毋病脾欲再疏請未得抵舍而兄亦疾亟僅一握手而值二喪其哀慕惻惻柴毀骨立有甚於前喪父者然於親雖在外適歸得躬侍飯含斯非其誠感所致哉亡何而其配馬宜人復卒附之泣曰爾渺焉諸孤復失所恃奈何又從祖從父皆不祿里豪皆乘而齮齕之

迺內傷痛而外禦侮陵所謂無捶策之威銜橛之備昏荒之際而臨崎嶇險阨能控馭無所失足者非其才用有餘裕哉既舉祔營葬畢乙亥冬復除車駕主給符乘傳者諸當乘傳非奉使命者即官已顯皆不得乘置馳驛其事體為褻時迺欲訐禁不與符公以為使阪涉途路躬持爨混於旅人是何輕冠冕郵傳固宜恤而行役亦安可不圖哉故調停其間考中度衷咸得其宜繼改職方時馬市方行時相主之公謂虜以市欺我而我以市餌之使不戒虜利我不虞既不夙儆卒何以支持故以戰為守以守為和不可一日亡戒且莫或示之則莫乘之莫或狎之則莫危之故弗惜重貨以市而彼且玩我迺不知所抵矣又貨財上流債帥求姑息邊備不飾刻削下以奉權貴其後汰驕橫恬不畏察而所統材官奮胄膏粱子皆內結有勢力而冒功速化假邊戍以幾不次擢且更求善地避不敢一當敵而公重裁抑諸請託者無所聽益忤時相

且畫地分界事不可推諉專責任重勢不可轉移攘功嫁禍幾不可不杜畏懦退怯法不可輕貸時遴帥方奮蹟而薊帥妬之虜入不能遏絕退且微功多所失亡而嫁言遴不能禦公謂瑞昌山海關相去邇豈得諉謂無預我其入能以師堵口入而邀其後豈不易有功而虜敢冒死自送哉乃立互援議上之使無得規避且薊之養士十年所而不邀一戰之利閉關不出所以訓練謂何故詰責薊帥而益與時相意左大司

馬方公實所倚賴武吏在內大類王官不外徙故得寬閒公特請選其材輕重任之事舊例與番市惟茶屬乞茶柄公謂茶關國大計虜與番不可使合與茶利是使之合也豈我利哉典令所載無以外侵內權其所辟薦必訪咨詳乃往往有所私濫溢必痛裁之以一官而數人候待禁猾者排蹐有罪者覆脫已涉公議而猶冀容貸雖持鈹畿內者欲有所進或以資次格之不獲逞邊帥素有威名者能移易主計陰握予奪

其有所規避者或庇之減尅饋餉以自充其欲畏檢覈者或乃聽其妄員公乃以怯懦以掊尅悉勿與進邊氓困苦豈遊觀地哉而盛飾池館有名者數處玩怠銷鑠壯氣乃亟令除蕩自新重帥有名者或相妬沮壞成業敢為讒慝則以責任分定其所監有事相為策應後期不赴者無所辭其責時相雖累以事不相中而終愛才乃實能容之其所上事疏累百論奮夷利害洗國事安危激切愷直不依阿狥情每報聞多見

用所謂審御機數器成卒選簡練精審收天下豪桀駿雄與為國家大司馬法若有北下老人授之者故有飛鳥之舉雷電之動風雨之發不難於逆時權適機便立慤於通塞之間砥柱乎狂瀾之滙非其才氣有異哉時相既發攻之者無不力獨諒其志欲有為而失於驟自任太過非有他腸故獨默不言及遷陟於外無幾微不足知自詭於時不可與競出遂解組歸猶畏恐中傷沉默晦匿杜門掃軌而意以已矣不獲盡

用海內傷惋介士喟嘆夫奮盛零落古今之常而禘異恢達則其名垂於後尊高崇重豈與夫榮一時者爭哉予故以其所成事足以自見而又何論其餘且公雖膺事任而不廢纂述所著書方將行於時且世有顯聞子某登成進士效厘績用有錫典品日以融通餘子若孫咸濟濟成立所以慰公於如在者是何其厚哉

贊曰惟天之所篤既於其先又於其後既於其身又於其子孫諸項之盛殆若定社稷勒鐘鼎

勳則以前聞人既有顯猷而世其閥訐以憂家邦利其民杜衆隙抑專擅不避患害而行人所難若少參公之執持直已而行無碍光烈則天之所重貽以爲世族其庸乃可盡乎

送項憲使

翩翩飛蓋發河干相送郊關柳色寒砥力知厪王室奬策功寧作霸圖看已懸明主敷求切亟慰多方望治殫接地風雲催上道凜顏奉簡立朝端

又

江上雲流送去程錦帆遥掛日邊行千秋令甲開中葉三揖勳誠拜上卿意寄蕭然虛擬托才情率爾欲横生登高能賦人爭羨赴遠茲晨初抗旌

偶題

聽談戒品講毘尼兼製三乘大論師五竺梵文親再譯一期世運自疇咨當年結集誰從授此日精藍孰與持阿育王行檀施後空傳印度誦

伊者

吳母許孺人八十壽序

夫人之所以享年有永者艾康寧者豈非命於天乎有養其內或失於外養於外而傾於內者若張單之事豈能自致而不固於命哉丈夫固無定而婦人有所倚賴於人非已能自爲而有延促者尤不可期乎孫所與者吳母許孺人許年躋八十乞言於予以壽之許蓋出自高陽里孺人幼稟至性不煩教習而自知女訓自非戚

屬不覩其面笄而歸於吳即能敬戒相承以順爲正舅姑以婦見於廟命之主祠事傳焉以後我乃竭其力脩饋食和甘滑斮滌灑日夕競競無少怠舅姑命之事雖甚不易舉必自效諸婦或趨代辭之以已所當爲敢委之他若不親事何其雍睦敦厚舉欣欣和豫門庭之內無幾微間所以相其夫無內顧慮而且能佐其所不及周旋盡慎居處相察勤相斥正言不踰閾而聲乃彰徹且好施予相勸以惠濟貧乏周贍其族

姻解纓組助爲資其所服御皆以好者推以與介婦而取其沽者自御夫益衆卒而能益潤其室若婦清所爲者而又不見其廢居興利若有募修建平治道路成杠梁者又自減削以施損口食以飼飢寒謂性之吝者則有之矣吾敢以貨爲解如不忍何凡寡居歷四十年耄期倦勤而視聽不衰筋力如故此其受之天者厚而善承之雖養攝謹愿無自戕敗而外所植德非以徼福澤而福澤焉往乎故其宜壽者固天奬之

而延益恢拓實自其所爲奚謂門內之政以恩掩義不能教訓成俗而發顯聞哉詩云婦無公事者以處順而言若砥濟多故當內外事任集於已而能恬不顧乎故其壽者乎稽之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其所向背善氣迎祥天神遐格而星度所直各於其宮致其祐助又卦之而知興替遠近則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昌下萬紀以生萬有以藏其爲吉徵何如故策之而知其短長耙之而知其畝

茂以承孺人壽孺人二子曰應乾應坤世居故鄣乎雖不識之而乎孫所與遊曰可人也數稱之乎惟善善長庸有過辭哉

示游僧

衲衣行足走多方持鉢徬徨道路傷未便弘通求取證兕於戒律可能詳墮深世網何由出背遠宗門祇若狂解脫固難期末法向人憐爾尚披猖

又

到處呈身作禮勤攀緣冀得小推分衣仍迎衛三條服口借祇林五竺文幽暗迷方隨念墮旃檀香氣逆風聞憐惟旦夕資生計空道清齋不茹葷

贈萬融師

誰言僧臘未云深宴坐還知已息心不起安禪毗習定惟希滅盡澈難尋起居肅向清晨禮與會蕭然孤夜吟聊指迷途躬接引示猶託跡在空林

又

醍醐勝味孰能嘗懸荷恣勤時餽將盡庋世間弘願在最先施及沐恩長叩門許入維摩室結集難升慈氏堂重念大悲無揀擇望分五部若探湯

謝錢仰山見過

恭承道趾特迂臨顧倒衣裳喜不任諦聽片言深取證得玲半偈肆披襟禁方盡解窮玄旨傳譯遥能究楚文結社敢扳雲嶠外瞻依欣勝染衣琳

又

即心作佛豈難希接授惟先最上機累劫宿緣纔解脫清脩延益扳芳徽精光溢起看霞舉談屑傾來視塵揮投禮緬懷勤向往句身動幸有依歸

承元美令子以長韻見投奉謝

忽遘清揚驚愴神精光霞爛映芳晨論交悦矣經三世語舊今茲復幾人投分已虚遥可念欣承嗣起義猶親少年爽氣何英爽極駸康衢自逸塵寓興援毫家性在臨風寫送藻才新恣教凌厲千秋往立佇超逾抗步臻踐歷名場榮不啻寵綏文苑繼高掄漸鴻頊刻青雲上顧謝蓬茅引望頻

贈督學使君陳侍御序

我 國家同文教於四海自初建首開設庠序以風諭育養教導之士必通經博古深於理性道義究極典墳爰稽精詣明體適用可以選擇脩任使又聽之以師儒重之以考校其所試誦這必以制文其興蓋始於宋元間所謂論孟古義者予幼嘗見之我 明乃稍變其制而體裁固未始殊也

憲 孝之間不勝其質嘉隆以來始斐然其文然文勝則實衰故云商周之文不勝其弊其必將返虞夏之際乎通邇者士風鬻興蓋沉浸于詩書禮樂而舒發于性靈爽精故雖曰制文而與古殆何若時運之隆則我陳使君天挺上才

應世作則與窮千古學擅徃賢適領憲董率臺端以養賢育才莫重于表儀誘導裨蒞臨江介以主文命夫今之士其始也非不勵勤于學而文日益盛視前不啻數倍光爛照燭上昭回于天則視學使者之績是亦既顯著矣而士之既獲進用則前所學者竟忘其謂何而行不相酬是則使君所謂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我 國家大化融溢東漸西被而所賴以匡濟佐翊贊敷弘闡者惟庠序之士應賓興之舉而濟濟翼翼于中外迺顧有既進而失其所守平日誦學之謂何而致用迺爾是使君所爲深惕不遑粤稽之書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咸若我辭一歸于正三墳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俌位惟忠惟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是我使君身視今之風而上躋唐虞三代之治莫不由學校師儒之訓廸裨其脩之于家者即舉而措之政無改其初而加勵焉以既出其身爲國而遑顧其私哉此則我使君教督之意若風披拂俄頃間而遍于四裔況我南國其有不率者乎江漢之表鎮京辟雍之化親得拭目觀之何幸耶從孫錫玄詢詮葦數人皆荷甄陶而錫玄沐使君奬進丁酉之試遂得當于朱葉兩太史顧以數奇收而復漏乃更獲從諸生間被使君之訓勵益深不佞故不私其族屬而使君之率化敢仁近在耳目又何愧以不文之辭爲口碑之一助云

沛 劉子威著

木蘭辭

誰道男兒膽氣粗誰知女子還丈夫出門變服異粧束荷戈征戍西備胡不將白刃身命虞朝夕長絲萬里途與爾同袍凡幾人不知有女自懷春露行草宿多苦辛白日茫茫暗邊塵相與戰伐出入親戎伍胥會無隔旬沙場荒野度芳晨隨行逐隊動傷神顧視征鴈一行臻嗟爾羣匹亦有倫長征罔覺歲月頻怯懦猶恐軍吏嗔作氣努力隨將屯長戟衣服何均均踐更荐及歸路遵入門骨肉還備詢疑駭宛轉難具陳烈性耿介非可馴慨激雄懷志行眞世間能復幾男子得齊節諒還如此我歌木蘭用相砥莫辭艱楚甘委靡

壽待封盧毋沈孺人七十

持將內行肅庭幃昭受鴻祥燁有暉淑問茂揚綏壽祉起居休暢共瞻依 詔恩旌行承嘉錫敬養躬勤戲綵衣貞順重光遥作範慶深遠邇播音徽

又

精瞻北斗映星樞著節當年抗志劬玄律肇開初誕瑞清神積久更華腴正欣聲烈聞天日兒屬祥雲纏降婁獻壽筵前呈戲舞高歌宮調作吳趨

偶題

氣將天接素來矜意與雲開晚更澄惆悵流年何迅速嘆嗟英爽劇憑陵撫懷疇往窮晨夕垂念今茲忘寢興幽馨自憐摧羽翮毵毸顧影罷飛騰

戲題

憑將調笑九張機唱徹伊州着舞衣出意粧喬工打令恣聆諧浪善音徽羣優自喚李天下獨往誰矜劉孝威催拍急來歌賺尾不驚入破吐珠璣

又

高自稱譽才性殊戲爲莊語紿朱儒可惟調弄
多嘲哂其若訣諧态拍奎跌宕形骸聊取適郎
蹌行步復何拘教坊恐被來呼喚裨入筵前奉
上娛

又

昔聞流落作叅軍打鶻時傳喚紫雲騰有裝孤
末泥色隧將假髻秣羅裙三郎羯鼓催花發優
孟衣冠學相君潦倒不羈驚放鷙動容似慢更
成芬

又

陸沉非爲避風塵逸興由來不可馴射覆應聲
成隱語滑稽鋒出可諮詢敬新磨伎工猶拙郭
舍人諧豈得伸變詐莫疑無俚賴信知訣達孰
能倫

戲贈幼于

相如犢鼻酒家胡帘影招搖喚客沽更有文君
偏嫵媚何辭列肆自當壚市中仍責君平卜席
上兼收恩載殊傳欲成梟渾未定可看旋轉大
呼盧

又

嘯他鮑老舞即當儒服婆娑衫袖長遨世特窮
人外賞寄通寧恤酒中狂動猶條貫成文理行
類荒唐善樂方立獻泰階符命對聲名倏起在
巖廊

又

欲闢蕪萊出荷鋤丈夫未可恨粗踈蔓延雖道
支堪伐茅塞還嗟根尚餘豈索逋租勤賦事非
因合偶爲資儲芟夷知竭驅馳力剪雜劬勞空
伏予

又

虛携田器藝桑麻炙輠談辭立誶嗟求獲不煩
趨沮澤齋持遂爾笑汗邪鳥耘還遣開二徑力
穡誰當勝五車不是人間珍菽麥焉能天上有
匏瓜

上郡司理

聖堯敦政典垂意惠元元簡畀明惟允持裁乂

甲浪論成多假貸情得務加恩應恐疇咨及需
龍作納言

二

展意動雍容時操律令從稚文殊蔼蔼矜恤慰
喁喁解網令休息除殘著茂庸明清朱邑在介
節遠追蹤

三

爲李得皐陶法曹令鄭僑政平持敬慎化育恊
鈞韶隆愛深漸浹慈仁肆變調巡方還奏事亟

上贊清朝

齋僧募緣疏

經云飯無量衆僧不如飯一聲聞人飯多聲聞
人不如飯一阿羅漢然飯僧者故不可有所簡
擇亦不可預作功德想惟盡其誠與諸行檀者
共脩供養遇則飲食之惟時竭所與濟其飢渴
使來者益衆而供饋無乏不計少多惟沾濟其
生如恐不及且惟諸行備者持缽走四方冀有
所參請固惟道是求而亦忘其旅途之褰今茲
以佛大悲爲心悉與扶其顛頓而與之口實而
能發心爲之主饗爨且緣募諸有情使大捨施
以共濟勝因集善果皆當惟力是視不宜有所
繫吝慳惜貪愛執着墮於無明且天地間迭有
盈虛故一成一毀是爲一劫歷劫以前故不可
窮而一興一廢又謂之一期一期非久固由人
所感召業有善不善之殊則應有吉凶禍福之
異則人可不自勉爲善而甘墮於罪戾哉聖人
固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云不以善小而不

爲則夫一念慈愛之心捨所難捨指廩捐篋傾
貲竭橐盡所以施雖未能遍及於多方而一飡
以上人咸知所感而莫不誦念功德稱歎希有
者且果有四等阿羅漢上至菩薩深見佛性以
至成道皆脩六度梵行以得證果而行檀一門
感動天人神鬼是尤近而易脩故茲極誠以勸
欲施者受者皆得功德無量幸無忽諸乃書此
以貽道源勉之哉

又朱郡理

執憲敕誡勞寃平治行高蹇言棲枳棘遍欲艾蓬蒿挈令非文致報當無急操精能綏遠邇靡薄濫能叨

書劉氏祀先塋事

我劉氏自權茶府君葬於虎丘之祖塋地脉盤結形勢所鍾自後子孫亦多葬焉累葉相仍其來久矣葬地雖漸闢亦相望纍纍每歲之春秋則合族於茲若古所謂祫祭者則舉我劉之宗祖乃合食焉雖古不墓祭而今以義起焉自爾相仍莫之有替來者或有所薄助於舉祭者於是參差不齊矣迺耳孫詠倡為置祭田若干畝則量賦於族而每歲入付之應舉祭者以為具而人不必有所賚矣已前多有曠不舉者今既有賚則可及時行事而孰不便焉蓋自其祖某嘗脩譜牒而父繼述之凡係諸劉無不載而冒妄者黜之故得有所憑依以為合族辨姓無失其親疎而本枝百世尚亦有考焉無或散亂紊雜迄無統緒以為嗣承纂緝不構益顯休之且

祭不時失孝也遠近聯屬義也疎戚有辨禮也有過相誨患難相扶皆由茲舉也若耳孫詠敦厚於倫親睦於族其仁足稱而況漬經義茂窮藝業當起為 國家建無窮之基則我劉無窮之聞自茲始哉嗚呼維我祖宗之靈在上亦歆厥祀無不昭格矣

過幼干

睽違已積時相望益增思饗蒲過從盛杯香醇酎釃甘蔗春用韭抑鮮膾仍脰幸得重言展流連快我私

又

結戀始交顧離居調苦悲往游凋欲盡會合悵難期微雨沾衣潤鮮雲薄暮垂談深俄碍夜託寄在稱詩

又

風素稚堪矜尤多才藝稱載書忘歷抵荷捕肆憑陵朗麗何平叔悠優張季鷹又要今始見遺韻尚緜縢

又

星散愈駸駸朋遊念盍簪歡言催酌斗嘯詠逮
橫參露色殘芳草空香染夕陰冉魯茲已遠思
悒軫劉歆

貽伯起

經久曠音塵彌令風義親潔持矜介亮抗行想
幽人遐寄軨非僻芳聞逖愈新耄予慙且惕欲
進尚逡巡

又

逸志厲清脩風疎晚更遒烟雲半綵筆令古一
羊裘遣放疑忘世貞孤孰可疇公車不肯對物
色豈能求

又

高舉躡雲霞光芒射莫邪臨空欣自賞指黙欲
誰瑕鬱起真驚世逍遥獨命家夕看牛女分直
犯有橫楂

又

洛下比三張哲兄誰抗行長卿非色癇荀令愛
薰香恩謦當幾疾情超賦事佯弄姿猶好戲書
體在青箱

寓懷

楚畹慕芳荃蕭齋寂吮鉛可能踰五鹿非敢薄
璟淵未草閑情賦空裁悲憤篇忽驚時竦意隙
影度流年

又

顏鬢已凋殘野心庸肎干吟哀聊岸幘詞湧若
流瀾拘使危能妥調令險易安自矜排奡力勁

氣橫難殫

又

湛寂分終窮青山遥寄通上騰衝太白旁溢耿
長虹游意遥空外棲神浩蕩中自知惟邁往莫
復問鴻蒙

又

世應無是公氣軼萬夫雄陵轢誇當日談諧是
夔風林花寒石隥山葉隱巖櫳遼遠看飛鷁高
翔辨一鴻

寄杜君開美

三泖漾清漪悒然思湫瀰屬流傾佇切忽枉駕言馳白鼉持投贈瓊瑤慚報私總令矜敝帚欲進更沉疑

又

君有古人風可惟詞藝工雲間昔再作日下近誰同美爾翔飛翮嗟予困轉蓬他時倘垂念莫忘新鄭

寄謝歙汪君堯俞虞卿

盛世孰由巢嗟今奕世交餐風還飲醴和洽殆投膠居似疑殊域情猶在近郊度前無用訝勃長拂雲梢

又

耄矣自難聊誰歟問寂寥將同葱蕙殄分使髮顏凋寄謝浮丘伯虛聞王子喬河清不可俟冲舉可能僥

又

婺嶺鬱迢迢祥烟直斗杓行年忘甲子藉爾問玄捪再世存交道經時見久要啼鶯為盧永日展側耿中宵

又

辟命使交旌成行羔雁盈指途舉勸上側聽佇先鳴文采光多士聲華擅二京沸令紛照耀白日得連城

上方山白雲樓記

吳故山水與區其東南曰石湖為諸水所滙與太湖相連即湫漫無際峙於湖上者有山曰上

方登之則舉盼遠近一覽而盡為勝槩於吳靈氣所鍾其在是乎故其所祀神胙蠁靈應人奔走之以祈祐者不絕於道左有僧寺曰上方環列皆山尤鬱葱有氣寺故有亭在巖際曰流雲則山水所蕩薄若納之胷中嘉禾卜君醇元游焉俯仰顧盼以為欲止息且肆遐覽必樓之以據其地之魁阜隆起者肆延賞盤桓哉僧桐月乃進謂之欲建久矣惜無行檀者今語及此豈非天啓之願假力營之以備吳之形勝又何幸

與卜君乃選材庀工陶甓累基遂使棟構傑立
枕板隆寇來者於是咸有所憑眺且題其額曰
白雲夫雲之隱約於湖山間拂汩宛延方皇睒
譎倏忽變化未之有窮是惟茲山之氣上騰焉
矧石而起樹杪林巒原澤水涘望之澹然明滅
映鬱配離而斯樓為雲飛集之所朝暮間或景
色淒晦洚涌蒙籠盈溢陰暗咫尺不辨又時乃
清霽則祥烟漠漠虛影浮沉洋洋盈視或嘯呼
浩歌則四山皆動或煦氣出息則瀰漫充塞盡

為雲烟是非居山之久者孰能盡其勝哉僧乃
請記於予予蕩人也雅與白雲徜徉於天外即
予所吐氣上與天接郁毓於井絡纏度閭而覆
冒斯世孰知雲之非予而予之非雲哉世之齪
齪小謹者或規予以無復拘繫而予自謂鮮潔
澄淡浩無端倪而又何纖介跡疑滯於一隅哉
即謂樓之藉雲以寄其勝而雲與予為一即為
雲為霧雖未得為霖雨當時而稍寓意茲樓是
固宜識哉

貽周天谷高隱

不見經時久相如善病餘春城風色起朝雨杏
花疎可是因痟渴還因著子虛由來才美擅鍾
植自扶輿

又

清謦起當年新詩遠近傳氣岌才彥後恩出古
今前冥契懸超詣精裁擬極玄欲將垂典則金
石亦磨鐫

又

遥望深悽憶無聊轉自嗟調高寧寡和曠遠遂
成遐寫寄驚塵暗屋梁空月斜不禁歌下俚竦
聽遍為巴

又

知君託養痾猶不輟吟哦益肆攀躋力尤矜聲
韻和風烟才入賞靈氣句誰呵啼斷猿聲夜相
思邈爾何

寓悵

思憶西柴是故居廬冢橋畔半丘墟徙遷無定

枝雖衍舊跡湮夷世愈踈幸有先祠時饗祀尚
標門巷識林閭從來姓望雄吳苑不斷才賢冠
石渠

項墨林山人傳

予聞携李之有諸項舊矣項有曰墨林山人則
尤瑰奇越異之士哉席其家世之盛而雅尚乃
不於紛華豪侈而一意好古遐寄雅文嗜古親
賢力為善是尤可貴哉山人幼而警敏年十三
學舉子業迨成矣即奮曰是奚足為哉遁弃去

專意學古文辭駁於經傳疏解訓詁罔不暢融
既已湛浸之矣復於子史百家言無不博綜窮
核流覽遍討究極幽奥六書八體冷金黃麻諸
晉宋以來名家皆悉臨摹而又旁精繪事於寫
染揮霍象物師心咸有典則而鬱勃煥發照爛
楮素又以攜李人士未足有也遂走茂苑謁諸
有顯聞者皆與定交於時吳故多士則又咸推
重之而折行卑已遜讓崇重之若文氏父子皆
倒屣剡席恐不得當彭陸諸君子則尤為羨慕
所與詩若東穉揚之以為宋有米芾父子其才
藝兩絕風流倜儻然於項君筆精墨妙爽亮雄
俠尚未敢望與且嗜古圖籍其所收畜不啻充
棟而尤能鑒賞於眞蹟嚮揚辨別其點畫楷法
行草筆勢若古紙緊薄清瑩如金葉索索有聲
雖其縻破而屋漏剪韮痕跡可想昔秘閣所藏
皆在天上而零落遺失若烟雲之倏忽聚散其
可慨既深而今其存在人間為不知者所弃晦
暧閉幽其不至殘缺者能幾何哉君既名能鑒

故有挾片文者悉來求售而印跋剪截訛繆眞
贋既不緊拒而量酬之輕重不失故已甲於一
時而又於古鼎彝金石尊卣簠簋盤鑑之屬凡
流傳於四方及發掘所得三代秦漢以前器物
咸以君好古悉輸之而君之名益起謂能斂藏
弥貴不吝貨購求題其堂曰博雅與昔眞賞齋
其風尚何如雖處富潤而居室甚弘簡儉以訓
其家人服膳不敢用華侈以彰貞素性尤泛愛
嘔喻拊慰人或欺之亦不問喜延賓客而惟野

客乃與之狎冠葢來過特謹遇之而已匱貧拂鬱者悉周恤賑貸之人人得所欲來歸者日益衆而未嘗厭怠敬恭謙敕靡所不至而又頗解悟空理以爲是何有者故尤能外形骸遣放於事外若忘其家者日閉關默坐存念納息脩養生旨以無爲爲宗而復時課子孫習讀經義箋固皆親講受暇則引禪客釋子談解脫究性命其見之超絶乃至是耶庚辰之歲山人年五十有六則自序其生平且繪其象索吟詠之此其

達生又如此昔皇甫子循每以所得於山人之厚矜吳君子或以不自居德薄之然予亦惜竟不得一見爲歉今君之子若孫以傳爲請而君之姪憲使君亦每爲予道其行事予不能忘慕焉顧不腆之文烏能述宣其盛美耶君諱某字某以所好者古丘索墳典故以墨林稱焉

贈長洲江令君乃翁

感深懷惠切積累遡源淵雅素矜風望寬仁寵世延典刑光作範義訓迪承傳沿泳三湘外招

搖七澤前放情時散澹遐寄獨蕭然自悒沉宣理尤躭恬曠便爽清何誕節朗暢復精研道術臻先古編摹積簡篇蕭踈生氣色逖宕煥雲烟出入携松子過逢友侶佺中陵堪逸跡高擧恣騰鶱羽葢澄霄映空飈策景旋聲華帶天構榮命與時宣處洽庭帷溢恩垂嗣哲聯裁冠參列辟法服應星纏繼起紛才彥翱翔稱象賢盛朝膺茂選下邑荷勤宣被我無疆恤漸民繁令觸霑濡庸土壤搜引逮林泉推念生成厚祇隆金

石鐫

修觀音堂募緣疏

夫平治道途長民者事也故徒杠輿梁責之爲政者乃今夷狄滑夏惟辟塞是亟其暇爲此垂意哉顧浮屠氏以惠利爲心募緣信集諸令辟自其金某所以砌治完以便行者於昏暮免顛頓又以觀音大士堂圮重爲建治復遍募有緣時則沈少宰已爲題其冥復命予爲之疏夫少宰今之所宗信其言已足欲何假予哉予惟佛

力能證今身何者非恩身之不恰而敢恤於言特惟觀音大士慈悲普天率土度盡衆生見今爲住世菩薩誰不欽仰願捨而待予言者然予聞施有異有法施財施有心施無心施無心施遇所覩即施有所蓄即施非爲有功德故有所冀望而施斯之謂大功德故予所爲勸亦惟捨者脩所斷見法自應爾予言不足輕重而助發信心不爲無小補云

有善製燈者技精能爲賦之

錦作樓臺花簇成九枝光燦露華清水波湧處蛟龍化綵翠裝來車馬輕繚繞祥烟流轉急霏微芳色映尤明偃師剪綺裁綃技窮出中宵不夜城

蘭陔堂稿序

杜君昔遺我所著請爲之序予偶徙遷命置之戹既乃忘之昨杜君過吳語次忽忽遂別亦不及也近自白下歸乃復申前意予深駭竟忘前所命已而遍索乃復得所示集在橐中爲疾讀數篇已驚竦爲間代才因得前嘗序貂裘草予并忘之異哉予之善忘也夫杜君固天下奇邁而所與徃復亦盡天下豪士時之相值乃爾若予潦倒又何足顧哉然使予景慕顛踣奔走則又烏能已於激賞歎嗟不擊節咏歌其感美與夫吳之於詩殆自天性然而今亦稍謝惟王百穀一二人爲杜君之所推讓者且夫詩之工非直才自擅亦非學淹通所及古之詩多始於閨門衽席孺子閭巷之謠彼其人非必習聞於典

冊亦非有所效法刻慮苦思於咏言者然形而爲風即可以知俗之厚薄治之隆替可以興起感發爲助於政教者是豈後之爲詩徒出於吟研反覆以求工綺靡典麗諧協聲律中官應商者可同論哉故所謂發於情止於禮義惟一時所感會暢適欣喜歡愛與夫拂鬱歎嘈激烈哀憤蹈厲奮揚惟不經思乃上可以擬三百篇而下視漢魏者何論唐以下哉予雖好學爲詩乃多恣漫不比於律徃徃爲人所議然於人之作

猶知鑒別遇有合者即爲傾心若杜君所著曰蘭陔堂稿若扣船遠遊秋水潤州暨貂裘諸篇眞可以上掩濟南瑯琊何近者惟排偶淫艷爲且其流爲簡牘即數行猶商周鼎彝銘勒雖春秋諸大夫相與應對詞命折衝樽俎者其氣炎固爾若其簡質密嚴醇雅和正區區詩耀者何若此自然之文哉予雖耄然樂相推與杜君且名於天下故不能已於言云

潘景升集序

咸哉我明代以文命昌前後誕作不可勝紀而尤盛於近者又若新都其尤彰著哉若予所知汪司馬以下未可縷數邇忽幻千以歙潘君景升來予尤驚焉夫文之肇開寔惟時化頃來積算五星從位起歲星尾宿從位降戊戌歲星從木木之光華燁於四方煌煌哉江左固自昔多才而其挺興命世以主一代盟者宜有其人迺潘君執簡以遊於郡國其所覽觀有當其意者不憚折節故物之於氣類自不知所以相從稍觀潘君詩固鏗然金奏之振於耳矣即其所與往復者亦何濟濟哉雖不及盡覩而一時之興於文亦惟潘君之所感發故咸企慕奮起砥脩並懋而潘君益且暢舒發越非本非標非微非煇裔裔翔翔汩漓液冶雅正雄逸厲爽華會無亦惟是陶化甄緒比崇翼藥能致然乎適來於吳王於幼于固文之奧區也同覲於予予擁帚道旁王臣乃宵臨辱如天之福何以承之況投以篇章使戰戰惶惶何以措一辭哉惟奉以卒

業使稍習吟諷庶可厠於諸君間抑又如天之福尚日以冀耶

壽漢城大參

建麾分命蒞雄藩忽遽翱翔鴻鵠騫延益可因松子授吐含應有內丹存鉛華煉就芽先長金鼎烹來液已溫東海祇今傳盛事仰看冲舉向天門

又

晨夕朝眞作禮勤久從丹簡讀琅文時聞嘯咏

藏真訣聊復揮毫散綵雲列岳豈能淹逸駕拂
冠蚤爾厲清芬青城門外還轅日高隱寧言綺
季羣

仲夏過徐氏園亭

憑陵炎氣漸加深選暇言過洞壑陰古樹森沉
迷院落高臺危竦冠峯岑徜徉未淺濠梁興登
眺仍為上堵吟翠釜和滋羞鼎味桂樽芳列起
辭斟

二

林逕宜為避暑遊穿池疊石況偏幽香飛列岫
芬芳遠鳥度青枝葉影稠岳色連空斜磴繞波
光隱映隔簾收墻東復是城堙內避世誰誇檀
一丘

三

垂條拂戶柳依依苔蘚盈階屐齒稀新萼半含
淹露浥流英乍散入烟菲橋橫泉際魚鱗躍塵
斷林隅薜荔圖高隱若予何所問尋山猶愛蕨
芽肥

四

藝圃樊園自昔來松篁荷蓋別新栽綺疎雕檻
繁華景韻管調絲歌吹臺寂不聞喧遥可念曠
尤平衍僻重開流連賞會歡方洽日欲嘶山迫
暑催

菁陽集選序

夫詩若文其傳與不傳亦繫其人耳詩與文能
重若人而人亦以詩與文重然有幸不幸者則
又非人所期乎所謂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豈獨
其所選述可使垂於後哉又其植德有淺深則
傳亦有近遠故有翳於一時而後乃著者有雖
名一世而非久遂湮晦者是雖以德重輕而詩
若文亦自有定論哉今之能者愈衆固文明之
代將掩前古歟攜李范君乃以厥祖之作謁予
序之予固重其人而又得菁陽集選讀之乃重
有嘅夫范孔嘉才固勝予而不遇殆與予同孔
嘉少為博士弟子累試高等乃十赴省闈始舉
於鄉次年擢第筮仕為令意在抑強植弱遂為

所中徙掌故以國學陟大理府丞故遠郡而又丞也能驅魑魅蠻夷中不以兵甲單騎入撫叛者乃亦少試其才力耳遽乞歸即其氣節若此則其人可易量哉歸且三十年其所詠歌以自虞慰者無幾微及於仕之不如意也且檇李吳之餘也君之詩其吳音乎吳音爲今所推謂與唐上下則君其人矣文亦閭閻簡質和正純溫事顯於辭而意傳之理不詭競浮侈誇誕以從時而鬱茂有氣哉顧當其時不盛傳而近乃以其

裔之賢能闡揚之夫禮固云其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仁與知君之後人有焉盛德必有後則非君之德不及此今纓佩若若軒冕聯聯翱翔中外者方以序興而集之傳爰有賴焉篤而論之則人非徒才之重其德之重與予因有感夫狂譎佻險佞倖無行者亦奚以文爲乎且文人恒相忌不肎揄揚自昔則然今予於菁陽無不盡詞則可以知斯集選矣

天台圖

白雲深處是天台採藥尋眞策杖來得讀仙經延歲序能餐靈草返嬰孩肎將姓字傳人世祇愛林泉臥澗隈流出胡麻香氣靄可無躭戀弃塵埃

石窓詩卷

石窓洞啓勢崢嶸面面玲瓏稱四明跡似隱淪猶玩世才堪底濟尚嬰情生來累上文章在老去空憐藝業成不負辛勤回眷顧定知遺厥樹聲名

壽高君

高隱溪山翠色鮮翱翔朝夕泳清泉情超塵外從禪客興逸寮中友侵佺敦靜藏名躭自潔介居抗行重宜年恐來縣道交旌辟羔雁盈庭姓字傳

僧貞弘緣造藏經送楞伽山寺

江山猶說法靜聽肅無聲白馬浮河度香溪戴笠行但標題已重況是夾仍盈結集思當日總

持矜信誠

郡丞湘南文先生壽序

予少時則嘗見於衡山文先生先生名重當世予從兄則先生壻也蒙折節假禮後予游於外多有乞予請文先生書者予爲謁請乃承數過予欵洽紙墨淋漓獲先生書蹟甚多頗爲人乞去又辱與先生之徵二君子游皆高韻雅才其所揮洒亦不下先生先生之孫曰湘南則其長出也世承其家學故文氏之風不墜於地人之

稱譽皆歸焉又其子暨仲之子皆舉於鄉益自中丞公以宦業著聞而其盛遂迨於今夫紳素書體明代乃在於吳始文先生遊於少卿李先生禎伯所李有顯名行誼則固有源淵非徒爾者逮湘南累世爲吳名家始選於鄉令浙之浦江雖小邑故多長者善諷議而君爲政清簡民頌之爲賢侯故遂遷郡都尉治衞而君遽乞歸矣其簪仕也故異簡而遷又善地蚤自悟退不賴榮寵則誠賢已哉今年已七十而康裕如少壯固其善養綏然乎則自文先生貽厥之謀罔非敦厚愿慤有古人風故其後迺蒙福方益起宣靖以功烈佐 明辟大顯休於時垂無疆惟休爲我吳重孫輩皆濟濟以文學發聞其世澤豈有涯哉且予始得游於南峯楊先生先生已九十餘而視聽不衰謂予相見何晚且謂予當紹之予謝不敢楊先生故老而猶不廢披覽非有所延益之術而性多僻尚氣而壽乃爾暨予游於衡山先生則盛德盎然著於外而其與人

無不恭謹則君子哉若人乎故食其報所謂宜爾子孫而壽命延永亦自有所感召之哉益逸周書所云寶命全形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嚮應之者若影故知之不窮所謂蘊窿穹崇不遷之宗也又云其先皆有玄德以媚於上下神祇故與善不以窅窅錫祚不以冥冥而三信四位七順九紀於是徵之哉今遠近之人咸相詢以文氏風望何如其表率誘導即不以位尊而重世之言神仙怳惚之事者稱能超舉遐

邁耆艾悠久又若黃帝書言可以養之與天地
相畢所謂至人者少壯若一其容體色澤愈益
華腴歷數其人不可勝舉而皆若顯若隱不事
表襮故人知之者少是又耳目之外君子存之
而不論惟邁德自身不雕自鏤不飾自光人謂
之不可蘩則有之矣而凝厚沉至規圓矩方不
求異而自異近於人而狎人人自尊之故其宜
於年也謂無所椎琢矯強以垂其和而行與德
孚神與天遊故年日運而往而名亦日引而長

彼其噓吸吐納假之採練以求長年者所謂偏
僻之術君子所不道也今文氏之爲重於吳人
所景行向往而子孫鴻英乃請子爲文以介壽
子淺鮮寡聞之人也不能有所述揚聊書此以
頌且獻焉

郡李朱公祖計上膺　封典頌

子耄竊伏海濱不能周覽宇內屬時大化融洽
沛漓四施吳爲東南奧壤國家於是取給故其
簡任必極一時選非明德敏贍弘才詎公不以
輕授我大司李朱公祖天挺茂資閩懌軫諒且
閑於法理明仁允恕故膺茲郡寄以思和我黎
庶刑疑惟輕宥過無大民之沾被潢洋若巨海
之浸潤百物尚何有涯哉爰逮三載譁聲四作
懽豫交慶以爲惟薙我蠹賊以錯我於衽席我
之獲一日之虞孰非所覆庇漸濡之哉迺及三
載獻成於冢司冢司受質以告於
天子迺大嘉其休績能厚我蠶絲之地以無負
慎選丕肆顯休命以褒揚功德爰及其所生皆

賜錫典榮號崇秩命章誥詞以寵綏焉我民罔
不鼓舞於途以獲所天而又欣　上之覽觀能
恤所乂也子孫儒孺啣感鞠盲之恩請子爲之
昌言以侈大之子迺以里父老之謳吟於野爰
採而爲頌曰惟天惠民惟政時乂匡迪弼遞分
建百吏越有司存裨即迺事析民惟刑典法則
肆匪徒滌除清我兆庶寅惟斷裁矜我寡昧罔
厲威嚴式用平治矧惟大憝無辭詰誶惟時肯
災適爾有罪亮原無重敢輕梟則粵我　仁侯

趫趫撫柔訊鞠罔施情焉用廋洎茲誠格豈其法浮作制於衷非戾之求傷念彼辜悉與嘒咻隱練職位晨夕慮周燕豫匪遑愆惑之鳩茲率有慎張我顯猷可惟察之照燭潛幽綱解如荼潤及朽枯喟謂更生咸獲昭蘇矧我大吳輕心惟初作姦犯科實繁有徙以文修之渙爾泯濡惕此逾度警或蕩逋愛浹慈綏力瘁躬劬義拯顛頓真枕壤區政成蹟著祇德誕敷人戴易簡俗以樂胥風之遠聞光邁瑾瑜考歷上計獻功冢宰誕告於天績惟爾祇眷命乃申蕃錫之被鸞章龍誥穆若温言予賴爾勳邦國有紀命之不泯嘉爾作士迺錫服章貢爾之始勇與芬芾赫奕攸美國謂良臣家謂有子慶祚之隆遠邇咸喜況我幷蒙百世倚庇諮頌以興無疆受祉鼓舞愛戴歡呼田里曷其侵傷繁我生齒格彼讒堅陰夷冒罔深快我私喈喈無枉干予盈口爭杜式攘豈其佐宣出政憑仗萬彙熙和元氣澄朗七録握籍焯樂公讜承符表循鮮扁沉茫

登進爰立徵書焉昉入輔台德急節召上色恭以趍徘徘粥粥令我下民相告且願公其迅征誰復我盲仰矚青雲散為甘露河洛示祥樂奏韶韺聿臻至治明命使賦俞咨皐陶藉我伊傅賁茨生庭朱草載路帝心嘉悦皇矣眷顧康哉萬方垂裕千禩

壽劉節婦五十

能矜節義樹貞風蚤歲催傷誓耿躬操作艱辛勤自砥撫遺茹苦業仍融佇看　明典加旌行賸有恩慈迪幼冲志烈不磨皇鑒在耿光直上映難窮

王中丞石湖詩集序

吳之詩遠有端緒哉自高楊葦始著名而迪功作為一變於時有文徵仲王履吉及其兄為一家而黃勉之則又自為一家既其子淳父徐昭卿皆為同調而皇甫兄弟又自為一家昔子循語我云勉之履吉固自分途在今當共為一家予荅之正自不爾中丞公與弟楫祇賦詠於家

庭而時則顧常伯璘胡守續宗極相推重中丞公王事靡監而履吉獨得益肆力惜晷逝今其集存益未見其止若中丞公之詩秀美清潤超逸灑脫而書體亦與弟相若皆為書家典則即今之人一出而踳顯榮則惜功名富貴為念而有能好尚雅文留意楷法者幾何人哉予益念前輩風流今幾蕩盡翻謂雕蟲小藝不自知才未及而視之為弁髦或竊以道學自文則何復更有好學者哉若在昔以文藝相獎亦有數公

出焉皆潛神制述游意典墳而今何落落耶且言詩者多云唐律而唐益亦屢變我明肇起迄於今其作者無論數百人而其音調聲韻則無踰前數家而外此自為創開者尤難其人而否則猖狂自恣何足論哉若中丞公雖勤勞於外而暢爽慷慨潔清自寄著於篇章雖數言皆可稱述惜其遺佚二多今存者不十之一二尚亦有賢子孫為之綜緝為集俾予序之予惟昔事公於憲臺嘗獲親承其論議風旨固欲振我明中興之盛踰於有唐且世豈無其人奮起者哉在昔李何令元美可盡掩之矣其俟若人哉徵之傳記曰塵冪於巖土之目也莘辰於峭衆隱於山也運度並治而交錯行乾坤氣合戊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無窮載鍾太乙之精也則歲紀所加尚庶日望之於今之詩

御史中丞涵峯王公墓誌銘

當世宗時我大吳之風方盛於天下粤其有名卿其淵源所自厥亦有所漸迪然乎若御史中

丞涵峯公有弟曰履吉為風流所宗而時則有祝允明唐子畏文徵仲先生皆時之勝流而公家兄弟翱翔其間翕然以文藝相推重而數公皆不偶於時不能致顯位惟涵峯公則起家選造乙卯丙戌成進士為寧波司理有直聲召上給事省中朝夕拾遺補過彌逢其闕失初上十事頗見施用而篤慎嚴密小心翼翼以祗供厥任其所弼遠匪廸以贊顯猷者皆綱領機要不瑣屑綴拾故尤以渾厚持大體稱而所上封事

或退且焚其稿故人不見其際值　肅皇帝以剛德臨蒞方大有為而公默有所補益其有請更張變置紛紜糾摘毛舉細故皆潛亭其緩急輕重封駁檢正外若無所與力而政無不仰由故久在諫垣歷戶刑吏三曹轉少卿太常且是時張桂用事多厭切而公無所詭隨亦不紛競故咸見謂老成其在省一嘗出典江西試所取人若朱衡敖銑胡植皆致大官稱得人又延綏被虜貽　主上慮遣往視劾中貴及握兵重臣

皆罷譴邊人為竦奉常故亦惟翰苑廻翔地　主上方有意大用當事者風公能稍附和當為汲引乃峻絕之久乃遷大理少卿又轉而南光祿始遷僉都御史巡撫鄖陽故要害地時多竊發公靜以鎮之迄不聞烽燧警轉督漕又轉治河皆國計所恃具有成績迺轉副都御史視南臺故無所事以公重望鎮靜之而已諸御史皆能尊奉約束則以風望服之哉宗人有欲公為于督學使者公不肯借一言使者固其門生其自持如此及其為平生交舊若湯子重輩皆竭所以相徇人有與競者極援之在留都二年所卒於位其受氣益純和敏斂謐眞含道孝友敦行自天性然與弟履吉親愛尤劇弟蚤世撫弟之子逾於已子公娶於劉為子從姊所生子曰子恭娶袁永之女亦不永年其孫乃善書頗自矜負不肖輕為人書則猶有遺風哉次子玉徐尚寶履祥婿尤為公所鍾愛又次子解娶陸皆馬氏出徐尚寶子泰時有才名其為姻親特甚

而竟未及為子玉致力女四人長適劉南坦尚書子序次適陸期曾劉出次適吳尚默甥安國次適湯雲孫為吳名勝馬出孫慎猷娶沈慎修娶陳子恭出志宇娶黃志憲娶錢子玉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八人玄孫男二人嗚呼公之後濟濟盛哉非重德玄感烏至是哉距生弘治壬子其月日卒嘉靖庚戌其月日葬其所未及請錫典則有待云公本章姓自公之父嗣於王故為王姓公眷眷顧其本宗特以父未忍負王故

公睨乃自列上而公已遽歿遂不及更姓焉銘曰紿醇氣清然賦於昭受各盈其量麥有薄厚測之神融數乃惟倍惟倅彼粹明昭垂於後身既處泰名乃不朽粤哉中永璞玉斯剖崔巍惟岳邈彼培塿疑重端謹儇偪其貌持立朝列剛正自效俛仰不阿悔吝焉較非徒免身亦且焉撓歷躋要地允茲義蹈出入宣猷恭乃寅告晉掌邦憲篤行愷悌黎儀以康疇敢爲悉理亂相糾慈義覆幬方所倚毘喪我柱石民之不弔曷有

其極追憶嘉謨時靡造滕外罔聞知尤爲過密遂亡論定嗟悼良弼誰秉國成易名典恤彌歷千祀光炳如日施於窀穸流譽芬苾

衛幕僚曲泉戚公暨朱孺人墓誌銘

我國家按文教奮武衛衛有幕僚蓋古叅軍屬也曲泉戚君予往則聞之乂矣以善文法爲人居間名而予益不知其人賢也今按王君所叙述詳哉其言戚家世梁人自後爲虞人爲婁人爲練人徙遷不一也曾祖珪生禧禧生諒俱業於賈諒生二子長則曲泉君勳字世臣幼則學誦試輒下廼弃去辟爲掾即書牘詞逾老吏人無不驚異之諸文無害董皆挾持人而君信慎可仗守林公尤才之預帷幄謀凡訟於官者皆主之得無抵巖既乃蒙推擇爲天津衛經歷使主藏故所失金餘五百爲上官私之而繼者曹乃督令償責夫君不能抗上所欲取其敢侵匿之哉人有知君者力爲解不能得而君故廉貧無所措適海虞嚴相國歸候謁者不得前而君

與之故相與沉飲則曹益憾焉督愈急檄罷之歸又爲盜劫之方危盜忽見甲騎猝至駭而奔去其神相之耶時倅臨清者爲鄉人張侍御聞而遣迎置爲具裝期而始獲歸歸而家徒壁立先所遺業悉爲弟攘則曰素所持云何而乃以爭於骨肉間聞乎廼僦居卑隘而日以詩酒徜徉吳故多曠達士而君得遊其間稍有十日粮即悉付酒家蓋遠哉其能自放哉初頗知繪事師道復陳先生適緹帥朱能當其意欲定交遂

復入都得盡觀諸善繪者所點綴揮染風容色澤具有典刑而擅名者又各自爲家畫史所載前古弗論即近之能者不獨在吳君之能既著則時貴家競邀致之君得出入朱門豪右所得甚豐游道遂益廣哉不謂咸君椽也而置身於文史流行輩皆讓以爲不如非其能自好然乎其配支孺人年十四來歸即能勤婦功時適窘於遊家或時不給而孺人何有何亡手所拮据所捋茶竭所以圖濟不令君知有匱乏故得舒肆無復內顧能恣所爲迺久無子孺人爲納鄭氏生二子孺人即自子之鞠育懇至人亦不知誰出也君卧疾孺人憂悴不遑晝夜供藥餌調膳而君竟不起二孺人號慟幾絕去服珥苫塊以終喪蓋又三年而孺人亦殁矣婦人性善妬而孺人賢相與如一且生閭巷非素有女教而撫循其室綽有賢譽非其天質之良乎予初不識曲泉而其子伯堅固儻然偉丈夫哉游於王元美父子爲之狀盛稱曲泉才謂初以能吏稱而後乃以丹青馳聲即業雖未融而藝乃重一時何必躋顯位然後爲快乎昔張湯趙禹皆以書獄俠人主上下其手而漢廷畏之至大官君雖往來都下與當路者爲圖畫而迄不與世事故人亦無肯進君卒優游以終支孺人亦克家子二人皆鄭出長即伯堅娶許繼羅次仲陞娶袁女一適其孫女一未字距生某年月卒某年月得年幾十行有可紀爲之銘曰　俞哉爰書法與章程還當問椽巨細所更積資受秩涘綜匪深嗟嗟薄祐受枉失金匱夫廉貧遽爾投簪粤以蓺聞有慕醉吟陶然自適生計蕭森人謂曠達儻亮斯諶粤有良子恢荷克任迪朗前猷休茲德音光垂於後尚亦可歆

書程典後

予往歲識巢父今不知幾何年矣予憶嘗爲程典序蓋巢父歿而其子于水既免喪而見於予云先子之書今欲梓之故有請且云先君時窘今幸賈大售而不及以養予稱其孝然于水竟

不永年子若質以喪歸而弟某代之居賈業日用昌其爲程典序者皆當世名家不啻數公子益艷之甚而抑又何言無論子年既耄不能文而程之有巨源實天下才而宣城季豹尤能賦既爲之跋則程典之重於世不可稱記而施之琬琰其光溢越昭垂無窮不惟程之後人是賴而且爲時典法人慕悅將奔走先後矣今其弟其雅文多藝而鄙亡式不肖下意若質不特以世家重而力學攻苦精研道術當大顯於時程

其未有涯哉

壽太冲老年丈八十

子於表兄同歲推擇時方年少氣俊逸邁往人咸竦異之乃竟不偶於時子亦遭時擯弃復相與優游林壑者近四十年以表兄之才無不欲其來游而竟不肖下意時其鄉相望之尤切謂其游於新鄭相而獨不念鄉土情故簡斤於外歷佐州郡困於簿書間益以兄才氣故致猜迺不獲逞耶然其所建亦可自表見部使者亦竟以相君意無能顯薦於朝卒從王國而表兄固跌宕自憙即使藩輔不得內徙而亦可從容歲月間暇以著述自娛而猶有憾卒罷歸而表兄性本難馴尤以野逸放浪無羈時乘扁舟惟所適即流連歡笑往來吳越間益無日不行無所定倚而閒亦喜金石點化之術士之自言有禁方者即從之習學雖竟無所成而亦不置所居與吾蘇相去頗邇而每出游或過子與談及故年在都下時輒恍然自失時即曹事簡多宴會

與兄同席酒數行即親棊局善奕者多賢會或相敵而負或能受一二子子雖拙於行棊亦甚樂觀雖至夜分猶不已然子以不善交人謂落落難合甚至酬酢猶廢而兄固與人無町畦無不狎之同時巧宦者皆得美轉而獨蹭蹬不偶猶且不免自茲一斥而下遷於外者久之竟不復用而猶傲然不引避自晦於幽隱無人之境而日逐諸俠游者徜徉顧盼猶若有欲用其餘者或駕而適所知或急人之急若在已故人亦

恃爲緩急而親附之終不至寂寞無俚若千
直遂不能委曲故雖居近市而人亦謂之市隱
而凡以事過郡者足不及門或見非笑迺日窮
悴迄至於老貧病所迫而孫子輩不能大快我
意長者若可以應舉而猶未第凡事如此予何
樂於生若凡似於世間一不介意而惟窮極當
身之樂而子姓濟濟將克昌其後且時或有所
謁請而無不所至如歸因憶吾徒情態匪一故
各從其類而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而卒不相

語志若亲兄遊道吾不能知而善交當世以爲
方之外而手持蟹螯執酒巵陶陶然悠悠然即
與彼採薇茹芝飲澗餐霞者其所得孰多吾誠
不如又何能知其所研詠哉夫美名不可多取
勢位不可久居乃脫屣於塵勞之外者是其令
聞長世爲遁仙乎且今茲八十而體力如少壯
舉步輕捷固遐享之徵哉予稍長於兄而憊不
可言何不相若之甚也聊著數語爲兄獻壽用
知予之美仰也

壽林翁雲塢八十序

予聞人語我雲塢翁予誠駭焉世乃有若人乎
其云林氏之先代有聞人家於閩中其枝葉四
布初祖曰邁尉福清生掖起別駕子九人任刺
史號九牧林氏既又有兄弟五人位大夫坐宋
屯田員外高始來吳稱第六房至我明永樂中
祖貴和尤以忠義顯使異域海外能綏服之既
而屢濟符第成化丙戌官御史大夫雲塢翁以
世族貴裔獨不得一構遇惟優游自適吟詠出

澤與所知談笑俯仰歷閱歲時無戚然於衷若
失意狀若商嶺遺老其殆庶幾性固仁愛敦睦
捐存周鄰慰念急人之急若患在已出貲賀田
以所收給其不足壯游四方與季父偕北至青
齊有遺金在道拾之爲留邸中待失金者付之
不問其誰何人詢其姓名亦不告陰行及人蓋
若此類推是心也其有所嫉怨於人哉布衣游
公卿間不知有位勢公卿亦忘其貴爲方外交
每薦之於郡邑長吏郡邑爭欲見之而竟不肯

下意故人益重之晚而和豫不覺其衰生子三伯仲游成均季游於郡庠皆才足進取而性行亦復逮翁翁今及八十鄉閭皆進而爲翁壽予孫鴻英與翁之諸子游請予爲文以贈之予惟今時之戚人皆興行戚孝於親悌於長時俗雍雍其有古三代之遺風乎使迫於時則人不獲自盡老者尚不免於勞役而少壯亦何暇顧其家故顛白期頤之老則惟上之澤恩我以逸樂長子孫無困匱疲弊之戚有若翁者厥子皆茂

於文學競欲顯其親即且徵庸爲天子倚毘存問高年之 詔旦夕下以光裕戚德休美於當世我大吳之風固亦愈厚着艾繼作爲典刑於多方不待教誥而式克化之則孰謂老成人非國之楨榦哉

贈潛山越君

潛山越子游於諸名公間無不當意各贈之以言其爲重也豈特金幣而已予幸獲見之其才藝絶人且有武力嘗受署戎幕有所統率其立功名於世取尊官厚爵致顯榮在旦暮而不以嬰情改服游行山澤乃復以神仙之事吐納含養鍛煉元化以之長年以之導人予獲接其論固驚焉以予耄老雖得丹茶猶恐不能延益而乃欲濟予殘年謂猶可修治者教之存息坐忘予往則嘗逢達人所以諭我無異今日於時不能厲勤以至於今之衰耗所謂事事已壞不可復扶策其若之何哉然謂雖不能大有悟頓超玄關脩秘妙圓密之道祇即所踐履無斁喪銷

鑠其和默存保固無所洩越勞擾以無念爲本靜而虛虛而神庶精氣可完而神王矣以之勤脩朝夕尚何有卒暴雲亂敗覆之虞乎以此諸公無不倒屣迎請欵曲愛厚贈之言以致殷重詠歌之以贊賞歎仰予觀之甚恧焉何能措一詞哉聊綴短句慚怍何已

爲憶黃庭語偏能救老殘玄宮絳宇秘金匱玉房安返我孩嬰日貽予太乙丹默存無少怠烹煉可容寒漸使元神復徐令鉛汞乾華芒堪日

厭眞氣足朝餐信爾輕翔易誰云羽化難即時凌紫霧携手青雲端

送黃府君致政歸序

夫士少露其材頴未有不遭纔忌者美其有不冥降志屈已者則惟有去耳予素以矜抗動輒遭忤則惟人之忌前嫉能不能容耳今我黃府君閩之賢達士少則以聖童子稱竟不能取一第乃選入國學然其名浸浸發聞獲交於四方士無不稱譽其才謂可以適時用幹國家者遂

被推擇爲令廣之封川則其政理蔚有可觀遂進判府瓊州居恤未上改涪吾蘇則惟簡賢哉亡何亦竟以纔讐乃嘅然長往曰吾何所不適吾意而必以仕爲榮哉嗟夫古語有云善事上官無失名譽斯言也千古一轍哉跡予之拙宦以例府君不重有感夫予惟直行一意不長難人所推避者輒往任之無不取快而人之側目已不能勝府君益自在嶺外時赫有顯名其政理以牧愛慈仁而斷擊姦究動猶神明廣故貨財所聚奇珍異寶仕於其土者多墨而府君益矐然不染故方擢進而掎其後者深相媒篠迺使吾蘇竟不及荷府君之仁恩以蘇我困窮而府君遽言歸矣民之攀戀哀號卧轍請留者曷能遂哉予已耄迺從里父老後想像府君之遺風餘烈而歌詠之者雖微瑣固輿論之公哉若其議論之司操彈之柄屬之部使者而使者未必悉能究知輿情其所取信未必可憑而進退黜陟屬之冢司而冢司尤遠於民安能盡得其

衷哉予往自惟功大過小惟於應對間少失使者意乃以能任大事不避艱險者爲不能而依阿黜選者爲賢能偶念及此未嘗不投袂慷嘅今感我府君之事又烏能亡於嘆喟悒怏哉然賢者何往不適若八閩山川又予所舊遊其間傑人傑士遠引肥遯者往往有之予去之久猶想見其人夫野情逸況遐覽僻寄事在目前而興在千古遁仙高蹈賢達勝託在他所固鮮聞而予往遊之餘跡尚時有能談者故語燕遊則

迅流絶嶺玩弄流連語舊事則髮立神竦激烈
嗚唏兮我府君試詢訪于於往日雖已久而事
猶旦暮于悅惚間若猶與諸賢達携手而游且
爲于存諸故人猶有遺者尚能念及不因重致
我府君所不能道所懷思不忘者惟此衷眷眷
豈言能悉哉

和荅伯起

矜名舉世復何人獨行貞孤思逸塵不展經時
踈覿面恭脩伏謁荷相親論才今古誠超縱染

翰烟雲自絶倫徒有仰瞻時想像可堪別後憶
風神

又

蕭洒風流託興踈從容高簡賦閒居萬言立進
仍初服七步成章冒曳裾久曠音塵勞夢寐漫
來相涸且園蔬知躭著述還稱僻積歲書淫富
五車

又

叩門時有問玄人避世塵中作隱淪度曲傳奇
供戲弄激泉入破泛聲新可能燕媟渾忘悚任
使歡顏易取嗔峻潔非關誇俠烈直躬業已在
莊荀

贈宋大司馬序

予義不謁請故於當代名卿雖有所聞然無由
悉也迺莫生自浙來語我以司馬公遼左事其
方畧具存於疏奏予覽之始信謂今有人已哉
我國家北邊於虜東被於遼海西迄於羌南接
於蠻遼左之所以不聞侵軼者以麗人爲之藩

屏也往者高麗之強隋唐傾國攻之不能克入
我 明來勢乃漸弱邊隘要害爲倭所據自弘
正間國人漸以離心而今主乃沉湎怠荒佐理
陪臣亦流連弛廢其下益以携二而不之恤武
備戎行畧不之省故倭夷得以乘勝席捲盡喪
其土而君臣逃避乞哀於我我念其保障我東
鄙崇山峻嶺足以抗扼若其失守則我濱海千
里之地皆須設重兵以鎮遏不若彼全慶險隘
所守不過百里爲力易而費寡事具宋公疏中

且借之兵以助防此非為彼亦為我也我亟興師往救屬國平壤一戰殺傷相當然彼怠我奮故遂克復開城王京而彼披靡遠遁謂我聖天子神武將帥戮力銳不可當故釜山之衆遂拔營去而乃有請撤兵之議矣夫疲我久成之兵轉負海之粟以為與國古謂守在四夷而今乃為四夷守是疑為倒置者然彼未能立而遽舍之則弃前功而貽後患是非計之得也故宋經畧所措置實為善後之圖萬全之策也必

厲彼君臣上下交脩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安集教練選稽勇怯明慎賞罰廣貯積殖財用以足兵食則一國之人自當思奮以保其田閭眷屬而我之助之亦易為力其撤兵與否誠當酌時之宜不可輕為舉動以滋後患且經畧麾下將士如駱尚志宋大斌彭士俊劉綏之流皆能協謀戡濟而又若沈惟敬者使於倭為之通言以求封貢而石本兵主於內已許其封而使者逃回議竟不決言者或言我厚賄以祈其退而又言彼捐金以賂我用事者故游擊惟敬就戮而本兵繫獄矣蓋夷性貪狡固難得其誠服而既和之後又復襲我不備故任事者受禍而兵爭迄今不定彼闕曰平秀嘉者既智能竊國而其所任用若平行長平三成平吉繼平長盛及小西飛彈守等以為股肱心膂故能縱橫出沒蹈藉朝鮮若無人之境六十六島之衆若脉絡之維繫雖在茫洋巨浸中而無敢參差則以其威讐之使左右顧盼惟其所使但彼新竊柄方內

自謀所以安緝撫柔為久遠計未暇涉鯨波南窺我沿海郡邑又傳彼已斃則我之幸免唯兵革固也然我之帷幄謀臣與興師動衆任討伐誅不服固疆圉若宋司馬公等則鎮安宗社奠我夏服者方建伊傅周召之業稱千載明良之會是豈惟一隅之地為足輕重哉特逮今可為之時訊掃狂狡蕩夷殘暴為無疆惟休慮者則治兵於東南為根本計傳所謂審造化察盈虛以俟爾天時以虞爾人事和撫四夷是惟為政

者一端而已若其生者自其父寒泉則以詩擅名王元美極稱之所謂莫體者今去而之浙則浙之人尤重之乃復來蘇請於諸公今蘇之儒夫童孺無不習為詩其見於卷中者斐然盛矣即無論工拙其鋪張揚厲司馬公之功烈抑又何如哉

與孌童

一曲笙歌聲沸天明眸皓齒舞筵前慇懃慰取新年少非惜纏頭為乏錢

又

韶顏稚齒意翩躚媚眼含嬌婉自憐總說龍陽方掩涕由來國色寵多偏

又

曾經滄海閱波瀾巧慧妖姿窮萬端忽睹恍然驚未有清新檀口度歌殘

又

鏡心繞亂舞鸞腰帶雙纏作合歡翠威祥烟華半斂霜霏粉色玉流塞

壽袁大參一亂

藩翰東南稱大臣撫柔黎庶濟時康政幾力贊明侯度國笑非將重海王羽蓋乍從分與闕耿光遥射映巖廊祇今運許無疆盛朝野同歡日月長

又

何來車騎嚮轔轔燕對勤勞眞上頻熙化萬方宣靖日台階咫尺奉 恩辰初逢緑氏傳真訣還遇成湯過有幸弼亮總言今奕世問年庸復

道靈椿

偶題

女蘿窮得附喬松直幹叅天翠色重錯落半空雲影掛蕭疎中野蘚痕封不禁時晚姿尤凜猶爾寒深氣更雍勁節獨矜偏傲歲可應森立似虯龍

贈汪曜山

陽翟何人稱好遊託名行賈任沉浮市朝何有山林在匿跡無妨意興留從爾貿遷恒逐逐邈

予生計自悠悠傳分貨殖由來事可讓當時萬戶侯

又

治生信有計然書貫朽堪憐貯積餘轉粟海陵輕道路齎裝郡國厚貲儲橋姚虛爾輸籌筴倚頓空應多智諸俯仰與時同上下素封自喜氣何舒

重贈汪生

問水尋山喜自娛虛將行旅倦征途非貪榮利

千羣避爲重遨遊遍兩都平準欲輕茲殖外并兼還笑用勞劬諸田富擅関中舊突起猶輸博戲徒

又

奇勝何煩筋力勞羞稱纖嗇競分毫雒陽宣曲多齎貸水地汗池嚮桔槔俗戒毋刀能駕馭歲收千釀醞蒲萄鬬雞走馬窮歡樂遇我還將歌在猶

壽鄒小村七十

西濠里有逸民曰鄒君小村名芝字雲甫賈而能潔其身者也蓋予里多賢者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乎父曰守村與毋吳孺人甚相宜不務家人生業而好音君生纔十四而畀之主家身與郡中諸名勝游諸名勝亦無不才之一而相與傾焉者亡何畚世毋吳孺人煢煢在疚君方哀毀甚而復奉毋氏歡其居戚也以禮雖市人而所以送死奉生有士君子行此其生質之美然耶人有侮欺構陷之能力折其姦得無染文法吏無所上下其手貲已厚居室復爲人所攘乃更振飭興起之業日以豐殖此其動與時會而善心計廢居貿遷知時輕重與之俯仰有卓王孫術哉尤能爽然不嬰累於俗好以遊放自娛閒地作爲園池日觴咏其間此其超於賈人逐於利者遠矣有子曰國豐能肆力於學雖習舉子而博綜群書其所覽稽蓋不與經生學子同不惟涉躐記誦而下筆言語不休爲文學者流廼數試不利徙游序庠間而主司乃不能

簡異才拔擢拂拭之使混於彼尋常之士守尺寸者焉父乃數勉之以利鈍者時也顯榮者遇也時之未偶故所遇沮遏使乘時遇利便所謂順風而鼓鴻毛其何所不至哉子迺益向往厲志潛脩與子孫輩游其業日進為文纚纚有思致時尚警新榮麗而刻苦於脩詞可以擅一時而首多士其未即奮興者蓋時命有待乎父今茲已七秩時介端陽值其誕晨而因子孫以請為之祝予既嘉其子之學為儒而孝於親其父

乃隱居以適其適雖居與子伊邇而聲聞不相接第聞人之稱鄒君所謂避世墻東其帝隱之賢者乎夫天與善人即嗣是享有遐祉不替引之以至於所謂耄期稱道者又何足云其子蘊玉待時今方旁求於四方苟得一士畀之以輔匡襄賚委寄之重惟才是視不次起高位荷寵榮而恩之被推及於父錫命受服封典荐加吾里中頒有光焉是盛德必食其報固然耶請以是為勗

壽萬融上人

解脫猶嫌長壽天萬年俄頃辦香前杜關父自躭禪寂誦禮非求作福田度世立看消浩劫片言中更有三玄本無生滅塵凡意負荷宗門正脈傳

二

澹泊無營息世緣不妨過眼似雲烟俯心酬對雖紛若攝念清虛本寂然既得宗通超象外遂圓終教握真筌他家臨濟兒孫在證取威音佛

已前

三

祝髮踰城卸寶冠從天初下禮旃檀道無多子燈傳易契藉幾緣悟入難捧喝交馳神授受家門作用靜安盤慈航泛處沉淪載苦海迴頭赴未殫

四

祖始折蘆東渡初法筵大啓建溏居何人彈指降龍後驟得聲聞擊竹餘十七世來宗未紹百

千年外統仍虛師蒙印可遥相繼欲濟羣迷住佛廬

再壽融上人

非無非有說難窮可在語言文字中玄暢述疏經始著法和踪跡詭誰通百金磨衲尋常賜笑道精神屬下風毗率宮留不肯住霊山一會庶能同

又

受記身從累劫來幾經塵世故三災多方衆請尋知識作禮皈依遍九垓繼起圓通由馬祖別行闡化出天台長空清夜同承訊供養脩行各自裁

又

器量當如離諍天妙高峯頂住多年有時戰鬬披堅鎧最勝威容現寶蓮每作無邊功德海上衝光耀降異纏淨居琳刹禮維衛善果今成超四禪

又

精脩亟欲證西方結集偕登善法堂非是大雄能究竟可堪承受獨高驤苦空直現無雲界廣果超逾有漏鄉堅定不知前後際風輪倏轉世悠長

又

熾盛光明住劫時歲遥八萬性仁慈自心作佛非由外道在希夷當問誰梵衆集來推法器脩羅恐懼向闇黎雪山五百仙人至飛繞虛空贊大悲

又

怳惚中宵見異光佛魔未審是何祥瞤醒驚覺亟收視溢越精神謹閉藏賦稟厚醇由造肯得承點化尚徬徨師將盡度一期了薄海皈誠願始償

又

佛與魔王鬬諍晨諸多天王佐威神清涼世界猶金革慈忍含容何怒瞋一念起時先已覺預知對至故爲嚬八荒罔測毫釐鎛鼻息成雲應

大鈞

又

道與魔凡非判然祇因馳散與精專但觀心體知無外兼盡幾微豈有偏宗匠獨將玄契握辨才恒爲法城甄師嘗默誦放光品震動波旬六欲天

又

法師稚味望尤隆氣似旃檀晻靄中深照何從生起城神標立使破樊籠檢搜不待尋山壑傳譯無方出昊蒼開社建齋重立誓遠令羅什頓欽風

又

任劫堅牢不動尊披緇出俗號沙門亮情天發元離染抗志雲棲永斷喧呪術所加能變化沉幾忽動悟風幡朗公靈緒今方顯遐算遥同海嶽存

夏至日

忽聞春已盡今宵夏日初舒陽正驕晷影漸移方一線柳絲斜颺欲千條炎新得令光尤皎晷不干時氣自饒洒濯高齋迎爽侯解衣聊快襲微颸

壽景陽諸儀制五十

予昔已嘗序儀制君時義軌範未足當意也方自慊然而宗人從之游者承其陶鎔咸自謂有得於儀制之傳緒乃復爲以壽乞言於予予重爲愧而不得辭夫儀制方有天下名予猥瑣無足言而荒蕪及之雖欲爲儀制君竭焉而亦何有者且今之用人皆由制科進而諸君已第進士則由此取高爵重位立致無難且其才氣足以大有爲豈尋常簿書吏事間哉初因海公瑞負梗介直節而言事者乃作重劾糾之爲感憤不平直疏其事於朝久之不報聞竟罷歸而若忘世者然當路嘉其節槩起掌故南陽已乃進國子六館諸曹遂遷儀制此清華選不輕畀者君愈思所以自效氣尤果敢無所憚遂首論時相未愜衆望而遼左方有事彼倭乃侵我屬國

已至失守時亟發兵討遏則暴聲靈於夷貊愴威稜乎方外此其機也而王兵謀於內與肆撻伐於外者動失幾宜乃遷延喪師議招懷之而彼黠猾不逞恣其譎詭我發重使彼不肯成幾至挫辱國威諸君乃不忍彼小醜之猾禍虧損我王度我雖非言職而籌國失策如此其能緘默不言乎故首論鄙足之將覆公餗而彼帷幄重臣不能威動千里而撫監使者怯懦畏選鷹揚之氣烏在耶時雖不能遂用其言而無不服

其果敢已而本兵竟得重劾而撫臣黠夫儀制君亦恐人側目遽引疾歸夫時事可嘅而敢抗言者難昔高幸氏之臣有直成容華而每事必諍故謂之君聖臣賢若東事之作我探得黃帝戰於坂泉之兆以知蕩平良易而主計者誤故儀制君之議出而糾正之力為多可謂通達國體安攘之策素具於衷有賈生之才使之斡濟天下無所不可而且有汲黯之直遇事不能隱恐若過於戇而人皆賢之此其當大任建大業為國家無疆惟休乃退而修於鄉使鄉之人無不悅學而禮樂教化翕然盛起其淑人之澤霈離流溢肆舒倏起在門墻者皆王佐之器翊贊之資其蘊蓄積累暨於無窮鄉之子弟群聚而相與講業于宗從游焉者衆無不承指授啓迪訓諭誨勵各自謂充然有餘裕而束修之問不及若昔人有質衣留弟子者其相去何如哉君今年始五十其養毓待時不宥輕用而聲問益起朝夕虛位以待而君子行道濟時庸宥狷介

絕俗歸潔其身而已乎他時建立又烏可量所謂雖欲弗用社稷其舍諸往者河汾之游者皆將相才矩儀制君以禮率人以恬退自措而人之感孚興起又將何如所謂匹石之門杞梓連抱無不堪棟梁任其與夫在高位者較量功烈豈不休哉若夫君子弛張進退與時推移則又非予所知也族子某請予為壽敬書此為獻

贈霍君守吾

殖業擬陶朱俠游眞丈夫黃金橫塩筴居賈享

膏腹陸產踰田童素封饒舳艫每從時縱飲偏是說江湖

又

師管致齊強策惟稱海王轉輸堪富溢齎貸易豐穰輻輳遭逢偶爭時獲過當廩庾隨在是千里不賫裝

又

宿習計然書遺風多智謮大幾傾郡縣小乃擅鄉閭慷慨逾纖嗇游閒自發舒安陵誰最者常

杜定馬如

壽程生毋

適喜時豐值歲穰識言多壽更千祥毋儀況道聲華盛寵賚誰如福祚長可是庭幃歡綵舞從知懿範自芬芳行看旌行聞天日封典恩章出廛廊

與楊楚亭大參

棻林分直共推才揚歷旋經中外來舉筆風生參造育機衡化理被淹該聲華倏起朝端重德業方隆省署推應首仙班歸王闕時承召對在蓬萊

又

近臣誰似內庭親執簡池頭侍紫宸更受寵掄分政地遂厘襄賛佐鴻鈞保釐遐邇幾微杜惠育蒸黎治行臻會是時方旌卓異復開黃閣掌絲綸

顧孟鳴乃翁與鎮南孫大參遊為索詩

使君文武素淹該幹濟還稱鎮靜才意寄每深

籌國計保釐尤切庶民來雄邊已被風威遠退逖先為德望開歷試既經三輔遍幾衡俟掌詔恩催

又

廉清為性政持平英槩時傳材武名磊落絕輕家室繫精勞惟切治安營攀援深慰都人戀飛蓋還聞江上迎可是大藩應簡擢從知節烈重金瑗

為姪孫挺贈司閽沈太玄朝煥

津吏朝占紫氣回過關能識異人來識征有度
咸胥附禁楚無煩數舉杯節儉自今稱簡素蕭
踈誰不羨清才繼承家世生賢彥　詔使江鄉
拜上台

又

閉閣沉唫思入玄祇將寬政惠川淵通商貿易
從寬賦斂隨宜用法蠲非必取盈嚴隘守爲
防行旅愼郊塵試看此手調元氣與國咸休共
永年

盆中蓮

香映氷姿玉作神淡紅衫子出波新六郎漫有
如花貌未比芬芳時拂人

又

冒暑歌斜碧沼中數枝泛艷倚輕風莫貪結子
飄零早華萼臨秋更幾叢

又

盆植芙渠煖氣濺催將香色比嬋娟纖妍態度
徘徊吐似訴如啼帷幄前

又

嬌小誰誇步步蓮晚來空沼自嫣然波縈翠蓋
搖明月數滴圓珠宜映煙

又

恍然馥郁視逡巡絶世佳人擁領巾潤澤似將
香汗泚轉看滋媚益津津

又

凝望猶嫌盜取香蓮花寶座勝天王撚花弟子
還何意微笑如來下法牀

嘆嘆

暴風吹雨洒茅櫚悄悄憂心倍覺添晚暮忽驚
傷怛甚却憎多壽致深嫌

又

天教殘悴意何如慘感情懷爭遣舒天杜少年
悲介婦潛然掩涕重嗟噓

跋項蘭臺書跡

夫嘉禾與吳分境殷盛甲於四方項氏世族大
家代有人焉自襄毅公策勛立名嗣賢繼起皆

赫有聲逮及墨林其名尤振長子謙穆字玄貞則能紹其家學而以書名擅天下人知有蘭臺不復知有趙吳興矣書固昔盛於吳自宋克逮允明履吉皆一代名筆今雖有人焉未能嗣徽前哲而蘭臺廼勃興自幼習業舉子中棄去曰此何足爲乃貫綜百家博稽史傳自謂充然有得遂專志於書臨模練習不捨晝夜汪神於是者積年廼鬼神而啓之耳畔若呼其爲義之者此非其精光之溢散見於楮墨間而不覺其入

聖超玄遂於昔賢神遇而不知前身之右軍乎且自結繩以來法書之可稽者李斯趙高程邈葦而後來愈盛至於爭衡者乃以禿筆書而習學者至筆頭數甕又有退筆塚則其工力何如乃入於能書者列今吳之書稍不如前皆宗文氏微明固君子哉若人而其初出自李少卿禎伯而文之父子益盛逮掩其師若　世宗皇帝時始重書學善書者立躋大官予不能書而亦忝預執簡獲窺觀焉宮墻外望而深愧於中今

項氏之書乃遠過於吳觀其楷法端重典則而逸華流媚健爽每一覽之輒忘餐廢食接踵汗流寤寐思服悔少之不習而亦天靳我以絕藝邪予族孫其游於浙尤羨慕其風而項之大參公亦嘗請予有所譔述況墨林公之名則尤熟於耳聊爲書此貽之

徐先葦配陳孺人墓誌銘

夫婦人之德以貞順爲先然既云有家則綜理於內以佐夫子又非才何以予觀徐君所述陸

孺人事其才而賢者哉徐君家虞山下鳳竹君之姪孫也家世豪於里中陳孺人從祖一鶴倅部州父愛鶴爲肇慶守性尤豪侈姬侍滿前擇宜子者得周孺人生一子二女子別駕九皐君而孺人爲季女重慶晚而悒悒無可遣惟縱飲爲適姪兩亭君在言路以言被杖頗劇舉家爲憂而孺人幼則若成人同爲之憂值不戒於火乳媪撓之出乃復寢若有鬼神護之得免焉人咸謂此殆非常兒他人當大其門可徵若女事

婦功固其性解依母恒孺子慕事兄嫂猶之父母迫十六出適於陳親以貲送不能厚爲慊則泣謂遠親慘慘若百兩之將又何云者兒當自力持家事舅姑此恐不能乃貽二親玷耳旣歸徐則夙興夜寐無間寒暑扶持舅姑敦睦娣姒身獨任其勞不敢委之他人間得甘旨則必以奉進餘則溉及諸戚屬舅姑性嚴少不當意則叱厲加之乃愈下氣溫顏不敢有所懟乃至感其誠孝始曰此吾家貞賢婦也舅光禄君疾動

姑以爲戚食寢幾廢迺竭所以慰解以藥餌進竟不能起越二年姑亦得疾且殆愈爲憂惶適盛暑痢且劇躬自浣濯手洗厠牏拭其汚穢人或代之輒泣諭以當親執役謝却之不幸繼殁其所以喪之不勝哀欲下相從念殮葬之禮非身親之可他委乎諸妯娌感之競相厲既析居重念所以霑濟之歲時餽遺必豐腆敦備匱貧者尤加援接徐故巨族繁衍其施與必遍有中表疎戚不能立又爲廩饘婚娶里中媪嫗往來者接之以恩咸稱譽陳孺人德夫時習業舉子呻吟輒旦不絶口其所供饘醯俱不暇問一惟孺人時進滫髓滑甘有餘裕且暴豪乘其喪二親橫相侮凌默佐之相抗彼終不能有加且諭其夫書謂月中仙人桂樹初現仙人之足漸以形成桂樹乃生此非所當奮上攀折者乎惟勤苦磨勵經史浩繁彼專經者何局隘也然古以經明取士惟精之耳豈貴泛濫哉今茲來者須能相與研究探討爲益友當延請交修其浮蕩

相牽誘者請悉絶之相誓以苟不成名不早顯榮於時夫爲辜我牽於內顧以不能專意於學我爲辜子凡享祀蒸嘗必蠲潔芬苾無不歆其誠者兄祚以庚寅游庠序涕泣謂不使先人見也及辛卯夫舉於鄉則喜可知也賓姻賀者悉集孺人爲具頃刻畢陳咄嗟而豐儉適宜不足則取質以佐饗自嬰孺下及臧獲輩皆不徒食兄別駕君游宦於外迎母奉養無所不竭俾無以憶子廢歡笑惟謹家無纖嫌悅之既以壽終

兄在外凡所以斂藏皆孺人手自親之人嘖嘖歎爲難兄未有子則恒以宗祀爲憂及其復起倅肇慶時則孺人其離玄梘之厄乎玄梘爲宕虛爲哭泣之事而孺人乃應之邪夫哭之慟曰吾負孺人吾負孺人孺人所以勸苦望我成進士顯進以榮之乃爾寂寂耶昔吾有姊適錢氏早喪所天貧弗能舉喪孺人力爲之所迎歸養之又訓誨其子以無浮宕恐終不悛亟爲之嫁其女仲兄叅軍早世無子衆方垂涎其產而難

孺人無敢競此其才足經理有丈夫氣哉素慈仁寬厚人有忤之者不較且數相規以謙抑接物無簡倨爲家日以不振尤欲力起之諸取質者在門惟泣相慰而已頗皈心釋氏則死生去來固無所繫於衷玄經所謂出於幽谷登於茂木其出與登若烏有者孺人其達者耶孺人生嘉靖三十五年辛萬曆二十六年僅享年四十有三生子男三長錫祚娶何長史女次錫徵娶古巷王方伯孫女皆府庠生又次錫壽則生方彌月而孺人見背今爲季父後女三一適錢盛時大學生餘已受娉未字徐君念孺人生平未能一日適叙述其事以請銘辭甚哀予爲之銘曰

天命不滔孰云其遭運之短長時之匪邀或順以否或險以僥無謂由人實命不猶叶丈夫奮節制於促景矧彼女德豈其能永觸事興懷摧抑深省憬彼孺人哲惠貞靜植性自初爰其秀頴遂能操家內外兼棄更涉多故嗇咽有哽逮

乎來歸日月營始蒼躍含精感生黑粧火室釜甑句金篋篚砥力勤事豈徒絲枲賚佐令猷恪恭虔祀人神胥悅小大兼庇嫌隙不作昭受休祉夫子荐征猶未登仕篤誨嚴躬俯訓厥子旦夕徵庸條何不侯遠邇疚傷如喪其妣易是類謀譽德之臧太山金鷄西岳玉羊未易可見忽焉其亡惟神所司曷云能詳人思興誄誦此冥鄉勉爲爾銘奕世其昌

祭弟婦文

夫兄儒孺致祭於弟婦賢孝陳氏之靈曰維靈出自世家嫒於吾弟敬恭以和柔順徽懿夙夜勞勤烈孝秉義誕育且滋家祀有寄厚於妯娌婉娩娣姒實我多祐先澤之遺方冀遐年胡爾捐弃數之不延疾疫何瘁時聞啼泠展轉心悸絶而復蘇或可更俟乃遽告徂摧切焉洎中外哀傷惻惻可置惶惶尊嫜嗟彼幼稚同氣孔慽如臨隕墜事之難言豈徒涕泗奠此椒漿聊以誠暨分雖隔越惟增嘆嘈

跋僧六觀手書五大部

夫佛以慈悲爲念其道溥濟羣迷廣度萬類而教皆見於經典昔佛於每度說法以剖露其心胷指示宗要示人所從入之途其言雖異而義未嘗不同故諸部經所謂不取一法亦不捨一法若五部者尤其旨的玄奧故嘗在人口誦習者衆且其詞義若揭日月而行之不待訓譯揣測自有學以至無學以至成佛莫不由此經出也僧六觀廼心信向手自模寫華嚴涅槃最勝金光明心地觀報恩等經各一部其功德無量經法盡此福力始可盡經法無窮而六觀亦與之無窮予仰美何已聊書此跋其後

贈萬融師

師從靈鷲降凡塵見在閻浮彌勒身盡度衆生皈覺海廣施方便濟迷津諸天圍繞圓光滿寶相兼全作用新兜率天宮留不住冐教三界有沉淪

又

悔初怠緩恣心胷力學全踈道未逢萬卷徒開誰啓悟一言立下挫機鋒裴休承相名呼應韓愈文章作禮恭我豈二公名德重知師幾世紹禪宗

又

善世法門天正中住菴活佛是今融西來宗旨親承受廣大無邊不可窮共向法筵求解脫競前參請乞弘通莫教異類行中苦皈命吾師點化功

又

蓮花座上法音敷聽說眞如集比芻非是禪師施設異祇因緣會感通殊天龍八部齊稽首神鬼羣魔敢囁嚅盡道聖僧臨世界沙門秉教復誰如

又

下視人天小果輕加持三昧相俱氓祖師禪自曾親得蘊界珠光更徹明法事每筵同溥請善緣欲建必先迎道成已出聲聞上頂禮何辭菩

薩名

壽黃次公七十

夫天道與善其信然乎予觀於世所謂富貴福澤壽考多善人得之其狹隘扁小刻害者自謂得計而折算恒多則人亦孰不樂爲善哉自非得之稟賦有殊則亦人之習尚沾染所致耶故有若黃次公者其今之善士故其獲祐於天而故鄉之俗又多文學壽次公者若林予爲之嘉嘆無已而乃辱公之姻謝先輩方設教於吳之士講藝論德修學績文者群習於門乃正師席訓誨之感發興起咸自奮厲而吳爲丕變欲爲文壽次公而乃下託於予予何能備役而竊有慕焉夫次公隱德不曜而名聞焉彰徹於遠無不賢次公而高其操同古之遺民往往晦其名而愈不能掩退其身而厚所享載之史籍千百年無窮豈與夫槿之榮悴於旦暮間哉次公幼失父幸母俯育之有兄爲之提携即惟兄是聽師之尊之無失矩度事母尤謹念父之不

永不能得一日歡而遽捐背故一舉足不敢忘吾不能少效於膝前如爲子何屬飲酲爲災母尚卧閣中亟入負之出幾至焦灼而母無恙也此非鬼神陰獲之不能里中以財貨相矜故其習俗而次公雖不以知構以銖積寸累而所運量轉輸灌輸若無所庸心而時值乃過當所謂廉賈五之其亦天幸耶而性仁好施人有壯不能婚娶卒不能斂藏匱乏不能自給者曲爲之所使吉凶之禮咸舉其中飢寒者慰燠之其有

假貸者隨而給之不問其券雖不能償而有緩急復向次公卽仁心爲質錢幣爲輕隨而週之無少計且訓其鄉皆務本業無得蕩浮以取困苟一觸文網法吏持之急雖善計攄撫其可傳致躡尋以自免乎故其鄉爲之變而家之子弟皆稟嚴訓在所以醇謹敦重稱而無以澆薄爲故次公之聲望益隆於四方雖其鄉之行貨者皆假次公名以行郡邑吏採謠行登善類以風士民則無不盡舉次公之賢以應欲一見之曰

我布衣彼冠冕臨我上分旣懸殊而吾敢冒威嚴不自愛乎故竟不往至歲時以飲禮賓鄉之賢者以示教化次公固辭爲不得已而起人望之偉然長者咸嘖嘖歎爲邑者賢乃能不以冠弁爲貴而旅酬一草莽使人皆樂慕羨仰其奬隱逸而敦廉靖一舉而感化者翕然孚故祝今君親爲文以明次公賢夫天道無私天聽非遠昔之高隱非一若董凝陽真人其行暗與道合連有所遇先後開導引使成真而今之道跡霊仙宛如在者稽之星度與緯候合云當有五百真人下降則次公其一乎次公四子一仕光禄三子皆學爲儒遍謁當世名高者爲公壽而謝學録亦請及予予推步天象則天市垣曰舡曰舡曰列肆曰市肆曰庫樓其光皆照東南故其福祚人獲膺之若次公者篤行君子世古之市隱不離塵東世難其人而予亦解冠長舊與公期於閬峰瓊島放乎無涯其樂陶陶豈與夫世較修短哉是爲頌

代壽嘉善尹

仁明爲政惠滂流願祝如崗未可侔慈愛切肌臨兆庶廉公著節美清修共方懷戀恩容借豫恐徵書急簡求卧轍攀轅徒感動垂紳鳴玉侍

朽其親而不憚勤請也據狀二水君蓋慈良君子歟其有後宜哉按程之先始晉新安太守元譚嗣後以功烈著者代有人載之傳記與所傳聞者可徵信也至明有諱某者能紹述四傳而爲怡泉公棣配吳孺人生子二君爲之長其資稟良幼即若成人舉止莊不爲兒童嬉授之書即能句讀固天賦異與稍長遂能文補博士弟子尋進爲國子生司成姜公寶一時巨儒即蒙賞識以爲是固可與進業者時命試制文輒嘉

奬無列高等以爲諸士勵君亦自謂取一第何有者乃十上不偶曰是何足者而縻廼公若是且所以應令者謂扳擢爲親榮耳即仕而拘於官守廢養且不忍而況沮牾若是耶遂賦詩自矢不復出專意奉親歡其有體不適即先知之爲抑搔呵護氣之感通則爾無復間然者非真愛之切於肌膚其能爾耶繼而怡泉公與吳孺人捐背則哀煸之甚殆不勝喪惟是窀窆之禮豐不過節約必厚終蹔踊無時毀瘠骨削逮於

瘞埋封隴厚謚雖高可隱而邃深有度人來觀者咸謂有子初怡泉公蓋爲德於家好施與能緩急人其積善有聞君繼其跡抑又恢之族人大綱以千金寄俄而歿君召其子國禎歸其父所託貲以生息付之子辭謝曰亡父未嘗言有所遺今受之且不敢而敢取息耶謂之曰而父密付我不之疑謂我能不負也而我冒負而父哉亟持去汝宜者婁甚遍歲除突無煙炊厚資之不問其所費其有從公貸既爲期約不能償

又不忍忘君惠將鬻妻以償君聞之驚曰我乃以利壞夫婦義耶立爲之折券安慰之且賑恤其不給有欲葬其親而墳隴已鬻乃爲人欲斬其丘木君憐其無所藉也則擇善地助之葬人愈翕然心向君而諸不逞意君所藏畜必厚乘風雨夜晦竊入君卧內將爲胠篋計而君忽心動取燭照之即常傭門下者其人懼欲死好慰之若急何不叩我而乃思爲竊耶即縱之亟去當改行無爲人覺逮明日弟戒謹扃鐍慎啓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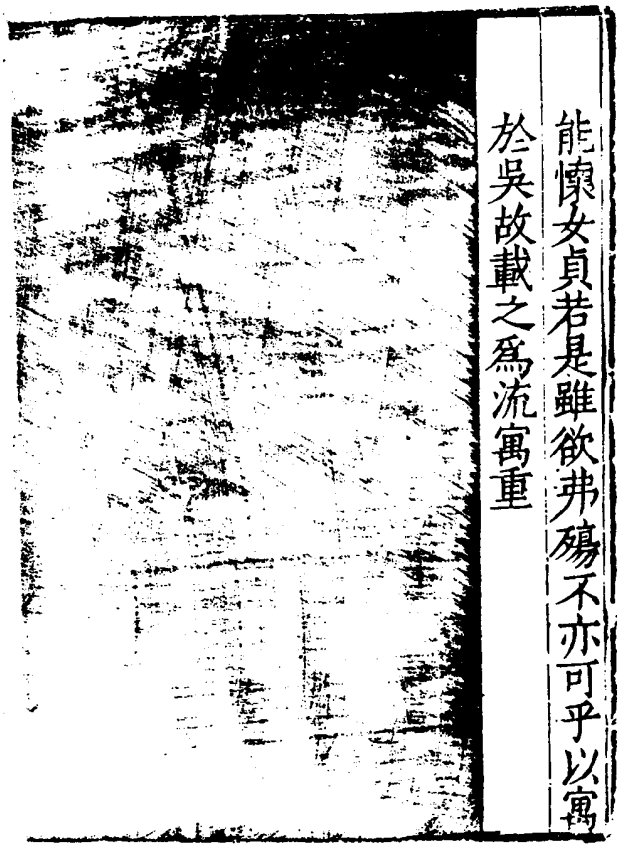
以備終不言其人姓名而凡作姦少年俱無敢椎埋剽畧爲非幾於王烈人惟恐君知之不待禁令而嚴誨祇切鄉遂以君爲除酒而凡事取質其徵悔興行勃然變動邑祇令君諮詢故老則咸舉君無異辭曰是誠有古長者風非好名强爲取悅者祇令君亦樂善忘勢尊君爲三老朔望詣學讀禮遍相詔誥莫不浸浸嚮義即其生平無嗜利心而凡所廢置居積非以逐時上下而獲毋過當輒有所減損而不厚徵取直自

非天性然耶春秋保乾圖曰珠吐於澤誰能不含援神契則云命有三科有受命有遭命有隨命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所遭適異也隨命謂隨所行而招之也跡君之行宜受命遐齡而隨所遭必順也迺年止五十有八若其終之夕光焚之散溢香襲人不可撲滅咸驚異以爲非常所見是則君素養之盛必當昭升於上耶君有女兄弟各異母出而君遇之無所不厚第炤求析居美田宅必讓之而已取其下者毋

吳孺人畜多推與仲諸庶毋篋皆不發曰吾凡弟間何可使財產較耶君元配竹林汪氏先卒舉丈夫子五國英太學生娶吳繼畢國信娶吳繼吳國賓娶戴繼戴三娶吳國敬娶黃國賢娶吳女二長適太學生戴希聖次適戴擇中孫男九人嘉言嘉績嘉猷英出嘉命信出嘉齡敬出嘉科秀出孫女八人皆婚娉名家謝君之狀詳焉子爲之銘曰

東西二咸實兆子孫雖在凡庶上下同占分類

別生惟是可覘行善獲報餘惠必霑迺羞綱利居賈而廉毋曰晦處毋曰深潛緩速雖殊福澤必漸惟程之先世貴有聞倏起佐王傅會風雲逮君紹作雅儒溫文簡清介行飭已茂勤擴爾惠慈義問芯芬爰稽策數元氣潛虛陶鑄更變鍵啓迺攄歷世顯休光於里閭粤此推察原於大易惟婺之山橫峙於前惟漸之水其流洎洎故鄣之間星野斯纏不激不隨善於迎逆誦爾德音罔敢不覈百世可徵斯名無斁


能懷女貞若是雖欲弗殤不亦可乎以寓於吳故載之爲流寓重

沛國劉應宿子威著

諸儀制時義軌範序

介哉諸君其行義絶人遠矣哉夫顯名在前榮進方邇人孰不知崇爵重祿貴勢之可慕也而獨絜身引退堅臥不起此其介諒貞孤豈有一毫能入其內者與方諸君初成進士即先自獻其言以成其信言未能用即委弃榮利掛冠東都門而竟歸逮時知其賢不可舍置也以禮曹

命起之於家乃懇以疾辭教授於鄉鄉之子弟羣聚而從之學悉爲之講授矻矻不倦今之制科所以取士惟重經義其遣辭指思構篇創體貴拔異超縱警新逸華清贍潤腴蓋日趨於變若其精與耑微專主於發明經傳之旨而暢通融液不使有底滯乖繆以違於聖訓者是雖與他文體裁似異而惟其才之雄與學之博乃奮於筆無不取高第去者若諸君之門固國之俊賢胥資罔不畢集而予宗之子弟遊焉者甚衆昔王氏累辭徵命而隱於龍門其弟子多爲名卿碩輔毘佐王業今稱諸氏之學者亦遍於當路此其視昔何如哉夫爲善於身不若爲善於鄉爲善於鄉而使人皆出以效用於時即所以爲善於天下國家而豈一鄉一邑之謂乎若辛氏三秦記有云秘已獨善不溷長上不累有司此徑徑之節非達道也而董子神通集則云始習之端則就乃大哉形變文非其自爾德降爲則明辟章違以肅成教諸君所以教督者躬自

爲之制文以示來學積以成秩名之軌範將廣傳之四方使教所未及者皆得誦習且國家養育秀民才士聯之以師儒維之以條教而又以使者時按部考校其所以撫成就之者何如而士之以文秩選者既得儁則盡弃其所學不過假此以爲進身計耳諸君蓋恥之故始進則危言格論以警切時弊而一有所不快則退而以淑人爲任即使仕而有所建立孰與成就人材所謂以人事君者其廣狹何如又稽之古則

有若孔子韶者已魁多士自禁從歸復設教聖錫亦既擢高第乃不遠千里來從子韶學是其事適符於今況諸君終不能不出也今方有事求才甚急諸君豈其無意於忠君愛國者而甘丘壑之安乎吾固知　新命召上不次授之重位則斯制文之傳亦不徒為空言耳也

湯孝子碑

嗟予所居可謂仁里也湯姓者稅予舍前以居又矣以革工自食其子年十有六七母病剜胃

腹間肉以進恐覺之重自纏束云偶有所苦耳母未愈又將刳心以和餌人窺其憂悴厲刃欲何為急奪之乃不果嗟乎此天植其性自爾愛其親寧人子且幼非有所教道訓諭亦非有所覩以孝稱於人者此由其愛慕之結於衷不恤其身之痛而至於割肌膚以養而又欲至於刳其心此豈人之所能強為而亦豈勸戒之所及哉自昔之孝子傳於史冊者予嘗景仰之乃今近出於吾里與吾居之傍此吾鄉之善事可章垂於後者在上者宜列以聞下　敕敦奬之為郡邑光豈徒為吾里重哉書所謂里仁為美予幸托跡於郊關之內而乃見此誠孝者烏能免於歎羨欣幸賦言以激厲諷曉使知天秉民彝之在人無不善者而孺子乃未鑒其天未誘於物而純乎其純孝心之感發自不知其所由然哉且我　肅皇帝以大孝格天其議禮極所尊崇故風之流溢於天下疇不知有親而風俗之厚幾於三代之盛又若吾里前有殤醫伍君名

流亦嘗割股而其享年幾百齡今子孫濟濟是天之厚其報豈不有顯徵哉予既樂吾土之仁孝羙勒之碑以昭垂無窮

送史生讀書吳山

少年銳意氣志若在詩書寄跡湖山外藏修文史餘俟當高策足寧復近懷居會爾風雲際需時恣發舒

又

煥爛綵雲箋誰將問必先由來貴經術蓋此選

才賢詔訓徵當辨青燈勤更研若言究精理推擇豈無年

又

初由試誦通掌故化裁中教育恩何厚制科文欲攻賦才夫有限造就學能充可負懸階待寧甘出下風

又

思成當世名臺末爾何爭幸託芝蘭馥無淪朝菌榮詞才堂秋水藝業比金瓊顧盼須雄睨乘

辰蚤卜征

壽生庵建彌陀寶殿化緣疏

西豪里之有壽生庵蓋由僧性月自天池來卓錫於此始建宇焉漸開拓之遂以壽生名庵時則有萬將軍表解好佛往來寓焉每於諸公間言之或亦有所施逮性月既沒庵無主逾時及僧永休自瑞光來予有佛舍延之居乃請住壽生遂選之往主庵務方大有所興構未竟而沒其徒性眞繼之則尤能精持戒律僧行脩嚴時則禪坐一室安居九夏迺以庵故未有殿則何以朝夕焚脩虔奉齋祀哉迺相地視形南向寬衍可建爲彌陀寶殿以奉安佛祖其甃砌礎礩鏟礙詹廳塍埒堂途棟幹榱桷欒櫨歧旁輪栿棼橑非一材所就非一工所成又其殿中裝嚴尊像必壁工金工鑄冶埏埴坯浮鎔鍊多其銅而少入之錫斯爲上劑而陶範精巧毫纖備贍又加之塗澤則惟黃金爲多丹砂石青綠間之皆所謂貴重者故必假之緣募善男子善女人

傾向戴慕欣敬喜捨者共成茲善果廣植福田非特爲他生應受而今今所作所如無不應遂者誠非敢爲勸誘見作隨喜新發心菩薩必能鑒茲懇至祈請大慈布施謹疏

送江長洲遷天曹序

江使君之爲我長洲蓋涉歷六載餘矣政聲遠聞上達於宸扆曰是能司牧我劇邑東南是賴卽我 國家是賴其所繫豈惟一邑之爲固當卽登進秉國命哉蓋蘇爲股肱郡而長洲又首

邑也其治忽關於時睢輕矣故爲邑者皆極一時選而前後政皆往往蹉顯陟居要地越我江使君之被推擇而來也屬時事孔棘紛冗紊亂不可勝言而征調駢集歲之豐凶不時賦所出咸資於是雖甚困不敢不登額上之督促甚急惟倚辦於旦夕而令之考課亦惟以賦爲上下使君之才能運量調停損益裁酌變通不滯雖嚴併勾較刻限以懲怠緩而時裁濶狹與民秩有條理故與他時困於徵斂者異矣或比歲不

登雖請於撫監而不得擅寬減以所倚賴於茲欲移之他則誰能任者所謂一畀貽我雖以民爲心敢不以國爲心乎惟惠洽信孚恩之感於民既深且久故就功亦且稍易人見其若無所勞力而政無不克舉咸神明之且使君既以穰植爲心而尤以禮訓貞俗羣鄉之子弟而勸之學不待威以檟楚而動以詩書禮樂訓誨之身率以從誰敢不聽又旌禮節烈誠孝厚於倫者旌異之以風示四方建祠坊閣皆所以顯昭先烈丕祐來哲以脩禮敦行雖吏牘旁午剖析纖盡平反蔽獄胥史林立欲爲奸者股慄不遑又以其暇揮染研吟藻思雲涌華才錯落請乞者盈前而隨方應之皆有意不徒爾也故得其片辭者無不欣然倚重以文學飾吏治人謂恂恂雅儒君子哉豈徒以臨我使懾畏耶上下之情尤相洽無間父母師保睢伊異人即若在庭帷間而孰謂堦除遠於域外有所懷悒不得仰聞與使君爲邑已再滿考即若一日芳譽發聞部

使考相繼薦揚且謂民之不忍釋請又其任以噢咻之故得從容播敷漸漬於我若是之深遠當路乃重念使君之勞而賢之謂置之銓司必能鑒別羣材其堪任使者若榱桷棼榛各有所宜故顯陟之命實惟異簡自一邑而晉秉銓衡典司化育以進退黜陟天下是豈輕授者即且以漸升昇茲調燮平又建國家無疆惟休之業自茲始也吾民雖攀戀眷眷謂奈何捨我去者其抑且若何予耄荒僻弱多爲侮陵而託使君

深恩得恬養自怡窮年靜默不出戶庭而稍爲優裕者曷由致之故其銜感緝戴倍百恒情瞻望旌旆日以益遠惟使君以舊民垂思尚不忘覆盲之哉縷縷懇誠亦復何有既

見申相贈方春元詩愛之用韻乃吳川樓弟子也

柴門盡日掩蒼苔不分生平萬事灰忽慢逢人猶自喜可堪相問更成哀舊游已斷聞傳業新識還驚得異才上相況能親拂拭祇今桃李接

雲裁

又

招賢已築黃金臺國士遑從三楚來聲動相君先鑒賞文成制舉定掄魁嗟予潛蟄甘衰朽重子軒車顧草萊光氣衝天方可駭夜深歷歷映中台

唐詩紀後序

夫古曰詩承之詩負之則詩之義其不專主於吟諷乎近者制科之興則人惟假此以進而不復知有詩矣自三百篇皆有小序後乃盡去之則毛鄭諸儒訓詁箋疏繁矣又降爲十九首建安以來下逮六代詩之流極矣唐以詩名代而論者謂唐無古詩則古詩亡於唐乎雖有作者無復漢魏風然亦極有可喜非復今之人所能近則古詩其不可復乎惟律則莫盛於唐而今之擬則者短篇爲多而長律則亦不能爲矣張君乃搜剔纖盡綴拾無遺雖稗官雜說涉於鬼神或一二語必採而載之蓋其精專之極積意

於此者既久而又多所交往苟有見聞則交相質故其議論頗不一夫前哲可陵後來可畏安能一於衆口將使後之人而復議後之人則是非得失之林也豈惟論詩如是後生俊彥喜陵前人而出其上則其所就將過唐踰漢無不可者張君天解神悟冥符玄契旁多藝能昔夫子云不試故藝張君惟不用耳予願學焉而未能且尤遂於詩其才可以刪述而曰姑未暇也予嘗謂昔高嗣初自謂文不如詩予亦謂詩不如

文質之元美元美蓋不然之則予兩無所得今張君乃強予爲序則爲諸後生竊笑從可知乎如宋人所選述無論百家予嘗銓序以示張君其各有意可究觀作者之所創裁也近者有曰顧君選今之詩分內外篇可謂嚴矣李王皆所不錄而元美序乃極推之然私於皇甫氏悉取焉餘多不愜人予殊謂不然又若黃氏亦有選意猶是也夫論詩寧可置感恩懷德於其間哉且今憍李項君誕挺異才覽於茲篇多重揮斥

予惟此天所生以主張文命其所言則從予誠自愧无礫壤寶豈所校哉惟竊伏以聽而已

壽若泉五十

吾宗多幸運方開況爾連翩橋梓才仁厚傳家常植德勤勞嗣業重栽培已知和豫堪耆艾更道飛翔起草萊宿負生平鍾鼎器後先姓字紀蘭臺

又

言眷宗盟適有懷雀聲喧甚過山齋登賢自昔

推家世選造行當升泰階千丈紫霓衝地起萬方紅霧際天霾獻觴五老齊稱祝年與鴻蒙未有涯

海錄碎事序

予往則聞黃淳父有所謂海錄碎事者秘之以爲人所未見書後予乃求得之他所則固亦愛之夫類事以多爲貴故昔人有疏錦被事漏言致禍者是博聞多識自昔尚哉然近聞人論詩以不使事不用才以渾成者爲最上乘文亦如

之及其有所考質援引徵據能無藉於典籍載紀哉且爾則人亦不必讀書自可肆意縱橫無不可者惜未見其人乃亦有謂才固足矜若學問則無不可及者借閉門讀書數年患不足耶予謂此亦天授雖讀之愈勤愈無所得迺有援筆自恣徵繹宣叙訓釋旨要述詳奥幽則才雖蠹起亦空疎繆虛誕罔無據乃復擁書滿案採緝掇拾則衆篇浩繁簡策重複有非一時可索者故惟茲編既猟其英華而舉其要領凡事見

於他者率彙為一而分條別類枝析派疏無不詳載雖斷簡殘篇片詞隻字罔遺逸焉使欲有所考索一舉而盡是豈待勞於徧求羣書而卒不能悉哉則是編之為助於學豈有量者昔在唐以前則有修文御覽華林編晉二書今不可得玉海紀原指南舊有本惟虞世南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刻於嘉靖間今復有刻碎事者其嘉惠來者之意一何廣也夫禮云記聞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然人多患苦於不能記憶昔之為

書不易多題之竹簡而簡易紊亂且重大難勝故古之書尤不易傳左史倚相能讀三墳自外誰能者況遭秦燔弃孔壁之餘及羽陵所得能幾何者惟後所撰述益以煩滋而丘索貌矣難以語古哉予不敏而好習學然得則忘之乃窮年卒歲空空如也是天不畀予以記問之學其若之何又若欲秘之自私與今之梓以傳者其度之廣狹可知矣

贈諸儀制

辭榮此日下青雲抗疏非忘欲致君弟子橫經施絳幄師儒講藝盛河汾言窮嘗固明箋譯辨解連環垂制文可是淑人興禮化漸陶鄉國澤能熏

又

下策纔聞轉式開門前流水學人來賈逵問事依重席戴聖聲名傳九垓童句非嫌專守僻藏修籍甚濟時才業沿洙泗源重濬策授孤卿躋上台

又

張家相漢秉絲綸出入承明傍紫宸躬自傳經多授業能勤學術贊維新抗顏非欲高墻仞請益時聞稱主臣豈有後堂絲竹奏門人惟與戴崇親

又

聖主方勤御講筵無云返服自初年縱尋孔壁遺文舊談說毛萇口受前郤笑先儒質衣物微將精理付言詮束修自立才刪述進律加恩命

自天

贈族子謝

年少明經意氣遐童烏不獨在楊家蚤時業已通三史當戚書能貫五車可是溫恭崇挹遜莫須端重黜浮華橫教前輩堪陵厲最爾深嫌鳴作鴉

滇南守曹公夫婦六十壽序

夫天所賦於人未嘗不厚畀以福澤而人能不盡用之則其衍溢漸浹尚亦留所遺餘以被後

之人無有涯哉若我通守曹公祖蚤歲擢桂授官於朝簪仕於我吳清才茂資英風爽節照映遠邇予又已杜門聲嚮不接雖郡侯之德日益彰聞而未及知也忽友人金君叩予述四民所以仰戴之意予為躍然興曰有是哉盛事是不可不鼓舞傳頌以昭宣義問也且侯來未久而卽已照晢民隱夫吳民刓弊未易以禮化也其作奸犯科冒昧妄行者善自詭匿紛日至於前以競勝者不可以威厭不可以刑禁而得其情能服之難若侯之聽理不察察為明而含覆涵育之中其何所不容潛照默識凡其詭秘求逞者矜其誕誣而以理格之咸唯唯聽政典曰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厲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是惟侯之德能孚感於下若風行草偃此非惟吳一時之盛而其所覆庇遠邇無不咸暨予惟侯之仁愛推遡於前則其基構有自非一朝一夕黔中守公方式化於絕域

使彼夷方降心從事無敢恃險遠而樂上無鄙我所謂分物紀名去方錯圓象設名物成功遂事逮一考而遽翻然掛冠書藝繪素以自娛以玄道吐納養攝與其夫人式重以恭儉敦順儀形於家訓齊和協示之軌範務以身教裨其家人無不祇祇翼翼倦倦貎貎故我郡侯佩服於趨庭之日而積習於關說之暇施於有政而無不卽叙非素有所以養之者備耶今滇守公夫婦並年六十方昭天之福綏之以和乘地之澤

涵之以虛揆民之任夷德之用其所祭祥垂慶悠久無疆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塢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通帝記曰動之以則祭之以文成之以名行之以化其撫有盈成受之遐祉非天私我以年惟天祐於一德況今始康彊之日有子郡侯其所以樹德滋植純禮明允郡人之所孚感和氣薰蒸元符蕃釐紛集於家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億萬斯年周書云合閒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

乃稽之卦運癸巳至戊戌積算起戊戌至於丁酉周而復始今滇守公六十誕辰值茲九月於八卦陽盪陰陰盪陽二氣相感而成體是在於宜年益算加律進紀此其方始乎予沐浴郡侯之澤非能有所阿惟天之所相延永世德尚未究其一二哉

文湘南象賛

維爾世有顯聞以垂裕於爾後賢爾維釀釀和德以相望於後先誕徵於容其溫恭儼恪之盛然肆爾膽望暢敷腴潤澤之部顏允惟藝苑之優游何氣度之翩躚蕭騷毛髮之生動遡風貌之入玄始應列宿而出宰惠受溢而載遷迺州郡之繁劇精華歛而日專爽清流易吮毫豈能盡於升鉛悅豫康勝摛辭固未可以昭宣矧胤子之哲明已上司徒而被甄信家門之風範將曠百世而承傳昔詠言於毫頰謂疎朗之性飛騫爰睇審於莊肅信金石之象可鐫是固欲携松子而友偓佺駕虹霓而吐雲烟肆愷樂於

周旋疇不願爲之執鞭

又應人請

維我吳遺俗惟文藪豈是崇奧惟文氏風流所宗嗣惟雲仍貌何雍雍舒肆而腴願頰之豐愷樂和易惟準之隆玩弄書史以禮砥躬輝光煒煒揮翰成風優游自適若淑其容矧子克奮膺薦南宮迺爾知止避位辭榮瑰瑋脩正退讓謙冲人所傾向非驅使從筆精墨妙生性所工夭矯逸氣繚繞雄虹溢於圖象辭未能窮遐祉永錫

托於鴻蒙嚮應奔走習尚所同愿志快意入兆飛熊

予平生所予者在北則獲與張少參希孟折行交甚洽其人雅士也在嶺外則湛若水黃佐皆老成名勝在閩則袁達方邦望最深在泉州則王遵嚴忘其名在豫州則李嵩川甫者及與獻吉交者舊典刑惟此公耳若諸王孫西亭輩多賢者皆好文學其於同歲則李于鱗皇甫子約王元美尤稔又若徐紹卿黃淳甫汪伯玉元美

弟敬美章道華皆相與厚晚乃得郁人文則其傑然者也若士夫之好文者往往降節垂情不勝言也郁君問予所嘗傾蓋者遂畧言之

予初識梓山徐丈年已近八旬猶不相知再至自山中遂相傾梓丈稱予過情遂為諸人所忌盤桓久之其女念父請歸去來數矣未嘗不戀戀後別數月幼于忽問予近得梓山信不予愕曰恐不保乎曰然梓丈年逾八十五六信亦壽矣予猶惜之若予已耄一旦奄弃誰能念之乎

予生正德丁丑五歲姑蔣氏教予讀書七歲冬從父仕汀州推於時多戲弄間從師讀書亦不能勤十歲始歸則嘉靖丙戌也十一始學為文十五即又從父仕廣西愈曠蕩然嶺敏所覽誦已多母謂父不嚴訓父喜謂不須也十七歸則辛卯之重陽後也家姊夫章文昇惜予荒廢勸之學十八試於郡邑明年督學侯者乃來稗入郡庠又明年試遂首多士雖試未嘗不在高等而屢屈於場屋迨癸卯華先生舉之甲辰聯第

授中書乙巳使於廣獲見湛與黃戊申改南京陝西道庚戌以倉後峻歸辛亥遭父憂甲寅諭閩幕僚旋改與化府推在閩頗久於閩之士無不識也戊午同知湖州冬遷廣梟僉事以母疾不行辛酉冬授河南予於吏事無不長以伊府事忤胡尭臣又適一武臣講於顏鯨以歸則歲之癸亥也予年已四十有七自是徜徉塵外始得與魏季朗相砥以文藝及所與者子循兄弟王少溪章道華輩晚乃得郁岐南則與學閎才

生平所未睹也予自歸更慶曆二代年八十有二矣郁君問予生何所成惟自愧耳

題贈文湘南

服膺素業積能工神王形舒元氣充善攝自教欽養盛揮毫誰不羨才雄魁梧傑出尤高尚浩蕩清疎常寄空嗟我蕭掻蓬戶影愧君森灑竹林風

文春元見顧聊贈

少年玉立頓驚殊颯灑英風滿座隅皎潔清神劉子威雜稿 卷之八 三十一

眉入鬢崔嵬高選握中珠須臾千里兒駒在倏忽千雲家性符激烈胷懷思遠綯直陳當陛禹皐謨

贈湘南先生解官

中歲掛冠神武門翻然遠引謝塵喧服官正爾當揚陟解組輕將弃寵掄恬寄南山多秀色旋拋手板羨迴轅共矜風望隆如許詔訪高年賜上尊

贈大柱國撫臺寧翁趙老公祖擢大司空

序

惟撫監保釐我東國逮今涉歷四載風塵不驚邊堠無儆吳民輕心易動難安草竊保聚輕扞文網自昔則然弭寧緝治固惟難哉且資儲仰給東南是藪而皇壤摧落對之興歎我民之謀生甚亟惟是金滋餼牽供饋朝夕以糊其口計且不給而賦斂加之乃爭先樂輸者非有以深感其心能然乎徑之若已盡其力而猶寬間優暇興發墾墜作興文學以風招選俊又詰靡治劉子威雜稿 卷之八 三十二

道久迺益洽於化自不知所由然哉邇者倭夷方潰決於三韓百濟之地平壤堅城隋唐嘗以全盛之師攻之不能入今其主乃流竄於外二千餘年之酋皆為所有我亟發兵救之乃僅克復而戰亦屢挫今猶竊據島上未肯返國且使其游魂海中揚帆南指不數日可達我浙直我既守遏遼左恐其登岸而逞南顧憂哉且海波汪洋非可據守惟我撫臺神威所攝顧亦天鑒精誠罔禆得肆而我鬬艦游艇戈船水戰以時

教閱揚旗鼓怒聲沸溟渤昔横海之師嘗遠涉萬里討伐而茲乃奮迅激昂咸思邀遮試一自效而勢所折衝海外有截無所於見之故聲達於天聽曰方域既靖爾左司空平治水土惟昔伯禹之任是尤艱哉圖夫東南水地爾於穿鑿疎濬既咸即叙而惟是茫茫九州爾惟主名山川平治水土所以嘗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協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故所以簡畀重任無謂神

禹實與天通故凡所施力不可爲典常者夫天用四時地用五行人執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日報司空司空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勝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比天曲日術也而司空實專之予問之五行家使發策占之今所謂太平有道隆長之日也不及今有爲尚安俟者且欲求享年

數存六期者以位入執年數執筭盡則所遭也臥筭爲年立筭爲日戊巳爲中與此其時乎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黑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又曰惟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後變爲五色玄黃是司空度地按河洛四方之效也時往時來間不容髮今我治朝内無水旱之虞外無邊陲之患蕩蕩平平王道四達惟是敦靜以養和平之福語云惟修爲厭彊猷陽氣大冒昭職物則豈徒若

作室家垣墉堅茨埏埴汚漫爲哉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凡擅改易制度妄興作下以私其利而上以蕩主心於淫侈是惟執禁糾之雖戚近嬖昵無不懲昔晏子視齊之國執雖少卑之而百度是由是執筭之立錫爾彝常以薦宗廟以享鬼神所謂用祀用饗多福滂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公今卜征有日惟是餘惠用敷貽後人休其所丁寧反復者非寬臧我賦徵惠綏我疲憊且嚴兵四境罔不日戒使人凜凜猶若我公

蹄之在前者是公雖行其威命不少替哉

又贈行詩二律

篠擁河干送去旌髦倪攀戀不能休惠綏已荷深仁軫寬減尤思撫慰周桂楫初浮芰蓋引滄江急鬱澗風遒恭膺新命臨軒待趨進方勤可少留

又

建節分麾撫洛師苛煩立省濟雍熙　宸聰已徹來徵命國執方勞蒞作治水土乂平今伯禹梓材丹艧昔工倕獨嗟攀斷河橋柳惆悵臨岐酒重釃

賦得洛社吟贈文湘南

維昔宋當全盛時仁厚立國俗雍熙耆賢並起扶世道誕奬王室樹表儀公忠直亮執高節望重朝端咸倚裨庶政大小秩有條名器恐濫無渾殽憂勤惕慮無昏朝鞠恭盡悴勤甄陶乂安社稷濟時了治定功成心愈小不忘引退思悄悄在公執諍皆凜顏冇相阿附圖攀緣秉簡同

力濟國事意寄慷慨誰復先醇儒繼出道統傳千古理學開淵源河薄洛水前縈繞太行在左映澗瀍周所考卜胤嗣延元氣蘊毓積有年元老應世運當天皓曜白日山河清若入華胥夢初醒安車駟駕相逢迎顛倒衣裳歡笑并信矣惟天若元德多福多壽欣作朋棟幹王室宇宙寧遠人稽首來闕庭拜問年德不覺驚威光殫壓山岳傾倒載干戈時寢兵羲眉皓白神方旺功德嵬嵬風蕩蕩觀者興歎極瞻仰一十三人

古安仿不論勢分筵賓主獻爵酢酬序以齒俎豆維馨窮宴喜宋祚以之永奠矢河汾之曲都人士圖象形容記形史擁祐累朝楨豐芭遜讓從容黃幽趾迴視功名若糠粃脫屣高視商山綺縭想潞公爲社來至今文氏遺風被

寓懷

晨起渾無賴擁衾供寂寥窓寒隙影度風橫積陰驕暮歲餘生促衰顏盛氣消居平何用遣散發世堪逃

又

微吟立蒼苔朝心鬱未開憑空聊覽寄悒怏自興哀慨自雄當代誰歟秉鑒裁抑揚私所厚渺視若塵埃

又

切切空帷語泠泠穿隙風燭殘宵未艾吟苦思難窮展側恒艱棘羈愁誰與同朝來慵欲起日影已將中

又

昔多作者才時每覺神來無論極追琢衆體況淹該絶鶴康衢外狂瀾溟渤迴每令驚逸駿橫起迅風雷

又

王郎未三十僕射掌朝章早以逢昌運彈冠立廟廊豈緣家世籍會自姓名揚故乃推人地俞哉堆爾良

又

二卿三十六猶恨進身遲要地爭先據機衡願獨持偶遭微失意不分極焦思遺跡遥堪想滄浪亭在斯

張汝上處士暨配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夫士之立名於世必其上有所承後有所託乃能光昭不墜豈惟志行之高亦有所籍乃彰耶張君于光往歲謁予乞序其詩予則知其大雅士也迺今復以先誌請按張之先自淮揚徙錢塘始祖彬以資仕六世祖翺卓有義行博通羣書尤知兵謀戰陣淄中丞奏徵之不應以隱德

著五世祖鵬生高祖綬以孫家宰瀚貴贈少司馬生曾祖應禴以純謹稱生王父洲王母吳生君父其警敏殊特甫六齡即日誦千言人咸驚其幼達十一能文章下筆不休自謂曰古者亦我而謂之古衆者即亦我而謂之衆耳我其衆哉十六就郡邑試輒高等補弟子員踰歲視學使者來才之遂餼食焉意氣奮興迭往觀今氣五機七八合提九通於陰陽之數性既醇孝事王母吳極其歡恭徹疾飲藥必嘗以進寒暑衣

不解帶王父亦性忤急園居去家稍遠有召即至晝夜不遑息質固頑利雖課之備少不當即叱罰日役牘有所誨奉之惟謹其教喻相成殆不可窺其間哉曾大父擁鉅貲晚乃倦勤厭俗之擾棄捐弃委之王父才既克家而惠施不吝見人之急若在其躬拯恤援濟恒恐不及親姻假貸惟通財之義不計有無竭力資之其有負者畧不介初王父嘗假人金不時償訖　不問既卒其人以金來酬君以無券不敢受乃告以

昔周急意固納之人兩賢焉君學藝淹博聲望隆重四方士向風而趨與考究得失辨析疑二確有定論人謂虛往實歸近有所抵附舟者遺失金倉徨來索君察其僞若有所獲追以畀之其人泣且謝固求以十之二報堅拒之僕背之去翻自謂有不足於僕所者不復追詰尤友愛女弟一極所以撫存之親族不論遠近皆保庇不使有失所者故家門翕然仁風之被喜吟詠與從兄某相倡酬善楷法人有得者皆藏去其

行業如此固今之難遘哉配徐氏父高峯公母王孺人徐既郡望高峰公尤博雅有威儀女乃素閫女教親極憐愛之時二氏已約婚高峰公以試於京師客死聞變哭嘔血幾不欲生年十九迺歸於張夫既晝夜讀不遑他孺人自主家何有何無躬茹苦辛無弗當夫意者舅姑尤甚賢之以為得婦如此足亢吾宗於夫姊娣體親之所以愛之篤匡之將不絕其王大父暴不虞顧天願以身代既卒哀毀若不勝喪王母憂之

曰爾不自恤奈我二老人及二孺子何迺強餔糜時孺子方稚弱即嚴訓之俾誦習少怠即自悔不相從地下者以爾渺孤未能成立故忍死鞠爾如有負若宗嗣何王父數隨計上不售竟得疾母與姑以湯餌進冀少差乃卒不起臨絕猶眷眷念婦之孝仁既沉痛深王母時慰勉之子既長性皆慧悟以文學自命迺名益遠聞殊方異域士皆在下風無幾王母卒母之哀號人不忍見聞纔逾旬而外祖母王又卒愈感慟且

間遭大故其痛可言自是遂茹素終其身日皈心佛門諷誦不絕口冀資冥祐足不踰一室而族屬有以匱告者即解簪珥施之性嚴毅簡默而即之溫然丙申秋得脾疾忽沉困猶曰無使兒輩覺損其歡興雖百方治之終不能救嗚呼天之所開必其先嘗有厚植乃生哲人而又必其嗣重發其祥充不揚之所謂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即張之得姓實在星斗之上自昔保姓受氏以迄於今元曆無名

故乾坤氣合戊亥音受二子之節人生之甲乙以至壬癸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張氏將勃興於代若文賦詞翰皆前有啓之後有繼之今張君父頖兄弟欲舉二柩合葬於先冢乞銘於予君之生嘉靖壬寅九月卒萬曆乙亥七月孺人生嘉靖甲辰正月卒萬曆丙申九月子二人長某娶徐雲谷女次某郡庠生娶方氏貞菴公女孫男五某聘吳積石女燿出某聘任素懷女某某俱頖出女三長許字文學徐胤翔燿出次許字沈宗圻頖出皆即將奮庸熙載子不佞為之銘銘曰

惟漸之江繞郡之前孕和含靈時生儁賢惟張之世有開必先誕自鼻祖維揚始遷自爾厥後其興勃焉奕世載德格於皇天應期斯挺相望比肩於維家鄉厥聲煌煌惟社稷圖綜理斯閎功冏不在四海允清開闔宇宙式秉機衡惟茲族姓福澤所膺競奏塤篪韶夏金莖處士之德溫厚和平大業未遂胡用為情啣恨以沒悵悵

何成配惟比德和洽將迎惟家之隆蘭芷杜蘅久茲作述繼序其皇惟漸之江其水湯湯惟漸之澤其石鏘鏘維張之世與漸久長昔郢琊王從淮濫觴淮水苟竭王其不昌今漸之水來自天潢東入於海悠永孰詳亘百千歲張其未央

贈萬融上人序

我西豪里之東南曰譚家巷有僧自天池來創小菴以居萬歿戎表為之檀施遂益開闢名之壽山菴嗣後繼者數人漸以替僧永休自瑞光

來予逆之主菴事乃以復興俄而遷化其徒萬融自幼精進嘗從遊蓮池沈師講諸經義予每與之談覺有意然予儒也融釋也與極論所以乃云相通也予則因竟其說曰夫儒主實謂彝倫天秩一皆自然而有故敦敘力行張茲名教然君子曰終則冥寂無有矣釋主虛忘形釋累遣放遺外然死而罪業招報輪迴往復則有而不虛矣是二者焉能融通合爲一哉予謂天地間惟一氣之流行而無所息天高地厚萬象森

然皆具一身故曰吾無隱乎爾而禪宗超詣即一有所觸其機迅疾如宗門得道者皆上聖之資其有所聞即全體皆具目前如曾子之唯豈待思而後得故隱顯有無皆歸於滅豈復知有無生滅哉人之生死往來如屈伸臂頃惟釋以善惡之報的然不異以示警戒儒則謂盡吾心焉耳苟當吾意雖死無隕而遑及身後之報然釋惟一身之爲而儒乃曰子孫保之則有者未嘗實有而無者亦未嘗實無惟是神通之用儒

所未言而書云西域有化人能易人志意變化萬形其即佛之謂耶又穆王西征與西王母遇則又有所謂神人者佛皆統兼之所謂鬼神之德體物不遺其四生六道之說乎況我萬融上人童真梵行其幼則精進不已遍參耆宿融悟頓啓若宗門諸祖有觸則道之全體已具所謂肇於吻芒動於冥默物休咎於未形辨憂虞於既惑鬼出神入其化無方窮幽洞靈象乾法已體生成之自然與造化而無極微妙玄通不可

智測者也予每見之則未嘗不深省究思若夫其冥悟於欲者恣肆適已無有涯分然其聰明亦豈不迴顧其後吾所取足於外已若是愉快終亦將安所抵哉惟上人去智忘形杜機絕慮閉息默存湛湛沉沉言語道斷善惡兩忘超出三界爲人天師故予心醉於上人且惟修長生之道者皆必明曉生氣接續衰厄自一甲子更延至三甲子直至五六三百年陰陽三萬六千神氣集不散乃得解化然終不能出於三界之

外今我直截作佛惟是至虛之極無復毫髮之存是乃不生不滅尚何有歲紀哉嗚呼惟儒欲存其名釋又併存其身是道也吾何足以知之惟上人坐進焉昏昧散亂予每患此安能坐忘若顏子三月不違乎

送大參彭公遷按察使兵備冀州序

夫自昔之爲邦者惟兵與食未有能廢其一者今我　國家建國於燕三面皆邊陲重地惟南則我貢獻之郡其爲備邊計比前代尤急而國

餉所資則惟東南數郡而我吳爲最吳之賦幾半天下而轉漕由江達淮入於濟達於潞水以入京儲其爲天下大計孰有重於此者今我公祖彭公任斯二者積有年其勞效功烈暄赫於時至矣可得而言哉即公初任尹民乃進納言於天下事無不經慮匡救其未然而彌縫其闕佚其所獻進體要是圖乃畀以兵謀使備天津惟幽都涿鹿之野人皆荷弋而耕袒革而守塁朝夕常與虜格自公爲政而威聲旁暢夷醜喪

鼠遠遁又安以拱衛神京遂復廻眷東南以資儲所出舉國攸賴自昔轉漕三川開鑿濬導或由陸挽以避險阨而所損失亦時有之往又有海運之艘艦以取速達而其變逾莫測茲孰運燿長上極華紫逞越絶思豐壤訢和盖神靈祐誠竭罣罣之報天與厥福歲致萬廩若由衽席度而惟公之澤作立大義昭設賜復其積通久者恩覃信孚黔首改化迺　主上復以冀之兵柄并畀之爲遏者大舉未建元功而費乃不貲

抑且遼左之地連於朝鮮則我臂指之使也而東夷猖忿平壤失守若爲所據則我東界與之接壤其禍亂何日之有哉聞其衆蟻聚屯守我兵屢恢越在高麗侯甸男衛邦伯皆遑遑無有守心而我恤小攘患推亡固存可謂亦既竭盡不可若何則惟聚天下之精材選天下之豪傑故復假公以備冀土且春秋慎辭謹於名倫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是小夷避大

夷大夷避中國中國避天子是故大小不踰等
貴賤知其倫今冀乃神州作配太紫其疆域牧
圍烽燧要遮叅錯於夷虜之間朝而傳警則千
里皆應故雖其來倏忽而我之應接亦皆預定
故無倉遑逼迫之患且天今其相民在上者亦
罔不配天其澤而時有騷擾以惶駭我者是天
之所以儆戒相成使我恒有慮心則相與整軍
而經武乎且使我將拓境闢土乎則仰觀於天
璧壁羽林分宮齊耀雷電霹靂交震橫飛席卷

殘虜是亦適其時乎故用公於冀者鷹揚之寄
已極一時之選矣而我吳之民素眷戀公望麾
蓋之漸遠而沾涕曰江海奧區雖公規畧具存
南北若一開蕩有期我尚於日望之

和幼于冬日看菊

華黃用紀時嗟爾歲寒姿九日度已久一枝偏
更遲嫣然媚籬落灼爛燦堦墀相對思恬淡慙
他潔自持

又

離居正相憶忽睹淵明詩把酒對餘菊長吟多
苦詞冒霜憐候晚傲歲吐枝危嘅此差池影與
君邀後期

和幼于冬日看雲野池蓮

耐久還矜節縣殊芙蕖冬日尚華腴層氷已合
寒威凜出水猶開性行孤欲采作衣渾自惜深
憐受歲獨言姝醉看江上秋光薄雨露何私偏
浥濡

又

曾聞仙沼碧芙蕖氷雪方深敷自徐力折嚴凝
爭吐艷香生馥郁共蕭疎渺予徒誦靈均賦藉
爾還陳伊尹書若採衆芳芬作佩睡荷夜半爛
疑舒

題蘇臺春色卷

覽古吳臺重嘅然山川滿目遍寒烟祇今巖壑
蒼涼色猶作西施眞黛看夫槩力爭餘覇跡越
君屈辱想當年甲兵簡服誰將挫千載封疆險
固傳

和張子冬日看荷

殘枝斜倚小池中摧落枯荷尚幾叢朔氣憑陵輕靄散微香浮動薄烟籠霜檠翠盖雜披立水映霞姿慘澹紅嘉爾逾時開作瑞將無傲歲與予同

贈肖雲宗丈七十序

夫壽考維祺固天所命而人能造命乃益篤之則豈有涯哉黃帝書固云能與天地相畢而乃自墮之惟能養則可引之以至於千百年者則

書之云固然也若我宗人肖雲家世業靈蘭書其疹候乃多望而知之然後決於脉盖以惠愛爲心惟欲保庇延益非以眩術爲其所宣導補瀉温養調劑高者抑之下者揚之其治法不泥於方而惟方之裁定損益以劑量其輕重緩急故所治無不十全而人之德之無不願其永享於年予惟古之真人其息深深所謂踵履天光呼吸育清當其萬慮俱民之時神居混沌默爲萬化之主宰呼吸喘息綿綿悠悠任其自然又之乃與天地橐籥相合生化清陽以養玄珠所謂虛極則神神則能變化萬形飛上紫清若肖雲其所養攝惟務實際無復毫髮之存故無欲則虛能虛則能鑒故觀於人則洞見其衷而外假之脉以察其一時之變少有乖異固即按而能得其所感之氣以反於和其於青華金丹仙經秘訣之要無不統攝於心故人見其治之輒愈而不知其所養已粹乃能與造化爭巧與天命與奪則其身豈固於形氣而不能通靈洞真

與古之真人遊乎盖一嘗至都下人苦欲留之曰榮進在近盍云歸乎乃竟不肯曰吾所遊欲適吾意耳安能拘拘於此爲形役哉故若今申相國尤重之欲爲奏名亟謝之翻然歸人益賢之予數就其論養生鍊形之術若三元之要三關之與曰身之內外前與後各有三關與其三要及神水法砒粉石凡砂水諸方並有爲法俱出旁門而又云萬法門中不捨一法則其所包括無不該綜隨所出之未有涯際而其爲人一

念則無所不竭其狀所謂委委隨隨顒顒愉愉衆人皆曰君子且太乙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而歲之美惡於此焉驗而公能軌其變逆折其所從來使避虛邪之氣如避矢石故民少疾厄此在於公惟精能審之微能辨之而人何敢望焉緯曰維劉受姓於河之宗視河之流以徵我劉而河之源出於天潢河今其湯湯則我劉鋭與河終始矧我與公宗姓非遠吾宗有人秉天之維以綱紀厥族代有興者公後之人又濟

濟興於文學大我劉於天下敬潛俟而公之遐壽無疆維休哉

正覺菴碑記

夫佛者覺也我佛曰大覺人惟患不覺覺則其務進修如救頭然其敢少懈乎吾里有庵曰正覺蓋本王路庵也以接待往來僧供養之今僧如瑞來爲之主有鹽商錢少泉又名徐萬承有巨貲欲齋僧十萬人於菴設會如瑞爲具餐乃來乞菴名予爲名之正覺蓋佛者覺也人惟不覺故懷秘怯覺則悟身非我有況世間之物於我何預者故無所不捨而擅度功行實維覺乃能之而凡所施捨雖建剎造像廣作諸方便利益而未若齋僧爲無邊功德海者何以廣齋凡僧則必有真僧來受其供故云齋百千僧不如齋一阿羅漢齋百千阿羅漢不如齋一聖僧故齋儀獨於聖僧不設位者以時來降臨佛誓聖僧不入滅度常住來於世受人供養故人能發慈濟心供養者必其豁然有悟故無所不捨而

以身布施雖累劫不悔惟以齋佛法僧爲念今如瑞乃克以庵任而徐商以其估易之羸悉意行慈于里中人亦助爲欣喜咸迴心向善稱庵之名其成佛作祖思念之專頃刻不捨則一有感觸無非悟道之幾昔有聞擊竹而悟道見桃花而有悟是其幾之感觸恍忽窈冥之中自有真契其從入之途亦不必一端而皆得成其覺雖其有從旁門入者然全體皆具於我故一覺之後尚何有彼此先後哉學道之人於六度姑

能以檀度為先餘自能推廣之以及於四生六度常存善心常行善事作佛階梯其基於是耶予尚墮暗昧泯泯棼棼予何能知道者但佛有言汙泥中能生耦者但取耦勿取汙泥苟有上智之人聲入心通者一聞予言即能覺悟是予尚有益於啓發豈以人為輕重哉故語云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予雖未能覺也而以覺語人人惟自勵以求覺悟則豈係於予之言哉又若漸次隨順與覺并捨無復存

省是菩薩境界予豈能知

蘇州衛重鼎建序

夫世有三務五祥而文武之用為急故天下咸格來慶純禮惟允翼勤厲務用勝懷遠惟是文教之先寶典之迪若其明武攝勇明才攝士折衝威撫保寧勘濟則武可一日不戢哉若周之文解武開始於作洛之初而書之言惟干戈省厥躬古之所以告君者重焉雖治安不可弛備也若吾蘇襟帶三江五湖控瓦東南實為重地

自洪武初開建衛所在郡治之東久矣不無傾圮覆壞亦屢經修緝構立自宣德逮弘治隆慶皆大興力役勒石紀功而旋復咈咈外非不尚穹窿而材木多已朽蠹廼衛使其請於當路遂徹而新之夫吳自安陽胥母之墟有大城小城由拳辟塞之險自昔為強雖曰吳民輕心剽疾果銳易動難安且自張氏竊據以來為戰鬬場今其為衛以彈壓鎮定真綏我邦與郡治並蒞而武之不兢已久蓋以治安無虞則人之視以

輕重謂理亂靜紛糾逖違越文法教導必此焉先而武毅剛勇非所以綏疲敝之俗故云昔人揣之以行化規之以行制綏聲明盛文物無畧威儀無簡禮度而雍容文雅之化乃盛故吳之為吳非復昔之強悍與齊晉爭定從之日矣邇東夷一嘗犯我郊遂得以肆逞而去吾之畏懦有由然乎今衛校其以推擇簡任晉掌衛事則剔蠹起衰振興激厲掃除滌蕩一新其令人咸奮揚思效惟是蒞政之所雖累經修營而未大

有所創造乃悉去其舊而更建治之堂塗階除陳列之所也垣墉屏障所以掩閉也可令無穢褻毀乎為廳事五楹必選江海之材求瓌異之產欒櫨榱棟楠榧柍極杇詰綺節閎崇隆麗言言詘詘峻峙哉堂之後則又重簷疊構甍桷相仍飛宇特起高廣層深於前則又倍之夫昔者伍行人孫武子簡服吳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材官蹶張神扶電擊縠獵輕飛曰刃交於胷而不顧之士何時無之特所以訓御之何

如即四方有事出可以建社稷功而處可以宴然自保是其初所以分圃設幕養育訓齊之意豈非安危是繫而可不重圖哉顧亦繫之典司者其視輕重何如而乃有不深恤者不弛廢之慮而聊計一時其侯廼悉心以圖所立經陳紀謂以信為勤以義為術以決為猷以節為勝故於所蒞既一新之而凡事體有所關不憚力為正之若昔或欲裨諸校之子弟皆領漕甚非澤及累世之意遂著為令以汗馬自效庶世將於是乎求哉予故因建造而并及之

贈萬融上人序

予所知萬融師深有得於道者請予贈之言予固淺庸何以知所言哉夫上人固以寂滅無為為道者也故舍離家室黜遠塵勞毀形異服凡世間可愛可欲一不動念敦靜兀若枯朽是乃與道庶乎然非昏慎沉昧無所覺之謂乃謂其積精凝慮默通於道無毫髮間燜燜於衷嚴以自持不敢少縱放其心使馳於外收攝慎密故

其形雖化而神則未嘗滅息所謂無乎不之惟繫心正念則我佛指導接引歸於西方其有馳散者則隨業受報則其與儒異者乎然儒曰宗廟享之又曰祭鬼神而敬之我祭則受福是則鬼神之德儒與釋固無異與惟融上人生自我吳十九出家游五臺獲見北臺淡泊古松次謁藏主老師北走京師參禮扁融時為天下所宗仰惟所授記若親見佛者又見於蓮池沈師受其戒講師千松三槐和尚諸耆宿等歸而杜關

六年今正強壯之日精進愈甚其所止壽山菴四傍居者無不迴心向佛禮誦之聲徹於遠近先是其師永休所建殿宇尚未畢工乃不日煥然一新又欲開創別營宮殿以廣之而自以不涉世不欲請乞故且未舉又思捐弃此生復入關默證沉喻若宗門諸師授受者如決源水以出其壅即沛然江河之驟今我寤寐與道生死使此生未證決未肯甘其勇銳果敢予既矜服又恐其一旦已證即西方諸佛來迎世安得再

見又恐失今不深請得其一言以奉持之沉潛反覆日口之不置求解精髓豈非予所望於師哉夫證道雖由自悟而其幾必發於參請予老不能遍走四方遑遑求索惟融師皈向冀其一言感發使不終汨沒是所願哉

皇明馭倭錄序

夫自昔為中國患者惟北狄西戎為急東夷雖有窺攘多潰而去頃　世宗時我奸民始構引為患迄數年然後定邇者乃聞益橫逐侵朝鮮幾覆之我亟發兵往救然所殺傷頗甚遂屯以守而彼據釜山營田治兵未肯解散近首逆者關白已死其黨清正亟斂兵襲之其下亂而燒營去實　天祐我明使自斃乃復內相戕此豈非宗社生民之福哉昔之載言者多略之而未詳夫夷兵惟鳶悍自其天性不克畏死善用鋭刃豕突而來其勢不可格且狡詐多分布藏匿疎其行伍我惟利用火器攻之彼離立觀望且驅擄我老弱在前誘我矢石炮火將盡乃跳而

前故多為所覆我惟密布陣以長予攢刺之若使得入踩踐我衆則立潰亂彼乃有已洞胷貫腹猶前斫人是其尤悍於禽獸哉故惟我多招募梟勇與調苗狼彼土兵亦皆健鬬善用藥矢弓弩中者立死且以衆為強故能與之陸戰然惟在海中不使近岸則我之防禦上策彼或乘巨艦揚帆而來我則以小舟載蘆荻因風縱火焚之或乘排筏我則以大舟犁沉之海中無所逞其毒而我兵善水戰且防海之舟四面集彼

何所得肆哉顧我嚴令未申重罰未逮將率未選士伍多虛焉能無卒然之變乎惟今大倉王氏世不乏人祖父以來皆習爲將而今駕部君宿承家訓且居海邦其所接對惟談兵畧以我不可一日不戒故考前史所載及我國初所以該備之詳倭猶時入未嘗不斬艾之無遺若嘉靖間彼得大肆亦由我叛人構之於時雖連被數郡然卒殲之今乃數年無警而忽侵我屬國聲勢張甚駕部君洞曉夷情其出沒詭甚是用

作書使被海郡邑時時思患預防其於臨戰摧敵者不無助哉夫發蹤指示雖不親在行陳而其所錯畫亦既有條則與彼突鋒血刃不及預慮張皇四顧欲救於一時豈有及者則駕部君用世之志雖在告其功施於禦倭使無倉猝虞雖暫杜門豈能不終出而圖國家也

壽章親家姆老夫人八十序

夫天之相於人不特於其子孫之顯榮以光昭令問而必於其身永錫遐祉享有無疆之福是非人之取必於天而天之陰隲下民有不期然而然者其有不若德不受命自乖其和非天天民民自絕於天故有貞行者必得其壽若章大夫之夫人自其夫子與予爲文字交相與莫逆則知夫人內行淳備其教於家秩有條慈仁之風溢於內外罔不賢夫人而美大夫之外勤勞於王事而不牽於內顧憂者則惟夫人相勉以德義而厲以清修雖累典繁劇任要重而家故蕭然自處尤儉約而接御賓客與所往來則未

嘗不從厚且大夫性矜亢動以法從其有非法者必與重劾居常亦不易以顏色假人故有不相恰者齮齕之大夫中不能平夫人勸之歸遂自免欲從赤松子遊時郡中數公大夫皆平視之盛氣既無所屈下見若嚻嚻市名者輒鄙之雖徜徉詩酒間而其意固不忘平生時俶儻瑰偉之意每於談笑際不覺其發舒介居幽僻而謔傲賢豪睥睨當世若無足當者顧喜爲詩詞義慷慨上凌古作者每與予相倡酬人多折下

之然使者按部察賢才舉逸能無不垂情於大夫而大夫不能隨風而靡貞孤自奮予尤慕悅之而恨不能如大夫烈也大夫女於予宗參政某之子其承夫人之訓女行尤謹執婦禮以事姑婣動無違命族翕然稱之而夫人尤不忘戒勉參伴開闔與古敬姜文伯之母比光齊行且善攝養以澹泊清靜沉默晦澁無所用其思慮含而不越昭天之所最亦尚寬裕壯厥心康受又之式用休故為天所茂綏行年八十而體力

猶強視聽不衰今其子某少壯登朝歷仕清要此夫人之澤燕及後人而夫人意愈開神日益壯而享無疆之壽祉綿綿延延惟天之所以相夫人愈益厚而姻親內外疇不景仰夫人之懿德稱頌之獻歌咏以為壽者盈於前予稽於數明年起庚子至乙亥并宿從位降壬申其數彌長年乃彌永而夫人撫此盈成之運封典榮章方且疊至而子姓濟濟將咸光耀於時以行滋休祥婿某予族子敏秀而文乞言於予予惟昔與大夫之分宿習夫人之令問不能揄揚其一二惟易傳云川氣浮光雲飛流霞天日昭明山月升騰請以為夫人祝

贈張慎吾大參為陳君賦

青瑣詞臣當世才叙遷屏翰大藩來持裁政地稱孚格秉憲機衡惠允開封事累陳親諫諍忠誠愷切望崔嵬祇今中外頻揚歷佇看登庸賦上台

又

使星夜入紫微垣寵進崇階拜　詔恩虛席尚聞咨後命徵書已道久臨軒省中諫草爭傳誦日下朝班認納言為是　聖明登逸政旬宣暫假慰元元

太冲年兄見過

翩翩自憙氣難馴去住無拘方外賓放意湖山尋訪遍恣情江海往來頻詩多嘲哂稱衰體性少逢迎忤貴臣相慕猶能勤問訊嗟予衰晚共沉淪

又

河千車騎有過從失喜迎前策短筇解綬蚤時聞謝事辭官王國任從容雲間自旨才何盛三泖由來秀所鍾脫畧世途尤邁往遨游霞外混塵蹤

又

憶昔初由策試時少年逢氣復何誰相臣降體思延接朝列爭心生險嶮同事固令分彼此共游寧免互參差升沉顯晦皆時造涉歷艱辛悴

敢辭

又

文史毋從卜祝儕俯同戲弄外形骸舍人優笑微含諷方朔排調肆口諧矧是薄游聊快意總教簡弃可干懷非將立異令人駭愧爾求名反自乖

沈母唐太孺人墓誌銘

皇天所畀其必曲成遂之乃已乎且天之厚於人者豈惟富貴逸樂終其身之謂故將大有所啓垂之令名以遺無疆惟休者則必以節厲義慈茹苦履艱險危其身以底濟多故立名行於千載若沈母唐太孺人其備極厥懿乎沈故舊族唐本漳谿裔兩家望相匹父爲孺人擇所歸而沈氏子曰就堂君才挺出流俗以側生故壓於嫡母篤學靡所不窺以經義教授於鄉沈既不競殖日落太孺人躬操井臼不殫瘁勞舉几案侍食於前而嫡母猶酷遇之及其生母屠皆持之急而就堂君敬恭愈篤太孺人色養益和

嫡母乃爲之動不復有間言韜涵裕容日飲醪含糈慼慼媞媞相煦樂也已而屠患癰且潰勢已劇嫡手自爲灌濯傳良藥而愈人無不賢之則太孺人所感之者深也兩母既相繼歿甫葬而就堂君復卒於潛太孺人左右憑姑若夫之柩而哭踊焉曰吾以身下從以畢吾願豈不易哉顧若此藐焉諸孤何迺力砥殫治女事攻紝織爽明前諸子訓之令各陳所業乃退長君遂以學聞繁閎次君亦力庀其家佐之養辛酉長

君遂選於鄉上司徒太孺人復泣相謂吾所以忍死待者希汝等成立不負吾撫孤遺託今幸有以籍手成吾為婦禮於沈擁諸幼弱舉觴相慶已而再上不第戊辰始登進被推擇為李豫章迎太孺人就祿養時戒以多平反母深文傳簡書成獄苟一得當必三復之惟慈和徧服肇敏行成茲爾事哉以絜廉故不改居約時蔬食水飲無甘脆之奉迺罔不賢智其有母而清譽輩聞籍籍人口謂司理君義問協時刑民克服

近所未覩則亦惟能承順於庭幃耶迨滿考推恩就堂君於太孺人　封典覃及貴矣　召拜臺端以御史典　禁衛俞赫奕復以板輿迎官邸則謝以爾婦徐歿八載爾既不再偶則撫幼教誨之又吾事也於時則令弟進士君其伯弟某始三齡復哺嘔之為孺子戲於側亦不知其無母也侍御君既盡節官下不得顧私然兩相念迺獨遣今進士君行且貽戚厲以守官無曠既以論列繫權要件江陵相無所於罪之則以時方畏闢中役畀之行義無所避冒暑炎馳歸訊母而別太孺人彊喻解之亦非所能為懷也侍御竟以勤勞視事中崩而卒聞輀車在道雖猝驚恒然以諒烈自許即抆泣慰孫曹曰往而父不少失所依怙耶微我不及今日今非我誰任汝輩者迺益訓之經義俾游諸講肄授受有自咸能克勵諷誦呻吟徹曉忘怠每都士則出其上太孺人藉以自慰曰吾再成立爾曹差足無負也適已七十進士君復失偶費遺一孤太

孺人已老猶自襁負之素善治家生材貨咸手實之無以啙窳怠緩為以交於黨閭恭老恤弱不忘煢矜即有所倉卒應變雖言不外出而機智無窮始於諸子孫勤奉先業迨女孫行繭絲之任無敢不即敘亢其法於家而家化之式其化閭黨而閭黨化之賓旅來集不通患而出危色有無是同其有憾於昔者咸平其怨降以相從陰性斂嗇固惟其常而時以丈夫氣慷慨激烈為人所不能為主者飭其家自勝冠以上悚

栗無敢有惰容進士君其以乙酉舉壬辰釋褐歸省款愛疊疊喜謂我再撫遺受兩世託今其有成命也適歲方八十賀者盈前僅舉一觴云我且晏坐又之不聞聲視之已蛻化異哉此秉畀於天者良厚洎衍童馥成子若孫而沈　宗系乃一身膺之且其中道弃去者故亦謂有所賴以自委而夫義婦烈非太孺人則安能以其孤肇建哉夫天不使太孺人順適於前而終乃著節垂丕顯休數之冥孚孰知所以然哉進士

君不遠千里來請予不敏淑其餘風爲之銘

懿哉婦德貞順維良靡專靡侈聖謨揚揚粤有賢姚誕我嗣其祥爰初遘屯娶從是將奕奕儀儀詡弱拊彊怛惙稚緒曼茲煒長再榮爾毓熒熒何煌薛芬馥靄流問之芳柔克爲莊德音莫忘敎詵不爽紹祀曰臣柱下惠文內秉巖嶷合善法典驛業其跋宗以之亢縕紛厥勤裔迺繼陟不辭於位翼茲作銘匪德之類式其祗恭選

鍾山吳翁暨配汪孺人墓誌銘

夫人之富貴福澤上稟於天亦地氣之靈使然耶今故鄣之俗人多享有諸福且壽考維祺子姓濟濟偕老令終異於他所是何以致然哉夫山川向背崗隴紆迴含靈蘊秀龍厚豐稔無所流洩散越去而不守恒以發祥儲慶豈徒徼天之幸爲予觀於吳翁夫婦固天所啓顯祐命之而其所託有由然乎故鄣之山曰白嶽北帝之靈所誕化祐賢與善孚育感通未嘗不降鑒於

遠邇而其所能虔奉躬勤夙夜祈請而又不爲褻瀆妄冀則其影響之間不覺宥過釋愆綏被於冥冥者若吳翁之始終所憑冀其可徵哉按狀則吳乃泰伯之裔也歷世滋久譜牒莫能詳初自姑蔑徙休邑之吳田再徙於隆阜則十七世祖天祺公始以地形家言則奧壤也故累世克昌皆以賈起家至翁之曾大父勝宗大父振熟父世勝娶於何自稱雲巖生五子翁其行三娶水西汪鰲女翁生而質美善籌畫計然家書蓋自

其性解佐父旅游能知時輕重與之上下故他賈適不逢而雲巖賈乃大售無滯積患乃悉委之居貨俟時既轉之京口四顧山川之勝曰此襟帶江左而西控海門自昔必爭之地四方所走集其行錢易特他賈皆必取贏故所入乃寡吾寬之則趨者愈衆遂以少爲多人益息之思所以劫翁而奪之貲且火之避匿幸免曰我在何患者或懼恐勸之他所曰我植業在此雖焚掠吾餘是豈地特宜盜哉吾知所以致之亦知

所以免矣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情發是所感之適然乎廼亦修吾業不以一動故其勞芳旁布烈於炎日有逾其舊人嘖嘖羨爲豪賈暇登覽極眺謂此與維揚接去海差近昔管氏以海王致齊富強惟鹽筴綰天下利權遂專以煮海灌輸郡國所謂規矩爲轉副以權衡使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而富之溢尤則視昔愈遠其盛可言矣周書有云商不出則三寶絕四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吾計智盡矣庸可不知止足乎且吾出入險阨泛浮茫洋非北帝神祐之其能無墊溺患乎吾陰有所感敢不歸心今其謀老焉吾里有阜隆起是勝勢所鍾乃名之鍾山築堂其間以自娛晚然翁雖不招延而賓客恒滿座其襦度夷曠清和穆鑠開爽易親不納細微於胸中若孔氏之雍容而陋彼曹邴氏之瑣猥此固其才過人故有事求質力爲剖分雖委之繁錯無不迎刃解尤喜親就儒紳故其所在士大夫皆折節下之與共談當世

大體是非予奪侃侃正言不以爲激乃郡邑長望風而求識竟不肯往謂吾自用其分敢侵踰乎欲賓之於鄉復避不赴拓逸代之休蹤邈超越而難嗣其在斯人矣歲丁酉忽遘疾卽却醫藥勿御曰吾稟命於天叨逾盡矣雖和扁其若之何諸子環請所以訓之曰惟善與和庶其免夫若以力競與夫弛偷之弊其利與害適等耳慎之配汪孺人涵蘊深閎陶化入則其女德之貞寔承紹徽之奧藪而儀民之淵表也故其敬

順相成内外宜之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而尤勤勵不恤敎帛酰漿手自揣量御其下各竭其用無遺力所謂寧爵毋刀佐理裨助益纂懿茂慶且不喜華侈曰布素之安孰與文繡之美珍奇之享擬之單食之甘是皆等於取適吾何願爲哉致於奉尊嫜和娣姒先後宛若自愧不能如孺人而聲譽之優潤是非徒然乃上應玄心考之分野次度自南斗十一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分而樞機權實云弘秉其

掊隆興統業則鍾山翁其應之稽軋度云欽奉鴻烈寬裕婁婁宣見以極躬自菲薄以還玄默則汪孺人其然乎若究言之則故鄞地靈上當玄象而帝之威神顯赫臨之故其熾昌也獲倖乎哉夫非孺人孰彰翁之懿而非翁則亦孰顯孺人也憶嘗爲文壽翁言猶在耳不兩歲忽爾聞訃可勝駭愕然相國許公能爲翁操輸燦若雲漢之章足以不朽翁於九原況瑞穀則翁之族程君巨源又其姻婭皆負當世名而故鄞之俗無不能文乃乞銘於予予何能措一辭乃爲之按歲次翁生於嘉靖乙酉卒萬曆丁酉夫乙爲天德丁爲玉女是其始卒之兆皆爲作合孺人生嘉靖戊子卒萬曆戊戌戊爲天武又爲天輔之時是生命所值皆應其後百世其昌嫡出女一適戴之鳳側出女一子五女適朱從禮子守讓娶程繼孫守誨娶何守謨守讓皆娶戴孫男六可瑞可建可傑可南可伏可斐未聘者二孫女五許聘者一謹爲之銘曰

歲丁酉鄞翁乎歸休越戊子鄞孺人神游斯其運度非人所謀惟是發祥兆於冥幽命之所制孰不仰由惟是稟埤遐不力鳩競勤以勸敬戒之求粤有淑順克厲匪偷若爾故鄞習俗之遒五方所雜距乏薪槱胥會行賈衢途旁午廉乃三之誇爲善估倕矣吳翁智於蓄聚何言刀錐入乃千度貲既逾倍溢盈貫腐陋彼卓鄭小孺昌數乃蚤自謝付之貲斧厥配貞賢尤稱比德曰暮緝綴疇敢怠逸外内輔襄閫之芬苾默何

肅雍豈聞叱拔子姓茂繁暨奎是悉聰麗權畧
雋爽流懌欣茲可娛何遽宅窆猶籍芳輝鐵之
金石魂之旁礴烏有紀極骸魄攸藏百世永託
既茲作始後乃日拓予爲爾銘辭之丹臒繪爾
形神寄之寢廟

題鄭莊衢詩卷

高卧林丘宗少文徧游五嶽謝知聞夢醒栩栩
渾難辨沉醉飄飄杳未分翔素似乘鸞鶴羽遐
騫可與世途群餌松遠勝常珍味棋局誰贏日
又熏

又

内觀安肯賣名聲墮爾形骸黜爾情帶索披裘
聊混俗狂歌拾穗類浮萍就溪洒濯峯千疊倚
樹徬徨琴再行抗志雲霞塵外客莫教誤認馬
鳴生

又題畫

蚤修淨業遂初衣深洞藏名雲霧霏卧看溪山
圖繪裏夕橫釣艇月明歸蓬蒿沒處穿幽徑竹

樹踈來入翠微獻賦漢家猶未屑肯將蘇色向
時機

又

彭城老父是何人道術精深甘隱淪時務不營
師伯達薰膏自燼惜君賓騶鸞駕鵠雲中戲糸
禮朝元世外身天篆仙符嘗得讀賤他紫綬與
青綸

贈處林大士

神僧吐霧作靈霖繪出維摩法象森翻譯梵文
精與理拂開豪素寫神襟六通已證眞如體累
劫難窮普度心長壽天猶嫌小果且從塵世閱
光陰

又

仰占弧北大星明南極煌煌色正盈谷口栖眞
修淨行林深託跡結茅衡老人臨度天門上禪
客傳燈世代更雙影浮屠沉定水數竿新竹好
藏名

又

尤羨師多林下風說通已復得宗通身如滿月
輪初現性本虛明究竟空千歲僧聞在西域祇
今道力峙崆峒剎竿倒却無須問傳得袈裟代
莫窮

又

當今闡化嗣誰宗百丈青原焉所從不二法門
庸有異最初傳裔渺何蹤天如聞繼楊岐後大
德今承運數鍾紫竹林中參請處幾更世代幸
相逢

偶題

長眉僧古不知年虎鬬分開柱杖前鉢貯毒龍
閒採藥客來留共宿林泉

贈鄭莊衢大雅

奇華銅柱桂宮前大賈名傳陽翟邊販取不訾
能建國可須陳掾競居壘治生節駔從宣曲鼎
食豪奢數擊鮮倚市自來輕刺繡堪憐歲息時
農田

又

喜今重見鄭當時出處雖殊各有施誇橫黃金
恒轉貨特窮技巧善生貲源深自爾魚羣集市
隱還應福所毗分散貧交與疎戚不須易姓作
鴟夷

壽鄭君莊衢配汪孺人

禮抗當時萬乘尊懷清風素尚猶存顯名天下
寧由富綜理閨幃寂不喧舉按但教同德耀于
飛應豈羨文園況今天市星河裏匹溢光聯射
斗垣

又

燕婉良時方甚歡蘭薰桂馥共盤桓長錢埒富
持家易治業勤躬嘉會難芝液得飧華露冷雲
牙更享玉漿寒鳳臺夫婦皆成道輕舉聞當賜
大丹

又贈龍川

茂林綠蔭碧溪中修竹踈踈映幾重澹泊可言
勝鼎食幽棲何異在墻東川流霧擁龍移穴谷
口霞深嶺似嵩角亢況今臨分野壽星纏度祚

何窮

跋龔君卷

今代書家稱吾蘇三人宋克祝允明王履吉若文徵仲先生學於李祺伯又多享年故其書被海內東涯龔君淮筆法駸駸欲度驊騮前惜早夭未竟其業然有子能寶愛其遺墨使其能世嗣守則龔君爲不亡矣間以示予因爲識此

虎丘山房建觀音閣記

虎丘吳之名山其崗隴蜿延極爲幽勝而山寺

之右大休僧舍旁據高阜升之可以四睇乃營建觀音大士閣以奉尊慈亦以便游者登眺其始之興構也實藉衆緣而締造洎作人治登成矣甍棟榱桷扉闥栱閣臺觀皆難自爲力而竭深心以供養觀世音菩薩者實見在佛以聞思修勝因證果世所宗依以修行悉悟若其神力所至具諸普門品中無量無邊福德之利不可窮盡不可記憶予惟佛法之隆莫盛於前代入我 朝來自中峯以外不聞有梵行具足神通無碍之僧承嗣宗門者象教之末固爾耶然大發心之士能於一日之間頓超徑入者是豈難爲力哉故云即心是佛本自無間若其苦行不捨精勤罔忘山澤之間幽寂無人之地固自有能修者昔之授受不以無言不以有言惟根性熟故觸之即覺今求道者能於六度中勤修雖落階級然因果歷然若茲閣之建允賴檀信於六行中斷愛根者莫先於捨能捨難捨則於何不可爲哉故使來登是閣者顧盼俯仰四顧

河山思我吳舊國其間豪儁英傑顯赫一時者倏忽隨流湮沒何限其有名聞於今者亦寂寞可想人何不悟而不求世出世間斷生滅忘去來此心之量含閻浮世界無不週遍當體呈露是有世締因緣若盡此身必求修證則有觀世音菩薩行願在故斯閣之登其爲助道感發存乎自心雅玩玄虛泯合神用濯累禪池寥朗放蕩抗志無爲之業融冶六疵之累五內之欲火清涼靜林之氣緒空諸緣妙一於當年消萬劫

之積習是豈徒騁觀覽於八方娛目前之勝槩
而已耶

祭太師王荆老母

維靈誕德蘊和鍾毓醇質媲美姜任聲輝典冊
彤史流光母儀四國維天陰騭隆我皇極乃誕
時哲聿興作弼撫采綏靖將順董率爰建大猷
虞淵取日不顯維德謀謨容汝格正匡祐啓迪
咸悉犯顏進規盡瘁靡恤砥柱中朝棟隆元吉
謀夫孔多國是越逸護前忌讒黨私媢嫉茹涵
含垢蕩鋤狂獶振揚國威剪除魔逆勘定戎功
伊誰之力忠不顧寵私忘底績奉身求退家訓
是式敬養無方婉容怡色孝義日彰閨庭秩秩
化庇鄉州善祥芬蕊休氣充幃貞風匹溢亦既
永享耆耋腴懌恩維大賚惠盈百室遐不簡迪
彝倫嗣述忽爾軫哀中外斯怵疚懷盡傷顛倒
匍匐千載何遥鞠哉自出徒念匪奔傾遡焉及
昭格不遲藉言精白莫我能申清問有侐醴酸
在筵孰烹烝秣紛若史巫稽首敢告

祭王荆門太學

維靈渾厚天成醇和性植出自高門當代勳德
早擅華才厲勤自刻規繩度衡罔不是則溫溫
其恭每懷靡及聲輝序庠譽馳邦域凡獲瞻承
奔走匍匐其恭同盟締交兩世披拂仁風漸洽
和惠純誠動物益用孚契上視迺公豈惟克繼
方期奮庸莫窮所詣述揚顯猷允光世系況爾
強力爽精不貳天之命此豈其無歲會當祭舒
逶迤容裔胡遽摧傷隕我明敭敦念疇昔哀不
能制真觴在前徊徨興涕

元夕諸君集齋中同宴長洲江矣

雨色霽初晨年光及上春燭搖分畫綵影亂散
香塵燈艷簪裾合風生車騎臻惠卿齊發詠化
溢感逾親傾醴欣良晤清言暢飲醇烹鮮政多
暇委照鑒尤甄絃管傳茲夜笙歌接比隣雙珠
烟作樹九陌浪翻銀白雪抽柔緒青絲哉舞裀
玉壺聆漏水金鑰啓通津倚席虛堪憶錦筵思
未申正中東壁映朱火惜留賓

送越僧歸

去越適遊吳無何又復徂白雲迷古道野水映浮圖杖錫沿流遠迎裝度影孤白椎方有請願莫價文珠

又

行衛本無拘精持作比芻清禪論酥酪蜜教擬醍醐面壁功應徹浮杯立可呼東來初有願法已付門徒

幼于宅觀燈

夜色燦珠輝行雲在戶扉明河瀉流月寶氣射雕幃畫綵搖華燭祥烟靄翠微無言光照乘總是報春歸

又

衝天絳氣回閶闔九門開神女絲旋吐驪龍珠暗來千花園作蓋萬玉琢爲臺留景眞堪許平沉羞管灰

又

海上泛槎橫鯨蜺湧浪迎化人宮闕似火樹華輕月向瑤臺出光從寶地生即看開爛漫浪說價連城

又

濬象玉衡高頼霞網戶低梁間疑暗雪簾影似裁珪蓮倒垂條舞香凝數蝶迷千金誰命笑傳觴動瓊閨

送僧歸蜀

一笠夕陽斜岷峨去路遐長年帆上峽華表鶴還家作禮尊迎葉廻心誦法華向西靈鷲近刼

擬度恒沙

又

阿羅無去來天花作寶臺珠從衣上現蓮向火中裁法胤傳西竺騰空學萬廻辭鄉今幾載重見莫相猜

招隱園

折柳樊園密徜徉遁跡深琪花多逸興怪石愜幽心綠長池塘學苔滋野徑侵倦懷遂散賞蹤步屢遐尋俯暢親蘿薜微酣厭羽觴葉翻翔鳥

下蓮動戲魚沉起謝三徵命閒爲梁再吟探遊
信奇僻棲寄極蕭森黃鶴思千里孤雲發短襟
青山欲招隱秀木已成陰歸去來何日淹留嘅
自今安能甘小草空但望家林

虎丘山齋僧疏

夫作福者莫踰齋僧何者彼崇建寺宇廣造經
像是皆有時而壞則福德隨之盡惟能齋僧則
獲福無盡者以賓頭盧佛令不入涅槃亘千百
世恒在人間故飯僧者必虛聖僧座以齋主潔

誠往往親赴且經云齋億萬僧不如齋一阿羅
漢齋億萬阿羅漢不如齋一辟支佛故齋僧功
德不可稱量無所窮盡迺今大居士周公某特
以初心用持供養十方諸佛及賢聖僧暨諸僧
衆皆願不違本誓慈悲受我信施自某月日爲
始於虎丘其山房廣設伊蒲之饌大陳蔬素之
餐用飯我行衞往來衲衣持鉢大衆普釋迦佛
乞食城中亦欲廣結勝緣自初受乳糜以至輪
王親爲下食故是沙門軌範若貧女以數粒米
潛置釜中以至香飯盈溢但以誠心固無論多
寡皆獲沾濟況大長者指廩捐赀既竭所有而
復勸誘有情大發慈悲喜捨延納智人開士能
講說化導世出世間而亦接引奔走困苦以窮
來歸者皆得飽我法食享我厭飫無論近遠悉
霑足無乏是曰無心布施而凡聖總集其功德
無有窮盡之日視彼毀勒消燼者有時而竭豈
不相去遠哉弟子鳳敬執筆爲疏幸大宰官長
者居士尚能鑒此虔心共助成勝事不宣

贈鄭正郎

仙郎家世逸羣才棟幹王朝雄畧開況慮籌邊
陳大計篤忠經國凜清裁抗言不屈能持議累
疏千時豈畏猜況際網羅英雋日羞他手植虢
三槐

次黃省子燈夕宴江令君

宵光霽色燦雲華月宇星樓艷並誇譙浹方酣
絲管奏熙和盡道恩奢發樽無限爲歡甚膝
席還令知意遲芳夜一時傳勝賞微吟藉得倚

蕭霞

又

影沸魚龍鰲戴山爭新綺麗妬風鬟千株火樹烟中出一斛驪珠水底還恩借琳琅偕入詠光披雲霧兢容攀七盤曲迅驚鴻亂留醉春前盡解顏

又

清比懸魚誰似廉徘徊光氣映明蟾香塵陌上旌麾擁藻景筵中瑞露添可是爲邦丰采異況言製錦燁華漸從容語笑還寬假威惠如春覆育兼

劉子威雜稿 卷之八 十五

王倬峯傳

王倬峯某者文恪公少子幼字於其兄故視兄猶父然初與予同遊郡庠見其清姿雅韻時遜謝之今不覺皆已老廼欲令子叙識其詳始文恪公以其幼嘱長君成立之既而當任子則不敢當曰有兄之子在遂得受公蔭官少卿光祿當分析時兄之産鉅萬廼惟受父所遺五百金厲苦立業萬志於學三舉於鄉不及入太學又四舉未上乃慨然息意曰我何以是爲哉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我家世仕宦如此惟 上恩我我得承勳閥雖不仕人猶謂我非貧賤士我其固窮哉夫德禮者人所共由我其踐修厥猷無侈盈踰濫之以惟丕顯丕承率由先德貽謀餘訓既秩秩在即無事奇詭立行取名於時惟是馴謹敦厚忠信孚於閭黨優游卒歲無所覬慕惟詩書禮樂之緒尚其衍溢嗣啓庶我後之

劉子威雜稿 卷之八 十六

人不迷先公勤教我縱不能於其身發舒揚厲恢我功烈樹百世名無忝承家益光於昔而無逸行敗德虧損我先公醇厚之風故人望而敬之以公矣之後必復其始方期以克昌顯奕大振宗門且天之命此豈其不臣祐保綏以介景福常永貞固厚享無窮之祚哉夫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尚亦天道則爾故今年耆貌腴方紛紛徐徐游於廣漠之野是非榮辱所不能加真有道之士乎矧吳人輕心惟軒冕是貴而能脫然

於榮利之外不務居積貿遷所分既寡遂幾於空匱讓所居第與兄子出居於外無復雕搰綺棨蕭然雜處於甕牖蓬蓽間親姻咸謂能輕富貴高尚其事豈人所及哉吳故三讓舊邸即其身無所紛華而恬抑斂退蜚遁遐引其子婿查先輩見其落落迎與居予與之不相見垂五十年餘昨遇之山寺驚不復識已迺稍憶其言貌知為斯人夫古所謂高士不惟晦其身兼晦其名故雖即之不遠而求之不可得若予霞外塵表

世之嚼然不受彼汶汶者所與游處必非方之內其得予一言固亦難哉乃今首冑之者固亦尚有意其為人也昔伊摯之初修其德將終身不見乃夢乘舟過日月之傍遂老而薈與其作輔也年踰百有二十今我停峯　舊臣世族雖隱身林壑若其遇也見光景上下四方作功業千百世是庸可量測哉

戲與所知

暇日過從每破顏相看不覺鬢皆斑憐他少日

張思曼老盡歸來庾子山況是低羸稱善病庸如蹇困動多艱權衡在我終無忝與手前賢欲痛刪

又

自惜空傳輕薄名應知倣誕是生平風流賞惜還推悒緒論縱橫豈侈盈業已矜豪時代裏可堪掣電歲華驚微詞寄與誰規警吐納姿儀聽者傾

又

結交破產向賢豪好客誰知折已勞任俠盡傾聲問及貴遊爭重姓名高束修昏旦勤將命赤牘寒暄敬數操海內競先相為死執鞭趨走總英髦

又

拓弛休疑無行人予甘詰責敢辭嗔族言恣已聊稱快聚怨招尤寧顧身委曲求通庸有意轉圜隨遇豈同塵惟君下照窮肝膽時會可令無屈伸

代人祭其師

惟師誕靈聰睿夙稟資明弱遊庠序聿駿有聲講藝修業學博義精締交同游皆得成名獨困

時淹蹇未亨其等執經問難積習門墻躬勤
於受幾歷星霜琢磨砥礪訓惟義方理學遺緒
時匪泯亡建此標的民彝用臣初無介意出處
行藏專精著述啓佑靡遑孝養庭幃友悌是將
雍睦慈和惠愛何長柔謙慎容譽乃日彰子孫
秩秩戚婣允庇天道福善尚亦有旨方撫遐年
以綏茂祉云胡軫傷哀莫能弭親惟景從矧茲
慕企陳辭抒思酹酒有醽

和黃省干春雪

二月飛花重釀寒蒼茫彌望灑江干颺輕經旦
纔微積光映踰時稍已殘春入遍催芳爛熳氣
深漸覺舞闌珊瑶空綺散渾欺壓清絶無如淡
可餐

又

纖纖玉屑韻何幽斜綴寒枝艷隴頭迸作韶華
開欲謝驚看瓊宇液方流陰凝未解光堪染芳
霭遙浮氣愈酋尚憶陳王憐景色登高命管召
應劉

又

山陰訪戴興堪乘巖岫紛紛晚更澄白鳳翩翻
飛影亂青霄搖蕩霽烟升一簫冷浸空堆絮半
壑聲沉旋作氷粟烈自來禁得使笑言高放恣
憑陵

又

飛雲掩映入昏冥的皪簷前舞暗淡玉貌似矜
流霰翠鬱華偏逸逝泉零香奩灰冷驚何亂衽
褐寒分笑管寧聞擊窓櫺推枕起羞他高臥夢
初醒

戲贈髯翁

再翁時忽忽恢諧潦倒相携聊散懷可是途窮
憐晚暮且甘嬉笑作同儕蒼蒼在髮猶兒戲款
款將迎亦強排天壤高深年歲永誰堪及爾共
塵埋

又

猖狂任誕外形骸矜負非將與世俗調笑風塵稱馬走俯眉時俗類蝸蠃無卑下氣嗟途蹇過作涇容任遇乖好潔性偏庸峻行爲歡絶倒動蕭齊

又

谷風忽起景雲浮虎嘯龍翔孰共游聲應薄將存氣岸勢違寧復念羊裘遭回孤往情途隔栖寄漂淪際會休爾附餘光隨杖屨牽緣多暇惠

兼收

又

釣渚埋名畢景潛扶携相共歲時淹同羣魚鳥無驚訝放浪烟霞發興恬迭抱推襟娛小徑揚眉直視誚脩髯不閒養攝常麤粝儉約元非侈味嫌

劉子威別集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長洲 劉鳳 著

舊稿

杭州招慶寺重修戒壇募緣文

蓋聞如來以一音演說戒相爲先灌頂以三皈導人因緣無量故神衛鹿頭適在投心之始證行華手初傳具足之儀是戒之爲教乃十善之根源涅槃之門戶也豈惟學地諸賢賴以專進雖智人無漏亦藉精持是以祇園受歲尚縷陳

於身意夜多嚴護斯特顯於威神至於阿濕攝形寧汙頸血化龍秉禁不惜身殘蓋泥洹願力結成無始之慈菩提淨心用表淳清之業自非一切永斷焉能破彼沉迷設使餘結猶存何以超茲非想故昔之凡聖同一務焉豈有捨戒律而爲行衛未離欲而得正覺者哉自羯磨之本流演於今五竺之文傳譯彌盛四分十誦咸有度師列刹遍於寰中法裔窮於沙界招慶寺戒壇者四流之所總集二學之所歸依曇摩講席發弘義於因明東國禪宗朗慈燈於幽夕實廣嚴之別境鷲壤之波流也頃小叟不埰丹臒逮於焚如冥對潛臨墻仞遺其殘蕩致緇徒失蔭化誘靡歸適我大中丞歙郡胡公仗鉞撫戎戡寧南服一麾旋旅九譯來威百度煥以次新萬品由之即敘乃命維那某人等剪翳除荒特興營搆樹基表位甫就增崇人以悅來工以心競童子聚沙現堵波於雲外神王獻石儼輪相於天中比丘彈指而覩金姿開士涕洟而收舍利

然則記之所列具已如斯功之赴成應不移晷猶以溥茲法施願覃惠於群方希有福田冀均資於含識布給園之金感通非遠罄閻浮之報餘業可稱凡預有緣盡未來際應諸淨染當獲上真須達莊嚴不墮四天之樂羅越宿命常聞寶雨之禎明祥諒不爲虛檀施應無所惜具三明六通而解脫值此妙因屏四魔九結以分凉乞斯善果期方等甘露遍洒大千旃檀華香充於此界鈴音與風泉共清剎宇等雲霞相煥衆

庶翹誠具如彼說我佛攝受默而許之

黜諫

爰有鼓頰伎夫翩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扇澆浮豈類宛丘之蕩狎游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群肆胷臆之見私爲標置橫相詆訶非子真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字輒欲較波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黃妬白瑕類

流其口吻貝錦成於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於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於辭間或籍彼文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餙無當方從泉注抉擿同異亦已蜩與致亮拔盛才翻爲塵黜冲懷雅士徒遺毀敗斯元伯不幷於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於座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爲宏論瑣茲賈豎特肆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搖散艷名華慕戀聲哲忘其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缺於青蠅亦可爲笑資於談苑也至於風之相煽遂使黃口呱呱已濫觴於流俗番番小子厥蔔蔔而爭趨徧徨之內皆謂童烏巫史之兒悉稱幼達視前人爲蹊逕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爲之欺父兄而取憐瞽庸愚而騰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壤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沉鑠斯盡陵遲逮今謂之何哉覆波

方被而介人之操獨申嘖議繁興而在握之珎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千載之竒尚申悲於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於劉歆故知懷絕俗之見者不旁採於衆謀守獨定之說者不遍咨於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黃雲而儷曲度幽蘭以齊潔荊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昭慶寺重翻戒壇讚 并序

夫靈跡善藏非常心所覩玄道冥設豈意象所
營故九復濯言載存梵筴一乘朗旦用覿渺風
若夫馮夷代於秋水丘井詫於一月探極義深
故其遠矣金方登迴邏之域伸閒麗之觀越有
淨人爲陳妙戒遙因訶詰謝淪轍於徃塗敬籍
虛筵冀還轅於末路廻環讚詠遂述斯文夫慈
藏圓宗未殊厥趣大法小學用攝分枝筌萬理
以垂言嗣六佛而徵信濯般若之智津肇稱敷
草啓祇洹之法席紛集茂華惟是四儀爰開律

部訖於三有共切護持洞三百五十之清條積
行嚴精於苦體總三萬六千之宏界冲知澄朗
於浩心潛四觀而獨用遐矣聲聞祇七住以纏
情遯茲因染入定林而成覺耿俱眠於一毫絕
靈梯而誕登睽神儀於五熄自育王之遷化暨
歷代之興崇寶擅蔚若於虛無化闕掩窺於靈
耀地坼布金而給園受請泥踰掩髮而愛海揚
塵儼城與葱河並芳神州共尼連相煥顧舟整
互謝非所託於廢興璇運推移諒有嘅於今徃

粤以壅閼所更適也逮乎匡振不在茲歟重訃
安般之報兼十算以康居抗斯栖峙之端併四
緣而遘止契三辰之昌會偉八記之前籌廓五
蘊於幽濛濬涸流而與潤搜六絕於逸旨峻遺
緒而崇高至境閬以攸遵爭塲滌而洞啓天飾
妙盡神模匪經縷粲棗豹而煜爚雕纂驚捷以
雷硯醇和道芳於瑤楹豐慧沛清於瓊構化醴
被葉以露垂温液濡庭而霧作冲文翳興以暐
暐神鉦軼發而耽耽勝愔逍遙於十地法輪叅

體乎二儀釐幽顯以傾誠窮介鱗而憑仰神猷
獨絕於辨才妙覽孰窮於淹量二隨恬而秉戒
三無儼而齋潔度師於是結伽異學由茲廢玩
橫法梁而同濟燭幽夜而永光者也豈與夫未
超於有漏紛糾於榮落者哉敬復係以頌焉其
辭曰於維浮紀誕育群靈泰模外釐建祀作程
洪化冥遘空有孰營諸觸繼起孤捐溺情爰初
淪謝積失其心智人乃作峻揭圓明睽我大悲
寔弘慈勵砥操邁軌練養行衛十律中章四分

明勤形雖未存跡亦焦糲沉惑内蠲廣寂生慧
大音領宗式垂憫濟寥寥清舉煌煌持世乘期
遵揚曠朗虛系有睠嘉壇荐轍氛氾迄我相宇
神謀所藝開輿中黃川后咸蒞溶溢瑞圖肆其
侈麗襲芳周阿謫波珉砌半散傾輝穆襹華綴
寶固蓴蓴玉闡瞲瞲狗赴欽情妙演斯戾振禍
三界摽仁兩際決滯神基慌罔流涕永尋終古
洞想無諦總極人經澄庇遐裔握玄解網卓幾
超詣緬爾劬思克此貞誓

瑞光寺建天王殿法堂募緣疏

蓋聞掩泥精施厪茂念於儲王布金覺捨企翹
誠於須達何則衆流憑仰爰在威神法地宜通
尚存結集儼莊嚴之實相闢成學之高筵所以
表護持於十力闡輿典於淨塲者也故優曇發
華乃燁金姿之應沙羅夥葉遂彰龍象之興事
俯契於靈期業有資於並建矣瑞光禪寺者肇
自赤烏之年歷歲滋久雖波旬之宮尚陂寔産
善法之舍猶震崔嵬然琪路再暉曾靡淹晷琳

宇弘飾復不踰時豈非靈應潛孚曠世無爽因
報冥感赴響非速者哉茲應塔凌虛已轍轍華
壯穹殿造蘧亦嶪嶪特起惟是廣墀鞠爲瓦礫
俯循珉砌未覩砥平蔚矣銀題尚齒交映長廊
翼以襟帶可乏丹楹之拱飛觀屹而前峙寧無
紫紲之華況法席洞啓四瑞是依寶筵盤列三
學戾止既累運而經魔亦漸圮而從革宜殫謀
新豈其因陋英師上座修禪蘊道遠豁塵蒙標
寂練心緬邈區内荷斯精進之懷慨以興立爲

任以比丘某人局力開遠淳性貞毅俾之隱視
徒衆規置方壤議構前除之缺貌彼天王營常
住之緣緝斯講肆乃夙虔辭以申告謹潔齋而
謁請願假力有爲證成無等因貲四衆獲果三
乘夫四王以八日時巡觀察諸趣善尊忍土最
勝名聞所以伏瞋消愚遍滿恭敬以是天中之
業普爲增長之因凡所發願利益可得而稱法
以慈濟群生堂以承玆休蔭惠此淨居匪徒利
養去危怖而莫昏塗示慈門而拯淪漪義暢引

繩力均穿覆五種信施百倍饒樂是以遷化匪
隔周弘益於多方分衛無遮廣福田於十地柰
女以一果行丐捨豈在豐粳沙以百億奉資恒
乃爲貴乃有夙夜思惟或若一彈指不吝千身
之重致忘二子之慈今我檀信及諸有緣請以
初誠頂徵來果共捐五財敬捐四事生滅惑之
想斷愛染之魔啓封迷之牖空解離之途降心
聞法悉諸力以畢陳舍爾貢高竭可致而脩效
酬永貺於智津暢遐悃於前際將衣影之臺靄

香煙而成霧栴檀之象望燈王而起迎誕集人
天惟熙鴻作光樹表於百常不構踰乎十仞枳
園精舍誠由蕃俸之割遺恒岳慈藍精感異公
真土播花映蒲金莖麗空考朱光之夜上驗
紫氣之朝浮是報非報覽四諦而膺慶有心無
心蹈七善而興祉慧若瀉瓶根力之該贍福
等波柰總才睿而多聞凡樂施者具如疏云

盤門重建五方賢聖祠記

盤門故有五方賢聖祠歲久益圮乃里人郭某
捐地爲之按神不知所自始蓋主厲之司也有
大功德於吳故吳人祠之歲以五月十有八日
爲神之始降遠近響馳景集靡斺傾巳率先歸
誠巫者婆娑鼓舞登鳳羽翳華芝被桂椒灼蘭
杜橑流宛延鬱拂砌駭彌日不休以迓於神神
亦錫祉流羨滌盪疵厲以休嘉兆人其靈澤彰
彰在人耳目所覩記者不可罄書夫享其庇而
不知所自知所自而不能報知所報而不能昌
言其事以光施無窮者士君子之責也卽之禮

則功存禦捍考之人則夙所孚格順群情而舉
隆禮稱秩祀而昭懋功是誠得崇報之義而明
依顯之烈也且神者天所命有專職也災害流
行神乃利而導之以無妄及其有非時橫見妖
孽恣睢陵侮者神乃攘而却之以無遺餘秉正
直而敦惠慈幾鑒聽而宜弘曠肅威伐而盪殘
昏清乾鈞之攸仁厚皇祇之祐貺其豐祀茲土
而緝載懋典也是宜隆其鴻稱顯號以輝奕煌
耀者此有土君子之事也今封里徧立祠各嚴

飾翼翼足備瞻敬而盤之宇獨崎嶇逼狹不稱崇享乃郭君董力而新之開拓門基規建華構高棟穹張廣館四闢翬直端平恢敞弘壯視他祠不啻倍之此神之宅運默諧懷洽敦感豈人謨之所經乎予近移家城南適嘉其成而落之遂勒石以記凡預斯舉者率得書於後

沈孺人墓誌銘

孺人爲太學生九里章公之配予姊之姑也父南溪沈公世家吳江以循謹聞毋王氏其

亡也孺人方稚哀動觀者人固已憐之幼而矜重畏審寡默自將其閑於女範蓋性成也長歸於章章故忠獻王之裔代有顯人至留耕公復恢振之公生二子孺人爲其冢婦兢兢執慎不愆於禮其姑氏僕卿葉公女自以名家來嬪風矩整峻尤難將順而孺人敬承顏意規處閨務辨洽以敏乃又大能稱愜加愛重焉九里公方緝學效業期爲世用其所交多邑名士過從屢沓孺人黽勉有無供具必腆每晨起課作分夜猶謹視扃鐍申約厚防然後乃息其遇婢僕雖恒愛含覆然稽飭沉密內外嶷嶷九里公試累不利乃稍自崇植孺人經佐繕集操理簡儉故立產日豐獨恒念毋早世兄少尹公貴不逮養歲時奉諱輒凄然興哀尤篤於友愛曰吾與兄少而煢煢相依異時其無忘渭陽也孺人凡三乳其季不育次乃化光少有才氣以乃公數詘將立取名第然亦時見忌抑孺人顧知遇有淹速不可強致諄復誨諭又可謂亮達矣子既丕

荷晚而謝事始乃優養休逸無何九里公忽遘疾危困孺人憂恒瘁甚將以身祈乃遂淪喪時嘉靖甲辰九日也生於成化壬寅享年六十有三子太學生化光娶劉氏予先大夫之嫡也女適吳天民自餘孫胤皆婚華族初孺人以子一爲慮後乃見繁衍鬥盛中更自喜夫婦德惟以貞靜而已其才明識畧世尤難之即孺人閫教孚於黨族緝贊嫓於隆緒福澤燕於後人孺人尚何憾哉其始殯於移定畢原凡十有三年乃

以庚申十月丁未從九里公葬於裏永之新阡葬而得吉固無嫌於慎也以知孺人之詳者莫予若也乃爲之銘銘曰

肇允維章基忠獻王英英茂宗襲言其强於維哲慈休乃逾揚崇毓在黙穆兹恭克降爾祇德欽志靡斁景度義經婉亮斯奭弘作前熙盈輝後溢懿此顯猷慶由彼碩誕始未繁終彌爲奕華媾是敦遐不煒赫享雖莫延神理則懌有翩者旗逝爾焉適窀於畢原藏永之阡尚億斯年

其弗逢遭

贈張復菴擢河南憲使序

歲壬戌之春張大夫以參河藩政晉位憲使諸大夫舉相慶曰

天子其尚眷中土重舉法典以岳宣昌化故使我得復從事大夫歟夫河洛古雄都明興休養益以繁會大夫爲政再期於兹洽巡靖黎蒸之惠覃保懷煢獨之仁躬恤幽隱逮於窮遐既已霑被優渥浸潭汪濊矣然不卽召大夫入居禁近恢輔懿和而復命之爲憲於外者惟是辟刑紀列制典章式用之糾枉直回彌逢缺殆以平政於侯服者是遠能無賴於大夫哉矧梁魏天下之樞四方之所走集戚屬之所盤桓俠滑之所馳騖而閭頑之所伏匿固赤捧之所不能驅强項之所不能治也城社憑恃恣橫豪舉凌暴寡弱非嚴不斷聲焰薰灼枝蔓連結造請紛紜非公不杜叢蠹府慫崇巧餙虛寅緣作奸非精不覈讜辭曲詆睚眦睢盱積釁如山非威不懲

文深次骨毛舉蝟刑鍛練周內務爲刻害非恕不迪科條環案主吏盈階觀望意指所向輕重非孚不格然斷或近忍杜或寡恩覈或似察懲或似苛迪乃疑縱格乃凝滯惟大夫嚴能容衆公能體物精能入理威能著愛恕能行法孚能惟允故乃簡慎著於質成哀敬孚於審克參聽則取鑒於止水利解則爲理於棼絲姦絶頌其明清平一流其風譽自其受憲之始而威化已素洽於群心矣且大夫始登朝卽簡

上知讀書中秘固將爲寅亮寄也既乃列諫垣正色可否天下事毅然不以情故撓嘗以持法失
上意勢且不測人咸危之或勸以少避而大夫益以死守之至震怒加威迄不敢渝而終以感格此其特立不懼磊落大節豈有可動搖者哉名給諫例當得卿佐而大夫又再歷藩服温仁恭讓親隱細務日昃不倦若忘其侍從時從容委蛇者其所養又豈尋常所測哉是斯授也固

爲中州重地爲監顯寄也然首疇咨於岳牧追舊德於邇臣卽將倚以機衡屬之匡弼訪逸書而咨安世發顯策而還望之其能久勞大夫於外乎諸大夫又憮然動色曰張大夫殆將由此入贊隆治矣其在相與朝夕者情烏能已諸請書以爲贈

送朱東原擢參政分守河南序

東原先生與予同舉應天又同造選士以升於朝歲壬戌予適至梁而先生被新命拜參政分守河南以予習於先生也爰介以言予惟先生夷量淹遠雅才周贍懷經世之偉畧朗開美之茂姿藻賞人倫實推超絶羽儀王國共切清揚遂乃聲載周行分倾先達始領刑曹請讞奏當凡一稱其敏手平反蠲削兩造折其片辭法程罔容持論依輕事咸取定筆端人已期之公輔矣尋分符畿内典牧宣城奉清約而示威懷廣惠和而棄瑕隙務息訟安人躬化變習省繕植業佐民之急境内歸心焉以獻計上民吏擁轍

請留不得乃以課蹟考最奉
璽書視學河南寔異數也敘惟中正以式品流宏樹檢裁以張物軌德禮相率則河汾之教尚行銓鏡群方則汝潁之評攸在雅尚振俗爭相切靡理標秀舉競隨題拂時無滯才士樂興行自昔挈文衡者未之或覩矣遂由廉察簡陟斯任重之以分陝之寄夫澠澗之濱鞏洛之内周室之所營也成皐之阻殽函之塞漢楚之所爭也西距秦隴南控襄鄧北當晉冀豪傑之所窺

也邇者三時常陽穫不登廩炎乃塗地民以徬徨非讜亮之所敷疇萎薄而能靖惟先生含明體貞吐茹敦備資策緯治謀謨定傾聲猷遠駕疆圉肅其威稜英規外凌軒輈震其絶畧盼之而遐幽生氣煦之而寒壑流温將勞來安集循靖柔洽稚席其阽危而整齊其陊墜聯戢其釁貳而底綏其困厄偃革息奸殷俗利用阜昌兆庶而又寧函夏行在茲矣且先生始以刑名比詳著稱郎署既以安民和衆騰譽方州又以行

業文章弼宣法憲斯則覽體國經遠之猷繼周畢君陳之烈涵育之以渾龐敦大之澤振飭之以明清孚允之辟弘潤之以辨章昭煥之文時亮庶工屏藩中土行見來旬之頌作清和之聲奏隆禮秩而懋勳名錫崇階而表庸績於赫鬯司載光台鉉貞明之會昔賢所慕休顯之命先生其時矣予欽風惟舊尚德無已竊寵靈而聿懷揚景輝而緝思因企止於斯篇托餘芬而有永

送大中丞白石蔡公遷右司馬序

夫曆應昭明則篤弼之臣翊肱嘉運謀資勘定則升陑之佐迪若顯休鋪觀洪烈每藉恢張越在保衡規其卓遠者也惟

白石蔡公誕辰象之懸精稟鄰幾之備美早昭珪璋夙表淳至冥深味道沈澹閱理年未弱冠而意氣天逸固已玄感風雲眷存當世況乃贍才豐藝博物洽聞綜貫流畧精極毫翰故其吐言作範落紙若飛雕蔚並起妍采相激九南宮

故實方志時風無不炳諸鴻製以儷典謨申之雅章以存揚勵遂影附民儀響臻群彥清令之望傾於一時矣若夫沉姿英毅雄表駿發體該文武德備柔剛目睇心算周盡物情衆論疇詻吉歸經務上稽乾則下覽坤輿揆測緯度研總孤虛自非可以弘奬人經昭垂世訓者未嘗垂意也簡次清衷旁觀心極其神用之不竭惟通才之極致乎曁夫颺歷二都聲溢寰宇周旋四岳澤在生人乃持節省方撫茲中夏酌令典肆

斜虔練名實敷惠鮮檢鏡萬品彈壓山川紛以仰流藹其咸秩自其董正僚吏覽接佐史也宣黜沉越均利器用履炎夏而懷凜當嚴凝而嗽醪故官方穆其肅清閭左載而寧謐和展百事則愷德旁流權量洪細則時宜曲暢躬約損而邸人役務勸分而卑財求昭貞亮而慎庶孚亶茂勤而肅純恪其有弛法自任凌節槩驚者罔斥絕而威如爰欽風而惕厲至若逋逸恣其越逐竊弄乘而跳梁乃指受方規敷陳形勢取逃

虜於千里之間若不出於几席之上如汝蔡之氛陽城之孽或漏刃於隣封皆策其必獲從容鈐致適有事於禳祈遂應時而霖雨此又公之功與時會誠由道格者也

天子乃以右司馬來召四境之內奔走相告曰公柰何捨我去乎今喁喁萬姓恃公爲命而天子亦豈忍忘東周之念乎其耆俊在位函洛之老曰是殆不然夫虞夏作而皐夔在庭殷周隆而衡旦密勿明哲之佐上德之士揚贊

王休宏亮盛業固豈有久勤於外者哉況我皇上方謨神明以赫厥武奮威伐而來不庭故察謀夫於俎豆援勳賢於孝友輔襟威命於公是倚彤弧黃鉞於公是假虎旅是總中權與制信乎千載之會曠代之隆矣且公明畧非常忠讜爲性發奇無窮受命不貳請前武帳首獻良籌策詭丁侯之射謀深造賸之談其所開陳措置非可得而言也越操戎重以臨軍旅將鉞度天下之衆寡料簡六師之材用檢稽將率之勇

怯詢謀參貳之才賢別嫌斷疑以發大計察贏縮之常時飢勞之節三令而歸不任一麾而誅後期消驕悖偃蹇之心作超乘投扈之氣使介士奮竦鴻校距踊重甲雲驤輕選四縱誓號嚴而騰震威德兼而兩申昔靖遠逞蹟於籍庭威寧訊捷於超磧忠肅悃款於佐匡率容奮發於陳閫公皆掩而有之顯定規拓陵軼之上庸崇嚴戢戈橐矢之光業昭登攸冒懷柔之祐則是公在朝而德在天下豈止於榮河温洛之間獨

蒙被於公也哉卿士耆老乃喟然並稱曰允哉我公儆儆厥武弘昭令聞曰予監撫疆域九有以宣下土疾踵颺馳執予敢侮又稱曰憲我侯度厥惟靡從西夏寧清則惟其功駿爾亮章休爾祇庸郡人陋陋不知其所爲誦夫詩人感於志滿輿訟美於容告公既厝保明德恢我王畧綏我土宇揚千祀而颯皇哉勒閟鍾而光徽祚此之謂也

何大復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沒而祠於其鄉者固以其功烈被民有所不能忘焉爾也然夫豪傑之生必其稟靈辰象鍾岳瀆山川之秀乃俊發而爲文章煜燿而爲事功卓偉而爲氣節夫是皆元精之所孕育而靈化之所發越也故其人雖往而英奕於宇壤者是烏得而磨滅澌盡也哉此祀典之設固將有以焉耳若大復何先生者汝寧之信陽人也生而神靈十六而舉於鄉十九而仕於朝三十有九爲關中提學憲副以勞於政事自免歸而卒始國朝之文沿元季之習靡矣先生起而振之與北郡李氏相爲雄長世稱李何蓋不相下云然李之氣豪其豪也達何之才秀其秀也貞匪文則然其行已也亦不越斯而已故以一耽少年而累抗權倖屏郤其問絕不爲通至飛書宰執危言得失不少畏避遂守中書十年不調此其貞孤之節何如也久乃以薦起提學關中則又躬親細務校閱士子雖才質懸殊皆涵育裁成之俾人人得進而請業焉無不隨

所得而極其量初疑其峻節有若卑視庸生之意而顧畜畜然誨人竟以勞致疾此其施於政事又何如哉故年雖不永未竟其用然先生之文行政蹟人有其一猶足以震耀垂後而況兼少者乎以是先生之名在天下固宜隨在而祀之然汝蔡先生之鄉也先生鍾桐栢淮瀆之精蓋不知其幾百年矣而一旦發之發之未幾而隨以隕謝是其磅礴鬱積固無所不在而先生之枌榆豈非其所尤眷眷者哉故蔡舊有祠并

祠忠節許公而或疑其不足以致專一也將有以圖之顧久未有舉者邇大中丞蔡公巡撫河南之明年百廢俱舉予適攝提學事乃以請遂符下知府事徐侯某相地糾工飭材庀徒經始於壬戌某月日遂以某月日落之堂寢弘麗廊廡靜深足以奉安神棲而庋備享祀費皆取自公帑之餘民不知役工不淹時此皆徐侯之經度也祠成乞文以記之遂爲書其事

送少洲馮先生督學浙江序

原文關

譬土之就硎而鴻制具焉卽犧象而樽簋之殷薦之資也金之在冶而良鑠構焉卽鼜錯而琢越之龍阿之利也夫鑑朗者不可以形遁行潔者不可以利汚士雖處約而未用然風之以沉澹而有不弛其躁心示之以淵雅而有不興其篤行援之以正則而有不去其僻志哉故曰先生有道者也是行也浙士其可謂得所楷式而大異於他日矣或曰今裔夷窺我間隙遺孽竄於疆壖隱憂切於東南而禍患伏於田里以先

生之才不付之恤艱康危之任而授之雍容文學之事無乃非所急歟夫遘愿興慾非禮不靖伏節抗義非教不貞夷難制賊非德不成抱皷介胄之施與絃歌講誦之節其用不同而爲效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矣今夫國醫之已疾也其能決腸胃滌脂髓而析膚理固也然豈必盡用其術哉其所調利而安全之固有不假於投治而榮衛色澤自充然於鍼砭之外者此又化宰畀先生之意也因并以爲先生告

與洛陽令顧君游伊闕序

予自梁園遘跡西涉雍郊返路淆汚遽於洛中時炎曀方肆塵坌漲天遄征千里形焦體憊思一放於清泠以湔滌其煩慮乃順塗而旋薄遵伊岸連山延絙豁然中開有似雙闕名曰龍門時洛令顧君以鄉曲之舊追送河滸乃邀予紆峻崎凌欹絶援蒙茸梯巘葉緣仄磴而再轉穿石隙而空入清泉仰出湓道周之芳潔巖洞旁啓垂密樹之煙蘿象設儼而崇衛驚看元魏之年丹碧漫而半泯彷彿椒蘭之氣僕本倦游況玆羈旅悵繁華於昔時嗟蕪滅於蔓草流睇山阿疑化跡之空現徘徊蓮地感靈運之推移路欲去而情留雲轉深而溪斷聊藉壺觴寄此賞集杯酒話言是他鄉之嘆息登高送遠爲異日之相思回首清川之上何遽悠悠撫懷耆碩之間詎勞戚戚詩以申贈因序而紀之

送僉憲觀吾史先生擢符臺序

夫治昌者其趨舍審選應者其適事長會當者

其蹟效溥故隆化衍乎休時令閏際乎明盛光業奮乎顯庸由此輔翼當世名實被於無窮豈非所自致者哉夫任賢者世之所恒求而不釋然苟不適逢徒自窘於末流而淹濫於津涉焉耳卽

國舉明典懋昭枉直慎施舍之宜興錫賚之政回沉於曩時而未效之通列者方昇躋於崇朝而登用尤殊越又烏內外階歷積次遠邇之計乎蓋若晉安史公者其人矣始公以明法蒞事

刑曹執常條以寧推變節繁比以霽秋荼在簡者雖勢必凌罪疑者雖疎必宥務在孤立行一意不欲以微文深竟趍時向也遂積忤當路以論報坐之乃左授又數年而爲河南按察僉事故皆以歲更任時以公賢也俾專察大梁乃不歲更自公始大梁古都會民雜居浮詭年少任俠暴豪椎埋輕生以扞文罔非所與論於繩墨之內稱難治也公以伉直行其擊斷以輕平絶其刻轢以專敏致其必罰以一切謝其造請非

徒聲烈騰振足以馳驁政俗亦制治清源去雕爲朴愉快矣未幾而吏便其勤事民安其簡質俗易其武暴化理烝烝漸趨於平雖昔著功名於司豫稱治行於潁川者方公何如哉然銓敘有常官宜殊建卽異等亦格成議於操衡踐恒品於資調邇屬

盛朝措慮於彌光垂精於極治化宰嚮意奬激烝聽旁燭簡天下才傑悉智能而各效之位振抑申滯求之惟恐不足用之如將不逮故首疏公名以

上召入爲尚寶少卿夫自侯服而朝署異簡也庶寀而卿貳顯授也繁劇而清近華選也公方退然若無愈自抑畏恭讓未攄陳誠彌勵且過郡趣裝僚吏之所偕歎望塵擁篲岳牧之所共矜況茲之舉入參中侍掌御

闕庭自昔親惟任子時亦間以勳賢荀君無恨於鳳池孔公見榮於負墨矣自非

皇極簡心銓管貞亮選察敦固聲蹟兼劣休明

之端而崇隆之會乎若夫遇殷者必揚職砥業登俊者必虛內延引此昔人所以願從容於省闥明德所以濟弘益於朝徽也至於高爵崇秩達之所使能也而非所以爲達也乘權握樞用之所爲資也而非所以爲用也今公激昂於恩遇而不內藉於身榮建希遘之會資開聽之始膺道應之幾運隆從之勢以所願效者而措之緝贊開精神竭智慮抒謀策蹈佐歷而承祐貺宣洪輝而熙泰憬謂不由斯往乎藩省諸君僉

以爲然也遂合言以贈公行

送少參姜鳳阿先生擢福建提學序

予始識鳳阿先生於大梁蓋寬然長者也既先生拜新命予承檄來受事周旋累日乃益心醉先生夫內成而莊已外自直而掩人者是雖成功猶容之者也烏乎使人入游其奧而不見其際乎若先生視洛雖僅以月數然適當其殷人咸恐惑無有固心而紛騖夷逸蕩易失次乘人而鬬

其捷形之則有輕用之疑焚之則益曠眩之感而先生雜而能暇擾而能一諒節不回執誠彌勵知之所爲出德之所爲動威之所爲畏機敏以應之義行以斷之文告以明之辨矣而不瀆辭也毅矣而不忍人也一時底濟實首賴焉而悉舉以授予曰是且也宜然也彼與彼也宜然也驟之與接而構之與處支縈焉之與游目之其所以慮汎若不得已焉而經規茂略忠質遠猷察然具也又進焉則曰是勸成也某之效也是始令也某贊之也託於無所容力而不以諒議爲專美不以成心爲厚伐坦焉邮焉周拊而曲納博通而不壅也視彼封已以好多惠推而不遂者相越何其遠哉且先生前爲太史氏矣

國有大政奉策以從其所昭明者承敘者交儆者比者拂者道訓典於朝夕獻善敗於百司固將亮宅三事從容帷帳而光輔休治也乃欲出而觀四方之制遠邇之宜民德之常而權道之

用故首至於蜀宣暢文命述揚中和耀光明乎零山之徼流淑問乎庸盧之表多士奮興濟濟翼翼譸譸如也乃陟周南以重德雅度靜鎮坐乎潛運而力奪不動色而勛攘敷矣屬閩粵不靖東夷窺我疆圉雖數出銳師而訊捷未奏議者以爲教之未也乃復以先生風隆化乎海濱建學興禮敦本崇效將經武以文服戎以信昭慝以真創道德之塗而開來享之路修干羽之容而奮遠羌之蹟也予嘗久事於閩矣於其士

民得不爲幸快乎且閩之俗亏固習之其地僉其民媮其生殖不繁而尚儒力業則猶有古之遺特介居山海之間而亦因以爲資自昔之邀利也而始不信於我我有短垣而自踰之則何有於裔夷今財匱力屈自應更慮以啓令圖而計彼之所以區區盜弄假息於旦夕者豈無更生之望乎蓋取侮者貨賄而流毒者兵革二者亦既窮而厭矣乃以先生文武之具廉靜之節冲純之風而渾涵之澤以需養漸覆而篤誨之

意者天其憮亂乎然先生之出也閱歷臺省投試諸艱以益深其履幾趨應之才而弘其保世滋大之業也行且復

召入矣使先生以是兩歸施於

廟廊之上則其爲閩也爲諸夏也抑又大矣乎亏與先生爲鄉人既永懷於緒言乃寤寐於襟量悵其將遠諸大夫圖有以贈之遂爲書此以

詩質

送閩帥楊積卷擢淮揚參將序

夫文武者經世之用安危者期運之常故誠蹟介於兩途輕重委於時化純任則非所以致理偏假則失所以維持雖時有去就而交用之實無改也我

國家承平二百年來熙化遐暢方隆揖讓之容時風宴清惟競綺紈之習英志靡於弱弄雄情蕩於驕盈傾向之勢既移而並建之意殆虛矣邇東南多警戎車累駕取才於世哲拔士於行伍用超踰之賞待殊逸之倫有青綸之命未加

而金紱之榮即受由是以有股肱干城之士摽劍抵掌之夫出綰專征之任外申摧盪之威者相繼而興矣乃若積卷楊君以雍州之勁氣累將之勝風奮發於髫年見奇梁道雄顧於關隴比跡破羌亏初聞君之名意其抗憤平視將憑負於所長武教盤桓若靡遑於尺寸矣俄以去夏受

命來開閫於司豫既雙麾之東指乃弘曠之獲從退讓逡巡推度秩其有體悃欵周締沉量測

而益深祓服儒素造次不形朗姿燁映理畧縱橫博識該綜盛才淹敏每相與談笑竟日燕語從容不知其介馬疾馳之豪舉也時探經傳則陳義析辭具有端緒兼舉藝文則撫懷操管鬱有藻章簡疏時計切指事情則名體並附胷懷擴開籌服累算事無遺畫至討軍書覽戎策越牡荆數括簿推六術明九徵則應變無方沉幾獨決神采英暢烈心激昂輕迅颺集莫知所抗故其攬握兵要秉髦中夏也誓旅訓齊蒐乘發

號戢睦行陳作勵士心勒御精明執禁無爽若儆嚴敵屹爲重鎮又紓其遠慮茂彼令圖展規軼之誠畧勒纖隙之均勞轙櫓時修闡鎡必備辟尉壘司軍和衙設咸精其用靡敢怠遑矣故聲光赫炎夙掩河陽之整師人薄舊用多淮蔡之名一時籍甚威望愈崇遂感會風雲益加推轂受茲虎符節制揚土益以水虞乍驚江海時沸廣陵輕心剽銳難久昔歲夷醜嘗窺我烽燧矣雖已行討貳之誅然宜諗居安之戒詢謀於衆僉以畀君君子謂是舉也備衆美矣夫爲監作統已殷督撫之司枹鼓營門尤重執綏之將故命君悉綜其事權遇兼優位任相亞所以揚靈威於域外馳崇勳於江表者也應古命將之禮並隆之道矣君之先公嘗立功淮右君少小談兵慷慨自喜思一逞於長風酬恩效於竹帛采先原之姓品象可資繼西平之蹤勳誠不泯矣況關輔河洛所蒞皆效以此而往胡用不懷得器使之宜適簡功之義既慎選於知難亦爰

從於俶儻矣且士居常論議則薄武功臨事恐悚則急介胄夫刃不砥則光影曷分士不勵則利解孰覩使立談之流與戈鋋之輩競逐於平原則短長見矣此豪傑之所以悵惋而未平也今以君聊馳四縱陵籍廣野其所以軼戎夷而滌餘怒也有不震疊千載而橫驚萬里者乎於是君將戒行諸大夫集而送之有歌江漢之詩者曰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君起再拜曰休哉命我也召公之烈則莫之敢承惟此文德則願識

之矣請受言以爲諸大夫貺予遂爲書而贈之

與楊伯翼

昨歲寓客謁請上元後始獲報喜劇而呼何其言之峻意之遠也語謂吐舌萬里唾一世公真其人耶今之人惟耳之恃所聞一二名高者遂以爲舉世莫之逮甘於屈已折下之不且遭訕笑無所自容而公獨執論謂此未足有者懸與僕意了不異夫僕之爲人嫉非一日故前者序云爾且妄意公既隔歲復詣必當崇之又以致

僕之素不敢有他今姑並存敝稿以自解也幸財察相去不甚遠而欲通難信多浮沉乞即作報萬萬承惠及尤悚仄且昨客能爲公致此亦僥耳故僕不敢有所將并乞亮

題任公手蹟

任公往年禦寇海上親凌陣貫弓挾矢勇氣勃勃人咸賴之而危殆者甚矣不徒鋒鏑交墮左右瘡傷不絕且冒犯暑雨霧露靡晝夜沮洳中艱苦備極驚濤不測倏忽往來若涉坦道此其壯志奮發義誠所激視死生輕如一毫古之義烈丈夫雖嘗聞之然不圖近乃有公耶公故儒生爲郡尉人且謂文吏未嘗更戰陣不可陷之死地而公顧畧無懦忍意觀其手翰於家人父子間皆相勉以死王事并欲以其家殉難諭令無以生爲者此其忠憤誠發於衷雖倉猝奔走間猶從容諷詠若無遽恐而弔死問生獎貞孝褒潔清皆以寓慨激誘接使人咸自勵此其剛果稟之天性而無回慮嗟乎此豈易能哉憶往

時僚友相勉以臨大事不得以親爲辭爲之惕若任公親故在也又非推轂命將權寄焉在人乎擇所處而獨毅然以死節官下自許非出行任而介馬疾馳大敵在前色不動手自斬捕首虜出萬死一生非不念其親其意有所重謂持報國者報其親全安黎服奠枕海墳以一身繫數百里之命使人稱有子所以榮其親逮聞親之喪遽馳而歸至不能勝喪而卒遂不死敵而死孝嗟乎天之欲以全公之出處而昭亮介業

老忠具焉豈徒然哉且公之感人婦人女子閭
公名皆爲之流涕方其在行與士之最下者同
勞苦夜每露宿草中或不爨者連日惟齕乾糒
飲水而潛與寇出沒遇險危者數矣下皆以死
衛之嘗與寇鏖之陷中墮其宰夫援出之而身
死焉故以義激之士皆忘其身用能與公克敵
扞我疆圉至今人思公組豆之陳君得公札以
觀焉予爲書此其詳別有紀公潞人長身而瘠

寬而愛人其爲政惠愛多特以其勞勣血食歟

大司寇景山先生壽序并頌

夫於顯明德與
皇造而長久廸哉耆老禔祐祉以翼昌協氣漫
衍醇澤湛浸鴻龐洚滴悠遠無疆蓋所以綏壽
考而弗替綿曆祀而永寧者也故傳稱其平格
詩詠其岡陵用俾又於後民揆流風於君子於
時黃髮之老年宿齒舊聲遠望越猗那盤礴扶
輿蹈厲亦各隨世而榮並時而鴛肆安輸以詳

序穆象辰以游羨備隆禮致尊顯建爵號施榮
名效殊閎之儀舉非常之業燕國家以和衍垂
千億以令聞酌憲老之盛典放在昔之所稱何
其邵歟越若大司寇錢公天植恭懿性夙温亮
誕受異稟備有嘉德庶三才之宏量冀得一之
明茂況清姿瓌粹殊表玉立夷淡罕窺納若淵
谷負荷不可以計度澄凝不可以數領然猶煦
嫗嘉樂退然不勝聲氣可懷精神可愛俛仰揖
遜謙謙自牧是以獲誘導者踰其始望被容接

者忘其踈逖雖姬公之屴吐握敬仲之下筐庫
無以過也豈非道廣則寓焉者博受深而成美
者衆乎且公初試宰邑則異政流遠奏課聞最
已有當世之心公輔之望遂歷吏部諸曹檢鏡
人倫品象中外顯定羣才資器之適領察勳列
差次之辨何但著精密於彌綸度開美於前哲
徒取重羣公而已哉一時所行典戢者視以爲
準損益者無能復更矣既陟納言奉常颺歷愈
深則清謹益甚臺省之內人自以爲不如譽望

所歸遷每遲其淹久迺以廷尉司國之平周旋
士師進位司寇處當必於輕比爰書去其深文
嘉石糾違籍府布憲弊之國成時無虧令蒞其
盟約政有紀綱至
廷辨當否爭
國家大體必據法守正不從諛阿意可謂有純
德之風大臣之節猶以沖悒為懷恬引為務摽
跡巖廊寄情箕潁揖功成而不居辭
寵榮而高謝值

今上中造區夏尊禮功舊頒以瑞玉重以
命章若曰幸治安事少閒其毋煩輔助飲食以
自養行且召上矣今歲巳巳時維五月公七十
自端揆樞近省掖臺寺以及郡國藩翰縉紳大
夫皆稱祝命之隆盛歌頌公之風烈以介公壽
夫古有耄期稱道弼亮保釐尊曰尚父名曰元
壽重更老之秩極訪咨之意濟濟翼翼戩戩如
也益用昭明上德輔翊昌運承聿懷之福而致
之一二介老亦以燕我黨族而覆以顯懿豈其
昇臣而不耆錫也哉且糾虔亮章表署也紳玉
象物上儀也老謀壯事鴻業也酬弊宴貨旌命
也炳煥照耀寵綏也然則雖在鄉國其所以仁
壽封域又和時化襲圖籍之弘陳答三辰之休
貺安得不動色相趨勤恁昕夕以無忘萬世之
興運乎俞咨舊典之林藪斟酌道德之廣崇耿
彭朋之導養踰松喬之貞固千載朗而不渝耳
某不佞竊效風人之義著為頌焉以彰盛美頌
曰

自我上天錫祚有永基兆載闢既阜以璟山川
滋液曷不流嘗乃誕華耀鴻祐惟炳炳惟伊何
君子執競繩繩厥福施於克敬匪惟篤之又涵
泳之匪祐私我式固命之曼壽湛樂邦家之慶
越有嘉承德實和令恂美厥聲翹茲淵性淆之
不摻浥言其淨如彼洪河則靡涘涯滔滔若時
以莫不遐載其延昌我日有美卿雲應輝貞符
以薦蓁蓁蕃祉衍衍式宴顧惟舊老乃厘
皇眷允懷榮階式爾方踐五事宜叙望公之來

於皇百祿尚亦克開股肱天室侯不迈哉於傳載之爲龍爲光上下相發與國久長

周君贊

沉沉其貌毅何雄叶烱烱其視氣何豪美聆皦然何開而明躍於九衢誰所逞叶紆紫佩玉有令名軒冕照曜結綬纚蟬聯閈族必世興精光奕奕肆其盛叶是爲天所命叶

議吏 萬曆初作

嗟夫今之良吏何喜功名之甚而闇於識也夫

持尺一以六條檢察郡國而無赫赫名有所興立功業君子誠恥之然必明能照燭之藪幽豐蔀之下無不洞覽知其疾苦與所利便而又善於知人能制其威命足以死生存亡之無敢背公死黨行其私賣交謝金錢報忿酬怨則雖滑禍盡爲用於是使之察奸刺非幾俟飛耳目布之民間亦不過取其二三實之重與餘無所問俟有告言者乃罪耳今乃掩捕一邑幾至千人曰主首曰同惡曰居間曰見知曰謝免每一人株連且餘百追呼遍里巷嘯不戢恐毛栗不知所以罪徒隸乘之挾貲無算其爲擾何勝言哉初所任者邑令與郡曹之久而賢上下之情無壅者今又恐其私也驟令他所制之且豈能身自隱親之哉使其左右之人而彼又謀於胥之黠者始名之買訪今又有曰造訪者誣汚以無所自明之罪而聽者又周鍛以納之雖使司寇蘇公三覆訊猶謂罪浮於爰書也昔漢行桓東誅由探丸少年不可復詰虞其變姑一行之猶

可委者今有所倚者有奸如山且未及問而嚴捕小豪以薰中豪則下有以窺上之心矣且郅都守邊而使虜不敢入者以都能使人蹈水火不敢愛其死也今能使人如郅都何患者顧遠而須輕禍者縱有小治辨尚未爲益而況俾之大肆乎逮已事而後來者復深督之彼終不自懲而害何時已耶且人謂上之爲此者非不知俾利沒入之以爲功報上之日所積罪鍰充

者爲能督爲課最少者爲不能舉職嗟乎如此民安得無事也夫徃翁中丞之名捕不聞有所株送也衆以爲快而至今賴之卽今之與治又何急他人爲而濫至是哉

代當路上宰執論水潦書

某聞主守者竭慮而秉成者裁焉政之經也議圖者盡思而明智者論焉教之道也外無覆隱內無壅疑國之祿也故某負東面之任專典司之責敢端其願請裁擇焉夫今者墾植方興良苗始播而淹雨彌月霪潦大上遂浸灌田疇徹望皆水初猶冀其稍却盡力以事隄防已則坊潰畝決疆畔弛襄勢不可完且頻年小歉民不自聊而重以今之沃浸也某雖極其憂勞勢無全濟饑民嗷嗷誠不忍視而計司所賴國供有常況聞適承匱急而齊趙之郊亦不甚穰其以災饉請者相繼則敢不上體誠念砥殫奉宣博圖機便預度時宜上無乏興下得安奠然已無所出非　門下化權轉移神畧迪造黙有運量則豈在外者敢知也夫國軌損益以重泄輕以貶泄平少可使多塞可使通非大有更革操奇贏以制變權出入度所以無匱其求則典主者職有常業分無得渝局於憲令之內而行法外之惠既所不敢若神運鬼輸斂征供饋無虧常調求之一方雖移置穀籍折閱錢幣勸分董率扶接流亡拯援保聚力將何施惟幸裁察

與汪伯子

夫揚扢之辨必審稽而信不審稽則所是非無定修辭之旨必博淹而該不博淹則不能兼畜而並載之也故擇之必精則所當者蓋寡所當者寡而抑又不別有所出也曰吾舍是弗好聞有異辭曰是吾之餘也何足存者是拊一音之樂自爲節奏而終始之也是嗜味者專於一而和齊之適不用也芳旨之列不御也且也非不斐然可觀而自以爲世莫能易彼制國者九徵而必曰合之由吾一途出也制階以九等而必曰惟吾一階斯已矣率其言非不專遂直致無

他岐途差次也然吾力能爾乎吾力能從而彼之爲途與階自若也雖曰吾茂有出已而以禁人之出吾自崇其階而責人之不吾崇也是皆非通道也夫風自謂指我則勝我遒我則勝我然而發大屋拔大木者惟我能也又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且鵬之所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六月而一息者以垂天之翼也今我無是而能與之齊舉乎又能與之乘是風之所致乎且子之力是得之所賦人誰敢望焉而

以令於世而曰必我也從舍是無所取也夫人之能從子豈不願之然人各有心其能使之必同焉而又能使之盡舍古之成言昔所學誦規似嗎吃亦各有致而攻圖焉縱不逆子之意度其能强爲乎且子之强則足以執其要領以臨長之謂文命在我誰敢貳者然終謂一音之樂非和聲也一至之體未徧味也抑如子之所聞樂有一氣二體三類四物數以至於九與宰夫之所濟其不及而洩其過者子既知之矣而忍

肯之乎吾姑語子去子之意矜損子之介特置子之戾愎遠子之憤嫉無亦平其氣曰閭娵孟姚各有其容宋子齊姜亦自以族擅又何必云舉世之人皆所不可古之命家盡削弃之獨我妓焉而以其忿忿恣焉則泰政項藉氣殆不如子之盛矣且子老矣幸而得免予即爲子規其自惟無忽

與魏季朗書

往歲一奉聞寥寥不復通矣公當世榮名荷時

幸位華要古大胥少胥以樂節詔王師氏以道藝交修獻規納誨固保傅丞疑之任也非以公重德明茂越有顯聞豈一旦超躋登進涉踐峻崇踰溢若是盛哉海內聞公日向用拭目以觀慶時之隆會乃大賢應

明主敷求俾乂行且荐陟宥密思贊贊襄哉此千載一期莫不欣欣仰冀澤之漸洽況僕夙荷眷知方公薄游江海得奉清燕展盡衷抱參懷隱曲評畧古事簡練名實歡笑款狎無乎不至

且延引歲時彌亘節序由其相深忽忽不覺二十年外自公鴻漸南國羽儀京江雖相去亡何已不時得奉訊然往來猶傳公旨向既翹舉逴絶日以遠而偶一聞問猶之喜也自頃兒輩來覲奉前之寵私爰繼舊好亦承公進而禮之且降以顏色慰僕以温言猶未忘肄之日僕拜賜之辱謂公貴而能下不以草野故弃之若遺非甚盛德則不及此且妄有瀆冀公爲亡室誄託不朽焉復承公惠然許之我日以冀比歲遂迄

不聞念及也僕誠怍焉且自誚曷不揣稱揆謀量而後入今茲有位務相砥日不暇其至前者皆有貴勢權重執秉居要者相與接舍是莫敢望其表宁厠其下風聆言論輒以疎逖遐外荒裔之人而冒昧以請得無譴怒幸矣尤遑遽屏息悔咎無已然吾聞之語云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予則難不慎也在公豈遂震電憑怒矯以斥絶不存往日耶竊復自恕謂何遽小人親故而不長者公也況公素伉亮梗峻風隅廉利遇人少以驕之即忿憤作色不能隱忍而肯以狡狯之節蹈夫庸俗之所爲者且浚恒之咎予誠不能辭而竊度公恐亦未至乎尊高美大之極矧以雅度閎遠恢恢乎耻千百世而遽以此謂吾日游從公卿揖讓朝署貴近奔走吾門且未得前而何有簡微幽陋窮居者敢望吾咳唾哉故亦恐非然也必其盡悴於公機政訪及四方利害得失疆畧防圉與所損益輕重國軌進退賢不肖皆賴公而決公誠精勞疲劇雖

欲有焉勢不得遂則僕亦何敢慚沮惶惑疑豫者乃郁予不能忍於嘍嘔噱誚予何勤者夫士誠以所處異道隆而隆道汚而汚亦何嘗之與有即魏公方與子偕處是未有時寄得與子從容今復何時猶以意氣期之子則固矣而復嘵嘵不置子之顏則厚矣魏公其寓之耳耶且魏公昔所業爲文皆以匡弼糾迪顯定昭登時諒簡功亦聊與子外相與以跡而衷自奮欲一朝起而爲所欲爲豈其以文史小伎詞賦之末翫

弄娛說爲乎若吾與子自謂無復之且上覽前代要位劇曹危慮祇惕朝不及夕其爲戒也恒若覆顛毀敗視軒冕若桎梏之嬰其躬而得如吾與子之洋洋適耶且魏公之際會也晚是其遑遑視日景蚤莫亟欲騁焉而何庸惴日怠緩者予既愧郤子之言敢復端簡肅拜北面以請謂吾魏公君子也無弃憔悴詩則有言且僕老矣其得見與不是未可知也吾庸敢自慙且藏之胸中不剖露開發一舒鬱其悒悒耶幸寬之弗罪

予懲

某子規予作予懲

覲某子遺予書大有當予心予固誕矜迂怪疎漏虛薄人也過事輒發無所於顧其或觀於人也過爲聚論有所繩切亦聊自抒一意且謂其令與離在毫芒間是不可以無辨雖似傷激實用以規然叢怨招嫉蒙侮致毀乃不可勝言哉若於所推讓及素知當名斯世者乃亦不復有所惜尊信愛慕每言必及之致所以區區者非溢言也亦非有所援引希冀丐他時也即元美僕極崇信至不敢齒其閎隸而猶未嘗得其一言借假令必垂信猶之可也如吾子謂其多諛言不中實則何於僕而獨嚴於詞也僕誠謂其能執權衡是非予奪誅賞號令天下士也乃子之言非所得施其愛憎譽詆予悚然驚霍然動色爽然以愉快曰世乃有信已專志無惑不可凌奪獨道如是者耶及所評彈深契鄙意且僕

亦豈畏懼惶豫怯懾者哉報之不圖而尤之愈甚彼豈得爲寬身之仁乎夫古之未易言如僕近與人論樂謂聲音之變即吾子所謂雖善猶自謂今惡能與古同哉又若徐宗伯亦云爾人雖傳駭而其言固信也乃今得聞子之言則其剖析纖毫就以其情遁者予蓋益有懼焉彼名才兼盛尚不足吾子觀矧又僕耶然願竊有請不知置僕何地也至論所爲詩序則又匿笑不禁僕誠諛耶漫戲耶抑亦騁焉而已何知逸驁

敗偶也人好誇大僕故不韙語非敢爲佞也且彼求之而可拒耶元美近作多侵傷不徒輕以訐人因有所抑揚言在此而陰指及彼者踰於酷毀痛詈也前所爲序敬別撰以請厚貺之謂何恐悚恐悚

三吳觀風録序

時者熙洽累葉以文命者期十之世是維其會哉稽古維王敬命奉若三統維則遠人維庸乃分命殷於四國多方以觀風之攸暨越庶邦庶

正少正罔不恪乃職砥乃功則維將簡命者重畀以臨決裁制統均之任豈易言哉迺予不揆忝奉　天子明威按畿内股肱郡予惟肇修政典緯經萬化章志貞教考禮正刑一德用是夙夜遑遑不逮且惟東南諸郡惟三吳爲大士之產於是出而棟樻幹弘濟我　皇室永孚於休是惟養之在豫哉古者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夫風罔不始於近被於遠物莫不靡而從之是風之流行速哉禮云時有俊風俊風者大風也何謂大風也夫物生必於是成必於是故大之也大風者何南風也則我東南之風是惟大哉豈與夫調調刁刁者耶是惟上乃倡之下乃效之若我岸序諸士則尤風之首被哉我國家熙化隆洽漸漬惟深故迺歷觀其材則多魁磊博碩若千章之林是植文木堅理勢將駿駸參天者耶豈猶與樗櫟委棄道旁者論也故觀其文洸洋浩衍發舒揚厲者此風之激越者也詭譎謫宕任誕縱恣者此風之怒號者也邃深

渺惚綿邈窅幽此風之逖濫者也宏麗淹遠綺華艷腴此風之焚輪者也採綴綜述引喻連類此風之闡諧者也簡稽精覈劈肌析理此風之開解者也嚴重振矜銳果奮節此風之剛勁者也專閉湫斂斂悒隘促此風之柔緩者也操裁叔變務裂怪異此風之衃削者也若夫頹靡蕪穢支蔓流湎溺弱繆荒襲竊比擬恣懣此風之不振者也語云二人同術或昭或暝予既進厥修以率其或不修迺觀我東南之風所謂豫豫

乎始發於微終成於著而吹萬不同于于喁喁於四方之風莫大焉故惟俊風哉予樂觀厥成謂俄頃之化予則罔敢任然奉命以來罔不祗懼恐違越是恤乃今事且竣將持是以復于上不惟百職事咸克亮章底績丕獎人倫敦誘訓迪朗宣彝敘作我人士化育維醇使改成易向悉棄陂僻奇偏正於大道則予維自幸爾多士之善變鼓舞之力豈惟予是專固有百職事在且稽之禮國老平明坐於左塾庶老平明坐

於右塾以幾諸士之入俟畢出乃退其教之詳若此胡今之君子莫爲禮也故予既歸功於上而四面議者再恐爾於鄉之黨或有缺其謂爾多士共勗哉

三吳觀風録後跋

我巡臺明使君將　明命肅百僚維時丕動海隅罔不華心易慮維新厥猷夫不待令之使從而被及於遠不啻　而逼者是惟風哉明使君口含天憲手握王章其所施設皆奉典由訓貞度作程以寵靈我郡邑尚得藉手以勉於朝夕圖效其私祈不敢有負於時迺尤以教導誘掖必庠序爲先鄉之士其孚於化育者視上所以作之何如故其執章楷範刑政典則罔非引翼啓道以風示遐邇又進諸士而詢其藝業簡其儁秀者而懲其怠遠覈爾言專經之士咸罄竭吐宣厥蘊以貞時風夫昔之采風者采之里俗謳歌謠頌以知風之剛柔輕重緩急即今之時藝尚遵　明制闡繹箋疏解訓辭義則聖謨

洋洋皆治齊修和之道其爲風也開時之升降隆替與國上下其徒空言哉今觀諸士之作則知明使君其所風示以好惡取舍進退抑揚旨尚從違黜陟先後所以作教於上無非師保之輔翼之弼成之使之由由熙熙敦敦廉廉順於大道而不自知故其文匪曰詞章而已固風氣之形於四國者流動充滿憤盈周作散泆衍溢積於中而發於外所謂茂揚肅德咸獻厥言於文明之會丕休哉尚允光顯奕登我

帝道煌煌乎罔不昭灼赫烈其極盛殆無以加矣夫風之變也無定質故文亦惟變之適若其華實繁簡與嚴夷易蓄洞靡浮沉艷是雖賦質爾殊良由指蹤開迪故多之爲貴少之爲美直而暢曲而殺經而等所謂令人與居而古人與稽非有所漸能爾乎故雖有蘭艾漸之異方則芳香不越而美惡奚辨也今徵之茲録其上採

聖言之微而旁繹儒哲之議惟肇造感發持文命以作起綏化之所及有不言而喻者存神乎神乎其不識不知者乎而況刑于播敷觀法訓齊是惟準衡既設其待揣稱哉録成命某題其末簡某從郡邑後有所持循踐修丕式緝贊非明使君是瞻是儀曷能懋綏蒸洽哉謹拜稽首颺言曰爾諸士其尚康乃心弘乃訓服乃彝常異時者爲國家建無疆之基亦有無疆之問無忘明使君今日之教哉

又擬三吳觀風録後跋

維直指仁公靖綏我南服維時庶孚即敘五戎咸緝迺今有吳實爲雄劇豈惟以賦擅天下士之產於斯者文學彬彬自言游以來以辭命交際世服其強然其流惟浮靡哉故風之淪其何日之有維仁公以憲命布於邦國旌別淑慝樹之風聲作之訓詰以警官邪豈惟以六條治察惟威刑是重哉惟文之爲用是惟一代之風故其導宣揚厲維風是長是崇開而弗抑遠而弗絕以大匡於飄枉放流若諸士子 國家所育養於庠序以時選造升於司徒其藝業必端乃

發言有章形之於簡牘者是爲時風故親教督誨誘論定然後進之則咸自守一經名其說傳其義疏以待推擇乃明試以言以觀其雅正祇恪無險陂奇邪服膺積貫度訓以明幽罔度幽以違訓則風之被皆於制文形見之其濫濫秩秩桓桓烈烈鵠鵠濟濟哉仁公乃作而言曰是惟我東國之風尚可覘我王猷充塞文酌是極人俗允移事昌道開所謂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今北響將報惟持是以復則知四方

風動惟從欲以治烏有不屆者哉昔東國被文王之化乃其士女無不若淑敦厚修其等列務其土宜此王國之風所由大也今夫言者行之指也文者言之華也故云君子爲小猶爲大也居猶仕也即所爲經解訓詁以明聖言之緒傳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他時者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聽從而不怠匡救而弗倦是風之洋溢固爾也其有所昌作之然乎若周召保釐東郊今吳諸郡固周東郊也而

庶士咸迪實惟我眷命用懋乃克俾風之盛如此也遂録之以爲四方士式使誦習則效著心於此有不砥力飭躬迪上之化者某不敏承命爲之辭某惟變而之善則盡其辭所任君子也則受其福所任非君子也則辭其過今日之舉所謂從善若化懽愛温愉以濟其志百世有望哉某敢執讓不盡其辭以復

爾雅堂記

夫巖居之士望郡邑之會甚相懸而爲郡邑者亦徒恃利勢而人爭奔走之庸念賢賢貴德屈已下士也若吾鄉名行之重周公瑕龔皆軒蓋載道羔鴈盈庭而未肯一出江陵相嘗慕公瑕延見之虚已忘其貴嚴竟不爲留而歸又若不能以立行重而竿牘丐請取名又因以爲利者至爲吾鄉耻今惟海陽士風甚敦皆以名義爲務力學修文志古之道雖游於四方者皆以藝業從遇輒請焉尚蔚興於文哉廼祝令君世禄素以風雅聞其好賢之情不啻饑渴汪君懋孝

實惟家世以宏才博學擅一時令君尤傾心焉每謁其閒執禮甚恭而以詩相厲和慕悦之無已汪君亦不知有勢分投交甚契令君題其堂曰爾雅漢制文辭爾雅者公車徵之今令君以此命之者是殆將薦進之耶廼遠請予爲記予始識其父禹乂於陳府君府君故亦嘗爲令今復得汪君雖未面已神交之兩致書乞予文予前已讓不敢今其重請敢讓哉予繆獲知於禹乂父子兩世禹乂長於詩予序之復銘之矣

迺其長君尤賢而工文藝於點染百卉有若生動而詩復清綺華會有風人致予重愧之予性疎誕雖有所詠自謂鄙俚殆同訞諧耳人或規予予亦不恤惟是邁上之氣淩厲橫逸出霄窕外無復人世念況邇悅惚間若接靈於先古有不敢自言者且人亦誰復知海內有劉生而荷汪長君意乃爾今在位者亦鮮好文而巖穴之士沉於荒寂者可勝悼哉若其一旦發聞於朝使公卿大夫釋位而圖用網羅豪傑俾置之周

行以奬飾文命闡弘大猷則長君固當首被簡辟與祝令君共雍容廟堂之上對揚休命一新制作垂一代風且予識今相君於王司寇所其願主張風雅追三代往式不愧有漢以還不替有唐以前予獲記茲堂予誠自幸然予霞外長往其慎勿言予亦嘗爲詩也又聞君家先世有四友壽春堂皆名賢爲之記迺今之記此堂也爲予逸人亦庶幾儻諒之士嗣而題詠者賢彥雲集兌哉此堂其顯休爾前烈無窮哉

題兵書

昔劉向所校定兵書一百三十餘家中有韓信三卷項王一卷又若孫臏所受於鬼谷子天書三卷之類今槩不傳所存不滿十家豈人自秘不肯傳故易湮沒耶又若劉誠意家所獻竟不知何書予偶市閱得此書十二冊言兵事頗詳然皆所謂常勢耳若乃兵謀變化攻伐大機未能仰窺一二此特初學兵勢教練演習坐作進退之宜學爲兵者始自此始庶可以預軍旅矣

且其言亦淺近易曉將家子皆當沉潛究研無失司馬兵法意以備將帥選則此亦不可廢乎予授之何子何子世將也當思自効以無負勳臣之裔以上報 國家寵靈爾祖維爾子孫業馬無忝成命尚勗之哉

劉子威傳

我劉得姓傳記云神明之系然不可詳自始祖統領公由汴隨宋高宗遷建業傳七世祖權禁公而上不知世次繼乃可知矣予父曰汀州別駕府君性淳篤人罔之未嘗不信而終亦不發人過家故饒叔氏以豪侈日益落父晚乃官於閩於粤動多齟齬非其好也予生四五齡姑氏教之誦已多所記憶六歲就外傅即羣書畧能遍通然好戲弄褻侮其師師輒謝去自爲誦泛

濫不主於一父切責之冀汝以經業起何荒遠爲雖奉教不能專隨父宦游每令事師日游嬉緣竿尋橦學溺於淵作諸危險事走馬幾墮崖追念尚可慄而從之者苦勸止藐不知畏毋氏痛禁之不令出戶而復習工藝雕文刻鏤漆灂知不可誨亦復任之然父固云此兒非常異日自當改厲自粤歸則年十七矣家姊夫爲予之不學也亟語父延吳克弘先生學時則季秋也予自十餘歲爲文已有警語書一覽無遺乃畧綜理文成而吳先生異之明年則從游門

先生一見予文遽驚云此劉氏之文憲也又明年游郡庠則就學金先生起濠父愛慈過見所爲文卽喜色向客稱道之人謂有譽兒癖起濠先生以予誕矜語父當禁抑之何爲長其驕臺試遂首多士嗣是雖廩於公再冒在前而奄至癸卯始獲薦甲辰叨一第初官舍人奉使嶺表顧親老遠役徊徨久之始造於

朝座主董公名知人謂予落落難合不可以適

時每念其言亦復自咲性也若何竟授御史南院遲徊無所事獨與主瑣委衢巷兒女子爭言察錢穀出內縱有所彈拾皆瑣小耳方

命巡滇南未行遭家大人變遂爲人所中黜矣爲閩理掾頗深歲時然得遍閱其山川秀邃林洞阻幽道之險夷觀於海之灝宕舟之上下島嶼間凌風倏忽怳然神往故亦樂之已而移丞湖州湖故足留連且與守李公潞南甚懽相得也倭始擾浙督府胡公摧敗之乃播亂閩予去

莆甫爾而郡陷矣丞奚死焉冠若相避然非幸耶不踰歲而遷廣臬僉以母憂崩潰亦無復人世服禮雖除矢不欲出爲內外所強赴上僉豫州憲事督司所驅役無寧月巡汝蔡返則視學署臬篆迨使張公思靜至則尤相與深張去而予益孤矣以冠作復裨巡河北予至則一一縛致之寒盛欲登天壇爲人止之特瞻濟源其水清澈伏流能出物視衛水尤冽衛有蘇子瞻題又以訪異人使者至逆之淇上因得盤桓焉已

又從之至許留久之隨至襄遂登武當禮北帝生平所傾乃獲從前予嘗兩登泰岱特未謁孔林至徂徠爲恨旋又之解謁鹺使解之鹽池在路傍四十里踰望之渺然所產鹽方以澤時伊藩被罪下撫臣治儒不能力歸罪前巡洛者王去之而以予攝其詳予已別載之夫予非不能其官特不能哕阿取容遇事輒發人謂且需後予則已立決雖不深竟治而情畢得又推分與人不主其功人亦愈忌競讒焉而予尚忽之不設備徒棄而歸歸則人尤恤不得展其材用勸之復出予笑謝不應司冠錢公則云雖不宵起當爲掌銓者言令補任耳予又懇謝止之遂淹沉林壑至今且三十餘年矣夫以予之誕傲固自天性無所需忍才氣英挺非以公事發憤而激昂頗過初所至則以予虛無所存人猶樂親已則漸以猜阻剛者欲相淩不能柔者復不敢狎方聚語予至則肅然予雖諧咲亦心嗛之胡公堯臣怒予遂得乘隙頗鯨氏妄庸耳繆

當糾司舍鴟梟而擊鸞皇亦胡憾焉且予亦太自負推心過差視督司所爲每齒冷雖曲意事之亦忽不自覺其芒頴固難爲下也素跌宕文史多少年戲與客日夕縱尋荒遠必至暮宿山間浪跡燕溺雨雪無所避諸浮屠觀宇游迨偏間恣博奕嚾呼猱雜子女然獨不好色雖選伎徵歌至於同寢畧不近之翻恨不能動予人乃稍稍信予之介僻也此自少至老不侵非有所勉初與李于鱗王元美同被推澤李又同在吳

曹皇甫子約亦嘗稱美於予且攘臂仍之意謂平平耳既乃黃淳父傳其予方自奮稍謝客沉浸於書與魏季朗共砥礪予為詩賦予並綜之間數日始一出與人游嬉又復得徐叟紹卿皇甫子循及淳父輩相與觴咏諸公皆極推予而徐尤謂予足掩諸作者予益自喜所為文積多恨不及于鱗見之獨為予序比玉耳時故未遒也去官以前并少所為稿皆焚棄今亦復追惜所存者多歸十年以後稿也晚乃得郁人文與

考質論難尤快予狂來忽不自覺笑謂獨有千載謂拘攣不足以寄意乃超踰以遐騁謂鄙固不足以適情乃蕩逸以長寫謂俛仰不足以明節故慨寓以立慬謂同流之為汚行故時矯以激烈謂滔濫之為饒黷故潔清以廉厲謂瞛近之為潰亂故爽朗以介貞謂矯誣之為回獨故任性以亮誠謂伉矜之為誕罔也故勑躬以巽而柔從謂燥擾之為傷和也故簡寂而無營耳目昔東方朔滑稽嘲哂優旃郭舍人讒諧倡恣猶得調咲人主前而予乃如太史公所云以戲弄畜不直一錢動遭人訕言困於井閭阡陌為時侮輕厭陵獨何庸為且予壯歲入仕六徙官皆未滿考中間宅憂在外不過十餘年其餘栖栖考磐耳彼悠悠之談惟是崇視予何有氣徒蓋一世而不得一日逞焉雖自謂文學而知者復何人在且蚤以儒進所論說皆本經術期以名義見美非欲以奇見也自遇湛然芥菴及心航見空諸師談禪旨心始豁然悔前之繆

遂杜關謝絕人事家一付之孫輩孤寓不出戶者數年矣舍離斷滅虛諦空無蕭瀟世表不見有故我近友人二三君子者皆稱曠達年未及而預有所譔造示後來予亦有意焉故摛翰以叙述之予生而母夢白鳳集於房故以為名一子不慧又夭二孫況孱即異時事可知也斯文若存予亦何亡

贊曰嗟嗟吾子何行之訑而遇之否天逸其才滔肆卓詭人失所揆而終莫之以獨淵放通洞

跋劉先生文集後

有明文章盖始李獻吉氏獻吉氏好古而能古其務體而弘肇子也日新自唐韓愈氏後我則未敢知有鈞也惜也儉而綦漢秦雄雄劉先生乎無弗綦也汪自書四代自三禮三傳在周無弗迓以惕也自管自呂自莊屈

自遷自固自向自相如忌乘駟衡無弗紬也無弗廸也無所弗為青於藍甲之自魏晉江之左唐始中終苟有善無弗擇也無弗狎焉游焉豸而流焉所不可變窮或者曰多愛不忍先生其猶獻吉之未離夫未離有離焉獻吉騁而從之惟不足先生諮轉鼓琴而時獲之一矢優優暇哉且先生離而後秦漢矣先生何適才之有昔者史遷以相如傳相如韓愈氏以樊柳志樊柳才實其然先生於古綦乎無弗綦也謂且過於三馬韓乎且使獻吉氏三舍避自今乎其誰曰不然

晚學郁明都頓首謹跋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 上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敘

東海屠

夫道之菁英爲文文之有韻爲詩蓋不知何所自始古今人物靡弗馳焉大道默默烏取砰訇鑿破混沌磔裂元氣以雕太素而變希聲則其散也而至人不廢老氏糠粃一世翻然以西滅迹銷聲黯禽寂寧

複馳神雕繢者乃因文始而留五千言五千言庸詎非文邪而白雲謠于金母青裘歌于玉童即玄聖靈人情至亦語語至亦韻也仰而睇之夫雲翁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刁刁飂飂谿砑觸穴爲嘯過松爲簧亦韻也故鴻藻之士氣韻清踈蕭曠之夫神情朗暢必發而爲文采鬱而爲聲歌譬如根之有華谷之有響天動神來惡得禁諸然其淺深工拙徃徃千里豈惟格以代降抑亦才緣質殊舍文而獨稱詩三百之降而兩漢也晉魏之降而六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有神力莫之挽也孟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澤之冲而江鮑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韋之澹也元白之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雖有智巧莫之齊也我

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雒之手南北王氣籠罩今古風雨岳瀆盡吐厥靈以故雕龍之業亦光起前人夐出異代李何遒徐諸君導其巨波濟南瑯琊諸君揚其洪流於時子威先生則獨運靈匠自鑄偉辭有物必博有玄必鉤有思必湛有語必瑰若太和玄岳獨立天橋跋扈齊州而不肯爲五岳下大海茫茫日月湧起雷霆下擊鉅靈走死

造物不憯簸弄若茲亦絶奇矣瑯琊揖
玄真業焚筆研先生深契要眇常恐弗前
而猶有斯集者何則至人不廢也先生思
窮坱圠語駕鴻蒙奇古則神姦之鳥雄奭
則風胡之劍險峭則縣厓之溜深窅則浿
洞之穴乘蹻流電不可端倪亦既培塿子
雲彀雛崔蔡融屈賈而詣化驅班馬以入
深逮其爲詩又何獨到也程古則蘇李抗

旌三謝陪乘體近則正始命格大曆取材
當其得意便闖古賦之場至其幽遐居然
真誥之語可謂思苦志勞力勁神王沉淵
無底排雲直上披靡前後自建一麾良非
偶也隆少有虫魚之癖歲月既邁厄焉告
罷偶聞滄漠之旨不啻暍夫之飲甘露瑯
琊太原復時以擊帨見規稍思沉默以學
希夷恬愉以養丹元墨卿之役廢置久矣
而今乃爲先生所挑也故菩提上果猶有
聲聞大道神人未除狡獪結習之不易刻
如此哉夫綜物寫象述事宣情則此道爲
勝若求之性命則此特其皮毛耳至寶不
曜真人含光三歎斯語願與先生共勗之

萬曆壬午秋日

滄思集自序

予性自憙不事虛飾故直已無不盡於文自謂有解無所為讓獨於詩有不釋然者夫詩本之情才隨所感輒肆焉故非強有力能使之合也若其變不可勝窮則以世殊哉時風所驅有不得不然者則雖瓌才挺出不受變於俗然風氣囿焉忽不自覺自漢以降皆以代高下今觀其以才稱者未必相去遠然格體律調辭致既以代分而又以人異大要則古今不相沿崇變趨

會相撟時有之然勢不能同者莫知其然是殆非作者意也文與詩若無二致然文猶可措思詩乃較然不能似者自昔則然非今之君子所敢議也予固不能詩然頗欲學之自少則務焉其所為率弃去間亦存之者謂與諸君子還往有所酬酢不可置者故再有集皆當世顯名者為之序意復不自得謂此何所當而足云也自後所為詩非不欲益克勵庶幾有所進然末之何也已是宜即汎弃無復遺或乃謂業已有存者即前所汰過多已不可復憶寧與存者有異乎而去取乃爾也則後之作庸不乃未甚乖而盍胡嘗盡廢哉則亦以記所寓情虞泰郤肆感憤欣感當身之事寧可不著之耶若其體裁捴雜近遠工鄙弛勁難易淺深悉有焉者此予所為患不能臻詣諧會探極與徵者哉至選體猶不可一近人論者亦謂唐無古詩矣夫古乃有漢有魏晉以下有齊梁間大相懸殊然皆極其致非唐以來能復者故謂唐無古者知言哉遂

各規擬希或近之故體尤不一若近體似宜一之者而亦不能齊則人或以議予何辭也且昔人興會所及皆出於造次而今乃以才力故其高下殆不可復論予嘗患今之人而及所自為乃爾是尤可笑者予無用自匿矣哉

子威先生滄思集卷之一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古詩

冢孫鵬鴻校刻
幼孫駿康木刻

賦得相爲惜良時貽季朗

泰茅連此日畜馬復斯時三階正王會六符昌帝期廣術逶迤達高駕縱橫馳玦繫明月半冠切浮雲垂端委居衮職從容踐台司坐論規萬世立談攘四夷巖穴盡來歸棟桷咸有施投竿佐明主解褐勿復遲

贈人入茅山

懸臺森何極飄蓋朱陽遊丹霞上朝日睎目盪華丘霄嶺含滋液玉醴若烟浮招搖馳羽輪眇爾心悠悠傾首　定録君流颸激軒翰襂纚桂旗結驂駕西館周俯散空中瀾仰陟玄景樓瑤碧難正視妙氣寧外求授檢標靈會緑籍始見收億載不足度峯巒令人留

其二

東峰悵言邁振策浮雲端逶迤楚王澗遜集玉洞壇攀緣飛鳥外足躡浩曼曼秦時巴陵君薄石氣寒白柰非時實不復謝琅玕上真主理所感降未易殫鮮裳燦瓊華翠建折風冠委身頓世羅雰霧豈所干相羊眇三宮希意虹景丹度名朱臺上固惟仙者安

賦得採藥遊名山

高騫有逸志促晷非長年奇藥幸可掇崖巘相扳牽朝躋崇雲上夕憩青霞巔洞室曲流映隱芝光耀鮮九莖各異彩丹陵搖飛烟華色因風飄芬香液朱泉一挹何爽清忽爾翔連翩才固去人遠慮亦久自捐靈悟獨深拔諒此期會然長謝空霄外迅駕聊驁玄

送王僅初北游兼致華師

崇情曠遐覽遵艫戒徂檝北睠漕曾睇南發感遙涉雲生宴秋陰風飛楓林葉命嘯巖壑流整巒原塗蹴朝褐振高霞夕屬厲清淇寧怛攀歷勞終羨盤賞愜夙傾三川雄意存五都俠齊氣良自珎趙瑟不徒摩循悰歡今抒撫跡諒昔協

況以躭研資重斯韋緗業口豈噤吟開足非說躡義故迫寤興分寄忘疲繭壯色烟外凌趣觴離前浹水寒出霧沉響拆入空捷仰採平生懷夙負龍門篋因行托寓想引領願有謁

立春前一日登牛塘寺閣

長藥耿曾睇翳景曠遙岑流妻欝未極興靄忽已深欄晞杳新嚮調側謠苦音昔事感瞬目今觀愴中心井邑易蕪眛融晦異飄沉危構此幽址承宇瞰浮陰峯文煥前伏雲采變交臨掩越

多殊態眷戀崇覽尋齡紀遷謝駃介志阿婷任風物快湛漬山川照清襟荒忽邈何諦探測重以吟一撫懷往氣名與千載欽

冬日同季朗登賀嶺

磽巉露鑱鑿砠礫崔嵬薦懸逕皚積曦疏宫燁新絢薄攀憩石關遵眺忽已眩峘扈深尺鴆陸海砥視廣曠丘美淒冬盛寒晦搖光曖空倩天路踢展側凌步出宇縣雲浮載巖祠石長清霜墠俯仰窮懽情徊徨將親撫松杪微暉滅慘澹林壑見崿峭蔚摽峻躋歷啞牽援遐縱復安歸滌擢恢浩衍含通川瀆華聊以蓄衆燮

振衣崗

暇豫韻茲遠恬愉思能冲纓彰緑烟上嘯嚮高雲中崔嵬映曾舉迢遞起凌風逸志奮崑閬攘袂毕岱嵩攀踐諒非峻汎覽庶云崇驚寒振嶠木飛颺軼巖叢鶩羽轉悠遂芳霄何龍從引領動寥廊抗手招韓衆將無頡陰客焉謝披裘公開襟宿繁慮解委欣薄躬遙臨復置賞標遇皆

怡融妻引寫難斷迅景送未窮飄颺霜途淨浩蕩陰海空被帶明月觀旋納碣石宫岡磵隱靈輿林嶂踰九嶷願逐焦明厲寄言千載雄

賦得振衣千仞岡

白日正流耀江海澄清陰懿茲軒裳士顧懷陽華林皎皎振塵冠峩峩寫重襟遲想邈高躅抗步弭遥岑伊余監九區非自意所欽芳輝獨修絜延睇曠古今素雪照雲崖丹榮曜水濤漱咽祛煩欝泉石餘清深云何一世間可以明夙心

其二

夙昔有奇尚慷慨焉足論眄睞風雲起咄嗟河漢振攬衣自疏濯聊可去埃塵皦然肆凌厲千載吁無人迢遙睨陰岡迴首清渭濱四野蕩飛霍中塗竟荒榛明義見迫束佻仰成屈伸非必山與水相羊道吾真常懷覇王畧竊俟貞良辰

奉張府君宴詩

張府君蒞吾郡蓋諸君子昔投分焉廼一旦領符來贊治喜可知也司勳皇甫

氏內史王氏與按察劉生同置折俎之宴府君亦甚驩相得也曰古者歌以永言因稱詩云今日良宴會其各賦之司勳起頓首曰今日之事固示容合好而已敢託同聲哉然久已夫命之矣其也敢不拜退而各獻以詩

歲月聿云暮忽復遇良辰踟躕得所願邁此平生親停綏惠來過欲言未及陳相對盈樽酒會合豈無因夙昔萬里外還望清路塵何悟絃歌曲極宴娛心神嚴霜切庭除絲竹能感人隨風發但惜車轔轔

其二

相思日已久會合方自今何用叙契濶盼睞浮雲陰慊慊不能道直各指寸心況乃同所寄焉得愛不深均律必相應飛鳥巢共林幸值明府君何爲獨沉吟蕩滌盡中懷懽樂安可任齊謳厲高唱有酒爲我斟緬瑟一再鼓慷慨難自禁君亮若白日千載俟知音

其三

寒氣夕凜凜北風一何長玄陰當受節飛鴻亦蹌蹌邂逅此良人清夜爲樂方情款若金石安得不盡觴西夾羅衆羞妙伎在中唐高下華燈羅言笑發馨香念我良不薄悠悠自難忘願以清商曲爲懽未渠央

其四

宴樂我府君所悲歲欲闌鳴鼉撲梓瑟娛酒未窮懽迴指玉衡星夕何浩漫漫連翩起展詩引

領還復嘆慈仁善爲政子養法令寬在公竭勞
勤被服素且寒焉得久容與徙倚懷所安清時
正穆穆使我顧羽翰不能附高飛處世良獨難
欲叙一言辭無乃不可殫今茲望宛洛前歲客
邯鄲辛夷委林薄燕雀巢堂壇弃捐日已遠遙
望青雲端不憚路悠長夢想聞和鑾局促天一
隅念子不能餐願言蚤努力當途慶彈冠

芙蓉園

情欣囿游適開園俛平陰滋蘭必九畹芳樹皆

千尋初節變鳴鳥竟夕懷楚吟所思在遠道興
雲猶密林芙晚風映發花飛沼窺臨朱邸貴自
昔騰駕賞由今如何緩觴酌言未凌峯岑池藥
藹含意泉木稍愜心薄暵息氛翳越已謝沉深
所歎鄴中詠千載誰繼音

公讌

中春眷言寫休暇奉戎昭羽儀臨燕賞君子重
遊遨光耀映樽俎文雅盛芳宵如何武帳側空
注蘭林標蕙風竟座起金奏入烟飄未覺厭夜
久俄爲飛雨銷巾幘幸得侍千旌復在郊初懷
登筵惕況值終宴遙樂懸雖易闋和惠誠難聊
時聞匡牀嘯忽憶江上軺于役諒前邁留歡良
可陶氓歌應時賚鎧容行珥貂豈其陳大饗竊
獲厠英髦振旅及茲日壺觴先共叨

王中翰園亭讌范太僕

介志自難合投分安所歸榮途方云謝生平亮
何希俛愧親愛接聊共清觴持橫集任悲喜良
苦慰聯達昔易少壯別今憐遲暮依林際新陽

色池陰弱芷輝輕嚮起復息空烟颺且微花氣
對牕入春燕差池飛悵獨斜景撫流連身事乖
何必異朝市空道漢陰機

五平五仄體

混沌邈遠巘軒轅髣髴崑崙愜寒返死阪繁言喧
園門婉娩綣悃懇元孫敦尊昆緄袞晚建閫藩
垣掄温恩

又

新晨臻春津身親循嶙峋卷幰晚反遠宸寅甦

臣隣

與君房四首丁丑夏日

滔滔中夏長游子行何適別離經歲時懷思良已積既來不斯須願言猶未獲携手相勞苦慰子遠行役軒車忽已駕結束一何迫良會豈及歡對面成異域與子非他人情志敦在昔相去千餘里音聲未嘗隔既能交以神何復論形跡

其二

子行返故鄉馳情展親宴同心久離居會合得所願送子臨長道私心亦有獻自我始相遇含意俱可見今德奮新聲謂子才何擅努力方壯時極意無晉旦名實古所希音聲代相變良時先擒足引領誰不羨愛至言亦深因風幸可薦將子同所思庶無忘繾綣

其三

富貴安足爲所貴相知心婉孌者誰子何爲呻不吟丈人諒高節滌蕩安可斟獨奮千載上乘風揚其音榮悴古有之毀譽非自今佚與豈不速時節忽復臨良無金石固安辨浮與沉榮名天地間與子齊所矜

其四

子爲叩角吟流響若金石倡予欲和爾倚曲中變色際會古所難寸心嘗歷歷人生携手歡同聲自相索誰云去子遠相望猶咫尺子行隨風翔因時振六翮所遇皆稱意當路沛恩澤功名反掌間高舉覇王策自顧誰不如富貴不下席娛樂盛遨遊驅車臨廣陌裁裁冠蓋羅盼睞何

赫奕高樓結綺疏明月夜光璧四座起爲壽温言陳令德丈夫重意氣揮手謝賓客勢位良易矜窮交況難憶白日在高天無忘念疇昔

望嶽一首

靈嶠倏穹上曾岫鬱嶙峋炯熵氣遙辨疑牒入顯蒼嶷礹既與衍阺覘亦硉碌雲滃蘊光怪巒峭敷蓼芳矯林望儀鸙霧齊落棠霧霽屢見物霍廔馳遒皇既能混元氣詎獨睎九陽嶢麓異霖霽神變誠無方降矚黃白祥景曜不復藏

瞰皛或有睹奇藥在中央祇潔奉嚴一響格走
走去聲 章章已近風肅然颺舉非所詳

雨霽月出望諸峰嶺一首

行候黯澨開情舒霽煙奏漾彩紛條隴澄華滉
靈岫天側流燦前影濕晞露後傳林光微澹染
壑勢曾秀冲深藐無倪網緼忽焉賀浮欲升浩
虛涵能測廣衰淨寫寰瀛長杳幕穹葢覆循睇
蕩翳軼俯睄釋恂慈高陵薄千襟沉研出五縣
一哂彗小明超超世豈又

雨君洞一首

石趾研空迴陘阮中庳嶩峇穿濕霞駁綠潤鐘
乳嬌窺穴暗風雨黝黑疑旦朝崩勢控虬龍白
日飛文鰩仄入道淵底仰踐隨山嶕嚂刋礪何
勱力幽隱豈及招沈壑耻異域金庭信非遙庶
甚 若庽舍閎旋睹瓠葉飄神人既有限悵焉心
孔子 自怊

飛雨巖

傾巖覆山陬淆澔燁霯潦落勢渺煙空嵁險出
穹昊嘌疾逸巘雄瀺灂迅瀾抱影濺清漢寒光
寫黝壁縞飛流漼潰薄環壑洶虛窅奇響淪天
外激素映霞表蕩軼負長風翩翻灑晶瀇縈紆
結復散倏忽態何狡琳璐照離輕雲虹翔霽慓
淪志萬尋顛澄神太窅皎人境塵喧清林嶼曈
曨曉晻既明霽霏霏不可睽

新安江一首

崇晨泛艘深芳旭掩潭洌流洄落鏡沉碕擁鷺
波嵽輕濟風瀾新旋激石湍滐灘浹瞥紆映磯

洑翮逆折迅涉未遑瞬扶檝悚言茂澗藻徹潛
鱗溪樹洌鳴鳩滌欣延漱清灌泳水碧掇雨泡
峽轉高煙暝響久絕無堪笑溺墊徒厲中掎結
庶浣草露華行歌纓塵潔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薄遵城隅瞰徃烈儼疏宇煙寢躔昔悵湖浹躐
今憮諒為骨鯁忠丹之茹荼苦國迍方鞠艱疆
場伏桓武翟氛肆妖隙竭祲媒亂怙戮力運百
六忤嫉螫二五荒僞違老謀盤逸納戎侮旋斡

弛天綱感激膏齊斧讒孽既內訌覆傾豈外杜僻介崇侈偷燼遺失延輔忘讎時不辰和請載旁午摧傷枕戈憤沉痛指冠怒風淒魂魄雄晝晦神靈雨千載閔九巫空庭爾鼓舞

寄徐君

風際鴻初迅江潭雲度深坐驚芳杜氣徐流空谷音寓直睠清省撫賞澄華林炎隨月陰散秋耿天漢臨君唱飛龍引余爲東武吟相望隔宛許愊臆不能任

其二

自昔承讌閒浮光易馳篇分緒良未期榮情亮如昨想像凌紫烟逶迤上阿閣清塵滿法從冲志乃遼廓輕藻聊玩弄微文綜商畧逸才特標舉揚芬何燦若閎採千載前粤爲一代作連鞅盛時彥游幰飄京洛英奕恒照映綺麗紛迴薄巖徐方並驁應劉相與酢延矚肆遐矚搜引澹栖泊行月泛廣庭芳雲入開幕因之懷遠道沉吟緩絃酌生平難可忘寄言南飛雀

貽何秀才

清露滴傾荷新魚出戲波堦樹籠輕葉池篁交密柯緑滋誠可悅炎氣未能和散懷風肆好臨花飲復多瞻望彌旬閱棲遲聊作歌脉此遙憶之子惠來過

游渚宮空寺

象設無投禮花梵罷經行寶絡珠光蝕天冠塵網生藏廢輪將轉簷欹柱未傾亦知隨刼謝聊示有虧盈

游道館

當爲厭積蘇一就化人居琱壇砌蒼水泥簡剩方諸松子學辟穀桐君窺著書會觀棋局半知他時代踈餐惟飴苣勝藩亦蔽蘧篨藥火經年冷冲凌誰所餘

塘邊眺詠

池篠荇間長浮查隱石梁水碧點苔爭花氣染烟香炎鳥浴幽沚時潦湮故坊輕雲流未斷游風飄易凉清文幸可薦散帙與難忘留連書帶

葦滌嚥盡含芳

擬何仲言與宗從

偉矣吾宗望雅爲人士先越既奮忠義素乃多貞賢自昔稱胤遺豈惟貴賞延紈綺習逸矜箕裘質易遷允茲敦固植奕以緒業傳風秀逾鮮朗聲實益茂虔始我篤介祖貽爾昌嗣年吾公信爲邁立性確又專亭法垂厚仁惠德肆廣淵化既綏二郡思亦徹窮泉伊余恒寡昧罔克任仔肩勑惕荷隆構夙夜虞覆顛塋理樂操牘析

文忻吮鉛雕蠹特小藝縷藻愧何宣非敢遂陵茂用亦有擇詮從流務力競反古迄勢全策躬勵蹇蹇勗志奉軒軒光壁虛玠襲瓌寶不象懸頹爾杞梓材式以瓜葛綿繼起映昭爛倏忽翔連翩締造極寄峻規恢誕無前門高幾楚景豪右類齊田身所未獲從晚際時幸然撫事差散懷睦友當可沿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二上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古詩

懷友詩

昔梁鴻作思友詩云想念恢兮爰集茲蓋當其適吳也予吳人嘗游四方亦有所懷爰效之

仰視明月光宛轉照我堂已爾秋氣冽況乃下清霜引領望所思徘徊結中腸伊昔際明兩所志在四方聘睽隨風雲廣路恣翱翔歡樂忽無何轗軻還故鄉追憶平生親遨遊日相將驅馳宛與洛旦暮常不遑何悟晨風翼杳杳隔川梁徙倚再三嘆沉吟安可忘

其三

廻思京洛日初及壯盛時極意但娛樂寧足復慮爲轉盼各星散倏忽歲月馳亦知計不立才薄靡所施良無根柢託飛蓬安可期自我與君別遠在天一涯出處道不同榮悴古有之睠茲曾面諒無由願寄一言辭久要貴能敦情義兩不疑努力崇明德式用慰我私

擬謝石壁精室還湖中一首

山川異景氣昏旦生烟雲烟雲亦多姿映蔚杳不分稅驂始山麓舉棹發湖濱巖陰尚含靄谷口欲微曛盡擁洲島趣披薄沚藻文澄光挹澹澹撫化情欣欣超陵踰世表高揖謝人群寓賞非至理信已無紛紜

詠史

夙昔沉毅姿剛烈信有餘材力務一騁建志非崇虛淹該貫六藝意氣茂羣儒幾事未投會砥礪庶以需爰始在疆畧克遂弘遠圖一舉平山東再駕虜義渠設施豈及牛遽止同兩疏避讒兼避寵返我舊里閭

其二

葵猶衛本根樹橘固難徙好善誰不如執節視君子心豈隨盛衰行爲富貴市後效或可圖詎

忍忘其始荀息死踐言豫生身漆瘠射鈎幷就
拘百世將愧爾

其三

閣道貫營室甲第羅通津五都盛冠蓋門巷車
轔轔君卿伏喉舌田竇朋附親勢可炙手熱明
聽驚若神嗟哉伯陵節引氣獨退身名貴在執
義兼亦材絶人偃仰以卒歲守道何恂恂悔吝
非所及垂光耀千春

其四

兩雄不並立咄嗟辨存亡方爲鴻門會凜若挾
氷霜子房掉寸舌意色何洋洋談笑劍戟林安
步不能傷平睨矚亞父徒手扶漢王廢興從此
決壞上還翔翔若微謀臣力炎祚安得長

其五

陽德潛季運白日匿景光寓内揚零埃四海沸
若湯戚宦各憑負徘徊倚康梁拂臣奮誠節陳
力圖大匡動欲相矯正屹然身爲防陟淵乃厲
揭顛蹶不創懲叶一從李膺顧欣若登龍翔禁
錮何能益不墜千載芳

其六

煌煌炳靈耀乾德造宇疆佐匡膺簡寄才畧皆
霸王乘時既霧矯六轡乃龍驤自非折俎士來
歸國步康引義獨峻高抗節齊顓陽聲烈飛四
裔德譽配三光

其七

會稽有卒史遺書置城門心知當世事且復恥
抗言欲默既不能居嘗徒慆慆一旦捨之去中

懷乃復存雖云不顧返名義我所敦眄睞此山
阿終古龍蛇蜿感激傷心鬼殆欲不能餐

其八

偉明奮談辭四座竦息嘆蔚爲人倫鑒賓客咸
金蘭文經恃才智子艾名正謹一遭彈拾後虛
譽不復完薦達郡國士必取行義端蚤因疾自
免與世邈不干中值黨議起不得終考磐進退
貴以道患害非所難

其九

遑遑道路間鳳德乃未衰自厲惟固窮歲宴何栖遲委懷時不當眷然發長咨冉冉日月遷恐不任驅馳捷徑衆競進推賢能舉誰雖無升斗祿猶欲效忠規仲連蹈東海陳軫違楚羈緬彼策畧士咸思有所裨君子敦信義進退非苟爲藉第今用我將無致雍熙

擬王仲宣公讌

嚴氣應曉候舟木傷具腓清霜澄朔色寒雲泫陰暉幸緣厠文學濫得侍王幃從容承燕閒夙夜奉音徽華堂羅樽俎冠裳盛葳蕤選舞徵妙伎無算促爵揮諠譁履合沓談辭縱橫飛良時高宴會流連詎言歸念我慚薄劣見顧非所期永言願君子厚享福不違德業富日劭維新其庶幾克昌爾祚胤綿祀作邦畿

擬劉公幹公讌

游敖竟白日宴樂仍有餘興言視漏永繼夜窮歡娛徃造芙蓉苑息駕渌水隅軒牖羅衆山明星燭前除清波含藻芷接翼翔鷺鳧金支光陸離奇草秀華芩靈池珍禽戲置櫪閑駒騁光速不停一飲踰百觚既醉復雍雍匪敢式號呼厚澤濡以渥何用效區區

擬陶示友人

束修敦至行立論非談游足已頗矜厲砥行亦自周章甫乃適越文學仍在鄒不敢附高節恬靖得所求林景湛空夕清風颯然浮執性見謂僻無營偏覺幽閉氣學導引習懶時復休偶所與徃還無言乃不酬外亦無所飾中亦無所留子謂如此人寧可再得不

齋居

振履循南澗徘徊此山楹引睇何蕭屑瞻望信凄清前崗擁積雪後嶺耿逾明細松低復偃寒烟滅更生陰沉多晦霧的皪尚含榮江磧二三樹溪流半未晴斜枝如鳥跂照水畏魚驚入彌悅空淨撫茲遺世情因依人境外徒云道不名

寒夜斐然成詠

急霰因風集寒烟雜雨飄松小未成蓋柳疎猶

落條縱尋惟慘冽含意極虛聊景氣經全晚遲
年夙已凋掩戶寡瞻對入禪當竟宵非余獨申
情馳光信難招

落日前墟望

葵生寒露裏墟落長烟中新流澹空影輕鳥受
歸風側貫縱橫術扶疎近遠叢軌涂行旅集川
梁津濟通迴帶岡形折遙臨目勢窮悠悠異宇
縣日夕望還同

寒晚敬和何徵君擬王融

馳節亮不居徒斟對寒序相望鬱迢遞徙倚情
難抒蓬牖開長嘯蘭墀薄幽嶼茨棘誰當剪藤
蔓自榮緒飛流相映澈清言獨標舉早輕爾游
謁晚重此貞處晦跡既心向末云薇可茹

新治北憲

端居託無爲栖心亦丘階薄構屏喧煩疏宇期
蕭楚日灑蓀壁映風入蘭林阻枕溪皎懸流架
石危依渚影淨境猶空峯迴勢如拒詎不滋靈異況爾寡徒侶玩弄惟典墳賞埶非宴俎苑囿窮恢譴日夕恣歡滑坦懷滅畛封出入無處所偃仰聊可安道術吾將汝

賦得鬱鬱園中柳

園柳鬱垂條非非當窻牖風吹榮澤鮮日映朝光厚感此繁盛時徘徊思我友夙昔情相親別離亦已久迢遞望江介浮雲在其右子既不遠猶寻亦諒何有中誠愧無宣沉念將誰咎

思友四章

我友昔相隨不異形影俱我歌子乃謠我怒子不愉赤心剖相示何必致區區中忽投袂起乖悵在須臾誠駭不自意求罪我所無貧交易捐弃貴勢當共趨人情既應爾慎勿空復劬男兒無意氣強顏猶囁嚅一言坐相失刺骨痛有踰

其二

惟昔與子初義若同根株然諾既相許不惜七尺軀何圖隙易構且復不斯須子誠恃血氣人豈不丈夫口語無所忌行路乃不殊喙彼張譚交相取殘肌膚剛勇雖足尚信義恐未孚謂白

當可湟謂堅當可渝展側窮日夕與言益[illegible]
無寧吾望子有愧斯人徒誶已重自厲悻直令
行孤以效不恨士長爲爾嗟乎

其三

涉江逝從爾飄風吹我衣道路悠且長我行日
遒迤陽景照杲曜忽若幨無輝出門各異趣對
面中心違譬若策千里所藉驂服騑田獸無所
獲寧可招以揮褊性既剛疎不悔昨日非千載
有知音勿謂私自欺子行慎無復持此欲安歸

其四

拾瀋尚云易及舌良爲難自負青雲交相與慶
彈冠但願貴者親簡斥何足言伊昔與子一嘗
謂臭若蘭所漸豈有異徊徨使我嘆積賤人易
凌重溺灰不然人苦不自知橫逆來無端河水
日決決重羨消流湍黃鵠乃一舉萬里絕羽翰
良會在今日衆材莫不殫發政流澤施在列咸
可觀將無厲明德陳戒懷其安

詠霍將軍北伐

提鼓立營門擁兵出高闕聊用威獯狁絕[illegible]
薄伐猛士若雲屯勇氣何飄勃橫驅梁北河極
勢慄月窟疾戰天時懟嚴殺劇凌猝懸軍獨輕
留懾虜無出沒前後所鹵獲蒐乘大陳閱左方
山盡赤代右莽白骨師行不穿壘徂擊轉超忽
閔瞬時踰鞠敢任多膽決功成豈天幸材亦自
超越疇余振旅入增秩奉朝謁親重日益貴勳
名冠書契偉茲稱毅雄信矣窮武烈不惟善居
寵和柔況能訥萬里方逸騁長轡乃中蹶匈奴

既創殘漢亦罷興發自茲益斥地遥望沼渤碣

游仙四章送劉山人

都邑盛聲俠巖壑邈幽貞靈源煥流瀾雲車當
可乘盼睞羽蓋浮飄搖抗飛旌塵轨不肯緤世
網安得縈桂樹生山崗蘭氣竟夕澄井公視我
笑征蹻乃自矜顧命排閶闔相攜集紫庭倏忽
高馳翔極望雲冥冥

其二

楊志玄雲表抗步入遼廓炎德惟南州金芝耀

衡霍皎皎寒栖士託寄何渺邈睎目九陽際騁
駕左長薄仰飡六氣英顧睨光沃若遐尋絕絳
津訪遺轡方作奄冉景霞上泠然奏仙篇舉手
謝所游引領寥天鶴

其三

薄晏聞至道進登太無堂恬愉漠省想憺將孥
混涬矯以遺同懷所貴靡覆藏姱飾指靈脩峻
潔謝顓陽青蜺從爾御逸駕要眇翔九奏張咸
池紫軿來在旁要余仍羽人玉醴當共將萬世

由此度驂駕歷內方南疑適撰轡滔滔何詎央

其四

鵾鴻戲蘭沼羽翮鮮朝烟丹蕤發素枝幽彩郁
麗閎婉孌山中人娛樂靜自捐衆草合爲芳纘
紛英華搴踡局隘九州一舉凌高天已造清都
觀夕始宴虞淵望舒前啓路采眡獨秀先遺余
折踈麻爰代離居篇撫茲間延佇桂枝重攀翻

招隱詩

徘徊巖穴士蔽晦屬幽貞朝食行采招衣帶扈
江蘅結宇叢林薄日夕猿狖鳴憭栗塗榛莽愛
野上崢嶸青莎緣丹壁桂枝凌寒榮際暮禽獸
駭山氣何爽清攀援陟峻阻時獨曳踵行聊欲
託淹留非復當世情

其二

浮沉言異性靜躁非一心豈其尋斧柯刈伐所
庇陰皎皎寒潭潔騰倚麤麤險俛仰謝羈轡游
息愜耽襟長嘯聞蕭瀏策杖必鄧林申桝繫糗
芳粻析瓊糜馨興玩巖阿秀間發金石音榮名

非可慕退爲止足箴

其三

緬予念疇徃不勝思鞏鞏謇將憺自愉競進非
我族志介諒不移悵獨在空谷棟構合百草薜
荔成飛幄蘭風結輕林碧杜氣淫鬻盼睞惠采
流淪漣映修竹響散激迴颸瀾解紛餘郁樹蘩
亦聊爾豈必備旨畜厲行良苦爲相慰無自惙
塵垢世不獲明義當可服

其四

屏跡絕人羣孤行事矜抗務光乃沉匿三[illegible]
齊讓橫術貫古今意非異所嚮遺世驚遐舉[illegible]
林鬱相望湛湛日以遠推分豈有快容與驂白
霓攝葉道青嶂荒塗神獨留蕭條志何放無言
子洵美譬玉卮無當舉步傷局蹐其若恣踈宕
藉能慎周防任智謂弱喪逝從逍遥遊高揖百
世上棄晚與我友攜手期崑閬

寄魏季朗

悚慨重投分緣念昔相優但道膠與漆雖欲別

無由況各盛年時動必即子謀子誠啓我意厚
德久不酬既乃適四方送子伏軾游何以喻傷
離溝水東西流丈夫重意氣豈必在綢繆喟焉
千里外念子行道周行者日以貴處者當蟄幽
願好作功業相望詎悠悠

其二

驅車臨大道修術何廣廣班馬正悲鳴顧我意
惆儻富貴當及時王塗況昭朗惟須立談間患
不出金鍾因風振長纓激烈發高響凜若被清
霜履氷知厲爽感憤貴一決何能復懷往非子
獨有慕令名青雲上鴻鵠志萬里燕爵羞尋丈

其三

相見既亡何違別不斯須執手未及語棄我衢
路隅征夫懷靡遑私願安得俱去去事行役夙
夜勞馳驅良非矜功故欲使志業符一朝殉士
節送子以賤軀深言切相厲可以贊令圖長歌
爲羽聲四座色不愉親賓從此訣有酒爲我酤
直當奮千載無爲輕孺儒

其四

珠生必漩淵壁不産隈澳北風卷砂礫烈烈天
地肅受命乃不遷深固恒自畜背誕死黨交布
散知何詭顧視平生親戀戀惟血屬自非立然
諾去就猶轉轂肯以一介鄙不顧萬鍾禄衆毀
日夜興漸漬能折軸慘痛踰在躬徃赴益匍匐
不以喬木崇還復念幽谷曠世不可期庶我與
子獨

園中夏陰擬鮑

靜居薄聊慮霖淫竊復嘆積陰氣何沴中宵非闌修林暢輕跡飄風襲杪端因依流結楚蕩急瀉鳴湍扶衰既寡悰負痾行絕歡忽念此累歲何能顧一簞彌望潦且通夷陸勢將殫倘試及生事無堪浩漫漫

夏陰擬謝玄暉

皐隰淹空霧炎光易初命徒疑曦馭垂終願南風競陰凝逞已驕連漪漱可鏡峯合鳥道迴烟含澗色淨夕氣乍澄鮮軒墀紛餘映旋驚積潤厭未覺浮晦屏安能乘日車將無戾月令歡乏河朔杯情殫洛下詠感暢聊足怡澹謂得所性運行非前期榮悴云誰逭蕭蕭椅梧間高齋涼愈夏

夏緒羈懷

冲心耿中夜遺想蕩難筌汾陽駕始息澧浦予珮捐長夏體舒緩際晚氣澄鮮池光洞虛牖清琴寫幽泉荷散疑翠流鳥定若空懸晨鵾鳴何慕夕嶠睇蒼然徒悵時芳歇稍忻涼吹延屬事適遐曠寓神聊幸全趨競識所昧寂營性當簡椒糈精瓊糜屑桂和寒烟孰是躭隱約精理超

又玄

懷同游

橘柚生南州可以納錫貢伊人繄我思循環寄吟諷離居間山川形影何由夢鷄鳴感露濡行役悲子仲入簾風靄翻窺牖月陰動已操飛龍引還調別鶴弄絃悽聲不流山遠烟含重遙情安用明申章一寫送

寄元美

聲影曠不接自顧中慊慊追憶昔期乖轉覺歲荏苒相望隔如何餘光睹猶儼引義重金瓊投贈踰琬琰明情焉可酬拙薄空爲忝竊砥終未瑩欲獻仍有劍松戶長夏清林逕踈烟染石文散炎暉泉色映風簟非聆滅流愜正陽微影掩筋力莫稍從禪修且積漸露泫夕氣鮮月虛寒水灩一詣超化塗萬慮祇塵黜逸驥當能調騰猿尚應檢靜乃爲動攝幾忘使神斂克制重離

爻導養習坎險誰云亦少褒直爾固無貶乞君
啓鍵籥為我指瑕玷

夏日歙王生廷舉素不識忽枉書郤寄
之予美文義遺光耿星婺伊予睠江皐夙昔辭
王路山川耿千里篳門叩日暮緒遠奇氣出情
深逸華露英奕自才明鮮穆非章句鬱炎且未
收清風何由度入林爽遽發隔岫泉空注暑賦
恧不成焦思誰將諭罷揮臨淄汗側想邯鄲步
短書與信逢因之寸心赴

古別離

憶昔臨當乘涕下不可揮與君誓重泉何悟中
道違鉛華徒自惜膏沐無復施春園聞鳴鵙百
草失芳非無言憔悴極勿忘貧賤為容光逐流
水君豈若當時東海有奇節終歲乃長羈玉關
萬里外異域還者稀正為恃雄才血戰突重圍
匈奴尚未滅行役安得歸

休沐還丹陽道中擬謝

休暇言取急得請恩從予非慕梁園游寧希淄
宮旅迢遙望河漢況乃違祭禦旌飛烟岸花
入秋原黍驚鳧翔晨汀鳴鵜亂風渚峻高上無
雲嶇欹下多阻聰然懷土思相與顧征侶徒令
觴易盈終知意難抒詮予抱羈疾況爾薄才譾
褊心殉谷壑微躬去朝序楚酎幸有踐杜門非
難舉

觀朝雨

重陰晦初晨颯然驟飛雨暫似失昏曉勢欲摧
天柱便娟雌霓翔憭戾海若舞始集青琳宮遽

澌碧瑤戶亢既令無侵潦甚澤應溥自非慰九
農誰俾哀下土夙興斂襟坐蕭條成獨撫解謝
庶內融薄遣庸外拒極目天際波寄情雲中樹
逖聽寂無喧悠哉事田圃

餞謝文學適楚

江漢流湯湯游子睠路長去國一為旅日夜望
陵陽涼風臨祖席良夜別清觴擊汰朝將濟中
道非無旁迴壑鴛哀猶驚嶠下馳霜懷哉轡方
作怊予揖岔陽風剪菜蕨葉露漸芙蓉裳烟凝

夔遠色縣邈意摧傷始刈吳山萊言就荊臺之紓縞幸可贈馨烈彌難忘勿爲多岐惑倀倀踐迷方丈夫亦何鄙不若孤雲翔

登望

登歲委群務弃疾在山崗多暇時延眺楚澤雲茫茫平蔼覆林莽踈樾含蒼涼演漾入新水浸淫夷故坊潛潭落花映隙日度枝長魚牽藻影没荷動池心香微風來廣軒袒衣共臨觴幸已謝紛詭何當憐通皇不問東皐稅焉用南粤裘

游東田

重醴輟不御行散步林杪畦勢紛絶續光影淪灂潏泠泠被絲笙婉婉媚風篠墜絮染生烟輕雲依度鳥棡戶碧薜長石瀨飛榮小乘景肆游娛遠撫忘昏曉發功并從獻栖心托事表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二下

長洲劉鳳 子威撰

七言古詩

仲冬二日太素操舟與仲氏黃生諸君同泛

霜原落勢卒蕭爽飄搓曼滤謝鷁鞅適意無待凌風遊臨流對酒吾差彊男兒出門即萬里四顧浮雲色悃悃後來且置不復論投足宇縣一何廣揩掘空咲縱橫才地忍結舌常懷快撼裂

不分成何意破碎直爾令心癢未若偕我嚴徐流來向雲空蕩飛槳霜氣灝漾日夕深山容水色霏霏上風塵偶自一開眼喜色來自堯之賴芙蓉緣波芰荷落妻霧乍晦遇浯長隱棹曲岸紛要眇促樽試共留高賞可惜嚶嚶老伏生鬱律壯氣古以往千載獨有豈浪云一言許可真堪仗不飲何得醒而狂橫厲無前欲安昉文疆七歲賦九宮俊爽鮮徧亦吾黨言詩嶽嶽意冥下開口排擊議何讜時時但聞呼阿咸賓却當年哀賜綴失咲惟極鞅娛事豪華不足當撫掌閉門萬卷行謂何忼慨誰嗟此草莽幅億胷中各未申疾揮滿紙皆罔哀興酣厨饌無事攜夜半江高拆哀嚮沃之無算忍不辭醉裏悠然發深想跆藉憑陵莫復爲小子徒令增感愴爾自連類作名聲睢盱鼻腦同魍魎狎侮仍恣爲孽妖時乎可耳肆亟攘蕉蔦揭桀古有之吾自掉頭甘齊盍北風正吹檝入雲歲暮河水日泱泱

孫將軍行

糾糾誰者黑稍公十盪十決氣何雄少在行間事戎旅轉輸百萬潛山東長髯碧眼徒骨立見謂不侵無恨色尺刃橫將塵土拭赤心投人人未識託身衛尉年五十臂弓帕首腰袴褶獨當營門四向揖不敢吐氣論胷臆肘間金印懸未得男兒一生惟悄直睢盱俯仰不自抑嘻笑賢豪意何極逋蕩未是少才力今吳說士亦太逼鴟張咸謂垂天翼權謀爭圖出寶璧請事焉可爲君急嗟君憑負殊礫礫早晚定計將軍幕展

效薄當奮衡勒會不戡上誇書檄更哂坐[illegible]
殊勳丈夫結志事金革豈必持牘但墨墨卽今
方內久穰殖屬國功名收絕域藉令東來詭伏
軾正求猛士衛社稷

西湖行

沉沛自昔奠數陵豈惟鑿涤饒萑蒲西湖渺瀰
號沃衍表裏皐陸窮沮洳意者泄惡若汾滄俯
據形勝通河渠瀦畜且爲作田設水旱寧當愁
灌輸壅塞後乃盛林館游眺轉爲耳目玩吁嗟

遺跡墮草莽人代湮夷可深惋刺史昔佩會稽
符十旬休暇臨歡娛山情水緒厭吏事尉簿功
曹才盡殊文詠嘲謔興不孤賞勝千載何得無
下迨宋燼旣南遘君臣荒酣忘遠圖劍戟不利
倡優工躭樂何嘗思卽戎湖上斜暉院院同一
一丹碧臨春風小隊傳呼翠華幸金鞭厩馬五
名驄才人承恩召水殿煙月夜花嬌粉面綠隄
冊柳絲正飛合聲列管促清讌臨流傳賞新詞
誤高擁孺子流霞濺樂府殊無蹈厲音陶游城

陽豈同撰（堯作游城陽見周禮疏）　釵檜高閣入青冥後來
賜苑紛湖濆波沉環島光倒開清涯照影白晝
泫流連景色無昏曉芳芙芬菲落輕片豹斑苔
橋泛可憐萍潭花啜逢相美士女宕逸習嬌奢
浣濯湖千歲時遍葉染汀沙風易萋瀾生蘅若
香難辨峰巒露洗綴目新澹瀲含漪灌何溉不
悟風塵倏忽變焚燎豈異巢幕燕一從湎洞湛
廒氛瀠蕩潢汚適未曛虹梁仍影秦稽日溪口
閒泳西陵雲翠氣澌渺重氤氳秀靈紆結遠不

分演漾池臺淥水曲潭裔蘼蕪錦浪文轉更繁
華不盈睇迤邐當時在煙澨越山空浸明鏡中
越女神姿折春蕙艷冶輕揚總未如踰侠風流
競妍麗瑤池西宴芍泉滌河漢晞馬蘭楖我
來指顧肆洞洽偃蹇曖落江山前壯思縱橫易
悲慨霸圖往事心茫然城郭依稀中慷絕泉莖
藜荻非吾節滄州浪有孤石垂蓑衣萬里何當
涉漁漁無若生平垂五湖放棹且未偕送我何
人送白涯居同種蠶笑蝸廬偏舟共載圖書去

不分蘆中猶問來

途次耿默寄憶季朗

故人遥憶限川梁嘆息却坐辭越鄉碧草千里春風謝綠波夜含明月光徽纓危論悅如昨誰昔意氣何廓落衡岳浮雲一語輕黃金高斗中心託石林傾歌露氣青天雨新霖煙冥冥龍魚高驅混大澤畢昴衡指東方星余棄舲船朝捩柁飛鵲蔽日巖巒墮藉弟令置署青瑣即如君才豈不可鬱鬱久抱縱橫略揣稱語子計應果

中懷一向青雲吐繚繞虹霓裁寄我南行幾日風浪顛逢人眼冷途仍左埋鈎空詫智有餘富貴無言直么麼

跋祝允明草書十九首

祝公草書幾百番今我每見驚心竦豪自恣筆勢出約束要耿古法存崩雲墜石氣雄拔凄風淫霧姿清温行間可使糾春蚓紙上那得躍寒猿筋節藏肉既腴潤骨體飛動倘翔鸞距參效已幾十祀餘墨收者垂千言光豪雖闕充篋笥逸彩猶爾跳天門藉令見人便退縮誰復

佛處稱尊小人亂眞直奴隸後來未敢窺藩垣千載神明還舊觀當有守護蛟龍蜿

送杜少參之黔中

牙旌騎吏駐江門道旁爭睹藩侯軒弄棟縣西葉榆水黃瓜堆上芙蓉園臨賀嶺隔白雲斷西南夷落皆輸款林箐阨隘不容憾金笠山深夜授館關城忽擁青天開六詔連延尺尺來霧中崗阜銅陵出蜀門萬里黔江廻使君雄才況獨

殊爲政豈特勤簿書但暢皇威諭邛僰可煩父老造相如

贈顧秀才

吳閭富兒態如鬼無箇意色將筐篚朝不懶比恣生蟻咋狗寧可執其尾失笑丈夫豈不偉何事默默懷腹誹盡使食羹勢能幾破滅須臾苦羣蝗

月中憶所游

月色冷如水誰許淹行李如君但可陌堰魚何

爲終日在城市
故人王老能詩善策事兼工丹青草書
不復見聊獲贈之
不能設肆卦衰興詭辨談天好自矜擁鼻時爲
洛下詠落筆誤點屏風蠅聊煑茗糜置煙艇縹
囊阜衣倚酪酊誰歟隻矰還足恭不仕五斗那
首冒薄暮餘霞暉照人飛花滿目上林春書顛
莫信都無意狀類中郎亦愴神
屠刑部惠過久未有以荅厚意聊申贈章

姑蘇城下越中客日暮春風吹廣陌拂拭干將
波浪文迴與河橋楊柳色無賴柳色入天青江
南塞北煙冥冥水波未定歸諸暨夜雀空道聞
華亭丈人撫師昔持節夫君克荷眞嗣哲磁甌
淺注兎頭羹綸巾頗岸魚子纈近遊頻頻念家
慈別我匆遽驅輕軺奉檄當從三府辟綵繒應
寄一言酬
秋風二首
秋風冽冽吹日西江雲飛急江霧低煙水遠近
映帶出洲島上下迴環迷長波攢聚失形勢空
色浩蕩無端倪若是武陵當可問便合攜家棄
晩栖
其二
秋風颯颯吹黃沙刮地狂落江漂花空林煙暝
斷行旅古渡日沒深寒霞飛蓬已是辭根去孤
劍寧當不恨遐會策衰殘尋水榭同他鷗鷺倚
汀蔟
九月望後一日過瑞光憶紫山質山黃峯

嘗所同遊各賦詩處
獨邁青蓮宇遙登白雀岑映流雲似寫訪徑草
猶侵殘碑年祀崩沙積古屋龍蛇宿莽深落日
相攜一縱尋自今悽斷不能禁昔時選暇將數
子締交已盡東南美相羊不覺淹日磬觴詠流
連氣雄視爲具何嘗頻擊鮮萍芹亦復聊甘耳
下筋味驚鹽小生吳醴白糜瀝重沸徐公魏公
非飲客寧亦桮酌僅歷齒座惟嘯客善引酣江
夏時能同醆酬興酬顧聃皆風雲投秋掀髯笑

黃綺須臾轉盼十年間星離雨散不重攀存亡感慨一破顏事往何論百代還予老不分謝筋力掌故何意愛青綸塵踪指點半茫昧曾聯牢落空江山小院依然窓几淨石苔幽鳥清秋閒林風灑浙益森爽梵輪旌鬼烟霄上蔓草連延落丹碧浮花細擁迴仙仗始睹雕追藻繪新盱衡旦暮特俯仰消息推移誠有之萬事令人獨惘惘眼前泛賞窮遨娛馮軒竚眙神一往猝嗟今古不容瞬懷恨增欷欲安仿烈心遲暮未冥

灰撫臆猶多念曦曩煙光物候同蕭楚城隅古木昏鴉聚桂殿芝宮非昨來豪華無限隨流去

為客設鱠

薄塞為客具羹蕨饗人何用供烹洎臨流舉網出小鮮盤餐粗略聊為饎潑剌不禁奏刀微橫春旋砧碎雪飛肉緊短脅骨剔脆鮮飫膏俎花肥春筍嘴劉柔以醯軟美却壓羊斟揮胞羞本以腹為量精白未羨義與餉煎鱣法傳魴鱮烝食方和旨未嘗忘太官鰬鮛誰所嗜蟹黃正堪敵齊盌醒酒思得鯖鮓嘗吳酸聊復飲吾吭命客爾無辭不能稍引一石神方王

飲酒

昔時傲睨騎王侯儒衣側注高陽儔晚來弃置空道周氣蓋一世焉所酬十五都田元未買百二山川吾力備偃仰棲遲久自解斗酒流連亦瀟灑舉杯白眼矚太華失笑長鯨吞渤澥薄餌時一進焦糗大呼擊碎秦王缶醉嗔小子無宜適恨不能遂痛與手雖肝頭腦大可憎惡無行

輩習已狃爾謂乃公駛更顛居嘗事事在人後但託沉酣謝人事何況支離復衰朽不信骯髒若是公忍與鄉里小兒偶昨逢屠沽賣羹臛數盈一錢尤自喜夜擁妖姬羣聚博自謂終不負身已取快當年娛目前丈夫作計一何鄙匿情飾詐詭市名不若而公一醉耳

客有談鬼事者聊詠之

自昔稽疑及鬼謀窮神極變知情狀仲父精理辨俞冠子淹博物諮叔向借復周家內史過巫

咸而下非無當鑄鼎傳自大禹來絕地天通無
復猜殷道明鬼古崇祀山海邈遠冥怪哉流竄
之間各有憑狀如美女髻若孩野有彷徨水罔
象陪阿鮭躩翔徘徊蹩蔽一足羣五彩決陽羽
孽游光衰眒閃可畏紛倒批駭擾奇譎髯鬱開
至以其辰主有族呪厥磔攘命宗祝鑿程書言
威憯遨著在耳目人習熟長房雖能策使之齋
敬由來焉可黷盛衰强弱聽由人政有昏明德
乃親直饒夢賦王延壽恐涉穢祥不語神

初冬至山中

林薄扶踈日氣融初冬小艇泛微風煙色浩蕩
飄晴空郊原極望猶濛濛移我遠置滄溟東憶
昨高秋將數子一開心胷對湖決轉盼未覺景
候遷沉精劇飲憐清泚旋灑霜枝折露蘂石骨
盡出峯巒徙夕浦寒霞不盈視百念乍灰人面
冷向來搔首廻孤影白日倏已墮蒼茫萬事隨
流白雲靜自寻足不涉人境有耳吾寧聞謝請
湛於淵水虛秋清袖手路旁寒弊袍釣翁田叟
時相遭問訊爾何太踈放亦笑野逸非若曹非
若曹去去且欲窮游遨安能局趣從塵囂

孫將軍督漕入歌

將軍援臂貫兩鞬橫馳突騎鐵連錢雙弓決蕩
左右射能令萬里無烽煙虎士騰驤氣惡怒子
所監領寂不喧弊旗忽駴車徒作鳴鉦盡入下
江船營門列校誇好手城東少年何獰醜孫侯
猛銳骨殿數勢擲雷奔奪鯨吼月蝕寶刀銀鑿
落橫海超河掣山嶽白旆鳥章摩黑稍千艘破

浪紛雨雹蛟蜺腰脊生捩折轂玃挺走狂顛蹶
崩流隕岸聲蓑烈我為子歌歌未闋瞪目屢舉
珊瑚玦噫嗚色動眦裂血雲高太乙風招搖忼
咽天潢廻斗杓萬載千秋奉平繇負海轉粟軍
國饒

讀鳳洲老仙與　宜仙翁詩令寻悵然聊次

我從浩劫來無央中間乃出佐人皇九首以前
不可憶適當肇闢開洪荒閱世荐涉幾年祀未

路蹭蹬成披猖晚聞海偏肆真闚靈筵繆綣
景光神君晝日前通語薄蹤灑染寒精芒蟲魚
屈鐵鑄黠畫龍鳥番藻翩騰翔煙雲燻起倏姿
態發勢決駭仍礫張委羽空傳大小翮斯邈以
還科斗藏翠雘金芝紛紫豸毫翰勑許留下方
九天使者奉玉函五色發作和柔剛瓌寶既出
喜創見鍾鼎不復論低昂陰符遡從邃古初音
旨隱奧非可詳況乃箋疏親指授直抉精髓判
玄黃千年秘幽肆昭晳質文標徽太清章諸家

解者可盡廢闢除榛莽躋康莊仙學踐修此閎
要玄堦積漸由躡驤瑯琅宿世蚤悟入超朗不
以凡識將劉王昔作賣香客靈樹生生智不忘
植根豈但三四佛際會俱得乘津梁授以詩篇
相贈荅虛致遠勝非可量理加夷澹且學誦習
事止嚥含芬芳淪陰朝霞御六氣宴息小有遊
羽房默存時復上豁落夜半寂念朝扶桑情塵
消隕障緣盡已得解脫皈空王墮率雨花飛霧
結寶多天樹逆風香初心矜憫羣迷苦願爲

界作舟航惟時勗勉務精進幻化伎倆皆無常
一語頓令破諸妄義障能不感且創導師持律
動格正悲慈懇欵靈期庶惕余縈緒見顛倒不
可策勵誠愚憃力圖後效豈有及闕捩未透冤
獐徨滅心倘會眞如定不立宗門建道場

寄季朗

故人何年西去家道是連歲旅京華消息未能
傳匪塞錦書應不到江涯客情歲暮衰萇楚江
天水暗落蒹葭嘆絕星沉同隕石思君上漢逐

靈槎一字斗珠誰論價片言千載自矜誇此身
滄海釣鰲客袖手路旁空嘆嗟

雲隱蘭若

宿老行凋淨心少鷲宮寂靜香林杳鳴椎猶擬
屏阿誰總持未得從僧肇閣日度水送遠帆溪
風捲樹影層巖參請此時隨錫杖上堂他日曳
褊衫

其二

霞城帶野開平甸霧隰潮音落空院轉經作唄

法筵清報身應化塵中現諸方遙禮聞機鋒一偈兼標南北宗侍者但呼門外虎食時先苑鉢中龍古佛多年入深定天來圍繞莫鳴鍾

贈竹林上人

竺僧曾自罽賓來東土宗門佛日開法幢大力獨肩荷見解縱橫應機挫直得波旬宮殿摧發心初證動風雷山雲海月無非境敵聖誰能將辨才觸着盡皆成妙用好手呈來奪還縱曉猿青嶂罷啼煙獻花自在天持供

憶昔行

昔在軒皇訪道初大人曾賦擬相如玉節空同隨使者中宵竟夢繞清除煙霧冥冥暗宮柳九天風雨蛟龍走繡轂和鑾紛下游月觀珠庭空額叩盛德勳華出千古巍巍蕩蕩何曾覩衣冠本擬掛神虎會迫上雍從鹵簿向時欲報方寸心叵恩白日天為陰蹉跎身世歲月晚涕淚慷慨江湖深

何都尉二俊犬

郊原慘淡煙曚茸落嚮迅急呼聲洶傾崖振壑迴長風天柱撼折地軸動蒼犬猛視削雙耳都尉勇氣衡輔跳奮迅窄腦髮上指膺胡軋汹拉狂兕鵰鶚突地勢爭掣霜矢撇捩較疾捷乳虎魄褫士目奪欻忽驍騰敵膽決憶昨走馬出上邽凄戾胡沙入皴鼈坐甲不解軋糒齋十日絕縱扼浚稽朔方健兒不敢譁舐閃鷹犬勵爪牙翩翻搏噬亦其性弋獵青海設網罝奇材荆楚士如麻手接飛獾劍術誇戍邏萬里窮要遮胡

雲帳下隱悲笳飛將猶聞說漢家

歲暮行

風流自昔傳江左橫驅千古未應墮川靈岳后秀威雅嘉氣善祥紛婀娜殊尤況是產東南鬱賈斗才名揩邇來決發不可禁卓詭無方羞懨懼二三君子皆自好濡緩無奇亦惟我抑塞但令中不平憑怙非敢矜氣果往時激賞神情藐意寄上與高秋杳薄憐江介悲遺風其人往往出世表傾遛淒然益不勝相慕生平存者少

契闊間關二十年跋涉粗償身事了含人穆若
春陽敷處士遠槩同英矯習性或異俊爽偏書
奏入奉公庭曉六博旋轉梟不成五白叫絕牀
空繞日中百萬一擲輕夜半數錢償進小跌宕
雄豪故自佳狎侮傲睨爾何佻狡猶曾是童騃
瞋瞠目直視侯王耶可道交游意氣無只言耿
介憂思悄居常競毀程不識在事寧知小子秋
致辭願得因浮雲引領何能附飛鳥嘅深路阻
衷未中緒長意滿舌難掉提槩經年薄監儒膠

戾逼宰嫌崎嶇何等揣稱尚摩勵未若放恣窮
歡娛即今游媚孰爲地縱欲謝請誰將諫且甘
菜莖芹蘋子焉擇鼎臑蒸鵪鳧借交侯間行反
覆失笑此翁猶囁嚅却顧局促半首鼠豈有急
難非丈夫從容杯酒既相宥誰不死生禍福並
變態那復在須臾憶昨相逢似萍梗我友亮拔
獨不羣淹雅文談況才挺蓬筭落漠肆滔湮屏
處希曳從滓溟莫謂無心托冲曠良是參懷近
孤迥風期未遠寄情親歲晏當教舊歡併

醉時歌憶季朗江上
被山負海吳郊衍凌朝杖拏入煙踐禪宮博敞
勢最開高臺對酒寒光泫廣文先生異鄉縣指
點雲空望不見先生月俸粟一鐘先生日讀書
千卷野叟無事躭吟諷興遠慨長多寫送冥緬
音塵他日思矇籠顏面中宵夢往年浪隱覆舟
幢白日花擁空同仗隔岸江勢青天迴中流山
影晴雲蕩却憶相尋行掉臂誰令困頓還中賴
燈前緩酌漏沉沉細雨斜風敗壁深醉遲坐久

淹韋帶起立欠伸寒布衾豈知痛飲違情性自
信往吟絕古今潭思索共羸身弊姍笑隨他落
鳧任沾巾未是無英氣歲暮猶餘激烈心

寒夜陳君過齋中
長松雙鶻巢風頂山齋落日依寒井向晚柴關
聞客叩林隅荒徑無人靜卜築多年託深穩性
僻躭書誰造請迎前揖客顏色溫入門呼酒緤
袍冷笑語寂坡玄夜陰簷花細入殘燈影小詠
新詩終自疎相看故意猶思騁矯厲得無氣傷

儁擬託不道才堪警坐久轉洽判忘寐塵踪竟
得幾合併江海龍鐘作老翁身世窮達皆天幸
霜宿巖栖容與間溪聲漏水蕭條永暗鳥驚起
亂哀猱疾颸振蕩沉空境妻斷從前餘涕淚蒼
茫事往仍追省雪侵窓牖映清鮮氷括肌膚凍
不惺飛夢飄搖薄天際徹曙反覆懷耿耿

惜別行送沈刑部兼東句章

刑德隨時應天道殺伐亦因慰無告
皇仁何限旁鬼流威怒寬慈皆覆燾斷決如流

筆不停結軋旋轅北嚮報作奏節適寓矜悼三
尺持來侔育造玄冬倒捲陰風號執法微垣光
左掃不因訣蕩天地開君宵辛苦江湖到江湖
初停玄武幡旗列不覺嚴氣温頓舍迴車訪隱
逸陸離玉節照天門孚公名譽滿人耳當代太
史況諸昆青霄接翼鴛鸞起滄海紆滿蛟龍蜿
滔滔才略瀉川瀆崔嵬岳勢尊崑崙即今奉使
含天憲宇宙在手忠心獻狂夫扶携乍識面快
得登龍果初願爽氣雄情加振發送遠悲歌彌

繾綣掣曳旌旗大道旁盤雲高隼擊清霜無墜
氷塞黃河斷明日昭蘇轉一陽

荅沈秋曹

使君持節臨江左日下赫赫聲華揔英姿昔鬱
龍虎文意氣山川爭磊砢代業搆藻承明裏才
爲當世制作荷緣飾法律傅經義典司三刺平
尤可昨來作劾上下論出記皆隨輕重坐事迄
南轅暫休謁天横大末峯雲墮朔風玄陰悵多
緒白雪霜毫裁寄我直訝衝天光萬丈誰誇明

月珠千顆詞雄獨擅省署芳議高祇覺羣言瑣
拙薄何乃屬濫推轉令自詭慚么麽方今玉石
既汰澄他時糠粃前揚簸攝提虛倚皇夏登招
搖早皎青春杪中宵占象耿長虹分夜南宮度
流火璇階玉樹陰太清露寒金掌鬱差硪待詔
寧復容滑稽辨說還當羞炙輠寄言何幸得縱
觀拭目清時願應果

紫樵山人歌爲韓兄承志賦

曾聞徃古上皇年彷彿有樵名不傳負薪行吟

向山澤並歌並進入雲烟携將帶索披裘者蓬
蒿藜荻相周旋伐檀河滸聲坎坎積蘇掘顆菹
連連根株日用斧斤山木非必爲冠然欲盡
與手恣斬刈荆枳何得滋蔓延黯黮川原暮光
紫陟甑忽若泛濛汜震碭如聞聲沸騰長風捲
石來何駃峻攀斗辟高林踐愕貽輟運驚相視
混茫上下俱絶緣四顧絲繞雲霞裹蛟龍掣曳
窈穴翻勢徹青冥窮地底惝怳躡足焉所憑弗
鬱乃指白日擬元氣淋漓曠延貯幻眇須臾無

處所嘯呼更進寡儔侶入深轉訝復何許卒驚
落嚮相應答槎枒突兀空掌拒縱栝扶踈列新
雉柔薦繽紛貿萇楚捃拾亦豈有所急恣睢叢
莽聊爲爾連抱或乃竟不顧郁烈芬芳從貸汝
非愛杞梓能中材樗櫟焉得全踈理喬柯迥擢
爾無怙危葉滂沱下如雨作力旦暮無乃劬良
苦矻矻吳山隅沉精自可遂沒世搔首瞿然形
影孤芟夷特快無蒭盡顛杪欲整宇壤剗庶謂
搜撫獵千古日久遑暇哀遠圖耕父側睨爲却
立任公倚釣捋髭鬚樵何洋洋稱意得方復臨
澗東生勿相待須臾吾事畢與汝析黍炊雕胡
古與今同一丘貉詩書所言直糟粕萬事可使
腐鼠嚇泥滓青雲惟所託借復立談取卿相何
等秋毫輕釋屩放浪生平浩宕心兒女子態真
可怍結縷陲阨芑食貧藁枯樊圃欣雀躍晚計
誰道無復之尋髮種種氣自若俛仰天地行反
覆傲岸賢聖同嘲謔光炎倏欻遽飄颺意象從
容殊落莫胷中曾不置戈戟坦夷亦孰令茅塞

烟收霧散睹霄霓理超味薄明情逸冲懷逖朗
籟靈和道韻章清映天質勝風故絶器素凝美
劭當時真挺率徘徊出處一途屯寬閒江海任
沉淪玉樹瓊枝日踈上游鴻戲鵠翔崑崙獨揮
松麈推玄解時竦簪冠遙出塵謂言晦跡樵何
者涿郡箋經著傳人

子威先生滄恩集卷之二下

七言古詩

山人勸酒

東方漸高春已垂謝飛花片片空復爲胡蝶爾何尚閑暇昨來有何三老公氷稜骨秀顏若童亦云本自方諸宮勸君酒盞莫辭空不見春風繁盛時妍華散逐流堪訝芳砌絲幃一何乍綠烟繁輕媚新夏緒長枝弱細縈情清光惠色爭初夜陰映似空影疎榭臺館蔽廐白日下不及此時滿杯掌駃景飄驚欲誰貫八珠鬻味爲君設四酎清醪爲君瀉別有芳腴稱善調和酸若苦將鳧炙酒鎗傳自徐景山白擲言就稽康舍醉亦不必誇貴亦不必奢年出鴻蒙尚不慕列仙之人紛如麻昔聞漢有兩劉君乃在赤丘緑景靈真家楊柳裊風發千霞芙蓉結烟散蓂華左拍執蓋北臺郎右把偉道中山觴豈應狂醉致黜落聊復縱恣隨沉荒蕭閒仙卿張子安爲

余長嗟復微嘆淮南何預入公事黃金作來朝露寒我自猶多少年戲恐廢曹司不與官

雜詩

春風宰地颺朱埃緑雲錯鏤黃金苔花色織纖斗帳裏生寒侵曉芙蓉開游蜂顫枝驚未入烟態飄揚時往來調笑冷然變蕭颸片片吹落會商臺鳴琯自矜工畫眉雙臉纔施紅未窺生小偏能解音律河陽傳得明君詞延年女弟徒傾國莫愁子夜空妖姿定知巧慧淹心性不獨柔

媚逞腰肢私憐織素秦家女願作更衣衛少兒由來逸宕不勝情奇佩芬芳釵色輕遷延欲語出微睇轉盼光氣秋烟生揚聲要耿似成雪中曲徘徊忽淒咽散弄江南望未歸何堪裊裊臨風絕一音一態盡妍麗如玉如花相映徹翔身赴遠霜穀飛抽簧曳緒氷絲折合沓長瞥鬬浮捷迅體連娟凌急節迴遑倏斂復漂散絕續縈紆紛蕩洩逸勢柔縱乍呈褻顧影驚鴻腸已裂翹翹欲翥中更留昭爛繁輕韻空結桂露朝含

珠翠光豐輝未引自驚香及時爲樂安可忘顧
見雲中兩鴛鴦少年冶游無數伴走馬挾彈清
道傍紅閨半在諸陵下別憂宵來自繞牀繞牀
何處能相覓念君終歲客他鄉去時三春行未
久門前幾度看楊柳鶯啼碧院晝沉沉羅綬花
香寄纖手綵繡刻藻態橫出寧可相思懸肘後
非無玉尊金縷椀空羨他家獨酤酒何能結束
逐風流逆被孟珠相導誘聞歡昨復駕高艑忍
斷遙遙信使否情知不爲下都去愍勤莫然石

尤風只應無行輕薄子瞑瞑泣向平陵東

遙同陳玉叔張見南魏季朗諸君淮陰祠
周曆千年會須掊赤精蒼仁不代毋秦皇按劍
赫蚴蟉糜沸中原駭鹿走威雲恣行極無道他
焦然思亂十室九黎民播遷離畎亂獸挺走險
孰奏嗾劉項驅虓蛟龍吼天地失色尼疾痺玄
靈幽夜泣老婦韓生何者起草莽莫厚力扼天關
涅空手劃開鴻濛若埒螻暴秦前殲楚繼殆提
弊神器歸漢后一一輿圖自親受摧蕩群雄盡

拉打席勝千里未爲狃分鳧不可合圍後謹謝
蘭生前說誘丈夫意氣亦何負何圖一但同亏
狗壯士感激私赴赴報恩豈得顧頭首列侯歸
第應未久大息橫身殉戶牖嗚呼君不見孤祠
寂寞長淮舊牢落萬象風雲愀空向蒼茫酹杯
酒黯欲無語神嵬黝古來盟血方在口旋即反
覆諒烏有沉猜英鷙虛蒙詬忍此寡恩託寬厚
當時白日下爭取今日秋原落禾莽彭城故都
羽所部苦碭還來在其右寒狄號饑雜啼鴟餘

輝猶挂戰時柳湯湯楚水停軒輶光照路傍東
海守纍纍印佩黃金綬高義能駈萬古躁尚賢
時時爲擁帚參軍嚢落將山叟並游大是鄒枚
耦魏子雄才詛九湫共探往事風颼颼山川遠
眺鬱相糾陰陵望纔窪如臼疾力攻處但荒藪
野日慘澹衷焉慢驚嗟胯下不訾垢重罹寃哉
竟誰咎君看功成難自保荀善美好不祥得免否
方其乞食衣短褐目營四海豈假飽補荀男兒作
計非徒苟漂姆何哀進焦糗淒涼古屋據魁阜

狐兎薫蕕見狸凡樹老摧剥變精酉魑魅畫出丐餘滌丘墳誰爲設麴糵憶從昨者馳四牡肅躬敬謁祠下趣靈何連蜷不可扣重窺絲藐此偕造此物吊以篇章辭連諈瑤光夜射隨珠剖氣成匹練上冲斗恒傷靈帳浮禮由日暮英蒐未須恒沉吟不覺亂懷抱普感此幾令心欲嘔起絙趙瑟擊西缶遙寄慷慨江東某

爲元美賦溪山深秀圖

昔聞山數二億萬三千里有餘其間九淵禹乃

以息土游自茲廓落大荒中矐靈電繞何須史東南赤壚稱强肥吳越之滙曰具區儲精上應牛女分幾百歲來一生王大夫大夫兄弟貫古才胷中崒嵂九山歪澤開神游平圃竟誰待意氣横逸出九垓旋覺蒼茫不可呼乃命勒作溪山圖山崖高擁鬱盤紆谷口一望空嗟吁地貞廣幅還辨無水石瀲灩爭相趨萬竦巒迴駭奇構標峯秀出魯華琴初從溪瀨九折入渺然無際思江湖列嶂映帶如陣雲波上隱隱芙蓉文

峭峙幽深杳難測崛倚元氣青天分倏忽萬狀墮窅冥芬芾動若生烟氳落勢怳惚猶鬼神狂雷倒峽疑可聞君不見玉横維亘谷委輸蔽虧日月逾清都傾宫旋臺邈安在巖巘一一秀且姝斗直營室勢壁絶仰欲攀陟焉能徂罷族輕工失巧捷哀響飄斷清猿孤中有潭洞下石宇玉字歷歷並堪覩把書對坐忽飛去疑有少年成四五俯散驚霧空濛間川后愕眙意色憮化工何事丹青補萬壑携將置窻戸瑯琊固是仙

者流杖底風雷起横浦循覽一蕩萬古懷掉頭當世差庸愈增城將將安足撫海外之州可指數石梁欲尋半茫昧金庭相去直步武雖未褰裳涉洪流駈駕青山隨部伍烟景悦我以眺引雄虹天矯爲纓組朝餐微液漱飛泉夕餌丹砂采芳杜孕毓寧令草木輝鐘之扶輿盡含吐丘壑未妨碧雲卧山川早晚作霖雨驂鸞白霓策精氣游志無方自矜翮力破滄溟砅天柱撫擊非必假毛羽轉盼已失遠翔舉山中之人無相

苦

賦得吳山高憶友人

吳山高復高桂樹安所招芊茸蔚蒼陵顏色欽崟崴嵬令人勞將欲一舉絕晨嶺林莽扶疎石光泠坐來體乃未調暢忽忽那堪顧流景按志且得隨蓬蒿俯心萬事飄鴻毛令辭爭誇混明月昆吾重襲風蕭颺有酒不對三騶飲誕驁誰驚一何甚醉多忽論世外事傾崖危動子口噤茫然寧但千人廢稷下齊中骨猶凜吳山陰吳水深我亦悵悅不可尋世人惟子似有心何不榮女糧携女棊千載一發山水音景恒自謂雲霞交謝客亦咏中孚交清懷澹澹可易淆寧謂江淮三春茅亦欲料理特相苦莫謂吾徒能戲侮幽林無何颯風雨幷穴之鳥自歌舞洞門飛花遍流水時代紛紛又焉數引氣不下陽翟間勃起何知曲陽怒巢頰祇可著歡笑顏面向人覺差愈從此春草白日閑雲姿海色謝徃還不愁倒掣三山去詎道長鯨跋浪難

明府招使君歌

五嶺東南絕海門天地開長風萬里下寥廓標劍徙倚芙蓉臺忽然高厲排黃鵠一舉凌天九州局陸離雙闕照崔嵬輜軒載寵循風俗吳苑花飛江海春游化既洽雉子馴翔來湛澤歌氓庶崇雲之巘何嶙峋歌亦不可詳澤流殊涔洋翩翩華英起燁燁成文章乘時出憲皆精理具區藪澤含輝光君侯爲政蘊藉多風流長嘯坐搖膝西山爽氣浮醇和飲人不自覺庭內復聞

鞭笞否吟跳常令白雲在每論時事迴神彩安靜奚取紛更爲清裁何人共千載功曹范孟博慷慨持謇諤署中寒入獨蕭森池上風來被秋藥長條拂蓋陰扶疎援轡江山落日餘指點雄圖勝槩出空烟平楚吳王墟相望百粤間鬱鬱氣衝斗男兒談笑作功名腰間十艾圍黃綬傳車已署司徒書迢遙霄漢應迴首

山西丈夫化爲女子

鴻蒙乃與陰陽爭猶疑天地未分明有時埏埴

作狡獪倏忽善幻非常情不見晉人一旦遂爲
雌人事反覆絶難知牛哀已爾成異類蟬蚹齊
后何論爲丈夫作計無自喜早晚會隨風雲起
但爾藏頭向閨裡世間不復幾男子

楊子行送幼于

昨憶乘雲夔游霧霜崖縞皓橫天路覺來枕席
烟霞流蒼茫萬里青山暮洪波徐翕長風來廣
陵八月江濤怒逆折扶桑九道廻蕩取群山盡
東注崩雲落天勢剽疾飛鳥凌空不及翥鶤鸛

喰喁引淵底神蛟滌涮翅窮奇蛟龍出沒波中
嬉星辰錯落挂鯨鬐沉沉隱隱浩無涯騰轉巖
菽窮險巇何人拾月鮫宮遊水客擁掉乘清秋
叫絶迴風高捩柁泗閘斷系沉潛牛跳沫踰波
九千仞潮門中斷青烟浮晝入冥冥霰交集湍
瀨不覺風花幽忽開鏡湫蕩雲日四顧瀟灑聲
瀏瀏清澄無滓靜潭沱徙可檉栢影亂驚群鷗石
壁徃徃落空嚮木葉初下林澗道霜寒夜肅氣
凄映孤猿屢引魚梁淨野鷹來下景升臺苔泉
寥潺淚堪逝莊辛何羨茹溪寒謝公能作書生
詠對此可以消萬古崎嶇風塵亦良苦何用栖
栖吟上堵君不見丈夫一舉陘九州等閑萬事
如水漚望洋自昔嘆河伯百川渺爾心悠悠東
面欣然私自喜一從汗漫游方始看君指顧皆
風雲況今淮右多奇士相逢鼓枻廬中人更謁
仙者滄海君杖拏漁父笑當世與爾談說無紛
紜欲渡風波正如此砍劬轉覺清人耳揚桡倘
酌中泠水寄余還訪專諸市

人有惠雙魚斗酒戲學太白

宜城酒新釀湖口魚正肥吳兒俊爽能好事携
此清晨款我扉丈夫磊落但須飲不惜意氣爲
君盡巨燔唼喋荷葑鮮鯿鱗鯽削霜風緊紅香
落几白刃腥殷然雪膩桃花輕匙下欲流斟欲
醉明朝溝水共言情

贈別項仲容

秋風落日由拳道竭來傾蓋西豪里（荀氏里名余家亦濠西）余本栖遲遁世人君家貴道由先子敦行自

昔貴貞履小儒述論何糠粃含香未越世豈無
仲翔憶說東南美初從王翳讓位逃後來不乏
青雲士志業獨數烏傷問句章名德俱蟬聯亦
有才流稱項橐著書垂藻當世賢君今風則大
能嗣不愁駸駸不度前時浮黃雲下海嶠綠嶂
山明謂山曉訪古吳臺夜閒寥茫然大澤秋天
杳古木盡落寒烟中空霜澹瀲憂思悄懷遲日
暮越陰林莓莓露疾巖扃藐遷化能禁千載期
飛榮猶從武昌旐奄傷物候赴驚流淚落吳江

楓轉愁槭槭飛蓬吹古道冥冥蘿月空山丘此
日河梁相送處南雲眼冷未能收

飲酒有懷

歲晚白雲謁携棨坐幽楹長風浩蕩清霧埃哀
響蕭瀏徹心骨孤月光寒落葉驚空庭夜寂斜
河傾永懷天末氣方肅玉壺寒漏鳴琤琤美人
何在隔秋水直須溟海訪蓬瀛男兒生不能封
侯廟食垂千春州郡之職徒勞人何不學賓客
晝夜請謝稱貴臣權移梁竇椒房親落筆縱橫
數萬言棄置何曾直一錢但令空索長安米會
見如弦死道邊監儒習章句謂與經術同百家
微絶散欲盡愚弄舉世成盲聾制作精微下流
俗斗威稽曜誰能讀頓足爭傳夷休音抗聲獨
奏承雲曲氣酣海岳開風烟身遭訕笑絶可憐
袖手五侯七貴間未若放意千載前高驅駟駕
絶馳道昔時一馬猶不全橫使黃金嬌孺子何
知壁立羞逼賢與君相知酌君酒才氣豈肯居
人後周人爭笑賣鼠璞齊客徒求齧狸狗游媚

居間苦不偶謝問還能塞望否雄俠賢豪亦何
有藉令當代多徙還何如子伯高臥保無咎功
業不可希名譽不必非議論看君神發踵縱飲
觀余杜德幾君不見相柳食九土湮之三仞無
留堵又不見后土汾陰祠神靈衰歇非向時少
年封傳入關去掉頭搔手吾弗知

伍行人祠送戴比部塞北論囚

丈夫作計不易談崎嶇偪窄誰能甘客來何所
相問訊伍員祠下秋城南古木怒號晝陰黑力

爭天地生烟嵐上枝棲矶挂雲雨下者飄泊哀
江潭荒草只欲廢幽徑黃霧已自無精藍祠前
醉酒復誰在伍君廻首顏色怠向來士女姑蘇
臺夫槩王城麝磨磊使君五馬祇須催殷然動
地林壑摧飛鳥盤桓不肯下郤停雲策空徘徊
翠落林皐映松雪風攪虛濤見天缺崗隴慘淡
鴻去深綿渺烟塗半明滅焉知澗底楓葉丹朝
來不染蛟龍血君不見白狼河北多風沙蓋馬

嗟昨夜風高明月關交河罷戰單于還笛聲憤
激裂肌骨壯士起立摧心顏少年行役時難羨
要離墓前秋草班爲君作歌氣衝斗雄劍時時
匣中吼令行黜罰誅成質威動玄冬飲天狗酒
酣感激欲聲吞安能爲返申胥魂慎弗上騰化
爲列星光照地餘恨下掃吳東門吳越之事若
覆掌狹狁顛蹶駈蒼滹東南稻蟹況正肥與子
笑殺鼇黿爲霸業三江五湖水十年長算中心
違觀子燕頷復虎額玉門萬里持尺一若過崑
崙附羽翼遙爲江海開顏色

醉後言懷與友人

我昨渴憂飲江海鮫宮明月沉光彩涼風亦自
閶闔來魯城九重何皚皚玉橫倚地竟安在天
老柱策遙相待璇樹花開未須採五百歲來謁
聖人洞海行惠建中春球琳琅玕賤如土長才
大畧皆近臣滔滔時俊隨後塵一回相見一回
新朱門聞說不待士無復虛左迎衆賓求媚皆
能放此意恭謹豈敢有所陳輕薄少年莫相過

危服鮮衣投網羅道上相逢握君手得錢且復
旋沽酒男兒聖深恩未報矜恣驕豪養來久一
朝狗節不謀身顛仆相隨亦何有白玉具裝乞
與人環玦黃金函乙首走馬長揚薄暮歸未忍
干將拉枯朽莫言遊說苦不諧莫言結交志多
乖莫復使酒肆跆籍事發相重羞同儕弟令君
才動流俗寧無口語爲然階昨來談笑開胷懷
與子不覺忘形骸豈誇千鈞係一縷吾力猶可
洶山排自從蹉跌游江淮轉看白日風雲埋私

心膠戾已如此何等不可相爲死譙讓從教四面至中原矯矯誰雄視萬事紆譎未足嗟一擲千秋快心耳印渚月色大可佳袁郎詠史才韻偕折楊未必入流調南風漸已淪妖哇蘿花吹落覆酒杯梁塵急管飛徘徊直將三五佳游俠飲酬吐氣停風雷我乘黃鵠上天去顧謝君輩雲崔嵬

冬夜集幼于昆季子循後至談甚洽適先起繼之以歌

玄冬十月天雨霜北風刮地紛走藏馳騁弋獵且未快請謝相過無所妨取酒能爲宣孟飲促駕何暇行張唐從容請致萬家邑與子願置十日裝洞庭之魚美鱣鮪洎之翠釜滋吳蓴鷄寒不必藉象豹醇醴已泛三重芳數浮連引恣沉緬射鴻逐走麏倀狂佯爲酒所薄游道提衡輕重或過當要自胷中無所逆豈能背面相讒傷土梗猶堪爲變幻桃茢亦笑巫史荒顧我癡如三歲兒有似宋人求紡緇三言未畢却返走五稱誰辨顛倒爲論說擊摩不可下挈端操領爭相持傾河注海未足喻磊落千古中心期遲徊壯氣不自抑憑軒視子鏌邪色芙蓉欲吐秋濤虛水光漾濫龍文側鬼物褫魄紛遁逃憭淡哀雲薄鱗翼姦妖惟亂爾敢匿疑事閉解徒爲惑弟令慄起欲風生應機立斷誰能測不似奏刀批大郤用之不緩亦不亟犀首結舌不得道仲連東海何須蹈意得翻然私自喜酒闌揷劍青天倚問我才氣良可哀何爲落拓今如此自從

秦楚戰鬬收高陽酒徒行且休不能西揖漢天子況肯俛首干諸侯得矛亡戟事應爾老馬爲駒子何恥犢子無嫌特當御秋鷹側目愁胡視萬事且謁鄭鄉來五陵七貴未敢裁欲繫單于須五餌爲君西掃白龍堆

夜分自江步歸大風陟作隨以急雪既濟喜而爲歌

夜半雲來天地黑北風惡怒江欲側扁舟失浪噎中流却顧號呼招不得掀舞還同一葉擲顛

覆豈復力能格須臾淵底就沉淪長年没子無
人色幽妖暗從馮夷出軋芴暝愼喧霹靂只疑
播蕩吹破山逡巡潰亂飛沙石橈檝盡卷入雲
中阬穽隨填無咫尺蒼皇慘怛不可嘗狂夫但
渡何能惜踩躪鴻濛欲垂盡盪夷林壑勢增劇
奔揚暴怒走泉客逃向蛟龍探窅宅頗聞鬼語
相聚議倒驅犀犛控江舂爾愼弗與惡鬬爭未
易憑陵可撓摑不見昔日中黃士左揮右射無
所擇忽似旋從扃穴還躡踐崎嶇不穿跖崔隤

汩滅徒爾爲嗥陽遙噱能相阨稍欲仰嘯齒猶
噤愈挾寒威恣凌競長襦濕透泠如氷屏翳何
緣太驕橫扳樹發屋聲敖曹散落江郊四分迸
急霰衝面或坼裂飛空朔氣侵膚勁舉步凜慄
幾仆殭强共扶將亦伶俜匍匐離縱大自奇重
仍雨雪紛輪盛已駭肅殺行時令爾雖司寒似
專營墨色徒涉沮洳愁擲倒無爲悾遽尤迴思
昨者戰鬬入我曾奔敗亡撓鎩脫身聊可一快
耳是時豈暇性命謀男兒立計亦良苦但坐帷
房何所覩上車落莫體不佳懦緩寧堪作儔伍
乘風破浪會須投盤根錯節吾所求陰霾白日
湮洪水彈丸烈士心何已雲雷變異敢欣喜晦
明晝夜理如此一生萬事百不憂世人與我空
悠悠時清不用愁開霽吹笛寒雲古渡頭

送人避地維揚

男兒食肉當橫飛朝行萬里暮何依本心有在
輕別離安能相守空歔欷出門已覺差自快四
顧荒野雲崔嵬即今寬法過湯禹道上行人泣

相語解網何言彨以上曠蕩深恩不能舉議郎
豈止無髡黔徒中徃徃超資叙安得司空城旦
書已令側足繁文紆君不見李生高裝出吳市
一身結束江淮去無煩詭服酒家傭意氣相過
郭少公在昔繁華楊子院訪古遂及邗溝東桃
花叱撥來何者高牙大艑乘春風估客能吟折
楊柳豪華亦解憐隋宮況爾才氣足磊磊直向
關山未須悔到處逢迎相和歌博士南海歐公
在

送元美之楚臬

使君領楚飛　詔催祝融之峯增崔嵬客日開詼讌未開青天顧盼氣雄哉我思雲夢吞八九羨爾金印能懸肘羽翼四海安所加却笑騏鴈秋風後今古茫茫不可憶受命何堪涉鄀塞章華故宮莽蒼中楊柳依依大隄色起歌九辨白浪迴武昌城樓撼可摧側知詞賦風流在彈壓江山貢古才

何嘗行

相過閭里盡無輝昨日棄官徒步歸空言邑屋不相敬自古貧賤令人譏結交何嘗不生死一貴一賤理如此椒丘不難坐中辱蘭生折節何爲爾兒輩內熱亦良苦昌被猶憐車上儛炎暑無箇消層水造謝寧當迫窮午大官瑤漿不可嘗重沸吳醴懨清涼厚久味甘多腊毒語君如水薄何妨

賦得石湖送陳侯入計

露清天曙吳王墨墟寫橫生發湖水波光遙曳長巖靜鏡開嵐色寒空棄霜洲度鴈時自鳴迴看勁切川原紫中流猶自失駭鱗朔颸未覺寫湖涘蒼萍無盡落葭萋蕭槭還驚丈人起似聞郡國　朝正元徒御已戒花間幡令時上計誰書最陳侯聲蹟擅南藩水裔皆能及寬政尚令飛伏盡懷恩無言泉石恣偃仰治理由來從曠蕩野外徒知征調輕寧憐恤字用疎網林翔川泳得自如使我時開巖壑賞薄暮烟消石氣青黛染層崖出平漪越溪叢委具區深湖際風來殊浩漾濤色虛澄如砥平征帆挂影雲霄上直置當年三異誇便蕃晉錫從今往

壽人

芝蓋泠泠烟霧上白鹿須騎閑即放左把浮丘右洪厓相過增城復玄閬碧湖一色萬頃平毛公壇上桂爲柞玉笙吹作雲鈞調金液朝飛九轉成

聽琵琶伎

坐來天際春風生輕宮忽作繁絃聲曲裏紅顏

墮烟霧花中思緒迴青冥宕逸隨風遠颺去寖
鏘何事重關情一皷未闋變哀厲傾河注峽長
林曳我自平生丈夫氣聽之不覺神爲懾慷慨
豈爲少兒泣沉酣未信千秋異但言婉孌歡會
多那堪憤薄精靈恚迴殫切切若私語耶鄭才
人十五女星河破碎不可收明眸容易將心許
澁指簨裂一掃輕瞥如風雨還撫勢去

虎丘行爲龍府君宴士作

吳時山色在蒼茫盤據麟麟生寒光芳草何年

綠未已澗壑千秋開夕陽風殿虛空下丹藻陰
壁烟露吹青苔落勢分巖秀競出靄氣橫天望
何長平巘削成半雲倚絆池澄泓極深泚金精
上洩象爲虎虎丘之名載周史幾閱時代烟相
似壯哉何必在峻高縈紆宛轉屹交峙洞塔相
向忽涌起中開千丈坻如砥遠近隈澳爭效前
升降亦不煩陟跂積石擁累踰三成依然洲島
蓬瀛裡窮壇幽深蘅杜垂韜涵靈異留夷涘亦
知融結由造化抉剔日夕露精髓玉皃古事行

道塵隧石鈌裂寒原水峯縮正使藏古閒流延
不斷餘崗壘信宿沿泛滄浪楫上下燈火滄洲
市絲竹日聒山水音觴詠錯沓東郭履驕豪無
論平樂兒宕逸自是吳人士時稱休遂過成康
娛游四野式應爾郡邑況逢曠蕩施夔龍下贊
皐陶理文法惟令教導爲頻覺熙盛能如此從
容宴俎禮草茅意在風厲嘗虛已一從郊外竿
旗駐猶使山中草木輝蓁蓁才情霄漢微直夾
明月丹霞飛使我興寄歡不違豈徒託乘懷驂

騑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四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律詩

春日書情

撫心灰未得攬鏡恨成絲忽被春風笑無令楊柳知蜩飛憐自適蝶夢使人疑欲問子雲賦君看盛酒瓶

送楚孫山人

班荆成邂逅芳草遽傷離還望長楸日東辭攜

李時馬悲當遠道烏烏向南枝不及陽臺霧行人朝暮思

司勳宅燈讌

韋杜春城曲千門列炬奢薰天知寶氣不夜是雲霞火齊迷烟樹氷綃綴綵花興中堪白雪絃管柰妖哇

送人督餉

景命叶光辰脂車輸算緡江淮橫翼舸部伍應金鐸閱賦軍容入還轅凱樂陳固知咨國計于役重駪駪

其二

軋臨成賦日粟轉海陵年花鳥遙穿障風烟北際天律申軍實按功並節旄懸漢室論興發誰居供饋前

冬夜旅泊

行旅無多恨迢遙暮催蒼江急響盡寒浦孤帆迴遠浪浮天去長風掣島來雄圖故國在千載爲誰唉

野泊

川虛成野泊江暗落寒星岸火孤村沒春潮獨夜暝風多吹屢斷露稍浥來青何事津途意彌年不可醒

春日邀春臺使君開元寺談賞

寶地禊帷入行春襄野中鶯花成妙解人俗見虛空一相玄言析三乘名理同幸陪茲夕駐何止得飧風

重酬季朗金陵

年事獨驚殘中心故未闌臺城遮遠夢江樹隱
離嘆去矣同千載茫然集萬端夷吾知爾在可
道不彈冠

送吳文學

川暗春將夕征艫戒檝初酒傾沙鳥散客去野
亭虛未及投交昵先驚此別踈因君還借問何
爲識應璩

其二

冀北雲山外幽蘭贈遠人揚帆催暮雨橫吹落

江春緒惹三河色衣沾九陌塵高樓逢繫馬題
罷莫傷神

送子循之齊雲

烟露朝來發青山春際尋澗流生日氣嶺色蕩
風陰宿處依星頓飧時飯鵾林君能駕白日待
我碧雲深

其二

傳聞絕婺嶺天空去聲出靈籙古殿威神闕祠宮
劍佩寒封泥雄讓岳瘞檢舊名壇知爾採玄籙
先從藥笈看

三月望前一夕同淳父集季朗齋中

春夜高齋集隨珠映璧釭古來才有幾日下士
無雙鍛罷行追向人疑跡似逢風花同詠寄耿
自出烟江

送徐太學遊金陵

孤帆明月掛秋水白雲深不惜舡游苦還能送
別禁江山他日淚裘馬故年心因爾寄京洛令
余飛夢沉

憶季朗金陵

悵別瞰江皐魂爲宿昔勞風霜寧慣歷鴻鴈怕
深遺歎息才真負悲傷名過惱轉蓬何處覓淮
水不容舡

馮太守席上送令弟赴海陽

嶺海栽花地含情荊樹長微煙飄縮綬汀霧擁
高裝去鷁相看遠征鴻欲著行此方知鱷少百
里得黃香

其二

瞻送小馮君旌旄萬里分鴒飛原樹雨鬣吐驛
樓雲清約門庭在賢聲夷蛮閩南中餙孔翠重
爾播芳芬

朏夜月

始見雲間影俄從林外流帶霞光未泛含露夜
偏幽祇欲沉江瀕難憑照隴頭由來紈扇曲最
是愁清秋

初四夜月

成魄始踰宵清光何詎遙半啣秋水落故傍遠
山嬌冉冉烟中漾消消花上消霜閨殊已切良
夜爲誰要

初五夜月

露華清五夜天外曠音塵環進含風殿鉤逢絶
世人睛花生臉濕迴雪入烟新爲復泛瑤瑟空
商停漢津

十五夜月

明月照滄海清輝盈此時似規流素魄持粉儷
新姿波瀉淪河影榆寒露鵲枝與君同萬里無

那獨舍思

十六夜月

桂闕光纔蒲重輪夜又傾當隨一葉減別向九
枝明珠信妍因類花從落更輕長門愁乍掩愁
悒綠苔生

十七夜月

片月望連夕蘆飛暈欲驚曾輝稍已隔發艷尚
全輕桂水澄微斂銀河瀉不盈定知千古色嬰
玷轉分明

十八夜月

坐看天際月漸已入宵遲將霧疑虧壁含霜更
裂帷影消隨露度潮長帶輪移細憶盈虛理祇
應信宿知

二十夜月

四五夜方闌月生初漏殘入江翻更冷歸壁訝
非完匣掩窺痕淺霄偏度影單淒涼華色在莫
作後時嘆

二十三夜月

弦後月陰虛清川韜映餘隨風淒桂苑侵曉凄
蘭除臉澹開無半烟寒落故徐誰言光彩薄未
許衆星踈

中秋初夜對月探得瓊字

一樽初上月萬里共懸情滿目秋如水當歌人
是瓊澹烟何處滅空色與江平九塞弓猶仄青
天白髮生

同徐魏過虎丘

山丘一眺引半出流雲高壑斷刋猶隱鳥閒啼

更勞近烟青石氣曠野白江濤會是獨醒者能
無事酒醪

七月望與客過虎丘

踈跡成蕪昧秋來擅一丘佛香清梵罷涼色亂
蟬流澗翳吳時草山藏秦客樓何慚作計誤書
在倘堪求

夜述一首

氛謝林巒出風開江夜扉月深微有逕澤迴澹
無輝短牖光侵濕殘芙影受稀不堪思往事徒
使恨沾衣

秋夕

孤眺蒼茫外寒原秋最寬烟華新可掇水石細
爭湍欹枕侵雲冷移燈照夜闌獨令蕭景對已
是夙心殫

寄謝顧長興

少年爲邑好山水日清佳政簡多餘暇民和足
散懷風花飛入幕雲樹長侵堦聞道徵書至寧
須上計偕

集王中舍園

春苑低芳草花林度晚暉伎臨青沼奏歌向白
雲飛落影圖中盡空懷酒上微何年分夜直雙
筆與君違

暮春集怡曠軒花下遲新月得過字

曲堰細流波春深談燕過緑成堪隱徑光薄佇
臨河沉影開烟少輕林擢霧多共留芳夜色把
酒慰蹉跎

南館花下送吳君之雲上

諷詠得吳均傳車來仲春扉因開積塵榻爲解
流塵命酒非嫌醉看雲偶自論十年湖海意送
子一閒身

四月四日南館送春

芳菲不肯度謝病空林時徑晚暄生寂窻陰葉
上遲綠蕪行自遠幽杜未堪思徙倚頻將望歸
烟何去爲

元日同皇甫司勳訪黃徹君淳甫二首

訪踐屬連鑣衡門過正朝應逢出林後不道去
人遙欵跡寧將避相期故自超空廻谷口駕千
載欲寥寥

其二

將我同懷者言尋遁世人閒雲空滿徑幽鳥自
鳴春避客惟孤跡栖真少接隣琴書憐影靜可
復道難親

花朝前一日對雪

艷雪接花朝憑陵春更部入池萍未綠侵夜徑
全嬌積夢將煙散輕寒出意雕謝家庭院裏強

半爲才消

花朝孫將軍第看雪

集霰紛容衛芳華采昵多風烟偏麗日朝色壓
陽和流豔輕花霧飄霙薄舞羅何人裁楚奏併
是入鐃歌

壽孫將軍

愛爾捕鷄翹封侯緣從嫖杯浮明月淺騎影綠
潭驕一擲呼成雉千塲射作梟莫言王翦老談
笑紫髯飄

安二初自句曲歸

聞子駕青騖莫春猶未交名山入採藥烹石設
行庖欲去問秦臘先齋謁大茅白雲漫地是岳
隴莫相嘲

壽徐侍御兼祝太夫人九十二首

霜署詠清澄風颸興遂乘一令榮宦薄轉作歲
年矜抱朴緣虛勝冲霄亦氣凌直聲　丹陛
在遙恐尺書徵

其二

持法昔稱平榮親有令名臺烏慈養色舞斑綵
衣情百粤精神在千秋壯節驚德將年共瑞行
見表閭旌

爲王敬美壽陸夫人

著節復番稱高門祚以興燕筵方在詠翟弟自
初膺當歲勤勞在登年輔養增聲華況諸倩形
管豈難徵

贈龍沙王孫

龍沙左豫章朱瑟奏閒堂爵本由親建情爲愛

士長延年尚玄白好道佩鉛黃若獻屏風賦相
如應客梁

贈程逸人

客舍亦東吳相逢發興孤數知玄尚白棊入品
還無握裹風雲色囊中山海圖憐君燕頷相寧
復是迂儒

園林夏霽

夕霽滅烟氛巖空落勢聞孤亭幽拂雨草閣淨
沾雲有徑惟攀緑無林不帶薰怪來巾舄上終
日碧氤氳

苦雨

霧暗似飛塵連空雨積晨溪漲新溜入坊陌故
池湮白石稱亭長青虹作美人樽虛君不御當
復柰愁辛

送張明府應召四首

郡庭爲理日天上辟書徵去獨留風素行還重
直繩喉唇方倚待柱石會須登抗疏東南事山
川知氣陵

其二

惜別鳳池深揚旌江漢陰客程孤對月行色想
爲霖白簡操彈意青蒲供奉心舊臺人吏散廻
首未能禁

其三

官用治爲名人稱持法平即看開省署莫厭入
承明封事當堦上威儀清道行雖云文采遍猶
輸別離情

其四

晨發道川陽天長朱雀桁送旗生浦色去盡漵
空霜楓岸通西掖雲山到異方　聖朝無洪
政何以贊陶唐

次季朗贈談命者

秘苑誰從授金箱爾自誇九宮論德在天乙辨
時加數合由來貴辰當未可嗟平生薄禄相不
敢問星家

中元後一日壽人

纔值中元日還看發九霞自能將道術爲復遇
丹家閒拾瑳壇草徐飛若木花駐年應可得名
姓紀昭華

送歸憲副北上

烟柳拂征衣河梁綵鷁飛緒長和月掛管急度
風微燕薊路仍遠江山酒重揮何堪秋色裏一
倍惜分違

其二

昌亭此送君萬里狎鴻群再入承明日重題建
禮雲北風思未已早鴈引虛聞莫謂丹心化相

期好勒勳

八月四日歙吳君招集南館得風字

將爾入林中幾回文酒同郊陰秋易寫樓色暝
難窮眉欲纖流月花堪深映風未隨芳草薦莫
遣賦離鴻

十七夜與徐皇二丈送客婁門歸得流字

送客空林秋江霞澄未收片帆將思遠寒堞帶
潮流桂欲侵愈鑒光纔飄更遒蛾眉莫相妬良
夜自難求

又得章字

故國三江入天涯睠路長烟中秋氣白空外擣
衣香悲嘯成今古挐音是曲章坐看沉兎魄遮
莫慎羊腸

送徐丈歸洞庭得香字

世路日茫茫誰能著爾狂禽魚秋水窄橘柚隴
雲香舊隱標壇洞青山寄草堂獨憐寒雨對遙
夜起相望

過承天寺訪張憲使

草色晚相尋寺門秋雨深禪枝愁行旅定水照
離襟顏髮風霜外交親憂寐沉十年題短劍拂
拭爲君吟

九月朔日范太僕昆季同泛石湖登上方
得孤字

妻秋凌薄泛高眺落烟蕪山翠全浮寺峯嵐半
入湖景涵寒野大天引夕亭孤賴得還隨范扁
舟應去吳

又同司勳用花字

秋風高季月湖水盡寒霞遠渚深鳧色沉雲點
浪花雁堂開半嶺鷄寺起恒沙觴詠傳斯夕倍
看林景華

爲皇甫司勳留段姬得雲字

玉繩低欲隱對酒惜行雲清夜九華帳迎風鏤
檻文迴身私婉孌含睇轉氤氳持許嬌憐意寧
堪陌上分

又

眼語未全分當知屬使君曉魂迷臉霧秋夢落
鬢雲愁絕空成泣傷離誰爲聞由來擇鸞匹偏
自出鷄群

中秋夕集張伯起得風字

露氣澄秋半浮雲斂霽空江山清映月絲管細
臨風不惜圓輝滿何堪遙夜中徘徊當可攬霄
漢思難窮

七夕立秋

微雲送徂暑雙駕儼臨河靈匹彌年曠秋風一
夕多抒停凉遂入宵度序方過誰復星樓詠堪
成調露歌

其二

七夕靄秋期始逢陽琯移炎光消綵扇空吹襲
雕帷流鵲爭初夜嘒蛾兼兩時耐言清露氣併
入絳河爲

九日

嘉辰陽數九風物杪秋陰氣皎明霜澤芳寒淒
桂林征鴻且未至清醞獨宜斟會罷登高望蕭
條感異心

贈劍州王山人

東冶懸千里山川僅幾程醉眠飄月濕楮素敵烟清薄伎猖狂寄逢人傲岸輕按圖江嶺外正爾獨關情

賦綠牡丹

蓼華開縹碧異色艷新姝柳帶烟堪似樽傾光未殊芰荷衣欲濕鸚鵡貌中圖若向河陽覓石家應自無

送袁憲副視學山東

趣駕卽嚴程花飛春水生山川初履至海岱已風行魁岸非常峭神姿映徹清重言諸掌故著業自今名

其二

領憲中興代文章海內推岳雲征傳急江鳥使旌開業已風多士還看簡異才濟南經術貴天性自從來

瑞光卽事

入林觀世諦慈憫四生憂河岳標浮沫風雷建

（原文僅止於此）

五言律詩

夏日詠懷

游說欲焉如終年徒負書自牽耆角犢步挽鹿頭車白日形容槁黃金故舊踈不辭嘗十謁重席爲誰虛

其二

蓐爇濕烟侵江門雨氣深骨寒禁暑得體削入

宵沉空水醒塵夢飛花喻客心茆茨堪墊隘正爾日陰陰

其三

何曾獻賦達祇愛一官休枕上風湍失窻中天漢流林花只似醉樽酒且須浮落日孤廻首青楓江上樓

其四

大澤水泉柔雲孤盡日留樵蘇憐舄鹵倚樹愜深幽會妬紅顏老偏驚鬢色遒關山戎馬地涕淚十年游

其五

花氣薰停午籐蘿陰小丘新光覺浣目晴色別醒愁壁罷因慙献珠沉怯暗投夜深空佇立螢冷不禁流

其六

一鳥破長漠雲來巖岫青杯香諳藥性炊美帶江腥天地寧衰暮風塵自草亭廻徨思往事貧賤爾誰令

爲凌緒部傷子

璧隕林回負墳傷季子情望思空有淚行哭竟無聲腸裂啼猿罷恩深留篋呈洛陽才未薦虛忝少年名

其二

朝華憐秀出迅羽折清風悲許鍾情甚文驚歎逝工魂淒飄墜孽蔓絕失流虹神理知何盡蒼茫松檟中陸機歎逝賦之多喪因其兄有作

蔣生刲股愈親

割股奉親恩憂摧聲淚吞和甘隆敬養起色遂
慈温糜竭身何有無方記所言古來稱至行如
爾幾人存

其二

不恤殘肌隱堪憐嘗藥心風翻襟血冷燈照夜
烏深迨養思忘寢徒貧必異斟因披孝子傳祇
益愛光陰

憶季朗淮右

歲暮悲遊子天涯采若芳馬蹄穿積雪石骨斷
清霜散度悽成曲颿迴黯自傷無堪江上望落
日怨山陽

送僧歸寺

禪本雲無著青山朝暮歸石煙孤易返蘿葉凍
禁飛本作隨緣住還成初地依迴看行衛處鷗
鳥已忘機

送劍州王山人

薄送臨遙路天涯寒景催離輝侵雪色去影落
泉苔春入游煙動華驚拂素開迴思上隴日却

寄一枝來

癸酉元日

正朝新建朔曆復當辰海嶠雲霞霽江潭草樹春條風頻報歲淑氣轉薰人幸際重華代無須作隱淪

上春宴集喜雪分賦光字

春色臨杯映烟霏學絮芳輝寒不借月韻遠欲飛香奏伎飄蘭艷新詩得夜光曲終金鉦冷申旦興難忘

送人轉漕

言事京坻廩分麾將重營舉忼驍競赴戒皷劇貪程滿路牙璋色中流組練明由來輕萬里作計在橫行

燈夜雨集

上春燈焰合細雨泛烟華柰許行雲妬從窺輪影斜光搖全入曙風亂不驚花九陌香塵泥歸鞍刻漏賒

其二

燈明夜色深芳氣入輕陰杯映花常滿歌來響
易沉祇疑烟波重渾似月華臨綠綈春前思霏
微不可尋

燈夜同子循季朗諸君集幼于

芝火下芳菲長筵盡吐輝綃從神女得珠向洛
川歸綠水誰將奏梁塵且未飛共知星漢上今
夕露應晞

其二

聞燈欲看來高院夜重開坐擁蓬壺近鰲乘雲

氣廻舉觴憐玉樹命管屬鄒枚還似西園宴流
連本愛才

贈人

流水思依依白雲川上飛丹砂未可變秋髮亦
應稀向夕泉聲起隔林江鳥歸到來聞擣藥何
處有塵機

同子循過招真治用韻

靈境閟氤氳尋撰到夕曛丹泉還自涌函記昔
曾聞壇檜常含雨巖扉盡出雲不知栖景客若
簡授琅文

其二

自昔金庭館言從玉簡分烟霞倘可卜期會或
因君竈冷芙蓉火身驚鸑鷟群相看塵境裡何
事日紛紛

送地形傅山人還嶺南

萬里南還路三春送客情去帆高鳥沒落日大
江平黯黯神應賞蒼茫目有營山川窮勝事蚤
晚寄羊城

其二

好數動經年還隨下瀨船五音河洛記金匱地
形篇氣候聞聲辨風烟過嶺偏鄒生九州外惟
爾更談天

春雨湖中觀諸山

輕舟寫春望細雨浥飛花山出烟中動霧連波
上遮渺然人境杳轉入浦雲斜舉酒迷沿泛孤
心亦自遐

其二

雲蒸澤未知隱見獨多姿浮氣須臾變群峯幻
出奇磵搖青漸徙烟破白堪移翛勃欣幽賞了
無塵事爲

其三

靄重春光晦天涵綠嶂陰徒窺川震蕩莫測島
幽深洞口雖能憶挑花未可尋相携弄苔揖演
漾入湖心

其四

水氣旦成朦微茫四顧同沉情闇湖色遠興薄

春空臺殿生雲際笙歌落霧中飄颻神欲往賴
得未凌風

遣興

悵望復竽旗交知日夜疎登臺吳苑小落日薊
城虛就問無須酒居嘗未有書何時緜竹頌恩
許似相如

贈丹士

黧黑面顏枯相看意氣無强能論踵息聊學佩
神符易得鐘山玉難求象罔珠青丘一道士門

戶自來殊

和季朗詠雪

誰傳積雪詠秋竹更流寒枝寫光常滿烟驚夜
未闌飄從歌外斷飛向笛中殘宋玉情何賴渾
疑故郢看

初春言懷

草堂纔似曉花樹已迎曛澗壑欣隨指風烟皆
可聞臨流攬初蕙就石玩新雲會理非忘賞微
言自未分

春陰

春陰好著書酒盞莫全踈興始沉研罷情來蕩
薄初林烟孤自秀風籟寂堪虛別是幽栖客長
吟應寄余

其二

青林雲半倚今古一衡廬信有江成字非無鳥
化書故情疑世外芳草是秦餘不制天涯恨春
風爲發舒

挽章道華憲使

藩牧負時名雲山空世情投閑飛語嫉淪謝故交傾意氣寒蕪色悲歌流水聲猶疑傳詔落日望秦城

其二

矜重得無勞徜徉故自豪風塵時劍戟談笑屬鞬櫜霑灑青霄在傷摧治行高松州今尚閉千載恨狼皐

其三

白筆當文陛青雲侍法宮威加蕭相國聲出右扶風遠去人寧厭長違業未融但令遺稿散隱隱太微中

其四

按節撫戎蠻褰帷出漢關忍聞勞面泣詎恤一身艱日慕蒼梧外天寒白帝間迴看策馬處猿狖愁孤顏

其五

驚惻歲空臨沉冥淚下深平生嗟此訣宿昔思堪任遂欝青霞意其如玄夜心悽涼餘故館松

桂日陰陰

其六

酒所憶江涯斯人日以遐氣徒沸燕雀道果阨龍蛇泉呿幽埏月雲埋踈逕花西園游宴後可復聽鳴笳

崑山王明府見過

蘅浦夏雲多蓬門駟駕過琴書驚自失冠冕欲誰何似有中林契能成秋水歌爲言王武子肅肅見金戈

其二

爲理輭心開時稱良吏才縣花多秀色匣劍少塵埃谷耐鳴騶至林禁枉駕迴還驚洛陽客曾自兎園來

其三

海色一峯上三江井邑深但聞勞卧理終不廢行吟下士堪誰匹爲邦許再臨風流未可嗣轉見惜賢心

其四

廉武色非矜由來任直繩政成堂未下治最秩
遐增勝託孤烟迥空懷白雪凌偏傷賦江漢樓
在莫須登

其五

青雲縣道侯負氣獨相求下馬腰雙綬臨堂携
佩鈎高談竟坐起清詠入烟流時時念疲繭爾
能王室謀

其六

栖薄着江潭何來花下驂風疎交易失地僻與
誰探賞接憐真氣尋携破夕嵐漫勞深慰藉遲
暮自令慙

逢思

逢思空岫曲一片石嶄嶄烟吐離津樹雲歸前
浦帆驅車愁汝潁伏軾想崤函蔓草將人意連
延不可芟

王生談其叔履吉石湖游居慨然興懷

酒客風流地依然憶此曹水烟沉蜀鏡草色類
吳刀痛飲誰將嗣悲歌亦自豪夜深江郭動萬

里一波濤

其二

小艇蜻蛉水天寒白鷺汀揮毫風落石理詠月
當庭後夜鄰人笛餘花越女伶異時誰不飲嗟
爾獨沉冥

其三

湖轉碧崔嵬微雲香界迴卧曾栖鴿處書憶換
鵝來府掾能相造兒童解愛才經過舊祠下寂
寂長莓苔

其四

毫素敵江清名談耐解酲自來傷物色了不異
人情落日啼猿缺關河秋淚盈妻涼千載事去
矣惜連城

重贈崑山王令

欣藉潘懷縣眷然新賦詩烹鮮多暇日躍馬復
斯時知慰來蘇望慙無置薤詞千旄翻在野不
敢賴恩私

訊淳甫采真

問訊尋真客仙山路幾遙丹砂液行化雲母色
堪嬌何事容還少令人意也消倘能携手去有
士在中條

其二

近道葛洪井還開丹障間古壇青漢冷吳市白
雲閒藥賣無移價金成不論錢當遺一量爲及
爾霧中攀

雜詩

道出子午谷兵屯戊巳營烟塵萬里斷生死一

身輕校尉膏鋒鏑樓煩血戰爭前軍已不返催
更下龍城

其二

將軍出按邊塞虜懼氷堅士盡中黃選師占太
白前突圍風赤驥揮戰電龍淵奪取單于壘歸
猶莫兩鞬

書情兼懷魏季朗

士有後時嘆悲凉千載還逢人多失色憔悴獨
催顏厭習披裘懶愁勝束帶羸平生布衣舊何

日共追攀

其二

磊落丈夫心知君見顧深片言同折骨斗酒各
沾襟拂劍驚寒色題詩惹暮陰何如乘一障猶
勝在空林

爲人題靈巖山贈仕者

秋氣落江干青山杜笏看苑開經歲久臺在入
烟寒巖色皆宮樹林花是澤蘭由來大吳國終
不乏衣冠

雜詩

爲道不辭貧寧羞五乘賓一裘堪累歲九食或
兼旬優笑當休舍郎寒立陛楯誰言待詔者猶
請水衡緡

其二

未必輕鍾鼎翻能重角巾風塵名宦薄雷雨世
途屯隱既逃商洛鬬當勝有莘安危萬年計社
稷爾孤臣

柬于循

相見獨成歡離居永自嘆片言開浩蕩千古一
摧殘駿骨黃金賤魚腸白日寒生平倘可効意
氣借君看

其二

裁書與茂齊炎氣入江低志失慚多蹇交難疎
屢睽誰乘萬里浪空請一丸泥決策謀臣老時
看吐白霓

其三

亮節破拘攣立身文史前談非相狗馬意豈學

鷹鸇散髮山河滿狂歌江漢偏誰云戲弄畜未
可比優旃

其四

涕落思縱橫風雲氣不平五原膠正解大漠草
初生篤短鷹愁掣徼長驥仰鳴當因一顧重千
里爲君輕

贈日者丘生

爲言丘子明傳業自西京就問誰過肆高談自
獵纓興中幽草遍望裡白雲生策兆時能見金

雌詩再成

同季朗九日登楞伽山作

淒候下高旻風烟復九辰巒虛涵氣徹秋爭寫
潭新合望來無色分林入少塵還聞說經處及
爾得天身

其二

令節九陽名登臨萸菊情雲來游袂染湖向綠
樽平黛發川逾皎寒生韻獨驚相看明瑟外林
撚寂無聲

其三

興涉最幽深閑携作勝尋空烟生朔色殘葉起
秋陰帽著風吹好酒從歡笑深清商不可聽別
是楚人吟

白雲精舍一首

望裡半氤氳園林盡白雲池光虛更結簷靄濕
將分倚石寒松色凌風度澗文何堪輕再再持
贈倘因君

答歸憲使春日見過

地偏春自好車騎忽來過草木催新景風雲入
醉歌清歡淹未足感嘅欲無何　明主方求士
賢人在野多

答皇甫司勳

重客狎郊春高樓花最新感時芳覺早入酒歲
憐頻曲爲徵流楚談因失過泰慚恩方未已忍
老路傍身

十七夜雨同張太史歸寔使宴司勳宅分
得閏字

留賞燈將罷清歌夜未分雕梁仍却月花扑納
行雲艷合全妨濕烟含先自薰相歡不惜醉才
遣鄴中聞

集徐祠分得森字

春色入招尋祠宮落日臨懷離知自久賞惜得
無深何異西園夜因成東武吟應徐今滿座公
幹最蕭森

又

共以白雲心相携手酒斟祠從天上賜杜自月

（原文僅止於此）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六

長洲劉鳳子威著

五言律詩

秋日與客過虎丘

霜旦林情邈風初谷意閒平巖坐盤礴傾壑入潺湲落勢空涵水歸雲半度山傳聲間哀轉絶聽不知還

江上

客路歲行盡片帆猶未歸去人方自遠賃作欲誰依風裂煙光碎寒驅江霧飛偶逢亭長問不道姓名非

其二

沿流問漁父鷁楫莫貪趨氣勁風鳴籟天寒澤吐珠陰霾朝失越雨色晝吞吳欲下稽山去扁舟不可呼

其三

萬壑霧間浮千江雨度收檣深風水戒波亂海雲愁隴首孤蓬轉天邊一鴈流寒蘆汀浦黑結纜暝相投

其四

烟樹醉江潭寒颸興易酣長空送鳥盡幽靄隔林含魄悬爭光出蛟龍欲餌貪懷沙未可賦世濁向來耽

贈費參軍

督軍真世系公舉實時賢玉作階庭樹才稱幕府蓮論交吳會接清調豫章偏素業韋平在看君欲度前

送僧采藥

薄送空游去無宜學小乘雨花從覆笠忍草不緘縢遮莫逢毛女還當遇竺僧青蓮諸品外佇爾法身登

送周山人謁元美

送客一花飛樽中白日揮雄心因醉折別路入雲微經歲游何好青春去孰依王家兄弟在留月待山扉

偶然作

世路老猶賤中心難自欺恥看從事服且引南
山卮衰疾羸强起窮愁久轉疑不言江漢拙才
大獨無時

憶季明

風塵論故舊海内幾人存黯黮喑嗚色崎嶇肝
膽言寒雲凝暗草殘月泠江門客寐非難着魂
飄清夜猿

其二

灑泣望中原風將朔鴈翻身危傷舍鵬時晚失

溟鯤落景收花蓋斜虹繫雨痕獨憐江畔路深
聽易潺湲

陸園紫白牡丹

春入曉煙深微風度葉陰舞鬟凝黛紫新粉拭
花心暈淺先晞露香饒漸出林不知雙倚恨爲
復短長吟

其二

霞衣紫未消雪艷復凝嬌頰似朝酲後魂應夜
月邀鏡心枝自顫塵外思堪飄定是風煙地寧
言洛浦遙

夏日集子約林亭荅幼于

無堪隆夏日言賞就林颸人有巖幽契花還澗
整嬌酒香泉氣奪凉思竹聲飄吾自漱流者塵
熇不可招

其二

高柳帶池塘炎曦避草堂飲多妨病渴興洽愛
吾狂蘿月和煙泣松風掩露凉空勞寒燠想及
爾兩俱忘

紫白牡丹

花氣拂空來風前數朶開擁巾宜宿醉却扇定
教猜舞並霞姿出歌將雪態迴殢人春色在明
月莫相催

贈傑公

爲作閻浮觀身隨不住禪岷峨千嶂雪桂嶺五
溪煙迴禮元生處行檀過海邊由來無量劫普
願度人天

其二

莊嚴好功德香界盡旃檀寶緤龍王供經題
女看雨花從定起現塔在雲端若問方持世文
殊解勝鬘

齋中

偶自愛長林兼多忘世心五城知近遠挂樹欲
相尋名理陽秋備龍蛇岫壑深惜惜獨終夕誰
道不蕭森

秋日過湖上諸山

煙外數青岑秋風客到深澗流花際吐帆勢遠

空沉榛蔓迷隍墜藤蘿落寺陰駕言傷永久淒
恨不能禁

答季朗

本自奏孤琴誰將有異心剛愎雖易折然諾故
難侵縱爾移高調終知懷好音無言悅王子虛
負越人吟

其二

耿介徒爲爾深言未及情相思耿千里沉抑向
誰明刎頸交何重殘肌謝恨輕湛湛忠願進莫
使妬偏盈

送別

爲儒白首輕世路見君情花月能留賞交游每
借名風聲斷哀壑詩力破長鯨看發滄江棹雲
藏秋浦平

看菊花過近郊

天淨惠風寫池芳菊艷琴煙陰深落日泉氣入
疎蕪酣散香爭度霜摧影半孤搴英如可贈惆
悵楚山嵎

其二

滄江白日暮古渡寒雲深滋液合泉脈幽香吐
菊心岸偏懸草色林隙倒峯陰若使依袁隗殘
英或可尋

寓目

寓目興方閑蕭然未可攀空煙籠野色寒影寫
秋山望斷雲飛外江來天盡間是誰吹玉笛一
夜鬢成班

吳使君見過

江落芙蓉晚青雲車騎過菊潭明夕氣苔揖弄
滄波廻月依軒廣空寒度靄多今霄華頂露半
是爲清歌

其二

若下傳高詠吳洲懷好音蕭森河潤遠容與澗
煙深樽酒千秋賞江湖萬里心歸來華省日含
思不堪尋

贈幼于昆季

高韻並堪孤清神映不殊夜光寒照乘雪色瑩

雙珠宋玉慙閑麗相如謝甚都爲言詞賦客風
日與能無

過城南

山暝翳寒墟飄煙濕廣除空枝霜外發殘菊雨
中疎笛起衝池鴈燈深藏浦漁孤舟不可夢萬
里故心餘

喜徐丈春分日至自山中來寓瑞光

昔去逢春盡今來春已分佛燈衝夕過山漏出
溪聞荒徑有孤跡幽庭無異雲廻看隱居處空
色接氳氳

其二

雲晚去山扉花時就衲衣昔綦苔尚隱今宇綠
成輝嗜僻逢迎少耽空酬對稀心應無所住聶
旅卽如歸

寓懷

流葉韻清哀盈盈碧霧開襟情寄流水思緒似
蒼苔路近中門限江深一酒杯故園今夜鴈猶
帶朔寒來

贈徐君元材時下第居恤

憐君旅鬢添飄泊歲成淹情事居常駭傷摧晚
自兼燈殘悲永夜風落卷空檐盈抱黃金淚吞
聲白日潛

夜聞鴈

旅鴈候霜歸夜偏風影稀哀鳴殘玉漏疎夢斷
金微引絕寒彌寂群驚歲半違況湛江霧冷欲
下怯虞機

詠寡婦

雲漢渺離津寧知哀怨晨春華將復暮秋鬢已
成新爲憶辭鉛黛祇應濕領巾寒閨宵漏發詎
是不關人

其二

收淚泣惸孤飛光已電徂憂來分半影恨不殉
微軀秋隧松風落空霜栢寢枯夜深關隴月猶
自起庭隅

言情東淳甫

恣縱誰當問言從百氏還無傷操尺捶自可解

連環大陸雲爲海岷裁雪作山懷離託秋水日
夜共潺潺

其二

雲卧爾何心微言空自深假塗聊辯囿託宿且
詞林流易風趨變沉雄體欲箴師襄驚撫節萬
木下秋陰

其三

隱處成孤峭丹崖綵續新遊宜明得意才豈復
關人螢冷空搖火虫吟幽夜鄰詩來稱已怒拙
目恐教瞋

其四

西去欲藏書高尋少昊墟不緣竿牘累自惜蒯
緱餘松雨穿林密秋陰隨意疎可因觭更見恍
惚似逃虛

其五

高揭華山冠徐廻滄海瀾孤雲天外盡流水與
中寒色奪清秋出工催萬象列如何徵洛誦別
作郢人看

其六

訪岳趣煙裝丹陵辯削方小童知大隗扁鵲問
長桑石匱寒沉霧壇立迫帶霜浸落無復意可
道俗皆狂

題徐生卷

如君能折節世路獨憐才衣褐常懷玉時人輕
草萊湖偏荆水落夢入楚雲開爲笑經生輩嚴
徐思壯哉

甲子元夕前一日立春

重開新正朔還入後元期鷄火將中夕蒼精初馭時年光月裡動春氣日前遲更是臨華節芳輝映最宜

遣懷

晚色蕩隨風夏烟飛際空雨滛池藥蒲花掩鷺

階紅意緒洞年外升沉入酒中誰將爾雅學誇

道辨文戡

送李君歸豫章

相逐吹蕭罷仍隨挾彈游思牽瑤草緑情向白

雲幽故里驚榮錦新歌繞伎樓片帆明月夜目

極大江流

齋舍閒適

簟色水文虛閒寮夏日舒逐涼調濫飲蓄旨具

厨蔬花際炎方急柳間風欲徐莫憐箕踞簡清

宴一蕭如

其二

晚得無爲理炎天半結跏涉情同泛梗塵事詎

如麻軻溺虛成性遺忘何以家不因希惠子書

空載五車

挽何元朗

點胤名皆擅文章歸仲言一朝泉裏別飛旐道

中翻賦草栽傷鵬鏡花啼恨猿何堪瞻祖地潮

水日潺湲

其二

忽覺平生隔悽然驚夜鬼黃雲暗浦口白日下

松門神理行須盡歌筵豈尚存空令多子朗直

在憶青尊

黃徵君養疾得花字

善病嘗移日閒居惟卧霞著文應發夢行散值

飛花蘿戸寒將掩風帷雨洒斜知君謝犬馬非

是厄龍蛇

其二

嬰疹閟江涯息陰兼避譁向來軻枕石知不爲

含沙落漠故疑憊蕭條翻自嘉行看孔繇在矯

氏術何誇

爲人題贈

曉樹引寒靄空霜翳竹光時窺游霧術因解養
生方澗葉墜氷拆林花飄幔長修齡謝菊草未
可比蘭香

曲水草堂賦得白公石同用臺字

曲池疏館宇言剪南山臺石久苔痕長題殘年
祀摧還驚醒酒罷曾自醉吟來天漢誰將問空
爲林壑開

其二

高齋向水隈蘚石斸崔嵬爲復王官谷何如氷

井臺風流傳好事拂拭自塵埃想像元和代當
年正可哀

招王生

年少誰堪念青雲爾獨攀才從常侍後句自騎
曹還尋瀨淹留遍搴芳遙佇閒烟深暗相失寒
色蒲江關

其二

重惜桂枝攀王孫遊未還清吟空落鳧苦思莫
凋顏境入虛無際情來恍忽間郢人操舊曲招
爾向青山

將適婺與季朗諸君言別

惜別一悽其語君無以爲恍開花是浪情寄柳
成絲振鬣青春日臨風朝夕池旅游方汗漫故
與若人期

其二

相逐白雲飛名山入採薇春潭萍欲動江路葉
初輝羽擊鯨長徙虛排鵲更歸金庭日月轉入
極自堪揮

曉發

岸曉徧花光流瀾泫露芳蕪絲離色染蘅楫仲
春張路帶滄洲樹煙深外越檣情來樽有酒遙
裔此川梁

江行

鷺迴窺延堠烏飛孤草亭微分就李色已隱禦
兒青江閣春潮擁川途白日冥榜歌何處發心
絕未能聽

鶯脰湖阻風

捲地起飛蓬長湖嚮北風波縈花露散碕接岸煙空孤景依微黑驚鱗相射紅薄憐留滯意不敢悵途窮

晚過湖州

江深花氣重城郭舊過從掩岸當春夕孤舟到下春鳥親偏狎浪雲散不歸峰若是逢相問飛沉詎可蹤

寧國道中

野火燒枯梨溪流坐鵝鵝騎深雲不極幰度雨常低嶺勢連陰入原形並險蹐何年傷傳遽空望草萋萋

廣德逢漳浦林使君 林左官也

閩中余久住此地湏逢君親舊同流水山川是白雲鳳林遄已發鷺棘悵言分無事關河外知他鴻鴈群

贈績溪李令君

秦住舊相隣能忘傾蓋新懷情高露氣爲政出風塵淹館花開晝荒庭鳥散晨臨邛千載後令客復何人

江行

江淨澄烟寫水清苔石分芳春漾蘭檝客夢染孤雲日照游魚影風淪平浦文行非貪利涉擊汰爾無勤

初夏園林

新樹綠還輕生烟濕復縈窻陰通迴野鳥語弄初晴浪聚風翻疊滋含日映明暄妍自宜適況已道無情

其二

石脉乍雲浮花潭急箭流山仍似姑射人況是壺丘氣徹清疑沐光晞泫未收誰言上浣日淛自託悠悠

西墅閑居

適爾歸蓬篳無心遠市朝攬衣飛水霧卷幔入林標竹沸爐聲小雲開茗色嬌還云致足樂靜者亦何要

友人見過齋中對雨

客來無逕雨寒色入衣重漏水深燈焰竹風定
夜鍾未能忘住相稍欲辨迷蹤蘿戶何嘗閉幽
雲他自封

初夏過周山人出芝杖古器

曲沼荐抽荷郊原時猥過產芝將作杖獻爵尚
爲犧起麾名方破絮羨知齊去聲和飲醇逾九醞
好古若君何

賦得衆香

薰香應可羨郁烈重芳馨甲箭沃沉水菁笋灌

瀣金瓚惟芬玉氣椒實艷蘭心莫以留夷雜惟
當與桂對

西登山樓迴望城邑

樓高出林杪開勢映山崗迴帶關河外遙來邑
聚旁晴雲連海甸星氣應川陽在昔稱都會雄
哉倚土疆

其二

絶眺倚風烟巖巒競效前縈迴紆地脉表裏極
山川秀發鍾靈氣饒滋柔水泉當知光象白鬢
鬢自衝天

山居晚眺

輕風度落英惠色廣除生桐引催暄候琴清入
微聲一杯流水上數里並溪行盡日惟孤眺逢
人不必驚

即事

晚知眈爭業身不頂時名獨行孤生柳凋顏垂
謝榮忘言非杜口著論是因明了自出塵外誰
歟復繫情

過竹林蘭若

花逕臨空水蓮宮入布金聞香方結夏習定舍
中陰時鳥鳴初地松風演一音爲言何所得我
亦證非心

其二

悅遇楊枝灑尋撲踐石苔雀離雲上出鷲影坐
中迴爭色成華蓋虛空現寶臺剩翻無種智調
御復誰來

子威先生滄恩集卷之六

五言律詩

東周生

晚已謝人事悠悠靜者心著書猶悔昔聞道殆從今度鴈落寒影飄風驚苦吟寂寥君豈念照雪一燈深

其二

蓬蒿一鳥栖曠野風凄凄高卧寒牖起空林景易西忽聞吟衆籟虛欲和天倪若是周郎解調他先自迷

小樓望雪

寒牖曉光催風枝一夜開含姿清逸思生灩逼深杯太潔非矜色飄零誰藉才不勝巴曲奏空使郢人哀

又

天長朔雪飛地迥厲寒威皚皚河山合嗷嗷鴻鴈稀連空迴浩蕩向夕失霏微漁父逢相問杖拏江上歸

歲暮

殘雪作餘陰寒雲映戶深林聲際空起孤憂入烟沉氣敵中山酒氷衰薄暮心風棲日蕭索撫臆動微吟

其二

霜月泫微瀾清暉加苦寒候侵禁冷度慘冽甚宵殘骨體陰猶痺心情衰祇寬空兢臘行盡可道與隨闌

過徐氏林亭

地逐芳雲入人從勝夕過衣香花氣少粉色澗光多夜月臨杯蒲春時視齊和酒邊將意氣宕逸定如何

詠少年

嬌多特畏人含態復含嗔垂髻鮮顏映迴眸巧笑新本持心自艷不道憶傷神信許空宵度旋生酒上塵

候徐丈禪寺

不見已連夕思心渺自長深窻翻落藟寂院散名香爲宛空無理因成輔養方精持如可就彌使慎行藏

感寓

原上孤生草纖纖亦復青那能任滋蔓乍可寄飄零未解春風意空吹白日冥動搖香氣發不覺使人醒

夏五集王舍人得庭字

歲中過客日選暇此重經命賞傾吳醴徵歌奏楚伶池烟晴照組花氣煖薰庭既醉中宵後偏教笑獨醒

答竹在王孫

栖遲芳草歇歲晏憶王孫有客還長跪素書驚在門蒼茫寒自吐宿昔意猶存東望路何極渺然妻夜魂

諸君同奠淳甫弟清甫以詩謝因次

已感無從涕還堪歎逝文情爲具爾感酔是死生分庭宇淹朝露總帷飄夜雲無嫌與踊後神理尚氤氳

送季朗

夙昔奉君歡寧知歲欲殫所嗟情視水轉憶嗅同蘭去軌關河暗離軒憂寐殘翻飛君正爾莫作滯淫嘆

雨中書懷

失計非前算傷心是薄游沉空聲景絶淹久性情幽力易隨年瘁才難逐與遒祇應風雨夕相對强悠悠

同徐丈登虎丘

雨色烟花裏青丘杖屨登澗流寒映寫雲氣恍然憑落勢半空作浮陰連夕凝自來蕭散跡與在即須乘

范公訪徐丈禪寺同賦

隔歲淹行跡軒車訪詰晨不輕縫掖貴翻重弋綈貧講就緇宮聽玄當法席臻由來范征北此道自難隣

其二

花梵嚴徐駐烟朝結駟過閑閣芳苔積雨[illegible]
雲多始作同聲應先成相和歌得當何論曙却
分正巖阿

花朝司勳第觀伎

芳辰良會并風賞重含情花艷驚年色歌繁赴
節聲飄全欺雪麗度欲遏雲輕別是俳優出誰
將識曲名

其二

作適乘花候交期得使君曲終猶浥雨舞罷自

爲雲持繞雕梁在誰教終夕聞可煩巫峽手入
憂定難分

范公邀集虎丘

雲壑將靈契春期愜勝尋綠烟澄晚霽新靄蕩
空陰樓浥泉源淨座臨松梵深相看從范蠡同
是百年心

其二

故舊多離析招携情倍加亂流尋遠社緣澗步
飛花石勢雲來窄巖文閣向斜共憐茲夕意半
是惜繁華

答徐叟見嘲

秋去不知劇情來翻足躭明燈憶孤旅寒雨暗
精藍著作才嫌謝沉研思幾覃故人相勞苦欲
獻自懷慚

雨夜聞鴈

江雲結夜陰塞鴈有悲心風急飄行亂聲哀帶
雨深迴翔驚浦暗頹侶入寒沉寮唳關河盡誰
憐呻不吟

題徐太素迎仙舫

尋仙鄂渚渺結憂洞庭深爲訪揚靈地言從皷
栧心得方宜貰酒乘鯉定逢琴若遂入烟霧寄
予西溟陰

其二

徐市何時發游仙詩盈成精由憂裡合篇有枕
中名廣樂舊聞奏九疑今起迎神山倘望見莫
復計行程

其三

呂蹤何處覓漢沔日觴觴定是劈張果還當向
岳陽憂曾刀七惠望劇羽翰長已道學休粒行
時豈裹糧

其四

遠性狎烟蕪家原住五湖粱炊應熟未劍解得
傳無夏首舲船遠涔陽瓢笠孤楚靈若相問辭
賦近惟吾

其五

發寤逐征僑泛汭初下招御風知在所鶱霧悒
虛滲宵渺靈還降夷猶捨正飄但傳黃鶴事莫
信武陵遙

齋中

蕭屑臨寒景那知不異人劇思多遣悟著論轉
清神密葉烟凋色陳柯雨浥新獨持衿抱盡悽
惻向茲晨

雨中徐丈同諸君過齋中看菊招幼于不
至

朝來淹雨半扉屢感過從傾醴浮寒淺承香泛
菊重詠思欹艷蔬歡對悵塵蹤衿抗余高寄無
言酬酢慵

其二

江海一樽同清言千載中菊滋寒入醞雨色暗
縈風慘淡林扃氣淒涼沙草叢平生豈有恨語
容莫怒忽

詠菊

菊翳凌冬色貞芳厲九秋姿清傷露氣艷絕倚
寒流遠性同疎放佳人獨處幽若非懷耿介焉
得正夷猶

其二

蘭野兢凋枯淒然菊更蓼寒風飄蓼蔬霜露切
根株紫浥香逾散綠滋芳轉孤蕭條深自惜晚
暮若爲姝

集王中翰

勝招文雅集清詠露寒生池葉泫淒露林風起
暮聲人方石家少會視永和并可使風流盡斯
游異日傾

八月晦日徐叟同遊石湖

晴流蕩煙色虛眺寫秋心葉剩見衡宇鳥幽投故林玄言摽興會逸氣藉交深試聽回颸撼尤堪俯夜陰

其二

秋高林徑稀散涉逐雲飛野晦禁風破巖陰吐日微寺臨交竹影香透發人衣會是平生接可堪輕棹歸

俠香亭懷古

生平自可嘆白日劍歌殘吳市陰猶合城東場更寒雄心誰所借俠氣未能殫前路明朝是空餘肝膽看

送湯給事入都

畫舸凌江月迢遙信幾程寧親辭茂苑封事入承明路轉丹楓耿心應白日傾逢時思不次知爾好爲名

寄憶紫山丈

日暮懷人處萋萋草長時遠鍾清古寺殘月落空墀孤夢儼相見當窻聞詠詩蒼芒雲樹外渺黙重含思

其二

幾作江潭別芒然杖屨過閉門林葉蒲對酒夏雲多袖裏書看散今來興若何屢愆晴放舸得不笑蹉跎

送人赴戎幕

朝路戒旌竿風花照馬鞍知當赴蒲類莫不事樓蘭殺氣沙中起歌聲帳下殘疆場今一尉笑

土未應難

其二

殘月尚弓鬱黎明出漢關力能吞瀚海氣欲蓋河山談笑中鞬橐勳名杯酒間書生誰肎信擇甲赴邯鄲

答孫將軍

介幘氣雄哉五言今古才振纓江日淡變徵楚雲哀遙思縱橫起開心浩蕩開景升空復爾臨賞爲誰來

其二

河朔故年心摧殘何自深綠楊閒樞馬小院試鳴琴忽憶驚鞮眩遙憐青嶂陰惟應蒲觴酌聊與少卿斟

送人之洛訪祖墓

千里遠齎糧詰朝看道傍去旌原日淡表柱隴雲黃首路行瞻洛懷情重弔邙碣雖年祀歎澤在不能忘

擬詠彈棊變童應令

誰家新少年姝貌未勝憐學弄江南調能操蜀國絃艷情流入指驚韻散爲烟暫奉鄂君歡越人休妬前

其二

鴛袂玉琴清移宮作上聲小來元識曲出性愛吹笙掩抑兩三弄低徊一再行千秋無假喻自絶此時情

其三

纖手拂朱絲輕行風滿吹情知不解誤色授轉教疑董袖徒令斷秦簫無復姿音徹心有慕但恐得當遲

其四

妖孺矜殊色鳴棊在玉窻洛濱今有兩緑蕚昔無雙一撫飛明月再彈深楚江抑揚禁態出隱笑背珠缸

贈休上人

爲學無生義因能息衆緣名休應是悟言舍又何捐鷄足丘中寺鳥巢塵外禪閒來數相就吾意亦超然

閒適

終歲獨毓書清真與世疎天開半江色雲構一茅廬不住名何相行藏時啓余登臨忽有覩鷄犬在烟墟

中夏

中夏緑陰清林鶯處處聲睇分隨野斷花落任烟輕幽院寂何永曲簷深更明同人相命酒杯莽莫辭傾

同諸君石湖宴元美得來字

陽景鮮郊樹輕舟薄遡洄島湖流入座雲鳥度迎杯躡嶠登臨半欵言相勞纔軒車不可駐淹思爲誰來

其二

訪古及吳臺人從日下來樹搖江郭動湖映霽烟開言曠欣逢鴈臨觴悵欲催空將宿昔意日暮眷林隈

寄魏季朗

有客去游燕高翔凌紫烟應逢法酒侍調笑陛郎憐賦奏 恩纔始儒親席幸前由來吾望子莫道尚迍邅

其二

久客豈淹留相如雅好游侍臣能側席金匱待教紬事逐輶軒訪圖從郡國收知他文學史可復念林阪

元美邂逅湖山未盡傾遂別去

離想深岩岫并懷劇淵阿飛觴留景暫促座一

懽俄談笑懸河借風烟休沐多湖千盛車騎大有遲來過

百合花

奇草艷中庭能令人意醒韶烟和月寫柔馥度風泠舞罷霓裳夜杳疑湘女靈中宵芳更浥枕席盡含馨

同徐丈觀李供奉像用韻

王孫憔悴者遺像落江關恩往空留錦春歸一照顏潛靈遙可想故素暗徒攀采石扁舟去白

雲千載閒

夏日越客過齋中

叩門驚側注蹀足到朱暉中酒醒猶在衝花禁不飛道無通軌接跡有入林稀爲笑高陽侶吾方與世違

齋中

白雲流轉眺菌閣坐虛無葉密朝懸露情疎昔據梧疆吟思未續沿涉興逾孤受夏親禪務勞生空自劬

城南精舍作
經歲閒堦上草侵成緑茵雉浮雲隱寺地僻樹通津視肘俄生柳爲書老斷輪明情諒云異何事復關人

小齊偶成句
烟暝蒼野色鳥定棘林初道以風希貴情爲日損虛烟雲半衡宇今古一蘧廬坐進惟蕭屑無煩王蠋書

答贈沈逸人

放驁自狂士浮游非世情才因使酒見業以著書名未可前王斗誰將攝慶卿逢人雖睚眦感激詎爲輕

雨中余君房來自燕
雨色晦連朝客來燕市遙草仍懷獻郤氣復怙才鐃杯酒欣相慰簷花濺欲飄未須嗟計吏行奉去年錄

德安余徵士偲見過
傾蓋荷歡然松門訪晝偏時方通爾籍興欲預吾玄恐誤炊糜進誰令負弩前暗投今異楚和氏莫深憐

積雨
積雨乘風寫蕭蕭入廣除節拘陰覺緩體削浥難舒新水隰崖小青烟戶牖疎誰云落吾事知是默存餘

苦雨言懷
苦雨失炎烝晨興猶故繒氣溽茲未已燠候得無陵慮淡暄猶暢風閒虛自矜長吟何所藉浩

與夕波澄

司勳宅詠紅牡丹得雲字
高齋細雨濕花氣轉氤氳跗萼殷何甚朝霞色未分瞼開初照水粧罷復行雲絳樹新歌艷定言當逸群

送韓刺史
共以離居賦因風送遠人熊幢向京洛馬首度城闉樹合深行色天長冉去塵關河稍已隔空憶車轔轔

黃生歸自滇

終歲薄游人歸來故自貧裝洱海色落筆楚江春萬里看雙鬢孤雲寄一身非無丈夫氣行役自傷神

其二

相逢適歲陰慰藉不能禁雲物輕離緒江山易苦吟跡從浮梗劇蒐逐斷蓬深舊日親朋酒何堪與子斟

東季朗

歲月征途盡胡爲獨閉門交應非弃置情忍不相存時晚堪休暇天寒且避喧故人尤繾綣書此問深源

其二

愈疾是清言沉痾去不煩身慚非樂廣君酷似陽元勿爲當時笑令他造物冤作公真自可早晚起飛翻

其三

吾自支離者偏憐游宦人乾坤兩行淚江海一

閒身道會有消息時寧無屈仲君其高策足力據通津

其四

懷君强半卧轉覺悵然悲寒日短初晏年時去近衰有書常在手無別不交順既共城中住云何更遠思

子威先生滄思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夏日過湖上

弄舟狎湖水雨過景逾明興寄宜樗散行藏悟槿榮力稀妨踐石飲少詎愁醒釐折向山叟羞他輕薄名

過智公蘭若

金界生雲際香林接智流坐來髭白盡行處影

常留砌古松離立庭陰石偃僂徐聞清梵奏法雨颯然收

宴坐傑公房

習定向窻隅全令住相無覺花成寶蓋初果獲衣珠九想生天業（經云情一想九者得生天上）三禪度劫初（大劫流行至三禪而止）維摩今杜口默許證跏趺

贈劉通守

鳴佩辭丹瓚青雲分郡曹但令傳坐嘯誰不羨干旄問俗風何烈駐行節甚高徵書還早晚莫

忘呂虔刀

其二

行部重聲譽花深迎佐車化知同狎雉清欲比懸魚爽氣秋爭發閑懷風與疎詎言南浦望空自憶題輿

公瑕伯起兄弟馮薛二使君雨集齋中

客到高秋日柴門風肅然烟光勝晝逈雨色易宵偏滑想炊菰飯紅禁斫鱠鮮清商幸可奏搖落莫深憐

其二

涼入秋雲薄杯從野外寬綠蕪侵就席修竹映生瀾林淨來休暇風長結緒歡賢人百里內後夜一星看

閏月七日集曲水草堂懷往

楊柳依樓半纖纖露下深因風翠色寫帶雨暮花禁命酒涼難醉追遊跡易尋平生尚窻几舉目有遐心

其二

臨堂一凝望水霧散林秋落葉滿階暗候蟲
更幽興長辭飲少炊美欲匙流舊是琴書容寧
難繼燭游

飲酒

飲酒青山下沉冥向竹林淪葵言就飪承露一
開襟韻勝無能酢花閑不與斟烟空知獨有芳
草會人心

野望

野色望中生新烟墟上輕重紓千里思空軫九

秋情風攪喬林勁雲歸暗鳥驚安知游賞處詡
榭曲臺平

得程巢父書因寄

天涯不可望征鴈有書來風撼川原動聲纏朔
氣哀難禁千里憂厭得寸心灰傾蓋猶如昨知
他寒景催

又

獨夜海陰凝霜空寒氣層鳥飛千嶂雪林翳九
河氷凜色因君書清輝耿自兢桂枝可以贈谷
口白雲興

寄王元美時解京尹

日暮上河梁中心黯自傷淒風薄井木積雪映
山岡寒景澄逾厲陽林霽少光任公忽投餌起
立向蒼茫

又

季冬時序速山氣有餘清白日依寒靄丹芝冒
水榮雲鴻方引睇江海重含情聞有漢廷詔正
思京兆名

送陸君歸粵

暝色曳寒烟孤帆雲際懸漸江入樹盡大末與
雲連歸重萊親戀游爲鄭學傳征途況臘月整
策遲春前

集王徵君詠芍藥

賞惜共臨觴當階豔國芳液含微掩露雨浥乍
晞陽巧笑疑相謔輕衣半染香和滋幸可薦採
擷未應妨

送黃生游陽羨

晨策薄言征荆溪渺自清風纔榮復缺雨忽過
來輕靈洞潛疑待飛翼偃似迎知尋芳草去應
及澤蘭生

堯峯遇雨不克登

一逕白雲遙嶇嶔雨未消驟來翻野動餘橫入
林飄攀葛雖當阻幽尋先自超擔簦豈辜負遠
思正蕭蕭

午日偶成

令節江潭午歲時風土淳綵絲方攘戶宿酒易

中人興即加年減詩仍過目新芳蘭未且拾川
上是通津

雨後有懷

蒲戶晚雲過度簷新雨多強支情落莫稍愜氣
妍和湖影添晴色池痕長綠波常因苦吟罷詩
律更譙呵

寓懷

玩世不言狂無心道是忘丁年共苦短子夜獨
疑長草弱輕烟色林晞含露光靜宜瞻對寡眺

樂詎爲荒

雨述

觀臺宵候星金匱復占形氣自輕陰綠雲爲小
雨青稽林侵影寂阮徑倚花冥莫問麥收未孤
心判不醒占書云雲青則小雨

奉訊徐徵君

遙念落江山憂驚危苦顏無萱將可遺逢樹豈
堪攀綠發晴密合烟興夏嶼環昔乖留景待騷
首後期間

其二

涉世何妨晚時難蚤破心興貪排浪濟居憶入
雲尋氣調多沉痛情要良苦深昵君常自好不
隔中郎琴

瑞芝爲邵侍御賦

精感存封兆休祥格宿冥芝房開九葉光耀洞
三靈莖切霜威肅榮滋秋隧青按圖瑤斗散長
指太微星

彭太史聽雨齋

聽深淪夕後高館罷經餘澖歷寒聲小蕭森竹氣虛沾懷共皆樹泥思獨牕書遲爾還通籍談辭蒲石渠

乙亥元日看雪虎丘

朔雪應春籥年光徹曉新色全開梵界芳蚤發城闉賞對逢初地歡游併是晨還將栢葉酒斟向郢歌人

二日過石湖

水涘晨曦動韶烟雪映深新滋纔辨色初靄乍沾林浦入聲風落寒輕隱檄禁發春行自此何日不登臨

三日過徐倩出新劇

選伎出新聲誰教遍舞呈歌珠含笑吐眼媚逐花輕調上姿愈孌嬌多字尚生還欺春艷合賞未覺宵傾

又

艷情當甲夜垂手掖涼州閎孺姿慙媚巴童態未柔命來方學囀曲上已驚遒不是矜姝貌能爲曼睇留

人日諸君集齋中

入年圖瑞勝林裏集軒車興愜談何易賞深歡有餘偏輕棻水曲迴重伏生書共信能千載全經欲下疏

迎春

斗迴春兆動令入氣初迎微靄青幰映新烟綵伏輕邀將陌上曲驟發管中聲那得河橋柳風吹隔歲榮

又

淑候詰朝新音聲先夕陳排花程妙戲匝路冉歌塵喜氣迎將日烟光望是春條風幸已御願比物含津

寄憶徐丈定光寺

羈情何用慰相賞及年迴恠向安禪久爲知成賦纔蕭條雖易憶栖泊定難衰小切行消半過逢且住來

又

發憂曙鶯低春烟曉寺迷情塵紛有遣想域恍
無倪旅寄空爲伴孤游夜耿凄愧君能見就言
笑願無睽

送姪孫僉憲入　賀還嶺南探得升字

天壽慶齊稱爐烟萬國升勞旋恩視岳宴賜醴
如澠戒發霜初霽重臨波載澄共知朝集使行
有頴川徵

其二

聖祚日言興群方泰道登歡逢宸慶洽榮入曙

烟昇況復求賢切尤聞　賜秩增還曹將雨
露應是沃炎烝

壽松江杜司馬

泰時欣壽祉至理樂人康惠久知氛靜風恬臨
海長深情醇似醴結愛渺如岡爲謝南陽杜官
曹有鳳凰

賦得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送客

遠思迷烟草遵途泝岸花山平牽靄斷流淺隔
林斜向浦惟看綠停波莫是霞王孫何以慰聊
可贈天涯

其二

青青古道傍林氣發泉香峯暗遙分色源深不
辨芳本持烟作障非藉杏爲梁若是逢津濟無
堪想急裝

由拳道中

游涉載平乘猶知古可徵記名惟卷縣紀瑞爲
禾興水曲沿桑土溪流似武陵莫逢漁父笑非
是學擔簦

偶成句

萬事轉頭非貧交跡甚稀誰輕綾半袂楊阜傳別
重布單衣管寧傳得失無庸計盈虛有伏幾惟應
不惜醉倒載接羅歸

紫白牡丹

繁鶩麗池光映看低復昂紫綃初按舞艷雪照
新粧暈淺輕羅纈香飛白玉床恍疑妃子醉含
笑奏霓裳

贈震峯上人

靜裏獲衣珠長烟澄具區論深怎義墮想滅
因無聽法來天侶傳燈得比劫階前亂峯色常
自供伊蒲

雨後

細雨洗花光新流漫小塘峯文鮮晚霽空色蕩
烟芳歡興幽沉少閒情悶默長佳人似楊柳映
檻獨彷徨

夏晦夜宴集

夜色類空霜祇堪爲樂方佳人字明月寶劍號

含光酒品三重貴香和百合房鶏羹當可薦那
爾乏供張

送道士還山

辭家躭道術辟穀學輕軀已待飡浮瀣還將厭
積蘇鬼吏明素問象罔索玄珠若入寥天上逍
遙與爾俱

其二

傳來龍蹻經光氣屬天青還若從虛隕游當何
所停長風飄羽蓋碧霧失巖扃佇目冲淩事無
言托窅冥

東竹林上人

向來湛義學名理問支公可道非常道言空是
不空應身周法界無想得神通已是離生滅妙
明安可窮

齊居

風寂聞方嚮柴門不下扃飛花度芳草鳴鵙過
閒庭水澤生科斗松脂長茯苓倚空惟自笑無
限遠山青

與客集趙家

修景入閒寫長林吐白雲鳥聲幽自喜草色映
成醺南客掌鹽豉魏公甘醋芹他時念高賞當
作九惟文

送王敬美赴江右

爲別未勝情徒然意氣生清笳聞落日乘遽即
嚴程遠勢江流映高帆夕鳥平山河重莅處鷄
犬不教驚

其二

巖阿生碧草送子嶺霞間日映寒原下鳥飛平
楚閑傳車他自引臨路若爲攀惟有相期意言
從千載還

送馮憲使之浙

星使出周畿前旌江徼飛佩迎霞吐色蓋指日
含暉持節會稽是東遊秦望非知君行井邑不
信禹風微

其二

越計今方切君膺茂簡來地從江勢折山入海
門迴覃及恩將軫招携化俟開當今懷九域可
道出群才

送金比部還都

華省夕郎歸征軺傳置輝原雲飄葉斷沙月帶
蓬飛上日當開署朝時重　賜衣敢言徒賴
寵至理似今幾

送湯給事入都

北闕連章昔承明三入初戴星隨斗建詰旦向
辰居奉展勤宣易揚庭傳納虛封泥行有

詔當從五雲車

送顧弋陽還邑

送遠極川陽旌髦輝路旁河橋青視柳關樹合
疑棠雉已漸風猶息行計日翔應憐趨
闕下好語謝鴛鴦

石竹花

石竹媚清漪嫣然娟秀姿晴瀾細幽沚露葉泫
陰池緑散輕能郁紅淹弱不持佳人矜逸態微
笑一褰帷

其二

幽花殷薄暮莖節染烟霏纖墮翩驚婉芬敷燁
吐輝畫蛾憐稚小點注乍依微晚獨滋柔麗新
光會是稀

次韻綵書怨

一鴈度寒初念君音信疎關河萬里外形影十
年餘夢裡雖然見傳來定是虛知他遼水上冰
雪近何如

得東明范司馬書因寄

承藉高名久猶堪引分深素書驚來訊千載同一
知音舉世誰相賞終身獨苦吟因聲寄明月滄
海照清襟

送古菴大參入　賀

宵聞班馬聲君子屆于征慶自天中被風來嶺
表清經吳炎候燠踰濟使星明　皇澤先懷
遠當知異　寵榮

其二

桂嶺始乘軺雲山萬里遙撫征思奉對祇役肅

趨　朝卿路鳥旗出江城組練驕會言
庭賀日誠節鑒丹霄

無題

恠是欲焚和水中生火多轉圓非有始利害起
相摩空靄乘風霧飛榮泊蔦蘿無言巢幕易宴
笑慘於戈

憶徐丈

一令哀夜壑拱木不堪悲故宇含烟薄新墟隱
浪里寨棠無可蕢飛鳥有增思爲復瀟湖地誰

非憫別離

其二

有憶即沾巾浪然露氣新徘徊淹是夕蕭屑儼
斯人桐引霜初緒花飛陌上塵停杯默不語勝
託易成湮

其三

斗酒共城中平生多會同疎疎飄爽氣映映灑
真風今古浮雲盡江山去路窮不驚神理在言
藉憮秋空

其四

松風吹漸涼懷往不能傷萬念誰堪置一塗何
詎長池烟淪少色梁月泫微光後夜山陽笛悅
疑來在旁

贈張國子

水竹繞幽居豪華氣不除游雲影斜漢接樹隱
青疏訪古能流賞論交意發舒因多少年歲未
宵上公車

王和仲庭蘭結實因生孫

曾是說徵蘭珠今掌上看皆庭生玉樹華實着
琅玕爲復祥先兆因知慶有端散懷殊足慰芳
卉尚延歡

山夜臨秋

巖扉迴夜臨秋氣寫烟心寂歷移羌管清淒流
楚音亂螢飛渚暗驚鳥入空沉起望一凝思徘
徊殊未禁

送客

一劍向秋風爭看入洛中昔張名價是今陸少

年同官道垂楊樹河橋躡影驄握手欲相贈惟
有氣成虹

七夕泛舟

奄暑戒將徂榜舟遵渚初澗葭蒼未落津樹翠
先疎漢淺查疑泛流懸影似虛無爲惜延賞夜
色故應徐

凌朝浮江旅思

波上射朝曦浮空映四垂長天依島盡高鳥與
江遲雲樹分原色水烟籠岸姿孤舟望不極故
自一含思

夕眺

流霞照白石餘映發清泉晚逸林標氣風移松
上烟秋心渺難憶年事倏能遷君定才何似差
如得勝詮

夏日臨江

極目大江流烟深長夏幽不知炎氣失差共遠
空浮騁望臨無際乘虛迴自留誰如雲鳥適盡
日去悠悠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九

長洲劉鳳子威著

七言律詩

過王京兆園

九瀛暫得向塵寰可道藏書宛委山當日上林方憶賦昔時栽柳盡堪攀池沼景色虛無裡閣寫雲烟縹緲間勝託耐言温樹待物情寧許赤松閒

其二

積石仍疏萬里流移將方丈在林丘窻陰半拂扶桑影山勢全雄海岱樓明月亦知情不淺白雲終恐興難留讀書自笑江都相飛蓋叨隨公子遊

其三

仙嶠瑤林薄隱菲遠空烟色映微微洞閒白日花千樹籟應飄風樹百圍波上岩巒渾却立霧中洲島盡依稀草玄閣擁滄溟動無那天涯驚使騑

其四

杜曲樊川未是親無如傅野動星辰瀑泉一一穿靈境碧樹迢迢繞漢津便自泚然成宿昔誰令狎賞奉今晨鳳池方有絲綸事冐向江湖收片鱗

送徐少參入賀還浙

明庭獻壽奏鈞天命醴蘭臺榮賜筵是日對揚知簡在重來寵錫爲藩宣霜清大末雲斿度雪霽西陵風騶旋併是恩暉覃率土肅將歡慶萬

方前

壽孫蜃川尚書

三朝位望重孤卿耆舊誰如海内名芝殿綴行仍昔寵桂宮通籍況新榮初筵方效齊嵩祝餘慶爭傳比父清知奉臨雍光盛禮藉言勳德陋韋平

其二

國老榮當降嶽年簪裳獻壽只言仙階崇北斗斟元氣　恩荷南山入詔筵白日松喬看鳧

貴青雲棣萼喜蟬聯新逢瑞檢開温洛求舊如
聞首大賢

其三

躬行舉世讓清忠萬石君家忝素風三事恩華
深此代諸郎質謹盛惟公時教聽履疑天上祇
遣乘車入里中　温詔荐來咨弼亮方今耆
壽有鴻濛

其四

賜恩端揆動天文是日瑤池映紫雲已命上樽
供壽酒又陳加璧問玄纁雅詩重見歌難老周
誥還令紹克勤可是無疆仙祚遠千齡常荷
聖明君

有政堂詩

華萼池前碧霧輕倚空雲幄翠新成不言邸舍
驕豪事彌重　王家孝友情東觀舊傳歆與
向河間今是弟將兄還看受　詔才稱捷賦
就光輝過漢京

寄姜司成

名德遙從四岳歸遂令師氏作光輝學徒試誦
橫經造胄子身通素業依端委遵風猶夏典辟
雍流化自周畿百年況值中興日禮樂應知佐
萬幾

其二

風厲初由功令聞欣逢士版大胥分中朝藝苑
名誰擅四海淵源望獨殷下議諸儒爭即席立
言千載附青雲請與　詔學兼三代會是詳
延特著勳

其三

由來精理寄春華優重儒林薄五車立學魯韓
堪著論並傳箋疏不名家士因在宥踰豐鎬德
爲休明頌渥注若下永平脩故事即看鵠鵠抑
嚴誇

其四

桂邸蓬山入　詔筵還如荀況在齊年一星
明向端門內半字光懸魏帳前冠帶遂通殊俗
襲文章不限遠夷傳席間會見　臨雍講軒

記義圖稱制箋

壽張少參

青瑣詞臣著作才早陪仙宴萬年杯雲深巽闥
封章入花擁荆臺征蓋廻勾漏丹砂將爾覓九
宮符命待誰開會挍曼倩浮沉似重向金門玩
世來

送龍府君入賀

出典西曹青綬紆入鳴仙佩法宮趨傾誠九域
同遥獻預奉三辰欲鏊輸通籍拜從中使引被

恩謁向閣門呼 聖人方軫東南計竊喜婆
龍贊禹謨

其二

擁旆迢江漢餘正思龍作納言初花邊出祖
官僚待天上趨璫省寺虛歡禮幸緣時慶展階
榮特奉 主恩除虞廷會是庸明試可道風
先及井閭

送韓刺史

姓名同爾薦明經民社憐君綰綬青對酒情馳
丹鳳闕抗旌行指畫烏亭舊來善政當增秩
是勤勞應戴星此去尚方新賜履朝正何必待
緇騅

送皇甫仲子

躍馬憑陵漢死秋爲君沽酒貰貂裘名家通籍
新年少公族奉車今子侯幕府清秋寒帶劍關
河落日憶登樓異時榮業真能繼惟待蓁帷問
道周

其二

歌筵忽聽奏驪駒客子高裝已載驅遂有英風
生顧盼驚看羽翮在須臾著衫縛袴稱從事持
橐操彈信丈夫庾亮樓中參佐集無嫌豐饌出
公厨

贈劉少雲五十

欣承端揆重旌賢開閣仍聞擁帚前姓字一時
朝署蒲爲方此日禁林傳能輕禄養因慈戀未
奉公車使望懸待詔最親鉤盾内定知方朔是
神仙

送黃峯

明晨戒發不賃裝相顧中庭萬里長自信衝天寧假息羞他五步一咿將橫驅未可疑驕甚當事諦能笑磔張燕市少年如問訊言予意色正揚揚

遣懷

惆悵斯人數載還只同脊鬱夢蒐間青雲交道真翻手白首親情得厚顏蜩翼薄言存戲弄弁髦何詎失蹄攀只當詭服卹隨世敢謂逃聲蚤閉關

范司法寒節秋香卷

寒閨執節冽清霜千載明情竹素芳兩世惸孤高魯寡一時貞行過共姜綵衣膝下趨鵷鷺丹詔天邊啣鳳凰爲自汝濱風更遠義慈真可重人綱

其二

蕭條青歲已稱發未恤鳴機爲子師白日不禁空色凜九秋方覺翠寒滋雲深魏闕迴鸞詔滝

擁潘輿映翟禕自昔發祥由內教祇今榮命一徵詩

散詠

散詠高齋雨半收望來烟色爽然浮橫驅時代稱淹暇感踏河山恨薄游詩力心輕萬人敵文情雄壓九河流濫觴莫道風趣下正使他年誰信道

偶行山中轉入佳處

尋涉荆榛絶道前亂流別自入壺天明金碎影

搖庭竹哀玉驚颸瀉寶泉耿望層深巖斷霧側穿幽阻境棲烟居人亦解相延住如許林鄣莫向傳

送邵侍御按江西

驄馬高秋出漢京誰教鑾氣不橫生露章條刺操裁日書牘沉吟著作情文采自應懸北斗寒光猶認在豐城更憐西望連江徼轉憶當時直指名

贈馮翰林父

德行東帝發天門五色文章浩蕩恩五醴
稱獻壽　御書捧出拜臨軒榮親渥向明時
洽首命光從政地掄可道仙班通紫極欣看述
作重璵璠

其二

崇儒日奉金華講際會千齡膺慶稀學海文山
開氣象瑤池鳳沼接庭闈流虹正繞樓鸞樹瑞
霧常縈赤羽旂　詔下推恩踰九列雙瞻夾
陛引朱衣

其三

經術新延典石渠會從河洛案圖書舉觴盡道
看椿似寵秩還言視岳如宮錦五時仙漏永綵
衣三署玉衡初先裁寶鼎祈年頌知爲昌期欲
薆虞

其四

天臨太乙駕初陪西掖仙郎第一才曆應南山
窮緯候名懸北斗切昭回寧親珪組承顏色愛
日金莖作壽杯

霞丘生羽翰無如清省是蓬萊

贈顧衡宇吏部爲其從弟賦

秣陵天闕擁高秋銓賦仙才貫九流題處河山
渾假重頌傳汾鼎定無儔持衡總道人倫在奉
對時爲啓事留若是登封當扈從如聞
聖主有巡遊

贈常州穆守

晉陵聲出右扶風高擁雙旌意氣中仁里舊傳
歌召父講堂今見頌文翁便宜輒上聞皆報增

異頻書賦盡通甸服行無氛沴入莫辭課蹟重
江東

壽郭光禄

英姿森爽濟時才決議親扶九鼎來偏怪雄心
遲暮入祇驚逸氣少年纔縱談函夏何疎豁指
顧風雲會擴開烈士諒同千載意黃金曾不羨
登臺

其二

並遊還覺重年時東郭先生正畫奇斗下一星

來分野光中百道指天垂南山自可供樽俎北海繞堪作酒卮定有勳名稱尚父俟他田獵載爲師

壽蔣母七十

大家祿養奉恩輝　闕下陳情侍綵衣湯沐正逢疏爵邑母儀猶道重閨闈祇看星婺光南極況是天顏映紫微　三殿聖慈流海内新開壽域古今稀

送蔣護軍赴嶺北

樓船初領下江兵作鼓秋陰嶺介生古戍烟藏邊月小長川雲壓罕車輕晨朝吏士傳開壁夕引談游恣獵纓百粤祇今厪　廟畧莫教横海獨垂名

其二

朱方萬里粤烽青鳥道天旋轂騎經飲羽沙中雲共落淬輪原上草猶腥誰從鑒空陳兵勢獨按奇畧制地形總使梯航來款塞無忘薄伐罷犁庭

答范司理

瓊章把贈倍情開粉署仙郎白雪才爲李祇言鷄樹待握蘭應想鳳池來寵綏吳服知恩軫氣耿燕雲入奏催綸綍會司天上草還因託諫賦頻裁

其二

書牘能爲名法誇嚴徐在郡重文華談深已折藏三耳才擅眞成總百家行是受圖温洛日故教傾蓋楚江涯遽言願奉明年對天漢迢迢望

轉賜

清明日幼于樓送公瑕之京

青春送客一登樓言道重爲上苑游花樹含情沉靄入風期將雨雜寒流舉杯恒朔當窗盡極目關河去幅浮行子不須懷眷戀時明鵜鶘好爲儔

其二

高樓柳色作餘寒況是臨岐更折看迴軫餞琴揮別宦分携斜日掛征鞍風塵驥老時堪晚省

署鷰啼冠正彈相過狗屠煩寄語無忘燕市和歌殘

垂虹春水

虹繫中流湖色分渺然烟水入春雲空來緑盡垂楊染是處香生芳杜聞夜半星辰蒸澤氣檝前風浪亂鷗群只疑天漢遙相接波上徐看倒夕曛

荅徐丈春日見懷

衡宇經時謁未通會思夷皓有高風士寒徹骨

神方出才老窮途語始工服散自娛臨景候錦書失喜度春鴻但聞良苦遙相慰湖月朦朧入望中

其二

相去無過一水遙佳期不定隱難招落花猶夢衣幍近芳草能爲意緒銷行嘆昔遊塵已絕所思今夕淚應飄寢興知迫雲帆色欲問江門幾尺潮

答豫章王孫

歲晚天涯氷雪滋王孫江上寄相思燕雲正擁青山斷楚望遙生白日悲易爾傾情申往契難爲投分未前期杜幾應久無嫌僻翻愧浮縱爭遣知

其二

江高風夜遠空哀天際霜鴻尺素來諷詠自驚文木賦淹留獲奉小山才藏書不恨傳猶未著業空悲歲欲催莫訝冲天光更發豐城氣向斗傍回

贈徐君

懷抱何須久未舒孤猿落日且躊躇廉如從事庭中橘貧比王家肆上書蘿月半懸江海夢蘆花空覆故園廬金徽未罷人先老一曲清商萬木疎

客有談飛來峰疑其妄者戲爲徵事一首

怪山絶越未嘗無逃石臨流不可呼縣鼓夜穿雙去鶴澤鍾晨響匹棲鳧牡飛此日來城闕雄化何年走轆轤豈有鐸驚翩自至不須流血用

鞭驅

壽劉長史夫婦其子岳州守

漢吏無如守相尊由來翟茂在高門一麾郡國名尤重萬石君家法尚存道上旌旗榮五馬車前白鹿擁雙轓岳陽樓色中天近　紫誥驚看奉特恩

寄許司成

典胄還聞命后斐鎬京庠序共師師聲明九代今全盛文物　三朝化最熙已是新傳多士

誥何言曾奉上雍祠泮林葱蒨千春色實有才賢贊帝釐

其二

虎觀詳延講藝初　臨雍親定九共書千年作洛猶宗邑一代求賢屬大胥春早榮光覃法席漏長雲氣滿清除定知策命昇端揆會是垂裳方宴如

其三

蕭將奏記詣橋門介命堦庭惶恐言自昔司徒敷五教祇今象緯動三垣統承前古刪裁備大集群儒兼總繁當世楷模師氏在青衿那不盡温温

過王中翰園居

城仞高深卜地幽遵涂時復一扣求盡寨衡杜疏爲宇別是烟霞闢作丘正復鄰公通德里未輸何妥白楊頭林花却笑千年事直藉吾徒寵宴游

自輦轂峰左至紫雲飛泉下

已乘側道入嶇嶔復躡游雲陵峭深磴佩虹腰峰阻漢練披煙首瀑成霖潛靈壁斷朝開險無景巖傾晝翳陰久自漸流思洗耳不言淹跡擬長岑

自湖上至大石佛院瞻矚一首

散意威遲潭浦迷榜回擊汰與雲齊側憐丹素從禪隱薄聽風泉舡嶠棲晚氣湖千非色染毫光扃半就巖題蕭林轉入虛無際不負登臨朋好携

題所見

霏微幽澗落千尋述勢橫來雲外岑石浥輕苔變晴色簷依客夢結寒陰蒼茫差覺開人意沉寂焉知避世心朝雨未收花綻臉秋溪烟竹夜齋深

贈人壽

化日舒遲朔再躔還聞　天子賜高年綵衣宜醉三重酒庭樹能爲五色烟博就井公時復戲游從海客久忘筌莫言玩世來何事悟下先生應是賢

祝氏書云猥識凡目妄纂集人詩及繆爲論者皆可恸諸夫解事人豈不同所見哉爲之詠

刪裁當世欲誰攘么麽何曾睹大方瑜瑾舊來唾拙目瑕疵從爾議穿楊披猖末路輕相侮操弄當年空陸梁信有同懷千載内羞他顛蹶走倀倀

午日

午日連朝澍雨落菲齋墊隘轉沉沉榴花映酒纔沾浪綠樹成帷祇作陰渺矣盈庭渠溜急茫然成壑水痕深停杯莫信商羊舞如此康和歲豈侵

聞元美入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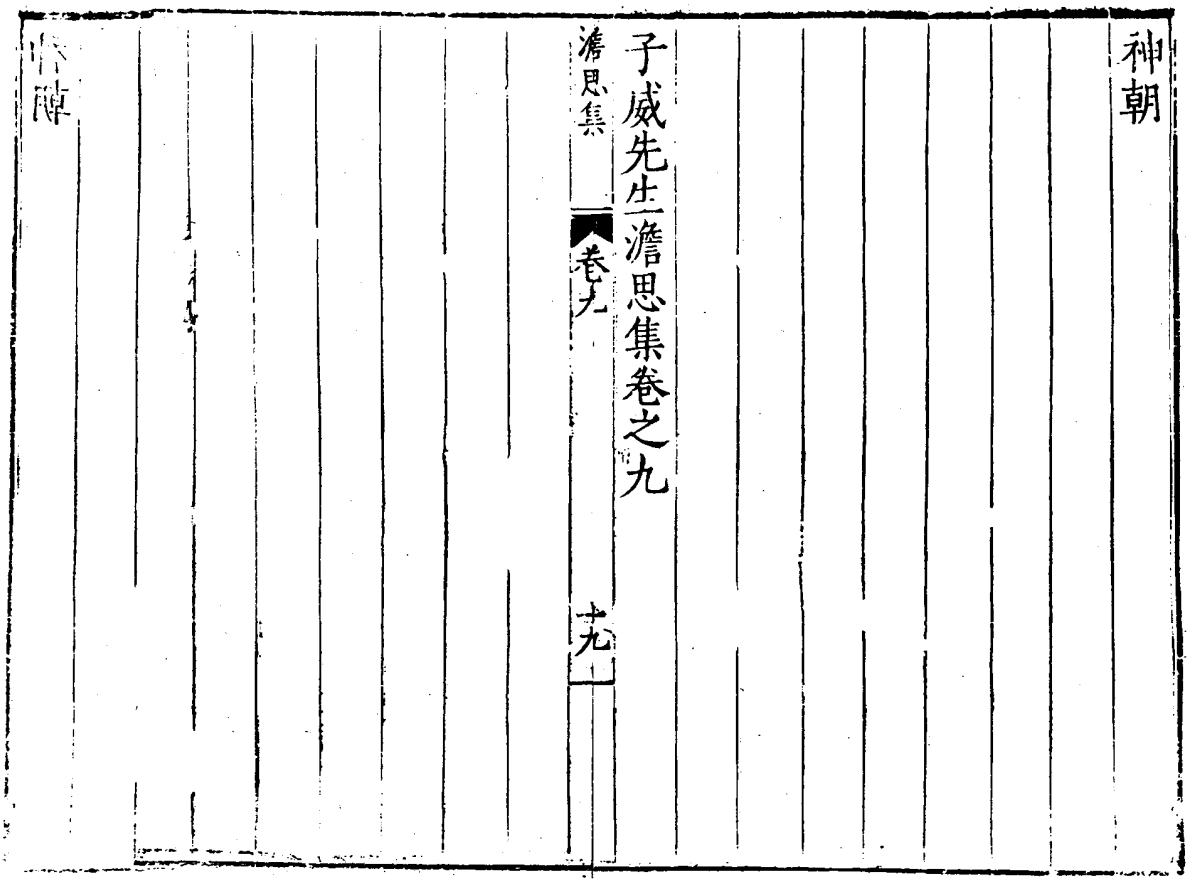
怳忽猶龍非我思平生未敢若人疑機緣攝入無階漸法性從來是導師應以宰官身得度豈煩居士服伽黎弘通若不違初願遙禮虛空皈大慈

其二

舊傳無學謂言微悟遣須臾驚迅機曾聽雲門彈指未還逢雪竇點頭非證知已舍貪明外冇信精持深定稀同爾一觀忘幻相即將心地寄馳暉

虞山拂水

隨風不定瀉蕭瀏吹入長空影動搖天女散花烟繪色鮫人掩泣玉爲綃玲瓏儷雪寒姿皎錯落如珠泉氣嬌總是山靈窮變態紛紛容衛水


神朝
子威先生澹思集卷之九
澹思集 卷九 十九
作陣

七言律詩

壯哉游

清晨有客壯哉游大笑隨身惟瀕緱相見願爲十日飲逢人欲解千金裘誰邀陌上青驄馬暫醉倡家紅粉樓睥睨雲霄橫意氣飄搖六翮厲高秋

送凌中丞之豫章

玉節清秋楚甸移雄風萬里被江陲中臺執法含周憲行部威儀建夏旗望重南藩開氣象恩覃絕域濟忠規新朝況是逢熙洽按奏遙憐裁獨持

其二

幕府秋開霜氣清龍魚落日九江平安時雄畧縱橫出絕世功名談笑輕隨處投戈聞講藝到來提鼓寢嘉兵夜深參佐樓中月不淺登臨萬古情

其三

中丞威重世何曾風節從來任直繩旋輸賦縕傖楚獻出車役爲豫章興暫勞居外膺心膂敢使　垂裳念股肱階自漢庭班副相懸知策拜次須登

其四

從天鼓角下征艫鸚鵡洲前組練驅座上爲文不加點幕中跡射慣彎弧竇僚總喜青雲附賞與能令白雪孤少選絲綸徵　命逮秋濤彭蠡自堪呼

送常熟連尹父還鄴

北客仙槎海上迴高秋逐子憶叢臺清霜井邑班衣借列宿雲霄駟駕催潮水映來花是縣南山遙入翠當杯次君猶記傳經暇不讓時名二仲才

贈太倉馮太守

仙吏推恩朝拜封榮親還奉　璽書重日搖海色連雲氣花映城樓寢戟烽高第入應卿列

待藩車行與　賜階逢預懸霄漢知難借泰
佩聲清滿法從

兩朝錫命爲周侍御賦

驚看寵數兩朝頻名位無過杜下親緌服再逢
開日月繡衣重見立星辰剖珪已識龍鸞貴拜
命還傳琬琰新何用能酬恩浩蕩獨陳封事建
元春

寓目松楸爲龍明府賦

高堂寧慰百年心封隧空懸隴樹沉光氣屬天

何鬱鬱風雲此日正陰陰盡流原色丹爲葉不
待寒枝露作林想見青丘盈目泪還爲黃紙
詔書深

瑞芝爲邵侍御孝感賦

精感能爲至行私幽延九葉燦流姿會多靈異
當庭軼可是殊祥産澤芝烏謝情深栖未敢栢
臨霜切性先知結來烟色非常見元氣君看照
陸離

兩朝錫命爲舒侍御

光命重膺寵禮深榮親轉見百年心每將沾衣
懷恩隱祇爲開天奉德音儼望衣冠私自渥照
看綸綍墨猶淋星迴執法還堪憶慶賞推仁況
在今

冬日集王內翰園池得青字

共乘閒豫此林亭澗壑懷烟且自暝風蓼未舒
禁佩冷臉花餘耿壓鬢青杯浮斜月蛾眉淡劍
抉蒼苔龍氣腥歲晏若爲心宵下著書不惜戶
常扃

其二

修池天影衣寒星樹遶凌風臺色青斗酒幸同
輕任俠嬌歌不發重娉婷才空人代真堪藉句
落江山盡感靈無事歲闌催白社乞君霜破寫
黃庭

城南游眺遇王世廉北上

高城寒望挂斜曛一借清揚路遽分天入滄江
連積雪帆飛南浦暗孤雲傾情俟爾鳴驚世撫
臆知予傲逸群棘固若逢時顯貴猶賢窮歲著

空文

送元美之楚臬

詔起爲監雄楚都清秋金節照荆湖名齊南斗非誇峻道佐　新朝敢自劬三事歷颺中外著九階相望後先俱府中故吏驚相語莫近芾棠惠浥濡

曲水草堂懷梓山丈洞庭同得波字

寒雲池上有相過歲暮懷思柰爾何淒斷塵踪渾野寺迢遥情寄渺滄波俯心人俗秋毫細廻首天涯春草多老去莫云詩謾興正爲君等重皤娑

寄元美兄弟

故國懷人歲幾闌朝來渤碣已生寒朔風遥寄關河外海色高從雲氣看只恐誤書同桮酒劉杳傳難將脫手擬飛丸王筠經時動是無相憶綵筆何曾惜思殘

其二

太湖横揖擊高秋靈氣蕭條日夜浮路入雲山猶自隔詩成棣蕚獨相酬夢殘中夕星河轉杪三江寒雨收祇信才名堪異代敢言行地託分流

呈治河少保朱公四首

河徙商王受命前司空作治中入　聲興年再敷九土還成賦轉漕三川正事遼隄壓蛟龍穿地脉灌輸烏鼠接天淵外縣功費從今減總是元臣計策全

其二

海岱平成社稷功既登沉斥又攸同外方水勢黄熊下北匯河流白馬東雲起岑陂淫夜雨寒生瓠子落秋風不煩力折愁湍石利溉還歸千載中

其三

曆膺　聖主河圖獻使領穿渠篤馬初秋水龍門清未已春流犢口潤何如職方盡入風雲壯軍國常平氣象舒護作　三朝參佐命疇庸今日首淮徐

其四

履行墟斷復安流動若神明制作侔河濟下連桐柏入泗沂南合嶓桑浮隄饒鳥鹵封恒碣杙繫蒼波渺斥丘爲紀水工臨決處孤亭遮害重悠悠

壽張邑侯

長巖屬望滿芳塵此日山川生甫申列宿自應光紫鎞縣花何事映青綸車傍化溢中牟孺座上風生北海賓莫恐鳧飛逢月朔由來霄漢是通津

壽孫尉

金城千雉柝聲秋閒却孫卿虛坐籌可道赤松辭寵位由來黃石善兵謀晚誇錢足聊隨杖蚤羨年登未倦游麟閣丹青名總在無如笙鶴遍瑤丘

壽前武陟令

繫組曾游河曲來從知鄴令有仙才駐年轉覺容華在留景還逢秋色開看作黃金方已就持將斗酒與難裁嘯歌未是輕人世挂父山中今尚孩

壽欽高州

巉削風稜骨相殊高秋秀色擬仙都當年幾就臺郎草一夕曾還合浦珠信有刀圭將奪髮能無羽翰可輕軀坐中起獻千金壽乞得真形五嶽圖

壽張翁八十

一尊滄海著流霞八月秋暉正染花巖葉露凝松子客渚宮雲宿計倪家朝餐苣勝情何繫時出都亭意故遲不爲報書留玉扈可無千載詫京華

爲人壽其伯父

燕胎洞草夜光開別有青琳鳳景臺始遇浮丘携手至恰從太室授圖來珠烟清引澄秋浦桂露空流湛玉杯道是東華人未信請看群從盡仙才

青巖山壽蔡郡侯父

霧裡長巖天半青漳河秋色散林扃異時洞令曾招隱此日精光應列星直以紬書探玉版不爲飛馭訪金庭泉清總使塵纓浣道在真同喬岳齡

用晦宗室以詩見寄奉答

王孫詞賦豫章材秋興那堪寄草萊別邸醉眠宵幾許五陵馳馬日千廻向風心絕梁園客臨路魂搔歌吹臺明月爲傳湖海憂高張一泛夜榮哀

壽顧太僕

王室求賢急老臣耽時伯冏可閑身獨懸霄漢丹應鑒盡歷風霜顏更新踐棘待深推耿介依蒲望久著精神中朝耆舊吾當傳勳業從今信有人

送崑山王尹遷禮曹

賜金增秩自當年肅召初從海邑旋亭上畫烏千騎遠省中啼鳥五宵偏待祠東殿蘭虛馥草奏南宮漏欲傳功令勒成興禮日舊民攀戀獨深憐

壽魏鴻臚

閬野仙官九署虛誰如掌謁守方諸隱芝待舞含烟吐神蓂留觴映日舒長史自緣丹素力伯陽兼有道家書況言累葉恩華世看取韶春寵賚初

賦得白鷺州送謝司寇

烟涘雲流新水生春迎渚色帶朱城祇言鷺羽衝泥急無那蛟氷隱浪輕拚擁西曹同送遠恩

聯中禁獨看榮太微執法令垂象江漢遙聞曳履聲

賀吳使君還郡

使君入奉元年計受策加恩旌異能簿對第居馮翊上詔還榮視潁川增歌謳載路情何戀瞻望南轅喜不勝流澤吳區行更洽誰云禮樂自今興

其二

朝正大集股肱賢書最爭看萬國前東掖御筵

應自冠漢廷高第有誰先　賜金崇眷非常
見驅傳將　恩分外專　聖主比隆千載
日吳公治行異時傳

天平山

石巖巉峭阻寒空峯勢嶕嶢望不窮泉注白雲
傳磵雨徑攀蒼蘚斷巖風青刋連嶠疏成壑緑
遍平蕪散作叢時有林間車騎入山情已落夕
烟中

天池山

蓼華迴影倚嶔岑漱盡池光崖上深澗道折看
逃石在硤門陰噎暴流沉朝霏欲散雲封出夕
氣還來松院侵形勝並開稱地檢轉臨幽阻愜
長尋

寄龍使君太平

送別兼思懷郡章河橋官閣共茫茫當時文采
山川在此日威儀道路長正耐杯中牛渚月暫
來江上茂陵驕絕憐一寄鴻邊信幾載深情詎
可忘

三月晦日司勳弟看黃牡丹未開

春盡名花作淡粧不禁蛾淺半勻黃含情已自
東風後斂態初看赭袖傍閒冶尚纖京兆畫遲
徊未散欝金香晚開莫是嬌難見絕色先愁壓
衆芳

再過看黃牡丹

新向姚家得種栽西施驚出鏡心來金跳賦與
烟華映檀的深從曉霧開冉冉鞠塵嬌易悒盈
盈赭袖思多猜始知品絕花王貴還藉沉吟洛
下才

再歲重來花仍半開用前韻

一枝近出冠河陽故逞妖姿半面粧柳比色時
金未吐竹爲歌處雪仍香羞開嬌靨偷鶯語新
染雙題惜臉芳何用空聞石上搗直疑夢裡櫂
船郎

壽馬司徒

司徒漢相寵應偏況友鴻蒙得歲年側聽履聲
星斗上重扶鼎業　聖人前恩光已降安車

使着舊還推當世賢保乂祇今方倚待莫從滄海託神仙

送龍使君赴太平

臨政傾心稱好賢行恩持貸法多全拊循聲出扶風上舉最名高守相前簪筆尚虛三省待使旌遙爲百城懸從知封畧還相望共喜徵書日夕傳

送徐叟還山

調笑常嫌輕薄爲獨憐長者惠前綏迎來秋駕

祇應憶緒入朝山不減思帆色欲隨孤影駃禪扃猶抱苦吟遲徒看相勞情難塞惟有慇懃預作期

贈人

翩翩吳會盡游閒貴氣誰論田竇間利屣高裝家性在說詩傳劍舊風還五都聲俠何由借咫尺榮名未足攀相過時時能取酒不嫌留醉丈人顏

送撫臺巡海上

上卿雄望亞台司兼奉軍麾出撫師海甸按行霜氣霽羽旗清道日輝遲縣花芾在紛猶映營柳新栽忽已垂舊是氓黎恩更切每隨轍跡思先馳

其二

朝分玉節寵巡方動地殷天盛激揚不憚誠勞陳愷切極知勤恤爲時襄傳鉦朔氣生帷幄張組寒雲滿射堂更喜巾幗多暇日時聞清嘯倚匡牀

立春日集公瑕

朱城春望入宵偏林館年光淑氣前柳色尚含初挂月岸芳欲動最宜烟風纏歌縷香生蕙影掣雲裝匣照蓮可是虹霓衝夜發懸河客有善談天

瀧息軒爲用晦王孫賦

別搆花陰高檻開無心學灌漢陰來風畦解道忘機事匡阜從教落酒杯夕引山雲浮棟出曉排林霧拂空廻楚天易作陽臺夢欲賦還須未

玉才

其二

層軒罷灌桂爲芳帝子雲山縹緲長正葺杜衡張作蓋還疏薜荔擘成堂斗間遙指豐城氣海內驚傳翰墨香莫道白蘋方騁望愁予江渚日茫茫

張見南偕龍府君虎丘大集郡士餞王太僕

春寺烟深迴佐車前迎重客似相如風流賞惜

還樽俎日下過從簡簿書津柳暗催行色動岸花飛向別筵踈祇今朝野名方貴誰不憐才進子虛

爲人詠去妾

歎息曾聞去婦悲況逢碧玉破瓜期登車不制如絲淚與訣常疑欲曙時無事更尋桃葉渡可堪重作懊儂詩窮泉誓在猶難信磐石君心易轉移

其二

相送猶如陌上逢羞郎團扇見何從不辭巫峽斷行雨持底音塵逐轉蓬芳樹女蘿依自弱深閨月色度堪重高張一泛分飛曲道是忘情情又鍾

閫懷

昔心厭盡壯顏消深計誰禁世載遙池影古墻侵薜荔雨聲斜牖度芭蕉褰衣氣寫長林夏振屐雲生大澤朝懷往動令傷舉目從知白日易悲惸

寄徐丈

徐生滄海訪多年縹緲仙山杖屨前異牒緗來兼兩少負書游處五車偏淹詳知物還稱史玩弄從容顧自賢橫揖遲予期屢奕慚他踪跡共茫然

贈子循

舊憐皇甫雅詩前幸奉清揚文史邊幾縱談辭驚酒所盡披雲霧出青天無嫌及爾同游處敢道從他異日傳橫甚氣知難折下馳光不分有

凋年

贈王舍人

舍人曾直紫微來信有長揚作賦才朝下幄扉歸卧蚤酒邊高詠入絃催江湖歲月淹同謝毫翰烟雲勢敵開最是北林遙騁望彷徨千載預追陪

人日

拂曙祥烟天上新高閶韶色曲中春初裁綵繡花叠勝已作條風楊柳津綺映日華先散靄莫開淑候最宜人會題栢賦迎多福發歲歡遊總是辰

送秦博士考最

風勵賢才　詔下初春當奉計上公車即今高第先通籍會是名家多奏除新郢爲詩元自貴曲臺傳禮況誰如定知秦宓稱文學著作今來有辟書

次韻季朗

耽遊林壑動成淹豈爲逃名跡愈潛爾任計謀從蔡媼余廿刻畫笑無鹽狂來叫絕風雲窄興入題看手筆恬何物區區能介意直須瞪目一張髯

其二

扼虎南山水斷蛟誰哀壯氣欲封啸群疑强信無投抒遺卵寧嫌有覆巢遂使微勞同走狗敢言應令望分茅千秋何處求知已四海惟君是石交

于威先生澹思集卷之十一

長洲 于威 著

七言律詩

送申翰林還朝

法從師古讀平聲遙向屬車間初自河東獻賦還謁奏春當開武帳趨陪　天上喚朝班稀聞行幸三邊靜獨愛湛思九禁閒參御盛言威德事草茅無路欲追攀

其二

輶軒懸佇及春歸是日天文映紫微去組遠窺鵷鷺接餞琴先逐鳳凰飛氣浮仙籞神明統寵逼丹霄著作輝知爾儲精當代秉五三功業孰崔巍

壽歸憲使

九署曾看主領來禁方親撰道虛開丹堦自憶蘭臺貴仙秩今知理監才當日碧鷄詞賦在此時金馬姓名推寧論鍾鼎兼功行真氣蕭蕭徹上台

答徐丈秋日見寄

雲棲巖卧自難醒含睇空江風雨冥海上玉書能却老山中瑤草最宜齡同懷月映禪林夜相憶天高處士星莫惜從來調蕭瑟詩書終古一飄零

其二

洞庭西澨接蒼烟渺漫神芝水齋搴朝弄白雲迷處所夕探靈洞恣洄沿酒邊吐色涵三秀句裏流寒過九咽駐感忍爲曹子地紛紛輕薄祇須憐

其三

盡飛木葉水增波深磵空烟濕女蘿齋寄寒層占地少門當陰洞深雲多繫帆不惜葭蘆外卷幔遥隨風浪過落勢遠空那足道爲君瞠目直蝸螺

其四

餐挹玄芝吸露華咸池晞髮沐青霞禪扃老去非隨社舊業貧來不置家惆悵清吟悲斷梗嫣

然哀思咽淒花高筵賞寄他時事歲月茫茫有涯

朔日爲人壽

王喬松子盛逢迎正有霓旌駕紫軿爲具祇誇黃領臛中厨更出辟鷄羹酒邊春入開三朔雲裡家還近九瀛但語丈人安坐聽直須擊筑且彈箏

得淮守陳玉叔書却寄

漢吏淮陽重股肱空來寒色折層氷未隨畫隼

還投轄獨把新詩已伏膺東海頓令形勝出大河長爲逸才矜滔滔遠道流澌下日暮迴風未可乘

其二

年少專城美丈夫腰堪雙繫赤麟符郡中風采名輕按道上威儀貌甚都畫諾一時誰右職雅歌千載盛群儒極思陽鳥寒雲外滿目氷霜興愈孤

和人詩爲顧太僕新第

千秋近市晏嬰居列戟青山在戶除太史占星來分野王人望氣有璠璵表閭不讓旂常貴視轍還多長者車締構知歷王室計看君立獻治安書

題泰岱圖壽魏掌故

清姿岳色半崔巍左把浮丘右令威峯上液寒雲氣節斗傍春曙石華飛目排東關巖巒壯手翳黃河帶礪微進揖綴行諸弟子後堂絲竹絳成幃

送盧兵憲

領憲初聞詔起家徵書仍道寵新加樓中清嘯三更月帳下匡牀午夜笳却怪賓僚猶自待正思士馬不聞譁漢廷多用廉平入知慰東人未是遐

元夕

夜色烟中畫不殊遠空華萼盡縈紆炬圍飛影搖三島樹擁流光照五衢直似銀河夾明月誰從瀛海弄雙珠矜誇人事芳菲甚道是條風夕

已數

其二

絳氣薰天影沸空輝煌火齊出雲中紫爲芳茲開當曉碧是寒絲挂作虹斜映九枝何宛轉輕來七綵盡玲瓏鳴箏自戀瑤池夜北斗闌干與未窮

其三

霧裡樓臺縹緲間綵霞千片射崑山燭龍銜耀風來細仙鳳將鵷曲度閑流韻盡成蕭史弄餘

香飄綴綠雲鬟波光欲沸星橋合幾處驪珂拂曉還

其四

甲箭新和沉水香坐携雲氣煥生光蘂珠相映千枝雪烟綵齊開九鳳凰命笑合聲花亂下挂纓留客舞成行流霞莫惜千金醉一曲伊州正繞梁

送人北游

送客吳江寒雨深片帆烟際思沉沉曲中白雪催春色匣裡清霜飛夜陰冀北雲山常在眼天涯車馬若爲心自來情寄飄零甚岐路偏令感滯淫

其二

萬里征人去未歸樓前繫馬惜斜暉杯傾流水孤城遠歌罷高天故里違臨路踟躕重把袂因風慷慨欲沾衣從君冐息艱危意祇恐驅馳少壯非

其三

張季爲郎故以貲古來功業欲乘時喜方未遠燕齊路好數還驚公乘知枉自羞他經術倖何言徒走

禁庭爲水衡濫有金錢賜偏道君恩能過私張釋之字季

其四

嘯傲風塵知幾年那堪送遠復茫然讀書游說真何事躍馬橫金絶可憐聞道貴侯能下士祇今江海尚戈船侍曹定不嫌人醉任請長安少府錢

從季朗乞所游者

藍臺無憂獨蕭颯日暮雄心折二毛置酒不從韓長孺請交應得孟蘭皐亦知清角誰相和宵信陽春且自操與報少年家狹小舊恩惟有一綈袍

寄憶于鱗

天地能勝羈旅愁滄瀛白日信悠悠窮交乍可輕拍印文法誰將重失侯江上晴雲遙楚甸山中明月出雩婁他時不是無相憶遲暮從橫泣

未酬

同皇甫司勳過周山人墳酹酒懷舊次韻

奉和

孤障連雲海上斜青楓落日不堪嗟空傳矯慎言輕舉但憶莊生逍有涯鬱鬱長林哀夜壑潺湲流水送昏鴉停車酹酒無窮思惆悵東風飄澗花

其二

未嘗杯酒接慇懃每見新詩過所聞寂寞九原雙涕淚淒凉千載一空墳東來海色迷蒼靄路入松楸半白雲在日黔婁無室婦何從胤子付遺文

雨登堯峯望太湖

山色微開少女風氣深陰磴晝濛濛雲峯巧奈姿無定烟樹虛含態未窮自愛紛披疑汗漫却乘晻曖似凌空何來大澤迷天際亂壑誰分一水中

其二

陰曀重巖遠上來茫然極望轉悠哉湖吞地勢東南坼峯倚青冥雲雨迴千梵霧沉微隱見四天烟染半崔嵬飄揚不似人間世去矣長懷未可裁

送元美赴浙藩

雲蒸龍變杳難尋烟雨三江一夕深開府才名元自昔典藩雄望詎如今但言千載揮毫出曾憶當時伏節臨臺上從容還視草知君瞻戀有思心

其二

東來車騎下城堙伐鼓初從越嶠新遂使山川生藻繪始知岳牧用詞人樽前起舞還相屬海內狂歌誰未伸竊俟清時高立業勒功鍾鼎復何論

其三

辟賢頻見奉除書未可浮雲視卷舒江徼祇今須按部太行猶昨相驅車已聞　明主開延閣正待相如奏子虛更　詔三臺條舊事無

言謁者治河渠

其四

先帝儒臣首見招聲華累葉在中朝會稽仍佩符章重青海橫行意氣饒出後漢庭虛揆席到時左省揖官僚冇令萬里循黎庶墻下真成近九霄

贈堯峰住僧瑞巖

峭石飛巒勢欝盤安禪峰頂獨巑岏已傾南海消塵諦還現須彌在髮端世界何人高擁衲梵天無處不行擅連雲莫信蒼茫色百折終歸巫峽等觀

偶成

顧盼生風屬覇才樂生何自讓登臺雄圖未竟懸河在尺寸誰誇折筆來莫倚傾危長短說空騎引滿陸沉杯吾徒清嘯千年事側目鵷鵷浪欲猜

戲贈楊氏昆季

常疑失志分多睽坐遣良交轉眼睽乍可決蹯逢虎圈安能拊翼向鷄栖虞卿應悔酬恒代李氏終成辱上卦人事一朝隨反覆抱甕休信是媒梯

盧龍道中

九崢高澗暮潺湲又道清陘峻折攀日向隍中懸半壁天從沙際繪群山投雲峰勢憑陵倚負險關形控帶還博取盧龍誰復道空憐漢月似弓彎

戲柬淳父

誰將白璧抵荆人兼貨驪黃相逸塵與奪片言
應遂可抗衡當代似非真乘軒盛氣堪爲汰選
坐高談且未申見是鎖鉚須斂手怕逢薛燭出
風神

次韻答范太僕

白鹿花間夾兩幡過從驚是故人棘相看無限
關河色慰藉空多江海言莫向風塵悲驥老不
妨天地尚鵬搏去來未散千金產好作功名晚
更論

贈顧茂儉茂才

少年自喜負時才飄忽誰當逸氣來素業已知
人地在遭逢真道掖垣開行雲散逐篇章出太
華空摩羽翮迴爲問東吳顧元歎似初傾蓋莫
教猜

其二

經術曾傳棘固生文章江左與從橫郎看千載
風雲色誰復當年郡國名論上自應隨計掾價
高何啻貴連城知君辨難今無匹重有承明著
作情

朱司成不見者十五六年矣昨歲邂逅依
然追賦奉寄

夙昔逢君意氣傾斷蓬猶是客中情燈前笑語
寒宵夢醉裡悲歌江鴈聲豈謂貴游深繾綣却
憐栖薄尚平生極知東觀編摩地世本他時蚤
勒成

贈王百穀

君向燕臺早曳裾才名特起復誰如雅游無意
逢推擇托興深憐自發舒筆札給來存盛事文
詞相應候公車祇今聞說平津邸勳色爭傳長
倩書

半偈庵

高談精理入禪思半語能摧大論師沉照池邊
修止觀清齋石上著阿毗聲聞謾作殷生解名
相無令天女窺知爾孚居還自遣石渠東觀待
擲辭

壽陳將軍

彎弧跋馬意飛揚劍掣蓮花照具裝數縱行間超瀚海親當搏戰得裨王疏功未是封侯晚畫地還隨玉塞長聞道登壇推宿將祇今　天子在明光

其二

丹羽初調鞣韐紅粗豪獨許是英雄因償博進家常儉爲謝交游餽未豐冐讓憲陵槐里俠何論擅發郵支功千金取酒前爲壽避席驚看屬孟公

贈人自江右遷荆門稱曰桂隱者

楚客游從自豫章小山叢桂復瀟湘匡廬側澗臨秋急鄂渚扁舟下峽長栖逸巖阿流翠色徜徉明月動飛芳極知接宇多風賞德操還來在宅傍

艷情爲客贈所思

顫顫花枝行步工夭桃輕艷汎微風雙蛾最愛裁新意淺靨偏宜傳斷紅細嫋餘音全送遠飄搖長裾半凌空臨粧莫是慵來甚無限牽情曼嘯中

所思答

未曾相識只相思豈是因君惜鄙姿欲寄綢繆音問阻却教顛倒夢蘧疑貴郎廻抱憐桑濮下妾何心歌屡屡縱使狂夫深解妬弱情流宕轉難持

寄于鱗憲使豫州

倚蓋秋風悵別離還聞受憲百城時迎來芳草江潭積去日明珠洛浦移中歲欲同華子疾杜幾無使季咸知空憐不滅經年字憔悴何言忘家爲

其二

賦事三川今古才不緣持令重風裁河宗夜識星纏入雄劍朝驅雷電廻霜後清商流漢苑月明沉嚮下繁臺從客爲謝當時客若箇能當虛左來

壽維揚士鴻臚

典謁中朝人共看傳來著節晉衣冠陸沉自嘯

還金馬傲岸何心薄綺紈寄向橫飛東海鶴招好上玉京鸞祇言瓜步風濤壯烟月楊州似廣寒

送公瑕應騶

三公並遣辟書徵纓紱從看好自矜字挾風霜元感槩氣成雲霧舊憑陵傾身下士名偏起效節當朝重轉增置榻況逢陳相國昔周行復著清稱

其二

七陵車馬畫生風首路迢遙氣槩中伏軾雲開三輔色高冠春壓九河雄激昂宵漢榮名傍奏記功曹清裁同鴻業待君携綵筆古來才俊重江東

山中作

風來石蹙鴨溪邊洗耳人間黎岸偏綠樹沿流時自斷白雲屬地世空傳鹿跡環繫祠官字鷲頸鈴鐫元鼎年炊熟但逢隣叟設彈琴高詠爲誰憐

其二

隱操寧令名可聞散懷終是絕人群交驩從爾緇衣託餽食羞他算器分雙眼乾坤容垢恥孤心江海足烟雲法真不見猶堪恨竿牘紛紛何太勤

送季朗再赴義興

憐君還問孝廉船握手驚看似故年屏處亡何傷節序詔書良苦急才賢可令季子貂裘敝冉信相如犢鼻穿石畫會須當陛決功名蚤著未央前

送嶺南紀從事

從事蕭條稱外臣舊來情寄出風塵縹緲關下銜符使清嘯花間擁畫輪廻首五陵家在所無心一考秩如真語君且自耽時寵荒服明珠多未賓

初夏閒居兼憶季朗

長日融風似濁醪醉來潸潸興能陶琴中韵迭烟虹思句裏寒生雪色濤開徑分當穿石激冰

芳危欲落蘅皐異時憶爾同懷友千里遙堪增佩刀

其二

滔滔新夏緑陰交江俯危簷燕壘巢自訝振衣流石氣不驚隱几碍林梢功名舉世誰蓬藁志業千年獨草茅才大可容君未遇無當莫似魏王匏

贈畢生

諸畢當朝不乏賢後來才俊更翩翩孝廉名自

卿問出長者游多人士前挂席片時滄海夜題詩萬里白雲天空驚寂寞遙相謝勞苦無須問太玄

送張憲使之滇中

青瑣詞臣擁傳游百城受憲牧方州粤南天入蒼山色極北風高御苑秋漢節遙開邛僰道犍爲佽屬夜郎侯已通絶徼摽銅柱疎逖今知德盡流

其二

攬轡朝馳按百蠻地當踔遠與誰攀孫原已道銘功外姥浦猶聞斥塞還一夜秋風吹桂水千家月色過葱山大夫畢造相如謝總爲西戎貢白環

同范太僕集皇甫使君

秋空巖桂正氤氳海嶽携將射斗文杯酒千年皆吐色談詞一坐盡如雲月來池館烟相發氣入江關紫未分失笑五湖功業在誰從龜黿更論勳

七言律詩

送人遊齊中因存諸故人

撫懷何有一登樓嗒若疑從知北遊矯首平乘天際引驚心汶水月中流測交郡國終何事惆悵謀氣未折來猶彊飯爲予東嚮謝成侯

送劉化之應申相國聘

北望雲空紫禁開清秋萬里辟書來豈煩良石將調鼎爲是黃金已築臺驛騎明朝趨相府客星今夜入三台燕閒宜奏枚生發簫頌明時真藉才

送張學正乃父受封

推恩行是好賢餘尊禮儒臣錫命初纓紱荐加榮舊秩封章重被寵新除況聞　稱制臨東觀正值談經滿石渠　詔下安車修故事不妨來授伏生書

其二

奎主文章色正青由來精氣上爲星天門恩澤通冠冕紫極榮光照戶庭綵服況言宜畫錦虞庠尤自重年齡奉親何幸逢　明詔答效深誠在一經

送王生

趨令效駕及高秋挾策何人乘霧遊已辨縵胡行說劍誰誇單絞杖繩縻相過酤酒還燕市感槩論交復薊丘國士爲言吾老矣每逢送遠思悠悠

次季朗送人轉漕

霜伏跳駔虎落高星羅訾緲犯風濤平縣天地謀軍國控引江淮擁節旄但取職方來貢篚敢輕驃客守連敖從吏橫行惡年少崎嶇奔命會須鏖

其二

重車徵發下期門雲朔驍騰更七奔股栗傳嚴裝曉趣蹶張爭奮旆秋翻只疑治粟還都尉兼

道功名出將屯暫假軍興令誰擅看操馬筆去承恩

同皇甫使君黃徵君集范庄

田宅寧將多請同百年俎豆尚祠宮推分引義當時事慷慨悲歌異代雄正爾澄懷邀散賞何堪把酒重臨風爲言江夏休題賦醉倚中郎皇甫嵩

范太僕見過

孟博來過劉季陵重憐風素大相矜從君把臂

思江漢落日登臺歌野鷹爲別迢迢秋自引並游寂寂憂何曾休疑感槩還當世早晚公車起就徵

重次子循范太僕樓讌作

客來天外盡蕭晨澤有鱸魚未羨蓴酒對高樓秋色爭夜臨清嘯露華新共邀泉石風爲馭相賞雲空醉與神忽憶猶堂游說事眼看范叔是何人

雨中憶季朗金陵四首

自矜龐統好人流不謂聶窮與分投數跌但將同夙昔強歌寧得慰牢愁雨連荒野千山暮風落長河九塞秋三折向君湛瀝膽飄零天地未能收

其二

歎息還誰魏少英古來顛倒自難明苦籠秋草饑鷹失縱猟平原走狗烹桂蠹空林沉霧切澗寒高峽倚風鳴蕭蕭不絕山中雨總是千年嗚唈聲

其三

青門爲別楚天高西上潯陽百尺濤謁舍秋風深杜曲長安明月下亭皐旅心和淚看雄劍客路將年付濁醪相過七陵還走馬無庸嘻笑謝賢豪

其四

道隘時難決一朝跂予西望失烟霄雲霾建業青天慘淚隱長干白鷺驕句爲摧傷令氣折曲因悲憤放聲嘵羞他藪澤羅猶視何事年年不

可招

送劉吳縣入覲

車騎翩翩入計前還如賜履上方年天顏早回
丹霄近劍色孤從滄海懸北極風雲遙奉對青
春雨露獨深憐願言出入承明日爲憶東南倚
望專

壽人

思發冷然濠濮間振衣長嘯向青山朝霞不散
樽中色仙醴常芳物外顏携手朱陵華月滿放

心滄海白雲閒門前負局先生至貽爾丹砂名
九還

贈費參軍

欲知年位嗣聲塵相識雖無也不論公子舊稱
田廣國舍人今是竇觀津超踰骨法非中駟皓
耀風雲得片鱗況道明堂叙勳閥仲春行賞令
方新

和元美聞謗

龍淵不見有塵氛匣裡芙蓉暗水文已自白虹
能貫日寧無逸氣薄干雲魏兼王亦何須辨蠭
與蠆皆未可分失笑鷺鴛猜更甚敢將鷄鶩視
同群

其二

鳴玉登車冠進賢古來美好懼成愆斷金猶失
猜嫌外獻璧能防涕淚前歌罷幸無師已送風
生徒使郢人憐流言幽隱皆恩遍始信陽和下
照全

其三

高名易指寵難居側目青雲有謗書自昔論才
傷後鴈誰將爭倖泣前魚明姿無那蛾眉妬正
色寧嫌骨鯁踈感慨方隆千載遇憂摧不必賦
三閭

其四

孤誠分切股肱還何意讒生肺腑間　明主
若無存息壤謀臣安得下中山身名憑藉方排
難口語紛紜未是艱爲道書生投筆事只應霜
雪暗朱顏

寄元美

陽春無賴重傷余敢恨青雲交態疎牢落江山空蜀鳥栖遲湖海泣枯魚即今牽思因風斷萬里滄懷何日除每見賦成猶自喜同時真幸有相如

其二

中歲沉吟萬事非天涯孤劍與心違何曾市駿能求骨秖道知人類舉肥忘食常思百金士解衣誰卧北山扉交游負氣看君在海內如今肝

膽依

和送顧太僕得代詩

高驅恒朔憶旋車萬里風烟獨悵如計竭豈徒除害馬水清猶道恐無魚東來雲滿乘黃廐中夜星寒伯景書贖有餘悲思俾倪臨岐把贈況投琚

其二

均茵誰不讓專車張侍才猷衆未如大陸風高看射鴈濠梁興逸寄游魚鶯花夾陛時承制雲氣當階入奉書爲重分斐贈佳句絶勝握瑾懷琚

徐丈來自洞庭適巳八十諸君壽之因成詠

愛爾言詩輮固生形臞朗朗照人清到來城郭同爲壽住向湖山不近名紫氣欲浮空浪跡白雲何許獨栖情轉看霞外精神出可道虛凌羽翰成

幼于欲邀飲羊戲爲詩

相約仍當取次遊擊鮮涸汝具盤羞瘦羊博士今誰在題脇仙人君是否直取炮羔和芍藥不將朝飲薄蒿萋試看斟罷搜遺事借箸疏來孰抗酬

座主董宗伯相公垂過

西丈從來幾十年膠西尤爲步舒憐驚傳幸過衡茆下失喜爭看擁篲前榮巳一朝生樹石光還中夜入星纏牽衣欲撫瓊枝進野外深慙禮數偏

其二

秩宗位望重台司薦士難忘每飯時帷幄舊來當眷顧風雲朝下尚親携薄憐文采迴深賞得奉清裁倍感知迎拜江邊歡欲舞只愁顛倒不能支

其三

簡懷當世未全虛出處關時興有餘草茬人間應置學山如周室莫藏書雲中遙裔高帆掛海上過逢明月疎最是花閒停軷待長林蕪逕愧先除

其四

昔逢興代盛諸賢東觀南宮奉詔筵著作定知懸白日羽翰翩自下青天功名時論推黃綬公嘗録吏部弟子今能無鄭玄接遇還同樓上見祇疑步覽獨令前

徐君下第後見過

徐孺何因久未申中賢失意轉相親醉眠未可輕江月遲暮寧當濺洛塵吟罷竹陰沾几在到來花影拂床新秋風最恨長安陌與子同爲行路人

戲贈陳楊諸君

自喜翩翩輕薄兒獨憐裘馬擁高貲交懽直欲從張里置酒爭先過魏其快意少年會縱博逐情娼女善彈棋群優方作盤旋戲每弄伊州酣不支

寄新高士

崆峒處士傍時名巖壑蓬茅不復情請謁權移今守相游揚聲出漢公卿莫言松檜顏應泚但道南山勢可傾世事浮雲看總盡空留千載欲誰爭

雜書

賜也何誇應對工亦知淹速故難同獨操金石聲殊調雜奏宮商是變風泉走幽岩私自語浪翻高澗氣何雄微吟小詠時時在未便無人和郢中

送陳君赴龍巖令

舊游茲日動鳴珂出宰無如萬里何伐歌山陵
開瘴癘懸旌秋色遍夷歌提封正爾珠還近人
吏蕭然鳥下多莫是南中珎異處似君風操定
誰過

谷所知

爲心蕭散自難羈泉石幽深爾莫疑拆地河流
終渺漫千天山勢不欹崎十三行後誰能辯第
七車中可得知漁釣他年成故事蹉跎身世未
能悲

其二

衣苔佩藻歲堪遲大有藤蘿咫尺欺風素由來
多落漠貴游庸不重參差濤湖故自船官地衡
宇疏爲明月池欲學仲山迎范式先愁把臂失
前期

戲與客登高作

磴絶莓苔側踐危孤雲深峭勢垂垂煙荒潭洞
觀鷄寺樹染溪流怒特祠峽口石逃山更急潮
門江墮地堪甲憑陵一笑千年事虛有才名在
異時

陸貞婦吟其夫水死

千載征人去不回蕭條鸞匣爲誰開若非執節
光青史定不忘符下楚臺桃李未緣衰鵠操蓬
蒿曾憶故雄來九原一吊梁高寡信有栖惶遁
世才

其二

夜夜絲飛秦女機窮溟萬里一魂歸紅顏應爲
重泉盡青歲空憐白日非巾櫛故心傷縞素孤

婺中路泣芳菲楚巫莫唱公無渡未忍相從恩
重違

其三

青鏡何年咏鳳凰巫雲洛月淚千行徘徊正憶
離前影髣髴猶聞幄裏香琴絶哀彈終未歇篋
殘紈素爲誰芳因君可惜氷霜慘盡日含啼幽
草長

送吳明府赴南秋曹

使君擁傳發金昌白日輝光滿路傍環玦遥驅

將朔氣襜褕橫厲下空霜內中留護河山[illegible]
裡持衡法坐芳想見千秋修甲令扶風東是禦
兒鄉

其二

暫時州郡遽言分矯首山川五色雲傳置威儀
皆紫氣後車雕騶盡龍文署曹一按臺郎奏持
橐先書竹素勳江上笛聲相寄憶月明猶似未
離群

賦得崑山送吳明府

城頭片玉一峯開萬里雲從海上來靈氣中宵
迴分野劍歌白日下風雷遙憐案牒青山色何
處車徒明月杯會是精光流未歇郡人遙自指
三台

書情貽季朗

煙中白鳥點青山湖色微茫轉盼間蓬艾誰將
南面釋酒杯時與暮心還仕因貲薄殊相困名
爲情超總不關堪笑殷生長歎詫可令天地復
慙顏

其二

投刃休千文惠君淄澠舉世未能分撫心高蹈
天關動柱指鈞絃風雨殷去矣非常誰解見因
之漫衍莫教聞少年輕俠時相詫鴟悸神驚不
可群

其三

悟悟不辯使人猜將子寧當語我來勇豈怒干
能色動事因然諾幾心開清狂莫道醒時甚薄
技還從醉後纔把臂風塵堪沫血摧殘千古一
浮杯

其四

扼腕高歌輕薄篇因書萬里報周旋吳聲長翁
妍逾苦齊瑟初纏勁獨偏與入沉酣還齟舌狂
來相和莫悲年豈無快意談騶奭會恐蕭瀟出
九天

燕壘爲客贈美人

璧臺瑤燕惜春風故壘香泥繡幕中媚着腰肢
憐自學輕隨釵色映疑空乞君翠羽江邊失宛

頸雙飛花底同若道漢宮人未見玉[illegible]清夜[illegible]
應通

送人避地維揚

少年場在不堪憐慷慨曾過虎穴前萬事未傷
珠有類一寒翻道病成妍離杯煙雨維揚樹把
袂秋風估客船何處飄纓無好事願言遊子慎
周旋

其二

笛聲哀忽日光微相送江亭花亂飛避席客驚
漕恩集 卷十一 十五
漿舍是埋名人向市門非祇宜落魄稱縫掖未
可佯狂羞赭衣最是江都帆易度勿逄潮水信
來稀

寄朱司成

一從清廟奏咸英震蕩無如海鳥驚天祿校書
仍未畢蒐裘歸老詎須營風來清澈傳空籟泖
入漣漪印月明獨有太常諸弟子綴行長揖叔
孫生

寄憶范太僕

長湖漾水積煙同海上雲來入座中宦至九卿
猶道拙興從千載獨言工曼聲林木惟聞嘯挂
影池臺半是虹受策定誰當御者天閑國馬相
須公

壽陸尚寶六十

才名早似陸平原歲晚將將鴻鵠騫爲美侍中
當奉璽曾憐分禁接西垣驚傳辟命懸階
寵異數崇賢錫詔恩從此候逢周藏史道
家重著五千言
漕恩集 卷十一 十六

壽郭光禄

仕曾身至九卿中揚踐當塗業已通柱下逆鱗
親抗疏天邊高鳥謝成功龍文欲動星河裡仙
籍宜藏海日東誇向能詩光禄道從教閱歲似
鴻蒙

送招公還嶺南

廉平爲吏亦徒勞一切今來重急操無復黃瓊
持惠貸能令孟博署功曹振衣不恤身將隱投
版何心人共高議格自甘輕去就遺民攀戀欲

長號

其二

昌亭車騎嶺南分人吏懷思望白雲敢爲行恩書下考肯教無害傳深文苛煩總有威嚴治清約誰過明使君好語督司寧不惜相留千里共斜暉

挽沈節婦

春徑蘭摧蕙不芬青閨殘鴈況堪聞淚痕全漬鴛鴦綺血點空彈蛺蝶裙已忍形單稱婦寡判

教身盡奉夫君詎驚薄命嗟零落芳烈千年志可焚

其二

一從飛雉入離絃匣暗流塵近十年不作陌桑憐委露誰堪隴樹斷疏煙含情未薦終留恨誓死相隨是絶緣秋隧閟來霜似月滴關松葉照重泉

秋盡

秋盡川原風夜高蓬茅藜荻晚相遭偏楮病骨稜嶒甚憔淡衰顏徙倚勞豈爲負薪干鼎俎但同飄梗斷江皐士寒欲劇名方貴千古乾坤一敝袍

其二

飄風一夕振寒郊强策微軀與世拋如幻塵心偏自覺已空諸境尚魂交造天雲壑連三楚滿地漁樵阻二崤曳縱塗中忘遺外是何虛籟欲啁啁